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二七册目次

徧行堂集四十九卷目錄二卷（一）

〔清〕金堡撰

清乾隆五年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澹歸和尚著

徧行堂集

丹霞藏板

徧行堂集序

余與澹大師交三反而卒成莫逆澹師抱道石隱余則踽迹風塵澹師曉天慧眼余則視肉寡學澹師放

光古佛余則猥瑣儒流三反卒成莫逆宗門義路異其趨向而吾兩人心地一様光明清白歷生平艱難險阻不失本來面目有所

以不反而成其莫逆者在歟余治韶之一年捐俸撿埋枯骨澹師爲余作埋骨文倡資募修郡城澹師爲余作修城記筆力之勁重

於金湯立意之淸懸如霽月不啻韓昌黎之泰山北斗也一日徧行堂集成而屬序文於余曰余何文哉余生也愿少孤讀父兄之

書未能悉其梗概迨初登
仕籍授滇南令功名不遠
萬里要爲先慈祿養計比
度梅嶺時聞澹大師之爲
人私竊慕之柢粵過訪悉

生平節履卬性靈學問皈
拜下風久矣余宦途潦倒
幾二十年仕學相資之說
曠焉不講向之所謂梗概
者今又東之高閣矣余何

文哉余於是集幾經翻繹
一種骯髒氣骨屹然難撼
一種世外絕塵悠然無踪
文心之高高於青天文致
之深深於滄海滄海青天

余何以窺其高深乎余何
文哉雖然天之高不可名
夫人而知其高也海之深
不可測夫人而知其深也
說序傳記與兩司馬竝幟

中原疏贊銘論與三嵋山
爭排沍漢若尺牘若題贈
以左國之骨鞭兼六朝雋
逸若絕律若詞頌直三百
之性情超盛唐風味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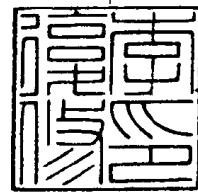
闡儒擴釋溯性理淵源別
倫物終始一似去扶搖九
萬里外追尋無量道岸不
到盡處不已余愚不甚解
老子曰天得一以淸地得

一以寧如來萬法歸一吾
夫子曰一貫教雖有三理
仍一致余以已解者解其
所不甚解覺大聖大賢諸
佛諸菩薩一時活見法身

爲古來忠孝善知識增多
少地位後之學者有讀其
書想見其爲人恨不生同
其時夫亦仰而觀之於天
俯而察之於海乎澹師擲

斬朱雲之劍皈泛達磨之葦徧歷廊廟江湖積力累行其敦悟恍從桃花挽歌中來余聆其言知其心不能登堂而造其域余何文

哉或者曰子旣遜謝不文而又以不文爲文胡爲者余應之曰不文爲文深明其所以不能文而要不可以文視之也中憲大夫知

韶州府事古漁陽謙菴李復修謹序

曹洞三十四世住廬山歸宗天然昰和尚序

澹歸釋子于其將梓徧行堂集編而上之老人老人讀而擊案曰人之有言如其有心也夫心之不能遯于其言亦猶言之不能遯于其心也不能遯于其言故天下之言爲可貴不能遯于其心故天下之心爲可貴也蓋自言可貴而天下相爭出于文章機穎之塗亦夥矣忠臣之文憂而違孝子之文柔以慕仁人之文恬而切義士之文方以捨得志者其詞壯失運者其詞悲入理深者盡曲欵而弗誣獲眞悟者極淺易而絕人以無行地此言之可貴貴以其心而與天下後世發揚于易地同時快古人之先獲我恨古人不及見我其爲樂未易一二數也然亦有貌似憂而念起于近名勉爲慕而情生于循理恬以文刻捨以任氣壯而流爲淫悲而傷于怨曲以極微而不覺其板滯自爲絕人行地而蹴脚巳弗底于四楞此又言之可貴而反成于甚不可貴于是天下眞聖賢眞才智遂有置文章機穎而求人于淵嘿自存之地言與心乃判然分爲二致而不知實有不能相遯者豈但悄然于爲言者之心亦自釐然于覻言者之心抑巳久矣夫人于無念而忽有念獨知豈不甚明其爲念

善而以善言出之不可遯也其爲念不善而以善言出之其爲念善而以不善言疑之或始善而終不善或始不善而終于善其心皆不能自昧此所謂言之不能遯于其心者也苟其昧于善與惡而不能自覺則亦無所掩著于爲言之日矣若果不能自昧人之視巳如見肺肝此正心不能遯于其言又可與不能遯于其心者互相發揚以見天下之言爲可貴天下之心爲可貴也澹歸固貴天下之心者而與天下共相見于其言老人亦亟欲與天下共觀于其所言也雖然人之有言如其有心也是言固心也言而唯心唯也言而阿心阿也引而準之言而善豈心善歟言而惡豈心惡歟言而幽心固匪幽言而顯心固匪顯言而正心固匪正言而旁心固匪旁心匪旁言豈得旁心匪正言豈得正心匪顯言豈得顯心匪幽言豈得幽又曠而推之鳥獸亦有心啼號何云天地亦有心日月星辰何說山川陵谷何說熾然于晝與夜而罔無間歇者眞澹歸此集于其中孰多孰少爲有爲無此自澹歸事老人與天下後世且得瞠然觀勝柮矣

偏行堂文集序

夫能以無言爲功使義天朗耀則莫若諸古德踏翻向上停竭識浪憑淩戛絕正智宏傑一咳一唾珠璣盈把聲音所接如初日浴海秋月行空地變黃金河成酥酪眞廓如也然使其握毛錐子以臨赫䗂中峯大慧抗精極思雖聲光振起而揚攉微細繁章累句未可獨擅文壇蓋斯道之深玄天材之梃拔如曾麟頡鳳而能兼之者亦自中峯大慧而後祥麟瑞鷟不多覯遇也予道弟澹歸和尚爲文陣雄帥四十年前鵲起甲科健筆勁氣破明二百餘年委靡之習浩浩

然落落然使人如攀瓊枝坐瑤圃離奇光怪楷模宇內憶歲辛卯澹歸行腳雷峯天然老人一見令其滌碗廚下衣百結衣形儀戍削靜嘿堆堆無所辨別牧南泉之牛養莊生之雞穆如也予時髫齡目未識丁豈知其材爛江花德溫衛玉當國家陽九之運翠華無所驅馳忠憫艱難立節及趙氏之肉既入崖山與人爭空枰守殘局而鶩世忠一入空門遂能轉剛爲柔可以爲疾風勁草可以作斷臂齊腰其易地固已雄矣陸宣公忌從德宗行險阻腹心之助二京光復裴延齡萋語中傷幾罹不測杜門御埽至不敢著書

大抵勞臣志士勤於王家宣力匪躬道或難行則消熱而濯心安而氣和此其載道之資合符同轍然未有能頓忘時命實證空花遊祖師室據最上乘此固天有以開之而天有以成之也壬寅予領衆海幢澹歸方開丹霞自此已往營道抗志綢繆跡密涼燠頻移靡或有間一眞之境備於日用冲融玅敏從胸襟中流出拈掇無遺遂能大破町畦忘乾坤之新故劃文義之萌芽理事無軋巨細必陳間有疑其平昔道岸高峻忽而入鄽垂手似過和光嗚呼道雖自我弘之在人一攝其柄雲蒸龍變鼓法海之波瀾入如幻

之三昧此其天材卓犖鬱爲正智大用殆非區區皁論所識澹歸亦云人每以道隱求澹歸而不知澹歸非道隱也三十年內澹歸之爲澹歸日進而月化同牀知被莫踰於予既幸其不止於文章節義又幸其不爲獨善祖師是集也乃其施張叢席接引話言起中峯大慧爾雅之盛而能以無言爲功別有密移爲所矜惜夫豈非吾宗之偉人歟夫豈非吾宗之偉人歟因其寓書索序爲序之如此丙辰秋仲海幢同學今無序於光宣臺上

舵石翁詩集序

戊申秋余遊粤東過雄守陸公郡齋陸公出舵石稿一編示余曰此澹歸大師詩也予其筆而識之其名舵石者丹霞之西北有舵盤巖師嘗樂而憇其上遂以名其詩也其巖名舵盤者師名之也余讀詩竟而歎曰師之意甚善不見夫涉巨浸者耶風正帆懸各忘其適以爲固然則舵師且儔人之不若俄焉狂飈作駭浪沸舟中人目不及瞬皇皇未知求生之何從而彼舵師者晏笑偃仰視若安流則舉舟之人豈惟不敢儔人之且不啻父母之師以名進士起家遭亂棄妻子走萬里外出入生死于風濤震蕩中而得安流之一息師之以身爲舵也久矣今且屏絕人間學浮屠法譬之捨舟而陸而猶存乎舵之見豈師固有不釋然于中者耶陸公曰非是之謂師記舵盤云丹霞之山如船有若梁頭者焉有若桅者焉有若艙者焉船之尾有舵盤之名巖之上有石如舵之形陟而望之群峯匝雲猶波浪之舞風而蕩舟而此石岸然持其後若運棹於烟波出沒之際者師之舵石之說蓋以此雖然此猶存乎形之見者存也師之詩停乎若木悄乎若集谷曠曠乎若返乎闃寞將虛舟之見且不存又何烟雲波浪之擾擾而謂是中有物焉以持之哉是故自有問者言之則舵本非石石亦非詩舵既妄名詩亦强解自其無問者言之則舵盤一巖大地之幻塵耳舵石一編大塊之淸籟耳舵耶石耶詩耶非一非三總非有相師之移舵名石移石名詩猶之風幡琴指自爲響答已耳余何容贅焉平湖後學趙佃譔

觀澹師草書同陸太守遊丹霞詩卷師時之吉安余將歸棹賦寄留別

澹師隱君子託跡丹霞山偶然持鉢紅塵中不異常住白雲間前年我在家把君詩句如荷花白硾摺扇運茅筆（茅筆師所自製作書者也）烟霏霧結驚靈蛇今年我作客手握君詩不忍釋百行小草挾斜飛勢若鵷鸞向空碧君共賢守遊捫蘿丹霞秋海螺舵石非一狀往來題詩在上頭賢守之才同靑蓮丹霞今卽元丹丘五月與君約晤時秋葉落君去何時還芙蓉滿池閣白鷺洲前策未飛三秋歸客理征衣幸將長老峯前月長照東湖一釣磯　洇附錄

求　教

丹霞澹歸禪師語錄序

我澹兄和尚之提持向上也六十三載前早已全體顯示今記室所錄乃不及最初闡揚是直以拈椎豎拂始爲和尚之機用也歟辯執役山中步趨座下左擡右搦辱智通之撫慰香巖朝耕暮耘愧嬾安之服勤大潙況自戊戌受具海雲親稟儀範仰探寶藏卽一室亦難窺恆飲妙光歷千秋猶不眛兹承製序之是命揆於分誼其容辭惟丹霞之山一名龍奮迅以其形似也和尚於此興法雲注法雨則奮迅之龍之神似者興雲注雨未足盡龍之長而以言乎及物之

功因其形得其神亦不能舍此而別求也十地聖人示爲龍王護持三世如來寶藏則此寶藏爲龍王有龍王所布注非必仰藉如來而如來之法雲法雨藉龍王以澤被萬世是以龍之爲靈不可得見不可得議不可得知其所可見可議而可知者變現之跡耳現大則七匝須彌現小則獨藏竇穴人中示爲人相天中見爲天身上至諸佛菩提薩埵下至羣品黿鼉魚鼈悉入其類肖其形喜怒哀樂同其情是非得失同其論慈威勇怯同其德與奪生殺同其權同中現異異中現同同異中現同無同異中現異隨彼而現

自無所現和尚之現世間也則爲名士爲廉吏爲直臣甚而猛虎之爪牙詔獄之酷訊烟瘴之遠戍一一悉爲物現而無所損益其現出世間也則爲苦行爲詩僧爲文字禪爲僧坊主爲敎化主爲坐禪行法說法之主極而師子之頻呻象王之迴顧迦陵之妙音一一悉爲物現而無所取捨此天下所共見共知無容擬議者然隱顯隨機推移任運不暇身謀惟圖利物皆從無作而現寧復自矜其能而世之人惟影跡之是求何異執指端爲明月逐陽燄爲流泉苟捨影跡以相求又畏虛空而他逃覓巳頭而遍索欲詰法

味不能少獲況得覩其大機大用耶夫佛祖無上眞宗於百千三昧無量義門開是別傳非有二致不過於影跡間直示其興雲注雨之眞龍而巳從上聖賢或現頭陀或生貴種或示多聞或償夙障漁舟唱和行伍優遊安立君臣分張賓主負脫粟於深雲搖鈴鐸於鬧市師子之名自贈大蟲之號相遺卽瓦礫作黃金指醍醐爲毒藥而和尚以一身揚化無用不攝無機不被亦非有二致也喜而喜之怒而怒之哀而哀之樂而樂之不與人異情不與人同用不與人同用故用大不與人異情故用益大也是非得失之論

慈威勇怯之德與奪生殺之權情亦不與人與用亦不與人同不與人同不見其異不與人異不見其同無同非異無異非同無情非用無用非情喜與怒哀與樂是與非得與失勇怯與慈威與奪與生殺尚不可自見不可自議不可自知而人又可得而見而議而知哉倘能於不可見不可議不可知中深悉其全體爲物處且不待觀論說諸文詩詞諸什而得其大機大用又奚待向此椎拂句下而後得其大機大用歟雖然此爲現在者言也若夫薄海內外千百世後不因法施流通且無由見其人焉能蒙其澤故與文

什合梓亦欲天下後世了然於文彩已彰未彰之旨非有二致免滯一隅況是錄之拈提言言出格宛爾宮商句句垂慈渺然霄漢鑿出人天眼目斫斷凡聖命根求之古人得未曾有後之閱者悟其點睛之妙則神似中有恆似形似中有時似而後乃知破壁飛去者還奮迅於錦水雲濤中亙千古而不磨歷萬化而恆寂人與山名與實俱無二致不假別求而後乃知丹霞之寶藏之深密妙用之寬宏可見不可見可議不可議可知不可知亦俱無二致不假別求也同門辱教弟番禺今辯稽首謹序

與古自題

古人引詩與本義時不相蒙輒有別味然猶與句義相蒙也至宗門頌古不惟與句義不相蒙與字義亦不相蒙閱者茫然不知所謂而明眼人見之洞胸透髓不啻微眹故有雅說有俚說有自說有他說正說忽反反說忽正完說忽碎碎說忽完斷說忽連連說忽斷生說忽死死說忽生於絕不相蒙處活脫渾淪將此一著子擲在當人面前眨上眉毛早已蹉過蓋詩之奇至頌古而盡又以見單提直指之語爲文之奇之盡也壬子四月至天峯遂休夏龍護體中不佳

即拈一二則語頌之積日而多命門人錄出非敢爲諸大老續貂聊以見遣日之樂有出於藥與病者桃源父老語漁人云不足爲外人道也丹霞柁石翁今釋

徵刻徧行堂詩文引

丹霞澹歸大師學羨五車書誇三篋吞年制藝紙貴國門中歲詩篇價高海嶠至於繪圖鄭俠無非痛哭之書請劍朱雲盡是風霜之筆既而皈心淨域弘覽宗乘霏玉屑於杖頭擲金聲於鉢底江花謝草皆成祇樹檀林學海文河別現金繩寶筏鴻篇累牘見者仰爲斗山尺幅單詞得之珍同琬琰兹將彙其全集公彼諸方敢勒片言敬告同志味如冰雪山中固以自怡光若珠璣海內行當共覩各助棗梨之費永垂金石之函庶鴻烈不爲秘書而桓譚無俟異代矣鴛

水陸世楷啓

徧行堂集緣起

予以壬辰謁雷峯滌器廚下盡棄筆研俄充化主未免以詩文爲酬應及開丹霞穿州撞府積藁漸多門人編錄迄於甲寅凡四十八卷目曰徧行堂集閱之自笑登歌清廟與街頭市尾唱蓮華落並行千古若一派化主梆鈴聲喧天聒地則昔賢集中所未有者不妨澹歸獨擅也

讀古人書見古人如此作如彼作便須自尋出路若纔拈筆便思古人某作如此當如此作某作如彼當如彼作作作皆效古人將自置何地或又謂此作似文不似時文今之出家時文又不似在家時文也李卓吾光頭上戴紗帽何必不戴頭巾若秀才家要攻肯籍卻指衲衣更無襴衫可剝耳

詩不入格昔人所譏不知最初以何爲格孝山云師詩非詩家流然詩中少不得有此一種

唐以詩賦取士須沈約四聲爲禮部韻有出韻者不得入彀如制義之遵朱註耳今人便以朱文公當孔子是謗孔子也孔子之學尚非顏曾思孟所及豈朱註能盡其底蘊耶詩宗沈韻制義遵朱註皆挾功名之勢以驅之世不可與莊語久矣予作詩多用洪武

正韻或以出韻爲疑予笑曰唐人圖科第不敢出韻吾若出韻祇失卻一名詩僧耳秃頭沙門故自無恙且勿擔憂

庚寅梧州詔獄中作詞數闋方密之見而稱之後絕不作至庚戌復作孝山謂吾手筆乃與詞相稱意殊欣然時孝山融谷方共塡詞復有不期而合者此後一切塡詞作詩遂少矣頃來老病詞亦不作稍可自力則讀大乘經典應發書疏捉筆便倦壯色無常正可自警集止於此亦時爲之非予所能起止

菩薩戒經有說法主行法主僧坊主教化主坐禪主

行來主皆佛滅度後三寶所係也梆鈴聲非教化主所耑有予爲監寺職典十方則僧坊與行來二主皆在梆鈴聲裏充西堂住持丹霞則說法行法坐禪三主亦不出梆鈴聲外語錄頌古四卷倂入集中正如梵網重重影現未可作彼此差別之觀耳

窮措大攫韓退之牀頭金而去罵曰是諛墓中人得耳退之既失金又得罵可謂因差果錯矣才士我慢見阿堵物卽軟下來化主不敢我慢直須軟下來纔見阿堵物不我慢者宜不我罵然在家人罵我不合爲因緣僧出家人罵我不合爲文字僧因緣文字僧中之下流也後之閱是集者當以予爲戒或謂予爲十方三寶軟阿堵物亦爲十方三寶用何害爲十方三寶軟是阿誰身上事爲十方三寶用從阿誰手裏過欲避此名翻成特地不如罵了乾淨並不曾因差果錯

是集孝山一閱藁有徵刻引天然老人先爲製序雲芝瑞侍者欲任此役未幾而歿置不復道者久之公絢聞而寄語當爲勸導於是石吼監寺走穗城合諸檀越所助始克竣工公絢於予有譜誼其人好奇故樂於從事是書始末因緣非一具述於此不敢忘朋

好之雅也

宗門有文集者明教嵩覺範洪耳明教以護宗故著書所傳三十卷皆外篇也其內篇竟失傳坐佛日未久卽退院屢受講家齮齕覺範一生多難纔入崇寧便爲狂僧所訟當時之人皆以詩僧薄之其於法緣則已淺矣予既落在筆墨行中同道謬推謂可作後學資糧此集不知於鐔津石門相去遠近若法緣之淺更甚於二公與角去齒多足少翼理有固然無足怪者

舵石翁今釋自題

助刻徧行堂集檀越姓氏

巡撫僉院佟奎菴養鉅　五十兩
水師都督張葵軒國勳　十兩
榷關吏部郎宜昌阿　十二兩
布政使徐浩存養仁　五十兩
按察使王仲錫　令　三十兩
督糧道吳采臣盛藻　二十兩
鹽法道高愧賓觀國　二十兩
都使金共玉　珙　十兩
廣州知府程騰程萬仞　十兩

廣州知府戴怡濤夢賜　十兩
南雄知府陸孝山世楷　四十兩
韶州知府李謙菴復修　四兩
廣州海防李濟寰成楫　六兩
榷關筆帖式李成龍　六兩
南海知縣徐子宜秉義　四兩
番禺知縣王呈祥之麟　十兩
曲江二尹朱肇修克振　二兩
三山陳長卿　震　五兩
莆陽周庸夫龍德　十兩

四明周俊生疏英　六兩
當湖沈融谷皐日　十五兩
六榕比丘密在今邊　十兩

徧行堂集目錄卷上

卷之七　文部 序

卷之八　文部 序　文

卷之十 文部疏

卷之十一 文部碑記

送時出秋光行乞偈　示自破行乞偈
乞衣單偈　示純鑄往歸宗偈
示頓覺偈　龍護園乞月供偈 有引
龍護園重裝釋迦寶相偈 有引
天寧寺塑五百羅漢偈
護藏偈　東禪募佛龕偈
東禪募燈油偈　常州茶菴募禪堂偈
丹霞道糧緣偈 有引　丹霞營建勸緣偈
募鼓偈　募鐘偈 三首 有引
募片衣偈 有引　乞山偈 有引

示逢此道人偈　示念佛偈
示瑞生念佛自警偈　古窰餅銘 有引
讓巢銘　淸醒泉銘
道源銘　冰帳銘
硯銘 十四首　姚雪菴硯銘 有引
鐘銘　丹霞海山門鐵鍊銘 有引
大牛白公拜街梆銘
演連珠爲空老和尚六旬初度頌 八首
舍利放光頌 有引　甘露頌 并序
阿字無兄示生頌　五老頌爲棲賢壽 五首

感應因果同異問　荅梁無瑕語
記廣居夜語　遊山語
書姚生座右語　寄王青蓮語
記雪樵改余襄公法堂碑事

卷之十六 文部 題

題董宗伯法華經前　題吳馨上金剛經前
題霞舫持藥師經數册
題陳全人畫佛　題地藏十王圖
題李龍眠羅漢卷　題羅漢渡海圖
題畫羅漢　題羅漢半幅卷

題皈法圖　題藥地大師書
題藥地畫册 二首　題梅老臨坐位帖
題遊厓門詩卷　題石旨觀方册
題亦樵和戒殺詩　題軒轅問道圖
題册贈范文逸　爲文逸題剛陵圖
題文湛持相公墨蹟　題胡眠雲壽册
題七賢過關圖　題仇十洲畫卷
題胡笳十八拍卷
重題瞿文忠枸幽眞蹟卷
題米元章帖　題王劉帖

卷之十七 文部 跋

卷之十八 文部 書義

卷之十九 文部 志論

卷之二十六 文部尺牘

卷之二十七 文部尺牘

卷之二十八 文部尺牘

卷之二十九文部尺牘

徧行堂集目錄卷下

卷之三十 詩部五古

卷之三十一　詩部七古

卷之三十二　詩部七古　五律

卷之三十四 詩部七律

卷之三十五 詩部七律

卷之三十六 詩部七律

卷之三十七 詩部七律

惜別圖二首　陳長卿過訪丹霞三首
訊直生志別　贈張英德石舟
賀角子齕弟得法　鹿君符明府初度
壽麗農山人　珠江送雲浦
陶維翰入山　送別陸馭之榷使
訊詹襄士　訊倉山長老
孝山分惠荔支　魚遊松頂鶴棲波
上樓僧踏一梯雲　破窗漏月
石牀春夢　將之五羊別孝山二首
王仲錫攝方伯事　喜育長還鎮

次韻荅張介菴　代壽平南王
趙叔文憲副過訪　東許無功太守
送徐允吉之楚　大佛寺
送朱子蓉　彭退菴典試粵東
送郭介繁還朝　壽端四
亦樵丹霞圖成二首　張斗寰協鎮入山
世鐸來省覲此送之二首　荅楊若未孝廉
海幢阿字兄初度　馬子貞太守初度二首
送閔山紆榷使　送純鑄禪者出嶺
融谷至凌江寄柬　停舟訪靈樹遺址

次韻訊趙國子　送姚嗣昭入覲
送夏尊五歸洞庭　之匡廬留別孝山
怡濤儀伯同訪　贈張螺浮給諫
留寄遲黙生學憲　董舜民孝廉過訪
送方蓬還禾中　將出梅關寄劉中丞
蓼洲謁黎公博菴　謝楊祝一總戎
輓韓天生明府　贈廖昆湖太守
贈東鼓雪悟禪師　荅怡濤
遊玉簾泉　次韻周庸夫見懷
喜庸夫入山　寄懷孝山二首

訊庸夫丹霞即事四首　訊庸夫塔成志喜
中秋有懷煥之　次韻訊岐山禪師
至龍護東孝山二首　聖襄招集次融谷韻
嗣昭小集署中　彝城招集
廉齋招集池館　孝山茶集
滕梅羹祠部過訪　張次亭協鎮過訪
朱肇修攝令仁化　賀張斗寰開鎮

卷之三十九　詩部五七言排律

堯文初度　輓故水部李授平
退菴若海過訪　孝山四十初度

卷之四十一　詩部七言絕

徧行堂集文之一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古理　編
古習

說部

從天而下說爲陸孝山太守初度

詩不云乎嵩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吾法下生之義也如來出世金團天子先爲觀察南閻浮提國土所宜種姓所宜一切協吉然後十方菩薩無量諸天恭敬圍繞從兜率陀天而下示處於胎乃至出胎成道說法利生作大饒益其他普門應現慈氏化儀衆香國中箕尾宿次武夷仙客白龍老翁王公大人宰物有功淑世有道馳顯名都厚實莫不各有所從來觀一生之所行一念之所好惡而識其宿命故或爲之說曰從佛墮者慈從仙墮者爽朗有幹濟從精靈墮者貪而好殺夫精靈之不能不墮吾人其無噍類歟非佛與仙之不忍不墮其孰能奪吾民於精靈之手而存其類歟孝山陸使君守雄州九年矣余以壬寅識之於穗城一語知其爲盛德人也時方開山丹霞以護法囑累孝山諾之丹霞地籍韶陽及余至韶陽韶之士民交口而妬雄州曰雄之人不知何修而獲此福前太守鄭公賢而愛民今太守陸公復賢而愛民皆當湖當湖何其多賢雄之人何其巧相值樂相繼耶余至雄州得於士民之所稱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益詳然後知孝山之果賢雄之果爲福地而無怪乎韶之士民之妬也雄之人曰吾州雖陋然崇信三寶樂善而怯於爲非郡城內外鐘磬之音相聞蓋邀諸佛之見憐賜之以賢太守耳夫太守則亦從佛而墮也太守慧而多文習於慈定樂易而不怒吾儕事之九年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通不失己介不違物急不病民緩不廢事上下皆得其懽心而一切與人休息故當嚴霜大雪百卉顛領之秋獨有春風甘雨之喜則豈非乘悲願而現王臣者歟余諗之以爲信然昔唐室既衰惟吳越數千里數十年不聞兵革之聲其時佛法熾盛四衆皈仰錢武肅三世撫此土實爲巾子山菩薩然則孝山不因雄州之人而生亦因雄州之人而至治行報最將爲一道福星四方霖雨薄海蒼生且進億萬斯年之觴爲此日下生慶且無以下生爲累也堯辭三多封人目爲君子蓋聖人不貴三多而貴於用三多然其言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則循之乎

大而小用之長而短用之無盡而有盡用之也釋迦如來語阿難吾欲住世若增一劫若減一劫是豈忍以八十一年利見爲衆生結有盡之緣者且世非可厭而天非可忻諸大菩薩頭出頭沒於衆生界內其甘與精靈併墮於本無有生中忽然而生亦如穆王神遊而覺若隕虛不得已而狀之曰暨耳忽然而生本無有生誰名彌勒誰是彌勒求菩薩起處不可得卽求衆生起處亦不可得然後引嶽降之歌爲孝山壽初不出兜率陀天一步詎不云乎此文武之德也識此義也卽爲天子進億萬斯年之觴可也

金剛大士說爲侯筠菴文宗初度

金剛王寶能摧一切而非一切所能摧喩如心王能成一切而非一切所能成能壞一切而非一切所能壞故曰金剛心以是義故身曰金剛身智曰金剛智地曰金剛地座曰金剛座人曰金剛大士夫金剛大士則何名何相居何國土作何行業以何年何月日而出生哉若有名有相有國土有行業有年有月日而出生則與無生者不似若無名無相無國土無行業無年無月日而無出生則與有生者不同故於無生之中迷有生於有生之外索無生皆未契於金剛

般若也憶癸卯冬余駐錫海幢厤筠菴侯公過存因論四果聖地差別及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義閒嘗論之不來者無不來若來外有不來宛然成相若不來中有不來宛然成見見相紛然謂之住地煩惱終當壞滅豈能妙應空生世尊之意初猶破相以世人執相故爲之明曰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相生於見相雖不起見猶伏故故爲之明曰着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見執雖破猶執無相故爲之明曰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卽爲色見聲求不以具足相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說諸法斷滅無相執雖不起無見伏故故爲之明曰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卽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故於一切法有見相破有無見相破無無見相破空花落影陽燄翻波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可得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衆生可度而度衆生無佛土可嚴而嚴佛土無金剛般若可說而說金剛般若此菩薩尚不見無無我何況有無我尚不見無有我何況有我維摩詰云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曰如是居

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可見者更不可見又何疑於不來之爲無不來耶不來之爲無不來來卽不來無不來之爲不來不來卽來衆生如是一切賢聖如是菩薩如是佛如是筠菴如是我如是如是名如是相如是國土如是行業如是年如是月如是日而出生不於無生之中迷有生亦不於無生之中覺有生不於有生之外索無生亦不於無生之中得無生故無無生可似亦無有生可合金剛王心能成一切非一切所能成能壞一切非一切所能壞一切皆金剛王寶而無是金剛王寶者以是義故隨成

一切隨壞一切隨一切成隨一切壞而金剛身金剛智金剛地金剛座從無始劫盡未來際未嘗移易僧問趙州物不遷義州以手作流水勢是之謂金剛大士

長住世間說爲彭退菴明府初度

諸佛菩薩有所示現皆爲饒益衆生之故諸衆生無以饒益佛菩薩願其長住世間長饒益衆生卽諸阿羅漢欲取滅盡定佛皆不許令之長住四洲作衆生饒益福田於諸國王相見亦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諸比丘每以長壽稱一切人此土諸四民愛敬其君

與長爲之上千秋萬歲壽夫人壽本無有量特以時當戚劫願其長住此世爲饒益衆生計衆生亦爲自饒益計此稱壽之指也蜀中江彭公退菴以名制科令番禺當征調旁午民事彫弊根盤節錯理之有餘暇政聲蔚然以其餘暇交諸方外則吾家雷峰海幢以及丹霞皆其所護念今年十月七日攬揆之辰方以內方以外爭欲爲公壽公之壽本無有量方以內方以外豈能有所增長於公特欲公長住此世長饒益衆生則其指固無有二也諸十方如來國土七寶嚴淨惟釋迦牟尼以大願力來此五濁惡世作大佛

事諸大菩薩發自悲智大阿羅漢承佛威神卽諸天好自娛樂下賑忍土闇蔽腥穢心生厭離以佛嚴敕故遊行天下惠濟群有凡諸聰明特達貴富之儔內閎外現謂之行菩薩道入衆生界同其勞苦出世間與世間不外於饒益衆生一指故世間人於出世間人請轉法輪請長住世出世間人於世間人亦請轉法輪請長住世世間人何以亦轉法輪除諸一闡提外凡崇信三尊領袖一切以其已具出世因究竟成出世果故以其爲一切人敬信瞻仰風行草偃能拔諸邪見入正見故以其威力能摧伏魔外使不嬈害

大法故以其得諸善巧方便能使一切所須不時具足者一時具足故以其卽能爲諸衆生種出世因成出世果故以其破諸世間差別之相入無礙解脫實相義故故曰法棟梁棟梁願其不傾撓故曰法城塹城塹願其不頹壍故曰法幖幟幖幟願其不頓仆故曰法鐘鼓鐘鼓願其不澌噎故曰法山川山川願其不偃絕故曰法日月日月願其不晦蝕凡吾所以爲公壽者亦惟明此長住世間長饒益衆生之指若其本有之壽則竆無始盡未來皆無能測其數量豈能有所增長於公耶爾時諸方以內飲德之民爲賢父母上千秋萬歲壽者不異此指不知此指于是丹霞與公言中建立事上成就亦願世出世間各各爲此指建立成就永永無極

此日說爲汪漢翀水部初度

今年四月四日余行化英州念此日是漢翀居士生日未得與慶生之末卻又念煞一日不是漢翀生日若道此日是漢翀生日難道一年三百六十日便有三百五十九日不是漢翀生日若道此日哇地一聲才是漢翀難道此日以前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不是漢翀在胎時是漢翀難道投胎時不是漢

翀投胎時是漢翀難道未投胎時不是漢翀旣一切都是漢翀生日是生日不是生日也是生日漢翀是漢翀不是漢翀也是漢翀便須知是漢翀也不是漢翀是生日也不是生日漢翀有如是奇特自看自家從萬曆甲辰四月四日哇地一聲起喫乳斷乳讀書讀經做秀才做貢生做學師做知縣做王事做王門上客天資學問政事詩文仁恕及民清儉律己謙和達變辨智解紛博古通今承先啓後種種過人無一不是漢翀卻不是哇地一聲境界雖不是哇地一聲境界若道哇地一聲不是漢翀漢翀不肯若道哇地一聲卽是漢翀漢翀又不肯當初太上老君住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哇地一聲生下地時鬚髮皓然其母大驚小怪道他是兒子卻又鬚髮皓然道他是老子卻又哇地一聲哇地一聲鬚髮皓然兒子卽是老子老子卽是兒子今人無端打作兩截在母腹中十箇月只見得多離母腹後一百歲只見得少哇地一聲便甘心認作兒子鬚髮皓然便甘心認作老子殊不知老子不是老子兒子不是兒子總是這哇地一聲作怪畢竟這哇地一聲有多少壽數若說此日是漢翀生日辜負了哇地一聲說此日是漢翀六十歲辜

負了哇地一聲說此日以後漢翀壽到百歲乃至千萬億歲亦辜負了哇地一聲便說此日以前此日以後這哇地一聲無量無邊壽數也辜負了哇地一聲畢竟這哇地一聲還被人辜負得麼此日非此日卻是此日我爲漢翀慶生第一

最上壽說爲黎博菴護法壽

夫學者所信斷自書契以來黃帝家言司馬遷不謂馴雅蓋局見也至于盤固渾敦之際如聞囈語荒忽昧略句不得字字不得句豈非其文不足以傳耶吾宗七佛之三爲過去莊嚴劫其近亦人壽數萬歲時

伽陀精瑩枝本顯著則以釋迦如來才明善述故釋迦之眼上窮無始下徹未來其所宣傳當不止此惟世智狹劣不克受持不得已而止此然于一切佛猷號曰文而一切佛各各有一大藏教爲群龍守迄今不失則一切佛無不文者佛常住文常住此出世世間上壽中最上壽也棊往爲諸生受祓濯于博菴黎先生先生之文重天下不翅泰山北斗其督學吾浙爲忌者摘其體排之蓋其意不在文夫文無定體其有一定之體者以無定之體爲定體耳譬之於水入盂則圓遇盤則方風侵則動日映則明交氷雪則寒迫薪火則熱皆水也而非本水世顧執一水而疑一切水未足覲河伯而可辟笑于北海若之門耶天下之事亦然先生既不合于天下天下事既不可支先生遂爲天下不數見之人以天縱于文遂爲後世不數見之文雖然有辨文有歲計有十世百世計非其大年老子五千言不燬于漢明之火而諸子悉爲灰燼則道德經享文家上壽其猶未閱阿僧祇劫而與銀字金角相伯仲也故法身之壽無量般若之文壽亦無量世智辨聰墮八難而不返不得入學家之數曰面墻之儒窺其藩垣得少爲足而趦趄于堂奧曰

穴隙之儒得其膚理以自膏澤而反戈相向曰發塚之儒先生自然之智積熏于大般若棊嘗奏記先生以爲世無護法蓋不能窮佛理卽不能盡法源并不能辨僧鄙是所護者不法而所謂法者不護也棊見先生蓼洲入匡廬奉棲賢爲託棲賢每有事先生持之不遺餘力如扶大石之塔以等塔身東西南北四背相抵而還于正先生護法之正蓋眼正也先生之眼一見于衡文再見于護法皆于棊有針芥之合皆以無失其正者而止昔全谿義存文遂相與爲友入山見溪流菜葉遂喜曰此有道者而存訶爲智眼太

濁他日何繇辨人臨濟立四料揀洞山設三種滲漏皆以辨魔揀異後世楊大年張子韶喜與衲僧勘驗樹正幟破疑網而今之王臣常自處于不辨不揀之間爲中魔中異之事世尊云吾道欲滅不如法比丘熾然建立如法比丘乃至斷命此護法者所宜憂也某不獨于棲賢見先生正眼且使內護外護奉先生模楷交相砥于正第一義諦如日經天一切衆生出長夜苦恃有先生之眼爲將來眼此又學法者所宜慶也先生之眼上窮無始下徹未來卽不立具六通而有與釋迦文攜手同行者先生絕世之文卽先生絕世之壽非從此日生亦非遡而前等而後所能數計而量圍非世上壽非文家上壽爲最上乘中最上壽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是法華在多寶如來塔在多寶如來在釋迦如來眉毛白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在先生之文之人咸在矣

種種光明徧照說爲劉大中丞壽

如來有三身者法身報身化身也一切衆生皆有三身特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阿難曰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夫有法身可獲此正顛倒想耳而吾法於清淨

法身則舉毘盧遮那如來以當之何也法身無可見之相無可當之名無可證之地豈有如是姓如是名號如是德如是業如是品位如是國土如是壽命謂此眞爲法身如來非報化二佛之所能竝耶梵語毘盧遮那此云種種光明徧照亦云徧一切處蓋合報化而言之今所指圓滿報身如來盧舍那亦云光明徧照徧卽種種耳徧一切處卽圓滿耳千百億化身如來釋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靜千百億能仁千百億寂靜卽種種光明一切處遍照耳而法身無可言謂一切處是法身則各見其相各當其名各證其地誰爲法身謂一切處非法身則見其相更無可見當其名更無可當證其地更無可證誰爲法身此之謂種種光明遍照也我護法持翁大中丞以陽月之二十五日篤生於廣寧劉氏敭歷清要今撫粵東如是姓如是名號如是德如是業如是品位如是國土如是壽命色力卽如是種種光明徧照以爲是公法身父母未生前誰爲公者以爲非公法身父母已生外誰爲公者粵東十郡公有一念及人則有一言有一事十郡文武吏士心中各有一公下至窮鄉僻壤販夫牧豎眼中各有一公無不披清風飲湛露乞明于杲

日借懾於震霆他時敝尾抑花坐政事堂所照益遠
席間授道稱老成人所照益長此其爲徧猶有所限
有所待若其無所限無所待者不越公宴坐一念頃
而得之無邊剎海十世古今雖欲竭毘盧遮那之量
以與公加此一念頃公無可加毘盧遮那如來無可
減此之謂種種光明徧照也蓋合報化而言之而法
身無可言故非如是姓如是名號非如是德非如是
業非如是品位非如是國土非如是壽命而合報化
而言之卽如是姓卽如是名號卽如是德卽如是業
卽如是品位卽如是國土卽如是壽命離卽離非是

卽非卽隨指一處盡一切處無欠無餘無數無量華
封人之三祝一曰壽淸淨法身也一曰富圓滿報身
也一曰多男子千百億化身也華封人未知有三身
而所言者卽三身良以一切衆生無一剎那頃與此
三身相背凡有一句有一字有一音一響未成乎字
皆具三身皆種種光明徧照威神之力如公爲丹霞
建華藏莊嚴閣於大千有忍土忍土有震旦震旦有
粤東粤東有丹霞丹霞有此閣於一毫端現寶王剎
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執手而見毘盧遮那如來遊蓮
華臺藏世界不越公宴坐之一念頃於是以公三身

之頌作華封人三多之祝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
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佛法不現前是眞現前
不得成佛道是眞佛道卽所謂不歷僧祇獲法身眞
可以億刦顚倒想一時銷郤耳

入八萬四千歲說爲凌髭放司李初度

小三災過後護世諸神所留五戒十善者各得相愛
相敬握手不欲解蓋慶其生而惟恐其復捨去也繇
此一念得增上歲展轉增上至於八萬四千歲八萬
四千歲者世壽之極地出於一念歡喜地一念歡喜
地出於見三災畏三災然終不能斷三災也自余之

生五十二年所見所可畏髣髴三災當神宗時教養
成就之人存者益少矣一旦握手此亦愛敬不欲解
之際也故來丹霞於髭放先生作魯靈光觀作乾坤
碩果觀作父書母栝棬觀作先王之弓劍觀先生今
年七十一矣昔之登賢書有博學宏詞之譽李於雒
陽吏民誦其廉平金臺失守承薇行遯蕭然浪迹於
蔚州岡始者十餘年而歸蓬蒿塞戶謝絕當世之交
遊屢空不給晏如也嶺表稱文章節義以先生爲第
一流先生顧逌爾不自足於大般若熏習有素與余
復結汗漫期於方外余不敢與嶺表之文章節義一

口視之則所謂相見於小三災之後慶其生而惟恐其復捨去者猶俗諦耳菩薩普賢十大願七者請佛住世佛豈去此哉先生既不得盡其用世之才適當鼎革縉紳齒於編戶諸侯王無復憲老乞言之典而末學晚進日就囂漓雖欲奉一老成人移風易俗其勢不可乎故願以出世圓滿之因補先生乘時缺陷之果慶其生惟恐其復捨去盡未來際不離此日何也以先生爲七十一與佛同生者非此七十一以先生爲非七十一不與佛同成者卽此七十一然則與過去佛同生與未來佛同成捨此現在之七十一

余又安所託余論乎願先生受余此請余亦不佞此請與先生同住歡喜地入八萬四千歲觀慈氏如來下生飲光尊者出雞足山須臾瓦右持釋迦丈六之衣挂千尺之身衣不見短身不見長慈氏不見少飲光不見老余與先生預此會同此形依此光得此智見宿命中發此因果此願相視而笑衆甘露滿鉢爲先生壽迴視長老峰前慶生墨汁尚未乾也吾兩人其猶有壽者相也夫其猶有壽者相也夫

護法說爲張虎別少叅初度

天下之壽莫大於佛慧命是以續佛慧命者其壽不可爲量佛之慧命不待續而衆生之佛慧命不可以不續也良以衆生具有佛慧命而不知所以菩薩示有衆生壽命而不謝此同出而互濟故其報相與爲無窮則非別有一無窮而佛慧命之本無窮也宋張無盡稱宗門爪牙常爲一闡提造護法論其言宏暢足以破疑結而長信根予每謂識法者始堪護法不識而護往往護人而廢法卽幷其人與法而盡廢之則佛慧命于是斷矣靈鷲之囑重在王臣必有乘願輪而現作宰官者不壞世間相而譚實相不離世間法而流通佛法亦不出世間壽命而續佛慧命也韶

石江山奇秀冠嶺表曹溪爲大鑑道場五燈之所自出迨千餘年僧存而法廢予在僊城聞大叅張公有禁約戢諸僧之不稟律儀者爲之手加額此以識法護法者也夫落髮而無戒不名出家破戒而同僧利養謂之賊住今者涉法運之末流諸蠹穴十方爲城狐社鼠不可致詰而上焉者藉勝妙之談網羅名利相率而噇于撥無因果當塗之士至欲起而翦刈之豈非吾徒之所自取耶夫立敎化正風俗其責在主法然坐曲盝牀號爲領衆道重而權輕則有陽奉而陰格之者故歸重于護法護法者邪正不分愛憎用

外群不逞之夫即顯攻而隱蝕之夫顯攻之患易見而隱蝕之害難知魔現比丘釋尊隕涕蓋以師子身蟲食師子身肉故非斧鉞之所能加耳然則與其護人而廢法不如擇人欲務擇人先務擇法公歷刼聞熏從大般若中來不守一先生之言暖暖姝姝而私自說又性耽山水情深域外典試三秦竄華嶽之勝遊兩浙登太白峰與天童忞爲室中往來甚密故于圓頂方袍不加棄絕而勤思護念勤思付囑又能訓飭僧倫惟恐其趨向之不正首見于祖庭約法非悲智雙運顧安能緇素歟分耶經有之若人以四天下

滿中七寶爲施不如使一人入佛正知見夫名聞利養足以斷人善根而入佛正知見乃能續衆生慧命普賢大士以十大願王攝六度萬行其六曰請轉法輪其七曰請佛住世蓋爲衆生慧命計非爲佛計也佛亦自欲住世若增一刼若減一刼蓋爲續衆生慧命計爲諸菩薩請轉法輪計非自爲計也故菩薩請佛轉法輪同爲菩薩者亦請菩薩同轉法輪菩薩請佛住世同爲菩薩者亦請菩薩同住世不特菩薩請佛住世佛亦欲請菩薩住世何者同爲衆生續佛慧命計則重重主伴之相資類類秘現之密用俱在大

圓鏡中如形影互如桴鼓應如水乳合如薪火傳各現一身集多智合異量成同事彼一切世界爲衆生妄想所結亦爲菩薩願力所持然則世諦之所謂慶生者在衆生名爲妄想在菩薩名爲願力內護外護不可不交馳而並勸也故予于公覽揆之辰獻護法之論申住世之祝豈惟爲公慶將爲一切衆生續佛慧命者慶則公於此一日中窮無始盡未來與諸佛菩薩共一住世共一轉輪不必借豎亥之數徵文康之爵足以然無盡之燈下鄔波掬多之籌於微塵大千世界至不可說不可說轉天下之壽孰大于是若

其德業文章造士及民之美播諸輿誦者則有屬車之父老子弟在

五施說爲姚雪菴文學初度

天下有輕財之人乎曰有之貪夫輕財者也何以明其然也財者有用之物也能成人福德能自成福德貪夫以執悋故取有用之物置之無用之地至於敗德亡身以守之於是達觀之士以財爲累以有財爲不祥財于是乎始輕矣夫財以不施而輕故惟重財者爲能施也以成人福德自成福德必不敢置之於無用之地而後財重凡人之於財愛其人則予之敬

其人則予之畏其人則予之若其所憎與其所漠然不相關者則不予也世之論好施者而曰輕財天下豈有以其所輕之物而上之於所愛所敬所畏之人者乎是故好施者皆以重心施非以輕心施也人以重財而施財以施人而重則謂之重財好施其誰曰不可嗟乎此豈特世諦中仁義之說而已哉菩薩行一切道檀度爲首故不貴無財貴于能用其財佛土莊嚴以七寶道場供養曰四事食又其首經說食有五施其一曰施命人七日不食則死故施食即施命也施命者得世世壽量長久報其二曰施色人不食則膚體憔悴故施食即施色也施色者得世世相好端嚴報其三曰施力人不食則氣息羸弱故施食即施力也施力者得世世筋骨剛健報其四曰施安人不食則起居惴慄故施食者即施安也施安者得世世輕利無災報其五曰施辯人不食則言詞困澁故施食即施辯也施辯者得世世通達無礙報世之有命者未必有色有命與色者未必有力有命色與力者未必有安有命與色力安者未必有辯夫至於命色力安辯皆具而生人之福德亦全矣然惟一施食取足而有餘吾法以飯僧爲福田故非驕語也佛言

飯一切人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不如飯五戒者飯五戒者不如飯比丘僧飯比丘僧不如飯須陀洹飯須陀洹不如飯斯陀含飯斯陀含不如飯阿那含飯阿那含不如飯阿羅漢飯阿羅漢不如飯辟支佛飯辟支佛不如飯佛然毘舍佉母請五百阿羅漢佛呵爲無福故不如僧次請一凡夫僧然則有揀擇心不如無揀擇一施食不如常施食一生常施食不如生生常施食也吾友姚子雪菴蓋博大明敏士也曩出先華首門其後往來雷峰海幢於菩薩心地久遠成熟予方建丹霞道場之惠陽托鉢雪菴爲發願飯僧期以十年置田租千石雪菴故非有餘于財者其爲此舉未常敢以輕心用之也夫使一切淸淨僧得以安心辦道上之馴至于佛祖而下之超越于俗流此其事亦重矣丹霞道場一日不盡則雪菴飯僧福德一日不盡丹霞道場與劫同盡雪菴之心不與劫同盡丹霞道場不與劫同盡雪菴之福德亦豈與劫同盡耶雪菴今年五十一予有以壽之不如雪菴之自爲壽也雪菴自壽取之飯僧田而有餘以一施命即得長久報至於色力安辯則所謂相好端嚴筋骨剛健輕利無災通達無礙可以世世行菩薩道直至成

佛了無艱阻皆於是取之何用子言子所爲此言者不欲置雪菴於輕財之列亦不欲使一切人輕財而因至于輕生也使雪菴輕財則以輕心飯僧其福德亦減雪菴以重道之故而重財亦以自重之故而重道其不敢以有用之物置之無用之地則其於施也因重故果重必也一切人無不輕財亦有能爲財稱宼者乎以財羅色縱欲是辱之也以財佐鬬興戎是滅之也以財博奕飲酒種種敗度作奇伎淫巧一成無所復用是暴之也以財斂怨積釁招來水火盜賊是棄之也財之爲物成人福德自成福德今也辱之

滅之暴之棄之使人爭指目之以財爲累以有財爲不祥財之宼久矣一切人無不有七寶隨身取用不匱今以辱之滅之暴之棄之之故自致窮乏則又怨之財故不任受怨也伉激之徒乃以財爲炎涼之具財之宼久矣一切人無不壽命久長與諸佛等今以辱之滅之暴之棄之自致窮乏兼得夭折貧賤而壽則信無財之爲福富貴不壽復疑有財之爲禍而不知無財而壽以報其慳有財而夭以奪其貪同以不足爲歸而非有餘之損至比之於毒藥刀山棘林火塢財之宼又久矣菩薩之道不貴無財以爲人莫不

有財貴於能用其財猶之人莫不有壽貴於能用其壽所謂能用其壽者六度萬行不虛一日是也若以放逸爲養生則慧命斷矣能用其財者二施三輪不失一人是也若以慳惜爲重財則福田荒矣昆吾之刀智者用之以切玉愚者用之以切泥既不可謂之愛泥泥無可愛更不可謂之愛刀刀復何辜然則雪菴之用財如庖丁之刀十九年而新發于硎此又養生之至也吾不願天下之人輕生亦不願天下之人輕財也

千華臺上說爲沈石友鹽司初度

千華臺上者盧舍那如來之所據坐也梵語盧舍那此云光明徧照有光卽明有明卽照有照卽遍此吾心本有之智耳然或有遍或有不遍者蓋智爲境隔也一切人能親證毘盧遮那法身卽放大光明以境發智以智了境境智冥合得圓滿報身以內照則理智一如外照而相好無盡自他渾圓無所障礙是故境無邊智無邊境無量智無量境常住不滅智常住不滅則如來報身壽量亦無邊無量常住不滅故經云我智力如是久修業所得慧光照無量壽命無數刼然則天下之言壽豈復有過于智者耶盧舍那者

智之極則則亦壽之極則也盧舍那坐千華臺上臺有千華千華有千釋迦一華有千葉一葉有百億世界百億須彌百億日月百億釋迦各坐菩提樹下成等正覺說盧舍那所說心地法門使一切衆生識自心本有智體元不涉于事理發光明徧照之用一盧舍那化爲千釋迦千釋迦化爲無數百億釋迦無數百億釋迦合爲一盧舍那而此一盧舍那不一不異不來不去不增不減放之無前攝之無後舉之無上按之無下是不可思議境智壽量不獨盧舍那然也三德五道同此一照有徧有不徧徧未嘗有餘不徧

未嘗不足毘嵐之風吹大日輪置玅高山繞腰一帀日日如是月月如是歲歲如是人有老少日之光無老少世有古今日之光無古今風雨雲霧烟塵修羅之所障大虛空有晦明日之光無晦明水之流于地小卽小圓大卽大圓無此圓而彼不圓總圓而別不圓人之一身耳聽目眎手持足行意動而語隨各不相知各不相到而各各有相知相到之用吾石友沈公之未始爲石友沈公也蓋有所從來其旣爲石友沈公具絕世之聰穎作爲制舉藝詩歌古文詞玅絕揖揚入事大廷出撫四境內而治家外而接物犀利

如斬亂絲鎭靜如覆盂和平如歌五絃之風肆應而不匱如給群飲于大海之水無不足者皆公光明之所徧照豈有遜于千華臺上者耶公之境不可盡智不可盡壽量亦不可盡而或自疑其與盧舍那有別作聖見作凡見作世間見作出世間見作有情見無情見此涉流而不究其源也梵網曰汝是當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古國王灌頂百官受職無不持此金剛寶戒入光明徧照之門卽今劫數有窮而吾心本有之智不與成住壞空互相流轉秖在當人一念緣起無生耳公於吾丹霞爲盧舍

那如來功德主敢卽以千華臺上之壽爲公獻或曰以公自有之物爲公獻澹歸其遂無物耶予曰舍公自有之物皆非眞非實非可以爲常者亦不足以爲公獻也若夫澹歸無物則澹歸之自領故已久矣

第四天壽說爲吳梅梁叅戎初度

世之慶生者期于上壽百年以至稱千秋萬歲觴止矣亦曾有以兜率陀天之壽進者乎兜率陀天一晝夜當此土四百年然則百年者十二時中三時耳千秋爲兩晝夜有半萬歲卽二十二晝夜此與蜉蝣不知旦夕蟪蛄不知春秋何以異耶給孤獨長者造祇

桓精舍甫與舍利弗引繩牽道直取第四天以爲其家第四天者兜率陀天也慈氏如來實爲之主一生補處菩薩相與圍繞至其下生人間其時人壽皆八萬四千歲夫八萬四千歲亦不過兜率陀天二百二十日耳慈氏如來於二百二十日間敎化成就無量衆生入無量大光明壽海世之人驚而相告以謂八萬四千歲較之今減刦之百年若醯雞然此猶未足盡兜率陀天之壽量兜率陀天壽量猶未足以盡吾人本有之壽量奈何以蜉蝣蟪蛄致頌禱于其所敬愛耶予友吳君梅梁於丹霞爲法喜遊領袖造慈氏

如來像復領袖建兜率閣比之給孤獨長者之例則以兜率天之壽還之建兜率閣之人於果海因源未之或爽也會稽之山陰爲吾浙秀區其人多幹略具文武材梅梁昔治兵廣海有能將聲以時會齟齬棄去隱于鹽筴間蓋計然范少伯之遺風也顧獨于慈氏有歡喜因緣世之愚者不信因果洪惟智者爲能信而行之此其義不出于權子母給孤獨長者嘗輿販以祇桓精舍爲母以兜率陀天爲子其爲利不止十十百千萬倍譬之挾千金之貲不善操奇贏放逸於淫坊酒肆居弊惡貨群六博之徒而共散之可以

計日盡也善操奇贏者謹閉其安營而居奇貨子日益多母日益大慈氏如來天下之奇貨也兜率陀天大利也居奇貨而取大利姑無論天樂唐肅宗敬事南陽忠國師帝過其前國師不爲起帝默自念何有見天子而不起者國師語之曰吾在兜率陀天見閻浮提天子如電光相似帝爲汗下浹背漢靈帝喜鬻官崔烈入錢三百萬得爲司徒今以慈氏如來爲奇貨所費未至三百萬而能令閻浮提天子如眼角之過電光又何有于銅臭司徒不能當蜉蝣蟪蛄之瞬息者如是而壽是爲正命不如是壽是爲邪命故予

取此爲梅梁八月二十日生日之獻

護世說爲何鳴玉南衙初度

天人之於人相去遠矣其清濁相遠明暗相遠苦樂相遠修短相遠天人之視人猶吾人之視蟲沙也眇小不足入其目中而穢惡復不可近然且奔走護持不遺餘力者蓋大權菩薩之所示現承諸佛深慈逮于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之理故能發大悲運廣智而無倦色也諸天報土廣博微妙身發光明衆寶瓔珞以自莊嚴六銖無縫之衣長一身有半飛行無礙飲食應念五欲自恣其壽量以千萬歲劫計不以十百

計然皆持五戒修十善皈信三寶子愛衆生而得之何也天其高明之分際也彼齷齪矆昧瑣碎下劣之氣不得而干焉諸天之中有主有輔如梵王帝釋摩醯首羅三界主也四王輔也大功德辯才摩利支天金剛密迹以威神相翊而處賓師之間韋馱散脂地神樹神日天月天主獄主海皆於三有各乘四願修群工之職而鬼子母以逆行衛正法作一切富單那鳩盤茶等歸順標準于是捍災禦患章善癉惡功施爛然其堅持弘誓不待熱鐵飛輪爲十方如來稱許從無始劫以及于今當來慈氏同一毘贊故于兜率

陀天結最勝緣盡未來際此予丹霞一微塵中寶王閣之所由豎也山陰何子鳴玉以倜儻之才入正信之位與梅梁吳君同行同願梅梁主慈氏鳴玉主諸天各相爲輔拜崇傑構作表檀林當鳴玉之主諸天也有勸而不應應而旋悔者鳴玉頷笑以爲高明之分際故非齷齪矆昧瑣碎下劣之所得而干乃力任其餘及三之二人之根性高下本不能齊而清濁明暗苦樂修短報分殊途皆其自取慈氏如來之於釋迦如來所謂先發心而後成道者也以其怠于習學好遊族姓目爲求名比丘自予論之人不自愛其名

則其齷齪矆昧瑣碎下劣蓋將無所不至故孔子曰君子去仁烏乎成名則求名者之必能求仁又可知也且族姓之間亦非齷齪矆昧瑣碎下劣之所能御處必將有高明之氣足以趺宕人倫調攝衆志則菩薩善巧方便之機用由淺而深由生而熟慈氏之所以失者安知非慈氏之所以得耶慈氏得道人壽八萬四千歲其在兜率陀天四百歲爲一晝夜此特世壽之極耳彼天主法性土與諸天同一會中本非數量可盡而要以護世之德爲福慧雙輪則理之必不可誣者彼齷齪矆昧瑣碎下劣之徒方攘臂于錐刀

之末不知一室之外之曠邈如蛭涴蝿如灰束蚓如繭縛蠶豈可語以人外之人天中之天乎鳴玉筮仕尉龍巖有異能擢鹺司南衛左右可以方圓晝視聽可以耳目互也毋有德于親串或負之但吐其義所欲明而止不斤斤務盡以傷大體皆其高明分際之所露現世所稱論篤者往往伸德而屈才夫無才即何足以行德今使無咎無譽不痛不癢當緩急之際爲惡固取其不敢矣爲善亦奚取于不能以予所觀諸天人中悉以英雄之資而登聖賢之域戈戟之用甲冑之被多目多首疑鬼疑神皆可手裂山河而氣

嘑雷電豈非才之効靈耶文殊之智普賢之行爲諸佛一體兩用始堪荷挾衆生此决非齷齪瞹昧瑣碎下劣者之所能彷彿也鳴玉禅霍諸天之才流通慈氏之德則方等會上屈指爲第一流願益勉之若其壽量卽問諸護世者至足之本不可窮之數鳴玉同有之自有之如藉子言爲增上則子遂爲貪天之功矣

無壽者相說爲徐顯吾錦衣初度

山陰有大錦衣顯吾徐翁子老友也後爲先華首白衣弟子其人長者喜行其德喜持誦金剛般若經又喜放生喜念阿彌陀佛今年七旬矣諸親串爭爲屏帳詩文以志頌禱子乞士也爲念貧者贈言之義作無壽者相說以壽之蓋金剛爲大乘蕩相之頂族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彌勒菩薩判爲卽四句偈謂一經之宗不出乎此也然其取喻金剛則以爲能摧壞一切而非一切所能摧壞若是則金剛全體是壽者相復依何法而令之無耶佛說能放生者現生得長壽報且置之不道阿彌陀佛是無量壽以四十八願接引一切衆生同證無量壽無量壽是無耶極樂世界種種勝妙種種感應具在也無量壽

是有耶則阿彌陀佛全體又是壽者相且接引一切衆生同現壽者相不可謂阿彌陀佛不證金剛般若三昧也是故無壽者相非無壽者相壽者無相也一切我人衆生壽者本無有相以諸衆生見我見人見衆生相見壽者相遂失無相見是妄想相是妄境因見生相相復生見展轉不已是妄流注此皆風力終成敗壞當其敗壞不復見有壽者之相衆生迷悶求壽者相了不可得不知放下惟求有相謂可依怙求者見妄有相益妄依怙復妄三妄相乘執戀不捨語以無相則生驚怖以爲落空旣已無相是誰落空有落有空又是虛妄無空無落有何驚怖阿彌陀佛用賊剿賊現壽者相使之依怙謂我與汝同證金剛不壞之身名無量壽此無量壽汝所本有非我獨有汝惟執相不知無相故落于量量卽有數數盡則壞非眞壽者虛空無量亦無有相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一切變滅惟大虛空不可變滅以其無相故無有量無相之中不能生見無見之中不能生相相見不生則此虛空全體宛然不可變滅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一切變滅全體宛然皆壽者相而此壽者本無有相以無見故譬如虛空不見虛空阿彌陀佛亦不復見阿

彌陀佛我相人相衆生壽者亂起亂滅猶如空華莊嚴佛土無莊嚴者得無上覺無有覺者度無量生無度生者相本無相見亦無見無見相中無無相見亦復無有無無見見是名金剛無壽者相是真壽者壽者無相無量壽佛亦復如是故願我翁宴坐嘿然觀此顯吾兒孫滿前顏紅髮白能持金剛能行放生能念彌陀是壽者相宛然現前而此現前了無所住過去已去未來未至未來一至便成過去現誰爲在卽此壽者無相可得而亦不拒諸相發揮顏一任紅髮一任白經一任持生一任放佛一任念亂起亂滅猶

如空華刹那刹那皆從變滅而此變滅無變滅者譬如駛流流急不覺非無流者而實無流若有流者此流既去卽有斷相若無流者此流不來卽無續相一斷不續總無流相而此流相從無始劫至未來際非斷非續無有盡相與大虛空同一壽量金剛不壞阿彌陀佛一切衆生同此一流而無流見作能流見作所流見作無能流無所流見悉成斷見以一切見皆一切相風力所[illegible]成變壞若無有相則無變壞是故金剛摧滅一切而非一切所能摧滅金體宛然是壽者相而實無[illegible]壽者誰見壽者誰證壽者誰

說壽者顯吾徐翁量亦如是

隱權說爲黄端四内史初度

吾法門激揚斯道蓋有顯權隱權之異所謂顯權者順用之明用之所謂隱權者逆用之陰用之世間之法亦然居其位任其職行其言其功與過人得而指名之此顯權也不居其位不任其職不得行其言藉人之柄以寓其意有其功無其名此志士之所扼腕而菩提薩埵取爲快心者也菩提薩埵之道惟存誠于濟物是故無擇時無擇地無擇事無擇人隨所至而有所濟雖殺生有所不顧况名實得喪之間乎陳

平以宰相封侯歎曰吾後世卽不得昌已矣以吾多陰謀道家所忌也自喪亂以來士之懷才抱奥者多自存于帷幄之中一言動則殺氣應之有識者嘗危及其子孫蓋觀于陰禍之深而益知陰德之大也予旣出世不敢復與世事其間大兵大役或共見而竊聞之未始知其議之所由起事之所由成也海上之變周與李爲劇思無知之珉有揭竿而起鼓楫而應之者其報聞在香山小欖間主兵者勃然欲殲之俾無遺類下令曰大兵所至凡遇鄉民殺無赦當是時[illegible]有學記有黄子端四者見之畏林而走曰此數十

萬人命存亡所繫奈何顧自念未易以口舌爭爲爸
其命曰大兵所至凡遇鄉民抵敵殺無赦師既旋無
上鄉民首功者主兵者責諸將疎縱狀諸將以命對
則知爲黃子所爲黃子義正詞和不懾不詭主兵者
心折而氣平無以難也黃子歸始告之太夫人曰兒
誠不惜以一身易數十萬人命幸而得免以無貽堂
上憂豈可謂神明負人耶遷海之役以三十里爲界
守東莞者立墩臺于山引繩而畫之以自便黃子持
不可曰山形直海形曲以曲從直則三十里內不應
遷而遷者無慮數十村此卽數萬人安危所繫也卒

格之不行汲黯矯制發粟以賑被火之家漢武帝賢
而赦之汲黯得爲賢臣武帝不失爲聖主鉤黨之禍
史弼獨不坐曰若承望風旨則平原之民戶可爲黨
行然而已所不忍爲也此二子者德及于數十百家
黃子所及數千百家矯帝制格使者符其禍緩增減
軍中令其禍速于故以黃子仁者之勇爲不可及也
士大夫平居談道德經世之務則必曰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至於坐堂上握利器押紙尾
瞻風望氣爲全軀保妻子計則以一言流毒四海皆
甘心爲之無逡巡之色夫黃子所爲極難耳蘇子瞻

作程公逸事僅爭一盜案卒不能脫尉椽年九十餘
見所爲盜者伏堂下曰尉椽之獄待公而決我叩頭
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公今以天年終我爲公荷
擔而往子孫祿壽朱紫滿門矣此一事也由此推之
則程氏一生矜愼乎恕皆可得而信也黃子一生拯
人之危周人之急恤人孤寡給人喪葬排大難解大
紛凡輔義扶仁未嘗以有無難易爲辭皆以此二事
斷之夫利害當前不損其濟物之志其輕于利害者
可得而信也故予以爲黃子宜壽宜增上福澤于後
有其餘以及其子孫黃子今年甫四十揆之天道當

作黑頭公方客藩府所謂不居其位不任其職不得
行其言藉人之柄以寓其意有其功無其名者予不
爲黃子扼腕而爲黃子快心則觀於陰禍之深而知
陰德之大之爲可慶也或曰古人有言陰德如耳鳴
已所得聞非人所聞今予取黃子之耳鳴而與人共
聞之不慮夫以其名損其實耶予曰德無陰陽其有
陰陽者時也夫行善于已不欲聞於人者黃子之事
也開善於人不欲匿於已予之志也使百世之下知
爲善之方不在于居其位任其職而後行其言也予
之志見而黃子之事益廣矣黃子不惜以一身易數

十萬人之命則雖以其名損其實有裨于百世以下之人黄子猶將爲之況其意不出於黄子之好名者耶是說也菩提薩埵之道乎與黄子分之乎與黄子保之

至誠無息說爲侯銬菴文宗初度

予嘗讀詩至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未嘗不歎其詞麗而指遠也雖然日月山川與吾身心豈猶有修短之殊以需此祈嚮耶且日月山川之短故不及吾身心之修也鸞法師嘗習仙術後得無量壽經遂精心西方觀門所謂無量壽者阿彌陀佛也亦云無量光其剎名曰極樂其一晝夜當此八十小劫夫八十小劫成住壞空祇一晝夜一晝夜中吾一念之生住異滅不知凡幾此一念即足以當八十小劫何待一晝夜哉以八十小劫爲一晝夜以無量晝夜爲一佛壽皆吾心之同然耳何待阿彌陀佛哉佛法未入此土諸權位聖賢未有離此而修道立教者達不具論若子思子嘗言阿彌陀佛矣周文王嘗念阿彌陀佛矣何以明之中庸不曰至誠無息耶至誠無息者阿彌陀佛之理阿彌陀佛者至誠無息之人也至誠者無息之全

體無息者至誠之全用無息者至誠全用之體至誠者無息全體之用無息者至誠之壽至誠者無息之壽也此子思子所說之阿彌陀佛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德之純誠之至也德之純亦不已即誠之至而無息此文王所念之阿彌陀佛也使文王不終日乾乾夕惕若念此阿彌陀佛則所以爲文王者息矣不特文王念此阿彌陀佛天亦持此阿彌陀佛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使天行不徤不持此阿彌陀佛則所以爲天者亦息矣天不持此阿彌陀佛不能高明地不持此阿彌陀佛不能博厚天地不持此阿彌陀佛不能悠久故天地之道眞可以一言而盡也何也不二也天與地不二天地與萬物不二昭昭之多與無窮之天之多不二一撮土之多與廣厚之地之多不二一拳石之多與廣大之山之多不二一勺之多與不測之水之多不二乃至于日月星辰華嶽河海一草一木一禽一獸黿鼉蛟龍魚鼈貨財隨指一物隨窮一理無有離于至誠無息者豈但一切物離至誠無息不可得至誠無息離一切物亦豈可得哉世之人聽不超聲見不越色往往以成住壞空爲修以生住異滅爲短以生住異滅爲斷以無

生住異滅爲常而不知成住壞空不出一晝夜一晝夜不出一念吾念念生而一念未嘗生念念滅而一念未嘗滅念念住而一念未嘗住念念異而一念未嘗異而未嘗不生未嘗不住未嘗不異未嘗不滅也一念具無量光光光具無量壽欲以無量壽消此無量光以無量光照此無量壽如兩盲相逢各不相見昔者城東老母不欲見佛釋迦如來使之滿眼皆佛迺以十手指障之滿手皆佛人無不笑城東老母而奇釋迦如來不知釋迦如來之爲城東老母所笑也使一切人能親證此滿眼皆佛滿手皆佛之境界不

可不以一棒打殺如來何以故頭不安頭眼不睹眼醒不索醒佛不成佛天不須持此阿彌陀佛周文王不須念此阿彌陀佛子思子不須說此阿彌陀佛乃至一切物不須依此阿彌陀佛若有持有念有說有依總謂之可測總謂之二總謂之不至誠總謂之息時丙午十一月之望爲葯菴大士壽願納此說勿以阿彌陀佛爲奇特以至誠無息爲真實勿以阿彌陀佛爲荒唐以至誠無息爲平常勿以阿彌陀佛爲他人以至誠無息爲自己勿謂我今見天不見文王天即無息文王有息勿謂天地山川未見其息一切人

物終當有息勿謂至誠無息我非至誠不能無息勿謂修即無息不修即息何以故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大士五生說爲劉煥之副軍初度

慶生吾不知其何昉也大抵一人生而爲一切人覆蔭則以爲其生之不偶然故喜其生則慶之惟恐其覆蔭之不能久則祝之此情之常也然則人生而無益於人即不如不生無益於人則有害於人不如不久豈不大可懼哉吾法所稱菩提薩埵者蓋同一衆生而獨發大道之心故名曰大士大士有五種生其

一曰息苦生大士以大願力生于饑饉爲人飲食生于疾疫爲人醫藥生於刀兵中爲將帥以化殺運登之春臺生于酷刑峻斂中爲民父母以成豈弟君子之治生于邪見惡業中以明正學使不顛倒墮落是之謂息苦其二曰隨類生大士以大願力於一切人非人天龍鬼神貪瞋癡慢下劣三塗之倫示作同生同住同行同好以大方便成大隨順使之相親相信漸漬誘掖以趨于道是之謂隨類其三曰勝生大士以大願力成就一切功德海示生閻浮提壽命長久色力堅固果報妙嚴超過天人是之謂勝其四曰增

上生大士以大願力成就一切智海行海得入第七地淨心住至第十地最上菩薩住乃至大自在究竟地一切受生處無不殊勝無不奇特是之謂增上其五曰最後生大士以大願力六度萬行一切具足於睹史天示生人間坐金剛臺成等正覺說無量法度無量衆應跡不窮一眞常住是之謂最後現此五生則曰善生慶此五生則曰善頌善禱其有不出此五生者十二類生業力吸引散入諸趣如旋火輪而不休息則大士之所憂大士所以示有生也世衰德漓功利之毒中于人心雖仲尼之徒往往不知此心此

理爲何物右弓刀左簿書期於茍且目前而止吾友劉子燠之少而英銳甫弱冠丁禍亂羸股肱決射御僇力行間二十餘年矣間從憂危之際究此身所自來習靜既久豁然有見於此心此理有所契于知言養氣之學存誠主敬以合于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旨予與海幢阿字首座與之談連日接夜無倦辭儒與釋知性之說閡千載無以相通予三人則未嘗異未嘗同也予以燠之爲二程的派儒者之正傳燠之顧自謂武人文武之途則殊耳此心此理之在文武豈有殊耶晉文侯命將曰無以過冀缺其爲人說禮樂而敦詩書遂將中軍爲元帥此推轂之上則也傅山無異禪師夢孔子分弟子五百以畀之尼山之下博山無彼此武成王之於文宣王豈有彼此耶燠之無師友淵源見聞熏習獨學而寡合其誰使之而誰爲之蓋乘宿世願力欲息功利之苦出斯民於顛倒故示同武人宣力藩府筦鹽鐵之事不汲汲于心計焚香晏坐手一編以登性學之堂與此四攝法中所攝即隨類義也他日簡在帝心以冀缺之命命之則所謂壽命長久色力堅固果報妙嚴者不求而自致故以一生取足大士三種生若夫增上生最後生如

川赴海響應聲直其所安驅而徐拾耳夫果之若樂由于因之邪正酬因截果皆出於心是故治統係于道統諸大士智海行海福德之海未有能外於學術者此人禽之關成己成物之正路然則予所以慶燠之生深有不同於世諦者燠之即自慶其生以爲吾一人之生足以當覆蔭一切人之生未爲居高而視下也

簡要清通說爲彭退菴考功初度

簡要清通妙堪吏部之選此古人之篤論也事擾則神煩簡所以治煩也不存其要必至於叢脞則將不

勝其煩故要又所以治簡欲覆則智濁清所以治濁也不得其通必至於扞格則將不勝其濁故通又所以治清治天下之道不外於治一身用天下之人不外於用一心吏部者用人之官用人者宰相之事也曹參爲齊國相避正堂以處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師其說齊國大治及參入相漢謂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于此乎參曰獄市所以幷容也此簡要清通之奧突也參爲漢相日飲醇酒不事事載其清靜民以寧一身備五福慶流奕世蘇軾曰漢承秦之猛譬之病者之

困于醫藥也去其所苦召其所嗜其身心相忘于無事則不治疾而疾去今天下文網亦稍密矣爲吏幾於重足而立爲百姓幾於朝不謀其夕則夫氣上逆而血妄行非簡要清通故未可以處方而操藥是故衛生之經救時之上策也予友彭子退菴治畨禺報最特擢考功爲川人之官以底績於治天下此亦酇參入相之候也蓋公治黃老家言世之談神仙者奚不推本於黃老黃老治天下之標準非沾沾於神仙者神仙其所囊括也牧馬童子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帝稽首問治童子曰夫治天下何以異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夫物有病病有藥藥有忌醫之良者識病識藥又識其忌則延年之理不煩而具神仙之道於治天下無異治天下之道於衛生之經無異衛生之經於牧馬無異故其說曰遊神於澹合氣於漠任物自然而無容心焉然則簡要清通救時之策延年之術宰相之業神仙之訣也人之壽命國之曆數可以易短爲長皆在吾掌握耳惟黔首蚩蚩則寄命於君相故君相不可不愼也君相造黔首之命卽所以自造其命彭子持此四德者推而放諸四海而準自吏部始躋湯火之民於春臺挽

天閼之運爲壽域金版玉字大書特書予不徒求之璚宮瑤圃閶三身十號仁之體智之用福德之無盡自簡要清通始是歲丙午十月七日爲彭子慶生不徒慶彭子之生將爲天下蒼生共慶其生自澹歸此說始

月廬說

亦樵喜山水遊屐所經皆千江一月也今題其居曰月廬彼故行月此乃任月耶五夙持月宮遶須彌山終古不息行中有任而不說任任中有行而不說行若於一月見行見任俱成見病月廬之義亦復如是

以德報怨說

有以德報怨者有以怨報德者有以德報德者有以怨報怨者皆天下所必有之事皆爲天下所必不可少之人也夫以怨報德天下之凶人何以爲不可少之人以其能究竟成人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之德耳然則以德報怨蓋爲以怨報德者而發非以怨報德者之知已之言敵手之者歟夫植嘉禾於腴田鄰人之父牽牛而食之田之報失矣然嘉禾之本不因之而更結毒藥者非其種也我以德施人以怨報則我之怨之有倍蓰十百千萬而未已是結毒藥於嘉禾

之本亦非所以自愛也是故以德報怨者善於成已以怨報德者善於成人功者半過者半善於成已者亦能悞人善於成人者亦能自悞此孔子所不取也雖然以怨報怨以德報德功亦半過亦半大以怨報怨者如用兵相謀相害而未有已亦自悞亦悞人然能使見且聞者惕然有不敢結怨於人之心彼此俱息亦善於成人亦善成已以德報德者如近利市三倍相與鼓之舞之而未有已亦善於成已亦善成人然使人起貪而責報報之稍不如其懷來必至於交相怨而未有已亦能悞人亦自悞吾未見其與或人

之論有得失也知此四者皆天下所必有之事皆爲天下所必不可少之人知其功知其過知功中之過則於善無着知過中之功則於不善無礙於善無着於不善無礙則可以獨往獨來於天上天下亘古亘今俱死俱生無跡可留無影可取亦孔子與或人所不取也孔子曰以直報怨不敢曰以怨報怨太空之中日月行焉風雨雷霆行焉霜雪行焉然而日月有常行風雨雷霆霜雪無常行日有常滿月有常行無常滿怨者陰毒之苦凶之聚故受之以直蓋取其無餘或人曰以德報怨亦不敢曰以怨報德其皆有衰

世之憂乎一歸於成已使一切人不至於自悞則吾之爲此說功亦半過亦半天下之人爭欲有功而無過斯天下所以多過歟

徧行堂集文之二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邨　古習　編

說部

作用莊嚴說爲蕭孟昉稱越壽

壽不同乎有身壽有心壽有本來壽有作用莊嚴壽有別壽有總壽所謂總壽者此一法性從無始至不可盡未來無量無邊世界劫數情與無情同一眞地無少斷續是也所謂別壽者自一佛刹種種佛刹世界劫數情與無情各有依報不同是也於其中間有

諸衆生攝取四大隨業力所得壽命不能齊限是名身壽爲別壽攝妙明眞心不隨業力先大地生長於上古雖在下劣無少減損是名心壽總壽所攝此本來壽不假修治自然清淨久遠無雜無壞亦無隨業不隨業相而作用莊嚴法法現前諸佛不覺衆生不知惟有菩薩無中生有作大饒益今所宜相頌禱常住世間惟此而已故有以其身心爲家世壽以其身心爲人壽爲物壽以其身心爲風雅壽爲氣誼壽爲道德壽皆作用莊嚴所現之壽予以爲吾友蕭子孟昉壽如奉三尊之冊其一曰自孟昉尊人季公先生

及一行居士三穀本常能文章喜交遊樂善而好施將人云萎物變毋吏舊家世澤多不替今者衣研鄰之堂流風餘韻儼然未散諸所著述本常爲多雨介弟秘笥悉燬于火孟昉收拾餘燼傳之其人人故以不得見三先生爲恨以爲有孟昉則三先生爲不亡宜以孟昉家世之壽壽孟昉也二曰三先生好行其德如一心二手歲贍諸遠宗比鄰及士之貧者下逮圜土與鬼薪於白下下迄卑田人至今誦之不衰孟昉無前人之入以贏其出施田助亦卷賑獄於其邑郡之獄廬陵之獄歲各有穀彼祥符諸刹司之他所

周急稱是宜以人之壽壽孟昉三曰三先生護生常若不及近則陶菴諸湖池遠及白門孟昉于風雨飄搖之時林一枝湖一勺謹守之如故無忍以網罟至者丹霞築南湖一堤行放生勝業孟昉復樂成之遠近皆等宜以物之壽壽孟昉四曰四方之名流至西昌宴衎歌詠噓雲霞出金石三先生作之於前孟昉無替令聞惟家人產荒落日多輸租稅常露肘而圖書益治焚香探奇益酬伯母楊太君之壽致客千人文成五采宜以風雅之壽壽孟昉五曰三先生見義敢爲急人之急有古俠士風孟昉豪舉遊公卿間不

嘗啜汁而同人利病名敵干城壯氣激發不少阻僨
裁抑之膩止再斂之羨淸流品關入士習賴之宜以
氣誼之壽壽孟昉六曰三先生於禪於律於敎靡不
剏心若手足捍頭目孟昉繼其志邑中如首山等郡
之靑原隆慶等遠如廬山之棲賢如子丹霞無不有
以護念諸方尊宿至此或拈提向上施戒結講期各
修禮敬報恩修藏續佛慧命惟力是視其於白鷺講
學有八厨之望又其儒家者之本務也宜以道德之
壽壽孟昉孟昉其謹受之當知一切衆生本來壽中
無不具有作用莊嚴惟善根輕鮮則願不得發願力

薄則行不决於是惑業苦乘而相障今所爲欲諸菩
薩常住世間以其能作饒益人欲壽望之能壽人者
物欲壽望之能壽物者風雅氣誼道德欲壽望之能
壽風雅氣誼能壽道德者遂以一切壽爲其身與其
家世壽不則貴爲天子亦有時日曷喪之詛作用之
大以莊嚴華藏世界海爲上一切世界爲菩薩行願
所持持之以爲久久之以爲大壽之極非數量所能
盡非有加於本來之外能還其本來而已故曰無總
不別亦無別不總古之至人無一粒米欲養一切無
一縷絲欲衣一切無一毛頭許法欲度一切養盡一

切畢竟無一粒米衣盡一切畢竟無一縷絲度盡一
切畢竟無一毛頭許法此予與孟昉所共有事也予
所以壽孟昉非俗諦也德友而已矣

志不在名實說爲公絢宗兄壽

世之崇有者至於蜚顯名席厚實蓋古今馳騖而不
足矣實之大自粟散而上金輪未始有持實之地名
之久自家俊而上賢聖未始有當名之人夫名無可
當實無可持則崇有者適歸於虛空而所矜爲大知
者皆小知結爲大年者皆小年也惟超識者明其空
以遊于有身居域內而得域外之觀是故不爲名實

之所留礙予嘗以予宗賢昆公絢氏類有道者世多
求之名實之中不可得公絢而公絢曰吾志不在名
實雅癖山水世或求之山水之中亦不可得公絢公
絢其眞有道者耶公絢蓋好遊嘗造泛海之裝問峘
嵋探之眾飄一葉於重溟水天無際覩日所從出旣
自長山趨遼左預平南幕府入燕京益大行上華嶽
浮洞庭復從岱宗涉淮泗度彭蠡扣大庾底定南海
當其窮高極深肆目力於所不可及搜奇發覆披髮
絕叫自謂天下之至樂無與易也比著帷幄功當三
品官不受顧好爲德所至保全善類起瘵殞得於蔡

笳膮角間若有兩部鼓吹奏昇平燕喜之曲而讓善於上成美與人爽然皆有所不屑故世之馳騖於名實者莫能滚滐之然而公絢名在天下則賢豪長者靡不聞實在一身所識窮乏靡不得我所居花石圖史琴歌玩好靡不風雅相擅未嘗出朝市之外滅跡於一丘一壑而不愧於山水之癖者視盃池拳石無異於五嶽畫灰借箸無異於考槃公絢之得妙於遊之道故無待於山水耳夫以山爲山鹿豕所待以水爲水魚鼈所待以朝市爲朝市狗馬之所待也今使無持實之地則不可得而實無當名之人則不可得

而名以不可得而名實者遊於名實如弄影如御風行如說夢如觀畫心知其不然而未嘗不然亦豈有然不然夫名非名實非實而山水豈山水哉是故一切法無可住者而可以遊浮屠氏不三宿桑下人或異之夫桑下即何以三宿爲也浮屠氏視瓊樓玉宇不過桑下視千秋萬歲不過三宿譬如金翅鳥王依於空戲而不據空亦復不爲空之所留礙當其依空而戲使金翅鳥王作空見作不空見作可據不可據見即成異見即爲空之所留礙有道之士遊於德不礙有德遊於功不礙有功遊於言不礙有言一視爲不朽而德功與言皆成留礙故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南之冥靈得一春秋千歲上古之大椿得一春秋萬有六千歲亦非大年也夫以冥靈大椿爲住相則不異蜉蝣以爲冥靈大椿蟪蛄朝菌皆吾所適然遊適然而現焉耳則其所爲春秋窮未來而未始有盡公絢氏之知也即公絢氏之年也夫夫欲爲公絢氏壽亦無踰於此

留世界說爲陸馭之民部初度

人壽與劫爲增減增極於八萬四千歲減極於十歲

小三災續起刀兵七日有情俱盡惟修善持戒者爲諸天鬼神加護同此劫中不嬰此劫難難餘相見悲喜交溢敬愛倍增由此善增人壽漸增至於八萬四千歲或疑爲荒誕不知於吾心一念起處微細觀之果海因源實有其理實有其事然則人壽與劫爲增減不過人心與壽爲短長耳豈有他哉予生僅六十年彷彿三災顧所見聞即耆齔子貪瞋邪見熾然猛利如久歷練者恒抱杞人之憂竊又謂人有一言足以留世界一行足以壞世界今之壞世界多矣世界未遽壞將必有留世界者以此意聞求之得交馭之

陸使君意以爲留世界之人也使君榷關南韶榷關之職課不失額往往以毛舉苛鶩勝任使君獨持以寬大同等有情異等有禮順行有體逆行有度凡同城文武四方商旅之出此者土著之氓與土無不飲其德悟其容予每過韶陽一相對若披霽月挹薰風信以爲今之留世界之一人也我大覺世尊云一切世界爲衆生妄想所結亦爲菩薩願力所持凡欲持世界先識世界種世界以何爲種心爲之種心以無盡爲量無住爲行一切菩薩處已於無盡與物以有餘無別道也大地所以行足也量足以給地地無餘

於是則無以爲行量地以置足足無餘於地則弃無以爲住地有餘於足則行與住皆安心有餘於用則人與已皆得與物以有餘處已於無盡亦無別心也菩薩願力與衆生妄想同一心不同一想以同心運不同之想而各有想所不到之處此之謂世界之種古之至人得之持世界而僥益諸有情如持一火一切人來分其光去熟食除冥一切火無盡而此火未之或盡此之謂有餘夫有餘則長不足則短長卽爲增短卽爲減劫之增減攝於一念之長短則所爲八萬四千歲猶之乎有盡何也此數量之所攝而此心非數量之所能攝若增一劫若減一劫成住壞空八十劫乃至不可說不可說轉劫皆此心數量之所現而此心未之或現此之謂壽是歲壬子春三月值使君攬揆之辰因使君之壽說使君之心因使君之心說使君與一切人之壽若以此世界種歸之留世界之人而不知一切世界人皆具此世界種使君有德以與人成功而不處一若未始留世界而世界亦未始或有者蓋世界之種性如是故也

極樂世界說爲阮安期居士初度

一切世界是衆生妄想所結是諸佛菩薩願力所成

諸佛菩薩願力與衆生妄想一耶異耶在衆生謂之妄想在諸佛菩薩謂之願力在衆生謂之願力在諸佛菩薩謂之妄想也阿彌陀佛大悲憫故以四十八願成就西方極樂世界令諸衆生念佛往生其國蓋用衆生之妄想發其願力卽用諸佛菩薩之願力消其妄想良繇一切衆生皆爲妄想所苦原妄想所從生身心與境而已心本無若以身累故苦身本無苦以境累故苦境元不實身亦非眞心尚無體而於其中枉自囚執佛欲示以一實之道當其迷悶無肯聽者聽亦不知是故以其極樂誘其極苦衣服飲食種

種微妙樓閣園池種種瑰奇蓮華化生身光晃煜飛行自在種種靈潔諸上善人種種尊嚴水鳥樹林百千天樂五根五力七覺八正種種明了使之用欣用厭用取用捨用貪著用攀援妄想全力盡注於往生及其花開見佛悟無生忍則安養娑婆本無淨穢衆生諸佛本無聖凡如夢中渡河作大方便起大勇猛忽然而寤無河可渡無夢可追無方便勇猛可得衆生妄想是諸佛菩薩願力諸佛菩薩願力是諸佛菩薩妄想無處更着一見異見矣凡一切身皆具三身一切土皆具四土以對機故有優有劣若不對機即

無身土可合豈有優劣可分今謂一切教有了義有不了義是亦不然了則不了義教亦了不了則了義教亦不了惟過量之人爲能用欣用厭用取用捨用貪着用攀援皆如夢中渡河方便勇猛了不可得旣無欣厭取捨貪着攀援種種可得又有無欣厭無取捨無貪着無攀援種種不可得耶舍利弗疑釋迦國土穢雜帝釋爲現清淨光明具足平正七寶莊嚴之相猶是對機則我與阿彌陀佛祇是一人一生乃至百千萬億生祇是一念去此西方十萬八千世界祇是一步以幻入幻以空合空非往而往無生說生極

樂世界不曾離我脚跟下不曾出我手掌中便請安期翁如是會取將欣厭取捨貪着攀援一切妄想直向西方打成一片方知今年七十歲五月初二日生日七十歲前七十歲後總不曾移動一日

熱心說爲史器圃四十初度

史君器圃與予相見始在英州即有依然之色後兩過韶陽晤言益親於丹霞一衆深相護念知其爲有才有識者今年四十頎無所表見於世予每歎從古儁邁之流不用於當時不聞於後代如此類者多矣詹子燮公語予器圃故有熱心恨其力不足耳彼所

謂力或有待於時位若熱心即無所待張儀問其妻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夫舌在猶足而况熱心尚在乎人以大雄氏之教流於虛無寂滅判爲冷人不知古今人之熱心莫大雄氏若也大雄氏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大事因緣者佛知見也衆生各各具佛知見而背覺合塵自取流轉長劫無已大雄氏不忍坐觀於是隨機說法爲之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種種方便入塵垂手而薄福衆生猶有如盲如聾者蓋願力無盡衆生業力亦無盡乃以其不可盡之事責之大心菩薩然

後大雄氏之熱心如薪盡火傳與衆生極未來際相結而不可散此亦非作而致其情也夫上至諸佛下至衆生無不同具此熱心特其所用不同展轉而成差別故三毒五欲隨情造業隨業受報此衆生之熱邪也二乘厭喧趨寂耽着若空無我之樂爲三昧酒所醉譬之以妙火珠置之八萬四千由旬金砂之下珠非無火以其不用體自淸冷因謂珠冷無有是處外道以斷滅見竊空不歸八萬劫後塵事儼然還入火聚如以火箭射大空虛弓力愈强空勢極遠旣不見火幷不見箭遂謂是箭無火空不可着箭自然墮

一著於物大地火然遂謂是火有箭此皆不能用熱之病若世所謂大人君子饑溺由己知覺爲人庶幾能用熱矣而法源未徹意地操權欲以後起之理路合最初之覺性終淪虛妄不證解脫謂之不善用熱惟菩薩以此熱心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卽以此熱心開佛知見示佛知見使知此熱心之所從出又知此熱心之所從歸或踞象王或乘師子或衣敝垢或服珍御六度萬行隨處莊嚴時時用此熱心而不爲熱心所用是故下攝衆生之熱心以上合大雄氏上稟大雄氏之熱心以下發諸菩薩則衆生業力雖無盡

而願力與之爲無盡謂之善用其熱夫善用其熱熱心有功而無賞不善用其熱熱心無罪而有累要以各各具此熱心决不可不用不可不長養成就不可不使具一切善巧方便以爲成佛度生之利器則予於器圃之相見眞不待於時位也器圃試思之與予相見依然者此熱心也晤言益親亦此熱心也於丹霞一衆深相護念又此熱心也與予相見此熱心從何而來不與予相見此熱心從何而去去來雖無一向此心必有所用聲色貨利器圃不犯熱邪着定竊空器圃尚無冷病彼饑溺由己知覺爲人所宜有事

而願不見用則徹法源而證解脫爲開示悟入一佛知見之勝流豈非予所祈嚮耶器圃族溧陽史氏熱心之族非溧陽史氏器圃年四十熱心之年非四十御從溧陽史氏器圃年四十中認取此非溧陽史氏年四十者善用其熱心切忌爲熱心所用則智識之殊不容以不辨耳

不結業說爲許母胡孺人初度

世有女子乎曰未嘗有也然則世皆男子乎曰未嘗有也若是卽世間男女子從何而有曰從業而有若達無業則求男子相了不可得況女子相耶一切業

從惑有惑從見有見從緣有能不逐一切緣即能破一切見除一切惑轉一切業業無自性故達無業者不言轉業今未能頓達無業宜先爲不結業以轉其業也云何不結業南海許秀才榮標有母曰胡孺人此不結業者也其不結業奈何許公君扶者蓋五歲而孤庶周出也其繼母曰梁意不能容周以其孤託養于伯氏僅而得全女子之業生于妬以嫡憎庶是爲獨生業庶則怨嫡爲同生業憎其母及其子爲相生業母既憎子子亦怨母爲轉生業子既有婦愛其夫故亦怨其姑延及孫曾爲餘生業母歸于許柔順克敬克盡婦道克相君扶公俾盡子道調適於嫡庶之際各得其歡心於是許氏之門乖者以和危者以安轉生業相生業同生業獨生業求其起處了不可得此母於餘生業中不自結而默相轉者也世間一切業相結則長小則訟獄大則干戈相謀相害相吞相噉男女人畜谷果酬因百劫千生尋伺無已若一人不結業能使多人不復結業業之勢不得復長母蓋以此率其子子以此順其母皆不從世諦往來故其子鬱然有聲諸生間一日睹世相無常棄其所爲諸生躬耕養母母亦曰吾知子以善養不知子以祿

養豈所謂澹泊于利欲脫屣塵壒之外者非耶賈生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皆逐業不捨隨業而受報故嘗論之逐業者如負蝂欋之重行之危力屈而殞如取物泥中入而愈深得而俱陷隨業者如飄風之塵不知其所底如狂瀾倒鯨鯢蝦蟹足脫鰲亡與波俱盡而已歲在丁未母壽滿一甲子許生之友方子大林周子子右謀所以壽而乞予言予曰子往矣壽莫大于不結業如來大慈以衆生不能頓了無業自性于無業性中示有轉業故以三學轉三毒以十善轉十惡使之拔人我刺裂愛憎網漸得輕安然後豁然見吾清淨廣大無相本然之性此性不從緣生豈從緣滅母於不結業義如胎合孫吳者鋒穎過于徧將豈敢沾沾佐以一人敵今乃索之於男女相中世數修短即獲千秋萬歲祇是不解脫命根向解脫人前持獻彼無受處徒爲其所笑予在矣

長安夢說爲盧長華歩參贈別

廿四年前長安道上走馬看花世界遷訛惘然一夢雖道世界遷訛是夢世界不遷訛便不是夢麼莫謊曹秋岳云譬如人做了一箇夢醒了時脫得是箇夢

卻說不得不曾有這箇夢難道做夢的是夢說夢的便不是夢麼廿四年前長安道上長華與澹歸同做一夢正當廿四年海幢寺裏濠畔街頭長華見了澹歸澹歸見了長華長華要說夢裏沒有澹歸也說不得澹歸要說夢裏沒有長華也說不得廿四年後長華不見澹歸澹歸不見長華長華要討夢裏澹歸也討不得澹歸要討夢裏長華也討不得所以長華道我今年已六十你已五十此後料難相見卻請寫出這段相見因緣如日後長長相見難道卽今是相見此後便不相見麼難道此後不相見卽今便是相見

麼若道此後不相見卽今見箇什麼長華見的不是澹歸澹歸見的不是長華長華也不曾見長華澹歸也不曾見澹歸廿四年前廿四年後正當廿四年總不曾相見何以故俱不可得故若道卽今相見此後還不見箇什麼長華不見的是澹歸澹歸不見的是長華長華不見的是長華澹歸不見的是澹歸廿四年前廿四年後正當廿四年總不曾不相見何以故俱不可得故旣俱不可得做夢的不可得說夢的不可得寫夢的也不可得向這裏討箇什麼旣俱不可得也不妨寫得也不妨說得也不妨做得又向這裏討箇什麼旣俱討不得又聽澹歸說箇笑話當初澹歸寓錫常州有一位同年經過不曾相訪便有幾箇旁不憤的出來道他直恁無禮不認澹歸同年澹歸道同年同年他與我同這一年做官不曾與我同這一年做和尚如今點簡將來不來訪的三十棒旁不憤的三十棒澹歸也是三十棒何以故這一隊漢都在那裏認同年未有了日在

大雅說爲丘曙戒別駕贈別

大雅不作蓋已久矣古之所謂得風人之致者不獨以其詩是故垂纓曼胡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士大

夫則以爲不雅固無論求田問舍爭錐刀之末而乞活于梓匠輪輿者然使科第崢嶸仕宦顯達才專八斗學篤五車暖暖姝姝而私自說卽已爲達者所笑矣犯顏攻義奇俠苦節稍見矜心流入血氣何嘗得雅若乃託孤寄命厝天下於磐石之安起黎民於倒懸之際萬世瞻仰若未嘗爲之而未嘗有之此豈俗士所能耶余以歲辛丑交于丘子曙戒見其胷宇閒澹如耳是時從翰林出通守瑞州旣無通守氣亦未始有翰林氣余灑然謂此老殆未易測也俄以齋捧別余海幢因得敘其詩亦不獨以其詩逑還穗城者

海防理賓與諸瑣屑供億之事值遝海巖切揭竿斬木波濤如沸晝夜督治戰艦露宿睥睨間勞苦奔走無不躬親稍宇間仍澹如耳余嘗語曙戒如公雅人深致第點綴班行中亦足使鄙夫寛薄夫敦不必身大用道大行也有道之士喜慍不形寵辱不驚親疎不可世界大矣如無數計香水海而人之量適在升斗之間一滿即溢彼非不知有雅器小故也夫雅即大不雅即小大即雅小即不雅器即小不器即大聖人無己神人無功至人無名豈沾沾于尺長寸短之殊哉金剛般若教菩薩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無我

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四相根本一起于我于無邊身不可見頂相中搏取一微塵許四大執以爲我小矣是故結三業隨七趣最爲不雅乃至六度萬行住色聲香味觸法皆爲着相皆爲不雅即入如來地見有佛可成見有衆生可度亦謂之微細四相謂之所知愚亦爲不雅人皆以不知爲愚而不知所知之爲愚故文殊師利于如來所無端起佛見法見以佛威神力故貶向二鐵圍山與坎井之蛙同其狹劣然則見即小無見即大大雅之宗極于佛學大雅之道極於菩薩稍宇間亦澹如耳無澹如之心不得澹如有澹如之心不得澹如得澹如而見不可得澹如皆不得澹如此其意終當與曙戒共之何以故稍宇間一澹如故時康熙癸卯冬曙戒將還朝余將還丹霞書此爲別

大乘菩薩戒略說爲萬松溪司李贈別

一切戒法大乘菩薩戒爲最上蓋盧舍那佛所說以授千釋迦與一切菩薩已學今學當學同受同持同誦者也此戒不局出家自國王大臣及天龍鬼神等但解法師語皆得受戒其廣大圓通如是亦曰心地法門故其偈曰我是已成佛汝是當成佛常作如是

信戒品已具足良由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諸菩薩能達心地法門即知妄想無根執着亦不久所謂如來智慧德相尚無當法之人當人之法豈復有諸佛衆生種種對治差別耶夫本來成佛即非本來既惑本來即不能無已成當成時節地位正是執着不久之相直爲未達心地法門助發正因作以楔出楔方便故菩薩戒不可不學耳聲聞戒先絕貪菩薩戒先絕瞋瞋能斷衆生歸向之路爲殺業胚胎自利利他第一障礙故十重戒殺生爲首四十八輕戒於殺生業道反覆丁寧不

一而足蓋一切如來智慧德相衆生全體之所荷挾見一切衆生卽見如來彼無敢于殺如來者寧有忍於殺衆生者菩薩見馬牛犬豕爲殷重勸請發菩提心此何等境界何處可生吾瞋何物可容吾殺若是則凡有天下國家者設遇盜賊惡人盡棄其桁楊刀鋸不復用耶曰此又發菩提心之一也菩薩于世間惡衆生欲滅正法害正人因之陷無量物命已亦墮無量刧苦菩薩見已深生憐憫寧代彼墮無量刧苦以救諸能害所害者起慚愧心而斷其命此之謂發菩提心於諸竊權懐利邪見惡業觀其根因可調攝者爲之調攝應折伏者爲之折伏不惜若切剛猛奪其權收其利破其見蕩其業使見者聞者有所畏而不敢爲非漸以納諸正道此之謂發菩提心是故有天下國家者必先發菩提心始可操生殺之柄兵以銷兵刑期無刑若不發菩提心卽修諸善法祇爲有漏之因更集諸不善法終淪衆苦之窟予嘗欲以此義攝世出世間大心男子同入菩薩妙行海中與大地含靈同一發趣同一迴向顧未有稍解者萬子松溪以名進士來李于雄諭然有于張持平之望於宿奸大猾亦不縱捨毋養狠莠賊我嘉禾此祥刑之模

範也頃李官春裁復與予晤言凌江于吾正法有所深信閒及菩薩戒謂此所應有亦非難持予于是不敢以世間待之亦不敢以出世間期之何也菩薩大戒因乘世間出世間而用者應迹隨時植本不異惟以發菩提心爲標準耳所謂發菩提心者知諸佛爲已成之佛我爲當成之佛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於其中間不起二見不起一見以大悲心示現如幻三昧因勢利導使之各得如來智慧德相而後已此之謂淨佛國土成就衆生夫欲成就衆生必不應開其違離授以隔礙故衆生未信諸佛菩薩先信衆生衆生未親近諸佛菩薩先親近衆生順行逆行縱用橫用慈攝威攝久隨暫隨總以瞋爲第一戒此戒無擇類十二類生妄想輪轉詰其由來本是一類故曰六道衆生皆我父母而殺而食卽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於一切有命皆不得殺而於斷一切衆生壽命斷一切佛慧命者復能殺之不疑故可以治刑可以治兵然則菩薩戒者豈塊然無用之物行小不忍之道以媢諸兒女子哉萬子行矣願爲我加行得達心地法門破諸佛衆生一二之見然後稟此寶戒匡濟斯民示有菩薩隨類息苦二尘功德于所所額眞不僅山

澤之癯而已

長者說爲江若海內巡贈別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交譏世之人不儒亦亂法不俠亦犯禁此非文與武之過也予常以人不論文武時不論隱顯道術不論世間出世間皆不可以無俠骨所謂俠者不苟然諾不矜利勢爲人排難釋紛而不市名緩急叩門不以有無存亡爲辭其道始于長者終于長者此眞俠也有劒而俠者授非其人及唐而橫險賊善類上帝乃遣使者盡殲其黨絕其術不傳故夫郭解之徒睚眦殺人卒及

其身蓋天下之賤俠也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客有遺以春秋者達磨嗅之以爲有血腥氣意口誅筆伐殺人無數之徵耶非也春秋之指善善長惡惡短一歸于忠厚和平而止其腥聞於達磨者孔子悲天憫人一腔熱血耳後之小丈夫持一先生之律令吹毛索瘢惟恐不得人之過入人之罪之不深且刻亦天下之賤儒也俠莫大於諸菩薩其弘願所發必取一切衆生盡度之使出苦海入解脫門遊于大自在之域不果所願不取滅度其忘身爲人有非二乘所能測者而況凡愚俠劣無識本所不見本所不聞然亦秖

此一副俠骨豈有他哉俠好施諸菩薩亦好施俠濟物諸菩薩亦濟物始於長者終于長者俠以此長者成就世間法諸菩薩以此長者成就出世間法俠用分別諸菩薩用平等俠現業力諸菩薩現道力俠續世壽命諸菩薩續佛慧命有不同耳其俠固無異也予得交於江公若海一見知爲長者屢見益親予與公相見以佛法不一及世諦予方營丹霞道場公所孳孳造像建寺供僧自助勸人助不遺餘力亦不一及世諦然予觀公爲人一言一動始于長者終于長者公爲今督府所信任其所往來粵中文武一一爲

通上下之情排難釋紛取各得其歡心以無敗乃事其於人緩急時呼輙應未嘗以辭色拒人又好匿人之短而表其長終不效諸齷齪刻深次骨使求一出路不可得故予於世出世間許公爲俠士爲長者蓋具有菩薩種子菩薩習氣此種子習氣非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而種善根已也公年踰耳順謝督府北歸優游林泉含飴弄孫此自公壽考福澤不假予言予與公言終不一及世諦願公宴坐之餘觀此菩薩種子菩薩習氣從何處來得如此善巧方便有異於一切人者且置卽如饑而食倦而眠喜怒哀樂境

至卽覺意到卽行無異於一切人若又從何處來一旦得見其所從來之處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亘古亘今終無一物始知公與予佛法相見與一切人世法相見亦了無二物須達多長者創祇桓精舍維摩詰長者談不二法門裴柏長者著華嚴合論彼亦不多此亦不少但埋沒此一副俠骨不得耳趙清獻常自題其眞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郎復注云切忌錯認趙閱道有陷虎之機若海亦有屠龍之手且勿換卻眼睛一枝筆便是儒一口劍便是俠一箇指頭便是菩薩澄歸亦注云切忌錯認亦勿換卻眼睛便請領取臨岐一句長途珍重仰寄箇到家消息達慰山中也

處陸說爲張紫巖金吾贈別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然則小仁小義果無當於道也他日貸粟監河侯則謂涸轍之鮒得升斗之水活耳豈蘄西江若是小仁小義無當於道亦有濟於事也天下之理豈有定耶身在江湖可以忘江湖身在涸轍不可以忘涸轍今使處陸而無相呴相濡之事亦非魚

之情魚之情無升斗不能忘懷於升斗有江湖或有遺憾於江湖盡大地求一相忘之魚不可得身在涸轍者不忘激水之樂身在江湖者頓忘處陸之憂旣忘所處之江湖并忘所見之涸轍盡江湖求一不相忘之魚亦不可得於是責江湖之魚曰汝不乏升斗何惜呴濡江湖之魚曰我非同處於陸者使我而能爲相呴相濡之事則我已失其江湖矣繇此觀之魚相與處於陸不處於陸其勢固不可得而相與也又何相呴相濡之有夫至於相呴相濡祇一處陸之魚則豈徒無當於道亦未始有濟於事也紫巖觀此可不掀髯一笑耶

飛將軍說送諸葛太守赴桂林

李廣守右北平號爲飛將軍千世而下聞其風者皆能發跳盪無前之氣世之人率求之垂纓曼胡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者不知一切人中無不有飛將軍所謂飛將軍者一事當前見其勢如是時如是理如是起而爲之無復有毫髮顧瞻牽繫其胸次處如女子距若脫兎惟明與果文學政事伎藝工巧不得此飛將軍闒然而不成成亦闒然不足以快人予嘗以此意陰求之士大夫得交於今桂林太守諸葛公鑄

九卯其流也鑄九年未弱冠値八閩之變尊公士年
先生抗節蹈海鑄九侍行出沒風濤間遇兵遇盜蛟
螭摩蝎之魚休倘島夷之國幾以身殉者計十二次
僅而得生及其微波不揚水天無際星月交羅四望
渺然坐柁樓吟詩擊劍嘯歌自若又以爲至樂將終
其身無可與易者時士年先生有太夫人在堂絕裾
則子心不忍投贄則臣義不安遷延兩可有大索之
舉使垂白之親魂驚體辱又智士所不出也於是鑄
九先歸凡所綢繆牖戶周旋於文武吏士各得其歡
心脂膏滫瀡於大母無不熨貼士年先生迺得以方

外服居袁閣上室中謝絕交遊恪行溫凊定省之禮
以兩全忠孝抑亦鑄九之作略也鑄九赴選曹得郡
丞士年先生復引義以讓之鑄九謝罪不置辭既而
有盜酋葛氏松楸毀及杯土卒以鑄九形格勢禁而
海上間發當途多忌戕鬼張弧亦以鑄九冰解凍釋
鑄九陽居其過陰避其功驅車至端州閱四載事上
接下勞無所惜怨無所辭貧病無所悔盤根錯節一
以委之屏不逆刃而解間以其餘跌宕丘壑與衲衣
野客談空析有亦沛然發瑕予夜嘗曰爲文吏中飛
將軍桂林江山明秀風俗簡樸稱爲易治自會城數

十里外苗猺雜居喜爲剽右有沈將軍善鵰則不費
斗糧不折寸兵密得其渠魁出入蹤跡晝卽晝獲夜
卽夜獲巢卽巢獲野卽野獲渠爲所獲而不知渠之
黨失渠而不知惟震懾大哭不敢出一步鵰之爲物
方欲攫則飛而上盤旋於空極目不見俯視所欲攫
者刷翅下搏而去鳥獸駭散亦不知其所從來所從
去故鵰者鳥之飛將軍也爲治之道不出於鵰齊威
王三年飲酒好內一旦起烹阿大夫封卽墨大夫此
君王之鵰也盧扁治人視其病所在或攻或剔或以
一藥取之不傷本臟不及餘臟此醫之鵰也鵰之妙

不出於明與果勢如是時如是理如是爲之如是無
疑無畏非之無所顧當其跳盪無前亦各有其至樂
爲文如南華戰國策爲政如張京兆郭通泉講學如
張子韶楊慈湖談宗如德山臨濟聞其風者類皆獨
往獨來於天壤之間無一物足以牽其盼睞鑄九於
此忍俊不禁豈特治一桂林界時提衡萬里爲士大
夫建旗鼓黄髮皤然有衲衣野客拍手呼飛將軍者
三鑄九坐堂皇亦三應攜手而歸歸士年先生君家
十里駒益少且壯視若毛孔中吞重溟者八九非異
人任勢有變時有變理有變惟明與果歷千萬變而

木之有變亦惟七年先生之所用之耳

杭之人說贈趙叔文憲副

壬子秋予客於仙城仙城古龍藏精舍憲副叔文趙使君儼然造焉仙城之人驚相語以爲屈憲司以顧方外未曾有也予亦數年不見此事矣坐定使君修鄉黨之敬具言所以問予之風者予蹙然不敢當方使君未至粵東予見諸往來道使君行誼甚悉蓋其剸犀之器斷月之鑑斬絲之斷釋冰之和於政事無不各中窾會故其令永安擢永衡陽直變革之際兵縱民橫武失之暴文失之柔使君調之如鼓琴瑟經略洪公剛可當一面而監司之擢以不能媚赤衣諸郎格未幾入滇平西王復奇使君才委之以關中之重軍食無乏民力亦舒於是民於粵東者聞使君至皆額手相慶也使君下車問民疾苦欲大加振恤遂遭內艱民失望使君所轄地夙稱盜藪本於吏貪猾而賦斂日繁當弊群吏時以意上下使君面與爭謂縱豺狼不問問狐狸公正者所宜發憤以是忤同列不顧使君與余皆杭人杭之人遇事輒發胸無留怒然輕一發以博人之留怒往往取禍性既如是不可猝禁予一生多難坐是使君笑各指其口因語予吾剛公

之風多得之家駿求予於崇禎辛巳官臨清駿求翁分司傳廠予負氣時有所抵牾駿求不之較及駿求出守南寧聲問阻隔予間關走端州方上封事擊陳郍邦傳宮朝大駭當是時駿求以少司馬掌南濤兵素不直邦傳所爲治兵相攻人謂金道隱之筆爲駿求之刀各負氣遞相應然予兩人未嘗相期也粵東西交喪予爲僧已二十餘臘駿求猶魯靈光無恙自滇中同使君下漢陽且屬使君問予近狀予亦因使君得駿求近狀嗚呼此皆負氣必死之流皆得自存而曩之相尋於寇仇者已化爲斷燐飛灰久不可問矣然則天下豈有能殺人之人豈有爲人所殺之人耶天下之禍福要不可逃人之瑕瑜亦不相掩遇事輒發者瑕也胸無留怒者瑜也使人有留怒於胸中則遇事必不輕發然則以其不留之瑜成輕發之瑕亦以輕發之瑕成不留之瑜予未知瑕瑜之是非又安在也若禍福果不可逃天下之爲君子者樂得而自遂予因使君一笑各指其口并寄問駿求其舌尚在請舉杭之風以被諸十五國則十五國之風不皆正歟雖然世且大笑以是禿頭沙門喜爲蕩軼無檢制之言汝一生多難寧不坐是是惟十五國之風不

能靡然從杭之風故使杭人得私有其風揭蘇端明夢中湖上之榜若杭之風早被於十五國則此禿頭沙門未禿頭時不致多難如是亦使後之人各行金沙正道無復高下邪曲之徑如慈氏世界今猶未也即移風易俗之任當有所歸此固使君之事當軸而用人者之責矣

磁石海說爲董蒼水孝廉贈

雲間董子蒼水客珠江予亦至海幢相見歡甚因得盡讀其艷雪堂遊草其天分如李翰林而人力如杜工部宜其詞場獨擅也雖然山水之樂友朋之樂狂

吟縱飲之樂常得之遊而窮途之若時復相稱古今才人往往若是倘所謂命者非耶夫磁石吸鐵不吸金玉非憎金玉而愛鐵也非有造物者抑勒之使吸鐵而不敢吸金玉也才者吸窮鐵之磁石也山水友朋狂吟縱飲窮鐵之聚也金玉竝陳乎前而不受吸金玉非憎磁石鐵亦非愛磁石也忽然相直不知其然而相赴若不可奈何而安之爲命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大瀛海中有純磁石爲底者其造舟也不以釘適有大舶土載滿中七寶悞用一釘爲其所吸此磁石海不免貧兒暴富久之舟爛寶散無一物

爲磁石海所有其所有者惟此舟中窮鐵釘耳遊道中或有吸着寶舟時以畢竟窮磁石吸究竟窮鐵釘無以異此予故老於窮者因書此綴遊草後艷雪堂遊草即磁石海夜深桐葉飄冷雨空廊無人塔鈴語是磁石海中窮主人浮湘十二友磁石海中窮家具江都相長沙傳永州司馬黃州團練副使磁石海中窮客小孤山道士洑浯溪汨羅石鍾鈷鉧諸勝磁石海中窮景此說即磁石海中窮鐵釘忽然相直不知其然而相赴亦自有不可奈何處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才學即富貴說贈繆湑璘文學

以富貴與才學滿置之四達之衢恣人之所取之有取富貴者有取才學者其兼取者千萬人中或一見焉其不能取一者皆是也于是世之人以富貴與才學常不同途舉爲造物者之罪不知其所自取者也問冢與生孰往或曰冢往何以知之見生者冢去未見冢者生來也問富貴與才學孰重或曰富貴重何以知之有富貴者不以無才學爲恥有才學者則以無富貴爲恨也悲夫人不幸而有才學才學不幸而爲人所有不爲人所有人不之思爲人所有人不之

愛豈惟不愛而已又怨詛不自聊指爲失富貴之由而人生大不祥之具然則汝奚不取富貴曰不能吾自主蓋有造物者存造物之罪至於今無以自解予昔乞食端州大風爲災有詩琴川繆子淸璘和之予驚爲異人從此相見因得其所著述甚夥然且不遇於世將以窮自老予亦有造物者與淸璘才學不與淸璘富貴之疑旣思之造物者於人等視一子取富貴者富貴卽其才學取才學者才學卽其富貴未始有殊今使書生彎弓躍馬振擢不敢控縱而武人曰吾無奈此若竹鎗不啻千鈞然則武人以大羽箭爲

筆墨而文人以管城子爲刀斧皆可以相安而不相羨今富貴者不貪才學而才學者乃貪富貴富貴者以富貴爲親友而才學者以才學爲寃害富貴者有安於分內之樂而才學者有馳於分外之憂此固人心有不平耳豈造物者之不平耶且夫富貴之人稱詩書論今古如聾如瞶低頭塞嘿此亦天下之至窮也才學者風雲出其呼吸珠玉落於毫楮予奪榮辱傳之千世此亦天下之至通也享天下之至通而自以爲至窮則逐臭之習猶附麗於海濱慕羊之羶交肱騖於蟻垤仰才學必將背而去之然後以其怨尤之毒與衆相抱旣有不取才學之心而亦無取富貴之手雖在四達之衢摩肩躡足擠排頓躓終不能攫取其一以自立皆此類之報因耳予故爲淸璘賀富貴而幷爲淸璘申謝於造物者造物者亦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夫欲識淸璘之才盍不取淸璘之著述一觀之乎

徐忍仙字說

二玉徐子易其字曰忍仙而請澹歸爲之說澹歸曰世間法之所爲忍者將飛而伏將搏而縮屈身伺隙以雪怨毒蓋有所不能忍忍以爲權吾佛世尊以忍

爲實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相往五百世號忍辱仙人爲歌利王節節支解心無瞋恨下士聞之狂而不信其信者曰是佛所能吾不能且吾終不忍爲豎子所侮使世目我爲非丈夫夫世之談報復其濟與否皆不可知然以有我故與物爲對彼爲毒蛇吾亦爲毒蛇彼爲猛獸吾亦爲猛獸夫事之濟與否旣不可知而奉其身爲毒蛇猛獸是未害人而先自害也有愚人聞佛敎守大慈故來罵佛佛嘿然不應罵已問曰汝以禮從人其人不受實理奚如曰持歸今子罵我我亦不受子自持歸禍子身矣夫不與彼爲對

彼亦不得覔我而對之福德常在此而害氣亟殃反在於彼此理之必然者且使世之相爲寇讐者各具道眼見其三惡熾然欲來加我雖覥然人面哉而已化爲毒蛇猛獸又豈待我之報復乎提婆達多世世害佛佛猶且印其得道使世之相爲寇讐者歡然共處爲吾谷鷗如神堯稱臣突厥而頡利一旦奉觴起舞於太宗之殿上寧不快意然則世間法之所謂忍者其自害如彼出世間法之所謂忍者其自利如此有我者宜何從焉二上且將深求無我之法則斯說也又不足當其一映矣

愧菴說爲詹燮公刺史贈

或問於甘蔗生詹先生燮公天下長者其所爲無闕而自號愧菴何哉甘蔗生曰渠是天下長者自合號作愧菴若不號作愧菴便不是天下長者我嘗見世間人有些子長處便沾沾自喜矜詡不休鎮日簡點張家長李家短甚至攘人之功致人之罪自以爲蓋世無雙旁人覷之代其慚愧都不自知免不得折了福減了壽甚至墮了三惡道只爲天資刻薄養成習氣自家要占得地步高了不能放下便生出許多嫉妬障礙掩飾粧點爭奪誣妄陷害不善之事長夜與

虧哀救不得所以佛教諸比丘慚愧爲上服慚愧之人能不破戒慚愧之人能不懈怠慚愧之人常生智慧慚愧之人喜離慣鬧慚愧之人柔和不諍慚愧之人克己能捨慚愧之人包荒一切慚愧之人心無執恡慚愧之人得人愛敬慚愧之人速獲解脫人能舉心動念時時簡點自己更無工夫簡點別人曹谿六祖亦云我只見自己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又云常見自己過與道即相當諸佛諸祖法門總不消說玄說妙但持一箇愧字即得無量三昧若是儒家又不待言當初孔夫子是箇大聖人開口便道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有等秀才爭一口氣夫子大聖人豈有未能的道理也祇是箇謙詞而已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爲什麼不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爲什麼不謙朞月而可三年有成他爲什麼不謙筆削任我知罪無人他爲什麼不謙豈不聞孔子少孤到母死合葬之時未曉防墓所在終天之痛如何得了棲棲歷聘無主可投做了一場司寇落得以微罪行平治之懷如何得了他爲令兄嫁箇女兒便算了同氣未了之緣聚順之望如何得了撇

環列國日在客途祇有別人做地主周旋他他何嘗周旋得所識窮乏之士愛養之類如何得了四箇未能千真萬真千愧萬愧更不損了孔子的聲價越見得聖人的樸實何消諱得且這箇只是際遇上的卻自家實實做差了一兩件事但能慚愧改往修來聖賢元是簇新罪過本無照舊所以孔子又道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世間人心麤手滑貢高我慢醉生夢死於習俗流轉之中全身在過裏不曾暫時警覺便有幾箇暫時警覺的人不是偷心遮蓋卻又懶散丟開且看孔子下箇訟字極有手腳作

過的是這箇人見過的也就是這箇人他便一箇分作兩箇三四五箇打一場開交不得的官司自己做原告自己做被告自己做干證自己做官自己審問自己招承自己呵責自己處分沒晝沒夜不許休息直教這箇被告沒有轉身吐氣處鬧着箇過字如赴湯蹈火魄散魂飛方纔有箇一斷永斷的消息所以中人以上只消一箇愧字中人以下更添一箇懼字若不自家顯箇慣打官司的辣手這些家親劫賊外邊未入裏邊先出今日未散明日又結來來往往有甚了期似恁麼看來修心向上之流不論世出世間

但入這愧字門便可入一切智門入一切行門入一切吉祥具足之門樊公是天下長者所以自號愧菴天下人不識得愧菴空拋卻自家長者即今甘蔗生料理丹霞道場未就也要借樊公愧菴以爲傢甘進門也愧出門也愧升堂也愧入室也愧仰也愧俯也愧行也愧立也愧坐也愧臥也愧穿衣喫飯痾屎送屎無有一些不愧十方如來總向這愧菴裏坐寶王刹轉大法輪丹霞道場又在什麼處成就動着便低頭一下逢人只見面皮紅

一拍說

予友泯公字六如予爲更字曰一拍蓋取古德一拍雙泯之語也字者出於名者也其義必相麗故一舉字而名見舉一拍而雙泯見雙泯則無可見其可見者一拍而已一切法皆雙泯是惟無拍有一拍則必雙泯是故拍拍皆雙泯無一拍而不雙泯者法如是故也聖亦雙泯凡亦雙泯動亦雙泯靜亦雙泯德山棒臨濟喝雪峰輥毬道吾舞笏踈山弄木蛇三玄三要五位四禁十法界九十七圓相十二分教千七百則公案雲駛月運舟行岸移街頭市底渴飲饑餐鴉鳴鵲噪無一時一事一物而非雙泯者然而佛與衆

生常有合有不合何也其用拍妷也夫用拍者一而
已一念纔起便成兩拍兩拍既成則泯者雙不泯者
一一既不泯雙亦不泯而種種顛倒於是起矣古之
至人拍拍皆一當其用拍無用拍者如水上波波波
皆斷而無斷相當其不斷亦無續相彼不知此此不
知彼前不到後後不到前千拍萬拍皆是一拍當其
一拍無見一者一拍不見豈見雙泯然則舉一拍而
雙泯可不言今不得已而言雙泯又以難一拍也予
嘗與周七和尚論撲矣周七曰短打之妙綿彰第一
綿彰短打解數最多善學者先得其重手而後可與

盡短打之妙重手者不待第二手一拳一脚一掌一
指如擊石火如閃電光如兎起鶻落如刀過不帶血
稍有顧盼擬議稍有有餘不盡之力便成滲漏便將
自巳性命送與別人此一拍之訣也嗟乎一切法無
不明妙無不現成合則雙泯不合亦雙泯然用拍妷
則合與不合遂姝在能重手與不能重手耳泯公得
吾說而行之試向自巳下一重手斷御命根命根斷
後拍拍皆一無固無必不疾不徐拍不合拍拍不住
拍拍不承拍拍不當拍拍是一一一是拍盡大地
人不敢觸着這箇泯字則澹歸亦拜下風矣

一切字義相麗說

予爲字說曰字者出於名者也字之義必與名相麗
一舉字而名見矣亦有字與名不相麗者乎一切義
無不相麗者予幼名埈試童子不入彀翁先生爲續
名而忘其名遂名曰堡是歲補弟子員或字曰子固
予偶見誦普門品勿復唐捐自字曰唐捐友人爭之
唐亡也捐棄也是不祥之至也且而名爲山城之小
者貴守而賤失此其義不相麗矣予曰自古無不破
之家不亡之國此義不獨與堡麗其於金城金甌無
不相麗也既而字道隱友人復詰之予曰孔子不云

乎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
以爲固爲固而不遺于山城之小者道之隱不益甚
耶友人詆其僻然不至於唐捐之不祥也乃復字曰
衛公友人曰甚善此其義相麗矣予笑曰衛驢之別
名也奚其麗雖然山城之小者不足以容馬其亦麗
於驢也夫因爲之絕倒世之罵僧者必曰禿驢自予
數易字而皆與其義相麗亦與予終身行徑相麗予
以知天下無不相麗之字也

大秀才說爲趙岸先贈

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巳任後來做到參

知政事不曾滿得做秀才的心量何也先天下之憂而憂獨憂未解後天下之樂而樂同樂未酬此豈但做到叅知政事不曾滿得秀才的心量即使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亦不曾滿得秀才的心量因甚做秀才直做得如許大只爲這箇心量便是堯舜猶病的心量禹稷饑溺由己的心量文王視民如傷的心量孔子栖栖歷聘纍纍然如喪家之狗的心量觀世音菩薩見三十二應施衆生十四無畏的心量地藏王菩薩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的心量藥師如來十二大願阿彌陀如來四十八願接引一切衆

生生其國土的心量然則從古以來帝王卿相乃至世出世間諸大導師希聖希天成佛成祖總不曾滿得做秀才的心量古人做秀才如許大因甚如今秀才卻小了只爲他念三字經時便錯了念頭他祇要科名速就官品速陞田連阡陌財積丘山賓從如雲妻兒似玉窮奢極欲勢焰熏天不管天下之憂但顧一身之樂博得一身之樂釀成天下之憂惡業旣深果報不爽直饒做到三台八座到頭來求爲螻蟻而不可得所以秀才本大因人而小秀才本小因人而大大小在人不在地位大小亦不在人祇在最初一

念公私義利之間趙子岸先以少年美才初遊泮水其尊人太守公思有以勉之因爲作大秀才說我嘗罵世間爛秀才沒用乃至爛秀才出了家亦沒有一些用處這些秀才箇箇怪我我道我便是第一箇沒用的爛秀才但願你怪我去做一箇有用的秀才只如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後來做到叅知政事也不曾滿得做秀才的心量如許一箇大秀才我搭上戒衣禮他三拜是你自家做小了連秀才也帶累小了不干我事你要做得大麼不自私是大不自利是大不鑽故紙作兩腳書廚暖暖姝姝而

自喜說是大不隨流俗轉移是大不受得失利害死生之所變是大不圖目前苟且結局是大不因人世危險掣肘難行而生退屈是大不疑自己不能到聖賢地位是大不疑天下人都做得聖賢只待我一時成就是大或謂詹歸且自愛說大話何不說些時文要訣教他秀才掇取科第若論科第是渠本有一切文行皆從心出此心若不爲五欲蓋纏之所汨溺譬如堂上人分付堂下人氣象嚴嚴說話自然明明朗朗若是堂下人聽人差遣不得自由便有許多囁嚅趑趄光景所以道淸明在躬氣志如神到得這箇地

步卽與古聖賢同一心思同一手眼同一口舌無理不透無事不徹天下文章孰大于是

師說贈朱藕男之羊城

古之師貴今之師賤古之師少今之師多古之師人之所求今之師求人師至於求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世有爲市者我登人之門不如人登我之門人登我之門則權在我我登人之門則權在人權在人不得不減賈以求售夫市豈不欲善賈哉無如登門而減賈者之多也則坐而索善賈者之必爲滯貨也然則相率而登人之門亦有所不得已也朱君藕男

吉安之文人能爲人師而不能不登人之門猶邂逅澹歸謂其言足以增賈悲夫澹歸操一鉢登人之門乞其餘不足顧而之他蓋天下之賤僧也師之賈旣不幸而賤又使賤僧居其閒是兩賤也物有兩賤而足以增賈者無之然則棄我之賤以減師之賤可乎悲夫世之師法仲尼仲尼之徒旣已如是出世之師法釋迦文今所號爲師家坐曲盝牀倒皆登人之門蜩螗狗苟以求爲人師出世之師賤曰曲盝牀甚賈世之師賤曰皐比甚貴以一賤傳一貴登門而減賈其誰曰不可吾故登人之門而不求爲人師其賤眞賤雖然猶有貴師者存

止卽無任說爲滕樞部梅美贈別

人各有所從來其有所從來者因也因卽無所從來其無所從來者非因也非因能爲因有所從來不異於無所從來是故見性之士示幻於因中隨時隨事隨化而止於無所任予以甲寅冬暫至凌江邂逅梅美滕使君時由儋州守擢樞曹蓋赴召云使君起家卽爲親民之官所至皆有惠政不牟利不市名以慈心直道交於上下使之各得其平而止耳於其身無所私焉予向得聞於沈文昌詹山今與一見卽心許

一言無不傾盡表裏洞然無所崖異而一歸於正此故救時之才之選予以爲使君必有所從來也從來之叁一正一依正者爲身依者爲家世人之身與其家世同因則生異因則不生使君之先錦衣世秩其大父孝廉公十九而夭尊人大將軍佩玉公遺腹子也性嚴正視比鎭撫司事廉平不阿禁戢諸緹騎之生事者當黃公石齋下獄時以給藉草餽𩜾饘失要路指出總戎登萊値大變棄官隱海上逮十年白下有營召入見出止僧寺一宿無疾端坐而逝其所宿室布金於二十年前曰吾他年當歸於此至是人益

歎異詞總戎公能前知總戎公初生其大母彷彿見老僧入戶此其所從來也世尊言人生有二十難其一曰生菩薩家滕氏世行其德敬信三寶孝廉公以獨子早歿老僧來延其似續依於菩薩家其來正故其去正使君之依亦在菩薩家覩於總戎公之所從來而決耳覩使君之所依其正亦可決耳使君出就外傳授大學一章甫得句至知止欣然若有所會心曰我知之矣師詰其故對曰如某至學堂必揖揖可不止耶讀書則嬉戲止嬉戲則讀書止子語使君君來處故自異一切事與理不出童子所見從此見知

止即從此見無住亦如讀書則嬉戲止嬉戲止即不住嬉戲嬉戲則讀書止讀書止即不住讀書無止即住無所住即止人知止之爲住而不知無所住之爲止也今夫一念中全具三世念念無住欲住現在則現在不留欲住過去則過去已去欲住未來則未來未至生老病死窮通毀譽剎那遷流於了不可得中而執住以爲止不能即止以知無住滔滔之流貌若顛倒溺喪而不歸可不謂大哀歟使君於童子時見此大意故其律身治家居官皆有真素解脫之風少所繫戀亦不事棄絕子於此見使君之所從來之正也凡有所從來者使君一生之因無所從來者使君能爲此一生之因故曰非因能爲因有所從來者即無所從來無所從來即正有所從來即依依不異正正不同依非因則同是因則異如使君於總戎公非同非異言異則依言同則正言正亦異言依亦同見性之士示幻於因中而不見其所從來無住爲止不更言止於是時使君出嶺子還山不更言別使君自此遠矣

子方有公事說爲朱肇修明府敘詩

崔斯立丞藍田日哦松閒吝至則曰子方有公事子

姑去韓退之寫其牢落無事之態如此舵石曰此不特無事亦已無人其至於斯立之前斯立不知曰爲何許物既無以御之則御之以公事以爲非公事故不足以御之天下紛紛皆此等耳南宮朱子肇修丞曲江取以自況又以爲欲如斯立哦松閒且不可得而得之於馬上舟中偪側送迎之際斯立以吟哦爲公事肇修以公事爲吟哦若有不相及之歎舵石曰斯立猶有有人有事之見肇修并無無人無事之見肇修定力故自勝德量亦自勝也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論斷甚高然生當戰國其稱述多出於說

士所傳聞客有未確世豈有居心不厚而可稱爲聖人者伯夷諫武王惟恐其類於不仁不孝皆發自深愛其意不獨在紂卽下視鄉人無不宜聖宜賢忽如墜於塗炭待之甚重憫之甚切故責之不忍輕就之不忍遽不相爲浼爾我同然人卽橫逆至無行詛暫如袒裼裸裎而已一旦修潔而襲冠裳豈惟不能浼我卽求其自浼者了不可得其忍去之故柳下歿而謚曰惠孔子以不念舊惡獨許伯夷之仁予未肯爲孟子左袒也肇修以公事爲吟哦蓋隨人隨地隨時無一足芥蔕其胸次彼斯立者不能忘情於人事則

有事有人吟哦便廢謂之無人無事且不可況欲幷無人無事之見而無之如肇修耶肇修故以方有名詩秘其識度退託於斯立之吟哦譬如阮嗣宗出其白眼人見爲至豪而司馬昭目爲至愼肇修居官廉愛絕俗士民戴之其所爲詩具足風雅間有磊砢一歸蘊藉至論古作者嚴而有法知其非偏側孤憤欲處於傲吏以自傳者吉甫作頌穆如淸風悉見端於是予不能不爲肇修一發其覆矣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理 古習 編

說部

宗門不必開戒說

夫宗門開戒有兩不可何也宗門者如來法中最尊最貴最為第一如君中天子臣中宰相坐而論道垂衣裳而天下治其不可以侵百官有司之職明矣戒之設蓋猶治道之禮與刑耳宗伯司寇掌之今使天子不居明堂宰相不登黃閣而處於六卿之廳事則豈不為失體矣乎達磨未來此土律法義學淨土諸方便皆已盛行矣泛重溟而至面壁九年惟以教外別傳付囑慧可其後南嶽青原以迨五宗大善知識皆未嘗有戒壇法語此豈有不能耶道固有所不可也趙州未具戒南泉不為授具戒高沙彌未具戒藥山不為授具戒石室未具戒長髭亦不為授戒夫以丹霞之髮用石頭之刀師資相契掩耳而出亦何嘗襲律家之儀文人人而說之以自處於得戒和尚之列哉管子霸者之佐也桓公舉國而聽之乃進隰朋賓須無王子城父等各任以政而曰君欲治國安民

則此數子者具矣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欲進數子以為夷吾則數子不能抑夷吾以為數子夷吾必有所不肯何也其所自負者大則其所以自待固不得小也嗚呼曾謂宗門法王而霸者之佐之不若乎然而今之為之者又自有說曰禪者之流已入於撥無因果矣我將以戒法救之此倒置之言也夫禪者之流入於撥無因果也蓋自宗門說戒始也古之人宗自宗律自律不相侵也初出家者為沙彌戒年滿二十受比丘戒皆趨於律師師為之教曰如是則許如是則遮如是則輕如是則重如是則持如是則犯如是則生人天如是則墮惡道不惟言之而已率其徒居其所而奉行之其中下者既信且畏足以改過而遷善矣具大根器者知有向上全提之事始至于宗門則凡至於宗門者皆律家之第一流也非然則經論家之第一流也顧安得有撥無因果之懼乎若夫宗門說戒而名實始亂矣夫無凡無聖無古無今無觸無淨無犯無持煩惱即菩提無明即實性貪嗔癡即戒定慧此宗門之常談也人自驅烏而入精舍即稔聞之及其受戒而登壇者又宗師也宗師之所舉揚既非中下根人之所能測而其阿闍黎等亦皆

喜言玄妙不屑屑於布巾之間大抵八日而三壇完戒矣爲師者曰汝當盡形壽奉持爲戒子者亦曰我當盡形壽奉持相視而皆知其不必奉持也則是具文也空言也排塲脚色也夫舉戒相而視爲具文爲空言爲排塲脚色又何怪其撥無因果也哉蓋根性既雜而名實又不相符故當其受戒之時已爲一切人下一輕戒種子矣然則宗門開戒既以自輕復使人輕戒此兩不可也愚嘗爲之說曰凡爲宗師者於一切學人時應受戒皆令赴律師所曰汝等願習毘尼者足爲世間福田出世間梯航應終身依止其願咨決心要者來此餘欲習經論有講師在欲生西方有淨土師在此間惟以本分事接人而已矣此不易之道也或曰有未受戒而願咨決心要者奈何曰趙州石室未嘗不往律家受戒固不礙其咨決心要也高沙彌不復受戒丹霞掩耳之後應不稟具戒豈不得爲破結使比丘耶夫格外之人千萬人而一遇不可以爲例也若夫以宗師而爲戒師則是以格外之人而學爲例者也

宗門不必開戒說二

戊戌仲冬偶舉宗門不必開戒及講經念佛之說雷

峰老人垂示曰宗門下人可不講經可不念佛獨不可無戒此世尊臨入涅槃時切切遺詔後世尊重波羅提木义如佛在日況今時藉口宗門恣行麤獷流弊乃有不止於破威儀者若論救時則尤爲喫緊不如講經謂同於義學念佛謂鄰於方便也此固今釋前論之所已及者請得而再論之夫謂宗門不必開戒者不特尊重宗門亦所以尊重波羅提木义也若欲以律救宗因而開戒不特輕宗門亦所以輕波羅提木义也且使今之諸方皆不開戒以至於宗門流弊則吾之開戒始可謂之救時耳今諸方無有不開戒者何以流弊滋甚是宗門流弊不因於不開戒也宗門流弊既不因於不開戒則救宗門之流弊其不在於開戒亦明矣且宗門何弊之有哉其所以有弊者道眼不明付授過濫以一盲引衆盲遂至墮坑落塹耳則欲救宗門之弊者當以宗門救之不當假手於開戒也若欲假手於開戒則講經念佛者何嘗不曰宗門下人脚跟多不點地他時後日大有事在不如弘一經一論把本修行又不如求生西方得不退轉此皆足以救宗門之流弊又何必是此而非彼乎如以爲講經念佛皆不足以救宗門之流弊而必出

於開戒則是道眼之明不明皆以律爲根本卽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世尊付囑優波離而足矣安用大迦葉爲乎夫道眼不明此宗門流弊之本也以道眼不明而恣行麤獷此宗門流弊之末也今欲救之不求之本而求之末一舉而歸之於戒使律家得以操宗門之重輕亦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矣且世尊遺詔亦自迦葉結集與毘奈耶藏四世同傳至優波毱多之後律部便已單行及於此方元末明初禪律教寺不相紊亂豈可謂西天五祖而下東土達磨以來皆是背違世尊之遺詔者夫以諸祖之眼目行履

寧不同於諸佛勝於今之諸方然聽其分而不强求其合者以爲分之則俱重合之則俱輕故其勢不得不出於此也原夫洞上一宗稱壽昌崛起而博山戒源出自峰頂峰頂出自雲棲則壽昌固未嘗傳戒也博山之所以傳戒者博山爲峰頂座元其後出世拈香實歸壽昌峰頂嘖有煩言博山貽往解之曰吾大法得自壽昌不敢昧心至於戒法當傳峰頂故博山傳宗傳戒凡有二派繇此觀之傳博山之宗者不必說博山之戒傳博山之戒者不必冒博山之宗今有傳宗而說戒者則宜有說戒而冒宗者矣天童之初

說戒也不立二師七僧三昧律師力言之且曰是佛之遺式也豈可以意爲增減於是天童始遵用戒壇之儀夫不持比丘之行而說比丘之戒取其所爲儀而用之不過以日數師既不熟而弟子亦不知則豈非以波羅提木叉爲兒戲者乎且夫欲開戒則設壇場考鐘伐鼓登壇而涖之惟恐其不重也出壇而棄之如敝屣或疑之則曰此聲聞事非吾事也又以此相傳而爲戒則是名與實不相副也重之者其名而輕之者其實也夫有非律師而說戒者故亦有非律師并非宗師而儼然說戒者矣彼固樂於名實之不

相副而因而亂之也然則所謂宗門不必開戒者豈謂宗門不必有戒哉猶之云天子宰相不侵宗伯司寇之職云爾豈天子宰相可以毀禮而滅法哉蓋天子宰相一侵宗伯司寇之職則宗伯司寇不得自盡其職然而天子宰相必不能專行宗伯司寇之職也則將有非天子非宰相非宗伯非司寇者起而竊之國是安得不搖而天下安得不亂乎嗚呼今釋之區區於此辨者蓋以尊宗門而重波羅提木叉也若曰以律救宗則既輕宗門而并波羅提木叉亦失其重世之負荷佛法者有以折衷之亦可察今釋之心矣

序戒說

僧家序戒先佛明訓世衰道微俗情難斷不肖房頭輩學世間家人禮以父子兄弟爲尊卑十方叢林學世間官府禮以兩序各職爲高下以致一入法門便較量職位之大小爭競權之冷熱舉止如淸肝腸極濁諸方會下豈無明理之士爭奈放不下這兩序二字即諸方善知識亦放不下堂頭二字要得兩序成堂高簾遠之地明背如來之正法甘行世俗之陋規習以成風深爲可鄙某開建此山本以待諸轉法輪者但主法既未有人即與諸公同遵古禮律中比

丘自應敘臘大乘菩薩戒經云先受戒者在先坐後受戒者在後坐若紊此制便同外道兵奴此而不遵何名離俗願同住諸公勿以少見爲怪我道學官府禮與學家人禮總是一樣世情相去不能以寸耳

雙髻峰主說

吾友六如泯公逮事華首老人華首之在羅浮羅浮之峰有雙髻泯公愛而私有之自署曰雙髻峰主頃余來丹霞公有同力締構之願丹霞去羅浮千里雙髻遠矣雙髻之主自若也於是丹霞之前左有兩員峰竝峙一似羅浮之雙髻天飛來而地湧出者或曰此即羅浮之雙髻也或曰此非羅浮之雙髻而丹霞之雙髻也或曰非此羅浮與丹霞之雙髻而泯公所自有之雙髻也非泯公之雙髻何以泯公所到皆有雙髻是泯公之雙髻則泯公已去羅浮之後羅浮當無雙髻泯公未來丹霞之先丹霞亦當無雙髻畢竟泯公有作主分無作主分澹歸曰我有六十棒三十棒打雙髻不合隨處露現三十棒打泯公不合獨擅家珍更有三十棒澹歸自喫不合一齊鈍置且道盡大地人還有免得者麼狹路相逢猝難迴避澹歸落得官物當私情一手交付泯公永作雙髻峰主

丹霞建置說

營建圖略寫結構之宜與山水相映發其勢不得詳故復出此說蓋創立道場一合時一合地一合法給孤獨園造屋三千那爛陀寺住僧三萬今當像季非其時矣丹霞之山峻拔僻遠不必爲巨麗之觀但取堅緻足以經久蓮華九瓣瓣瓣有佛妙臺三重重重有僧地之奇曲至此而盡爲寺主者安得不慘澹經營使無相負耶以時合地建置不可太繁以地合法建置不可太簡居今稽古理宜揚搉請嘗論之齋天之法以慈氏如來爲主今諸天二十四位雜置釋迦

殿中而慈氏化儀襄明州布袋之相此不合法也大悲有堂而大智大行向無舉者文殊普賢未有專敬此不合法也結集三藏論屬迦葉經屬阿難律屬優波離而藏經閣上久缺報功此不合法也闡揚宗乘祖道斯崇而五家大老全無像設此不合法也有方丈無説法堂則法王之體不肅有法堂無戒壇則初心之地不淸有戒壇無布薩堂則半月半月之戒誦全荒有布薩堂無論義堂則三日三日之僧集半廢此不合法也善知識有下堂勘驗之規而禪堂無法座諸檀越修入山供養之福而齋堂無聖僧無童子堂老堂則無以養生無八福第一堂無藥局則無以起病無大涅槃堂無普同塔則無以送死此不合法也寺無窣堵波則塔廟之事理不全寺無放生院無特設瑜伽堂而然大士像無鐘樓樓之中無地藏王菩薩像則惡道之塗轍不剗此不合法也於是丹霞建置因革損益有大同不能無小異有總少不能無別多矣諸內護外護試共評焉其以法施者幸有以正我也其以財施者幸有以助我也其欲同任之幸爲我出戸也其欲獨任之幸爲我出手也功德具足名聲普聞福田緜於阿僧祇劫寶殿峻於兜率陀八

雖未逮於古之時乎使古之法存於今之地則可謂正八執而駕三乘矣檀波羅蜜是爲第一

辭田說

丹霞初建未有常住護法韶州郡守趙公郡丞傅公新刱關帝祠謀置田爲久遠計於是越人沈氏以其田租一千一百一十五石應兩公許之且曰是田宜歸丹霞收掌每歲撥僧謹司香火以杜爭端傅公有記趙公有示丹霞未之知也歲小除余至郡城趙公屬余經理田事余稱謝唯唯退而思之田爲關帝祠香火設而丹霞之僧享之其名未正適足開異日爭端且祠成越僧覺無旣奉祠事田議方允棊王巳與祠僧同踏田畝佃收租轉批無論異日爭端目前亦似有爭跡辭之便適祠僧來謁余曰是田不可承也田旣不佳佃復不實而沈氏之糧亦兩歲不完承之將爲累余謂於義不宜承田佳且不可況不佳耶時傅公以陞任行乃以其語具辭於趙公公許之如來立教比丘托鉢而已丹霞雖無田而尚有鉢乞士家風固未見有得失也然傅公之記已勒諸碑入諸集布諸嶺表丹霞無受田之實而有有田之名丹霞托鉢人皆曰汝擁千石之租而謂鮮一日之養是欺也

是貪得而無藝也是隱檀越之賜也是關帝祠置田之時卽丹霞覆鉢之日非兩公之初意也不可以不辨

築護生隄說

水出高原地居生氣我立此隄蓋有二義一者爲護十方人故人依生住不依殺住生方一破人不得住人不住故法亦不住二者爲護十方法故破諸善法成不善法破不善法卽成善法成破錯行法不得住法不住故人亦不住旣護人已而成人護法地不動梵衆安隱譬如百川赴於大海波瀾寬博饒益滋多

卽人護人成護法故旣護法已而成法護僧寶無玷法門嚴淨譬如千峰挿于天半威德崇峻魔怨潛伏卽法護法成護人故如是一水善不善法初無自性以用善故性無不善以用不善性無善故用卽性故亦不得與性非用故亦不得闕我於此隄顯用所轉具有十義而能建立一者願廣大故二者思久遠故三者觀明了故四者論決定故五者心專一故六者力和同故七者資給足故八者時整暇故九者地勝上故十者緣增進故以是十義護一切人護一切法護人人護護法法護護人護法護法護人人護護人法護護法人護護法法護護人人護法護法護人護亦以十義始向終迴如環不絕我於此隄樂觀其成卽以護生示如是名顯如是相而於其中安第一義諸天善神人中檀越本山本水一木一石及一微塵我與同學大地含靈各依般若起自性用修諸善法破不善法自護護他津梁不倦而無莊嚴滅度之取與無量劫永永無極

丹霞未了之緣說

未了之緣待緣而了蓋一念起處卽謂之因因能生緣緣緣於因緣復生因因因於緣首尾相啣鉤鏁不

斷所以最初發心便成久遠無盡之藏了亦了此一緣緣不緣此一了耳某於丹霞建置奔走六年懼未能了菩薩之道上至三寶下及衆生一有挂漏名爲缺陷是故舍利塔不可不建以其爲佛寶故又眞身不同像設故毘盧遮那如來像不可不造殿不可不建以其徧一切處法身能生報化佛寶故藏經不可不置閣不可不建以其爲法寶故阿羅漢閣不可不建像不可不造以其爲僧寶故戒壇不可不建以其爲僧寶所自出故爲如來滅後依止大師故飯僧田不可不置十方所以養生故普同塔不可不置十方

所以送死故韋馱殿不可不建恭順佛敕能護一切法安一切僧故又爲賢劫最後佛貿故地藏閣不可不建閣之下爲瑜伽堂施甘露食下超鬼獄故寶勝閣不可不建爲置南湖一隄成放生功德旁度橫生故皆取其至重至切者了之此而不了不名菩薩行願不名道場其餘有可少緩時詘不舉羸聽之後遇可謂了乎命之曰未了之緣蓋於必了之因一念起處猶有所不得已也伏惟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有以振我使具足圓滿檀林同入普賢妙行之海

還債說

檀越所施造像及諸塔殿供養具此佛物也檀越所施造經及諸供養具此法物也檀越所施造房舍及產業衣食等供養具此僧物也三者不許互用有急許借不許不還非佛法與僧欲故爲異以諸檀越發心不同與者既各有趨向受者亦各有消歸譬之寄託之人中道而失之其罪比於自盜某充別傳寺主七年所借支五百三十六金矣日謀所以還者其勢不容不乞然其法不許重乞何也此檀越以此事施復以此事乞彼檀越既負此檀越復欺彼檀越幸而成事彼此各失其半譬之一人力役兩處支錢謂之冒破亦不許別乞何也我以彼事乞彼檀越乃以此事償此檀越既悞彼檀越亦欺此檀越不幸而事成彼此各失其全譬之割一肉補一瘡彼既成瘡此不受補也且當其生心乞時便已成欺故我某直告諸檀越有能知我信我者隨力多寡爲還債耳我以還債乞檀越以還債施因果歷然無欺無悞遂無負也噫若論還債法惟已所有衣鉢之資爲宜耳出家兒無一絲一粟是已所有某七年來一絲一粟悉歸常住既無私蓄可還則其勢不容不乞古之人有爲人

償宦逋者償私券者償博戲之負者正用之爲仁義奇用之爲豪俠某此乞猶未至於博戲之負之愧歟敢告之知我信我者

芥菴募建佛殿說

芥菴職事諸僧更造大雄寶殿乞庶餘道者爲疏庶餘合掌起立白曰諸護法宰官居士及一切善男子善女人且聽庶餘舉一則極陳腐因果莫道勸緣莫道不勸緣昔有須達多長者布金買地爲釋迦如來起造重閣講堂方與尊者舍利弗披榛拾礫之次見天門洞開光明烜赫六天之中各有宮殿嚴麗無比

而無人居尊者笑謂須達多曰此諸宮殿待汝生天須達多曰此諸天中何天最勝尊者曰兜率陀天是爲最勝須達多因自念言吾捨生後願生兜率陀天於是五天宮殿皆滅不見而兜率陀天宮殿獨存此古今來第一施主榜樣也世間有算計人都道須達多以黃金易土塊失了多少便宜不知這老漢乃是一箇慣討便宜的領袖不見祇桓精舍佛滅度後僅二百年化爲灰燼而兜率天宮被這老漢歷劫受用原來他做財主的算無遺策以小易大以麤易妙以短易長不止以土塊易黃金卻又哄動多少人彈指

讚歎道須達多爲佛造卻偌大一所房子豈知他暗地裏爲自家造卻偌大一所房子乎是故爲佛造房子便是爲自家造房子勸人爲佛造房子便是勸人爲自家造房子且道爲自家造房子還消得勸麼忽有一人撫手大笑道箇蔗餘扯澹既是爲自家造房子我將此一項錢糧爲自家造房子去也那得爲佛造房子來蔗餘道房子且憑伊造造得似未央阿房銅雀臺金谷園且憑伊受用只問伊眼光落地時根椽片瓦帶得去麼定是帶不得去業識茫茫還曉得去後消息麼定是曉不得算來算去總被須達多這

老漢算着了也不見孫武子道多算勝少算不勝況於無算乎人生在世如斯穀相似一着錯了連頭輸與當知爲佛造祇桓精舍卻爲自家造兜率天宮捨生受生歷劫受用是多算者爲自家造房子眼光落地時根椽片瓦帶不得去是少算者若爲自家造房子慳貪刻剝起諸惡業欲爲子孫作千年計較而先爲自家造一所極大堅固地獄永受苦毒便是孝子慈孫也替不得是無算者我佛法亦無甚勝妙過人處只是世人算得少佛法算得多耳世人只算得一生戀定這箇臭皮囊種種不捨到無可奈何時勉强

道箇付與兒孫殊不知父子祖孫各不相代我佛法算處自一生以至多生自一身以至千萬億身總要討箇安樂解脫大自在處且道安樂解脫大自在在什麼處蔗餘不獨爲芥菴佛殿勸緣爭奈信者少不信者多信者添歡喜不信者添煩惱歡喜者少煩惱者多蔗餘都不管他何以故歡喜的只管歡喜也出不得蔗餘手裏煩惱的只管煩惱也出不得蔗餘手裏比如世間易生之物莫過楊樹橫樹之則生直樹之則生倒樹之亦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不生矣我佛法易生卻又不然橫樹之則生直樹之

則生倒樹之則生十人樹之則十人生一人拔之他便生在這一人手裏饒伊煩惱熾然造成一篇無佛論時這有佛種子早向無佛論裏生根了也這有佛種子早向無佛論裏敗條布葉了也歡喜的落得歡喜蕉餘只管勸煩惱的枉了煩惱蕉餘也只管勸只爲總出不得蕉餘手裏速則還他目前成就遲則惡境緣相逼時閻羅王奉請時三惡道鍛鍊時小三災起時大三災起時彌勒下生時少不得驀地一聲念及喚及煩惱因中落下一箇歡喜果子方信佛法有恁麼靈驗戓靈驗則不無时耐須達多這老漢在兜率陀天探頭探腦笑伊不徹在且道他笑箇什麼他笑道難爲你們奈煩枉受了許多時苦楚也列位如何免得這一笑去揭過看

募鎏金三佛說

光孝寺大殿將圯有蔡玄眞氏捐橐中萬金撤而新之更欲造鎏金丈八如來三軀爲嶺南瑰麗奇特之觀計用銅二萬餘觔玄眞已自具矣恐工費不給乃持冊募諸同信者而乞蕉餘道者爲之文或曰玄眞造殿不募別人造像又募別人殊覺兩截了也或曰好人不可獨做玄眞祗要大家做箇好人卻也無妨

蕉餘曰這裏不消添一些議論玄眞不募卽便不募若道我自會做不消人做便是着相募卽便募若道我已做了你何不做便是着相列位不捨卽便不捨若道你自會做何消我做便是着相捨卽便捨若道你會做了我豈不會便是着相金剛經云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如虛空不可思量且喚什麼作相祇如列位施主纔見有此好事行此布施便是我相纔有我相卽見他人有布施不布施愛好不愛好便是人相人我對立自是非他張家長李家短紛紛不已便是衆生相各執已見猶如命根不肯放下便是壽者相且道現前也有不着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的施主麼施主聽着若着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而欲造佛譬如雕刻人糞以爲旃檀求一分香無有是處何以故佛是三十二大人相不可以四小人相造三十二大人相佛是無相不可以四有相造無相所以玄眞募人捨金蕉餘先募人捨相若只捨金相是假相若能捨相金是眞金卽今眞金假相都不曾定趂此不曾定時請玄眞發無相心持此有相冊列位施主出無相手捨此有相金拋向大冶洪爐中一齊鍛鍊使無始刧來相續不斷輪轉四相盡數銷鎔而

三十二相宛然常住三十二相常住而不住三十二相盡大地有情無情與三世如來一齊成道正恁麼時蔡玄眞也不可得列位施主也不可得光孝寺大殿鎏金三佛總不可得還添得一些議論也無若添不得一些議論又議論他做什麼或曰既添不得一些議論你又議論他做什麼蕉餘一笑而止

芥菴禮千佛懺說

禮三千佛名經能滅無量罪集無量福究竟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如來眞實語也莊嚴劫賢劫星宿劫祇一三世三世祇一念一切衆生過去所作

業不可以數計現在未來業幷無數可計如人作客出門一步所見皆生人所行皆生路疑怖多端不得安隱今以此一念化爲大寶絲網蓋覆三大劫三千大千世界此三千佛爲舊知識又如人出門一步直往天窮地盡處處有故人處處指引處處護持處處供養不持寸兵不費斗糧遊行自在以至還家何處得此許大便宜總在芥菴明春結懺諸善男子善女人今冬發願悉獲圓滿更無難事當時三千佛祇是禮五十三佛而成譬如發麵須有酵子五十三佛是三千佛酵子三千佛又是卽今善男子善女人無央數佛酵子一向發此功德麵一向造此福慧兩足佛饅頭且道五十三佛又是阿誰作酵子一言金石擎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

雷峰放生社說

舜老夫每謂學者本自無事從我何求南禪師在積翠聞之曰老夫耄矣何不無事令有事此二尊宿以四大海作口門祇道得一半我雷峰老人宴坐丈室無事生事結社放生且道是老人放生諸人放生放生之生放放生之生於是令釋敬告四衆曰公等會見一箭落雙鵰者乎皆曰未之見也我等與諸衆生

從本無有生中一頭撞入已如銜天鴻鵠自投羅網世出世間無上無下地獄魔餓鬼魔畜生魔人魔天魔修羅魔外道魔聲聞魔辟支魔菩薩魔佛魔祖魔布一切網網一切衆生向貪愛水中浸殺瞋恚火中燒殺煩惱稠林中罥殺三界牢獄中禁殺五蘊山中壓殺八識田中埋殺野狐涎中淹殺飛貍翅中撲殺炙脂帽子鶻臭布衫中罨殺斷支體剜心肝活剝生吞千烹萬煠求一出身之路了不可得大善知識遊戲神通隨方解縛總爲我等破一切網放一切生是故從上來叢林皆放生之場從上來善知識皆放生

之主我老人雖似突然而然亦只依樣胡盧不曾分外我等與一切羽毛鱗介明愚强弱判若天淵迷中倍人等無差別一切羽毛鱗介心雖知苦口不能言我等口雖能言心不知苦一切羽毛鱗介求他放生患自不能我等可自放生推他不肯不知我不放生生亦不我放生不我放故死不放我生生死死如旋火輪無有休息急須向雷峰放生社裏隨喜見聞且莫作他生想自生想同想別想已放想未放想放不放想有想無想試聽老人弓弦響處百萬人天一齊喝來盡大地衆生無有一箇不着然則老人以積翠之有事成雲居之無事一箭雙鵰場中逞手而我等生逢此地共結此緣更休分別是老人放生諸人放生是放生之生是放放生之生時節一到其理自彰始知老人生事之時即我等大家無事之際萬勿蹉過也

募建三教堂說

新安僧悉怛多初來韶陽以拾字紙著名已而募造石角鋪橋功既成即施茶其所比主迴龍菴接待十方往來皆張空拳行利濟其志力堅忍機用敏捷予甚多之悉怛多之言曰今爲僧者接待僅止於僧其意亦狹吾欲舁三教九流一切接待使至者如歸行者如不去恨未有同心相助者遂擬建堂以奉孔子李老君吾釋迦如來使斯世識殊塗同歸之理泯入主出奴之迹憶予兒童時聽前輩詼諧云有人創三教堂儒者見之置孔子中坐道者見之置李老君中坐佛者見之置釋迦如來中坐如是遷奪竟無虛日三聖人相視笑曰吾三人本無一事卻被旁人搬壞噫盡大地人皆好搬者盡大地人無一不被搬壞者惟三聖人搬亦不壞與其搬大地人不如搬三聖人以三聖人不壞故以三聖人堪忍故以三聖人能代大地人受諸苦惱故若三聖人不受人搬欲使盡大地人不搬總不可得欲使盡大地人不壞亦不可得故予願悉怛多乘此弘誓諸檀越助此勝因更願盡大地皆有三教堂俾好搬者得以耗其心力消其歲時三聖人搬亦不壞而盡大地人不爲搬所壞則悉怛多與諸檀越爲坐致太平之功之首也

爲雷峰乞米說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人地與時三緣和合雷峰乞米豈免突然諸仁者雷峰乞米爲什麼喚作突然卽今海上紛紜官吏兵民食不甘味臥不貼席正當極忙

之際走出一箇大牛比丘衝州撞府大聲疾呼道施主施主莫餓壞了我雷峰大衆豈不是突然然卻有總不突然處諸仁者爲什麼喚作總不突然我輩落髮出家便甘心做叫化子一條癡生袴赤骨力地來赤骨力地去是討喫的人做討喫的事有什麼突然雷峰在番禺東偏去城市甚遠四方宰官長者無由過存敬奉三寶又是一箇討喫的地住着這討喫的人有什麼突然近來遷海鯨波如沸人民驚竄戰鬬縱橫雷峰有些田沒了十之五雷峰有些盤米沒了十之八且道討喫的人沒了討喫的地連討喫的飯碗都打破了撞着這箇討喫的時候更有什麼突然然卻有一種突然處只問這一干討喫的一般青頭白臉爲什麼便甘心做叫化子他卻有一箇不突然處當初釋迦牟尼佛棄了國王甘心去做叫化子道奇哉一切衆生於無衆生中突然成了衆生畢竟以何爲本以食爲本因食致盜從瞋起殺相爭相噉相報不休三惡道中長夜受苦若能一切放下甘心做箇叫化子富不足愛貧不足憎貴不足驕賤不足恥得不足榮失不足辱是不足取非不足捨一人有這甘心處人人識這甘心處湯武征誅輸贏一局面皮

三寸爭箇什麼唐虞揖讓醉醒三盃三寸面皮讓箇什麼爭讓總無可言人我憑何而立二十一史是一張白紙帝王卿相興亡成敗是一箇啞夢三千大千世界是一點浮漚遷海不遷海有什麼事帶累叫化子討喫的飯碗都打破了落得阿呀一聲方知我佛大聖大慈建立這討喫的法門是大解脫門是大安樂門是大自在門是大寂滅門是大智慧門是無量百千三昧門是無量百千陀羅尼門於做叫化子一時甘心處立地成就諸仁者急須信向急須皈依急須供養莫餓壞了這些叫化子看看大牛比丘進門來了也

海幢寺乞米說

法輪未轉食輪轉食輪不轉法輪偃借問如何轉法輪大石小升一樣滿海幢寺裏僧行不過百餘人近來漸漸粥飯不給只爲常住沒些根基開門四件事柴米共油鹽三件事且不知來處只如米是第一件事靠着些盤米買了些礶子貼了些標子近來街坊生意澹薄十家有六七家收不得連礶子也落空了又尋些竹籮布袋去鄉村裏討接濟近來海上紛紜連竹籮布袋也打失了海幢米碓米籮米袋恁地辛

苦那教米冊不受此些辛苦喜得陳蕉園護法肯爲引手展轉勸導卻怪一班禿頭沙門只是討喫沒有一些斯文體面且如堂頭老子他是天然一向斯文堂中首座叫做阿字一向斯文寫緣冊的澹歸也一向斯文便是寺裏諸僧搭衣持鉢威儀庠序一箇箇無不斯文卻被猪八戒說箇正着他道斯文斯文肚裏空空咦這分貨可謂善說法要今日便請蕉老倒用魔王印印上冊子化緣但向人念道肚裏空空斯文斯文筆濃墨飽請上芳名一石十石都要圓成搬柴運水早晚殷勤打板過堂當當丁丁飯碗上面如來

命根飯碗下面祖師眼睛眼睛命根一口俱吞普同迴向施主精誠還有一句不用疑心恰才出戶又要敲門

對現臺說

已酉首春二日過沕山一丘一壑位置楚楚草無剩白樹有餘青與俱非諸公坐話久之將還步臨江一峰綠玉凝烟赤崖散釆切雲樓閣映石松篁聽若發蒙無纖毫遁形者諸公謂此地可臺請爲安名予目之曰對現或諮其義予曰六根涉境謂之對現法身以其鈍故體不自立名不自稱意言相直爲之立此

體稱此名而無當此名當此體者一法既爾萬法皆然沕山以丹霞爲對現丹霞亦以沕山爲對現譬如兩鏡相照無當此兩鏡者百丈之壁十仞之流方舟同行一菴獨坐雲開月露風生葉落群動俱息天籟自發如百千鏡重重涉入參而不雜混而不一亦無當此百千鏡者楞嚴云皆汝妙明中所現物妙明非體物亦非名既無體此體名此名者亦無立此立稱此稱者何以故俱不相知故俱不相到故俱無住故俱無動故俱無性故卽請諸公斫木陶瓦拽石搬土成此一臺日日與對現法身相見雖然盡大地是對

現法身何用見雖然盡大地是對現法身何用不見雖然盡大地是對現法身一翳在眼何用見不見空華亂墜還有人截斷得麼若無人截斷且作此臺緣起更與欸欸地葛藤

兩枝說

過黃子端四齋頭見額題兩枝字予與阿字座元相顧不解問於陳子長卿長卿曰吾聞諸端老昔崔清獻與之起宅有村翁效之崔堂亦堂崔閣亦閣崔高亦高崔大亦大崔落成亦落成崔召問之聞汝起宅甚佳村翁謝不敏聊欲步趨相公不敢不勉耳崔曰

汝尚少兩枝梁知之乎村翁曰不知崔曰汝少一枝思量少一枝酌量也予曰然粤東瀕海地予所見屋舍宗祠等大率踰制崔淸獻之語藉此村翁而傳村翁之風必不因崔淸獻之語而轉天下人不可與莊語類如此矣端四縝密不苟好謀而善斷其有取乎爾可以涉世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可以進德可以增福雖然季文子三思而行孔子曰再斯可矣少一枝思量少一枝酌量固不可多一枝思量多一枝酌量亦不可顧安得恰好兩枝合于不少不多之妙耶不好謀則少兩枝好謀而不善斷則多兩枝端四只此

兩枝兩枝之取義大矣兩枝之據地高矣

梅花再放說

理莫妙於勢勢莫妙于逆凡物之不得其平發而爲奇皆逆也雖然失其平矣得其奇所以還其平是故無逆不順嶺南梅花率開於長至辛亥初春予還山則三巖之花大放山中人曰此再花矣豈亦有不得其平而然耶曰自吾見茲梅之盛也越十二月大雪氷封于條枚松摧竹折未幾復烝則殆於與雪相爲不平者耶曰然樹不得不花花不得不實木介爲殃其實遂亡實之力猶存於是激而爲花花之再所以還其實之一也梅者物之有熱心者也其性尤烈以烈性御其熱心一陽初萌爭春競爽今一折于逆境鬱結憤踴以發其有餘之力於花是豈以見奇乎人知再花之奇不知一實之爲平也此所謂勢逆而理順者也或曰再花則力盡花之力盡實之力未盡是實之所發卽不可云樹之力盡若夫所以實之力終不盡也

敬惜字紙說

當日伏羲老子無端向潔淨地上畫了一畫便生出千畫萬畫千畫萬畫皆從這一畫起畢竟這一畫從

什麼處起若識得這一畫起處直敎釋迦孔子亡鋒結舌白汗交流且道利害在什麼處盛子雪堂欲澹歸白語一篇勸惜字紙亦只要人先識得起處若識得起處從這一畫乃至千畫萬畫如見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如見君王之面伏地呼嵩不容不敬不容不畏何以故千畫萬畫與這一畫皆同一起處故這箇起處是一切聖人命根是一切凡夫命根是一切乾坤日月山水禽魚草木瓦礫命根若褻慢一字汗穢一字如呼父母之名如唾君王之面如殺賢聖如殘賊萬民如破敗國土何以故千畫萬畫

這一畫與我本原自性法界性皆同一起處故是故惜字者福無量不惜字者罪無量識得罪福而惜字不如識得起處而惜字有一人識得起處無罪無福亦無一字有一人識得起處罪福歷然字畫縱然蒼頡臺前天爲一人雨粟鬼爲一人夜哭有人識得一箇竹籃兩條竹夾隨路拾取去不教辜負雪堂

生辰卻宴會說

李馨伯居士與余同庚生以今癸巳七月六日得四十甲子前一夕過東禪語余曰其今生辰諸親知頗欲爲設宴賀者某力謝卻之使某初夏一病不起那得復有今日豈可縱情失念耶余曰誠然姑無論佛法蓋於世法生辰宴賀有兩不可何以故今人當生辰卽不行罵詈不行朴責不行悲哀愁歎以爲不祥而殺諸物命以供醉飽宛轉刀砧湯火之間乞一刻生活不可得比之罵詈朴責悲哀愁歎不已重乎若是則不祥莫甚焉且是日也世世所謂母難之辰也唐太宗謂侍臣曰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使今之人妻妾子女稍有疾痛介在存亡呼吸則必悲咤不食夫母之存亡呼吸比之妻妾子女之疾痛不已大乎夫功德之盛祿位名

壽人必不敢自比於帝王彼帝王猶不忍受群臣之賀況吾儕生當劫運見諸兵火流離自問何福而堪縱情失念若夫物我同體死生一瞬其道密微未易一二爲俗人言如吾子謝卻宴賀之意則可以廣仁可以教孝矣遂次其語而歸之

重刻太上感應篇引經徵事說

一切法從心而生一切因果皆心法所攝人既不能無心卽不能無一切因果法三教聖人同言之今之人獨舉而歸之吾釋氏謂是恐嚇愚民之術此如甲與乙同居甲每有言輙道着乙心中隱痛乙不堪忍便生一釁端將甲趂出門外且圖耳根清淨殊不知甲雖在乙門外乙仍在甲口中何以故汝才有自己早被因果管去汝決推不開自己如何推得開因果若推不開因果卽推開佛法有什麼迴避處王子恥古惘之作太上感應篇引經徵事太上道家者流而引經徵事則儒家之說其指歸典其證據核雖有忮心不得而駁也旣以流通此書屬丘子曙戒復自都門走札屬予曙戒乃謀之同志諸公重刻於穗城或謂恥古于此刪吾釋氏所譚豈猶有推開之見不知恥古別具救時心眼蓋以偷心日甚遁理詮多只因

果二字才說佛法便道攻乎異端才說自已又道流入禪學三教聖人說心說性說命異口同音且置不論卽如感應篇與所引之經須不是禪者所述感應篇所敎之事須不是西方人所作若使人人可以快意目前則孔子說箇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早是惑世誣民卻須先推開他始得孔子若推不開則因果也推不開佛法也推不開說是異端說是禪學也推不開直饒將孔子也推開了也推不開孟子云逃墨歸楊逃楊歸儒如今逃來逃去逃不出因果之外歸來歸去總歸在自已之中盡大地是箇放脉之笠復安

用追追且不用而況於招緣渠一念生時三世因果卽招得緊緊簇簇了也且如何免得去卻請將自已推開一推開看

重刻文昌化書說

記得做秀才時開口排斥異端才說到文昌帝君職司桂祿便覺悚然二月初三買羊頭放鯉魚備酒果燒香燭必誠必敬不敢措一毫議論後來見了化書好生慚愧且如文昌只是箇忠臣孝子累代文儒當佛法未入中國先曉得有西方聖人古皇先生之教稽顙信受其母亦持內觀經百歲坐逝皆在西周之

世及以報冤發憤陷及無辜罰爲孽龍受諸苦惱得如來開示解脫始在漢明時耳他聰明正直而爲神不甚昧於多生因果眼孔稍長胸襟稍濶知識稍廣不似世間人少所見多所怪卻似老師面前罵太老師得幾許唐突又有人批判道他雖是天中尊卻不曾了那得便證如來果且道一切闡提皆有佛性一切衆生悉當成佛文昌記莂豈爲分外或云卽今證果當來證果一向證果只爲不曾了所以有此說若是了的有什麼過去未來現在一刹那無數百千劫無數百千劫一刹那乞兒沒得蛇弄蛇沒得乞兒弄

特地疑他得幾許淆訛又有人批判道他是三代時人作麼降筆詩文都是宋時格調須知聖人不能違時能不失時你要把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做論衆通知的告示學士大夫尚不能明匹夫匹婦如何理會又得幾許糊塗從古聖賢作君作師莫大於與人爲善文昌帝君降筆是與人爲善之心番禺彭令君退菴捐俸重刻是與人爲善之事卽此一事撥轉人心挽回風俗扶持世道迴向善政善敎福德之聚菩薩行門但是與人爲善順行逆行權說實說大被小被顯通隱通皆應歡喜讚歎助成若將些小知小見生

是非長人我更得幾許障礙昔白樂天爲杭州刺史問鳥窠禪師佛法大意鳥窠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樂天云恁麼說話三歲孩兒也道得鳥窠云三歲孩兒道得八十歲老人行不得樂天作禮而退若識得此意便向化書中更打幾回之遶總在這裏

南華內篇說爲翟憲中孝廉

一部南華經不出逍遙遊三字也他開口說箇北溟之魚化爲南溟之鳥不妨奇特卻是家常茶飯老實供通今人都被大小兩字換卻眼睛你道大鵬眼睛裏沒斥鷃還知斥鷃眼睛裏也沒大鵬麼若識得箇無待的道理九萬里也只翻覆掌開八千歲也只開合眼際猫兒狗子何嘗欠少了姑射神人到這境界如實解脫如實安樂如實自在世間人無繩自縛總爲物論難齊若不親證得如夢如幻法門未有不爲人我是非所轉者如何得逍遙去且如何是如夢如幻法門莊周夢爲蝴蝶蝴蝶夢爲莊周總是此物總同此化喚甚麼作是非討甚麼作人我將甚麼作生死你還向五蘊身田四大假合守住箇業識團子喚作主人公殊不知似火傳薪不知其盡且道正當薪火相傳時薪不識火火不戀薪薪與火各不相知各

不相到有什麼趨避處有什麼揀擇處有什麼障礙處就這裏向人間世頭出頭沒隨類現形化導一切葉公使齊顏闔傅衛將謂有多少棘手到至人分上不値得劒首一吷爲何如此他得不材之材無用之用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一到他跟前如天空海濶曠劫無明一時放下不但無毒害之心亦更無捨離之念這箇德充符子決不是藉勢位用智巧履踐道理可以捏合得來除非是親到大宗師地位始得這大宗師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人人具足只是不知若能忽然提得提起便行不留眹跡便能生育一切非一切所能生育位置一切非一切所能位置名字一切非一切所能名字眞所謂塵垢粃糠陶鑄堯舜直饒爲帝爲王立許多功業垂許久聲名消不得他一箇應字耳萬古長空一朝風月掀天揭地耀古騰今依舊是這未始出吾宗的消息且如何是未始出吾宗的消息纔開口便不是了也莫是不開口便是麼我往常看到應帝王臨了一段極愛儵忽二人兩把鑿子鑿殺了這沒七竅的混沌譬如將假李逵一刀兩斷路上行

人安穩非常雖則如此倏忽二人鑿死了混沌要且不會識得混沌不惟不識得混沌連自己這兩把鑿子也不知來處我每常說道南海之帝也是混沌北海之帝也是混沌鑿的是混沌鑿混沌的也是混沌死了的是混沌不死的也是混沌忽有人道他明說是七日而混沌死如何又有箇不死的混沌昔日賈躭僕射開了一箇井分付守井的軍人道明日有一箇老者如許狀貌如許衣服他來看井有甚麼話記取來報次日軍人報道果然有此老者來看井他道井開得極好只是大近東近西近南近北也賈拊手曰是我井開得大了也且道賈躭僕射會老者意不會老者意若道近東近西近南近北便使賈躭僕射將這井束得細如針鋒許還有不近東近西近南近北的道理麽

留侯從赤松子遊說

子房既佐漢高定天下時導引辟穀曰欲謝人間事從赤松子遊或以爲高帝猜忍自韓彭之屬無一得全子房蓋以此爲自全之計也夫高帝非不知人者韓彭葅醢各有以取之使高帝遂至于疑子房豈復成高帝使子房疑高帝之見疑亦豈成子房哉子房爲韓報讐强秦天下震動宜其所重無大于復韓項羽殺韓成子房不謀爲韓立後酈食其請立六國後子房沮之子房以韓爲不可以復也其一志于高帝高帝知之久矣子房蓋超然有脫屣軒冕之風其受書于圯上老人也世謂爲鬼物謂爲隱君子蓋不知有仙則名爲鬼物以言其變也知有仙而諱之則名爲隱君子以言其正也圯上老人曰孺子過穀城山下見黃石卽我矣黃石爲圯上老人遺蛻耶老人其黃石化身耶子房於此一無所疑取而葆祠之卒與之俱葬則雖以漢之天下易一黃石子房不爲卽以漢高易一子房子房亦不許何也信黃石卽不疑赤松信赤松則故當一瞬千秋而片雲四海其謝人間事豈問高帝之忍與不忍哉藉令韓彭之屬據有數郡朝聘不絶恩禮有加子房豈遂與蕭何輩旅進旅退至于鐘鳴漏盡而猶不知止哉夫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稍有識者能之其不足爲子房難也明甚韓彭所以俎醢蓋視富貴太重也視富貴太重而擁兵卽微高帝其孰不殺之蕭何不擁兵然幾不免何亦非輕富貴者高帝不忌之同朝之人必忌之故蕭何繫而同朝無救者其執義乃出一王衛尉然後知富

貴之果不足久處也嗟乎綿蕞禮成未央宴罷高帝喟然歎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帝之識度故未離于亭長安知其不以腐鼠之嚇嚇人然必不以之嚇子房者子房輕富貴之心至明白也赤松必可從遊人間必不可同處子房之自信審矣世無酖人之羊祜卽有不疑羊祜之陸抗世無竊國之子房則豈有疑子房之高帝哉

朱益之古騫說

菩薩三聚淨戒以殺爲第一凡起一自利損他之心皆殺因也起一自利損他之心則人必爭之於是相殺無已時君子不爭名亦不居不爭名之利不爭利亦不居不爭利之名以禁絶殺因則饒益有情之戒備矣騫爲滅損之義故字曰益之

宜園說

或曰無地不可園此何以獨稱宜園予曰無地不可園此何以不稱宜園宜園地之共名也而人有異見異見成礙則共名生別質生翁以無礙之見出有別之名園亦地不園亦地宜卽園不宜卽不園園則宜園不園則宜不園此適以見其無不宜未見其有不園也

五燈是非兩道說

昔至吳中見洞濟兩家爭五燈是非至于刋謗揭定爰書心竊傷之以爲道流無事相尋于寂寞之濱今乃質兩造于公庭發三毒于暗室乎青原南嶽兄弟也同爲大鑒一父之子同爲釋尊一祖之孫而干戈相待遂至於此不能化子孫之不肖以貽祖父羞二十年來爲洞王洞爲濟王濟反唇攘臂殆如寇讐此不可解也客有過而問曰甚哉平心之難乎子獨何以務得其情而折之以理夫剏十七代之機緣者濟也奪雲門法眼于青原者又濟也敵加于已不得已而應之師直爲壯其必歸諸洞上耶予應之曰曲直之數辨于事之眞僞定于心之公私事卽半徵之人而心則全問之已今之道流未嘗肯自問其心也縱得其情而折之以理詞且不受雖然眞僞公私故有不得而掩者矣夫違門則有罪于洞上者也背隱則有功于洞上者而有罪于青原亦有罪于南嶽者也何以明其然耶蓋世系之盛衰非道法之輕重所繫洞上之統不絶若髮少林嗣位之流其不足以起吾宗也明甚是故浮山代授未嘗掩大陽之光壽昌雲門崛起始能雪洞山之屈十七代之機緣中有作而

致之者而違門尊祖之心適陷於誣祖之罪夫尊祖
者公也而以私成其公則不可所謂細人之愛人者
也客曰不然授受之際必有眞父而有眞子今以十
七代爲不足存則壽昌雲門其無父之子歟子應之
曰悟有得于其師一言之下者有從他人言下而得
其師之意者有從他人言下或一聲一色自得其意
者多不具論臨濟發悟于大愚不嗣大愚與化發悟
于大覺不嗣大覺亦曰吾自得三頓棒之意而已洞
山過水之悟亦不從雲巖得靈雲見桃花而悟不可
謂桃花爲眞父盤山聞挽歌而悟不可謂幕下孝子

爲眞父然則壽昌雲門不礙其無師之智而廩山忠
大覺念者偶然相遭適然相賞豈眞有鉗鎚妙密能
使其弟子刻骨輸心況從此以上之若存若亡者哉
嚴統于此存其名存其世削其機緣者正也夫以僞
誣其祖不如自處於眞者之爲不忝其祖則費隱豈
直有功于洞上亦有功于洞上之子孫嗚呼眞祖父
故不受僞眞子孫亦不借僞此烏可容私于其間違
門以私成其公非矣而費隱以公濟其私彼斤斤於
正傳旁出者未之或是也夫正傳旁出一家之私言
也出于其子孫亦曰有子孫云爾神秀之稱旁出蓋

以漸分自六祖而下誰爲漸者多不具論圓悟著臨
濟正宗記獨付大慧今之濟皆虎丘之裔也洞山以
雲巖寶鏡三昧獨付曹山今之洞皆雲居之裔也嚴
統之正傳一一單承而終焉自取則私之私者也且
無論子孫之絶續不足以定正旁大慧爲旁無以處
圓悟曹山爲旁無以處洞山他若南泉爲旁無以處
馬祖巖頭爲旁亦無以處德山卽費隱於數百年之
後能必其子孫之不絶耶設令磬山之子孫不絶又
將何以處天童耶凡此者吾得其情而彼不能自得
其情若夫雲門法眼則可以不爭也客曰然天皇一

案故當存疑于所云可以不爭猶行夫史之闕文之
義也子應之曰無可疑無可闕者各有子孫各有祖
父雲門法眼曰吾祖父出自青原其子孫曰吾故青
原之子孫也其散見於雪峯廣錄諸書不一而足諸
子非迷家竊子何待他族之人正之又待數百年後
之他族之人爭之則又曰唐守祖年表無丘玄素也
張無盡未嘗見達觀穎也一言以斷之曰僞而已矣
子嘗閱曹谿通志見余襄公靖撰慈濟重修法堂記
曰大鑒以諸佛正法眼藏傳青原思思傳石頭遷如
是展轉相傳至今長老緣師爲十一世緣師得大乘之

要於漢東祚近雪標樸公修通志并其文而易之易青原爲南嶽易石頭爲馬祖易展轉相傳自天皇以逮智門不遺一名氏自以爲巧矣密矣當其發意當其下筆未知作何面目自視何肺腸有識旁觀代其入地而不知愧由今之所爲以推其先世豈非其家學淵源別有所自耶異日者且曰余襄公之記固謂雲門出於南嶽也不知雪標之欺天下以欺後世而更以僞爲之據也悲夫道流而所爲若是果何所圖耶士大夫爭門戶而忘君國則爲名教之罪人今以一門戶而干戈相待遂至於此此不訓之法道之罪人耶且無論門戶卽道流所以自復其性者又當如是耶祖父不假子孫子孫不假祖父使南嶽以有雲門法眼爲盛不成南嶽使青原以無雲門法眼爲衰不成青原使洞濟子孫以雲門法眼之有無爲得失并不成洞濟子孫使洞山以十七代之僞機緣爲其子孫不成洞山使壽昌雲門以十七代之僞機緣爲其祖父不成壽昌雲門然則遠門自得罪于洞山費隱自得罪於南嶽其於兩宗又何仇焉若費隱之有功於洞山則吾所發憤爲洞山雪屈者事賤僞而心貴公恐費隱宜因吾生愧故不論後此之作僞心勞者矣

古之人說爲史端州邁叟六十壽

今之人皆古之人也有甘隮于今之時者指古之人以爲變不知猶夫古之時也以予所見今之人蓋月異而歲不同遂與其時俱化介化爲通寂化爲喧淳樸化爲機變簡素化爲繁侈共事而乖其趣謂之忤時雖然吾豈以今之時易古之人哉於是端州邁叟使君以古之人行於今之時不以通化介不以喧化寂不以機變化淳樸不以繁侈化簡素其於稠人廣坐少言少笑於人之所艷而爭者少所取一若古名士大家散蕭涼於噂沓之際謂之忤時時亦因而忤之當其初登進士卽以文中人之忌及令寧晉有異政擢樞曹賢聲且益著於熱官熱地未嘗措心每爲捷足者陰擠退然若無所聞及其出守兩郡咸以不善事上官見齟齬然始疑終信其於疑與信亦未嘗措心旣守端一率其常然世或以邁叟能少變宜可翺翔禁庭豈猶偃蹇外吏邁叟曰吾行年六十安能復趨時以求化至於化與不化之宜與不宜終未嘗措心也大撓作甲子天爲十幹地爲十二支五以乘六六以乘五六十歲一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人之

生六十歲而稱壽曰得天之紀終而復始則有頌有禱頌以其往禱以其來今之甲子古之甲子也以甲子乘歲六十歲而一周以甲子乘月六十月而一周以甲子乘日與時六十日六十時亦一周歲與時相去遠矣豈有二甲子哉以六十歲爲一甲子積三千六百歲而一周以三千六百歲爲一甲子積二十一萬六千歲而一周積此以往巧歷不能窮其與六十歲相去遠矣豈有二甲子哉是故歲月日時之乘甲子有延促甲子之乘歲月日時無增減時之乘人有先後人之乘時無古今今之人猶古之人今之時猶

古之時邁叟之人不變於古故其時亦不墮於今何也人逐時而變時亦逐人而變人有心而時無心故人變而時不變人與時皆無心故人與時兩不變識其兩不變者寧惟邁叟爲古之人卽異於邁叟而甘墮於今之時者亦豈今之人耶然則人乘時無古今時乘人亦無先後甲子之乘歲月日時無增減歲月日時之乘甲子亦無延促位勢之高下利之得失榮辱是非適相遭於澹澹之中固有一毫髮未嘗與之變者人亦安在不可以自得而必逐逐然趨時以求化歟予故藉邁叟之壽正告於人曰吾不以今之時易古之人使果有今之時吾猶不與之相易況無今之時耶吾不以今之人易古之時使果有今之人吾猶不聽其相轉況無今之人耶無今之人無今之時以此事上以此使下以此承先以此啓後各返於自性之初遊於至德之世可以有治而無亂有壽而無夭是之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予不爲邁叟頌其往而爲一切人禱其來者卽邁叟之古之人之心也

徧行堂集文之四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理 古習　編

序部

贈周大司馬終制得請北歸序

康熙己酉冬制府大司馬周公三申終制之請越庚戌春始奉　命音兩粵文武吏士下及販夫牧豎若失怙冒咸奔走乞留公固諭遣之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是出于人子之心卽汝等所共有之心也於是丹霞沙門某拜手颺言曰士大夫一言與動有坤益一時有坤益千百世天下之大戒惟君與父當其言君則天下之父皆臣當其言父則天上之君皆子夫爲君者無不有父則亦不忍於奪天下人之子蓋天合之理無可或逃也漢文帝以日易月義不以一人之喪使天下吏民三年不樂有私爲婚娶宴好吏得以因緣爲奸因而革之蓋以寛天下之爲臣者非以寛天下之爲子者也孝景君臣不學無術以詞害志習而成訛翟方進至謂身爲漢相不敢踰制三十六日起而視事殆於舞文後之居官者奪情有喜終喪無色此亦失其共有之心而主持世道者所欲深

相培護者矣某客夏謁公端州公寒溫甫畢語卽及此曰予忝大臣而不獲盡子道夙夜愧之向者再請不允所不敢抗辭者以海界未定肘腋是虞今界定矣民亦小康藉手陳情庶慰終天一慟某曰公有封疆重寄　聖天子所託以紓南顧之憂墨衰未悖古禮報國亦由庭訓公愀然曰此哀世事也是秋甄別督撫公所拜表使者不敢投公復語某必補牘以請必得請乃已蓋公之精誠足以格天　天子卽倚公甚重然念　先帝之不及事則有同悲見　太后之猶逮養復有同喜心膂股肱視如一體孝治之隆方將推之四海而準其重違公請不奪公之情宜也某於此不獨爲公一人慰而爲天下之人子慰夫文武故有異局忠孝常無兩全公受師中之任當邊海之地宜以金革爲詞前此之不敢所以爲忠後此之不忍所以爲孝爲忠者卽先大夫爲臣之心爲孝者
聖天子爲子之義然則奏膚功於一時者輕翊盛治於千百世者重矣公旣以其所輕者報先大夫卽忠成孝還以其所重者報　聖天子卽孝成忠公君臣際遇之盛亦豈末世士大夫所能幾及於萬一哉若夫南服吏民所奔走乞留而不得者公政教漸漬之

深出於公誼而猶屬私情也　天子所倚重爲紓南顧之憂　天子猶以爲私而不奪公人子之心亦以爲人子之心固天下之同爲人子者所共有之心也我釋尊亦曰凡人敬事鬼神不如敬其二親又曰使以父置左肩母置右肩負而之四天下經無數劫便利溺唾皆不離身猶未足報二親之恩則丹霞法喜之遊遽遠長城之庇於世教出世教無不合經同道又豈可以一時之別作臨岐私語哉

送廣海蕭桼以叅將請老歸安德序

學士大夫好言易退難進之節漢疏廣疏受唐賀知

章皆以年追懸車抗章請老天子寵行路人感泣百世之下猶足興起高風若師武臣義不貴老太公望九十餘發揚蹈厲成牧野之勳趙充國至金城上屯田便宜馬援討五溪蠻俱七十餘歲軍旅之事有進無退死生呼吸等若鴻毛卽欲以知止知足弭伏波薏苡之謗壯夫有所不爲然則爲將帥者豈遂無老予友蕭子桼以與予同庚以武科登甲榜歷仕至廣海叅將請老而歸纔五十六耳桼以廉勇慈讓得兵民之心有古賢將風然淸淨好道脩然常欲自託於物外令祖駕部公從呀鶻老僧來示作王臣習定山

中證不還果桼以之未老而老故其家學若知止知足天姿近之亦宜爲深山道流所共愛重桼以其眞老乎抑不老乎吾法不言老以其爲過去未來現在故吾法不言不老亦以其爲過去未來現在故使有老者卽無過去未來現在使有不老者亦無過去未來現在使無老者卽有過去未來現在使無不老者亦有過去未來現在過去未來現在非有非無是故不言老不言不老不言有無老與不老吾言老誰得謂吾不老以彼元老故吾言不老誰得謂吾老以彼元不老故吾言老誰得謂吾老以彼元不老故吾言

不老誰得謂吾不老以彼元老故釋迦世尊於迦維羅衛國降神出胎受書捔力合婚棄家成道說法示寂此實事也法華會上語諸弟子我成佛來極甚久遠時有無數菩薩湧出於地皆云是我教授成就菩薩極甚久遠又實事也世尊久遠成佛卽今成佛初無二義四十九年八十一歲於其中間有老有不老卽今成佛世尊已老久遠成佛世尊不老世尊且置一切衆生孩提之童無非老人黃髮鮐背之叟無非赤子卽如駕部公曾作諸葛武侯少年嘔血尚是火攻餘報今登三果居色界天或作迴心大阿羅漢總

未嘗老諸葛至今巳二千餘年諸葛之前何姓何名不能知其始生壽量總未嘗不老柔以以前不名柔以柔以以後不名柔以不名柔以者有老有不老則名柔以者無老無不老名柔以者有老有不老則不名柔以者無老無不老有無老不老非一義二義皆不與柔以相似而柔以之朗然獨存殺然竝應者思過半矣彼學士大夫重請老師武臣不重請老俱爲老不老所轉然後知大丈夫之事眞非將相所能爲也

送鄭野臣之桂林序

鄭子野臣將卜居桂林告行於澹歸澹歸曰始吾從辰溪歷夫夷而至桂林舍於伏波山與故留守瞿公稼軒焦侯瑞亭吳直指鑑在遊虞帝祠與邵憲長雷淵遊七星巖從巖首秉炬入行山腹中乃出旣下端州復由蒼梧至桂林舍於小東皐還茅坪菴張別山方密之劉同菴客生兄弟丁金河蒙聖功酒酣耳熱歌呼未嘗間日夕予時右脚攣僅一遊龍隱洞桂林破瞿張被執于俘纍中倡和與茅坪磬聲相響答二公旣歿予爲茅坪主僧所累就食于靈田結廬江南山三入臨溪洞循道乘巖壬辰將納戒雷峰復登明月洞覽劉仙巖而別今十五年矣桂林江山開秀水麪蔬筍果蓏皆佳得寒暑之正無瘴癘子美所謂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者是也予在桂林値烽火倥傯之際所往還流連詩酒跌宕風月匪裏青龍殿中朱草握拳爪透臂齒齦穿之輩既已化爲夕烟晨露今同人猶在者南寧則聖功及王任公桂林則季無懷耳予亦頭童牙落面黧瘠向刀耕火種中作躲跟漢子星翳燈幻自顧無幾時念當日錦衣獄底發菩提心以編藉荷戈不克自便惟衲衣僧帽闌入國士筵瞿公曰吾甚不欲道隱作此今飲酒食肉而蒙比丘之服故近于妖也予爲之凜然今僧臘稍高賭槌拂徧地妖風所煽不止酒肉知公現宰官身而具正知見復爲之慨然野臣負儁才秉剛大之氣幸而不與予同此烽火倥傯之際使不幸而同此烽火倥傯豈無有傷心事劇消向空門者今之桂林非昔桂林流亡者或已集田疇或已闢室廬或已完其將有含哺鼓腹而遨遊者乎野臣行矣試爲我寄問虞山之松其不伐耶龍隱洞黨碑未毀耶此蔡京之筆伐而元祐諸公藉以久存者也道乘劉仙明月諸勝其不鞠爲茂草耶小東皐故不可問其猶有彷彿足憑弔

於荒烟蔓草中耶別山司馬之墓田無恙耶桂林之民老者既死壯者既老其少而成人者豈知吾儕昔日之遊且一舉其姓字而不可得前乎此後乎此其人其事盡古盡今故同一夕烟晨露也傳語聖功虎有五亡者既已三矣予兩人其尚可復相見耶其眞有超越死生爲吾人發大光明藏入大解脫海者可一楊權否耶

送韶州趙雨三太守起補赴京序

趙使君雨三將赴闕澹歸比丘送之珠江起而祝曰願公長途安隱納嶺外霜雪清涼風土剛燥之氣賸

理完密筋骨强固疾痛衰止懋膺天祿又祝曰公有終天之恨未遑奔赴今已鼓琴成聲歸展墓道毋以風木之悲過爲哀毀宜顧其遠者重者立身顯名克終大孝又祝曰願公朝京師得奏巳最之績當宁勞勉爲諸郡法程漢廷良二千石出臨一道入輔萬幾光昭史冊又祝曰公以前身積善致斯福澤願無忘其所從來推而放諸其所至吏無蠹蝕民無瘠疣田疇學校獄訟盜賊德威德明悉有成效爲天下第一間以其力崇嚴三寶使進德修業之衆各遂陰覆以不替其正法于是公登舟泝流而上經湞陽度大庾

澹歸亦將還丹霞丹霞者隸公韶州境內公所加意護持領袖諸檀越爲功德主者也予嘗爲林長者頌兩世因緣蓋以公不忘其所從來公今以名進士位郡諸侯回視長者故睢陽編戶甿耳竊通文質勢已逕庭然文由質生通以竊得白衣閣內銖積寸累以遺使君良不易矣語有之顯不忘微豐不忘歉得意不忘失意前事之不忘後計之所以益長也公持服將歸復留滯穗城閱三載亦順風開帆中流一折也漢光武賜馮異璽書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引管仲以對曰陛下不忘滹沱之

厄小臣亦不敢忘巾車之恩宋武帝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陶荊州撫少日創痕以示僚佐小宋擁侍兒張燈酣飲達旦大宋遣人傳語不記古寺中相對啖黃虀耶小宋曰卻須傳語學士當日古寺中相對啖黃虀果爲何事陋哉斯言器識優劣地位升墜故不翅十一之相去矣夫廣識因果愼所從來則巳卑之無甚高論使君與長者前波後瀾同出一源而非其同所出之源也長沙岑禪師呼竺尚書尚書應諾長沙曰此非尚書本命元辰也尚書曰不可離卻卽今祇對別有主人長沙曰喚尚書作至尊可乎尚書曰

不祇對者是否長沙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無始劫來生死根本公若研求向上且不名林長者而兇趙使君誠欲以福報持善譽之近市而權子母利盡則止不早爲之圖利盡而本亦絀此立槁之勢也公能不忘林長者故已顯不忘微豐不忘歉即願以三年留滯爲動心忍性之資天降大任行在旦夕則予所以祝公者豈徒光昭史冊當見公勒鴻名於玉版金書之上也

賀韶州楊崑日別駕擢知桂陽州序

予以丹霞道暘初有建立得交于崑日楊公蓋古循吏中清正不擾者也予目爲今之鸞凰　世祖皇帝肯妙選俊乂出入扈從公朝夕未嘗去左右許以京堂方面之任　世祖上賓公遂從外轉得別駕韶州所謂愛其所愛敬其所敬不復可問於嚴密之時自古有之公澹若無異容匹馬入嶺不取一無名錢不立一枉法案眞率簡素如深山道流公庭之門可以羅雀也閤一署府事如其判府時榷橋榷稅亦如其署府時處脂膏而無所潤或爲時宜所笑公亦自笑其不合時宜也性伉直規切僚友稍不能堪久而彌信蓋樸心厚道表裏洞然非矜刻自處矯以市名共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相去故已遠矣公五載勞吏兩入都門無以奉赤衣諸郎僅擢知桂陽州州雖五品大夫然其體與縣令等予固疑公之微有不自得也及見公澹若無異容且謂可慰吾愛民及物之志予益重之漢唐宋之治內廷貴人多出守州郡明與臺省有序陞之制後乃以監司爲年例內重外輕宦情亦日競矣予筮仕于例當州輙有以夢斷淸華相揶揄者不知其非古誼也劉公大夏爲弘治名臣初謁選辭部曹而請外蓋欲周知民隱嫺習吏治即入[illegible]大子有以悉四方之艱難不爲奸宄所蔽賢士大夫思有所建竪於天下其用心如此公於汲黯得其簡於丙吉得其厚於胡威得其廉於曹參得其清靜寧一之化斯固名世之望而予尤貴其有近道之姿也　世祖留心上乘每召名僧從容訪道公聞熏最深所至喜與方外遊常以一大事因緣求究竟覺世之人食瞋邪見委曲相多雖有小善不足挽其重業公身三口四隨眠五蓋習氣獨輕如蓮花之出水未始爲淤泥所黚桂陽之去丹霞計程數日公語余猶有數載往還予亦視公蕭然出塵之度不復以像服之姝昧此一目重持挂角闌入庭前幾不知何者是

王何者是客請與公互相策進他日以正知見獲慧
解脫　世祖天上威神傳聲直踰大梵豈非君臣師
友千秋快事則卓密縣之封侯黃潁川之作相功在
一時名垂百代又烏足爲通人之所衘哉

送肇慶吳錦雯司理歸武林序

殘可勝殺可去乎必善人爲邦百年而後可善人無
爲邦百年之事則天下終無勝殘去殺之望也悲夫
世之好殺者何其嚚嚚也唐虞之際號爲盛治自舜
以下禹及身而王稷契之後享有天下最久伯益爲
秦其興也以暴其亡也以暴此用火之餘業也皐陶

庭堅不祀忽諸予然後知治民而至於用刑皆爲君
爲長者之不幸也夫以皐陶之喆不能免于不祀況
其餘乎悲夫世之好殺者何其至今嚚嚚也昔之用
刑也懼失入今之用刑也懼失出昔之用刑也以怒
今之用刑也以喜昔之用刑也有事而鍛鍊今之用
刑也無事而芟夷譬之於戰五兵以爲鈍而益之火
攻于火之中益以毒藥惟恐其殺人之不多且盡也
爲民父母且爲民寇讐司敎養者化而司桁楊刀鋸
職在用刑奚怪其惟力是視予友吳錦雯氏不然錦
雯天資長者不獨以文學冠冕四方比李于嶠一切

寇盜姦宄株連盆覆至錦雯之庭無不雪雖大吏所
欲周内時時執辨務申其好生之心以爲殺人媚人
義所不敢大吏亦時時聽之錦雯留意吾佛法又以
爲不知佛法不可以知儒其自奉澹素未嘗以口腹
故戕一雞鶩此菩提種子同體大悲熏習成熟然也
漢承秦敝治獄之吏最殘于是有于張唐之武氏尚
羅織于是有徐杜皆大權菩薩于息苦生中現作兵
刑之官以剗除殺運者今第令天下李官如錦雯之
心數十百人殺人減十之三藩臬諸司如錦雯之心
殺人減十之五督撫如錦雯之心殺人減十之八此

其全數付在君相耳頃者李官奉裁錦雯不得暫行
其活人之德然其殺人之業已別有所寄則是善人
爲邦猶不可必也爲邦數年且不可得而況百年則
是勝殘去殺終不可期也予嘗悲劫數之不可以力
挽也小三災之起終于刀兵大三災之起始于火火
之起大海枯竭地震裂出猛餤自焚器世界化爲灰
燼而刀兵之起則人相見無不手相殺至一莖草皆
化作劒戟衆生瞋業所結酷烈至此今所以殺人媚
人不過爲一官計耳極其富貴僅數十年而塡人之
命至百千萬生不已劣得報盡餘習猶爲虎豹豺狼

幸生人中業居宰從盜賊劫復入地獄何所得之樂至微而所報之苦至遠且大也予故嘗語人公等且不論無生法忍暫向佛法中行持得貪瞋癡業滅苟免三災亦自不惡若錦雯者吾知免夫于其行有慶焉有惜焉慶以爲錦雯之自爲惜以爲錦雯之爲人非世諦去留得失之觀以錦雯有正觀不當以去留得失之邪觀觀也

送鹺司沈石友之三衢郡丞序

沈子石友左官鹺司六年量移三衢郡丞沈子嘗以部郎出任太守歷落蕭矣爲津要所齮齕左官其得

鹺司非爲沈子迴翔地蓋以困沈子也司故有積逋八十餘萬金足以困沈子而有餘沈子至官得其窾綮謀諸撫軍請蠲再四爭卒得奏可乃已於是沈子無復困即後之官鹺司者若乘安車而趨坦途皆沈子之於窮也有推者有受推者有不受推者有推而不能出者有人焉推而內諸穽中俄而蹦而出呼諸有力者舉十而半之使其地無復有穽遺後之人以安車而趨於坦途此其躊躇四顧有足樂而旁觀者亦爲之稱快沈子奚以異此沈子心靈手敏見一人不待言而知其意言未竟知其始末事不待爲而知其成

否間以其餘飲酒賦詩焚香揚字雜以恢諧四座盡傾以沈子之才宜若天下事無足爲者而不意得左官亦沈子之命也沈子無如命何命又無如沈子何於八十餘萬積逋之內一蹦而出推人之穽平爲坦途沈子之量移不足快迴視夫見困者之初心斯足快也虞詡爲朝歌長親故皆吊詡獨笑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朝歌無如長何忌詡者無如詡何使詡不爲長爲長不得朝歌平步而致公卿意亦有所不屑善舟者欲自見於洪濤善鬬者欲自見於勁敵善醫者欲自見於危症衆人束手而一人從容奏

效始有以淋漓滿志則沈子前此之太守蕭蕭不足快而齮齕而得左官左官而得鹺司尤足快也天下之快莫大於遊戲古之至人一切處三昧一切時三昧八萬四千塵勞門卽八萬四千三昧區區者欲以純一清淨境界爲正受失其遊戲受困於人於是困人之人攘臂扼腕思以一時之得失爲千古之榮辱以九品之高卑逞兩手之上下亦可謂不知量矣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自予觀之道安有不行之日哉孔子之道不行於八政行於六經不行於四民行於三千七十子不行於一時

行於萬世猶有行不行之見存在魯之道卽行於接
淅在陳之道卽行於絕糧在宋之道卽行於微服伯
夷不行於周亦不行於商其所行者不屑就也柳下
惠不行於三黜亦不行於三仕其所行者不屑去也
微子以去爲行箕子以奴爲行比干以諫而死爲行
世知行之爲行不知不行之爲行也不行皆行道豈
有廢哉道既無廢將以何者爲命命又挾何者以操
吾道之重輕哉沈子從此之郡還其故物蹟於公卿
其快心處亦未必有過於積逋八十餘萬之內一踊
而出者也故爲人所困而遂謂道不行旣已不可奈

何而歸之於命皆謂之無丈夫氣可也於是沈子行
澹歸送於珠川未曾灑酒高歌有大聲發於水上若
千雷萬霆互相激繞南海之中飛者走者潛而遊者
俯仰錯愕不測所由來蓋三千餘年大道之氣因沈
子而始一吐乃乘風破浪抗手而別

送鮑雲從北歸序

如來有言說三身所謂名身句身形身也因事立名
則曰名身因名得義則曰句身名句合出大小長短
清濁高下各現其相各居其位則曰形身此言說非
第一義而非言說亦不能入第一義究竟解脫故曰

善觀名句形身菩薩隨入義句形身疾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譬之於斗天之喉舌尚書天子之喉舌
也無喉舌則上下不交而內外不通天地否萬民痌
四支百骸俱絕故喉舌者司命之關喉舌非心尚書
非天子然非尚書亦不能入天子之耳出天子之口
得究竟解脫天子以尚書爲喉舌尚書亦以其所親
信士爲喉舌在於督撫尤重此選予以丹霞三寶至
端州獲交於雲從鮑子識度明才略敏慷慨而仗信
義其語言敘致整暇多風制府大司馬周公撫二東
用之有成效至于入粵倚重不衰此兩傳之司也孔

子語葉公子高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至難夫兩
喜則多溢美兩怒則多溢惡溢則其聽之也莫莫則
傳言者殃故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此
兩傳之法也尊而爲督撫傳於外爲喜怒其傳於內
惟畏與敬畏與敬有不能自傳者託于人以傳屬吏
之死生榮辱下民之治亂安危一疾徐輕重而禍福
判於胥壞喉舌之司命以兩傳而益險鮑子之傳因
人而傳而已無所與未嘗以愛憎而故爲增故爲減
故爲行故爲止也譬之於八識尊而在上者大圓鏡
智也其文武諸吏可否報駁者妙觀察智也諸爪牙

之役奉其命辨其事既其功者成所作智也其兩傳者平等性智也是智也處於內外之間無名無位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因而傳之無所爲增減行止而不居其德與怨故曰平等此鮑子之所爲兩傳者也鮑子爲予法喜交請經建閣自行檀勸人行檀正以言說入第一義究竟解脫皆不越於兩傳鮑子之兩傳人之言而止已無言焉如來說三藏十二分敎傳三世十方一切衆生心量而止已亦無言焉如來爲傳語之人未嘗意爲增意爲減意爲行意爲止也盡世界總一八識盡古今賢聖所言總一兩傳兩傳豈有實法則兩傳之言豈有定言善觀名句形身菩薩隨入義句形身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如來說法之指大迦葉結集之指鮑子請經建閣之指也鮑子北歸謹次其說以贈蓋予所以報檀越者爲鮑子第一義諦曷豈僅以喉舌之司爲鮑子世諦重哉

送韶協林育長副將開鎮太原序

歲在壬子廷推鎮守山西總兵官於是韶州協鎮遂菴林公特奉　天子簡命以往韶之將卒士民喜其遷而惜其去其喜也爲三晉得覆幬之公其惜也則韶之人如失怙恃之私也公鎮韶十年恤兵愛民視若一體廉而不劌惠而有節爬梳山海之根莠以養嘉禾韶之人惟恐失之宜也太原古并州之域伏羲堯舜之所都左恒山而右大河雄峻廣博扼雁門紫荊諸關昔稱邊塞近且爲內地有心膂之寄　天子慎擇大帥取其素著威望而能撫綏是以命公則雖以韶之人之惜公不能不爲公喜蓋位綦尊地綦重任綦大其視韶陽蔑如耳韶之人曰吾乃不幸不生于太原爲今日迎公之人願爲韶之不忍送公之人也吾又不能往太原爲終託庇于公之人而爲他日思公不得一見之人也韶之境丹霞之山有舵石比丘也而傲之曰吾于公之遷與汝同喜於公之去與汝同惜而能爲其惜減爲其喜增并州之域有淸涼山焉是文殊師利道場也吾將一瓢一笠徧登所爲中東西南北諸臺求所謂金剛窟般若寺者吾杭文喜禪師曾親見牽牛老翁持玻璃盞飲以甘露漿問荅蕭然格外吾庶幾遇之吾以餘力陟山顛而望太原若有所思復瓢笠從公坐籌邊樓見黃河奔注僅相江一衣帶而太行諸山若芙蓉蒼翠照映于二水合流之間相與談韶陽舊事微聞韶之人思公而不得一見之聲焉則又愾然而歎息公乃以元戎小隊

登山而觀東南海門直上一點浮漚裊與韶之將卒士民剪刈熏祓之所十年中風雨晦明弁舵石攜手笑語歷然人其人地其地一時迴盼啞然而笑則故與公同在淸涼山上汝等曷不一瓢一笠從舵石遊乎文殊師利曰昔維摩詰現不思議力拚紗羅國於一掌中入娑婆世界公何不折取韶陽一境如槳葉許令其將卒士民一見公以慰其思公唯唯於是韶陽之人不覺不知皆在淸涼山上皆得見公與舵石攜手笑語遂與舵石同滅一惜同增一喜公卽位更尊地更重任更大更無蔑如而視韶陽以及其將卒

士民者蓋可隨時隨地無不與公相見卽不必一瓢一笠從舵石遊矣

送沈融谷秀才還浙江秋試序

己酉暮春之初予與沈子融谷別於天峰柳汁旣可染衣杏泥亦堪襯馬予心悠然已與沈子穿過一輪秋月蓋惜其別惟恐其別之不久也別有二有不當別而別者其別宜悲有當別而別者其別宜喜是行也沈子方爲文戰以沈子之才隨風珠玉觸手筆簧卽一戰而覇獻捷於上京東西南北爲四海蒼生所共有之人不復爲予詶唱烟霞所有予亦不復以一

人之惜爭天下人之喜者勢也吾道不貴偏枯比丘特爲一衆惟菩提薩埵有示作王臣而爲說法子韶先發悟門後魁天下無盡先魁天下後發悟門事非得失豈論遲速浩浩紅塵中大有相爲者白月在天向平地上搦水濕手一回失笑發悟門魁天下如兩足竝行一時俱到馬首塵埃松間風月何濁何淸視草螭頭譚經石上何深何淺炬列火城燈開芋舍何晦何明澤徧八荒雲虛半榻何勞何逸沈子迴翔於八達之衢日在萬仞峰頭與天然老子把手同行忽然放倒則予今日惜別之懷早成剩語不妨向叱馭

樓下見影而馳然雖如是已被孝山勘破了也

送三央比丘還吳中序

三央義公少與余同里閈丁亥夏復遇於辰陽相從入東西粵庚寅之春余下詔獄楚毒備至僅一蒼頭又爲怨家私掠公負余出錦衣行署溺唾宛轉血肉很藉湯藥扶持難行之行靡不堪忍一時薦紳閒咸誦馬生高誼余旣皈命三寶公亦落鬆已而下灘水參雷峰余語公子以友道故易服耳我今有歸矣子其還乎公勃然謂余居高而視下遽入丈室請執役當是時公於余友道終而於雷峰師弟子之道始矣

然余於公友道則未終也余故愧無以當公之德也今年秋公病於萬年之紹隆地僻人荒絕鮮藥石惙然殆將不起涉冬稍愈欲就醫吳中嗚呼公能視余患難余不能視公疾病余獨非人情哉捨俗以來孑然一身皆非已有以五毒摧殘之餘值三年奔走之後余亦與涅槃堂鄰耳學道之始要於遺情境風交煽如挽逆灘之舟儆縱則敗使根本未斷而於對治門中時勝時負欲爲香象截流過生老病死大海則已難矣然則余與公之病心受耶身受耶奚以相憐而不能相爲耶公往矣吳中人士敦尚氣誼倘有聞

公之風者笑澹歸無用漢子故人不能振而俾走醫藥於千里之外因發憤振公爲友道扶衰續絕是丈夫也不必於世間法存一德色而余於出世間法早具兩負門其誰能雪之

送張過菴歸杭州詩冊敘

東西南北之人不相期而相見相見而相悅世未有思其所從來者夫人非一世之人也寧有世世而生於一地者耶故今之人非今之人今之地非今之地也余與張子過菴相見於雷峰浙之西有雷峰粵之東有雷峰異地而同名兩雷峰之中各有吾兩人異人而同地吾兩人之相悅也則曰以香火故也過菴嚮方少棄其鄉來粵東走瓊南攬海外之奇客于穗城穗城之士爭交之若曾君自昭輩咸以文學行誼把臂論心非香火猶香火也此與吾不同雷峰不異雷峰則未知過菴之前粵東歟則未知自昭諸賢之前浙西歟則未知吾之前誰同浙西誰同粵東歟頃者過菴言歸營先人葬畢且復來粵東諸賢爭爲詩歌以寵其行則未知粵東之適浙西歟則未知浙西之送粵東歟則未知浙西之還浙西而粵東之別粵東歟過菴才高而志廣類不以一鄉國自居古之人

有東西南北之所能有也蓋非一世之人故無所往而非故里無所往而非故人而世且畫尺寸之土以自封規轉盼之窮通以爲其得失非夏蟲歟嗚呼人非無所從來而來雖夏蟲非夏蟲也以其各不相知而爲之說曰天生耳豈知夏蟲之與天同一根乎使不知其所從來不知其所從去則雖一舉足而盡東西南北猶之乎非夏蟲爲夏蟲也過菴不河漢吾言今之人非今之人今之地非今之地誰爲別之時誰爲別之事抗手高揖而行可矣

賀周副將軍協鎮潮陽序 代

在易有之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夫論功行賞衆建諸侯而天下大定則建侯者寧象也然非不寧亦無以爲建侯之藉譬之洪水未平冉木深阻蛇龍虎豹豺狼鴟梟之所伏匿非一斧一斤可以鋤剔必將烈山澤而焚之此用兵之勢也聖人以此毒天下天下豈愛其毒哉愛其以毒止毒非惟止奸宄之毒而已輟耕而歎聞雞而舞時有飛揚跋扈之思材武鬱結無所發舒亦將蘊而爲毒爲亢爲燋即以洩之爲功爲決爲潰蓋帝王所以驅駕英雄英雄所以消磨材武亦云洩之而已矣大清革命嶺

海嶠風藪澤之區閒多竊發則惟督府控制水陸鞭策文武綏輯兵民是賴我臺翁周將軍實隷帳下膺股肱心膂之寄當是時海波未靖急在潮陽公奉檄駐防揭天之浪化爲安瀾以爲一隅之治在標中軍之治在本復檄公署都虞候上自藩府下及庶僚以至蔀屋刀斗之隱微無不資公耳目以通閒見衆情大協即出守於潮四事克修五德並奏復以餘力賑荒撫叛措一境衽席之上幾于輕裘緩帶雅歌投壺矣碣石揣逆負嵎之吭不可以扼公免胄先登疑有青龍奮十雄劍兵刃所及若叩銅鐵賊衆披靡遂梟

元惡復命公蕩滌遊魂爬梳匿魄公餘勇可賈海濱蕩然無有蛟螭魍魅敢夜嘯者于是督府奏其功今上嘉之遂由參戎擢副帥協鎮義安駕輕車就熟路爲諸將冠冕用章激勸公雖鷹揚虎視而子諒爲心潔廉爲骨退讓爲容一旦執桴鼓立軍門凛如氷霜靜如山嶽蓋有古名將風其勳烈福澤殆未可以當一面縮通侯爲量也昔周勃以戰功位亞蕭曹漢高帝稱之曰厚重少文必安劉氏其後入北軍翊皇[illegible]璽以授太宗成再造之績其子亞夫壁細柳棨戈[illegible]甲長揖乘輿之前至天子動容謂脫有緩急眞可

任將兵卒以持重好謀紓吳楚七國之難任兼將相此皆公家故事也公其勉之克揚休烈以鞏皇圖勒名鐘鼎誓彼山河協于不寧建侯之義終底于寧即四海蒼生實嘉賴之請借于言爲公二營僚友一致頌禱雖舉萬年之觴可也

總督兩廣大司馬周公壽序

戡亂以武定治以文古聖君賢相所因時而樹人皆造命之方也天下之人性同而命異修短樂苦勝劣各依乎其所行行旣萬殊則報非一等此豈獨一身然哉國運之修短民生之樂苦治術之勝劣亦依乎

其人其權悉歸諸造命者故匹夫所造及其身與家而止大人所造及於斯世斯民大人蓋以斯世斯民爲壽命者也某以丹霞三寶之事謁今制府大司馬周公於端州公不以方外見拒數奉晤言得公之爲人內外一如慈和直方而寬厚世之愷弟君子出世之博大眞人蓋兼擅焉嶺表民生近稍不遂譚治術者宜以慈和直方而寬厚濟之爲造命之上策公之所造當不止嶺表其效則上與下先見之昔　太宗
皇帝留神文治當草昧之際妙選名家子弟躬自教養時時臨幸所以誘掖奬勸無餘力公就傅之餘預

選中成童入內院壯歲開府二東未强仕而總制兩粵海內蔚然稱禁林頗牧閫外夔龍雅　太宗所樹之人貽厥孫謀爲　國運靈長之藉此上與下共見之者也漢高帝曰乃公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陸賈曰馬上得之能以馬上守之乎遂成新語每奏一篇殿上皆稱萬歲諸呂竊亂得陸生之策力者半至於文帝猶能以閑所未閑底定南越文之效如是文之爲指好生而惡殺自天道以逮聖教無不好生卽秉鉞師中壹以不殺爲神武故其選必歸之慈和直方而寬厚然則公外膺分陝內任保衡其所以爲斯

世斯民造壽命必久且大矣吾祖能仁氏言之善男子欲知如來長壽之業諸菩薩以是業因緣故得長壽果所謂憫衆生等如一子行四無量心以十善五戒移風易俗垂手於三惡道中未安令安未度令度未解脫者令之解脫若是如來壽命之長以能爲衆生造壽命故長也公方爲丹霞樓至如來崇嚴殿閣是歲嘉平之望值公攬揆卽於樓至如來而得公壽量何也樓至與賢劫四佛爲昆友於九百九十五佛成道以來爲後勁未來之壽過去之壽不可算數爲喻大莊嚴世界劫名大寶光德輪王赦千童子年

各十五聞三寶名發無上菩提之願遂生梵天爲千梵王壽一中劫又半復於娑婆世界爲千轉輪王壽八萬四千歲雪山學道爲千五通仙人壽一劫皆在往古無數阿僧祇劫之先乃至於今爲南天王八將之首護念三尊利濟群有閱賢劫盡而始坐菩提樹成等正覺樓至如來之壽如是久遠不可思議公之壽亦如是久遠不可思議卽其所示現出將入相治定功成制禮作樂皆諸大士息苦隨類二生所變應而得勝上之報又安知非卽樓至如來分身千百億之一爲今天子救時良輔坐致太平者夫諸如來非

爲斯世斯民無生可出諸菩薩體如來之心非爲斯世斯民亦無道可行則公之慈和直方而寬厚依乎夙因成乎今覺所以裨益民生維新治術卽國運之靈長恒必由之非直爲一身一家修福澤之地也然一身一家之福澤必不能外於斯世斯民則公又以造命之方率天下之異命而等歸之同性某於公有厚望與深慶焉故不僅躋公堂而稱萬壽也矣

端州史庸菴太守壽序

一切法得文而傳故可久之數莫盛於文金可銷石可泐受文以毫楮至柔之質而長於至剛可久之理

莫尙於柔毫楮欲息傳之以口舌者口中之至柔者也迦葉佛偈流在人間莊嚴劫三佛之語至今猶存託於口舌鼓爲音聲其來不知所從其去不知所至强名之曰空可久之道莫大於空空者文之至也盪爲風霆凝爲霜雪潤爲雨露絢爲雲霞耀爲日月星辰結而爲山川草木空無諸相而諸相悉麗於空諸相生時若空有起諸相滅時若空有止空未嘗有起止空者久之至也夫論可久而至於空則世之人不敢言畏之也彼蘄以幻有爲實有而未知眞空之不空眞空故久幻有故文眞空卽文幻有卽久此其理

豈易言哉我釋迦如來已說一大藏敎而語文殊師利曰吾四十九年未嘗說一字一切如來說法皆未嘗說一字非無字字皆無無無皆字故曰我嘗說塵說刹說熾然說三世一時說歷未來際如鉤鎖連環亦不斷絕人之身心來亦無從去亦無至現在亦無似凡有說者皆身心影事而非身心卽身心亦影此一大藏所詮之理能詮之宗也豈特如來爲然世之恢奇俊偉之流發爲詞章所詮非其理而能詮卽其人非其理者全具此理而不受卽其人者全非此人而不知世諦第一義諦無二諦世諦不可得故無

世諦第一義不可得故無第一義諦二俱不可得故無二諦豈特文爲然立而爲事建而爲功服官治國與天下如珠在掌人物妍媸舉無遁形其未至無攬之之法其既往無留之之法忽然相遭珠未始言是人是物是妍是媸觀之者指爲人物妍媸耳如來藏識變爲意識要非可久別有人物別有妍媸卽別觀而別指之是二者各不可得而後得其可久也其執以爲不朽者如工畫師是人是物妙得其妍有觀者有說者傳而玩之謂非此人然而得此畫謂是此畫然而不得此人夫所得旣不可得而不可得者爲得

則所得得無二無二分訶然而獨存此之謂無動之尊予友庸菴史子以一代文人出爲循吏居心明靜如珠照影因物付物故無攪事與留事之患其爲文隨地泉源桂峽乘風曲折萬變得古人空有並行之妙而敷政優優一出於簡與柔淸不絕物方不礙理化事爲無事化言爲無言敭歷日多績用日廣亦如工畫之師遇佳山水韻人勝事解衣盤礴各留一幅絕世丹青然欲以此盡庸菴子則不可庸菴子自有無盡盡藏以空爲體以柔爲用而發爲天下之至文覩者與說者有盡畫者無盡畫者有盡所以畫者無

盡釋迦如來從本有生至於兜率降神八十一年祇是一幅絕世丹青其所說法四十九年五千四十八卷皆如影事未嘗一毫有所增減於身心而後之人爭以文歸之謂之一大藏教庸菴子更向丹霞榻下一幅仍若佳山水中逢勝人譚韻事解衣盤礴留此丹青全海非漚全漚是海予卽奉爲慶生之供如說而起如說而止

韶州馬子貞太守壽序

取四大以爲身地水火風三槩而其力益大然不如心力之大何也無形之形無名之名不可以數量相

稱以數爲無數以量爲無量亦不可以無數量者相等此之謂力此之謂正命此之謂壽雖然人同此心心同此壽而或有大小偏全修短之見蓋其所用者殊也天以行故徙川以流故長日月以運故照體獨立心莫大乎用用莫大乎勤勤莫大乎純丹霞地籍韶陽予以緣契獲交於郡大夫子貞馬公庭無留事事無留牘人無貴賤賢不肖政無巨細難易若鏡之涉象春風之入萬卉遊刃於有間之節而縱六轡於四達之衢也漢庭多良二千石以爲公比愛民恤士如召信臣引經折獄如雋不疑摘奸發伏如張敞率

先禮讓如韓延壽弭盜如龔遂課最如兒寬廉正不私如尹翁歸然猶不自暇佚早作夜思一日之計以及於歲各有常程不差晷刻蓋其勤如此夫用心不勤雖有長才廣度一事漸積百慮疎漏則閭閻之幽隱不達而疾苦或因之以成是故繼日待旦握髮吐哺周公之所以左也若甘棠聽訟至煩三事之尊於露次召公之右方駕爭先一出於勤於今爲烈而公以純衷上兼喆範則所與朝廷共此四海論道宣猷豈惟良二千石而已哉旹壬子孟夏攬揆之辰躋公堂稱萬壽若張咸池於洞庭之野在谷滿谷在阬滿

阬顧予所見微而致頌不在一世之事功而在千秋之學術蓋善用其心以全其力因達天德之眞傳也夫萬行不出天德天德不出一心心不可見見之於用如尋水得源滴滴皆水不能指一滴以爲源是故天無根而日月無蒂心亦無體一念不可見念念皆見念念既見而念念皆不可見古之明道者自一念以至萬年不移絲髮如公治郡自一日以至百千日不差晷刻而不妨有貴賤賢不肖之人巨細難易之政紛然雜陳泛然各得未嘗動其人生而靜之初祖不云乎心心無間流入智海聖不云乎至誠無息不

息則久無息其體不息其用由勤而純非猶人之心然猶人之心也心之用異心之體同是體也在萬物之上不爲高處六極之下不爲深長於太古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不爲巧得之者出神入化離有超無非數非量卽數卽量有數量者無以相稱無數量者無以相等彼見光爲土旣七趣如塵而拔萃空群亦孤生非大公所爲善用其心以至於命全其力以全其壽者如此又豈惟一世之事功而已哉

南雄李廷標別駕壽序

老聃氏之出爲道家宗得長生之術其道德五千言往往爲丹經附會予嘗槪之蓋用世之書也漢文帝得其意治埒成康宋之仁宗亦庶幾焉曹參得其意爲漢賢相民以寧一若婁師德狄仁傑李沆呂端又其選也老聃氏之所寶有三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是三寶者用世之正傳亦長生之秘訣予取爲雄州別駕廷標李公攬揆之獻若合符節公豈非老聃氏之苗裔耶偏得老聃之道以治雄雄之人士愛之如慈母敬之如神君如庚桑子之居畏壘之丘三年大穰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雄爲南北襟喉民獘于賦役公視之如傷醇以息事寧人

爲先務間一署璧江斥其餘羨還之民間其權太平橋邑捐俸以葺不忍煩夫里之力誘進博士弟子飭之以文率之以讓皆奉慈奉儉奉不敢爲先之法以治人而人治者慈能不怒儉能不淫不敢爲先以能不爭愼內閉外心和而氣平可以長生此有其取之者也取之者我所自得之德也亦有其與之者也與之者天與人物與鬼神所共報其德者也公居家讀書守道衣不帛食不重肉樂善而好施有麥長錢多之異克君克長者亦然有所及于人人從而歸之如水赴壑位高而處下海故大於山也治身亦然不慈

者譬之以金戕木水戕土也不儉者以土戕水以水戕火爲天下先以火戕金用其尅不知用其生日趨于短折其所以麥長錢多者亦然用其生不用其尅寧爲海不爲山老聃氏之言又曰用之不勤亦曰上德不德且曰旣以與人己愈有由此觀之公之所受固未可量也老聃氏出函谷關或以爲仙去黄帝亦有鑄鼎乘龍之事蓋道家所侈談世儒之論黄帝爭先而處强老聃氏居後而用弱非也不居後必不能爭先不用弱必不能處强老聃氏直無事於世耳帝王之功故其餘緒公他日坐政事堂黄髮兒齒袞衣

赤舄比蹤曹婁狄呂稱救時良相豈有所加於讀書守道之時而今而後所長非麥所多非錢非長可量非多可算于所爲公攬揆之獻雖極上下窮古今皆公自性所有且不借資於祖德又安用詹詹者爲

柳州周文山別駕壽序

盡大地人無不本來悠遠然皆繫着失解脱樂何也彼以妄想攀援有可把玩者爲眞不知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向春燄而求水邀空華以結果乾闥城中近三倍之利浮漚幾內守徑寸之珠終不可得入於淪溺良由無智不達本來解脱實相以悠遠樂博悠遠

苦當其苦時未嘗失此悠遠但多一苦爲可憫耳是故盡大地人所不必慶者壽所宜慶者樂也天下之樂莫有過於解脱然無般若觀照之力卽不得解脱不得解脱卽不證法身法身不離泡幻之軀般若不出流轉之覺但識本來無別解脱春燄無波空華卽靑乾城如影浮漚非實於不可得中獲自覺聖智絶諸把玩遂證眞常孔子不云乎智者樂仁者壽世之論以爲智者樂不智者不樂仁者壽不仁者不壽自子觀之仁與不仁同此壽智與不智異此樂以其不樂等於不壽故歸壽於仁者耳晉陵文山周子天下

之智者也周子有近於解脱之德者二蓋能忘己爲人隨時隨地給求排難又事至而應不留礙於事之前後不執恪於事之中其爲人脱略外無崖岸內無柴柵常有若存若亡動於天機而不知所以然之致此周子多生般若之力所熏有合於本來解脱卽於本來悠遠中入自受用三昧獲無數無邊不可說壽量則周子天下之仁者也夫本來解脱一有所合則外物輕外物旣輕則意地惡覺卽有起滅皆微而無力雖在世網不爲世網所籠罩則目前之地常有餘以自樂春燄也空華也乾城與浮漚也適然過於其

前若風行水上可觀可喜無一刻不安住於實相江河競注一滴不流旋嵐偃嶽寸絲不動周子即有過於天下人之壽非有過於天下人之樂豈足貴哉周子近官龍城遷非其疾處柳子厚之所憂之地其所居茅茨不剪其所部之民侏儒雜沓無可與共朝夕周子常若雲海交於胸中未始有毫髮可以相芥蔕者孔子不又云乎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相生妄見見成妄相流注相續惑起而憂憂積而懼至於懼而乾坤廓闢輒無地以自容故以本來解脫之法身與纏縛同爲悠遠然則周子之不憂始於不惑

終於不懼周子亦天下之勇者也夫仁爲本來之體智與勇爲其用體所同而用有不同非本來之用有異能以般若觀照不能以般若觀照異耳由此言之智者樂壽者亦樂仁者壽樂者亦壽壽所同也樂所獨也子所以壽周子亦壽其獨得之樂而已矣

韶州池儀伯別駕壽序

丹霞一坐其地在仁化歲戊申予歸自螺川仁化諸士民來見者頌判府使君池公不置口曰維公實能子我如父母鞠我育我維公實能孫我如祖含飴抱我子聞而手額以爲世間法稱邑大夫曰父母進郡大夫於祖蓋鮮有當實之名公備仁化篆不數月名實俱孚抑何道以致之公以仁爲本以廉爲幹以明敏爲枝條垂如雲之樹以覆此邦披其淸風而安其密蔭於是問諸租稅未完者完按諸獄訟未結者結民氣之未蘇者蘇民力之未息者息至於今三年思之如一日予然後知天下無不可化之民而古之所謂賢人君子無不可幾及之事也韶陽爲嶺表佳山水有虞氏南巡奏樂致鳳鳥之祥秋成新九成臺蘇軾銘之謂簫韶之音常存於天地間似也夫乾自淸坤自寧山自高江自深萬物自生自成太和之氣自

充自盈有人焉以嚴核矯激見異使其吏民視如雷雹鬼神之不可近則元氣已傷矣而況毛舉鷙擊竭澤而漁之紛紛耶夫簫韶之音未始不存於天地然斯民之得聞與不得聞則郡邑大夫之賜也古之人有言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公爲政不示民以所難其判府如其攝邑篆時其攝郡篆如其判府故當其未攝篆民望之如雲霓及其旣攝篆民就之如袵席使天下爲郡邑大夫者皆如公則天子不必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擊壤鼓腹之隆可計日待也昔我世尊嘗爲轉輪王躬行十善五戒安全四洲之民靡不

承其德澤當是時人壽皆八萬四千歲蓋至治之上
則也今値減劫之際非有乘大悲願者隨時隨地隨
分以維持長養此太和之氣必不能護人類而深留
佛種于老矣憶少年守淸源見徵令日煩官方日紊
意悽然傷之投紱而歸比習杜多行棲遲林壑復操
一鉢走風塵中念諸佛正眞之道不易一切救人所
祝者四洲郡邑長得賢士君子實能父母實能祖父
母子其子及人之子孫其孫及人之孫小康用奏大
亂永寢則聞公之風遠在千里猶當以無緣慈中其
誦禱丹霞一坐具地在仁化藉公一葉之陰而豎寶

王剎轉正法輪其能忘所自哉於是春王正月之吉
爲公攬揆同於采風之義取仁化士民之言合諸郡
屬輿誦效天保之歌曰君子萬年無他道也徧爲爾
德而已矣

賀劉鳳菴五十初度序

邃古之時盤固渾敦天地人諸皇壽皆以萬數計書
契未啓父老口傳如繩繩相結荒矣而非唐司馬遷
以爲其文不雅馴蓋夏蟲也竺乾氏之言若增一劫
若減一劫增劫至於八萬四千歲減至十歲當劫之
增輪王御寓醇以五戒十善化導其民風俗大和壽

臻於此刻核之心生而智巧滋多數量亦遞減並非
天命靡常修短之準壹憑於福德耶平藩東下底定
海邦豪傑之士鱗翼景從者萬家其爲王所信愛任
轉輸於凌江者有鳳菴劉公公天賦貞良性不嗜殺
其事親至孝友于兄弟內外無間言與人交寬厚而
信其居凌江凌江之民安之以公事至穗城文武諸
將吏僉以爲長者四方之往來謁於其庭無不各得
其歡心今乙巳孟冬之吉爲懸弧之旦郡守令及其
邦之俊乂舉觴爲壽而祝予一言易稱積善餘慶詩
咏君子萬年祈天永命古今無二道也上帝好生仁

者必壽公從戎三十年未嘗妄殺一人居心立行規
摹禮義又殫力於無生之學樂善而好施幾於四誓
克弘三業漸白蓋生減劫之世而爲增劫之人今之
上壽惟企百年彭祖八之遂成絕遊若公則八萬四
千歲固其所自擅也進而求之楚南之冥靈以千歲
爲一春秋則八萬四千僅足當中壽以上大椿上古
之春秋一萬六千歲八萬四千猶甫離於襁褓耳以
公所修德業若須蓮多睹史天中隨身宮殿彼天一
晝夜當此土四百年八萬四千歲不過二百十日若
夫極樂世界一晝一夜爲娑婆一大劫積八十小劫

成一大劫吾不知一劫之年之所止也以八十小劫爲一日而云無量壽壽無量年無量月無量日無量吾不知無量壽之所止也然皆自弘四誓曰三業者一句十念而攝之有餘則八萬四千歲入公眼中如電光相似公自有不導引而延年不服食而卻病者豈待乎世法之戔戔絜松喬以况長引岡陵而比固哉

諸葛太僕公壽序

溫陵諸葛氏出忠武侯至同卿士年先生三十六世矣忠武侯奉漢鞠躬盡瘁大義炳然與天壤相敝有宋少保執節公使金不屈又小宗所自出至於先生遭時不造抗高尚之風託像服於方袍圓頂非獨賦性剛正亦其家學然也天下大器不必其恒守事不必其恒成人之所嚮不必其恒足一切皆從變滅而此心不與一切俱遷非所謂必得其壽者耶雖然先生固自處於未亡人之間即竭一世之頌禱爲先生稱觴先生不許不如隱先生之忠而顯先生之孝避其所不忍聞而進其所可聞者何也先生之隱忍於其家袁閎土室雪菴衲被足不出戶庭親串罕得謀其面凡以爲太夫人也君親之倫無觭重勞於王事

不得養父母即賢者不諱其有怨詞蓋謂普天之下皆吾君之臣不能謂普天之下皆吾親之子則別其之理當有所分忠武侯之奉漢徐元直之辭漢殊途同歸彼寧終其身槁項黃馘與草木同朽而不忍一白其志其苦心直節豈有所遜於鞠躬盡瘁之友哉夫溫嶠絕裾功高位重獨坐栩牖良有遺恫於北堂者子道之未盡亦臣道之不光是故舉先生之孝而先生之忠已竝行而各得矣古之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金石不能礙陰陽不能賊亦云得全於心耳忠武侯受託孤之寄握全蜀之兵未有以嘘火井之焰無全事而有全心先生位一大夫非有尺寸之地以用其武亦未獲蚚一介之命中召吐氣爭衡於刀鋸鼎鑊之前託网曹社空名持孤掌閉戶歛衽而擬首陽之薇茹燕山之雪彼衆人國士之報襃世之未流而忠孝不兩立亦曲士之論然則依依乎舍承歡菽水有全心即先生有全事當其隱几高臥流覽寰中白衣蒼狗浮雲無質左纓右觸灑血無痕嵐風軸雨劫灰無跡惟此不遷之心與一切變滅者俱無絲髮之可易先生之心體是先生仕壽之體乎不能加之以爲高先生豈能辭之以爲潔世之人乃欲以成

敗利鈍爲此心之得失亦可謂不知類矣方忠武侯之南征也周公見夢助以神兵至於祁山六出則無聞焉周公非勇於前而怯於後也忠武侯爲漢之心孔子爲周之心皆周公所深契而同夢者成敗利鈍非其逆睹忠武侯不能如漢何孔子不能如周何周公其如成敗利鈍何哉夫事有成敗時有利鈍命有修短而不與成敗同事不與利鈍同時不與修短同命者先生之孝寧直以奉太夫人允於而宗無忝於而祖持於而世自處於未亡人之間是以有不亡者存緣此觀之諸葛氏之家法存漢與宋至今未亡也

是先生之壽也

海幢阿字無和尚壽序代

朝廷開功名之門以奔走天下歲集萬人授官以千百計其有大建豎者若披揀金於沙礫也古帝王知生才之難假以羽翼自一命之吏皆得操威福令齊民齊民之蚩蚩者甘心俯首自處於不才聽其生殺予奪而不敢較故文具羈縻亦可久而無事一旦有豪傑起草間料天下之無才因其敝而蹙之嘗至於不可禦甚矣才之爲世利害也顧嘗疑逃虛之士蔬食布衣屏絕妻子既無生殺予奪之柄以駕馭人醇

用空言相化誘雖桀黠險詐皆攝心聽教恐後或一座萬指莊嚴梵刹所費嘗巨億無絲毫退怯則又疑其有殊絕之才使之奔走功名遇帝王假以羽翼其所建豎將必驚世駭俗而彼又未嘗侈侈於此則甚矣世之利害又不足以盡才之變也予頃承乏守廣州聞有阿字大師居海幢一時王公大人悉傾蓋相歡下至士民稽顙乞一言爲道種幾遍南海及見其人朗如秋月溫如春風高渺如華嶽削成雲表而四應旁達如決萬斛之泉隨地賦形無不畢浥予始心折以爲此故殊絕之才不假羽翼而搏扶搖直上者

卽又疑之以爲以彼其才何以至於逃虛而不返聞嘗得其行由公家本儒族尊人端慤謹厚爲諸生嘗不能自活公十餘齡每出奇論以養其父母兄姊値兵荒避地無怙所餓幾死者數矣一日尊人以株連在縲絏公提飯糗扣圜門爲禁卒捶楚不顧因其索賂出百金券予之約以期日卒喜爲聽出入公得餽尊人一再飽解鍛鍊之苦乃懷牒匿堂皇側俟令尹升輿突出握其袖大哭且訴令愕眙見其稚小徐問狀判牒命吏取釋公哭不止袖牢不可解曰吾已釋爾父復何求公曰吏取釋必遲吾父死矣必立取乃

可生令立遣役同公往立山之嶽卒搦管曰吾遂爲孺子所賣當是時公欲經紀家業計久遠無策俄而有僧導以出家之利公與父訣曰請以出家而計吾家旣出家從其僧抵雷峯卽與其僧訣事天然昰和尚稍益親知有向上事便頴脫當機不讓公初以貧廢學日夜侍奉之餘篝燈自力作詩輙有秀句通古文詞其於上乘經義大法明後直一吷了之從其師居棲賢策影孤征走關外訪千山和尚一衲涉氷凍且餧於三汊河賴有救者始得達還南泛海舟膠於氷潮不至長年與佑客皆大恐公持觀世音名號夜大水湧丈餘乘風行闇中復爲氷凌所夾舟幾碎乃如穿梭一躍而過迴視同行諸舶已沒矣旣歸嶺表復杖策遊奇値遘兵變有欲乘此殺公者其黨一夕就擒乃免還首衆雷峯出住海幢其所設施建立巨麗深固不取辦一時以爲自我爲之者其久大當如是諸方衲子爭服膺之公三十得法今年甫四十及門諸弟子謀爲公壽乞言於余余固疑生才之難觀于公則疑用才之易且如世之才者帝王假以羽翼僅能有所建豎公以澹蕩無津涯之詞勞苦淸淨之法無生殺予奪驅率其徒而一念甫形爭爲效力其

游於王公大人抗言高論聲出屬垣之外各愜其意酬其機而侵侮所加宜忍卽忍宜斷卽斷中其肯綮不失分寸譬之於戰也張空拳入叢矟之林奪矟而用之出其陣後而反比於結行列建鼓旗被犀兕之甲操利兵而決勝者其奇正之勢故已遠矣予聞宗門之流英偉卓絕不同於逃虛而自了者往往負才不用之以亂世亦不用之以治世獨奮其飛揚跋扈之姿向寂寥無事中發爲光怪如市南宜僚五丸常在空中二丸亦不住掌上其以世爲遊戲耶抑聊示其才爲無足輕重而置之利害之外耶儻謂道足以馭其才故不必借徑於生殺予奪之勢耶公之道余無由窺其籓籬所見於外之有爲已殊絕如此藉令如趙州諗南陽忠老安國師之年其建豎宜不數天台永明要以公之才自童子時已具已現于霄百尺之豫章早芽蘖於七日則諸子以四十爲公賀惜未有人當公十餘齡出其奇譎之際而先爲之賀也予故以是爲天下之生才賀天下之才生而能爲世利害公生而用其才於不爲利不爲害之間驅天下之才一還於道不獨以世爲遊戲亦以才爲遊戲則公又有不自見其道者予益以是爲道賀也

梧州詩序

偶於故書簏見梧州詩閱之恍然曰此予出家公據也予少不信有佛法歲丁亥在辰陽讀楞嚴圓覺諸大乘經始知慚愧遂發出世之念而狂心未歇復走兩粵庚寅得金吾一頓痛棒乃歇下耳上根人從順境回頭中根人從逆境回頭忽從逆境中死了不及回頭便成泯没予劣得不死忝預僧倫已二十四臘危甚幸甚然獄底孤吟不落怨憤叫囂之氣而山林本色時復透露豈可謂非多生熏習耶漫付諸梓以見金吾堂上是我接引導師雲水香燈端申供養即閻羅天子與牛頭馬面爐炭鑊湯總一蓮花香水海耳

徧行堂集文之五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理　古習　編

序部

李鑑湖祠部六十壽序

人之生也得山川之氣爲多而得山川之情者蓋少得氣者淺得情者深深則得神淺則得貌是故有日涉山川漠然如不相見有一見而朝夕與共坐臥不能離豈非鍾情獨異遂一往而深耶夫山川之奇壯靈幻故殊絕於有形而吾心奇壯靈幻其殊絕於山

川不可以理比事絜蓋有形者以無形爲本根無形者以有形爲變現當其在用全體是用當其在體全用是體故心足以見山川山川足以見心一見而不能不合者情也古之人嘗取以言壽予亦以壽予友鑑湖李子鑑湖古穰之勝流避地偕其伯兄文定公尋山而得丹霞幾於朝夕與共坐臥不能離旣奉父兄之靈櫬其孤姪還鄉數夢寐至焉歲辛丑來五羊聞予有同愛於丹霞遂舉以歸予爲道場結界期三年戍二老爲終焉計今壬子始入山踐約鑑湖年已六十矣時縱步昔所朝夕坐臥者謂夢寐所至今爲眞至至則出家學道期無負此山川則丹霞眞無負於鑑湖也世之論以爲學道莫先於離情夫情爲何物而欲離之若夫情之所寄雖有至神不越動不動之際不動者山動其川也山川有心人不相知心有山川人不自知心與山川一離而爲二再離而爲三以是求道歷劫而背馳無足怪者今有人未嘗知道與山川一見而情不可離此心之山川此山川之心潛相符而密自證不由於學與問蓋近道之姿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同是山川也仁者見之不言智

智者見之不言仁百姓不言知君子不言道山川之奇壯靈幻與吾心相出入求其際而不可得達者於此不言有不言無不言體不言用不言分不言合日用之妙與烟雲之變滅草木之榮枯土石之堅剎風濤之澒洞相爲無窮而適還其各不相知各不自知者豈今古之時所得而限成住壞空之量所得而齊者哉天保之詩亦云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夫言山見體言川見用言有而不言無言分而不言合是故不騫不崩有日增之勢而方至者藏妙於方去非去無至非至無去卽去是至卽

至是去去不至至至不至去求其原之際終不可得卽盡天下化爲愚公子子孫孫伐南山之骨拔南山之毛終不得其所以不騫不崩之髓則吾心見而道之大全亦見矣嗚呼此非得山川之神之至深者不可與言也鑑湖之鍾情於山川非情也鑑湖之心之山川與鑑湖之山川之心須臾不離之所潛符而密證者是一合相非一合相是不可得相非不可得相山川有窮而心無窮以無窮之心變現於有窮之山川以有窮之山川本根於無窮之心心與山川俱妙於無窮鑑湖之壽雖有大撓不能執甲子而紀其算蓋取諸丹霞一拳一勺爲菩賢一毛孔予與鑑湖已攜手同遊於華藏莊嚴無盡重重重重無盡之世界海矣

劉副將軍煥之壽序

管夷吾以王佐才輔齊侯成霸業煑海鑄山傾天下之利大國三軍功垂九合此用兵理財之選也何比于當漢武嚴察之際持法上恕所全活數千人有老母造共門曰帝以公世有隱德又能平反探懷中策九百九十枚以授之子孫佩印如其算此治刑之選也二子皆潁產也吾友劉子煥之產於潁去二子之

生幾百世少壯爲將不惜出一身免萬人於鋒鏑今平王賢之用以治刑聽斷惟允無失入之寃擢以理財廉於律已寬於商與民而勇於益上皆有其里之先大夫之遺風古之賢人所爲可大可久者報或見於祿位名壽非能倖致而取之已而有餘其介在乎利害之間兵刑與財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兵刑爲大害善用之能爲大利財爲大利不善用之能爲大害化不祥爲祥化爭爲無爭非仁者不足以勝任夫尼山氏亟稱夷吾之仁雖未聞有九百九十策以遺其後世然聖人之華詞上帝之錫命不相與爲爽則子所以爲劉子可大可久頌亦有其里之先大夫之餘烈也雖然非劉子之所存劉子之學有得於性與天道之微蓋以身爲尼山氏功臣尼山氏亦嘗小夷吾之器司馬遷曰桓公至賢仲不能輔之王乃稱霸哉夫王霸時也夷吾非不能王齊齊而王置周何地彼猶不出於可名可功可以用之內卽貴而爲器故無以自解於其小則以劉子爲有其里之先大夫之遺風餘烈宜劉子不受夫劉子豈里之人哉吾聞之塗山氏之國得四方之中伯禹之分茅合好輯瑞之所也成湯故宅猶有桑林之跡存焉山則鎮鄒八公石

有紫金土爲雲母合濠淝汴泗之水會黃河以入淮而歸海故其形勢高深清淑而曠遠人鍾其靈類多剛大得悠久之觀不徒以事功著若夫星精突流篤生老子彭祖莊周託幻於吏隱彷彿於相如之所爲賦大人劉子豈有意乎劉子亦不顧惟性與天道一主於尼山氏尼山氏枝於東魯幹於宋根本於亳亳與潁鄰也華嚴十一地有儒童大士清涼國師以尼山氏當之爲等覺位與舅姝室利普賢觀世音同地潁與東魯鄰東魯亦與西竺鄰西竺之傖儈伽示現於泗上泗上亦與潁鄰劉子猶夫里之人非里之人

也問劉子於用兵與刑劉子在焉問劉子於理財劉子在焉而皆非劉子之所存道故有不可得而器者亦不可得而存此利害之所不存也化利害之毒而不爲仁故亦存於祿位亦存於名壽而其介亦不在乎利害之間卽非其里之先大夫之所知則予所以爲劉子可大可久頌舍尼山氏固無與歸潁南也穗石也武林也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相用於無相用也鄰哉鄰哉

李雲浦邑侯壽序

人之情於其所愛與敬者必欲其壽此非以相爲也以爲是能益我卽不欲其相離莊生云所愛於形者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上至於天子下至於一命之士莫不貴於益人益人之志定然後能本之以仁持之以廉照之以明裁之以斷四者備而益人之力始全益人者人必益之則亦近於相爲也雲浦李侯負濟世之略以雄文蓋天下射策甲科出宰樂昌樂昌與仁化壤相錯也予聞之樂昌之人曰吾邑之盡於兵燹者半困於誅求者半自侯之來醇以生聚教訓爲先務租庸調之外不取一錢案無留牘其以曲直至若白日之麗中天也豪强姦宄之蠶食於細民

如聞震霆之聲不敢喘息至於今七年其操如一日吾儕小人老者得以安其暮齒兒童得以長長者不及於中天皆侯之賜則侯之賜年於其下不已多乎侯攝仁化篆仁化之人戴之如樂昌予一再見侯咸若夜坐朗月而晝遊薰風信侯之能賜年於兩邑兩邑之人之年皆侯之年侯之年不翅於兩邑之人之年侯曰此遠矣夫減劫之極底於十歲十歲之世起於三災終於七日貪瞋癡習報蕩然無餘而十善五戒之徒再得相見各生其愛敬之心漸而增之以至八萬四千歲此世運之所無可如何也然有菩提薩

埀出而持之則三災可以不逮作十歲可以不遽至若是賜年於人卽賜年於世非造命之極地耶今使叅錯天下自公卿以逮守令得如侯者百許人相與爲益人之事耕鑿之俗淳禮義之道長舉世皆壽上下同焉譬於種子發現行而現行滋種子也下之所以壽上者非能奉而進之人之所愛天不容不愛人之所敬天不容不敬陰陽所不得于人道所不能賊天非能持而授之則益人者之所自益也是故上有以壽其下下有以壽其上下有以壽其上者情生於自爲則上有以壽其下者理不止於相爲上下交相益而各不相爲功未喜於增而先不病其減太古之化其因侯而傳乎侯所以爲大年不越今之時而有不盡於八萬四千歲之量乎將胥天下之人遊於侯之八萬四千歲不盡之量之中卽一切劫不盡侯之量侯自此益遠矣

朱廉哉明府壽序

昔之求河源者陟崑崙之山探星宿海旣以爲得之世固不能數數也然而河入地千里出地千里屢入屢出而達於海海之能吞天浴日盡水之奇壯而求源者未之或許焉故先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卽

將以海爲委以河爲源而求源者亦未之或許焉河委也其出地者委也求於初出之地又委也以爲出地之本於入地不知入地之因於出地皆委也然則登崑崙之山探星宿海此故河之初出于星宿海星宿海初出於崑崙之山耳豈可謂之源哉夫自崑崙之山入地而出地以達於海於其中間無一滴而非源此之謂知源我廉哉朱公治南雄士民戴之謀所以壽公堂而稱壽者前此之爲郡幕得士民之壽鮮矣公有異乎人之爲幕者存公有不宜爲幕者存以名世魁南宮第二人宜供奉翰林不宜幕令慶陽之安化一意撫字稱循吏宜召擢臺諫不宜幕不斤斤文章政事湛深性命之學爲世大儒宜上効啓沃不宜幕然徑幕矣公有異乎人之爲幕者風之過河有損焉日之過河有損焉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者恃源而往也公於是進諸士民而語之子何德以無忝子生諸子何以須子生禱子生其推諸子所生乎公性至孝談及令先公先夫人輒淚下及其令先公艱難立業以教子至祿養不逮贈典未須益淚下夫公之意以爲是河也未能吞天浴日盡水之奇壯僅出于地人僅能見之不知入于地者隱

潤匿光以克相於斯也此公所爲求源也公値其出而可見令先公値其入而不可見由此溯之十百千世以上數隱數顯極之三王之裔一出軒轅萬民資始全歸上帝猶河之初出於星宿海星宿海初出於崑崙之山耳如公不宜爲幕而爲幕不同於人之爲幕具有出地千里入地千里之勢藉令與日衮衣赤舄黃髮駘背稱人瑞稱元臣浴日吞天與浮漚滯雨皆星宿海未發於崑崙之山崑崙之山未始出星宿海使人見公之可見卽見令先公之所不可見者此謂知源此謂報本故曰隱非隱顯非顯出地非出入地非入委非委源非源不同於人之爲幕而竟爲幕而忘其不宜爲幕風與日損河不攖于河河不自守風與日不相過而公之所性適見矣壽莫大乎性水莫小于源小莫破大莫載陟崑崙之山探星宿海于源未之或許焉然後公與令先公各滿其所性之量各泯於性之量以是爲公慶不以爲公禱曰此其當然者也不以爲公頌曰此其無不然者也于是公听然而笑曰寐若是子亦不以是爲子慶此公所爲湛深性命之學爲世大儒者歟

張登子明府壽序

羅浮第七洞天爲仙靈窟宅宰其地者謂之仙令蓋稱實之名也仙之爲效底於長生世之稱壽者歸焉以仙都之令屬當稱壽而致長生之頌其於名與實也合矣雖然龍虎鉛汞金石草木之方長生之末也學長生者絕三惡修十善積功累行而後可以傳丹訣是故舍仁而言壽譬之服烏喙以斬飽也吾友登子項署博羅未浹月仁聲蔚然其見於行事如華除美禁驛騷剪諸積猾集流亡而興起文教士民懽若更生以爲自變故來未有令若斯之賢者也夫縣令雖卑數十萬人之命懸于其手一政善則家如登春臺一政不善如被水旱之災布衣日活一人積十歲得三千六百人而爲令者出其片言於一日頃可使百千萬人轉危而爲安易苦而爲樂乘權與抱意勢力相去不可以倍蓰計也故操活人之權而活人其功加等操活人之權而不活人其罪加等夫功罪則有司之者矣而其原出於一念之生殺之於生者生氣積而殺氣消之於殺者殺氣積生氣亦消禍福之數非天降非地出非人與咸其所自取爾登子爲諸生時當紹興大饑奉母夫人命斥賣膏腴之產二百畝并其藏粟賑之計所全活萬餘人至今稱仁孝則

登子之無忝於命不自爲命始也飛昇黃白陳摶所不道然而老氏之三寶其首曰慈吾法四弘誓首亦曰慈以合符于闕里之仁壽蓋異口而同音者登子勉之使三聖人各持一券以從博羅數十萬人之請而此數十萬人者各持三聖人之一券以上壽於登子登子左右手而受之受不勝受藏之於其家藏不勝藏用之於其身用不勝用海屋之籌方斯拙矣雖有受者不得而分之雖有忮者不得而奪之譬之置九轉之丹于交衢而聽登子之自取也登子無自取而自棄之吾以悲夫世之棄九轉之丹而攫烏喙以

爲飽者也

裘彬吾七十初度序

歲在巳酉中春王子日加逮函相屬曰其外王父彬吾裘翁以今五月四日七十初度外王母齊君雙壽藉師一言介希有以爲獻予既諾之則以爲翁自有壽安用予言雖然世之人知一生之壽不知生生之壽知有壽之爲壽不知未始有壽之爲壽也翁今年七十矣即七十爲翁壽耶七十年以前誰是翁者離七十爲翁壽耶七十年以內誰非翁者七十年以內是翁七十年前誰非翁者七十年以前非翁七十年內誰是翁者使七十年以前七十年以後正當七十年總無是非可以及翁則翁雖欲辭此壽不可得予雖欲爲翁進此壽不可得一切人雖欲爲翁讚歎形容此壽亦不可得是翁之壽也優波掬多年十七爲商那和修給侍和修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掬多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和修曰我髮白非心白也掬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僧伽難提見一童子持圓鑑者問曰汝幾歲童子曰百歲難提曰汝年甚幼何云百歲童子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是爲十八祖伽耶舍多而釋迦如來於法華會上告諸弟子亦

云我成佛以來最甚久遠然則盡大地人無少者以其有過去故盡大地人無老者以其有未來故盡大地人有少者有老者以其無現在故無現在亦無過去未來有過去未來亦有現在是故無百歲之法而現有百歲之人有十七之身以顯無十七之性古佛過去久矣即今祇一嬰兒未來嬰兒紛然從上祇一古佛予所以爲翁壽者即七十非七十進而至於千秋萬歲亦非千秋萬歲予不敢以翁爲老人亦不敢以母爲女子何也性非男女性非老少也請日加持此當希有之翼舒左以覆東王公舒右以覆西王母

彼二老者猶在翁閨閤間作哆哆和和之戲耳

義烏宗老繼橋遊擊暨盧恭人八十雙壽序

取四大以爲身而出於父母則生氣之本也薄於父母以厚其身譬之削生氣以祈永年不可得矣故闕里氏依仁立敎而歸之以壽其徒有若推本之於孝弟則孝弟也者爲仁之本卽爲壽之本也歟吾宗之著於婺自青村翁而下世篤文行有務本君子之風六傳爲繼橋太公以世職起弁而爲將其說禮樂敦詩書則彬然古卿大夫選也當太公之官於京師也一旦心動亟請告大司馬不許未幾聞母夫人病揃膺拇額抗書十數上迺得歸與盧恭人朝夕左右色養備至太夫人歿遂不復仕蓋太公生方恭而失驃騎公惟日手母夫人之遺言所述驃騎公遺事與恭人相對爲孺子泣至於今不衰是豈可不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耶嘗試論之孝之大者極於嚴父配天推而下之壹準祿養若夫菽水盡歡則舉爲人子之不幸矣然獻身成信之後卽又曰服官死職下義不得顧私恩於是服官者未嘗能死職下也而借君臣之義以愈疏於父母則無乃爲自利計而於忠孝兩無當耶是故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而吾佛獨

棄其君而不爲以爲功名富貴之不足以盡人子之心也然而佛壽無量佛之父母亦壽無量佛之妻子亦壽無量則厚於功名富貴以薄於父母者不足以爲孝卽不足以爲仁而并不足以爲壽也夫人子之腹於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母寒亦寒母熱亦熱逮於已生而形氣遂隔夫形生而氣不隔者使母子之心各不相離則雖萬里之遙數十年之久無異其在母腹中也故佛成道而歸與其父爲法喜樂甚樂也或相去極遠而起居纖悉無不知摩耶夫人死三十年而爲之天中說法往來無所間佛之孝不礙於生死而今之人常與其父母兄弟覿面而相失此可不爲寒心耶太公之事其母病未聞而心先動豈神者告之蓋已生之時一如其未生之時而已夫已生之時一如其未生之時是人道之所不能賊而陰陽之所不能傷也太公旣日遊於生氣之初而恭人亦以其淑順之氣與之相應故太公孝恭人亦孝太公弟恭人亦弟恭人之以其子爲叔氏後也舁其子以孝其嗣母亦無失於太公之孝與弟故太公壽而恭人亦壽皆取之生氣之初而行餘此能仁之種闕里氏之敎也太公第三子曰堯文氏奉檄粵東自惟與

二老人遺每念及蘇蘇泣下於是二老人同躋八袠矣屬某爲之言夫君子不行行必爲天下法不言言必爲天下則故言之無益於天下者君子不言也桒二老人之孝弟以敎天下之爲人子者以廣二老人之仁無疆之頌孰大於是其他嘉言懿行略而不書所以尊孝弟也本之以儒而推之於佛孝弟之一尊定而天下之爲人子者定矣斯言也其有當於壽之本也夫

戴西永長者六袠壽冊序

經云孝名爲戒戒法雖多不出先佛四種淸淨明誨

而已故戒者必齋不齋則先破第一不殺戒故然則齋所以爲戒也戒之所以爲孝何也孝者百順之名也父與子世世相承皆以生爲義不以殺爲義殺則絕矣上帝好生不戒殺者逆理人皆有不忍之心不戒殺則逆性萬物莫不愛生而惡死不戒殺逆情故不孝者謂之逆子不戒殺者謂之不孝子此能仁氏之所爲以大孝度衆生也寶安有大長者戴翁西水甫墮地卽合掌跏趺識者以爲自三寶數內乘願而生迨長好以藥石濟人之病遂歸心西方聖人長齋奉戒翁今六十一歲矣老而喜吟邑之能詩者爭爲

詩以壽翁時大公謙士方有公車之行先期稱祝屬余爲敘夫謙士之所以爲此者蓋養親志而自成其孝也余猶記趨庭時承先給事訓國家每三年十五國登賢書者千人卽增千虎豹豺狼及禮部奏名賜進士三百人又增三百夜叉羅刹其居鄉也父兄子弟宗親賓友以及僮僕皆化而爲虎豹豺狼夜叉羅刹其居官則曹史獄卒市駔遊客又虎豹豺狼夜叉羅刹之聚也然世之取科第爲大官者自以爲顯親揚名破人之家殘人之命攫人之財以上壽於其父母其父母亦以爲吾子能尊我養我汝誠念之其所

飲者非旨酒乎蓋人血也其所食非佳肴乎蓋人肉也其所衣者非文繡蓋人皮也其所居非輪奐蓋人骨也余聞是言如三百矛刺心嗟乎使世之取科第爲大官者皆有長齋奉戒之父如戴氏之父卽安得此子耶夫其父一物之不忍殺其子至於殺人取財以爲壽則不僅於違親志也是毀親戒也世世斷親慧命也土梟破鏡之逆不酷於此也故余於戴氏之父之能齋而卜戴氏之子之能孝又以卜其能忠且仁也大君以爵祿予其臣親以功名望其子百姓以父母歌其長上豈不以得時行道能生天下之人哉

謙士必不敢逆於一物以養其親之志則其居官也必廉潔必慈良必不縱諸虎豹豺狼夜叉羅刹以食吾民也雖以致太平可也故爲謙士者取科名爲大官使天下無一物不遂其生無一念不違於殺然後可以爲其親上壽然後可以薦祖宗可以澤子孫可以享天福可以成聖道雖啜菽飲水比之三牲五鼎之養其逆與順相去也遠矣雖然皆自翁一齋戒以爲之權輿是故必如能仁氏而後謂之大孝必如能仁氏而後謂之得不死之道然則孝名爲戒戒即名爲壽壽者仁而已矣詩者志而已矣養親而不及志

不可爲孝賦詩而不及志不可爲詩余爲翁廣戒於其子且爲謙士廣戒於天下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義盡於是

超然遠覽詩冊序

歲戊戌秋八月洪子藥倩徐子仲遠抵余以書曰吾友彭晉公氏以是月二十六日爲攬揆之辰門下二三子爭爲詩歌上其師壽欲得一言以爲重幸有以慰之未幾其門下二三子陳生夢虬彭生敘起簡生國相李生嘉祉何生濬儼然造焉具述同門之指如二子言因出晉公超然遠覽之作覩之晉公其有狹小一世之心也夫夫世之人不出庭戶之間不知六合之內外天地人物之衆多萬象變眩怪奇可喜之事之同於吾耳目鼻口也穆天子馭八駿升崑崙之丘以賓西王母此遊之小者猶以爲荒唐而不足信況其大者乎夫以晉公處寶安以寶安處粵東以粵東處十五國之中此東南海之一隅耳二十八宿之所分野三十七萬餘里此間所稱中國得二萬里昔之窮河源者蓋未能至焉豈能見河流之西北入於海者乎以四天下成一天下以成住壞空八十小劫成一大劫晉公視穆天子之馬跡與蠻觸二氏不出

於蝸角之左右者有以異乎藉使得如彭祖上及有虞下及五霸與朝不及夕之蜉蝣有以異乎是故知世界之大而後悲一身之小也始可與言遊已猶未也以四天下成一天下如是一天下比者無盡也以八十小劫成一大劫如是一大劫比者無盡也古之至人以其一身滿一世界徧無盡世界出此世界入彼世界以一掌擎一世界以兩足掩兩世界以一毛孔攝入不可說轉世界此不覺廣彼不覺隘促一劫以爲七日演一刹那以爲無量劫此不覺短彼不覺長果何道而致之是故知一心之大而又悲世界之

小也而後可與言遊也夫人不知一心之量而見不超邑聽不越聲憔悴七尺之軀而役役於百年之內譬之無罪而自囚也叫呼環走於一室而不知轉盼之際有方軌八達之路此必有病矣然而開吾是說也病淺者必驚病深者必笑何也唐李渤為江州刺史問於歸宗禪師曰教中云須彌納芥子則某信之矣芥子納須彌其虛言歟宗曰人言使君讀萬卷書然乎渤曰然宗曰此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着渤俛首而已是故識自心者時有長短而無長短境有廣隘而無廣隘人有聖凡而無聖凡夫胥公欲以凡聖一大關頭相質而余未之酬也若夫陳詩章致頌禱則非吾所以酬胥公也對王公大人而曰祝之曰願爾佩緩世必笑之吾與胥公與一切人求其無生且不可得而奈何憂其不壽又從而祝之乎然則開胥公之心眼以助其超然遠攬之懷者是余所以慰二三子而酬胥公也矣

黎半千長者壽序 代

人所能自致者德所不能自致者命命無權德有權也天能以德益人之命不能以命損人之德天無權人有權也君子不以德讓命不以天勝人盡其所自致者損益無以動焉是之謂至靜靜則游于物之初矣歲在庚子予奉命典試粵東得黎生紹芳文謂為德人之音及挹其風度即又謂非一德人之音也士之負逸才摩雲而去當妙年蓋有兩緣一緣己一緣親親與己之德適相當而為命一伸一屈合兩世為一體天之所為不能出於人之所為黎生尊人半千翁妙年負逸才戰其邑子弟冠軍幾摩雲而去八鎩其羽于是放情于詩酒識者疑天之不仁以為半千翁事親孝臨財廉友于其弟接物以溫厚未嘗有一言行不循於德豈當為命所制耶半千翁曰吾有命所不能制者吾未嘗以窮而易其心少失其所以樂也天有一窮人即有兩窮以一窮制人以一愁自制於是中天之塗出焉而人遂有三窮矣翁不失其所以樂而窮始失其制人之權今七十有一無異乎嬰兒之未孩而其子藉翁之一屈以為其一伸是故當妙年負逸才摩雲而去夫黎生自發其德人之音非翁之德人之音即亦不合命而後命讓於德人勝於天予雖非牙曠聞音而得其所自致五音六律十有二和盈耳洋洋震于無疆則又推之而知其世世之德人之音若明宇公之篇行春浹膠庠作農公之壯

略風生棲櫓功德及人而不享名位遲之又久天亦安敢以一世之權奪翁數世之積哉雖然翁之樂故有命所不能制者前不恃諸祖父後不借諸子孫損益不加獨立於屈伸之外得其至靜之原以游於物之初也故曰水不能濡火不能熱金石不能礙疾病不能賊自嬰兒之未孩百千萬億於七十有一而無極翁且將芥爾乾坤電影元會黎生衣衰衣履赤舄捧紫霞之觴進白雲之謡孫枝聯爾置笏滿牀未足動其一盼睞則予以一日之知爲翁兩世之須臾卽翁家雞麟卽翁家犬無路之人卽翁家僕予卽如道華之衆中有所懷入口而亡其核夫何言哉若乃握自致之權以操天人之勝爲翁傳之世世子孫并以告天下之外其德而求於命者則黎氏家風與翁之壽同一未艾此亦翁與紹芳暨諸親串所欲得予一言以發其德人之音者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無方應禪師五十初度序

某以歲壬辰參雷峰得具足戒時無方禪師以監寺爲七證僧伽之一丁酉十一月二十六日爲五十初度同學緇白各以詩歌爲師壽而屬某序其端夫學無生者厭一去來燃翳星幻雖長壽天等之惡道豈

欲繫白日於長繩付電光以鎖鑰耶雖然娑婆世界八十小劫僅足當極樂一晝夜十方如來異音同歎則竭其世智辯聰以一萬六千歲爲年以八十一萬歲爲世消不得一句阿彌陀佛安用此詩文爲也或謂雷峰門下不念彌陀諸佛國土在一心中亦如片雲點太清裏卽使住極樂世界八十小劫與娑婆一晝夜了無延促之相則消不得一句阿彌陀佛者不妨用得幾首詩文若以詩文爲戲論以一句阿彌陀佛爲非戲論皆戲論也請相與戲論雷峰之陽雙榕最古數百年物也師定中見一老僧龐眉皓髮着高齒木屐而來辭決師留之不已忽震聲如塌而寤則左列之榕已仆矣此老僧於師宿有緣契不知何時現此榕樹旣現榕樹不礙老僧樹有起仆僧非來去師四十歲前潭山長者五十歲前海雲比丘此後坐寶王刹轉大法輪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住世二十小劫更與觀音得大勢攜手同行放無量光得無量壽與雷峰寺裏把筯拈匙有何差別此老僧無慧之定較之師有定之慧相去多少亦是戲論大衆且將長篇短韻消御如海醎茶其權當維那白槌一下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請師說箇第一義噢向下

勤修直歲五十壽序

佛法世法歸趣不同設施不別故叢林有立功之地亦有酬功之典予開丹霞勤修引上座以宿願力欣然來助領直歲迄今十年上自螺峰塔下至護生隄董予歲中爲別傳殿閣堂寮木石丹垩僧行工作皆其心所經晝手足所運奔口舌所呼應間以其暇及種植爲常住計不遺餘力予所見叢林知事僧秉貞諒之操竪勇猛之幢持久遠之局無若此者公逮事先華首師翁華首順世予入羅浮禮塔聞之人云此

地去水數十里運砂甚難公相度寺旁掘地得沙故用力少告成速予心識之以爲此營建手也公天資旣敏用心復專早作夜圖不出締搆外若農之治田思無越畔卽一畚土計步之遠近爲工多寡具有繩鋸木斷水滴石穿之慮凡事無巨細無難易躬先操作入夜聞聲輙起持白梃巡視要害大風雨輙起披簑笠閱水道穿決以身爲隄防衲子輕於去就其在常住藐然如越人之眂秦瘠公於佛土倘所稱奔奏禦侮之友不二心之臣歟公性雖峭潔當其所信服又能虛巳耐項屑或執意不回天然老人一語卽轉

老人門下多文人公愛而護之不以其所能病其所不能後進有一長可爲作務劝力者於衆中掩匿其瑕疵卽冒衆議復爲其人所負不悔又誨諸村氓使習土木之技以資衣食諄諄無巳驅烏童行提攜卵翼推乾就濕未嘗有倦容此予所獨取於公爲有菩薩之風也公旣以丹霞爲立功之地丹霞宜有酬功之典本來佛性公所自足不可相酬現行菩薩道公所自靖自獻不待相酬人天福德之報不敢相酬當有無酬之酬爲公酬者是歲壬子春二月廿有七日爲五十初度因述其行業播諸叢林使叢林不二心

之流知有此奔奏禦侮標準則予以虛名報此實事公卽以實事傳此虛名人復以虛名識此實事仰護惜常住種子相續不斷予所以酬公之功公所以酬佛之恩一舉兩得公亦宜有無功之功爲丹霞酬者不妨於有生之緣證無生之法也

黃母陳太孺人壽序

一切世間道器所從出則謂之母觀其所出卽其所從出可知也所出者有始而有終所從出者無始而無終然則母之義足以盡壽之義世之所謂壽不足以盡母之義矣世間法尊父而親母雖然母能兼父

父不兼母蓋無母可復有母無父不可復有父不復有父則母常兼父之功復有母則父不必兼母之德父母之德一也至於計功而食報亦不能無辨者所遇不同也江寧黃子端四抱濟世之大略頁平南帷幄畫灰藉箸王倚之如左右手端四非敢自爲端四也人其母生而父成之端四丁世變恒春公以身殉難其兼父道以成端四實惟陳太夫人端四既克自立獲乎上信乎友德意逮乎下民每朝夕問安視膳念前此寡母孤兒一燈熒熒涕洟相訓督如一日事不敢忘不忍忘太夫人今年七十壽自上自友自下

民不忘端四者卽於太夫人不敢忘不忍忘此直爲太夫人計功食報非有逾于其分也何也爲其兼父也古亦鮮父而兼母者元紫芝不娶養兄之子自乳之乳爲流湩李善爲其主保孤報讐乳亦流湩皆非父而兼母未有兼母之父卽兼父之母豈可不爲表微耶吾法于根本地借母爲喻七俱胝佛母準提菩薩爲毘盧遮那法身所現摩耶夫人釋迦如來之母無量諸佛出生摩耶夫人皆爲之母母之道如是廣大如是久遠其壽亦如是廣大如是久遠願端四見太夫人卽見佛母太夫人自見卽得法身則所謂兼父之功成黃氏之子大黃氏之門者祇此一生中一微塵事不足道端四有本身太夫人從無始劫出生端四太夫人有本身端四盡未來劫承事太夫人以是爲壽是爲超越世出世間大生辰供登獻爲端四報罔極恩幷爲一切所出者報所從出之恩亦舵石所以報外護而廻向功德母者無盡之指壹盡於此

趙節母程太孺人壽序

春秋之法子以母貴其母嫡也母以子貴庶子立爲元子也此以分位言者也其於德也亦交相貴母非賢則子之才不成此子以母貴也子非賢則母之名不傳此母以子貴也夫至於德成而名傳則非鼎鍾之養綸綍之榮期頤之壽可得而比也其數量固不替於百千世之後也雖然名之所以不朽遇之所以不幸天下有變而後智者獻謀勇者効力志節之士得以成仁而取義際乎世行順境卽男子無繇以自傳况女子耶女子之道不得見其才凡得見其才必其有不幸者也其始也以不幸而成其不朽其既也見其不朽而忘其不幸夫不幸則烏可忘也故吾所以壽程母者取其不幸而大書特書之母之所爲不幸者其室於趙氏司李公副也副室者以亡其嫡爲

幸而母以亡其嫡爲不幸凛然有託孤之重如者復
生生者不愧其言是不同於衆爲副者也愛其嫡之
出并難教之爲難愛嫡之出教其所出教嫡之出愛
其所出理不達則偏情不均則乖等其嫡之出與其
所出爲難是不同於衆爲母者也司李公有四方之
役齋志於君國之感憤母乃與其門戶之憂並任之
以教其所出與嫡之出之才之名有成也母之才於
是見其爲父與師之才皆見是不同于衆爲父爲師
者也夫見母之才不知所以用其才者不用甘而用
苦不用笑而用涕不用喜而用怒用憂不用直而用

曲不用適而用窮則母六十年中行於不得已之途
未嘗享人生之樂此非母之所願亦豈其子之所願
哉夫母之子所謂西江名士趙國子者也國子負閎
世之才絕裾而行奉身而返其養也不得以鼎鍾其
榮也不得以綸綍討母所可自致者壽在于期頤之
閒而名垂於千百世之後夫不朽之名卽享于千百
世之後不幸之實不代于千百世之前誰爲知者誰
爲受者亦惟母自知之自受之欲以其一身之不朽
挽一家一國之不幸不能以一家一國之不幸博一
身之不朽不忍母之名益傳而母之志益屈此國子

所搶膺呼天思得一言以爲其母慰者也夫母之不
朽母不得而辭之母之不幸母亦不得而諱之則莫
若著其不幸而隱其不朽何也不幸故不可忘也使
天下後世爲女子者知母所以處不幸之心卽爲男
子者亦知母所以處不幸之心而各有以自處則不
朽之事皆從此出而豈徒趙氏之子孫不可忘哉夫
母故未嘗一日而忘此不幸也荆軻氏之與狗屠飲
於燕市相和而歌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自其
旁觀之以爲有人若無人耳而荆軻氏未始見有人
也蓋不泣則故有所不樂也母亦女中之俠而烏可

以甘言飾說慰之哉國子歸持吾言以爲母壽必有
得其一笑者以爲與其不朽于千百世之後不若知
其不幸于六十年之中也

周母朱太宜人八袠壽序

康熙壬子秋九月誥封周母朱太宜人得歲八十令
子文山官於龍城上書兩臺使者乞終養至再三不
許粤西苗猺雜處反側難化周子雖通守一郡爲兩
臺耳目所寄兵民所服其勢不能不留周子嗚咽不
自勝兩臺使者各發炎炎之章製錦稱觴以慰太宜
人念子與周子念母之心於是丹霞有比丘某爲周

子法喜交聞之慰周子曰父母之愛子常欲其不相離然聞其子當服官則離亦喜矣子之服官有賢有不賢如其不賢即歸養亦遺親憂周子衆不至廢事剛不至生事上下交孚以不獲遂歸養爲子中之賢者太宜人母中之賢者則不歸養亦喜矣是周子有所以慰太宜人無負於養志亦足以自慰也周子曰予不能忘情于予母之老某曰子無謗子母且謗天下人人故無老周子曰予將何以壽予母某曰子勿誣子母且誣天下人人故無壽夭老與少壽與夭相待立名天下之人衆無老寧有少衆無壽寧有夭哉

子釋迦氏之徒釋迦氏摩耶夫人之子也釋迦氏曰一切如來下生皆以摩耶夫人爲母摩耶夫人以一切如來爲子又曰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以無來無去之子生於有來有去之母者無之故生佛有母實無所生之佛生於母有佛實無能生之母然則以生見佛不可得豈可以壽見母以老見母哉周子德慧過人一示現於長民者其將兜率降神補處佛位必以太宜人爲母則周氏母子應多劫常不相離何有於晉陵龍城不逮一蝸角地衿藉令周子得請侍太宜人百歲世間稱人瑞天子下璽書寵錫存問

過於今日兩臺使者所以慰周子亦不得謗太宜人以老誣太宜人以壽夫謂過去之壽則一切人皆老謂未來之壽則一切人皆少謂現在之壽則一切人老少紛然而未始有老少者歷然壽不足以盡之而名之曰壽太宜人冠珮在堂周子有賢弟及諸孫曾濟濟雍雍隙四方之頌禱聲出金石既畢請以丹霞無涯涯之詞鈎鎖連環無斷絶之句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之義於太宜人前曰是起岐遠在龍城請歸養而未得者以是爲養上以慰太宜人下以慰天下之無去無來無老無壽者各得本有之性此

又佛母摩耶夫人之所發願願一切如來爲之子者是太宜人之所樂聞也

盧母袁太君七十壽序

余至寶安得一再見盧子升爵詩文信以爲今之英絶領袖後來者也顧未能深知其家學及是升爵以母袁太君壽躋七十乞言於余覩其紀略置卷而歎曰孰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哉夫乾坤貞淑之氣則一切芝醴之所自出也有是子有是母有是母有是子哉太君以孑然未亡人上孝於舅姑使之無子而有子下保其孤使之無父而有父統内政禦外侮以

觀升爵之成命名也非才與德兼不至此夫才與德則皆出於乾坤貞淑之氣而貞淑之氣何所自出乎人不可以不知道亦有未嘗學道而合於道者當升爵謀所以壽太君太君哂曰何事外邊張皇爲大哉知道之言升爵將奚修而自得於內以荅太君之教也夫夫綸綍之尊鼎養之厚筆墨禱頌之富皆外也道術不明士風日下古所謂富貴今奉爲功名古所謂功名今奉爲道德矣卽所謂三不朽亦張皇也升爵復奚所嚮往以不墮於外而荅太君之敎也夫嗟夫古之至人有得不死之道者矣先天地而生後天

地而存先天地生而不知其生之所始後天地存而不知其存之所終其在子思氏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是故非耳目心思之所及也夫耳生而聰而倚於用其聰目生而明而倚於用其明心思生而聖智而倚於用其聖智而不知天德之本無所倚也出而不能止的然而日亡故曰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廣成子之言固之一言盡之矣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廣成子之言達天德之三言盡之矣故廣成子修身千二百年而形未嘗衰此長

生之要也雖然長生非不死也不死亦非無生何也無生非不生也譬之其言至善也不與惡爲對不與善爲類而後謂之至善不與生爲對亦不與不生爲類而後謂之無生夫知無生之道則雖千生萬生無所生者雖生千生萬生無能生者而世乃於無生之中立生死本豈非倚於聰明聖智之過乎然且奪其所倚而趨於無所倚則太末之蟲之泊於餤也故不得已而假途於固亦非子思氏之深談也升爵而不思所以荅太君之敎升爵而思所以荅太君之敎權輿於太君之言以視一切世間皆是外者以誰爲內

一有張皇則聰明聖智皆墮於外蓋一進而得不死之道矣又以視一切世間皆非外者以誰爲內一有所倚則固聰明聖智亦無異於張皇蓋再進而得無生之道矣聰明也聖智也天德也皆名字也固也達也皆程途也長生也不死也不生也皆邊見也彼顚冥於三不朽者不可當其一盼而况綸綍鼎養筆墨頌禱之戔戔者乎升爵無藉于余言爲太君壽卽以太君之言壽太君則太君與升爵之壽皆不以算數譬喩爲之量而皆不出於太君之一哂今而後庶幾無負於太君之一哂也夫

贈傅際飛奔喪雲南敘

余與傅子際飛交蓋在甲辰之春入夏而別秋七月復至凌江則傅子將有滇中之行其辭曰某少遭不造遠嚴君絕域者廿有三年今乃得伯兄手書則先子殉難姚安已十有八年矣兵火連綿山川阻絕攀號莫及含殮無從飲恨呼天對悲就道嗚呼此奔喪之役也禮有之父歿於外或子在家父歿於家或子在外聞訃而趨義如始死蓋凶禮之變者若時丁龍戰服官報國血沾草野魂斷家山訣不及辭問不得達至於磧畔遺骸猶作夢中生面傳真疑偽積久幾

忘密札數行終天一慟變外之變仁人所不忍聞而況身當其痛乎傅子勉之古之人毀不滅性無以死傷生命先大夫執干戈以衛社稷不甘牖下上爲列星雖考終命何以踰此舉家淪沒賢昆獨存各相見於九死一生之後金輝玉映保世亢宗厥任不細麻衣草屨走西南不毛之地兵燹之餘崇山大江深林密箐瘴烟嵐雨之所侵凌修蛇猛獸卉服鳥言之所出沒慎起居強飲食謹守天和無爲不祥之所犯親雖亡不能無愛念於存者使心腑摧而復完手足聚而不散父母其順幽明一致其即以慰先大夫於九

京報朋好於萬里乎若夫賦詩贈行則諸名流碩德笙簧競作不俟予擊槁枝而賡蓼莪之什也

張葵軒總戎自著年譜序

如來御世醇上慈悲一切法戒首重斷命則開國承家禁暴止亂制刑用兵皆爲破律此故世諦之所共起而非之者也彌勒菩薩於兜率院說戒本經有遮有開其於殺分所開謂如是菩薩見劫盜賊爲貪利故欲殺多生或復欲害大德聲聞獨覺菩薩或復欲造多無間業見是事已發心思惟我欲斷彼惡衆生命墮那落迦如其不斷無間業成當受大苦我寧殺

彼墮那落迦終不令其受無間苦如是菩薩意樂思惟於彼衆生或以善心或無記心知此事已爲當來故深生慚愧以憐愍心而斷彼命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何以故我以方便救護一切衆生命故斷此惡衆生命不起瞋恚隨喜之相而於彼有憐愍於己有慚愧此寧復矜神武之名爭蓋世之功者可同年而語耶予得交於總戎葵軒張公時在嶺表當公未蒞嶺表先臨吾浙浙之親串過予無不道公盛德者以其愛民禮士保全善類戢兵盪寇獨出深心也及其入粵掌家督府開鎮樓船十年以

來豈功偉績具其自著年譜中與予所得之見聞分寸不失作而歎曰使諸爲王臣握生殺之柄皆如公則世法佛法豈得背馳而不相爲用公所持殺人之具而所建皆生人之功以大悲爲因趣能仁爲果現將軍身行菩薩道卽令苾蒭掠三聚法以繩之皆有通而無礙是故爲大將者不可以不持戒也大將之令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則首得不殺戒將不殺則兵亦不殺大將之令寸草粒米不掠民間則次得不盜戒將不盜則兵亦不盜大將之令良家子女無或干犯其陷於賊分別遣歸則又次得不淫戒將不淫則兵亦不淫大將之令信賞必罰無或食言秋霜皎日先從身始則又次得不妄語戒將不妄則兵亦不妄夫其一身奉如來決定清淨四種明誨卽驅諸毒螫貪狠之流皆攝入於五申三令而不敢破戒豈非轉佛法希有之輪成福德最勝之聚是故予於公見地持戒品見華嚴法界焉公於先華首及雷峰天老人海幢阿字座下皆護念深切予從旁得覩其盛要以菩薩於他勝處有所開者使一切衆生不爲惡衆生所害亦使惡衆生不至於自害使吾一身代一切衆生之害作是念已起憐愍心而復爲當來故深生慚

愧何也蓋不忍爲攙無因果者推波而助之瀾此公所以自譜之志亦予所爲敘公之譜之志也夫

八十八祖像贊敘

如來出世最初轉四諦法輪最後付別傳妙心教分五時戒合七衆至淨土一門則佛法已滅猶閱千年有識阿彌陀佛四字者皆據高座蓋慈憫衆生曲垂方便若論此事間不容髮靈山話月曹溪指月皆爲添足盡天下善知識全體作用未有當頭道着者豈可於夢幻法中更分高下耶八十八祖眞儀出自大內供於祖堂紫栢尊者廣之憨山大師傳而贊之高澤外虞部補之禪宗敎律密淨諸門備矣菩薩護念以衆生故門門皆闢不專一路而於各門中容有未備有像則設偶爾成文無像不補終非揑合正得法海波瀾之妙令嗣念祖過凌江出示因得卒讀而敘其意念祖家世爲吾法金湯流通此書卽以顯其先人廣大願力如來謂生菩薩家爲世間最難則其於菩薩家繼志述事夙因所會有不期然而然者予於高氏不能不深生歎仰也

刻心經解敘

般若波羅蜜多華言智慧到彼岸是也方說智慧卽

對煩惱方說彼岸卽對此岸亦似向癡人說夢經云照見五蘊皆空五蘊是智慧是煩惱是彼岸是此岸或說祇是一箇五蘊用智慧是彼岸隨煩惱是此岸煩惱若有定相豈復受轉智慧卽是全體遣誰來用此中無用智慧者寧有到彼岸者尚無智慧寧有煩惱尚無彼岸寧有此岸五蘊空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空十二因緣空四諦空智空得空究竟涅槃空三世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空一切法不可得何處着心一切心不可得何處着法一切不可得心法不可得何處着空菩薩一見卽不可再見特衆生不見不可不一見耳般若波羅蜜多乃未見時方便萬子松溪取茲解明白簡易付梓流通如以頻伽餅滿中餉空領不出餅中空向餅中領取領得出餅中空亦向餅中領取不如連餅撲破打開全部心經足慰松溪望眼也

淨土起信頌序

諸佛所有願力皆爲衆生若無衆生亦無言教小三災將起人壽極短三藏十二分悉隱不現能識阿彌陀佛四字卽登高座爲大法師以此住世更千歲三災乃起蓋阿彌陀佛願力也夫以四字住千歲中度

無數衆生佛之曲成無已至此而今之禪者輙鄙夷不屑以自爲高使修淨土人墮於疑網可謂斷大悲種子破菩薩戒矣起信頌者泰衢尊宿唱之卷菴居士和之痛切詳明眞能以決定義發決定心皆樂邪之肖子忍土之導師也卷菴留心宗乘業有逆溺其以西方爲歸特發救時之藥亦非有所疑悞於宗夫有不自肯之心始可叅禪有不自欺之心始可得肯今槌拂徧地肯耶不肯耶欺耶不欺耶予每謂大機大用卽古今老宿不數數見譬之匹夫崛起奄有六合問之守成賢王氣格度量早已逕庭豈有窮人妄稱可能彷彿而貪小浮名作大惡業一盲羣引深可憫憐不如攝諸四海虔奉一尊爰有君明臣良之風永弭犯上作亂之禍念佛三昧其致治之九經歟雖然彼以淨土爲權卽以宗門爲實此非斥淨亦自迷宗狂者旣不受醫不狂無所發藥二公之意爲將狂未狂下此一服中氣旣固外邪不干永劫流通一切信受卽三災可以不作佛法可以不隱蓋增減無一定之數而王持旋轉皆存乎人此諸佛所有願力諸菩薩所當奉行也

金剛直疏序

一切世出世間所爭無爲有爲法盡矣世間無有爲之法以執着而始有出世間無無爲之法以消釋而始無以執着而始有卽非眞有以消釋而始無卽非眞無未識本心皆成戲論當日釋迦老子食時着衣持鉢食已洗足敷坐須菩提無端出衆道箇希有世尊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無風起浪又問箇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轉見不堪祇是一切世出世間奈何此衆生不得耳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衆生已成佛竟不更成佛衆生已涅槃竟不更涅槃衆生不更成佛

安得有佛滅度衆生衆生不更涅槃安得有衆生受佛滅度既無滅度之人亦無滅度之法安得有法名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既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安得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既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安得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既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安得有法名爲菩薩菩薩既不可得爲誰護念爲誰付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既不可得爲誰安住爲誰降伏本無所住之相卽無能住之心無所住之相安得着相無能住之心何用生心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不可得見豈可得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不可得相豈可得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不可得無相豈可得既無無相可得豈有無見可得既無無見可得豈有無心可得一切皆不可得豈有無我法可得以是義故菩薩通達無我法得成於忍不一不二不常不斷不來不去不取不捨不盡有爲不住無爲而不妨熾然有佛有菩薩有衆生有護念有付囑有發心有安住有降伏有滅度而實無有少法可得以衆生實不可得故希有衆生無所住衆生一切相非相衆生一切處涅槃不更涅槃衆生彼非衆生非不衆

生衆生自還其衆生諸佛菩薩各還其衆生之衆生豈有有爲法容人執着豈有無爲法待人消釋而妄有執着妄有消釋則一切賢聖於夢幻泡影露電之中自生差別耳差別非差別則消釋亦非消釋執着亦非執着平等亦非平等法非法非非法識得此經了無罣礙不識得此經隨處淆訛石蓮大師示予金剛直疏會通諸家裁以獨斷祖意教意如車二輪人法雙亡龍蛇競起不惜頭頭入草總教步步行空予既隨例得觀未免因風吹火輒題數語附告同流扶起衆生放倒菩薩狸奴白牯高登寶座三世諸佛齊

立下風爲什麽須菩提不出來禮拜讚歎無諍人中舊有名天花落盡失空生只今三寸還三寸不動干戈致太平

韓天生明府刻金剛解義序

人固各有所從來語有之從佛墮者慈從仙墮者爽朗有幹濟從精靈墮者貪而好殺此一切天下仙佛精靈無時不墮仙佛方墮精靈卽墮以精靈之業力大不能不墮也精靈旣墮仙佛隨墮以仙佛之悲願深不忍不墮也巳墮之後各具身心各因時勢各出手眼有時而勝精靈有時爲精靈所勝皆能善用其

不勝以保其勝蓋總以護持此世界安全此民物耳淄川韓子天生方降之辰里中長者夢有扶輿捧命摊一老比丘入門是韓子之所從墮也韓子雖隔陰不昧其所從墮卽以前之種子爲後之習氣故其性好慈好潔好淸淨好灑脫好澹泊以其慧業發爲詩文皆超然有離五濁而遊八極之表之槩當其令爾未滿歲輒留千載之思居内外艱六年家徒四壁安貧守道時爲橫逆所加能以忍辱之理自化及再令東安摘姦釐弊爲士民請命不遺餘力則又風節矯然視富貴利達輕如脫屣此皆與貪殺之心相對治

以救斯世斯民則慈其種子也菩薩四弘誓慈爲第一老氏三寶慈亦第一人不智不能爽朗不勇不能有幹濟往往以小慈妨大慈成無用之學術或謂韓子諦信三尊喜護法行檀誘人爲善間以其獨得之慧作金剛解與冶父道川競爽爲老比丘習氣知其同不知其別鄰中才子稷下名儒關西淸白吏高陽之酒刎頸之琴山陰之筆吳興之書畫舫以至福星一路霖雨萬方或持衡或仗鉞或定策或分茅或御風或辟穀無一非老比丘習氣無一不以老比丘爲種子何也老比丘化人此種種如化人所作化人雖

百千萬億總從一化人所出兒此一化人所自出溯之無始劫皆所出化人無化人所自出者金剛不云乎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於此一劍斬斷提起便行則盡未來際精靈各各知歸不煩諸仙佛與韓子示入塵勞作如許夢中方便矣

雷峯旋菴都寺六十壽序

菩薩六度首曰檀度其人合世間出世間其事合財施法施出世間之施財不足而法有餘世間之施財有餘而法不足雖然亦論其因祇相稱合須達多以奉釋迦如來爲法施之地釋迦如來之法施亦須達

多之法施也其後善知識之所居以闡揚諸檀護之所崇建供養皆爲十方修道之士而廢所搦持或至於分房割據世世相嬗如俗子孫清淨廣大之因渙然無存其罪浮於劫掠若最初一念不爲十方卽一家世及固可原矣雖然亦有不論其因者番禺之雷峯有阿蘭若闢於唐末蓋商舶所搆以報普陀大士之德非十方因也予同參友旋菴湛公一旦舉以奉天然老人爲十方道場闡揚無上法寶天然老人之法施以公爲正因而商舶之財施乃以公爲妙果公能擴一家世及之因化爲十方以覩諸分房割據者

毀十方修道之因以成世及其罪福相去豈止霄壤懸絕而已哉金剛般若云菩薩布施福德如虛空不可思量以其不住於相公旣迎老人居雷峯悉出所有然猶有議其私匿膏腴者公無幾微見於詞色予初執役厨下從老人爲三姥之遊一衆幾空公知客事偶不行堂中受食法老人歸嚴加呵責公俯伺請杖巡寮哀懺亦無幾微見於詞色老人出匡廬初不使公知公思慕無已旦夕謀所以迎還至於泣下老人旣還或遷芥菴任丹霞出歸宗公之思慕如一日今老矣猶竭蹷營建巢老人之一日還雷峯以克慊

其初志也公於法門可謂眞至純誠有不二心之操者矣予性麤直遇事輒發以此失師友之懽每一念及卽內愧公一若南雄陸使君孝山予與往還十餘年未嘗見其疾言遽色時取以當西門豹佩韋之義也公博大愛客見人有一能稱美不去口其人有過終不言也人或以意氣相凌一切順受不爲抵忤其輔弼宗師得上相之體故一衆無不安之歲在癸丑秋七月十有四日得天之紀一周復始公於雷峯爲十方檀越其於老人門下則耆年內護若予於同學中又心所矜式於法宜稱壽壽於世諦爲五福之一

惟德爲有福惟豈爲有德公之壽具於自所有德量予復何言諸菩薩所勸請長住世間無不爲法門計故舉其大節以慶由前舉之使諸分房割據不能供養十方者知所勉由後舉之使如予麤直不能承事善知識者知所誡也道人之言無虛美予於是無愧詞公受之亦無愧色惟願公長住世間作正信表率使一切衆生無愧事而已

庚子集序

予讀陳君伯驪庚子集美其才而悲其志旣讀家乘則表元功於泰節母以序其詩亦序之變也風雅一

道造物所忌江田歷世植之物盛而衰歸諸理數用
同公以英絶早逝此讀書種子斷續之秋節母一身
任之執義以持門戶健婦所能若謹護遺書以還二
子非健婦所能也節母歿於丙申而陳氏之家燬於
己亥遺書亦盡豈非母存而書存母亡而書亡耶雖
然造物知奪其遺書耳母曰吾遺書已藏諸二子矣
譬如劫燒將起持世菩薩取戒善之流藏之世界已
灰所藏之人忽出於其後遂能轉滅劫爲增劫節母
亦如是藏遺書於二子陳氏之劫燒雖起書雖亡而
讀書之種子不斷江田風雅轉滅而增觀庚子詩可
以卜矣予敘詩而爲節母表元功者推孝子之志以
明作者之志不徒以才名相矜重也

徧行堂集文之六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理　古習　編

序部

刻太上感應篇序

吾友萬子松溪司李雄州奉古帝王泣罪解網之意而行之以明斷葢身爲鸞鳳欲革鷹鸇者也比刻太上感應篇援證詳核斷然足以戢人之邪心而生其正念其要亦等於因果夫因果之說儒者所諱恐其流於佛氏然而論感應即不之疑譬之同一父也或

曰嚴君或曰耶或曰郎罷因其名之不同而遂謂其實亦異信其理不信其事獲盜而得贓見贓而疑其非盜種苗而得實見實而疑其非苗不可謂之知類天有道王有法聖有教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其人皆中人也中人以上用其恥中人以下用其懼用恥者以爲如此則名成如彼則名不成用懼者以爲如此則禍免如彼則禍不可免聖教或窮而有王法王法或窮而有天道張十面之網使人不得逃于爲善之羅則天下之陷於爲惡者少矣此其機不得不出於因果凡果之所感必原於因因所由起人故不知已亦不覺及其果垂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非上智之士宅心于精微者不能究也而世往往疑其迹此之謂不知類嗚呼吾安得知類之人與之論因果之事哉倘能從萬子問徑則此刻固天下人之慚愧林恐懼林即萬子之功德林也

隨安三說序

蓮池大師有戒殺放生二文家傳戶誦近稍衰息矣同學隨安兄爰作三說一引儒門澹泊一勸萬物一體一戒血食祀神愛均動植警徹幽明皆自多生菩薩願力流出與十方如來異口同音不僅雲棲合拍

也世之信否視其慧解淺深今所以不克從亦無他意祇是捨不得此一筋肉耳目爲飲食之人則慚目爲殘賊之人則怒口腹難坊至於尚慘殺而下慈祥謂之不知類或曰人貴物賤愛有差等今重其所賤輕其所貴不忍一物而慢於人神不可謂之知類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兄關弓而射之其弟垂涕泣而道之者親之也今於物命之疎不惜苦口蓋非救所殺之物元以救能殺之人彼不知所殺者必爲能殺者能殺者必爲所殺者則諄諄放生亦放能殺之人之生豈徒放所殺之物之生哉吾儕方爲人放生而人

謂爲物請命其弟垂涕泣而道之其兄遠關弓而射之曰汝何重於陌路而輕於同氣故謂之不知類耳

今度篇序

卷菴今度篇以十業生於一貪六度成於一捨最得其要華嚴菩薩盡無量劫行十波羅蜜一爲主九爲伴九元不雜一元不偏八萬四千塵勞門於一一塵中獲得八萬四千爍迦羅首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淸淨寶目皆非强爲法如是故卽如是言尼山一貫盡之忠恕亦非數譯之後刪卻一忠單提一恕直操位育之全路路長安門門與室豈有殊歸哉

雖然醫欲治病先須識脉身有六脉脉脉相通一脉有病通身是病醫不識脉脉下藥旣不着脉卽不愈病識脉之人祇以一藥治此一脉一脉旣愈通身皆愈卷菴此書所謂以一藥治百病者如來出世稱大醫王渠亦只傳得從上一箇單方所云觀根說法特引子耳

持戒瑣言序

壬寅春二月余將之丹霞過篁谿别仲遠徐子病於南池坐話及物我同體之義仲遠愀然曰此先君子昔所教也因出其尊人海石先生持戒瑣言觀之知仁人之所用心具有霜雪居空飛潛各得之象屬弁數語以廣其傳於戲胎卵濕化竝命爲生凡生懼殺同情爲體一匕箸間而鑊湯炮烙剖胎斮脛之酷皆備移我爲彼於心甘乎習而不察於理得乎吾法於世間未能盡蘄盡戒者爲之寬其制聞殺不食見殺不食特殺不食儒者故有之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無故之殺自王公至於庶人悉有禁非始於金人入夢之時也仲遠以民胞物與之懷爲繼志述事之舉不特物我同體亦見孔釋同心梵網云孝名爲戒亦名制止衆生業習不制不止因止

得戒緣戒成孝由海石先生之道則天下皆仁人由仲遠之道則天下皆孝子天下皆仁人孝子無他術也不忍於一物而猶有遺君後親犯上作亂者乎然則此書流通仲遠之錫類也大矣

論語頌序

宗門有頌古予嘗歎以爲盡文之奇周海門來道之各有論語頌命卷菴爲之有頌百篇雋永澹遠使人悠然有得於旨外之旨味中之味蓋不特發儒者之深蘊又足以見詩流之正音也雖然此頌行學士家必有張目者矣卷菴曰聖人之言如摩尼映於五色

何必學士家言爲獨是予謂顔曾之言已非孔氏之言矣今學士家所奉程朱之言也學士家爲孔氏之徒而日造謗孔氏之罪其寃乃烈於秦火何也秦始皇所焚孔氏之跡學士家所焚孔氏之心世已不幸不得見孔氏而猥以程朱爲孔氏吾寧據槁木擊槁枝而歌俞氏之頌乎

曲江志序 代

史之局分於郡邑合於京師分於邑合於郡分於家合於邑邑之有志比於史具體而微史之所難志亦難之當變亂以來故老凋零典籍散佚其得之見聞

者千百中什一耳訛眛闕略未有以善其分豈得善其合然不合則將併其訛眛闕略者而失之夫志者敎養之準繩卽君師之規矩令之所宜有事者不可以難爲辭令之爲令之難數倍於爲志令之權輕而勢親勢親則易行權輕則上易折下易格當變亂以來戶口之死亡不易生聚田疇之荒不易闢賦役之繁重者不易裁昔之藏爲父母者日以追呼爲其子側目吾誰與爲民壹欲返之古卒有大兵大役束吏胥不遣且得罪亦亡以爲其子免吾誰與爲君然則令之爲令之道準繩敎養規矩君師第訛眛闕略存什一於千百中難矣又不可以難爲辭余承乏曲江屬當孔道手口卒瘏望吾民一日之庶且不得無論敎養求無愧於一日之長且不得無論君師欲悠游於簿書期會爲一日臥治且不得無論丹黃鉛槧雖然旣不可以難爲辭矣韶陽嶺表秀區登九成之臺猶有有虞氏之遺風焉俯仰於芙蓉大湧中弔張文獻余襄公之烈衛韓之治行蘇黃之墨寶愾然而長懷閱兩朝之興廢二十年河山之變遷忠孝節義存于名著於文足以資勸懲天時之災祥人事之利病足以攷得失皆敎養準繩君師規矩棄而爲殘編斷

簡卽令之傳舍其官余于是思乃延諸作者討故實而續之俾訛眛闕略不至於盡失蓋得史之具體而微其敢曰明備管子云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尋索步堵以知都邑爲天下不出於爲令爲史不出於爲志大小雖殊體理不異後之覽者識爲志之難而并識爲令之難則敎養之準繩君師之規矩皆可得之於言中言外分於邑合於郡分於郡合於京師王道約而易操也爲天下者知令之難爲令知民之難而民不自知難焉余庶幾見之

邢襄詩志序

邢襄之人集李公于鱗史公庸菴詩合而入於郡志誇於天下以爲吾郡不百年先後有兩太守賢且才若是是兩太守邢襄所獨擅也雖然兩太守之詩不爲邢襄獨作其合而入於郡志者以其緣起在郡志則其歸重在庸菴何也初庸菴赴郡諸大夫語之天下志莫若邢襄志蓋出自于鱗今爲公人乞一本庸菴至郡索于鱗本不可得後之續是志者冗雜穢陋衆不可耐於是闢而修之煥然復還于鱗舊觀則庸菴不獨於邢襄有保綏之德且於于鱗之文有摧蕩

廓清之功也庸菴治邢襄樂易廉靜未嘗以聲色威於人所謂寧爲鸞鳳不爲鷹鸇者其去郡也郡之人欲相與尸而祝之庸菴又欲爲毀王卷像而行乃寄其思於此詩以當庸菴之召公之樹羊公之碑既以兩太守之風雅誇於天下亦以見邢襄之人之風雅有所自來則其緣起在庸菴其歸重仍在郡志也兩太守之詩如雙龍吐水一溫一涼如一河成波各圓各方一以起舊國之靡一以回新聲之薄其皆有救時之略乎以予所觀庸菴爲之極難耳于鱗生承平之代文物蔚然士君子得行其意簡書稍簡一肆其力於毫素無所顧瞻當其爲郡王公元美監司一道脫略形跡沉酣詩酒睥睨六合猶有不屑不適志之慨蓋文章聲氣之福幸而相遭亦有以相享也庸菴通籍數經轗軻即收畿輔依光日久而兵燹以來少者未盡壯壯者未歸老者未盡安樂利之觀未復吏救過日不給而上下之交亦未易以脫略形跡沉酣詩酒相命乃能致情風雅發盛世之元音華衰晚之餘響復以其閒爲于鱗摧蕩廓清豈非心量超然有出乎時勢之外不爲事物所攖者耶嗚呼人之心各有不爲事物所攖者超然出於時勢之外未能如庸

菴有以自得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讀斯志亦可以灑然而興矣

從善錄序

方正學語其門人汝讀書幾年尚不識一是字甚矣識字之難也有一字不識者偏識一是字有識盡一切字者偏不識一是字夫是無一定則一切皆是是無不定則一切皆非天下亦有識是中之非非中之是者乎甚矣識是字者之尤難也傅了岸先有博雅之才講純粹之學著不甘讀書而不識字其手輯從善錄并欲使天下人識字且識一是字也是非善也

然而不善卽不是矣人欲從善必先擇善欲擇善必先明善不能明善則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淆然莫辯往往以善因而招惡果卽見謂善不足爲而惡不足畏也夫小人所多識者非而君子所不識者是天下豈復有善人哉岸先此錄文成數萬其指數千然使識得是字者讀之千字萬字總一是字若不識是字者且向此中覓是字切勿被千字萬字換卻眼睛噫人皆有眼睛而後識字旣能識字方謂讀書安知讀書者之未必識字識字者之未必有眼睛乎吾願天下人先識得自已眼睛庶不辜負岸先愛人深意也

人文觀止序

一代之興衰有傳人焉有傳文焉興無人文則其興不大衰無人文則其衰不光然則人文者不與一代同爲興衰者也世故有見其興不忍見其衰者至於論其人及其文則惜其不見惟恐其不及見雖悲慨流連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心之所同然也人文觀止明文選也會稽陳子德嗣負不羈之才有書淫之目閉戶獨得手定是本命弟海士調叶塤箎舉連金玉受而傳之公諸國門予於淩江得寓目焉一代全史人物秇林攝入數卷中不覺其少蓋人與文交相爲重季札所謂雖有他樂吾不敢請是觀止之義也夫論人貴核載文貴簡有非其人不及其文非其文不及其人者陳氏以春秋心法爲取舍持衡其自論詳矣吾獨疑夫讀之者其不能無興衰之感乎夫觀所以爲感也天下無情之器也得人而靈人速化之物也得文而久古今彼此不相逮之勢也得人文之觀而痛痒相關感所以玅觀也今其書具在使讀之者知興不徒興衰不徒衰各有其氣象則必有入乎興衰之中出乎興衰之外者一日也有朝氣有暮氣朝不俱奮暮不俱苶一歲也有生機有殺機生

不俱續殺不俱絕一生也有壯色有老色壯不俱息老不俱消一代也有興運有衰運興不俱榮衰不俱落一世界也有成劫有壞劫成不俱任壞不俱空其所以不俱任俱空亦有入乎人文之中出乎人文之外者此亦澹歸氏之觀也蓋兩陳子藉我以觀者也

見聞隨筆序

天下有至樂三山水友生文章也山水不能常遊友生不能常聚其能離而不斷散而不亡者惟文章耳此山水友生攝神之鏡續命之丹也吾友朱子廉齋眞氣滿胸古道照世當飛泉絕壁間輒欲攜同志者

一往不返値勝流名士酬酢四座登臨萬里如一刻不可相離境移客去意常悄然乃以文章爲其丹鏡隨所見聞筆之成帙雖影存過去開卷歷然如現在事見無盡聞無盡隨筆無盡卽現在無盡時時有未來之喜發其興會蓋從山水友生得文章從文章復得友生山水縱横三樂中具三世一無盡藏人人具此無盡藏特無廉齋興會不會搨出本子耳古今博雅代不乏人蒐討典籍蔚爲大觀曠日持久未免挂漏之歎彼於文章專於山水友生泛其所著述亦於天機淺凡天機之動樂則生不樂則久久在執礙生

在流行無心則流行有意則執礙不隨則有意隨則無心因時因地因人見聞在筆中而耳目常在筆外眞所謂動於天機妙得有生之樂者也相人之妙亦然遊佳山水無一往不返之情値良友生無一刻不可離之性雖榮於形必衰於神吾於是見廉齋之神可與同遊八極之表也

與善錄序

楞嚴以情想判升墜蓋想超越而高則情纏綿而幽暗於此可決其向去亦可識其從來也南海張疎人有儁才不得售於有司隱居敎授自處和易不立崖岸稠人廣坐中談言微中皆絶倒然無一字及穢褻人以此愛且敬之性高簡不屑屑於其家見山水輒留連忘反其歿於懷集也亡子不期而至人以爲行善之感予以疎人前生必丘壑中從事修鍊特以世間念未盡故來然於世間習氣亦稍輕矣此其心於家何有而或悲其客死不知夫生者之皆客也疎人旣不以幽暗之情纏綿於其家又其居心直制行端喜與人爲善卽可決其向去豈非楞嚴所謂想多情少爲當升而不墜者耶爲寒士不能分人以財卽敎人以善其本職也今之爲師者且不能敎人以善况

其等夷又降而處名位之卑下者肯其諂諛成風言不及義矣疎人所敬行惟功過格遂集諸感應等書爲與善錄令嗣秩谷刻而廣之同人此故疎人向去之果又可卜秩谷從來之因且以見此世中多有好善不倦之士則五濁日下之流猶未至於不可挽也故爲之序

自得篇序

猶記兒時侍先子坐見宗頭明心寶鑑一冊略能上口輙心喜之後得古人格言毋不釋手頃在凌江邂逅山陰馮君爾俊持所輯自得編相示覺五十年前

明心寶鑑一座儼然如昨也人人有一自得之方皆以不守分而失此書分四門修身治家皆以守分而得殺生是分外放生是分內佛是分內衆生是分外若是則成等正覺攝十二類生盡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祇一守分卻恐世間人嫌其冷澹開卷便睡耳管輅爲何晏卜引勞謙之義相誡晏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世故有不生而笑老生不談而笑常談者亦有不生而不及笑老生不談而不及笑常談者願深自警惕勿快目前而忘腦後則馮君自得之方猶足以治人人同得

之病也

重修邵氏家譜序

永定邵氏代有聞人時更隱顯系亦絕續而獨賴海棠重發以不沒其宗是花也東坡所以贈民瞻譜不宗民瞻而民瞻實繫於譜其不可以沒民瞻也海棠存之存邵氏而民瞻存矣故以海棠之勳比於陳乎則東坡其魏無知也吾嘗怪世之趨名也勝流而負重望何與人事如水歸之不已下乎雖然民瞻不朽然而交於東坡一枝奇韻數百年後遂能存邵氏而民瞻并藉以存若是海棠之靈東坡之名耶使海棠之靈不假東坡之名則已海棠之植於邵氏不自東坡則天遠之堂不建未能必其家子孫而邑父老猶道不絕以卒識其故址則東坡之名之果足以爲海棠之靈也譜之立繫於名以爲教也邵氏之族半江父子而後謹守詩書猶不隳於名教今之修是者曾桐聲釗邵之自出也釗才而敏於著述其屬序於吾不繇邵氏不繇邵氏而序邵氏之譜所以賢釗也使世無溥渭陽之情釗可也使知夫交於勝流者之不沒其宗於數百年之後而因以不自沒民瞻可也然則近小人遠君子漸於惡直醜正而以好名之累爲

之辭比之不孝可也

李氏小宗譜序

譜之道親親而尊賢親其所親不敢略於其所疏尊其所賢不敢棄其所不肖仁之至義之盡也李君不磷作小宗譜斷自祖懷廷公以祖故親懷廷公以親而賢故尊懷廷公或謂不磷獨親其親獸賢其賢非也禮始於士極於天子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一祭之法不王不禘諸侯祫大夫士有大事及其高祖必請於君謂之干祫以其非其分而求之不磷之斷自懷廷公亦猶士之分也修及大宗自夏富

一鄉周於粵通於天下之出自西平者不磷將有所待遠者合名近者合形恤其不足者婚且嫁其孤遺養其老而敎其少不磷亦將有所待孔子不云乎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余以是知不獨親其親不獨賢其賢者固以獨親獨賢爲之權輿也然則小宗非大宗之所始大宗皆小宗之所成不磷勉之與不磷同所自出者交勉之可也

陶斧雜記序

讀陶斧雜記一行居士如深山道流忽總院務詶應賓客調攝僧行籌畫錢穀本具爲衆之願每露絕塵

之懷也其人流連風雅而天資篤實念念反求時時內責正是大修行種子凝厝之物未待囦地一聲耳此不特白士之標幟亦足爲緇流之砥礪豈所謂乘願而來者耶西昌諸蘭若耆年至今能道之歎爲希有顧獨疑善人無後寧直天道無知乎曰此居士深入佛法之驗也夫有後無後非解脫法中所收今若以子夭孫殤爲酷罰則釋迦如來早巳無孫飲光慶喜諸大弟子未曾有子賣擨籬婁兒女團圞不婚不嫁皆稱爲若敖氏之鬼可乎或云菩薩運悲不絕衆生之望功名子息咸赴來機是亦不然從顛倒想見

顛倒事止啼之葉不是眞金良由小兒未辨使丈夫子能識眞僞卽直告以無金豈復賺以有葉耶夫從緣而名無當名者我且非實而况子孫居士不免術心特未有人從旁一笑耳然則世之有子有孫綸封鼎養生榮歿哀者非耶曰此卽慈母止啼之葉爲孝子獻笑之金顛倒想中一期流轉無容愛憎誰說是非卽今居士此記孟昉專爲流通猶子非子而有子道世出世間所共歎仰哀榮報分毫髮不滅世亦有子長如路人子非路人有路人道彼卽於顛倒想中勞苦責成尚不能以決定名求決定實奈何於解脫

法與顛倒之歎哉吾願讀是記者深生景仰互相策進毋牽連俗諦起愛障而罥疑網也

牘售序

牘售一書西昌蕭季公先生所輯也先生家世貴介不以功名顯好讀書與伯玉次公兩賢昆相切磨丹黃甲乙早夜不去手其所著述甚夥喪亂俱失惟此書僅存令子伯升仲升奉之嗚咽欲授之梓語予曰此先子未成之書也其所以稱未成者就一二書偶然點定又兵火支離蒐未廣擇未終也予聞之加歎記有之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予嘗以

爲不然仁人孝子思親之所樂所嗜思其志意如見其所爲思者若手澤幸存此親之志意所託所樂所嗜之所從見者寧有不時時讀時時思如時時侍嚴君之側而束之高閣付之塵封鐍守而謂之不忍哉先生既不得以功名顯又爲世家貴介所掩遺亂早世復不得卒其著述之才幷所爲好讀書與兩賢昆相切磨丹黃甲乙早夜不去手者人未能知之此尤爲之子者所大不忍則手澤所存不可不讀亦豈可不傳哉記有之其先人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二子之梓是書蓋有所

大不忍者也其不以未成爲諱廣蒐而終擇之以飾爲已成之書懼誣也其不以爲未成而不傳嘗一臠知全鼎之味人必有知之者此二子之明也其克傳之則二子之仁也嗚呼誰謂爲未成乎則爲已成矣自朝廷大政及生人之至情無不備自漢以來及宋名賢墨妙無不存群分類聚各有所屬無不詳然二子春爲未成之書則先生著述之才不盡於此故曰以先生成此書可也以此書成先生不可也後之觀者不以此爲先生已成之書則二子之所大不忍者庶乎其少慰也夫予又以此見二子家學淵源之造遠且長也

夏氷集序

壬子九月坐霞起堂兪子卷菴貽我夏氷集開卷灑然盡二卷亟呼燈讀之至竟歎曰卷菴其古今快人此書古今快書哉予所未言者卷菴言之使予無留憾以知卷菴無留憾也卷菴所巳言者使予言之恐予有遺樂以知卷菴無遺樂也爲人至於胸中無留憾無遺樂而人之能事畢矣當予讀斯集時如有爾許欲言者騰踊逼塞於行墨間不知其所從去卷菴了然於手口予了然於耳目孔子曰詞達而已矣非

此了然於心者歟世有了然於作者之手口不能了然於受者之耳目譬之日月在空盲者弗辯夏蟲不可語氷非夏蟲過彼夏蟲故不知有氷也使有人發其藏氷在室滿室在堂滿堂夏蟲群而噪之趨而避之或不禁其寒而至於死夏蟲疑以爲不幸而夏蟲從此遂知有氷或從此遂可與語氷則夏蟲之幸也故知性者人人而與之言不必其信也疑最善怒亦善疑則有所疑怒則有所怒當其方疑方怒之時而所疑所怒者已入而據其中堅此夏蟲之氷也夏蟲假名夏蟲氷假名氷既據其中堅雖骨化形銷頭出

顛沒相持不捨遲而至千百劫之後必豁然自笑其非夏蟲而此據其中堅之氷不覺與之俱化則夏蟲亦而語氷之心始慰矣是書也予將爲卷菴廣之以樂觀夫天下之疑且怒者若書中之言予無言焉卷菴曰是語氷也氷耳氷耳非夏蟲又奚語哉

鄭野臣止廬集序

聞正人言起一切正聞不正人言起一切邪以一人之筆舌入一切人眼耳納種子於八識田發現行於三業聚其爲禍福綿世歷劫言豈可不慎耶予與鄭子野臣交不猒以其言也野臣具正性務正學行正

道據正論取足以維挽人心裨益世教而止既齟齬不求用於時間以研田自活皆侃侃誾誾不苟取容介坐嘯晝諾舉無失朝野之望故野臣君子之名藉甚公卿大夫間其出爲詩文得乾坤潔清之氣骨剛而神凝結構整栗詞義雅馴蓋求其肝雕側媚離經畔道以惑世誣民則其自律者亦已嚴矣故予以爲野臣之文壹如其行所云有德必有言非靳以言傳離於德者也夫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有正有邪有功有罪世有野臣亦可以放淫辭遠佞人閑邪存誠進德修業若乃大道既隱邪說橫行孔孟之門有禦侮

之役仲冉推轂而言卜紀續則野臣登壇崛起妙堪上將亦所云仁者必有勇也蕭之英滌博學好著書以文雄天下汀之水部一題詩絑氏歐陽永叔爲之心折皆野臣之宗要以野臣所自爲宗者不僅僅詩文使一切人納正種子無不正現行則空言之烈可以過於行事野臣勉之以止廬一草爲立言之正鵠即豈非立功立德之左券哉

趙彥公松青堂集敘

有見其人而信其文者有見其文亦信其人者見其人而信其文采浮于目也見其文亦信其人素溢于

心也惟人與文各以一眞相見往往遇之僞則敗矣余未得交於趙先生彥公得交其令弟雨三太守因得觀松青堂集如親見其人蓋其人必爽朗有濟世之略文不晦蝕故其人必軼宕而多風文不滯拙故其人必正誼自好能矜細行文不側媚故其人必悲歌慷慨時有俠烈之懷文不平流故其人必慈惠而愛人文不刻覈故其人必樸直坦夷無矯情匿垢之事文不雕飾故其人必修上而豐下得木之體文不癡重故其人必享高年而善自寬文不急促故然以此其才而艱於一第不使之排金門上玉堂則疑於

不驗蓋千古之名大千一時萬民之福衰於一士無損於彥公之所獨祿也昔孔子學琴而見文王季札觀樂譚列國之盛衰如燭照而數計語言文字皆根於心人之邪正吉凶惟心所造在一人則爲別業在一方則爲同業同業成於風俗而別業因於趣向趣向者意之所之全流於口者有聲之文半流於身者無聲之語如是流如是源如是形如是影如是根如是實非有他謬巧余雖未見彥公而可以敘彥公之集竊欲自附於高山流水之餘者相遇於一眞之境而已

鷩鴻賦序

賦莫盛於漢相如工而不敏枚皐敏而不工上谷絹菴胡君於文戢之暇作鷩鴻賦指趣深遠才氣超軼神理閑足始兼古人之所難矣夫華言破道玩物喪志卽歸於諷諫然懲一而勸百君子譏焉若乃質有其文麗軌於則譬如名士之坐必無雜賓故心口相宣性習竝露根之利鈍種之淨穢雖有標飾不得而掩然則一篇之多一言之少可以見人一生亦可以見其一生之前與一生之後豈有他謬巧耶絹菴此賦翺翔千仞俯視塵壒似有鶴毛在腋紫痕覆肩至

於與懷安集自結世緣而終趨於齊得喪忘寵辱超然各足之天蓋近道之器情見乎詞他日卽暨功名享富貴亦能飄搖脫屣非汲溺於鐘鳴漏盡如唾涴蜒者嗟乎擇地冲天本非有意君早已知之斯則水中之影雪上之蹤非去非來如露如電過未現在了不可得一切如此鴻矣君非以筆墨作佛事而夙因所發時一遇之境風鼓扇烱然獨存不妨以余爲豐干饒舌也

書法彙編序

古人於書甚重蓋有竭一生之心力以求工者予友

解虎上座沉酣此道毎作字一點一畫皆不漫然必深入古人之神理意足而後腕從之予見其書輒歎服解公自謂初不好書其始好書由於方子大林大林一發其秘與解公遂專精不休兩人相與纂書法彙編既成謝子鵬萬見而悅之鵬萬與解公以氣誼相取稱莫逆又留心字學至古人妙處率有神會遂爲校讐刊布人故不可以無友解公一寓意於此卽有大林以爲之前有鵬萬以爲之後天下豈有獨行而無偶成而不爲人知者耶雖然王右軍品行才識爲東晉第一流識者惜其爲字所掩解公天資慈祥

懇惻於法門行菩薩道一言行皆不漫然其書法三昧入同事之攝耳大林好學深思不妄交人於治氣鍊骨直欲齊驅古賢喆而鵬萬幹略橫絕一世有英雄之桀復能沉潛不露使得盡發其用皆足空群邁往觀此編者無遂置之書學博士之列令後世以借右軍者惜二子則善矣

刻袁特丘總憲軼詩序

己庚間特丘與余同隸黨藉始別於蒼梧赴清浪戍所越壬辰從桂林東下至佛山求挂搭地不可得特丘聞之自挐舟迎余至豐溶懽若再生因同入雷峰

數相過談於碗架邊臘八日余受菩薩戒特丘招同人來觀有詩甫三月余出嶺爲深隱匡山計三年不得就還穗城則特丘已溯韓瀧歸楚矣留數行并書軼詩十首相寄又一年寄刻本嶺余敘又一年遣使來招余至公安云村居瓦屋三楹茅屋三楹有松數千株念朋好都盡所不去心者濟公耳若來則居食之事力任之無憂也余心志之未兩月而凶問至悲夫余嘗勸特丘出家學道特丘語余終當以此爲歸今老矣有少念未了欲來生讀盡世間書而後出家余哭特丘詩所謂錯恐浮沉太乙光者是也特丘性

狷介疾惡如讐持論過峻以是買怨然其隱衷常自附于朱序狄仁傑之流事會適成而不終無復見知於世其作軼詩有取於史傳失其姓名者蓋人之所遭有幸有不幸有幸而成有不幸而敗有幸而顯有不幸而晦有幸而名與事相符有不幸而毀與心了不相似與觀塲吠影者言之渺如說夢此古之人所以信心而行不求知於天下萬世也余悲特丘之遇無力以言既已出家亦不欲逐世間群隊彼此說夢復爭夢坐此耿耿又五年南海程子周量素受知於特丘欲輯其遺稿顧力未及迺取軼詩先梓之特丘

有史癖於此露其一斑雖未足盡特丘之才與周量之誼而周量他時所以不負知己於此亦露其一斑且使余藉手了亡友未了之念斯舉也其重有裨於古道也夫

陸孝山太守嶺外初集序

孝山使君治雄州政聲蔚然蓋得清慎勤和之道以與古循吏頡頏者時當兵革之餘民氣未復征徭沓至爲吏者貴以嚴急取辦譬之大病將起忽值憂勞本是內傷更兼外感醫人過投宣散之劑暫得一效而變症百出馴致殺人此曹參所爲師蓋公之言以

治齊而齊大治也參爲漢相日飲醇酒不事事汲黯守淮陽閉閤高臥文不足而質有餘孝山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內內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其枯韻飛毫卽有萬斛泉源隨地湧出之勢頃讀其嶺外集渾雄淸逸博麗醇深名流勝場無一不有然而獨禀正宗力驅浮習則孝山詩學摧蕩廓淸又有救時之功可重也世謂錢穀刑名能使人俗蓋皆心爲境轉遇物卽粘兵貴整暇學宗靜定長槍大劍與三寸毛錐無有差別豈於簿書期會而成隔礙雄雖衝郡上下交困孝山如國手醫名和用和名緩用緩一切留餘

地以及人標病漸除本氣不損退食自公焚香枯坐或千一徧時有深山道流瓢笠孤行之致宜其於一無所有中無所不有也元次山作舂陵行杜子美和而傳之謂安得結輩數十人參錯天下落落爲邦伯此卽菩薩慈心悲願智種所流異口同音塤箎白合余論孝山之詩及其治行蓋亦近軫黎元遠懷黃老絃歌之雅聲盤錯之利器同歸於淸淨而民自定之中老婆心切庶有取焉

沈融谷寓齋詩集序

軍持挂角入雄州將孝山太守招坐古種玉亭見融谷沈子矯如雲中白鶴知其非凡骨也越日出寓齋詩集得徧觀之旣服其工尤怪其敏敏與工不可得兼是眞有萬夫之禀矣孝山語余融谷自弱冠以前作悉火之此皆出近歲余於粤西東一衲十五年所成詩數尚不能敵人之才敏相遠至此若論其工則大小之分殆未易數量計也詩家刻畫一派自非正宗長吉東野以是取名殊有薄福之恨譬之開山於怪石飼蠶以名花欲求良穀而責織纊已無成理豈獲濟人古之人於聲詩一道動天地格鬼神致四靈消百害非有他謬巧蓋得物之所同有者而已和之

爲音非一非雜入奇而奇入麗而麗入幽而幽入樸而樸入淸而淸入壯而壯而不可名之爲一名位之爲一位以其無名無位徧名徧位而强名之曰和强位之曰大山雖高地容之而不知泉雖潔海涵之而不見人之分亦然數多非數量大非量立言之方同於立功立德爲詩之則推於爲人爲天百千萬億之源返於一句一字其吉凶壽夭貴賤可衡準而券取也融谷之詩奇而不險麗而不纖幽而不僻樸而不陋淸而不寒壯而不厲亦不可以一名名不可以一位位而無不當名無不當位故余謂融谷以盛年負

異才享豐名而宜有厚福蓋取其和和故大大故斂斂故工工豈刻畫之所能致哉余於此見詩亦非見詩得見大亦得非見大爲書之以報融谷弁以質之孝山

陳岱清司李來思草序

澹歸道者讀來思草掩卷而歎曰嗟乎使岱清先生而有此詩蓋天下之福亦鮮矣夫士大夫負濟世之才抱救時之志居一方則福一方任四海則福四海故非有求於天下天下求之岱清明如杲日潔比嚴霜好學深思臨事而斷古所謂雄俊寶臣也然且崎

嶇嶺表十有六年一李高涼與同僚迕蜚語旣白未開薦牘交於內而徵書發於外悲歌激楚託之杜陵詩史以見其饑溺由已知覺及物之懷何天下之不愛人而天下人之不知自愛耶夫病非所以爲醫也而醫則所以爲病然而醫不求病病即求醫使齊不求之腠理之前而晋求之膏肓之後非和扁之過矣病者不求醫而醫者不求病故相棄而無以相尋以岱清之才進而簪筆伏蒲出則埋輪攬鉞照臨下土覆載蒼生十六年中如吹劍首而猶觸藩此地壺口盡鈌其無寧使醫求病而不責病者之求醫歟何也

病非所以爲醫不妨退而不求醫醫所以爲病不妨進而求病岱清勉之然明一言叔向識其君子茲草也其爲君子之言多矣天下而無心無目則已天下而有心有目吾不疑天下之必不能求岱清也造命之力稟於君相無剝不復倒懸宜解則有泣血以相明者若僅曰此岱清之詩而置之杜陵之伍即天下之福眞鮮矣

凌髭放司李樂此吟序

莊周夢爲胡蝶胡蝶夢爲莊周優孟似孫叔敖叔敖似優孟偃師造倡者倡者造偃師談者非譃非眞聽

者亦疑亦信曷嘗觀之髭放先生集古之詩乎髭放先生集古之詩今人觀之不見其爲古人之詩古人觀之不見其爲已所各作之詩髭放先生自觀之不見其爲已所各述之詩合諸家之詩爲一家散一家之詩爲諸家豈諸家於一家中不見其所集之句置一家於諸家中不見其能集之人髭放集古耶古集髭放耶髭放集古而成髭放耶古集髭放而成古耶髭放集髭放而成古耶古集古而成髭放耶當是時化古爲髭放蘇李曹劉沈謝高岑王孟諸人各各具髭放衣冠髭放面目髭放聲音舉止化髭放爲古髭

放一人各各具蘇李曹劉沈謝高岑王孟諸人衣冠諸人面目諸人聲音舉止未幾蘇李曹劉沈謝高岑王孟諸人與髡放各各自還衣冠自還面目自還聲音舉止立王立賓有問有荅一時散去惟一杜子美自稱髡放先生然而子美衣冠子美面目子美聲音舉止又一李太白自稱髡放然而太白衣冠太白面目太白聲音舉止復一髡放先生自稱杜子美李太白然而髡放衣冠髡放面目髡放聲音舉止未幾子美化爲髡放仍稱子美太白化爲髡放仍稱太白髡放化爲子美太白仍稱髡放未幾子美太白髡放合

爲一身見子美者呼爲子美見太白者呼爲太白見髡放者呼爲髡放呼髡放時子美太白亦應呼子美太白時髡放亦應未幾蘇李曹劉沈謝高岑王孟諸人與子美太白髡放合爲一身亦復如是彼呼此應此呼彼應一呼多應多呼一應獨呼獨應同呼同應澹歸不覺躍起一手把住寂然不見而見髡放先生樂此吟請與同樂此者觀之如實觀如幻觀世相常住觀古今一念觀三世十方一切不可得觀不可得不可得觀熾然而得觀作如是觀不作如是觀非作不作如是觀壬寅秋中澹歸今釋觀

楊髯龍金吾詩集序

武陵楊子髯龍天下才也予頃讀其詩以爲詩家之司馬遷韓愈復得讀其先督師集上及制府歎山川之奇發於楊氏一家之不可測也制府得英分多督師得雄分多制府於名將如李廣督師如程不識其於吾法制府有宗門之風督師則台教之精嚴傑出者也髯龍得英分似祖而不肯全似祖得雄分似父而不肯全似父蔪然別見頭角有鼎峙之勢楊氏之祖孫父子各不相襲而有神于相似者才之所以盛則才之所以難也以楊氏之才制府不能終安邊之

績督師不得戀盜寇之心其才則是其時則非然猶見用於時也髯龍則已處於無所可用之時矣此豈才之罪耶夫古之成大功者亦非才之功也韓彭之才爲漢高帝定天下則有餘爲其一身一家而不足彼安知韓彭之才皆出於漢高之福耶甚矣世事之不足爲而所謂將相之才之不足盡信也予故未嘗敢以一時之成敗論人千秋之是非隨人也何也世事如夢世之論事者如說夢如傳夢亦如證夢夫夢已不實而況於說說已不實而況于傳且證耶然而人且有爲之者則不能不作夢也作夢之後一切說

夢然必不能於未夢之先預爲規畫曰我今夜當作如是如是夢然後夢中如是如是作之以爲後此作夢者之榜樣也世之作夢者已無端而世之說夢證夢者不更無端耶文文山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予卽曰從夢後說起然予以爲人生世間寧作夢不可作事以世間人我愛憎膠葛瑣屑至無狀至可患厭無已也漢不幸而遇後主諸葛武侯幸而遇之使遇聰察雄猜之君則六出祁山敗多勝少不知有幾許臺諫推求掊擊若更不識忌諱一則託孤再則託孤分靑理白首領不保遑恤其他然則後主之庸武侯之福也夫武侯豈欲以一身之福博兩漢之禍然其如夢何予又以爲人生世間不可不識夢人能識夢乃能置此身於一時成敗千秋是非之外而後能作事也然旣能置此身於一時成敗千秋是非之外則又何苦而作事哉夫作事不過一夢作而成謂之好夢作而敗謂之惡夢夢中之人了不可得而夢外之人相與傳之謗之欲以爲作夢之榜樣而定其是非又何異乎捕深江之月關破網之風者耶阿字無公曰天下之樂無過於乞兒彼於世間不爲立言立功立德之人於出世間亦不爲修戒修定修慧之人并不爲有家有產犯法犯律之人是華袞所不屑加斧鉞所不屑斷者也豈非辱人賤行之極則一切人中之至妙至妙者耶予之所成就萬不足以及此然阿字方且爲善知識匡徒領衆亦僅有其意而已髯龍天下才不患無用今得處於無所可用之時恐祖父之才未必不拱手而讓子孫之福也若髯龍之詩則求其不爲司馬遷韓愈而已不可得矣

彭羨門進士南遊草序

天上神仙無不識字者或來人間必爲名流才子其徵多見於詩詩之爲道如水如鏡鏡不受垢水不受塵仙不受凡詩不受俗蓋無所受之也頃見彭子羨門謂非人間人讀其詩如李鄴侯少時能於屛風上行骨節珊珊作聲又如紫珍入市覌一龍背月淸涼透骨病者皆起亦如麻姑會王方平所行饌香氣絕異皆是諸花而不辨名狀復如天妙寶衣長數由旬重不過數銖詩旣如是人亦宜然藐姑射之仙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五穀熟蓋爲羨門言之也羨門薄遊嶺南嶺南之有增城增城之何氏女生而紫雲繞室居雲母溪食其粉白日飛去增城荔枝亦妙絕天下果之中之藐姑射之仙

也予與阿字座元留美門一飽之而去紫雲之麗爲衣雲母之純潔爲肉花之馥郁爲其香月之朗徹爲其光亦宜與人中之美門之詩有合也美門豈無意乎美門若欲如李鄴侯食嬾殘半芋而不食荔枝郎領取十年宰相使物不疵癘而五穀熟不妨欠郤猕擧一籌耳

姚媒長醒泉詩集序

予爲姚子水眞銘淸醒泉蓋以爲滌硯濡毫足以漂雪性靈發其吟咏及讀其詩則同源異派雙虹並落非泉能發詩詩又能發泉也文之爲用如江如河如

海詩之爲用束萬頃於一泓乃如泉體泉之體得之天一從淸而輕然吾聞之美泉比之他水獨重何也修眞之士溫養丹田升氣泥丸腦滿而流溢於華池比他血液甘鹽輕重迥然殊絕淸醒之泉比於他水亦重藏之數月不敗此眞水也眞水無色聲香味世或以色聲香味名之此色聲香味耳豈水哉雖然甲香非香能發諸香之用眞水非色聲香味能發色聲香味之用天下之妙用未有不因於體妙者也水眞之詩體尚自然無一造作不受一點塵埃色聲香味無一缺陷亦不借一分增設絢爛之極正爾平濟平

衡而較之比于他詩亦重予銘有之性空眞水性水眞空眞水水眞此二皆同早已爲水眞之人之詩與淸醒泉成一合相作敘已竟乃復爲此赤眼歸宗好一味禪無端傷鹽傷醋卻成五味水眞若是巢父牽牛過之但道一句此汚吾水澹歸愧矣

灼霞亭唱和集序

仁人孝子之思其親則有所託以見意故當其地則思當其物則思當其時則思思無所不存而存於地與物與時蓋思與所思皆會緣而出故人有存亡而心無生死也手澤書也團扇也口澤羊棗也桮棬也

地不常覆時無獨覩而於物尤切黎子似仲之託於灼霞亭以見思也荔枝其物也其植荔有地其薦荔憶荔有時也皆以先人而重自爲之詩同人爭爲之詩則義比於仁人之衆孝子之不匱之德也詩始乎正卒乎蕩世之摩娑風月洗剔江山咳唾珠玉吾無取焉若黎子之所爲集太史陳風冠於十五國之首當春秋之後功在孝經以續亡詩而存王迹之熄苟有能推此志者孔子之教其庶幾作乎惠方析民居宿重兵灼霞亭初不自保荔枝復顚頓無起色黎子力爭而出之得以朝夕其下告無罪於先人閟老嫗

禿樹而哭僅免於伐樹日益茂核核皆現斧形此以
愛物之篤而猶若是况夫持愛親之篤以及於物則
其理故不翅於埋丹種玉將必有著於千百世之後
者人有存亡而心無生死其以吾言為左劵焉

彭鍾鶴如如草序

是生劫滅之時者一切人所現行所受用名物之數
皆滅而此性不滅世或以其報分之殊殊之惟識法
者知而未嘗得未嘗失未嘗少未嘗多也予與彭子
鍾鶴凡三見今始見其著述蓋天下之逸才也如霍
去病用兵不必盡合孫吳如裴叔則時或亂頭麤服

而玉山照人正爾天放如法燈機鋒脫穎而不屑屑
於布巾之間如九方皐之相馬得其天機而忘其驪
黃牝牡以鍾鶴之才束髮受書丁年射策走名山大
川結四方之英絕排金門上玉堂足以頡頏古作者
黼藻太平今徒不然所見聞荊棘黍禾烏鳶豺狼之
叫號從獠夷瘴烟箐雨中僅得守其食息以出隨陸
有武弃不得騁其文絳灌有文弃不得用其武鍾鶴
之才故不減古人而鍾鶴所以自見其才於世與世
所以報鍾鶴之才者則滅矣干將莫邪沉埋地下斗
牛紫氣有必不可得而掩者則如如一草固鍾鶴夜

夜燭天之光也翟子憲申曰夫鍾鶴之為人也內守
廉潔不尚刻覈肝膽過人不以俠犯禁繇於先民之
矩度不為執一施而不責報犯而不較蓋非逸才足
以盡之予與鍾鶴三見而得之益深於憲申之言益
信然後知燭天之光之果有所本也凡之亡不足以
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古之德人足於己無
待於外蕭然物表而未始遺於物與一世委蛇而好
行其德即雲鶴橫天亦非其所仕處耳嗟乎人故有
不與增劫而俱增者豈與滅劫而俱滅哉

邵節菴詩敘

蘇端明每稱其子叔黨駸駸有跨竈之興又云過子
每出一篇即作數日喜飲食俱有味此不特熟處難
忘蓋如夜光尺璧無因至前雖欲矯情不能目為弊
惡况天倫文采之際乎虔山水壺邵公司理韶陽公
子節菴閉戶力學不窺官邸其母夫人精心好道時
善病乃趨侍湯藥間以其暇出為詩歌輒欲掩庾鮑
之邑水壺公見夫人之病而憂見公子之詩而又喜
以為端明海外之樂未有適於此者也人子之事親
養口體者不若養志父之於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
之於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凡天下之為父母

未有不愛其子之才者也以富貴養者劣以性情才學養者勝詩之爲道根於性幹於情枝於才葉於學節菴之詩與世之剪花綴草插篩附鬢不終朝而萎者不同每一篇成捧手而歌之兩尊人之前其父忻然忘夫人之病其母忻然忘夫子之憂憂病兩忘身心俱起醫藥効靈婢僕咸喜雖拜章以籲神割股以和劑其驗未有若是之速者孝孰大焉端明之愛叔黨與冰壺公之愛節菴其安危不同而憂樂不異皆在詩文之中而出於詩文之外余故爲發其意敘而歸之

瓊島行小敘

山川井邑人才物產櫽栝而成賦三都兩京沉博絕麗其韻數變古詩爲焦仲卿妻作者其韻數變委折恣雕得龍門之化儀以敘一人之事子美北征敘一時之事其韻不變以識御勢極情理之勝皆兼史而止蓋摭實難工蹈虛易妙蒐典散於摶砂束音叙於獨掌若夫舉一韻而盡三善則陳子季長瓊島行是也是詩也輯瓊州之志比於賦而感慨於一人一事數人數事之變比於史史不徒文賦不徒質本之以忠愛而時寓其激楚復有騷人之遺恢譎詭怪事不類而成類枯澁險仄韻不安而成安譬之七九竝弄而五九常在空中五官竝用而一官如居物外蓋其才思空濶筋力雄重足以勝之高洋拔劍斬亂絲巧於藏拙王彥章赤脚走荆棘中血無綫縷亦豈犀兕所難今使身衣敗絮手理亂絲足入棘林目數歸雁絲絲入扣步步無礙吾必舉季長以當之則是詩其左證也

萬考叔詩小敘

與萬子考叔別二十年一旦復見於仙城蓋猶昔人非昔人也世緣零落殆不暇問此非不問問不可以盡不如不問以爲有零落可問即尚有零落不可問者於不可問之中猶存吾兩人爲可問則已多矣故不可問者理所應有有可問者事所應無則非有零落不問實無零落可問也於是不獲已而言詩詩以代問亦以代荅荅者不少問者不多問亦自問荅亦自荅有山水如未始有山水有友生如未始有友生有零落如未始有零落有悲歌慷慨如未始有悲歌慷慨問亦無荅荅亦無問蓋至是而吾與考叔二十年之別忽得一見見而復別別即不復見或復一見皆不可言非不言也言不可以爲益不如不言悲夫

悲夫吾能忘情不能代一切人之不忘情則考叔將以此爲雍門之彈矣亦有爲考叔泣下沾衣者乎

問梅集序

歲乙巳陸孝山太守貽予梅花詩爲和朱君貽穀者予問貽穀何如人哉孝山曰雄之君子也隱居敎授屐不接於郡邑之庭予心識之越三年戊申乃得相見併讀其問梅集知孝山之不茍與也士風之下以巧捷見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則目笑以爲迂拙困頓老蓬藋中誰知之者然匹夫有志亦有寧迂寧拙困頓老蓬藋中不求人知不趨於巧捷蓋有所不忍

也問梅諸詩文性情之正操行之潔表裏皭然確乎其不可拔然韻致蕭疏無刻厲不能自容之狀又足以見其德也世之論梅花結芳競秀在凝陰沍寒中不同熱客似矣然一陽纔萌蹦蕚爭吐雖冰封雪鎖不可禁遏其半開之蘂乾而藏之七粒點湯能發不發之痘卽麝腦亦遜其烈豈非得性之最熱者耶古今遁跡之流皆非冷人各有五嶽起於方寸旣無術可消一切付之牛背斜陽漁竿殘雪此非甘讓英雄特其風力有露不露耳然則貽穀問梅卽爲梅所問當有相對忘言者不妨使予與孝山從旁擊節也

沈融谷粵遊草序

孝山集甲辰倡和予所作較之融谷減三之二二子不欲使予附庸而倜然大國自處也迺取其同於予者合爲一編而別集融谷詩命曰粵遊草亦斷自甲辰而止詩故各有分量予卽幸免附庸而融谷之詩不能不爲大國孝山此舉所不容已也予遊名山大川所至高深奇詭瀾絕之觀不少其能係人思者必歸西湖西湖之勝在春與秋春宜淺過秋宜深初融谷之詩於春乃在烟柳欲舒露桃未放於秋則在碧梧夜月丹桂晨風秀不逾豔淸不入寒丘壑遠映翠

無穠纖波瀾近瀠澹無激射此融谷詩品於西湖有神似者也融谷遊粵不止於甲辰以孝山是歲從天峰浮珠江駐韶石探丹霞晦明寒暑之交登臨訓酢無不與融谷同者自甲辰後時或不同卽同矣而唱和之興時或不繼孝山咨嗟感歎於此久矣讀是編者風雅之所存山水之所合宮商之鼓不介而相應得融谷之大凡其尚在六橋雨滑雙峰霞蔚之間乎

汪舟次詩序

天下詩人多矣各騁其才極其思之所至往往讀之稱善然善者有人在稱者有我在今年來廬陵得白

則傷形古之人蓋有推而後行者當其未推不推此行當其已推不推此推此非眞靜然有其無意之意矣予嘗以是求之稠人中三十年鮮所遇及見陸亦樵氏以爲庶幾遇之顧欲其出家學道輙夷然不荅亦樵無累於外無所繫於内何以有所不可也讀其詩乃知予未能知亦樵亦樵故多情彼非不行以無推之者其所遇不足當其意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郎付此世於若有若無之閒弃置此身於可有可無之閒耳其詩伊鬱留連激而爲不平而不欲齊於風號石怒亦其性然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

與不恭常相爲因而淸與和復不相爲用要之一已之外割鴻溝以棄諸鄉人則二子之所同也亦樵澹然自遠所至寄跡蕭寺登臨山水動經旬日交諸侯大夫時有不言不笑不取之槩蓋淸一而和二猶吾聖人之徒歟而亦得其不屑於去就者不能逃吾驗以夜鴻鳴爲之驗也

曹季子詩序

王謝子弟秉氣淸貴流風蕭灑其英華蔚秀遂擅一時自然無些子傖父態予讀曹君季子詩如行烏衣巷裏也詩 文之道奇平濃澹深淺遲速各從其所近

獄汪子舟次詩如火見火忽然而合而無此火異彼火想亦無彼火同此火想其似我者如我所自爲意中所自有也其勝我者如我慘澹經營不知其語之所從來而得一意外之語其勝我益多如我所得意外之意益甚抵几奮筆亦不自知其喜之所從來其善也無人在其稱也無我在天下有神合如是者耶嘗以爲世之好惡未有所定我自愛我着我痛癢耳倚天之劒不能爲夾人操曲蓋鼓吹迎餓夫於百里之外使歸而享以太牢不如其往食之也傅粉刷膠剟背致焦不如掉臂而行筆有心心有力心之力不

假塗於古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不虛發必視其所着澹歸與舟次兩瞳子皆如迸星雖然澹歸老矣舟次年方少少猶勝我我猶能追之十年之後耶亦譬之火舟次方炎崑岡澹歸如燈投燈於崑岡之燄未見有異同也舟次如海澹歸一勺納大海以一勺亦無異同舟次如毘嵐之風澹歸如吹以一吹入風中又無異同也故曰似我是勝我是其有所不似不相勝者亦是嗚呼難言之矣

夜鴻鳴小序

人生自處正在有意無意閒太有意則傷神太無意

然神不可不清骨不可不貴譬如天人身出光明衣
食微妙飛行自在視七金山五色蓮華香水圍繞猶
在須彌腳下況於人中穢濁豈堪着眼則至貴者必
至清也藉令充實穩稱無可瑕疵而相其神骨僅堪
置之旅進旅退間以其智不浮清畢竟不貴亦有邊
幅狹劣似清而酸詞指詭刻似貴而傲流入偏枯便
乖正法跡所自處已爲廢材由其力不載貴畢竟不
清季子尊人公爲嶰雪先生令兄顧菴太史排金門上
玉堂乃其閨閣內事薄遊山川有所抒寫意思蕭灑
決不飄墮塵埃謂之家風亦云自性蓋生而清貴不
資模倣者耳

送陸孝山太守持服歸當湖序

幸不幸之數公私之介衆生之情狀皆因緣法也因
緣法一切無住幸不幸不可得公私不可得衆生不
可得故謂之空而不妨有幸不幸有公有私有衆有
生故謂之假假不住假空不住空亦無中可住亦不
言中亦無空假可言故謂之中特一心所影現惟達
觀之士任緣而無所於繫遂能獨往而獨來孝山陸
使君治雄州十九年不得調人無不爲扼腕者此使
君仕路之不幸也然而雄之人愛使君惟恐其得調
微論十九年卽更閱十九年皆以爲雄州幸而不顧
使君仕路之不幸乃至於所屬吏愛使君亦願其得
調又以爲吾儕得調而後使君得調始爲大幸乃至
予開丹霞十三年使君護念亦十三年爲檀越最久
久而最不倦予既愛使君稔知衝途迎送之難且欲
推使君仁風被諸雄州之外日以使君得調爲幸而
至今不得調亦未嘗引爲丹霞之不幸若是盡世間
出世間豈復有公道耶今以一切人之私成其愛使
君之公卽以使君一人之不幸成一切人之幸十九
年不得調任緣而安之若命幸不幸之數公私之介
同暨同掃無能置辨此卽無縛無脫之極也甲寅春
杪使君奉尊人諱始謝雄州使君抱終天之痛雄之
士民若屬吏以至丹霞各失所天以使君之不幸成
一切人之不幸而一切人又交相慰解曰夫雄州之
爲使君累十九年不得調時有拂衣之請不得遂而
乃得之於此蓋仁人孝子所不忍言者而一切人公
言之以見其愛使君之私之至幸不幸之數公私之
介益無所致詰此又如幻如化之極也予於是送使
君雄州幸與不幸公與私已行已說并無能置一喙
乃爲言衆生之情狀曰衆生者亦去來夢覺一心之

影現云爾世尊滅度諸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或曰彼忘情故不泣未能忘情故泣六祖將示寂惟荷澤神情不動祖特美之或曰彼不知去處故動知去處故不動夫死生故無來處安得去處無來處可求卽有情何託情無所託何事於忘忘既無庸不忘復何着一切人不敢蹈忘情之咎亦不能底於知來知去之通幸不幸之數公私之介無往不礙而不知幸與不幸公與私無不具有一往無礙之妙未菴太翁直為一切人示現此第一義諦求死者不可得求生者不可得不能於空外得假於空假外得中不能於假外得中於中假外得空不能於中外得空於中空外得假卽一心三觀皆為剩語若集與滅道同一聖諦十二有支三世業海卽一切智海八萬四千塵勞門卽無上大解脫門方不幸方幸方幸方不幸方公方私方私方公方死方生方生方死亂起亂滅且無能置一見而況於再見則使君奉尊人之諱之義至此而始盡而所以報尊人之恩者亦永永無盡子不負父父不負子父子不負一切人一切人不負丹霞丹霞不負使君父子蓋曰丹霞與使君臨岐執手之言卽使君父子歸根得旨之訣而已嗚呼古之人於奉諱之行贈別之作不少概見豈非以終天抱痛仁人孝子所不忍言遂置之不言乎若予之言仁人孝子所當盡心者亦不可以不言而終無所加於死生之情狀公私之介幸不幸之數之外然則獨往獨來任緣而無所於係卽使君取諸日涉而無餘又不俟予言矣

徧行堂集文之七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理 古習 編

序部

黎堯民詩序

人生世間不知交遊如村落小兒見客忸怩便欲避去雖爲士流識其韻度之不足也詩之道以韻度勝韻欲高度欲遠無不藉交遊以發之交與遊同乎交因於人遊因於地地全於山水人全於友生雖然古之人於山水皆以交友生之法交之於是山水有性情有學問有語言容止善遊者與之爲往還約契切劘無間所云清泉白石實聞此言不敢自爲無知而忽之也古之人於友生亦以遊山水之法遊之於是友生有丘壑有波瀾有晦明寒燠顯密曲折善交者以屢涉而深久之而益進幾於日夕坐臥寢處其間故非一交臂而失之然則交不因人遊不因地地中全友生人中全山水其於古今載籍閉戶自精千世之上六合之外法交遊以爲法者亦然故其爲人韻高而度遠出而爲詩亡慮其情文之不相生也予至端溪黎君堯民始以交遊之法見卽以詩見堯民故老於交遊自江左右浙東西河南北燕山前後地無不遊有人無不交浩然而歸其詩滿車殆欲色秀星巖聲高龍水予爲終卷而歎含識芸芸靈明各等一囿於方域蝨居豕背蛙躍坎井不復知有天海之邈卽聞見不能發其心思筆墨黯然如童子倣朱僧父記錢米窮措大摘鈔時菰本子乃至無一字一句不寒酸穢爛速爲人所吐棄然後儒林超越之流率以交遊爲勝嗚呼修詞尚爾況道德之所存哉

江粤行紀序

閉戶讀書能盡天下之勝終不如親到一回也丈夫當使遊屐徧於名山大川窮幽剔秘發其靈秀與吾之神理相激蕩予嘗有超然遠引之懷甫弄筆卽牽於世事之險阻旋披緇復奪於大衆之饑寒鉢底風塵囊中楮墨酬酢雖多登臨蓋寡卽欲閉居道古致力詠歌抑又難之文可復公天姿超邁詩學醇深頃與朱子廉哉浮江入粤故人官舍已如退院公於其中一池荷葉滿地松花折脚鐺子不煩分付歷當名勝擁膝長吟千載而後遂與杜陵塤篪並奏沉着雄渾等無有異而蕭灑則有過焉予於此作三不如之歎蓋詩遂其正心遂其閉境遂其曠也予垂老方有

遊與恒恐時不待人公年僅六旬身輕似鶴願以江粤行紀爲崑崙發軔勿以歲月道里限量詩情昔千歲寶掌悟心於達磨已六百餘歲其詩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後又四百餘年示寂吾鄉寶掌故不以詩名所存者四語風度渺然公若以有韻之言横出一枝爲法門鼓吹風雅行十萬里路集一千年詩此亦如幻三昧中一段快事予於九百歲後更爲公作全集敘異口同音正不必定喚作澹歸耳

南華合草序

朱子蓮齋從般若中示作王臣其宦途亦稍輱軻蓋諸佛祖不欲以世味深相汨沒耳曹溪爲大鑒道場距雄州三百餘里蓮齋甫至官抱西河之痛思一瞻禮未果乃作望南華圖攜文可復公共遊之涉冬風雨載路至卽天日開霽遣之巖壑近若松篁歷歷可數二子欣然謂山川之靈嘿相我也蓮齋得遊記一詩四文可得詩十皆呑吐烟霞翕張金石合而授梓以志生平之願無若兹遊暢遂者予因語蓮齋人各有願願各欲遂蓮齋旣爲官必無謫官之願旣有子必無喪子之願彼二者非所願而得之此卽如所願

而酬之豈眞足以償蓮齋之缺陷耶若眞足以償缺陷則蓮齋故與悠悠者不同不妨於悠悠得妙何者一切法莫妙於遊也譬如蓮齋欲遊南華其至南華也必喜其去南華也不必悲以爲吾幸一遊之而非吾之任處則雖情深於南華不可謂之非悠悠者世之人得官失官得子失子悲喜所結必不肯以悠悠自居若語之以南華之遊則姑置之可不可之際被之以悠悠之名而不辭夫榮辱死生忽然相遭古之達者風行水上雲起空中本無合心亦無離跡是故外物不能滑其天和蓮齋之爲蓮齋遊焉而已况於

蓮齋之官况於蓮齋之子耶卽使蓮齋異時權位灼天兒孫滿地亦如南華之遊一記四詩流布人間餘風遺韻庶幾景響豈眞有足以駐蓮齋之暢遂者此意不堪與世之悠悠者道惟同遊文可爲可耳何者吾儕禿頭沙門故得妙於悠悠之宗也

查伊璜廿字詩序

一切境緣過去不可得而藏於藏識之中夫藏識吾不知其藏於何所也一切過去境緣亦不知藏於藏識何所然而提起卽有放下卽無皆爲意根之所簸弄意能自知不能使人知傳之於口口能使相對者

知不能使相隔者知傳之於手手使筆筆使墨與石筆墨使楮五者合而一切過去境緣如一切現在雖然利根者傳鈍者不能傳也伊璜以曠代逸才生於今之世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自黃泥潭至羊石數千里之遠數十日之久山川草木禽魚人物世情事變皆入於廿字詩使觀之者自黃泥潭至羊石數千里之遠數十日之久山川草木禽魚人物世情事變皆出於廿字詩各各有一伊璜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可喜可愕忽悲忽懼若聞韓娥之音一里老幼七情無主嗟乎伊璜意根之利一至此乎伊璜以其意根傳

於口手利入耳目入亦從其耳目傳於意根還歸藏識如火分光展轉無盡而本來火木之或滅則雖攝三世現十方任千百億劫皆非異事故一切境緣過去不可得伊璜留之而一切過去境緣欲過去而亦不可得是伊璜玄中之因而結史中之果者也

二子海外詩序

東坡海外之作識解旣進筆力隨之然憂讒畏譏在在蘊而不發同時酬唱者謫各異方世外之交如參寥輩欲泛海相尋又力止之萬斛源流縮於乳泉一勺此亦詩運之厄也淮安丘子曙戒逸才雅度藉甚

玉堂對調瓊南意致夷然無遷客之歎張子虞山以詩壇雄伯狹小寰中慨然負瓢同探奇甸晨夕賡吟遂成巨帙陎余於海幢得盡讀之萬里山川與心眼共相呑吐則此一行也非曙戒宦轍之窮而詩運之盛也夫以無繫之胸傳之無畏之口比於黨禍情勢旣寬而虞山朋友之樂復助其興會時而塤篪相協時而旗鼓相摩豈非太虛胷直之所不能從而東坡亦爲生妬者耶是集也曙戒主虞山賓而曙戒非主虞山非賓何也虞山爲曙戒來不爲曙戒之宦而來曙戒亦非屑屑於一宦而來是故非曙戒則虞山之

遊興不生非虞山則曙戒之詩情不壯遊興詩情虞山曙戒迭爲賓主以成其勝然後知屑屑於一宦者之果不足與於風雅之林也其無獨委之曙戒之詩運可也

鄭素居詩序

於人閒世求一靜者蓋不可得非無靜者亦且無動者夫空散非動銷沉非靜二俱非故故世無能動者則實無能靜者若吾聞之耿祖徠趙止安曰鄭子素居至性人也韓公嚴王賓卿曰素居正人也豈非以靜故正以至性故靜耶吾始識之清涼僧舍匆相過

於白松東禪間若使一室湳國琉璃照夜萬籟無聲眞可使毘耶方丈淨名文殊一齊坐殺矣吾目之爲深山道流已而見其詩雋而旨遠而能潔寒巖百尺淸泉遠之亦婉孌閒好以自媚信素居之爲深山道流也蓋孔子常有言矣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夫是極天下之至動者也然而歸於正出於至性故非至動者不可與言詩非至靜者不可與言動以吾觀之至靜者不與動爲對亦不與靜爲類與動爲對則亦動之類與靜爲類則亦靜之對皆不足以爲王於動靜而動靜得而王之此雖言詩不可見過

於詩者乎杜子美之詩曰靜者心多妙以其不任於靜故妙以其不任於妙故靜也夫不任於靜并不任於妙而天下之眞詩出矣嗚呼吾與素居豈僅言詩者哉

燕超堂詩集序

今釋向以童子試受知於大參靜長鄒公及十年成進士而公殁又十四年癸方過毘陵得公詩集於公冢子孝廉延琦且屬爲序序曰天下當大亂則治天下者不得盡人之才人之才者不得以自盡夫旣不得盡其才則不如不才彼天故不能禁人之才而不能不禁於盡其才也何也盡其才則天下將不得亂此故天之所欲禁也人之有才難有兼才尤難其勢力能與氣運相抗凡氣運之欲有敗於天下不能一時而盡敗之必將事事而敗之以一才抗之一事不敗以兼才抗之兼事不敗則氣運之所能敗者鮮矣此故天之所欲禁也公讀書數行俱下治吏牘方圓竝盡其視學浙閩十一郡之文四萬有奇九十日而畢敏無出公上者備兵天台制海上利害賊不敢犯于商於蕩礦賊巢守晉會城郤流寇之圍最後戢猺獞羅旁勇敢亡出公上者其爲守剪狐鼠於藩封城

社之內晏然不驚旣以監司折監璫之角使屛息去攝鹽法斥市直之例不名一錢廉節無出公上者至于圖敎目寶山故地策宣東乘障要害卒格於璫爲後人黑峪口之恨智畧無出公上者使公得盡其才無論中權天下第令秉節仗鉞數千里內外可以鹿走豕突安如覆盂國統中微而建桓文之勳左提右拂以尊王室無足爲公難者然而官僅外藩年僅踰强仕不得盡其才以殁天也天下非小有亂而公非小有才以其兼才而抗天下之亂則氣運之勢將有所詘故如公者鬼神而忌之鬼神非與公素忌也則

以鬼神者氣運之役也役於氣運爲妖祥於成毀之間媢福命而忌才彼亦有所不得自已也夫天能禁公之盡其才而不能禁公之才譬之不能禁公之爲詩耳詩非氣運之忌也故使千載而下以公爲詩人此亦鬼神之所喜已某序詩而不言詩使千載而下見公之詩而知公之以兼才爲鬼神之所忌如此不敢徒置公於李白杜甫之閒者此亦不從於鬼神之所喜之意也

張雝隱詩序

余與山陰張荀仲氏定交蓋在師與旅越八年復相見於琴川別於虎阜始識其長公雝隱又二年至穗城則雝隱先在焉投我以詩讀而善之繼得盡發其諸體雅健峻潔可以追古作者而無所讓余既驚歎其才則爲荀仲助喜且私自幸也以爲幸厠儕倫不復屑意於詩今猶與雝隱竝驚騷壇刻燭分韻即必有才盡形穢之懼矣雖然詩以言志雝隱之志豈徒以詩自鳴耶詩依人而重輕人依志而大小古之人以志爲詩今之人以詩爲志矣以志爲詩見志而遂見詩以詩爲志見詩而不見志夫見詩而不見志君子恥之况於借詩以爲志借志於詩以爲詩乎以王

右軍之品識爲字學掩杜工部自比稷契天下之人未之許也豈非以其生平樹立未有出於字與詩之上者耶雝隱年力方富才氣過人其所樹立蓋未可量亦宜有因雝隱之詩而見雝隱之志者雝隱曰吾固隱於詩而已時爲之而豈其志之所得爲見與不見非所計也噫余言淺矣

王說作詩集序

王子說作蓋嶺表詩家之秀也余謁雷峯始識之雷峯雖提持祖道然不廢詩士之能詩者多至焉皆推說作第一手余亦時爲詩性既麤直詩亦憤悱抗激每見說作詩輙自失以爲有愧於風人也說作詩諸體皆工至其五七言律眞足奪王孟之席余雖不知詩天下後世見說作之詩者又將以余爲知詩也自宋以降詩人好名而務博往往諸體皆能而皆未能臻妙浩然集自五言律外諸體絕少摩詰則富矣備矣然王孟竝稱當時無異詞千載而下亦未有敢易置者譬之置玉於左置珠於右也珠與玉質之大小其相去遠矣然世必無因玉而毀珠者何也珠故不與玉較大小於尺寸之閒也余於說作尤推近體蓋意專於妙子美之懷浩然亦曰賦詩何必多往往凌

鮑謝人患不能凌鮑謝耳少猶可傳則說作之詩已爲過多矣說作有逸韻自六史而外不涉一事其爲人多情而靜每抱骯髒而未嘗露蓋自然得風人之遺庚寅以來田宅俱盡不求聞達間與時浮沉又得老氏之三寶以善藏其用庶幾非才多而識寡者余之自失又不獨以其詩也

英白石詩序

白石英上字卓今嗚呼吾蓋爲之抱二憾而未能釋然也世之方盛人多富貴壽考而不見才及其亂也人多見才而不得富貴壽考卓今幼有神童之目能詩文工書善畫爲人纖潔靜好如獨鶴未翥凝睇白雲者其有才而不得富貴壽考分耳卽可得之而不欲亦分耳乃不得富貴壽考而亦不得盡見其才遺篇零落出於友人所蒐輯僅數十章五言近體雖浸淫浩然然譬之九臯一鳴卽聞鍛羽是人一窮而卓今兩窮也卓今師事雷峯將與吾同受尸羅以病不果未朞而歿世之學道者常患無才而有才者常不能學道卓今既不欲自畫於才而亦不克自進於道吾尤憾之嗚呼入世則有命出世豈亦有命哉卓今於世間抱兩窮而於出世間抱一窮抱此三窮以歸

長夜誰能爲卓今釋憾者夫出世之事固非司命之所能掣也吾爲卓今釋兩窮而專一憾後之人將爲卓今遣一憾而不釋兩窮皆足以釋卓今入世之憾而卓今遂獨抱一窮以辭於司命則出世之時至矣

阮作時詩序

文與可墨竹爲天下壯蘇子瞻得其法其言曰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使節節而爲之無復有竹矣凡爲詩也亦然今之人句句字字而爲之初無成詩夫是以無詩余臥病海幢得阮君作時贈藥而愈因以得作時之竹并得作時之詩信所謂成竹在胸非句句字字而爲之者且姑置是與可所畫篔簹偃竹數尺有萬尺之勢寒梢月落直是畫中有詩讀作時詩又如萬畝修篁引人向綠玉窩中呑烟吐月何但詩中有畫耶夫因病而得藥因藥而得竹因竹而得詩作時所傾倒於余者至矣余方將出嶺復乞作時之方以行作時又許之雖然余非病無以得作時是病余功臣也病有功於余而余與作時且兢兢操一藥以距之病不負余而余負病可若何願以此詩與天下之人共之使各得渭濱千畝永無俗腸以爲病功德迴向則余斯序也因詩而及竹因竹而及藥因藥

而及病皆不敢負魏無知亦見病夫傾倒於作時至
矣

青村遺稿序 代王圖長

天下有可爲之事常有不肯爲之人有敢爲之人則亦無足爲之事蓋子輿氏言之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理之恒無可易者雖然有始不爲而終有爲者有終其身不爲者有其身不爲而子若孫遂有爲者勢有時詘而理無不信譬之豐城之劍氣達於天卽必破地而出雖數百年之久以爲非一人非一世而不知其卽一世卽一人耳余獲交於孝烏公絇

金君蓋敢爲之人視天下無足爲之事者也及讀其祖青村翁遺稿則有可爲之事而爲不肯爲之人者也有爲有不爲智用不同體性不異公絇之廓然之才之識之膽之力視天下事無足爲吾難者一出於翁之有所不爲之中則非翁有不爲而公絇有爲也已重於物心大於事烏獲而舉一羽必不至欲見其能及其舉之必不至有得於邑雖事事而爲之猶之乎有不爲耳古之人有伯夷者終其身不爲而成不爲古之人有伊尹者以不爲而成有爲古之人有柳下惠者處於爲與不爲之間而祇成不爲此三人蓋一人也三人之爲與不爲一不爲也今夫伯夷以天下之人皆坐於塗炭者伊尹以天下皆溝中之人也柳下惠以天下皆袒裼裸裎於我側此豈復有一人一事足以入其目動其心者乎子輿氏知柳下惠之不恭而不言伯夷之不恭亦不知伊尹之不恭何也夫天下如此其大人如此其衆彼以爲彼不能自生自成而待我而生之成之耳卽盡天下而生之成之如烏獲之舉一羽是尚可謂之恭耶是故有不爲者始可有爲逮於有爲亦未嘗爲青村翁有不爲而似其孫公絇有爲而似其祖雖相去幾三百年直一人

直一世也噫余集棘文村公絇乃如市南宜僚弄丸而解兵旣出余已所全活又且萬人此公絇之一漚而具大瀛海者余因孫而知其祖又讀其詩論其世爲發智用不同體性不異之義世有知公絇者以余爲知人卽青村翁亦當以余爲知言也

朱子葆詩敘

禾中朱子葆負濟世之才爲時而詘承清白之無餘者走數千里索諸名山水因以問四方之賢豪間論古今人事往往慷慨流涕不能自已一見於詩近過海幢示澹歸澹歸非能詩者而識其工非惟識其工

又識其竆竆者詩之裏工其表也子蓀客羊城殆不能謀飽猶有吐月呑雲聲出金石者顧謂澹歸攘卻世間便宜澹歸隨衆一飽參禪無得弃詩而失子蓀方且湖海縱横灑墨如風右手操詩以傲澹歸左手操竆以傲一世之王公或爲之遊説詩卽可留竆亦可送子蓀何靳於傲一世之王公或又曰無以傲澹歸不失爲仁無以傲一世之王公則失其勇無寧留竆而送詩子蓀兩皆不聽盡世出世間而傲之得微爲造物所忌耶夫如是當塗貴人必有能破子蓀之竆者澹歸從壁上觀且喜子蓀失卻便宜一半也

姚雪菴詩敘

僧詩不可有僧氣居士詩不可無僧氣如王公貴介選伎徵歌核山肴海中有百衲老僧芒鞵箬笠啖苦竹筍菖蒲葅風致正自楚楚然決非依傍勉強得來一切人現習皆具宿因宿因不解攜來現習豈能學得吾友雪菴姚子逮事先華首及天然老人至予兄弟蓋三世矣識見超卓機趣敏決度量廓落雖隨順世諦赴功名了婚嫁悉有不卽不離自然解脫之妙予所見白衣中信之眞行之篤表裏之無間少有若雪菴眞火宅蓮華也其爲詩卻有僧氣走生不走熟走淸不走濁走自己不走他人宿習靜慧從淅瀝上捏聚者一時從筆墨下放開有透有不透透處是禪不透處是詩使世之詩人觀之亦謂有似有不似似處是詩不似處卻是禪予所以愛雪菴之詩在於不似而透與世之取舍不同世或以似而不透者索予則亦雪菴所掩口也

余宗漢詩序

屠赤水作宗漢余先生傳淋漓感慨如荆軻高漸離與燕市狗屠痛飮相和而歌已而相泣旁若無人顧獨怪彼造物左淸而右濁是卽未然夫造物者有物之自造耳今使以山海之富王侯之貴拱手而奉淸士一語不合麾而去之惟恐其不速當其自造時業已右淸而左濁又安有造物者敢爲之加一毫損一毫以犯其唾罵哉先生蓋從神仙中來有經世之才不屑於入世其令全椒華無名丁錢戢大璫横索芟夷諸猾吏雪井中久炊之寃幾於幽明俱格稍示委蛇安知其任不大澤不遠然欲屈一語於直指使者寧投幘於地耳家無立壁杖有挂瓢名山大川恣其探討酒酣耳熱據地長吟在李供奉王龍標間不屑以詩人自見時時畫策時時引手爲人排難解紛有

季布魯朱家之風不屑以俠客自見此皆柳下恵之不恭挾伯夷之隘而益肆不知當日與先生更唱迭和者先生視之如高漸離狗屠足以共其悲歌抑猶夫鄉人之袒裼裸裎於其側者耶若是卽有造物者亦爲之辟易千里况於無物無造又奚左淸右濁足以發不平之鳴而供吾口誅筆伐哉先生猶子素思令鳳城刻其詩以敘見屬或疑先生無後予曰此足後矣

蓼巖遺稿序

陳君孝兼閩志節士也少聰敏博學能文有名諸生間自守刻苦尚風誼頭角嶄然所云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者隆武中徵拜黃門郎方有所建白勢巳兎解不可支乃入山與萬有一紓其策力比以狂人株連抵粵狂人故稱其官君以受命故王不忍諱見當途復伉直無所撓當途心知其狂顚觀望不敢輒出羈二年餘病死死之日有詩數編目曰蓼巖遺稿靖深堅樸肖露寒芒如鐵崖氷磵不與百卉爭妍或謂其與窮相稱宜不能取世資非也彼非其世何貴其資卽萬鍾千駟若將浼焉通則失之窮則得之君第以得其所得爲得耳然則不幸而生幸而死

死而死耳豈復計死之遲速死之當否耶彼惟不取世資以成此詩與窮相稱俄而世當其意卽窮不當其意復以和平之音發淸廟明堂之奏亦無兩人人無兩詩嗚呼非肖之所爲吾安能不爲君致惜哉君之族吾友長卿周旋於生死之際誼甚高次其詩而傳之以竢後之采風者若長卿之風亦不可以不采也

無絃吟序

劉公直生守韶陽以廉直著蓋簡於事而樸於心吏民安之有汲長孺之風間作詩不屑屑於聲律以爲遇事有感率然爲之亦各言其志耳因命之曰無絃吟若有取於陶淵明者公之感深矣士不得巳而生於天地間各有二難所謂貧難曲難也淵明方食貧亦欲絃歌以資三徑及其爲令始知曲之難有百十倍於貧者故未六十日而去志遂決汲長孺欲拾遺補闕於天子左右臥治淮陽非其好也夫至尊之前猶可行其直而一棄於外吏無所不用其曲予以知磊落之士避曲而就貧亦猶擇禍莫若輕之意也公爲官非所屑爲詩亦非所屑故詩不苟爲多琴有妙音人有妙指無絃則不發藉令以妙指發妙音而無

知者又不如其不發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千載而下有因詩而得淵明者一時之人未有因琴而與淵明嗒然相遇於無絃之表者公之感益深矣

抽簪雜詠序

人事莫妙於有不足情莫妙於數變才莫妙於有所觸而發彭子雲客令長寧政聲藹然一旦以罣悞去彭子故能以道自勝者譬之客宿亭中雖無執戀而去來之際時有所寄則音跡留焉此抽簪雜詠所爲作也喆嗣凝祉逸才英上出其金石之奏以佐菽水

之歡合而成編如傳家樂一部則彭子之去官可賀而不可弔也凡有餘之勢常生於不足樂爲至苦七趣之中天趣樂矣然向道卽障亦未有能文以自見者蓋五欲之求無所不足則情不數變而才不發故天多愚而人多靈富貴之人多愚而阨窮不得志之人多靈也使彭子爲令至今無恙行且報最吏習日深福澤之肉日肥肝膈日俗卽不暇作詩又未幾而內召得貢諛者浮詞千首如官廚下馬飯百席一例適當酷熱流汗烹飪薰蒸之氣掩鼻欲嘔苦矣彭子幸得脫之陳其家庖山珍海錯雅歌屬和迭相酬獻

苟有曠懷義不以彼易此彭子將無犯造物之妬耶夫造物不知妬彭子一若陽薄而陰厚之雖天下之爲父子者未之或知也而彭氏之父子復佯爲不知以求免於造物之妬此不謂情與才之屢觸而變發而益妙者非耶

李潛夫詩序

當湖李孝廉潛夫今之高行士也自崇禎癸未不赴公車至甲申後絕跡州府矣時縱遊瀕海之九山喜爲詩三吳風雅流輩咸宗尚之有一子先喪家貧甚并遣其妾僅與老妻躬爨以自食壽八十一卒卒之

後友人陸亦樵氏誄於孝山太守諸同志梓其詩而屬予爲序予曰此詩出則窮而後工又得一證據矣雖然潛夫不窮以潛夫爲窮故未能忘情於達者之見也夫所謂達者豈非得吾心之所安哉今以富貴與潛夫潛夫不安也必將日趨於窮而後安此潛夫之達也詞達而已不達豈能工哉或曰潛夫得其心之所安當以窮爲樂今潛夫之詩猶有感慨是猶未能樂也予曰不然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所謂樂樂豈有間於哀哉當哭而不哭則不安當

笑而不笑亦不安笑與哭不同其同歸於安一也感慨者窮之言窮之長言窮之嗟歎窮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是故窮爲潛夫之安感慨爲窮之樂皆潛夫之詞之達處也或曰潛夫則已矣彼造物之不仁潛夫有一子而奪之卒同於若敖氏之餒潛夫所不能忘情此耳予曰此非造物之過也潛夫之窮之境界至此而盡感慨之情與詞至此而達也彼潛夫之子才將力致其孝養則窮之境界不全矣使潛夫無子以養而復能養其妾以生子者無之與其老妻躬爨自食舉目蕭然潛夫感慨而爲之老妻者亦從旁

而感慨之此感慨之言感慨之長言感慨之嗟歎感慨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潛夫之窮至此而始全潛夫之詞至此而達之始盡也或曰是心之達也若境之富與貧貴與賤烏能比而同之哉予曰盡天下皆心未嘗有所謂境也心不達則富貴亦憂達則貧賤亦樂此猶有以心平境者存麋鹿之薦人之芻豢野夫之日王侯之裘猿之徧狙魚之鰌晋之麗姬同一飽同一腰同一美猶有以境平境者存皆存乎境夫境者心之影耳造物者境之匠耳造物之於人之心若孝子之事父母形聲所未至而視聽至焉潛夫之

才與力與識一趨於窮而後卽安至於老且死無一窮之境界不全無一感慨之情詞不達而造物竊竊然自喜以爲庶可告無罪於李先生而又誰敢以潛夫爲窮而不得志者潛夫且以死士之壟蹴踏生王之頭而予亦取繩樞甕牖現作瓊樓玉宇七顛八倒入此集中化作一身無縫天衣卽境卽心都不可得則潛夫與澹歸如夢中說夢不妨相視而笑付之忘言耳

種玉堂三體詩序

筆有中鋒詩有正音予嘗愛之而未能學故詩與字皆從偏入壬寅見孝山詩識所謂正音者甲辰與孝山融谷有唱和講論益習然竟不能變蓋用心之路已有蹊徑各自着便也譬如人間寒時寒殺熱時熱殺忽然引着天台勝地四時氣候皆是二春豈不妙絕爭奈俗漢不肯久住何吳江顧茂倫選種玉亭三體詩神理氣格眞足挽中晩之衰返之正始此予對症藥也予性少喜而多怒孝山無大喜亦無大怒穆如清風予嘗心折其德量又不能變偏所謂病則思藥藥至不思服者耶然人或以爲予性稍變予特與予自相拗耳若詩與字亦稍變其自相拗處卻又成

病蓋非全身𪥵轉不可始知人不可老老則欲全身𪥵轉而不能變與不變皆不着便也

鐵潭詩集序

詩與樂相表裏內可觀其德外可觀其政今之人歸詩道於才與情以爲貂而後工一似不得志者之所爲蓋昧其本矣賡歌肇自虞廷奏雅頌之音於明堂淸廟皆君相事也是故詩氣貴和詩心貴靜神貴遠韻貴深穩隱而求志知其爲君子達而行道知其爲仁人即治世之業於是乎在夫學術旣裂而天性日漓則情與才爲敗德之先驅亦爲蠹政之後勁情入於淫哇而才流於梟激未審今之人爲運所轉抑以其詩推敗俗之流而助之波也井子存士令永安豈弟之澤旣家絃而戶誦矣讀鐵潭之詩而得其氣之和心之靜神之遠韻之深穩者乎又知其政所由成德所由懋也天下而不譚治術則已談治術未有不本於學術古之人動天地格鬼神移風易俗而時育萬物皆取諸樂失其傳者二千餘年而詩之道益雜於淫哇梟激足以致歲祲而召兵禍此學術不講之過也乎欲以鐵潭之詩挽詩之弊而致樂之和釆風者其能因政而求諸詩因詩而求諸德耶存士於一

毫端現建德之國永安之民被其政者遊於建德之國乎觀其詩亦遊於建德之國使天下之人知遊於建德之國之樂也則吾君吾相皆可從淸廟明堂賡慶雲復旦之什若曰詩不尚理而惻者騁才又曰詩不尚才而㝅者溺情使舉世皆化爲婦人則世道之憂已與江河日下矣如以鐵潭爲砥柱則存士之功亦比烈於治水也

汗漫吟序

人不遊則胸中之奇不發然當其未遊之時必有所嵚崎歷落而不得志者蘊崇日久處籬落間輒悶入見妻子益悶與尋常過從之親串剌促相對即又悶于是拂衣遠行情懷激楚見峯嶺之橫側江湖之淸深奔放吊古者之遺跡遇新知交之磊砢英多與故人濶絕於不意穫一傾倒則胸中所蘊崇忽然而發其發也亦必不肯寂寥短悲淺笑而遂已故詩之奇常出於遊山陰徐子允吉負逸群之才值變亂來嶺表求其尊人因載筆梁園一時有鄒枚之目然其嵚崎歷落不得志而蘊崇者愈久愈甚遂走大梁訪其叔氏文侯方伯庶幾於子美所稱白刃讐不義黃金傾有無者中間往返萬里閱時歲餘凡所過佳山水

名花令節攷昔賢結今好起故思得詩若干首目曰汗漫吟壹似無所制過泉源隨地曲折賦形以一窪隆作百波浪極其風生水湧之勢曩之所藴崇者如飛一星之火山河大地積塵疊穢頃刻而燼聲殷地而光燭天允吉自快其胸中之奇發矣入嶺之後復有所藴崇乃復出於遊子因敘其舊編觸其新與允吉登黃鶴樓賦鸚鵡觀赤壁鏖兵處浮三湘弔靈均將無有瞪目狂叫益發其未吐愈出而愈奇者乎然則嶺以外特允吉弄奇之場嶺以內爲允吉造奇之局此予碌碌無奇者於不得志之地有生我成我之

感也允吉以爲然否

唱和草序

許元公太守以名將子起家部曹出守順寧入萬里不毛之地取轉於溝壑者而生全之凡省符下郡有不便於民必力爭必得請乃已雖忤大吏意不顧治順寧三載順寧之民愛戴若古召杜及丁外艱歸扶老攜幼至涕泣閉巷塞路擁車前不得行其治行如此元公好爲詩自赴滇及東還皆有唱和諸什胸襟灑然性情篤摯衝口而出所謂眞氣滿戶牖深心託毫素也昔杜子美和元次山春陵行欲得結輩數十人絫錯天下爲牧伯使萬物吐氣今萬物之氣已鬱矣元公服闋且北上補官予以子美之望次山者望元公而不願元公爲次山何也次山固未能竟其用也夫次山之氣不吐則萬物之氣無由而吐萬物之氣不吐則次山之氣無由而吐知萬物與次山相與爲命而世之用元公者始不得輕矣嗚呼豈可與次山交臂失之僅一讀春陵行而遂已哉

烟蘿居集序

人性一也習則有多生清濁深淺之分其習清者雖簿書期會間松風之夢故在也其習濁者置之山林如鷹隼盤空非不高出雲霄而雙眸所注惟腥羶是見適有草底一蟲卽攫取不容轉眼矣故清濁不關於境淺深之習分性亦似有異焉嘗以爲斯道汨沒大雅不作於吾友陽江令君孫道宣見其習之清而深者陽江爲高肇要衝曩之戰鬬之區負山阻海之徒所出沒文武吏士之所往來輪蹄舟楫布帛粟米力役之所悉索蹂躪多而凋敝極且遷界之餘婦子流散及其復界死亡畧盡勞來愈難道宣視事凡爲其民撫摩疾痛若免解進清戶口革亡米招竈丁爭廢驛城北津請於上官心口交瘁卒以其力見諸行

事卽橋亭祠廟無不更新人以道宣能勤於其民宜若慘澹經營晷刻少暇而道宣嘯歌不輟形日勞神日逸陽江之境有烟蘿山焉道宣取以名其居與山靈朝夕峯巒之奇秀松杉竹樹之蔥鬱鳥獸之奔軼閑靜花藥之幽異莫識名狀澗泉之飛激如琴如筑如雷霆雲物之變幻忽恍風雨霜露之蕭颯灑濯皆不出几席間道宣以其思理響答成聲丹青設色若解衣盤礡得其所爲眞畫者一唱三歎而同聞眞樂此故道宣之習之至淸流露於至深者也夫淸者常患其廢事而不廢事者常至於爲俗吏爲麤人道宣

其有兼人之才乎吾聞烟蘿之山一名瑞靈唐之時有奇光燭天敕刱院開山見石函得大佛名經大佛名經無一日不藏於烟蘿之山有此經必放此光放此光必出此經道宣處煩囂之境不爲所驅擅閑暢之習不爲所閉非道宣大佛名經自放之光耶道宣一身卽烟蘿之山不妨借陽江署爲烟蘿居以居道宣時時放光時時出經旣無重疊亦無變動非道宣之性從淸深之習流露於不自覺者耶然則道宣未令陽江其爲瑞且靈也久矣道宣果將遷擢去陽江烟蘿之居未始離也若以陽江言陽江斯集之出如

烟蘿山偶一放光出經於唐之時不可不與一切人讚歎希有豐干饒舌吾何避焉

俞右衡荔枝詩敘

余至雷峯及歲便出庾嶺每歎別荔子之輕也今年憩錫芥菴啖荔子不能自飽待人而飽蓋在飽與未飽間欲有以賦之不克就則又歎負荔子之重嘉禾俞子右衡遊東官作荔子詞二十首雋思壯采別有手眼與序嵩譜閩者鼎峙足爲嶺南吐氣蓋能不負荔子矣使以余爲之如雞皮老翁雜十七八女郎隊中唱楊柳岸曉風殘月不倫不韻其負尤多誠不若

右衡之以仙才品仙果相得而彰則右衡之作與余之不作各有所當也後之覽者如右衡則爲荔子闡揚如余則不爲荔子唐突然則余之不忍負荔子與右衡之不負荔子其功豈相上下耶

閏七夕詩序

顧子湘珮與予邂逅珠江當此歲新秋未幾館於劉大中丞時方子伊蔚潘子測乾錢子公受先在焉四子各抱生花之筆舒濯江之錦龍吁珠而虎嘯玉相得益彰適七夕遇閏聯句成五言排律興未已分韻各賦七言復交相和得十六首中丞公亟賞之命梓

以傳顧子錢子將出嶺來別予屬紀其事予笑謂事係婚姻世間法斷合不斷離出世間法斷離不斷合可若何顧子日三年一閏幾得與鵲橋巧值師何忍作此不近情語顧子眞有情人要以才士之奇無因自發逢一佳話如火見風則斯夕之牛女特爲四子効裴將軍劒舞以發吳道子丹靑使爲天下壯耳彼以夢人呈幻事此以夢語判幻人或離或合皆未有南山不移之案幷請中丞公一斷可也

雲耕堂詩序

人之才不可無所耗人能自耗其才卽與道日近不能自耗其才卽爲禍於世爲害於身先王耗之以功名耗之之術有陰有陽陽耗之不如陰耗之也耗之陰者莫大乎詩文人卽至躁一置之筆墨間氣不得不柔心不得不細氣柔而心細者不能爲禍於世也當尼窮不得意之際感憤而有言而有長言雖怨毒一發於筆墨情爲之平形爲之解情平而形解不能爲害於身然則詩文者耗才之利器而無才者不能爲詩文是故以才耗才去二害而得身世之至樂不可謂之非福矣予於仙城邂逅張子介菴讀其雲耕堂詩信天下之才人也介菴爲詩靈敏儁上寫境而境空寫心而心活夫境空則境不累其心心活則心不匿其境心不匿境則境不入境不累心則心不出此介菴能耗其才之驗也才之爲物能持心與境相與糾結顚倒而自亂善耗才者先解其才之結才之結解而心與境解矣夫以介菴之才宜有所建豎以赴功名之會而介菴不爲若故置其心與境於不得意之間使有糾結顚倒將自亂之勢然後徐置其才於筆墨之間使其糾結顚倒而將自亂者卒不得成而於詠歌寂然之餘遂收戡定之樂此則介菴之才所自生自耗以爲無窮蓋介菴之福也介菴遊仙城

且困人謂其以遊爲困予謂其以困爲遊夫以困爲遊則一切尼窮不得意之境皆詩文之鼓吹介菴以其才生詩文復以其詩文耗才賓王百變而心境一如則介菴故可於至道爲汗漫遊矣是故有才不能爲詩文亢而爲禍必中於世有詩文而不能才抑而爲患必中於身則驅之於功名以耗之而已矣嗟乎人既有才能爲詩文又欲與無才而不能爲詩文者爭功名之會此亦不仁之甚者也宜介菴之不爲也

高氏三世詩刻序

今天下所稱世家祖孫父子相繼取科第耳若世其

學行卽有不科第而貴者然所矜羨不存焉方書云人身惟一水不勝二火雖有淸涼之散無所取效亦可慨也嘉禾高子念祖來嶺表文釆照曜所至傾座念祖爲玄水先生之孫寓公虞部長子學之人旣見念祖益欲見其先世之著作以薄遊不能盡攜因取近選所布重梓以應念祖之詩附焉皆吉光片羽而風雅之美巳洋洋乎三世大觀矣今年當文戰或疑以念祖才不決起摩天而肆情攬勝將無自逭於科第不克世其家念祖則以取科第爲非世其家也杜子美與其祖審言詩名相望其父及子者述不少概

見蘇子瞻極譽其兒謂有跨竈之興然三子者未擅場也値黨禁亦無由自豎立繼其家聲此豈有幸不幸耶然則世其科第故難世其學行尤難觀高氏三世之詩知有不必科第而貴者雖二火不足爍一水可以廢然而返釋然而無所慽矣

金介子詩序

介子詩如秋月照水宿鳥無聲有美一人獨倚修竹自是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一派也孟詩如泉李如江杜如海千里一曲浴日呑天不無奇偉然使空山撫琴焚香孤坐或與高僧羽客淸譚相對拂拭磁器啜芥茶則一泓石乳故居勝絕安用大觀爲介子品骨亦如其詩要當置之一丘一壑浩然負千古盛名而三十年乘堅刺肥之福蓋少若論名士眼中斷不以彼易此便向唐玄宗誦出不才明主棄何必無心僕巳飲矣遑恤其他如此意致更道箇吾能尊顯之咦畢竟有些亭長氣不妨掉臂

黃二不詩序

士故有不可測華川黃默公謁余於海幢請以佛法見及見之則泉然儒者也與之語如不出諸其口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豈古之盛德士耶余意其窺戶無

人披帷斯在不能僕僕於風塵間顧棄其家數千里而爲嶺表遊不可測也一日默公袖所爲詩出示有泰淮雜詠燕市悲歌驢背草航海吟種種卽南北之遠道山海之大觀足跡半輿地又不數嶺表一區余益無以測之豈古俠烈之流氣蓋寰中且小天下者讀其詩秀遠蘊藉有神聽和平之雅蓋詩書之漸漬深矣時或嶽起方寸如瀛海一漚微見於烟波浩蕩中則猶泉然儒者也昔魏舒在司馬昭幕酒酣較射兩朋不足以舒備員舒每發命中進止可觀昭撫其背謂吾之不能盡卿有如此射默公於余數過從不

一及詩余於此亦有不能盡黙公之歎雖然黙公會於病困時自言爲天台國淸老僧僧雖文弱志輕五嶽一瓢一衲率意遠遊自是老僧習氣學無諍行修潔自守不爲外物所移自是老僧習氣靖深不露終日相對無能知其底蘊及地位所居亦是老僧習氣余所謂不可測者纔舉向國淸寺裏動着便有消歸即使黙公更出無量百千不可測法門總無別路老僧習氣之大如是

輕雲近集小敘

癸卯邂逅公謀於仙城時阿字座元謂余曰此居士

能詩淸絕蓋寓跡於許然范蠡之間者余心識之甲辰復相見於雄州始得覩其輕雲近集疑於藐姑射之仙也詩爲淸物亦能窮人人惟不淸淸則窮通皆淸人惟不窮窮則淸濁皆窮境亦偶爾低昂詩豈任其功罪此公謀之閫閾所以不問烟霞耳朗月中天萬里一碧或謂不若微雲點綴片片隨風絲絲颺日山椒木杪深礀邃津有斷續而無聲成去來而不跡此爲何物命曰詩魂月潔花濃酒醒茶醉一聲銅鉢三寸霜毫爲公謀作勾攝呼遣靈符無不如意是眞淸絕

羅冠卿詩序

持鉢虔州兀坐蕭寺索諸緇白談山水之勝予亦間取舊遊相與酬對如道數十年前所作夢事荒忽眛畧乃一着想往時景物歷歷在前又如重遊興復不淺新都羅子冠卿來一見知其有烟霞之氣越日得讀其浪遊草蓋在雲陽紬繹舊遊追作此詩譬之閨情深處相見不如相思入事不如入夢夢後復思思後復夢以此寫吾懷抱涉筆墨發聲淚較之徵實者靈滯相去故已遠矣雖然冠卿其猶有所感乎夫念舊遊則新所遊可感也念舊交則新所交可感也以

無聊之思往來於不得已之境相逼而成絕處逢生苦中得樂非冠卿之老於遊者不能入此一門行此一路非予亦不能知此一門賞此一路也

劉叔子近刻三種小序

叔子所作擬和古詩十九首決非魏晉以下人曲江九夢則唐小說之雅者畫史即宋元間小品卻以時露自家本色爲勝魏晉唐宋元到叔子二千餘年祗是叔子從蒼頡未造字以前置得此一段絡索即今會當缺陷難遣笑啼所謂借他酒盃澆我磈壘耳借得酒盃放不得酒盃澆得磈壘消不得磈壘此一段

絡索何時是了叔子蓋自悲亦悲人之悲予又悲其所以悲悲夫悲夫盡大地是一幅畫自已是畫中人御人人認眞儘教畫中人看畫盡一生是一箇夢御說自已是醒說人是夢儘教夢中人喚夢盡諸才人述作是一首古詩直至未來際依樣畫貓兒便道自已簇新他人御舊儘教古詩人抄古詩叔子一段絡索向墨池裏翻江攪海浴日吞天何時是了便從此十九首和到百千萬億首從此九夢做到百千萬億夢從此七十五幅畫譜到百千萬億幅畫並不曾有一幅畫不曾入一箇夢不曾做一句古詩祇是倉頡

未造字以前活現的劉叔子法如是故

印書小序

大令兒時作字右軍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子將復以書名世弓冶箕裘半由聰明半由熏習朱幼文篆法出自未央數歲便能挺刀今年甫十六七集爲印書駸駸欲跨竈半由熏習半由聰明復以其餘賦詩作字妙寫丹青於世間騷人墨客皆籠而有之謂之菰林龍斷何不可也

李家湖雜劇引

傳奇傳奇也李家湖之死節以童女奇此野臣所爲傳也童女而死節爲奇卽非童女而不死節爲奇也奇以其少也非童女而不死節者多矣卽非童女而死節亦奇童女與非童女同以死節奇則童女與非童女無二也野臣之奇童女亦以愧非童女也嗚呼子當孝臣當忠夫婦當義兄弟當友朋友當信天下之常也先王皆奇之揭揭然取而表之以風也是先王以童男童女寬天下之男女也先王不忍以童男童女寬天下男女無如天下之男女皆以童男童女自寬也故非童女而死節亦奇也非童女而死節奇卽童女而死節不可以不奇宜野臣傳之也傳之詞

之奇可以不言何也野臣之才之奇野臣之常也不可以童女而死節者爲比也若以非童女而死節之奇爲比是非童女者之奇又野臣之常也

靑寸莛草前

南安周君擢石積學篤行不獲用於世館凌江張氏遲予一見予適兩載不至辛亥秋九月予至凌江君以八月抱病還大庾遂捐賓客歿之日猶以不一見予爲恨予聞而悲之夫士一抱其成藝不能使世之貴公卿左提右挈登於天府無可奈何而尋諸摽飄行乞之老僧復不能一見以死是他人猶窮於遁而

君則窮於窮也君有寸莛尊蓋于𦐇以相質者故自矯然如獨鶴在雞群有才無命人不待時良足悲矣予雖未有結縞之懽仍自附於挂劍之義爲弁數言歸其家乘者以爲旣足以發予之悲則予之心與君之面未嘗爲死生隔亦當一笑自慰於九京耳

張羽皇刻勸善錄引

張君羽皇爲廣州司獄能盡其職日夜勸諸罪人信因果改往修來於死生病苦恤之極周詳其律身廉潔不待言予謂君定地藏菩薩眷屬故現獄官身耳君亦自許以爲無負於其官頃出一冊視予皆勸導

語明白易解雖婦人豎子可誦而行也其言詳於下而略於上豈居隱約有所感觸而猶能守分者耶惟口啓羞自隱其名閱者至今不知爲何人之書張君取不知何人之書而傳之非以市德亦使不知何人者見之無所致怨則善心故已油然而生矣莊子曰其言皆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則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化民成俗其或有取於是書也矣

駒峯頌古序

近日宗風掃地全成裨販良由命根不斷濁智流轉

不知不覺墮在惡道中如來說爲可憐憫者頃於相江邂逅看山禪師挹其氣象如坐淸風味其語言如飲甘露旣盤桓朝夕得見其近作諸頌古殺活同行意句交刻發古人之秘鍵開後來之正眼不愧從上爪牙也夫道有傳人法有傳器非人非器先德愼詞所以船子語夾山向深山裏钁頭邊討得一箇半箇不是徧枯理須深造師手闢駒峯刀耕火種十餘年不屑高名不求苟得足爲狂瀾砥柱予把臂恨遲入林不早掇數言於簡端蓋欲自勉其所不逮若持此語問之時流則方木員孔翻成負累耳

直林堂詩序

棲賢石鑑覞兄傑出儒林時早已研求祖道及侍天老人一回汗出識得下載淸風師資相契舉說相長洞上綿密家聲庶幾不墜於玉淵金井開品字柴頭籬門晝掩若將終身予懷渺矣及奉老人命紹席怡山未半年舊住忽唯作腐鼠之嚇便曳杖徑歸其標致若此頃在海幢手一編詩見示淸淳滄雅追蹤王孟在今日激臬靡靡中如聞古樂因稍爲評次公諸同好一心之用不出剛柔雖宗門用處亦無異路濟家用剛洞家用柔用柔之妙蘊藉於吞吐之半不盡

不犯出而爲詩與風人之微旨得水乳合有不期然而然者詩非道所貴然道所散見也譬之巳是鳳鸞舉體錯見五色六章求北山鴟不潔之翼了不可得則斯集也千仞高翔固可因片羽而識之耳

四書義自敘

庚寅赴戍清浪道阻桂林冬十月十九夜夢被執至法場大雨行刑者未至自念天向暮豈決人時耶既有持酒饌至者引滿一盃復自念暇甚好作絕命詩也自吟自喜盡一盃酒取片肉未及嚥而噎遂寤徐理前詩則忘之僅得三十六年餘夢幻一語耳晨起

拈朝聞道夕死可矣成一義留守瞿公稼軒聞而索觀爲評之越一月遂落髮又五十餘日茅坪王僧私度亡將騎兵數百大索菴內外三日余幾不免竟絕糧時金吾之創雖合右足短左足二寸許手扶童子肩始能立旣不克分衛凡一月得五飯餘惟擷生萊雜少米爲薄粥三盌欲溢出頃一便旋卽饑火上焚面目俱赤靈田莫方伯有遺腹子十五歲矣其母夫人遣人致語幸念先人倘能一敎藐孤余謂此非僧事雖然饑不擇食西席不言束修東家且勿計飯米吾當攜僧來乃負佛像磬魚鐘鼓赴之設帳之夕誦

彌陀經懺悔文施食持佛號三百發西方願漏未盡五鼓起諷楞嚴大悲十咒稱佛號誦怡山願文畢則諸生伊吾之聲相續矣日有課三八令作文姝不解人語毋意稍不惡輒自作亦不與觀壬辰棄去下東粵參雷峯入厨下充碗頭忝屏筆研十二月甫進戒從止言阿闍黎出嶺爲匡山長任計過彭蠡涉揚子江僑居晉陵甲午至琴川駐錫貫清堂冬還棲賢明年春謁兩老人於萬年充書記紹隆三歲中大病三之一奔走因緣三之一執事叢席三之一都不憶疇昔事是冬歸嶺南袁公特丘手封一藍布囊遲我於

雷峯者爲焚餘舊藁復見曩作怳然一笑如夢中耳置之戊戌在篁谿張子夢回時率長公袖文來稍稍與論聖賢之旨及知我罪我戍一義方獨居無聊徐子仲遠以坡公全集屬點定見其中庸論及論子思孟子不着痛癢念此未入理路奚免心麤荼餘飯飽几坐三廉樹下偶有所觸點筆成篇路見不平爲四配公拔刀相助遂裁菴之作所係多也冬還雷峯巳亥夏四月嘔血五月復還裁菴庚子得三義其一在梢潭夜渡時尹孝廉右民持制義一篇見示別去舟中蒸熱百千蚊子圍繞目不交睫偶憶其題不覺古人

偷心一時勘破辛丑春雨中與海發印公譚次乘興得二義印公故此間阜比雄不復有見獄之喜習氣盡未盡置勿論理前作合之巳二十四義矣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熟處難忘逢塲作戲或道或借山或燕餘或眞或俗或半或滿像法旣分緇白見地不無淺深拋向十字街頭且要大家驗看倘有言下知歸足報尼山之德何以故身雖佛子向出此老門下念其烜赫虛空二千餘年被人埋在故紙堆中無出氣處今日仍向故紙堆中拈出一星之火熏天灼地與一切人普同供養所願學佛爲儒同一鼻孔明心見

性各斷命根永無鬬諍之風共入圓通之域畢竟澹歸報佛報祖還在其中也無咄這野狐精

丹霞初集序

偶然有山水之緣偶然有筆墨之事目爲丹霞初集以告同流有初即有中有後蓋不了公案也道場未了則文字不了文字巳了而願力不了天台智者大師二十出家六十入滅於四十年中建立大道場一十二所造荊州玉泉等寺三十六所度僧一萬五千人寫經一十五藏製佛菩薩像八十萬尊若成一椿功德便有一篇絡索那得如許工夫則知澹歸得如許絡索祇是歲月長事業少工夫閒耳澹歸今年五十二歲活到六十歲且得八年再添上幾部如許絡索了卻丹霞道場幾曾摸得智者大師腳後跟着諸仁者愛澹歸或憐其措置稍大不知澹歸之德小智小福小行願小才力小一至於此也放筆爲淒然淚下乙巳春時白月三日

丹霞二集小序

二集自乙巳至巳酉五年中所建立有成有未成遺化滋多捉衿露肘之狀蓋可見矣惟以得奉本師天老人爲喜然不能以四事具足解老人之憂息諸兄

弟之勞又不能以一堂聚順戇小子朝夕親近之志予其如緣何哉雄韶雨下院附見接衆之風息而大道爲公之理漸亡是予恥也亦願同心者有同恥也

遺興詩小引

人人有一卷詩甘蔗生無一卷詩即今有一卷詩且道是詩不是詩噫人人是詩甘蔗生不是詩人人詩是甘蔗生詩不是不是詩詩不是沙裏易淘金水中難撈乳乃爲之贊曰佛法世法同生同殺會得醍醐不會毒藥肚裏沒絲毫口頭儘潑撒雖然寫箇八字且無一撇一捺咄

刻丹霞四浙客詩小序

有山水而無人有人無詩有詩而唱詶寂寞殊敗人意岱淸來丹霞作七言近體十首使後至者難爲接武不是好心孝山融谷競秀爭多累得澹歸忙了三日也不是好心雖不是好心卻成了丹霞好事刻之不獨爲四浙客紀勝亦爲他日登臨隊裏贈鼓三通藉文志前催符一道耳

刻鵝城唱和詩小序

行化惠陽祇是逢人乞錢耳聞風而避往往皆然此禿頭沙門假名阿練若日夜睡在錢眼裏卻有一等

大心漢子偏向錢眼裏見禿頭沙門禿頭沙門打箇欠申起來又向詩眼裏見大心漢子比及臨行別詩成帙諸公請付之梓予亦樂聞蓋不敢沒惠陽之厚也做官人不要錢去時地方贈詩所謂今日貪民詩滿囊是也詩之值錢如此出家人要錢去時地方亦贈詩然不是留靴舊例諸公既出錢又出詩詩眼錢眼總被禿頭沙門一串穿卻正當與麼時道眼在什麼處澹歸道箇瞎且圖錦上添花

甲辰唱和集序

甲辰唱和集者陸子孝山沈子融谷交光迭奏之作也二子唱和不止甲辰其專集甲辰以甲辰之詩獨多也甲辰唱和亦不止此集其專集此以予所附見亦多也二子於予有方外之好是歲予至雄州凡三往返歲盡乃還二子亦來丹霞其纏綿傾倒一見於詩不自知其遂多也今人爲詩其不能自已而爲之耶其亦有可已而不已者耶予三人有不能自已者亦不知其何以至此多也其所集二子主也予客也二子有唱和於方之內者因予而別見於方之外反客爲主蓋二子之厚也墨江之什珠江之什相江錦江之什或予不預或二子不預各以懷人別見此客

中客也而主同見予有不盡和之詩融谷亦有不盡和者孝山無不和則主中之主別見也而客同見山水友朋文字之樂莫樂乎不能自已而又不知其所以然後之覽者不解予三人之情何以一往而深卽甲辰之後予三人欲更成一甲辰唱和已如阿閦國一見不可再見則二子之專集此其不能自已之情尤有一往而深者予復爲之纏綿傾倒不知其所以然也

重遊丹霞詩序

重遊值連雨孝山坐竹兜自持黃油紙傘融谷騎馬

從寒雲杳靄中穿詰曲路抵暮至蘐生㟁已倦晨起登山僅得一望海山門明日促歸出梨溪路益險仄頓挫孝山腰爲之痛此遊得勞得苦不暢本懷予恐二子意敗乃其詩益競勝不竆山水故有性情亦有眞不眞性情旣眞勞與苦不暢本懷皆有至樂决不爲境緣所敗道人遊於世涉順逆流亦復如是

徧行堂集文之八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理　古智　編

序部之餘　文部

梵網菩薩戒經畧疏序

衣裏神珠不從外得聲前妙指恰有眞傳旣昧非心之法遂無卽佛之人爲開非佛之體而盡卽心之用此盧舍那如來授手千佛所以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也夫衆生本由妄立諸佛亦以幻成當其未立不隔絲毫及其旣成徑懸日刼結寶戒以闢通

迷塗道大士而充信使名爲同體之悲實申一本之報良以心地法門一切佛所開一切菩薩所修皆不離一切衆生以爲本起因地故雖坐菩提樹成等正覺靡不虔恭各誦此戒然則古之佛到岸猶不忘舟今之人渡河而先棄筏非孤先聖蓋負己靈耳予以癸丑休夏丹霞擬爲新學菩薩闡明此義會疾作不果涉冬稍愈復有歸宗省覲之行因語樂說辯弟曰子宗說兼通幸勿憖此法施也甲寅春中還山則疏畧一編已燦然成錄披閱之際歎美無已蓋理則超宗事仍彰教經前別論非卽非離經後正解不餘不欠間有異同有昔賢所未有全無出入無末法所應無敢介刊行以公諸同行同見者嗚呼去聖時遙人多懈怠當年羅什宣譯此經道融道影稟此戒者三百餘人手鈔此本僅八十一軸流通亦不易矣然猶有涉兵火忘身命而謹持誦者今模刻愈多書冊又簡而三壇直受之子且終身不識名相況欲解其義理則奉千佛授手之訓豈容默默於此耶此疏出則性相雙顯止行各協三根齊接一乘同歸予亦藉以了一時未了之念與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薩一切衆生向辯弟毫端重重影現蓮花臺藏世界師子座上何

待遠求各各衆生具足因地無刹那頃不分明表示者一念迴光便同本得勿以圓融作行布礙勿以漸修作頓悟礙十重四十八輕如我如人是法非法或開或遮微細揀責皆一心中本有之智行別異無量而無別異不別異見庶幾慰如來善護念善付囑之懷耳

汪鐏石隱君七十初度序

壽鐏石汪子而稱之隱君何也庚寅以後未嘗仕也鐏石居仙城闤闠之中諸貴人宦此地往來此地無不知有汪先生必結歡乃去鐏石亦人人有以得其

歎心非若山澤之癯其稱隱何也凡論隱者必論其世隱於龍戰之世難於承平十倍若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遹不失已介不戾俗鐏石之所以隱蓋鐏石之識也鐏石之過於人者三識為其一當鐏石生未壯中原已亂從於楚筴轉於江左右自閩而粵司鐸者一縮百里綬者一郎水衡者一皆有美政負蒼生之望然而事不可為心不可已身不可棄亦以就為隱去爾知其不可為而不去去而不早不可謂智則以去為隱側身懷古類於亂拏無其事使人疑之畏其疑斥其平生而棄之不可謂勇郎以去就之間為

隱是鐏石之識也鐏石其經世才既無所致其用以其才內周於身近周家遠周友人有事不能自謀謀不自決就鐏石無不中窾綮雖以數術自詡無不服以其才作為詩歌古文詞必擅場雖名流才子無不服以其才談諧酬酢抵掌奮髯風生四座雖共折辨才無不服其為學自經史子傳下及禪官方外孜究同異是非人所坐烟霧蒙然鐏石稱引某書某事無不燭照衡平諸紛然聚訟者無不服然鐏石不以才學自矜以識隱之亦以識顯之不致為人所忌故鐏石隱龍戰之世身名俱泰人道之患不得戕其外陰陽之患不得賊其內今年七十矣筋骨日柔神明日徙以予所聞隱者多壽壽非私於隱者隱者之道有以取之嵇康抗志長生孫登知其不免卒以才多識寡不克終其天年而山澤之癯服食導引時復得數百歲活蚩蚩與草木同腐遂有無才無學之誚然則鐏石其東方生之流亞歟東方生以歲星隱於金馬門滑稽什之七諷諫什之二直諫什之一雖漢武帝之明無由測其深淺世以生能隱其才不知生之才妙於默宕縱橫以自顯至於顯其才而帝猶不知斯所為深於隱者故其學盡於其所自責其詞曰拔劍

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復何仁也以一劍之用不過消於一肉仁消於細君已消於無所多求雖古聖王平天下之道未有能出於此者然而漢武特賞其滑稽是漢武之智不如海上之鷗也故以東方生用世則為狄仁傑以東方生出世則為佛圖澄以東方生處於用世出世之間則為汪鐏石鐏石之學之過於人與其才其識一而為三三而為一郎予稱鐏石為隱君亦不獨以其不仕於庚寅之後也

周庸夫詩集序

詩者古所自爲耳亦何與古人事世乃有以古人之衣冠自掩其面目復借古人之面目加人以衣冠曰某篇似某某某何似某某是直以優孟相待而名爲推奬不可解矣莆陽周先生庸夫訪予丹霞人出物表得其詩讀之又出意表無以擬諸其形容作而曰此斷然爲庸夫先生之詩非今人之詩非古人之詩也人各有一面目不爲古今所限古今旣不得而限而詔之今人則誣詔之古人則謗與其人交臂間以一手掩其面目雖欲自揥無罪豈可得耶詩有性有情有膚有骨有氣有理有入門有出路有行有藏有

自爲有與人合而成一詩之面目適以自存其面目先生之性全於虛靈其情深以澹其膚潔於山澤之癯其骨淸剛其氣幽渺而歸於至靜其理一本於純與眞其入門有別徑如攝器界於一壺之内遊之無窮其出路有曠觀如陟險峭之峯絕地摩天忽攬瀛海於襟袖其行也無跡其藏也如不獲其室[illegible]爲也如十棗而一栢其爲人也交梨紫米絳囊之[illegible]水之珠布火浣而匕首偃刀蓋自具一面目不假[illegible]範於古人不効顰笑於今人亦有時而同亦有時而異其同於古今者非古今[illegible]異於古今者亦非周先生此先生之眞面目先生之[illegible]眞詩也嗟夫予嘗欲持是理以論詩世特以爲荒唐無津涯之辯即以是論文即以是論人益不可得三寸面目爲千萬手所障而不敢障人之面目者不敢自欺其心也兄敢障先生之面目於是因先生之詩而發之乃如自得其面目先生之來可謂撤吾障矣

龔升璐容安集序

才能就法法能御才則詩之道興使才至於壞法執法至於棄才則詩之道廢詩之廢興與世之治亂同一道也用才者貴識才中之體則繁簡之度咸宜用

法者貴得法外之意則寬嚴之節各當唐詩人惟杜子美耳李太白猶有法不御才之歎兄其下者乎予從史端州庸菴知有龔子升璐後見其曹谿五言八律次夔府書懷百韻爲之心折今年秋乃得盡讀其容安全集老病坐觀有背爲痛不忍釋手則臥而觀之兩目發火轉側屢困暫置枕畔睪睡起復觀之歎曰此故今日之子美也蓋識才中之體又得法外之意子美自比稷契世兄其名位不能過人窮老於楚蜀間輙不相許是日論耳士之遇不遇命也其德業所託以自見謝玄被舉物論有異同郗超曰吾

晉與共在宣武府見其使才必盡雖履屐之間皆得其任果破符堅蓋因用才以識其法漢文帝勞軍細柳遺語嗣子脫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終平吳楚之難亦因用法以識其才蓋無法者不足用才無才者亦不足用法升聯未得志於時僅託於詩以自見其用法用才之妙則容安一集不獨為升聯之浣花莊卽升聯之宣武府細柳軍也予所為心折也或謂詩尚法信矣根於性發於情不應獨論才是又不然性不可見其可見者情與才耳皆能為善皆能為不善情有過而才有功性不居焉予與氏曰乃若其

情則可以為善則情之可以為不善必也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則夫為不善者情之罪必也內而聖外而王莫不以法閑情以才用法故取四端以為法責人以不能盡其才然不責人以盡其情以情為不可盡也人而無才不敢為惡不能為善賄役於情以流轉於庸衆之殺則性之本妙隱而不章故推而還之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華嚴以徧照光明無分別智為大體以文殊分別妙慧普賢萬行為大用以情為大悲以盡其才為大願一軌於正而後謂之正見正行治世與治心要不出於治詩之道則升聯以

容安一集登鄒人之堂入闕里之室遊蓮華臺藏世界之海其誰曰不可嗚呼予與升聯不徒以詩相見子美亦言之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子美豈欲以詩自見者後之人爭欲以詩見子美斯古今達士所為共慨歎

周退菴詩序

生於佳山水間不得官於佳山水則為地負人官於佳山水無政事以救時無文章以垂後則為人負地人無負於佳山水所生與所官之地互相發而交相重此亦際會之至難也周子退菴生於莆陽闕之佳

山水之擅場者也官於曲江粵之佳山水之擅場者也今衡疲之邑慈良明敏得下民之心不失上官之意遂以三異冠冕嶺表則政事擅場間以其餘力修志兼才學識之長作為詩盡興比賦之變本於性靈協於體格則文章復擅場周子以兩擅場報曲江韶石三十六峯湞武二流曹谿一滴俱為之登歌卽以曲江山水之登歌報於莆陽壺公五奇湄洲全潮木蘭三百六十澗谷俱為之起舞周子行且充虞廷岳牧之任屛卿雲復旦之什卽重賡氏奏九成於數千年之前詠歎淫泆至今猶未闋也周子不負地矣於

若曲江之山水起而論功曰通帝座之呼吸不於部婁載神山而上下不於杯勺非吾之奇不足以成周子之奇於是莆陽之山水亦起而市德曰懷玉之麓有鶴降其羽毛江心之甃有龍歸其鱗甲非吾之奇不足以生周子之奇兩山水不負人矣然而周子大用既展神功未寂舉五嶽四瀆之所布濩以曲江爲初步而全而歸之莆陽不僅互相發而交相重觀斯編者於粵攝入閩於閩攝入天下周子之一時與千古來處去處無不畢照閱者不負作者作者不負詩詩不負地地不負人其相得之妙亦如貫珠也

詩話偶鈔序

癸丑長至後三日過西昌蕭子孟昉出詩話偶鈔見示攜歸舟中欹枕快讀未至峽江阻雪於釣魚臺寒甚晨起推篷四望皎然因憶王子猷訪戴安道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此千古詩文妙境也詩文之妙得於偶然古之人偶然而起偶然而止後遂奉之爲格令之人必如是起必如是止古豈著之爲令哉境之幻絕莫如夢世未有預擬一夢之局以待寐者之相合亦未有預開一醒之路以待寤者之相尋也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衆竅之怒號長短大小疾徐高下之變各因於物而風未嘗與焉故曰蓬蓬然起於南海蓬蓬然入於北海而似無有未見目之起而如有所入未見心之入而并無所起則詩文之妙盡矣孟昉之爲是編出於幽齋睡足之餘偶然而閱偶然而鈔或有詩有話或有詩無話或有話無詩其是非取舍多寡之不齊亦因於人孟昉未嘗與焉求其次第結構意匠之所主忽起忽入而似無有讀之者偶然得局未始有局以待合偶然得路未始有路以待尋夫是之謂訪戴何也有所鈔者而不必盡鈔不必多鈔不必續鈔不必自見其所以鈔亦

云乘興而來興盡而返而已矣亦孟昉俊才雅鑒有得於詩文之妙之所獨露也

列朝詩傳序

列朝詩集傳虞山未竟之書然而不欲竟其不欲竟蓋有所待也傳有胡山人白叔死於庚寅冬則此書之成兩都閩粵盡矣北之死義僅載范吳橋餘皆無詩乃至東林北寺之禍所與同名黨人一一不載虞山未忍視一綫滇雲爲厓門殘局以此書留未竟之案待諸後起者其志固足悲也覆瓿犂眉分爲二集卽以青田分爲二人其於佐命之勳名與而實不與

以爲其跡非其心耳心至而跡不至則其言長跡至
而心不至則其言短觀於言之長短而見其心之所
存故曰古之大人志士義心若調有非旂常竹帛可
以測其淺深者斯亦千秋之篤論也析青田爲二人
一以爲元之遺民一以爲明之功臣則凡爲功臣者
皆不害爲遺民虞山其爲今之後世者寬假歟爲今
之後死者興起歟吾不得而知而特知其意不在詩
於是蕭子孟昉取其傳而舍其詩詩者訟之聚也虞
山之論以北地爲兵氣以竟陵爲鬼趣詩道變而國
運衰其獄詞甚厲大國運隨乎政本王李鍾譚非當

軸者既不受獄獄無所歸虞山平生游好皆取其雄
俊激發留意用世思得當而扼於無所試一傳道中
三致意焉即如王逢戴良之於元陳基張憲之於淮
王翰之於閩表章不遺餘力其終也惻愴於朝鮮鄭
夢周之冤辨核嚴正將使屬國陪臣九京吐氣是皆
敗亡之餘而未嘗移獄於其詩則虞山之意果不在
於詩也或謂虞山不能豎黨人之壁壘而爲詩人建
鼓旗若欲爭勝負於聲律者人固不易知書亦豈易
讀耶孟昉有儁才於古今人著述一覽即識其大義
其力可以爲虞山竟此書而不爲竟亦所以存虞山

有待之志俾後起者得而論之嗚呼虞山一身之心
跡可以聽諸天下而無言矣

金剛大義序

淄川韓仲常氏過淩江手一編見示曰此金剛大義
爲吾邑高念東先生所輯先生於世味甚澹於般若
門熏甚熟行履超逸有李長者散帶垂腰之致請爲
我序之予因卒業并閱其所自序及韓太冲丘薊石
兩君子序歎曰盡之矣予不能異於此義若同於此
義而爲之是添足也經固有之滿三千大千世界七
寶以用布施不如受持讀誦此經爲人解說其福勝

彼世亦有解而不能說說而猶費解者乎此編以學
士家之筆行教乘之言適乎巧拙淺深之間劑量於
繁簡之各當如秋滿月處空顯露如吹毛之劒不留
餘礙雙輪並運利鈍咸宜蓋解而能說說而不費解
之標準也藥山上堂一詞不措院主問故藥山曰經
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趙州曰我這裏只以
本分事接人此二老漢未免孤絕雖然使人人深入
此編大義便人人在二老漢塵塵三昧裏得大受用
二老漢太孤處即三君子太賒處三君子太賒處即
二老漢太孤處不但怪不得藥山直須盡大地衆生

領取院主者一怪始得耳

祭方發願文

弟子某甲自庚寅落髮倏巳壬辰身託緇流心乖白月宰官之障未除文士之氣未盡萬行未習六度未修下足三餐開單一夢年復終年日皆去日無常併至浪夕虛生言之傷心思之汗背夫出家乃大丈夫事不同兒女子所為人命在一呼吸間豈有四十年可再凡夫染俗解脫難期某甲七載孤臣餘生戍籍寸心稍効業債稍填結髮夫妻同胞兄弟祖宗世祀子女生緣即巳斬斷葛藤更彼誰人繫縛明知有虛

空不壞之身明知有輪迴不墮之道不能努力祭承直超三界比於士民多一素餐比於禽獸多一故犯逋逃釋種塵點宗風寧不慚懼寧不痛惜嗚呼病足未强世途未泰我將自恕人亦同憐而地獄嚴殘無亂離減等之例法門精進無修行轉限之條誰能救汝誰能代汝某甲從今發願厲志祭方開善知識千里相尋見善知識終身不捨誓依淨侶誓弘正法誓成覺道誓度群生即使善根輕鮮惡報崇深於起單後若半途中或遇刀兵或遇水火或遇疾病或遇虎狼歡喜領受不生尤悔但得此心為佛所鑒今生不就來生必成倘於至道徼幸有緣獲事明師指歸妙覺乘般若舟到涅槃岸願生生世世行菩薩道仰承佛力普濟迷津有渝此盟自甘欺罔韋馱杵下碎如微塵無間獄中永投烈燄謹疏

海幢寺大雄寶殿上梁文

伏以仙城雄五嶺挾北極以南來震旦耀千燈屈西天而東注爰自達磨布種大鑒生花莫不祖述祇林憲章馬跡雖界道金繩未牽八水而夾行寶樹並接三根雨彼福田陟玆道岸我此海幢法地實惟宗席要津脉連穗石手垂闤闠之中勢隔珠江身隱波濤

之外右雲岫而左白鵝前石門而後黃木花田叠粉銷沉釵釧三更龍尾翻雲散落珠璣萬斛襲得僧繇先驅精舍未逢檀度廣闢琳宮曹洞正宗天然和尚了博山之舊業繼華首之新條吹毛利劍梵魔未易當前入海泥牛龍天亦難推出遂令阿字座元現作人中師子斫牌之勢共謝再來嚙鏃之機不消一句三寸舌長既穿唇而過鼻雙輪足駛歷塞北而瓊南偶然生鐵心肝簇起春風豁眼弘開夙誓妙闡徽猷工傾忉利之天座穩金剛之刹藩府王公親在靈山受記會城文武遙從梵綱傳經登高以呼順風而應

摽甲持籌盡作四王斧鉞披圖灑翰皆成六欲珪璋丙午九秋黑月二日虹梁先舉寶柱徐升潤接金河光標銀漢鏡燈昭於日月鐘鼓震其雷霆弄海珠于掌間過風幡於睫上務使瀛渤蛟龍永尊窟宅豈直簷楹燕雀暫賀生成爲開從上門庭莫惜將來堂構美奐美輪一齊着力善頌善禱更聽颺言

兒郎偉拋梁東萬頃晴霞放彩虹報道金鰲初出海三更白日上千峯

兒郎偉拋梁西月落珠江此岸迷波浪揭天無片葉就中一滴辨曹溪

兒郎偉拋梁南寶鏡高懸萬象含寸縷篆烟銷未盡海天吹過百千帆

兒郎偉拋梁北長粳米白如珂雪飽來無喜亦無嗔有甚酥陀消不得

兒郎偉拋梁上香華十里千龍象傳聲直透梵王天石室盈籌休比量

兒郎偉拋梁下放倒全身沒縫罅一時湧出冏明來七佛祖師還害怕

伏願上梁之後金蓮出地寶蓋垂天四事無虧五乘有慶蕩開一路透過三關增崇福慧由王府以及庶僚除滅兵荒自域內而兼方外天無私覆海不揚波法輪轉處以奠金輪帝道昌時而圓佛道凡助一木一石之懽喜悉具無邊無等之莊嚴大衆證明萬代瞻仰

丹霞別傳寺香殿上梁文

金地橫開奉金仙而登覺地寶雲重覆示寶所以出迷雲肯堂肯構要假兒孫爲棟爲梁不孤祖考維此山王本如我體一向扶同世諦元不染汙即今成就道場亦非捏合往劫有緣因風吹火平生沒用趂雨修渠奇峯拱衛飛來百萬人天曲水迴環送到十方

酥乳半林風動時時聞佛法僧音三下板鳴句句演圓常實義護法藏善神齊排位次乘願輪大士各奏功勳樓閣明明房廊密密今朝好日萬古徽猷丹霞南丹霞北燒殘木佛又雕成別傳後別傳先放倒剎竿還豎起莫怪空拳解造無梁之殿自憐多口不沾有柄之盂惟願檀那布地笑看賭史宮中總教衲子遊山腳踏毘盧頂上就這裏剩裁無影樹從那邊分出老人燈同壇木石俱證法身隨喜見聞悉圓妙果畢竟六箇兒郎偉如何折合南北東西上下中金身銀世本來同煎餓箇箇無虛發始信西堂解捉空

丹霞山法堂上梁文

一莖初插新當梵刹成時重閣仍開舊是仙人論處搓轉地旋天之軸起烹佛鍛祖之爐千尋壁立跛驢智何處前行萬象森羅癡羊角於玆高掛更無表示恰好絲承恭惟丹霞山長老峯太古分靈扶南結秀由楓㚖以前來千波峯湧從玉臺而右顧萬馬潮迴維此建堂僉云合局雲屏自琢寶蓋誰擎居蓮華九葉之中出香水四流之上下臨佛殿顯有道之爲尊俯擁僧坊隱無人而不貴既叅柱石兼設鼓鐘法空爲座易看滿月之輪利用當鋒難避吹毛之劒以俟我本師天然昰和尚象駕遥臨師絃再鼓本無一語忽然拼寫雲興似有千差宛爾珠迴玉轉我宗有句何不立宗真智無師師非得智石火電光狂泉罷飲黑山鬼窟火水休藏執顯正之長旛懸當空之寶鏡戴角披毛露地生不存童子殺人放火白拈賊定是渠魁未趨座下何妨鼻孔撩天一到堂中管取脚跟點地休誇家法漫遥門風迎祥現瑞共覩此日升梁異口同音總聽六方舉偈

兒郎偉拋梁東浩劫同名長老峯秋月春風全管領紫磨金作赤芙蓉

兒郎偉拋梁西覺中無覺倩誰迷此土更無東逝水黄河青海兩頭齊

兒郎偉拋梁南草鞋踏不破同叅獨坐堂中人不會梁間乳燕語喃喃

兒郎偉拋梁北今朝親到寒荒國偶然拈出一微塵七珍八寶渾無色

兒郎偉拋梁上色色塵塵無比量脚尖踢破遍空天河山認取雙輪相

兒郎偉拋梁下一鱗一鬣黄金價緣玉潭中春水生雲雷簇起魚龍化

伏願上梁之後青山不動碧澗長新一千智者共傳慧燄之燈五百眞人各飽福田之鉢從今日至未來相續彌天佛祖由此方及他土交馳遍地兒孫日可冷月可熱莫教移易纖毫海既竭山既崩如舊妙嚴堂構請承洪誓永護密因

華藏莊嚴閣上梁文

伏以法身絕相雕繪豈得爲容性土非依工師莫呈其技然可見不見不說精麤而是情無情無分靈蠢信一眞之普現統萬變而同歸虛空不受莊嚴猶爲剩語瓦礫全彰明妙更有通塗恭惟毘盧遮那如來

現居蓮華臺藏世界體無朕跡用遍塵沙三際豎而難窮十方橫而不盡量攝大千入毫端莫窺邊表指垂一滴寫海嶽見波瀾理卽逾涯事仍隨分今者山函衆海寺湧層樓勝中之勝開基高上之高修供非則誰言是爲謗法譬如斷金之杖一卽是多斷杖之金多卽是一又若御風之帆身不離世御帆之風世不離身恰來長老峯前不出中丞手裏光分南極令稟北辰恭已無爲嚙岸之蛟螭自息黎民不變下庭之烏雀相忘智運則日月經天行起而雷霆動地已建功勳纖塵不立繞歸理體百道齊驅度門依護

念而成願力自覺心而出會三原一卽一爲三現影像之重重對江山之疊疊上下與南北東西金剛正座總別而異同成壞寶網聯珠徧一切處所同流等無邊身而獨露寧有一機一境立主立賓誰能半果半因刻時刻地眞福田之頂族作嚴土之英標敬占穀旦風雲直上雕梁霄漢伽陀章句屭贔兒郎試聽颺言休辭屭和

兒郎偉抛梁東鐵壁銅墻不透風莫道丹崖無日覲臙門一朶赤芙蓉

兒郎偉抛梁南紫玉臺前不立菴若使善財知此意隔江橫去是眞絲

兒郎偉抛梁西平山落日過前溪風流絕代無相識一曲凌波金縷衣

兒郎偉抛梁北翠屛截斷松筠黑曲終不見數峯青錦江來去空相憶

兒郎偉抛梁上碧落門開歌訣蕩六千天坐一針鋒阿誰畫取蓮華藏

兒郎偉抛梁下酥陀滿地誰論價盡敎展手過金砂指頭早被眉毛掛

伏願上梁之後時無等待路絕淆訛人人見本地風

光步步是一眞法界花落鳥啼檀塲敲唱樵風漁火逸格丹青起祖道於將頹貽孫謀於勿替佛慈所被檀越蒙麻霖雨蒼生灑一枝之甘露袞衣黃髮遶八座之香雲吉祥門內偕吉祥眷屬以安居淸淨身中得淸淨資生而具足如維摩詰之爲長者擎妙喜不異今時當阿逸多而見法王會龍華敢期異日乘玆玅契木石同輝護此正因人天永利

方丈上梁文

爲老人向晦之地開衲僧入室之門雖則北斗藏身也怕雄峯有虎不是遭他一口便須乞我一丈萬戶

齋開千山坐斷常行摩竭之令墻頭半露一枝花別足少室之春脚下全埋三尺雪惟願銅頭鐵額硬過棲賢象簡師廻大逾華首昨日哭今日笑侍寮裏人人鼻孔郎當八肘濶十肘深石室中夜夜籌聲豁刺更有多般祝願希煩聖者加持一串法財雙行福慧此老向來貧徹骨如今特地富通神臥房已對小倉狼宴坐又當眞武曲斗滿金倉滿粟千群四事頭頭足不遺當家眷眼底太平歌罷山田熟

藥師閣上梁文

匝地清風宣音寶網中天杲日散彩雕梁佛以大慈

惆示作依歸我亦小莊嚴成兹結構背巖面壑右庫左廚虛堂會食全逢勿藥之人絕壑疏泉如飲上池之水九秋契寂三伏迎涼國中如此淨琉璃臺上郎生金薝蔔誰憐僻地無醫三片藷寒溫並用且看彌山采藥一莖草殺活同行三毒病心四大病身總與衆生拈卻九横害八七難害世便教兩手支開藥叉大將眷屬特地森巖琰摩法王門戶從今冷落流水持水休誇父子相傳日光月光更喜塤箎合拍善見樹王斧柯免禍耆婆童子白水無功願賜加持全歸護念且道東方國土不異西方爲什麼欲見無量壽

尊更念琉璃光佛古德不曾分彼此世人偏會說公私我這裏獨掌能鳴雙聲並奏長老峯前雖分左右徧行堂裏不互主賓一切現成漫勞之遶

庫院上梁文

四事所聚一衆之依收來放去雖憑乞士門邊虛往實歸總在如來藏裏即三菩提場之柱石爲六波羅蜜之津梁忘身爲法漫言憂道不憂貧樹德惟人須信有財此有用但要汝七寶八珍地中湧出儘教他三賢十聖天際飛來釋迦慳飲光富可憐活計付兒孫侏儒飽曼倩饑便有忠言匡社稷所以因清楚果

清楚步步回頭自然理莊嚴事莊嚴人人具足主賓相得客堂前酬酢點鐵成金水火無爭廚務裏調和變生作熟直得堂頭展手高枕無憂何妨寺主愛錢大家有分五種人從來不易六箇俸用處雖量交與庫司一聲珍重

齋堂上梁文

苾蒭合食之堂檀那迴向之地應有別傳先措意果然供養福無邊此日吉祥爲伊建立空中架實巍巍傑閣雙層高處臨深縹緲遠峯數疊藥山打鼓佛日巡茶誰持有盞之盂自開自闔獨運出囊之掀同放

同拈有甚饆饠饐子只管將來但憑五百一千休教
散去維摩詰特遣化人香流七日賓頭盧隨方上座
花發三時乳糜纔到釋迦文相好便如初呪願方行
鬼子母笑啼俱不敢只消一句子百味具足免得三
門頭兩箇𢤱㦬在家菩薩不妨樓板上栽田出俗禪
和切忌飯籮邊忍餓雖則平地風波卻好因齋慶讚
嶺北當家嶺南造寺隨例抛梁多慚造次莫怪饅頭
無一箇不曾偏衆喫油糍

禪堂上梁文

是日鐘板之堂大衆觀聽所係一大事因緣如來顯

示三摩提塗轍菩薩潛行谿長夜之慧燈投清珠於
濁水爲他梁棟設此門庭總教成佛作祖化頑鐵以
爲金便勞說法利生邀空華而結果不脫對治之方
是生死本但有承當之處卽人我山明則明暗則暗
好茶飯忒煞家常否不否然不然惡風波更嫌平地
枉死市放回打將兩截大頭巾詿破喚作一家黑山
鬼窟切忌縣跟疾谿奔流謹防錯足有氣息時絕氣
息沒思量地用思量龜毛拂一下花分仍舊江山兔
角杖兩頭囊括斯新日月摩醯眼纔看搊瞎金剛拳
又見拶開一團大火聚燎卻面門三箇要孩兒滾成
毬路不盡山青水綠依前鼻直眉橫紫羅帳亂撒珍
珠白玉殿濃鋪碧蘚妙德空生無從贊歎釋迦彌勒
有分趨蹌事則如斯理須放下我這裏晏眠早起也
只是渴飲饑飧不說孤峯頂上盤結草菴可憐十字
街頭解開布袋街幾歲量柴數米爲十方運水挑泥
沒甚闡揚添些祝願福田已熟施財善友收來積玉
堆金道樹方榮參學高流立着撐天拄地稽首燈王
陞八萬四千師子座皈心文佛與一千二百苾蒭僧
鐘鼓分明香花馥郁大家供養正好修行六尺單前
三條椽下橫擔楄揚快使鐮刀挺硬脊梁纍垂鼻孔

髭張黑李梵語唐言擦掌磨拳挨肩疊背幾番焦燥
一會沉吟有人掛了上堂牌爲伊舉起巡香板長恨
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香積廚告成文

一衆之命懸於廚下物受其生於天不謝爲什麼如
此落在自己肥田靠著他人皮袋所以四任五施信
有妙香毛孔發三德六味長教甘露刻車流大都飽
水飽柴遮莫費鹽費醬庫司儉客司豐恰好全憑典
座菜頭青米頭白消歸更得濃茶請看渠日日調和
使不着星星懈怠早晚適人情勞逸寒溫隨天氣短

長一般變出多般會換服睛還拈舌四事首推此事能資道業且資身敢問竈有通烟餓無走氣是甚麼義火空則明心空則聖氣密則熟行密則圓無明烟大智火貴在分疏周徧行滲漏心切須守護是名眞法供養南無香積如來

穀倉告成文

空外片雲何嘗任着手中一鉢豈待安排祇因法海同歸未免食輪先轉有庫便有倉是常任中常任無租弁無稅非當家處當家遺秉滯穗僅分寡婦之餘千倉萬箱悉索仁人之剩慚愧煞二添八減依稀似九用三存年當大有不逐彼塊鳴條我亦小康免見餐沙飲水信施難消使不得同群雀鼠貪私易斷用得滿滿願舘車寧煩印度黑神如借崑崙青鳥幾船載到一陣挑回條以周垣閒之橫板管鑰收支之數爬梳燥濕之時風吹日炙塵垢祖師椎擣磨推枇糠佛法付與曹溪米熟長留腰石交還雲嶠飯香好䠒炊巾莫令鐘板暫違時便遇兵荒恒足食續念惟純守廪趁閒老虎行檀不揀過堂笑倒東瓜是爲歡喜地祈求總於安養國迴向

園寮告成文

此日創園寮他年增下院且得願公曾有願恰逢歸客暫來歸自然粥飯當先不道菜蔬在後所以心發蕓薹根深萊菔露葵近傳於北地苦瓜久擅於南方圓茄長瓠各趂一時水芋山薯還留隔歲紫薑白芥菜老辣有多端黃豆黑芝蔴變通無剩義何物用苗兼用子隨人行飯復行茶疏九穀以樂饑佐七方而起病半地半田飽欲夂翻來覆去一鋤一杓會不忙直墾橫澆新種子舊種子子子合長生生菜頭熟菜頭頭頭成妙供賣油翁頗嫌消瘦挑屎漢最愛分肥喫時莫喚一莖擇者卻須三點忽下大陽之座別呈

投子之瓜一回蓋卻灌谿𥳑地推翻黃檗恁般期望若箇承當更向土地前再下一分飯根性在世界花果如香雲舉頭見月但防欄內之牛開口呼風勿縱巖前之虎護苽也宜禁鼠養蔬未許生蟲灌園似得雙吹貼庫亦應三倒不見春池蓮出水自從臘月火燒山

護生隄告成文

此是生方恰當水口法宜還抱樂開龍頷之名人得安居利見象迴之勢三何隨喜一旦觀成繞山留左淵交臂無爭出海走前江劆牙莫囓破煞護生實相

中廣譚補煉刋高就下虛名上不倦津梁層層插手鷲穿開九曲明珠步步回眸似聽得頻呼小玉正建立時忽然掃蕩沒障礙處特地周遮試看他腳下掀翻休笑我眼前顛倒普梛提子幾遭白汗交流渾鐵鋤頭一片青山倒卓深谿截石絕壑誅松黃茅鐮彎彎曲曲别峯之髮俱空白水柄直直條條鄰壞之膚又剝不用河沉璧馬漫勞畚滿金錢但覺蟻封有漏捧土以塞盟津自知鰲戴非輕截流而持方丈未開千頃之陂誰擲東林水月欲陰七重之樹更移西嶺松風紫玉臺邊直下覷鐵胛影逗雙雙錦巖江上向

高行金鎖路還疊疊依此呪心一切事究竟堅固自然結界四方相舉起分明今朝傳語喝河神這裏有箇持地論常轉百千萬億徧能爲福智妙嚴因且教直歲供通看取開宗第一

告樟樹文

丹霞别傳寺主今釋謹以香格茶果告於樟樹之神爾雖稱植德本以思執化爲無情我今偶建寶坊得檀那助成瑞相惟朱氏宮樓若火逃戶如烟累族屬以代倡賈汝身而上納解兩家之結捷比弄九常一剎之尊榮同灌頂伐非購對利見大人枝葉删除皮膚脫落千群龍象圍繞知歸十里香華贊揚無盡卽是莊嚴報土豈非淸淨法身不妨豎起脊梁爲我承當斧子鏡銷像立難敎一點瞞他樹倒藤枯恰好相隨來也康熙甲辰春正黑月一日

告殿前松樹文

樓至如來久應建閣因緣有待時節稍遲今者周制臺發弘護之心作妙嚴之供薙草之瑞雲既現于霄之寶殿將開爾等諸松夙承玄對譬如當門之蘭不得不鋤近宮之地不容不獻乘茲佛力脫彼倒生易無情以爲有情捨邪命而歸正命凡鬼神之村各宜避道入天龍之部別有安居又如出幽谷而遷喬梁敗素以成紫想同歡慶不復留連特此告虔體我至意

釋迦如來升座文

丹霞山别傳寺敬造世尊釋迦牟尼如來像成於甲辰冬時黑月九日開光升座菩薩戒弟子寺主比丘今釋稽首和南炷香謹白佛昔於法華會上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今日靑蓮淨目放光照上下四方無量世界大目犍連尊者以神足通遂佛音聲盡其通力不能失其所聞無邊身菩薩以丈

六之竹窟佛頂相過於梵天不能得其所見今釋具足凡夫蝸蚊蚋之量豈能測度讚揚佛之德海智海無量行海惟願大慈憫故加被於此道場從今以至劫盡常得大善知識轉正法輪相續不斷常得百數千數乃至無數僧輔弼叢林妙堪遺囑相續不斷常爲諸天龍鬼神之所呵護常爲國王王子大臣長者居士善男子善女人之所信嚮崇飾相續不斷永無火風地水王難兵難賊難分房竊據外道凌奪之難從今以至劫盡宗風揭於日月戒品皎於氷霜義學深於江海行願堅於山嶽永無垢汚聰俐懈怠淆訛闕諍滅絕之難造像造寺諸護法施財者從於今日承佛威神心所發處身所行處吉祥果斂迄於未來得大福澤壽命聲名直至補處永無魔業侵擾世緣纏縛一切不如意難今釋與諸同住處同學處比丘等有少善根功德正趨向處懺悔無始劫來罪業永不更作解散無始劫來宛對永不更結銷隕無始劫來貪嗔邪見疑慢諸結使習永不更起從於今日迄於未來承事供養無量佛諸大菩薩賢聖僧莊嚴無量塔廟積集無量福智宣說無量妙法化導無量衆生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永無放逸退失出此

入彼着有窟空得少爲足種種諸想佛昔於旃檀像摩頂授記來東震旦作大佛事此丹霞山隸於震旦是其眷屬此像是旃檀眷屬我爲佛子與諸比丘於末法中同發正法住持之願於此一言一動無大無小作諸佛事皆其眷屬於佛記莂并有背馳非敢僭越故我一心期嚮頂禮

奉安韋馱尊天文

丹霞山別傳寺敬造護法韋馱尊天菩薩摩訶薩像成以甲辰冬時黑月九日暫奉安於釋迦如來之側寺主比丘今釋和南謹白伏惟尊天以童真住行菩薩道現天大將軍身受樓至如來記降魔勝怨護佛法僧於此世界最爲第一今釋等多生流浪學佛出家晚在末劫仰恃菩薩之所估冒使今釋等同住比丘於正修行途轍無一間阻正修行資藉無一乏絕生生世世受菩薩弘護願菩薩成佛時我等於樓至會中亦與諸大菩薩而爲眷屬無一退息菩薩宜有殿於大雄寶殿前惟友人三喪未舉卜築未就尚望菩薩慈德以護法故推及護法仰麥舟之助有人鶴飛之祥有地發起正信圓滿勝因此之奉安蓋非得已謹白

觀世音菩薩暫安禪堂文

丹霞山别傳寺敬造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成於甲辰冬時黑月九日暫奉安於禪堂寺主比丘今釋稽首和南炷香謹白伏惟菩薩是我等皈命依止大師我今釋等下劣冥煩豈堪菩薩垂手以菩薩大悲願故與此土衆生機相被緣最熟故願賜攝受菩薩從過去觀世音得三摩提已獲二殊勝四不思議施十四無畏三十二應於二十五圓通門第一六十二億恒河沙法王子持誦名號功德正等入佛地不居佛位於無量諸佛國土中行菩薩道我曾於菩薩座前

發廣大久遠之心誓學菩薩如菩薩所行道願從今日開大光明使今釋等與造像善男子江廷謨長在菩薩光明中於大般若無所障蔽爲菩薩甘露灑濯以來熱惱清涼得大安隱見菩薩相好聞菩薩音聲於一切衆生得大隨順一切吉祥一切解脱逮得正覺我欲建大悲寶殿於竹林巖供養親近菩薩盡此形壽以去隨所生地隨所遇時皆得增上供養親近菩薩如子於慈母影於形相逐不捨今暫奉此堂深懼貿越尚惟菩薩哀憐加被謹白

新修六祖像成奉安文

丹霞山别傳寺新修六祖大鑒禪師像成仍奉安於祖堂寺主比丘今釋和南謹白教外别傳兒孫徧地皆吾祖之所生成天下無不尊祖者韶陽爲祖弘法之區如佛舍衛比之他國爲親韶無不親祖者丹霞之先有祖堂李檀越充茂辟地於此栯貲重建亦循以天下尊韶以韶親韶之義也肖像設者不擇工工不擇材以膠爲漆以粉爲灰以紙爲布以青金爲黄紫以傭保之面目爲導師之相好無以慰觀仰者於是今釋未易堂先易像其易而新之蓋不敢苟且不敢欺罔而已今宗風泛濫譬之賣酪者展轉益水水

益多酪益薄失其所爲酪并失其所爲水祖於常寂光中有以拯之漆不可爲膠灰不可爲粉布不可爲紙黄紫不可爲青導師不可爲傭保其毋使流於苟且與欺罔也易而新之則宗風之幸不肖兒孫且爲盗賊尊祖而親祖者皆與於滅祖之甚也

奉安藥師如來文

丹霞山别傳寺主比丘今釋稽首和南謹白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此江南蘇州府常熟縣善女人邵門錢氏行止發藥師願造如來旃檀泥金像一尊莊光蓮座并旃檀護法韋馱香爐花水等器捨入本山供

養於今十一月二十七日甫延淸衆諷本願功德經十二部齋佛及僧所有下誠伏請證明迴向者切念行正本造如來聖像欲躬親侍奉以夫亡宦邸子隔故鄉獨扶歸櫬恐有疏虞襲賫之慾其愼其難擇人擇地以及丹霞蓋出於尊重珍敬眞誠久遠之心今釋肇開梵刹亦欲造如來聖像與諸四衆瞻仰承事適逢此會遂獲初願敢不以尊重珍敬眞誠久遠之心相應如來光明所照本無遠近今釋誓願亦無彼此願此勝因直入如來本起因地該於果海俾行正自韶陽以去道路吉祥無有艱阻歸琴川而後家宅

眷屬所在吉祥無有拂逆自身自心少病少惱誦經持咒然燈放生純一吉祥無有間斷得睹本有淨琉璃國土日光月光徧照菩薩乃至如來相好音聲生生世世如如來行菩薩道時所發十二微妙大願逮得正覺無有退轉並以其餘善根功德提奬先亡世茂府君獲生天上人間勝受用處無有缺陷惟願慈悲哀憐加被

上諭停止沙汰設齋迴向文

上來持誦供齋功德端爲　今上皇帝祝延偈發
宸衷平衡吏議罷限僧之嚴制擴護法之慈門道樹

增榮慧燈續燄伏願金輪御世挾七寶以同行玉曆乘時措五刑而不用格於天地保我子孫十善五戒以出令帝道昌隆三賢四果以爲田魔軍殄絕咸歸至化妙闡眞宗大梵天帝釋天左右邦家童眞任灌頂任光輝佛祖一千八百國之好會不數周王八萬四千歲之遐齡直跨慈氏親賢樂利博厚高明凡居覆載之中莫罄生成之量流通般若普現津梁圓滿菩提永無退失

文昌武安升座祝文代

伏以文事武備旣右右而左宜志士仁人毋氣求而

聲應幸作一堂之合嘗聞百世之風恭惟文昌帝君權衡儒藉伏魔大帝領袖陰符孝友開家長劍尚能除孽龍蛇起陸孤燈元足傳經泰牛嶽嶽曾直諫以奠坤維吳狗狺狺亦捐軀而持井絡此日威神等超八極當年顧復偏注三川某桑梓中江簿書穗石緣大忠之俎豆寤同德于羨墻楷模不異觀感何殊輪奐方新英靈猶在以安聖像蠲此吉辰雖復閣異凌烟亦復座連多寶山海入雙眸自有落落分茅之壯埧虎出一韻可無區區割席之嫌

告墓文

歲在癸巳六月　日出家男某於毗陵東禪遣舊蒼
頭金綬歸具香楮素食告于敕贈文林郎禮科右給
事中先考叔醇府君敕贈孺人先妣吳氏之墓曰某
昔爲朝廷之臣今爲佛祖之子爲朝廷臣可以見斥
於朝廷爲佛祖子不可復見斥於佛祖也見斥於朝
廷不得爲官而止耳若以世間一切情緣毀戒入俗
而見斥於佛祖不得爲人其誓願生生世世擔荷佛
法使學道有成則吾祖宗父母或在天上或在人間
不難相見倘其不成方且淪沒於生死大苦海中求
脫三惡道而不可得豈能去來自由以見吾一生以

至多生之眷屬乎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
顯父母孝之終也夫顯名何益之有立身行道弘法
於來生以度父母斯爲至孝某不復歸敢以是爲展
墓之告

焚方孺人靈座文

歲在癸巳六月　日菩薩戒比丘某於毘陵東禪爲
文遣舊蒼頭金綬持歸於閏六月初九日伸以香楮
素食告於敕封孺人方氏之座前曰昔我佛成等正
覺耶輸夫人及羅睺羅皆證不還果我本師天然和
尚既受法已其父母妻妹與其子亦皆出家吾自知
有佛法亦欲先度諸眷屬乃吾於庚寅落髮汝已於
辛卯捨命吾至毘陵具知汝數年辛苦窮瘁護諸兒
女汝聞吾詔獄鍛鍊之酷仰天隕絕嘔血不起人皆
稱汝賢汝於婦道亦已盡矣吾爲汝夫汝爲吾妻皆
自多生貪愛所感緣聚則合緣散則離離合之間非
吾與汝所得自主吾不憫汝世緣之淺而憫汝學道
之緣之淺也吾既爲佛子不復歸家兩兒子亦無家
可歸世鎬且令相隨世鎭有欲乞爲兒者吾已許之
矣兩女各歸其舅姑與其夫吾雖不死已如死人其
所處分如此而已汝亡迄兩周金綬欲依俗法爲汝

撤几筵吾說我若死時不用衣衾棺槨不用墳墓依
叢林法付之一炬世間所愛無如此身即汝前者衣
周於身棺周於衣不知復化爲何等狀汝身非汝有
吾身非吾有況區區靈座乎設宴會聚親族殺諸衆
生以爲飽醉於死者無分毫之益而增業造罪吾所
不取今擇日遣綬以蔬食告汝而焚之兩兒子亦不
令送吾行腳儕義不募諸檀越以供俗費汝今當知
一切世出世間舍佛法外無可脫輪迴生死之苦者
生死之苦貪愛爲本汝以不得見吾不得終視諸兒
女嫁娶爲恨此即惑業苦三果之根當先斷之如焚

此座矣

祭明故死節桂林伯督師大學士瞿公稼軒文

歲在甲午仲春　日雷峯比丘清浪今釋謹以香燈蔬食致奠於死節督師大學士稼軒瞿公之靈曰嗚呼當公就義我哭公於茅坪僧舍及公遷殯我哭公於明月洞今公旅櫬還家我又得哭公於公之家使公績成再造散錦封山而我厠賀客之末則亦不類嗚呼我初未識公自戊子九月謁公桂林遂相見如故當是時人朝者無不得公薦表以為重我不乞公薦公亦語我吾不敢以薦重君我待罪掖垣論人論

事我不苟同公公未嘗不同我我下詔獄公聞之推案哭失聲杜門封印七上章爭之我不一語乞公救諸欲殺我者不知大體至以我故閒公於帝左右又以我故露章擊公掣肘公公不為動我亦不私謝公謂我累公若此者非特公知我我亦知公也我赴戍清浪公居我蕉廬且語我君勿自視為兩家人我欲居佛寺公移我居茅坪每語我君自是出世人吾安得稍建微功謝封疆之責相對於水邊林下乎公被執與我詩筒往返猶理前語故我於明月洞祭公深勸公無以瞋故自墮鬼神道若此者非特公以出世

期我我亦以出世期公也我既已出世不敢復問世間法我自謂不與小人分利不與君子分名生與大海衆同林死與大海衆同塔無論身有至願亦不欲使天下謂瞿公為不知人嗚呼人之相與豈惟一生而已我厠公賀客之末不類即厠公弔客之末亦不類也人以公自往歲死自今歲歸公自往歲死矣豈自今歲歸耶生而戀其室家者愚不肖之人死而戀其墳墓者愚不肖之鬼乃於室家墳墓之閒咨嗟涕洟以求人與鬼之彷彿者又愚不肖之客也我不以此自待豈忍以此待公則雖盡千百世逞其文采表

公忠節亦一生之公而非多生究竟之公也公之生道隱有所以交於公公之死濟歸有所以交於公又我與公一生之事而非多生究竟之事也然則我與公多生究竟相成之事安在嗚呼斯言也人不能信鬼不能聽惟公庶幾聽而信之

祭徐仲遠文

悲夫仲遠其遂止於此乎予客冬十月始聞仲遠病甚方遣侍僧持緞行候慰且欲以解脫之道稍相覺譬而仲遠顧已不待矣悲夫予與仲遠一世之交遂止於此而已乎仲遠少予二歲予兩人交好僅十二

年篔溪一片地風晨月夕果熟花香客至五閑論文道古三生之話四事之供予兩人爲密自予入丹霞踪跡稍疎書問未闕然猶再至南池方軍民之田搆難也仲遠憂勞困辱遽至嘔血予既不能以出世間法爲好友解空復不能以世間法爲好友雪屈徒有相視而歎不能自恝然者未秋一別遂成永訣悲夫仲遠豈積此憂勞困辱漸至不起乎自喪亂以來故家名族鮮有完全以仲遠嚴毅縝密之才深長之思一手一足枝梧於風波百變之餘而獲保此寧宇雖人定勝天亦形樂志苦矣其終不能免於累也未臻下壽遺此諸孤寧無有沒而猶視者悲夫悲夫予嘗以爲乾坤太狹而世之人心目之太小也席先世之成爲一鄉長者閉戶讀書親仁執禮此復何與人事而勞此側目也聞其有事而喜聞其無事而嫉禍不生於非義而害常伏於見利亦若有分定而不可踰者以仲遠之經緯斂愼不能免於累則夫焦心勞身以爲後人計久遠亦可以稍息矣世間之法尚勢而矜力盛衰存亡之際豪傑之士每多感憤自有道者觀之熱惱不存而清涼自足空華陽焰亡足以爲吾留礙者予不及以此理一一進仲遠素交之愧豈後王

維要以仲遠捨識非無仲遠濟歸入道即此濟歸則與仲遠續一生缺陷不關生生仲遠其能聞此言予與仲遠之交豈眞止於此而已乎尚饗

祭羅力持文

嗚呼君其遂與予永訣耶君初見予於丹霞即有出世之約比來迎天然老人予理前約指新春以爲期蓋不出一月耳豈謂君歸而遽成永訣耶予每謂世間事皆不可自主惟出家學道可以自主豈謂出家學道於君獨有不能自主者耶嗚呼哀哉予自恨不能毅然勸君同世作諸子一日落髮也予尤自恨數年建立入鄽日多入山日少不能與君長日盤桓以發君勇猛精進之氣遂蹉跎以至於此也憶予曾以此勸耿公祖徠徂徠詞予終當以此爲歸第有小抱負欲縱橫天下十年耳不兩月而有白門之禍竟及於難十年之期遠不可保豈一月之期近亦不可保耶人生世間如牽羊入市步步近死所謂出息不知入息人人知之而特不能斷而行之也青燈熒熒白草蕭蕭一棺戢身萬事都已君其猶能不忘出世之約耶顧君以一言之誠承三寶之力於臨陰之後不忘出世之約則予與君有相逢而不必相識以卒登

此解脫也予固未嘗見君之死也尚饗

雷峯乞米文

一箇所在有若干田不用犁鋤隨人下種種子是飯灌溉是湯也不開花也不結實收成極好不比尋常水旱不侵肥磽不異官無稅糧人無爭占雖無佃戶不欠一些少種多收多種愈倍一時買得萬劫長存借問此田在什麽處在雷峯山海雲寺裏管田老漢喚做天然若有本錢要尋利息車載斗量去問渠看

祭持平劉大中丞文

嗚呼我與公非一世之交也乃僅作此數年之合耶

夫既非一世之交則此數年之合亦無盡劫中漚花電影豈有生死去來之相能爲我兩人間隔而猶未能忘情者以無量劫中生死去來了無間隔元不出此漚花電影也嗚呼哀哉公之來撫此方也其在文武戰野吏民束濕之後敬奉簡書寬此束願所爲調劑於其間者通不宕佚介不刻深安靜而不惰執守而不偏蓋一年而逾二年而遂五年而大穰至於今得升平坐致之歡而公遽有潮州之行矣公視師潮州人皆疑駭以爲職在撫綏坐鎮雅俗何必輕踐戎行効攻城掠地之衆我獨有以深知公者公與我昔

痛憤於八閩之變鴿原自陷也故國無路老母在堂第令無從坐之條而係急危於白首亦豈人子所能即安公致身爲普濟則社稷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耳公之所以成忠即公之所以成孝焉革裹屍其賢於兒女子手中明甚公之志決矣嗚呼天下無不忠不孝之佛祖亦無不眞不實之聖賢我嘗謂公至性過人口無不實之言身無不眞之行足以入賢關趣聖域公一見我信爲眞實出家者往返答問皆佛祖門中事無一雜事於我一言一行亦以至誠無僞相許公於此道具正知見不輕自肯我亦不輕以肯公

皆相遇於一眞之地相期於無上至眞之道也而今已矣我爲世間惜公有二爲一方惜者小爲四方惜者大我爲出世間痛公有二爲護法痛者淺爲傳法痛者深公與我竟以此數年之合成一世之交耶嗚呼哀哉人生有死死亦有生我老且病非久亦死各易一姓名各現一面目不憶昔人不談昔事忽然傾蓋而恨相見之晚者即我與公今之生庚戌之夏之相見之因也然則非一世之交作數年之合顯無盡劫之量漚花電影一笑相呈無有情可戀亦無無情可忘生死去來直至道場不移毫髮我爲公向珠江

咋更鼓波瀾更増響吝公爲我駐節少留一聽此語
亦有灑然而神解者矣尚㜪

徧行堂集文之九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理　古習　編

疏部

海幢寺募建大雄寶殿疏

嶺南之有宗門自華首老人續一綫於久墜再傳爲吾師天然和尚三傳爲阿字大師據座海幢乘宿願力以妙嚴佛事作將來眼蓋所謂法雷震地慧日中天獨匠一心齊臻兩足者也比建大雄寶殿壯麗廣博冠絕人間自王公大人以逮淸信士女無不仰承

付囑俯協經營至於十方衲子咸思竭股肱以佐心膂持涓埃而益海嶽豈非得道多助自然之符驗耶夫衆生福薄難遇勝緣天下不患無富貴之人時有建立之地而與道法常不相值卽其得失邈若天淵譬諸一種而有二田置之石田則劣置之良田則勝今使塔廟遍寓內而主之者非其類能使栴檀化爲荊棘則外護於出手中不容不出眼也佛法之寄重在於僧海幢之重以阿字大師大師勝則田勝而一切種子皆勝矣食酥而得醍醐啜茶而得蒙頂品泉而得揚子江心水弄石而得七十二峯積雪鍊金而得閻浮檀索珠而得輪王髻中之寶凡具眼者惟恐懷僧之或遲則諸檀越必有以慰吾化人化人歸而報大師每一出手中無不出眼眼各出一大師大師與諸檀越同一眼則予所相期於諸檀越豈特不住相布施而已哉

海幢寺募建淨業堂疏

釋迦牟尼如來娑婆教主爲娑婆世界人開淨土法門稱讚阿彌陀如來不可思議功德接引念佛衆生往生極樂世界若是如今教主纔開得有人開箇法門生怕將自己會下人勾引了去亦須磨拳擦掌起

些是非始得兩尊古佛一樣襟懷祇看度世之短長何分旺化之彼此淨土門說宗門脚跟不點地宗門說淨土門是權教是爲下根人無端分別海幢乃宗門道場阿字大師建淨業堂居諸念佛祈嚮往生者淨業堂裏念佛禪堂裏參話頭各以少方便疾入於涅槃元不曾分元不曾合有者道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有者道念佛的是誰無端分別卽今海幢寺是娑婆世界是極樂世界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兩點水墨一處成龍如來說三災將起佛法盡滅但有人說得阿彌陀佛四字者便稱大法師此是什麼義諸

仁者各請發心好

雷峯募建伽藍殿疏

僧伽藍者精舍之異名也其有神守之卽名伽藍亦猶以事物命官以官命族之義也述其職曰護教教故有法立法者佛守法者僧合三寶而教始行蓋與護法諸天異名而同願也西域護僧伽藍凡十八神建伽藍非一手一足之事護伽藍亦非一人之功也居於此者受其庇則思報其德爰其靈因造像設堂宇以奉之此內護外護交相成者也其爲此乞諸今之外護今之外護樂施以安昔之外護蓋所謂異時而同體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則成人之因皆有自成之果也予以壬辰稟戒雷峯預鑄佛之役越五年樂觀大殿之成又五年前殿始立猶未斷手今十六年而都寺旋菴湛公有伽藍殿之舉其上爲重閣以奉神其下爲山門此其衆不已進乎遲者時之難也其能使之易者則今之外護之力也今之外護與昔之外護為有同心卽如其自爲之必有慫湛公之望以成之速而補其衆之遲者此又予之所樂觀也

募建丹霞山別傳寺疏

諸大菩薩六度萬行以檀波羅蜜爲第一我佛度其子羅睺羅始授沙彌戒卽有勸助作福之訓法華會上爲諸弟子記莂皆應造諸塔廟供養無數諸佛乃知閉門討乾淨別有商量若是大心漢子淨智妙嚴勸者助者自利利他財施法施無二無別都不是自家分外事今釋近住丹霞見其山川奇秀與天台鴈蕩爭衡便擬梵刹崇修與雲門曹谿鼎峙自釋迦彌陀天王諸殿禪法諸堂廚庫諸寮大士藏經諸閣凡叢林所宜建置具體而微費亦弘鉅誓畢此生之心集諸外護之力其在普賢行願如海一渧千百億師子一毛頭許然卽此一渧一毛中豎寶王刹轉大法輪與華藏莊嚴世界海無二無別諸宰官長者與今釋同發一心同開一眼同出一手與莊嚴華藏世界海無二無別莪果酬因極天亘地耀古騰今烹佛鍛祖無大無小無寡無多無觸無淨無延無促無二無別都不是自家分外事因甚諸宰官長者與今釋腳跟下得如許廣濶量等太虛猶有甚從來不盡一微塵衆起冊子云御請就這裏點筆疾書多少省力

募造慈氏如來像疏

慈氏如來者卽今兜率陀天彌勒菩薩也當來下生

次補佛處自釋迦遷化之後被沐遺教發正信心行正善道皆於龍華會中而獲道果故我輩秉釋迦之法實慈氏之徒也彌勒居兜率內院現化不一其一現於明州法名契此俗呼爲布袋和尚叢林皆肖而禮之若論報身則宜華冠瓔珞表天人之勝相爲莊嚴璋特之觀丹霞建置畧有發明而吾浙洲山梅梁峯上諸吳君各秉夙願樂相成就儒者之言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巳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巳吾法門一切福田不必其一人一家之擅之也持此以往廣爲勸請隨力助喜從別傳寺而植因於龍

華會而證果冀行檀度具接引導師之德焉展轉教疊疊不倦應於菩薩聲聞而爲上首是最勝緣不可不勉也

阿彌陀如來像裝金疏

丹霞建安養寶閣奉阿彌陀世尊像設雖具久未裝金鄧君世守見之發心願合諸善信莊嚴相好昔大迦葉尊者於過去劫曾爲金師與一婦人修塔廟中金像之剝落者發願而去從此以往九十一劫身皆金色于釋迦牟尼如來而得道果諸仁者自心相好人各莊嚴纔涉思疑便成隔礙或謂此有相佛仰答

修治彼無相佛豈待莊嚴祇如大迦葉九十一劫前所發之心作何名模九十一劫內所成之體是誰造作造作既不可得名模亦不可尋方知塔中古佛覩體提持一見異見立時坐斷安養閣中阿彌陀世尊紫金光相有爲功德總向空王殿上一齊迴向切勿錯過也

募造二十四諸天疏

丹霞之建兜率閣蓋爲同願同行者結現前內院之生因成當來龍華之極果也慈氏如來天中說法諸天發菩提心入方等會行護法道作度生事此皆示

現七趣之身王持三有之業或喜或怒用災用祥舊有齋天之科儀尤爲修福之先務有緣崇飾饒益滋多予以乙巳行化穗城值山陰諸吳君募造如來已有成局而鳴玉何君秉勝上願擔荷諸天計二十四天勸請善友二十四人莊嚴功德王尊輔大稱希有緣爾時同坐海幢鷹爪蘭下予謂我輩生釋迦法中是彌勒眷屬彌勒化身在吾浙者一爲金華傅大士一爲明州布袋和尚皆赫然震動耳目而蘇子瞻夢遊西湖見有宮殿瑋麗榜曰彌勒下生彌勒之於吾浙所謂法緣深重者非耶今兜率之願方興而導首

卽吾鄕之士諸君益精勤善誘龍華會上一笑相逢
五百劫中是舊相識要不止一時一地也

募造兜率閣疏

別傳之兜率閣中奉慈氏如來而配以諸天則吾鄕
吳子梅梁領袖如來造像何子鳴玉領就諸天造像
善信大和因緣報集諸子相對慨然曰今像設欲嚴
而兜率閣未建營之敬祀而無廟養親而無室尊師
而無以爲館俾之露處於心安乎張子君體將以是
爲擔荷而自惜其于役上都也於是何子吳子議協
力共成之共合掌颺言始于迺如來冊首曰樓閣門

開題諸天冊首曰隨身宮殿得非諸大菩薩之心光
與諸檀越之心光乎之心光合而爲一有莫知其然
而然者耶因爲說偈纔開樓閣門開便見如來在處
有人折柬相招一客不煩二主帶得隨身宮殿都來
彌勒內院金繩十字縱橫界道不差一線昔須達多
造祇桓精舍兜率天宮應念而現佛記像法住世能
莊嚴塔廟供養佛菩薩像者與供養法身等無有異
諸君造像來簽而仰思所以妥斯像如爲其身計如
爲其家謀理切而事周情親而慮密仁之至義之盡
蓋福慧之所兼崇也願以此永作天人之標榜其功

德又安可量哉

募建彌陀閣疏

佛說去此西方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有佛
號阿彌陀若人發願往生一心不亂十念卽得此卽
事之談也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光亦云無量壽人
人脚跟下具有無量光無量壽不用別求此卽理之
談也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吾宗門以淨土爲權敎蓋
訶其舍已依他耳我卽是無量光無量壽何假往生
佛旣是無量光無量壽何礙往生脚跟下具無量世
界十萬億世界不出脚跟下不說往生爲不出脚跟

下說往生亦不曾出脚跟下是故丹霞雖宗門道場
而奉阿彌陀佛欲建安養寶閣敬募諸大檀越成此
勝功德聚觀世音菩薩爲阿彌陀佛長子而於娑婆
世界有大因緣觀世音日日在娑婆世界不離阿彌
陀佛面前日日在阿彌陀佛面前不離我輩脚跟下
諸大檀越能信能受方知丹霞安養寶閣在娑婆世
界中而娑婆世界與西方十萬億世界極樂世界又
在安養寶閣中不分理不分事不於理事中分遠近
分長短分自他分權實我脚跟下無如是說故則此
勝功德聚眞不可以恒河沙七寶等身布施算數譬

喩所能盡矣

募建準提閣疏

毘盧遮那如來爲末世衆生入準提三摩地現十八臂妙麗端嚴之相說過去七俱胝佛所說陀羅尼能使行者疾得無上菩提故曰佛母蓋以佛眞法性不離衆生現行無明準提菩薩爲一切佛母則一切衆生皆佛子也慈母於子無不有大祈嚮以不可即取辦故嬌子於母玩好果餌雜笑戲具無不求即無不與子之所求雖非母之所祈嚮而其眞笑眞啼幻起幻滅非取非捨皆毘盧遮那現量境界豈容分別其

間耶是故求無上菩提疾得無上菩提求功名富貴求壽考子息各以其類應之疾得所願諸子等趨一母佛母等視一子心光相攝本無間斷也丹霞奉有七寶莊嚴準提相而未有閣某惟褻越是懼不遑寧處敬告護法大檀越歡喜助成某不敢以出世佛子爲求無上菩提者世間佛子爲求功名富貴壽考子息者何也一念起處全體歸準提佛母之側全體在毘盧遮那現量之內直下迴光求功名求富貴求壽考子息求無上菩提世間佛子出世佛子如幻三昧了不可得則慈母所大祈嚮一時取辦其即以此閣爲法華等與一事之正因可也

募準提閣疏

準提菩薩者毘盧遮那法身所示現也毘盧遮那譯云遍一切處蓋以五道衆生與十方諸佛同一體性此性不能自了于是以慈威大用入無邊智行使作了因由此轉凡證聖故曰佛母佛母遍一切處佛子遍一切處是能生徧一切處者而實爲遍一切處所生遍一切處與一切處非一非二非無非有是一是二皆有遍一切處若有遍一切處者即成一切處若無徧一切處者誰成一切處此理至微祇在衆生日

用而不知遂勞準提菩薩大慈爲一切佛子作同證法身津梁耳凡事準提菩薩者靈最著驗最速以其同一體性如火入火如水入水如風入風如空入空豈猶有異同隔礙之見耶丹霞有菩薩像七寶莊嚴極爲瑋麗而未有寶閣無以稱崇事之心效供養之力慰瞻仰之願此某之慚愧林即十方檀越之福德林也陳公試蒼令南海與予生同里交同道夙植德本既流愷弟之聲上契正因不忘付囑之切問之欣然爲予作東方二士同立準提道場嶺外人嶺內土世間法出世間事有爲因無爲果一處一切處遍一

切處幸着一隻眼若涉思維天地懸隔矣

募造舍利塔疏

如來示有碎身舍利福惠羣生于是一天二龍三及八國人王分建浮圖事傳西域後一百年育王以鐵輪御宇更取阿闍世之所藏役使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徧布南閻浮界我東震旦所見所聞有十九所其一在鄮縣爲劉薩訶祈求所出靈跡震耀寰中矣初摩騰入漢與道家狮眞贋之殊五舍利旋繞空中如蓋映日康僧會二七行道以進孫權砧鎚俱陷鍛以火聚飛光上湧作大蓮花乃創建初寺于佛陀里今

報恩塔是也隋文帝内出舍利下令八十一州建塔各致奇瑞著作郎王邵有感應記十二卷時維循番得與斯盛然則嶺表雖有窣堵波或以綱維地脉鎮壓一方其爲崇重供養不已抑耶今釋締搆丹霞著有建置首重造塔良以舍利爲至聖分身不同像設借質五行假手人巧者比去冬本師天然和尚入院今年棲賢橋畔湧出舍利遣使奉迎爲此方植福時節因緣若有徵焉大悲經云我滅度後有人乃至供養舍利如芥子等以此善根一切皆得涅槃界盡涅槃際然則三寶功德不無優劣讓此爲尊豈敢不竭

盡身心爲諸善信勸請惟願思苦海之沉淪悲末法之荒穢念眞身之難遘感化跡之無偏各捨泡幻不堅之財以成金剛不壞之果此非獨丹霞一剎韶陽一郡之勝事也

募刻丹霞語錄疏

吾師天然老人自棲賢逸錄後數年法語未授剞劂四衆傾渴延首流通於是慧則鷲公發願行乞而請予一言爲先予惟祖師微言皆諸佛頂族盖於一字之下得大解脫與蒐討修多羅涉海算沙日劫懸絕如來因中曾於半偈忘身特欲剝皮爲紙刺血爲墨

析骨爲筆徧書廣布乃投火聚非徒供養要使將來無盡世間魔風不行慧命不斷耳雲門大師不許人錄其語見必呵逐而香林明敎私記於紙衣臂牖間師資道合豎拂同歸則雖於無量劫剝無量皮刺無量血析無量骨書無量偈舉揚者不盡流通者不盡而實亦有一字舉揚一字流通者老人說如是法鷲公行如是說諸檀越助如是行是眞般若勝緣不可思議功德

募僧田疏

比丘之法以乞食自活所謂以一身濟一身有一日

過一日者也菩薩以及人爲心不爲自求使法輪之轉極於久大故叢林創而乞食之塗益廣有以一人養千百僧者寺主化人是也有以一日養一日或一時者乞錢乞米乞諸供養具視其數多寡爲分是也有以一日養千百世者乞田是也檀越之法以飯僧爲田有以一日飯一僧或千百僧者比丘分衛請與特請是也有以一期飯僧者夏安居請是也有以一日飯千百世僧者施田是也世之談帝王之道先養而後教吾法亦然先食輪而後法輪故養人不成則教人亦不成一人無千百人之心則千百人不相立

一人亦不能自立一日無千百世之心則千百世不相足一日亦不能自足然則出家菩薩與在家菩薩其共爲轉法輪可久可大計當知所先務矣其初開丹霞卽有置田千畝飯僧之願毎僧一歲食田之入約五畝僅二百人而止古之人四事具足千衆圍繞今爲寺主輔佐善知識建立道場而以二百人爲限量抑何其狹劣也雖然丹霞現前住二百人卽以是爲發軔况積千百世計之少中之數多小中之方大願諸大福德檀越隨力助成法無限量人無限量時日無限量願力無限量四事具足必千衆圍繞千衆圍繞亦必四事具足誰爲先誰爲後諸檀越誠能以廣大濟某之狹劣則繼起者不患無人請以此無盡藏福田與法輪同爲無盡豈特七世生天要自一生成佛耳

丹霞飯僧田募疏

予曩爲丹霞募飯僧田僅以二百人爲率常自憫其狹劣諸佛祖說法度生惟恐其有限量輔弼叢席者以諸佛祖無限量之心爲心不敢作限量永明之衆二千餘潙山一千五百黃檗七百雲門諸大老各不下五百以吾師天然老人之道法而謂其座下僅二

百人此予之罪也今丹霞之衆日盛月增予益用內愧夫程力荷擔或不同科則供養限量可謂力窮不可謂心盡可謂一人之心未盡不可謂多人之力俱窮於是吾友願海普公更發弘誓廣募僧田以爲老人轉法輪無限量則其門下轉食輪亦與之無限量卽使衲僧雲委等於潙山永明猶是限量中事豎三世橫十方從此際盡未刧猶是限量中事予曩亦云諸檀越能以廣大濟某之狹劣則繼起者不患無人今果有此人能符此語矣普公不以予限量之心爲心尚有以普公無限量之心爲心者此吾師天然老

人之心卽諸佛諸祖之心願諸檀越同此一心也

丹霞募造普同塔疏

一箇亡僧三擔柴一段布包了臭骨頭送向普同塔裏任第一不露屍骸第二不買棺材第三不被風水先生佈擺第四不消兒孫祭祀差排從今日檀那成就喚十方衲子歸來直至千年萬代總在這裏延壽消災于是澹歸比丘重宣此意而說頌曰

眼底淸溪嶽嶽脚跟碧嶂潺潺地水火風放去火風地水收還不向火中覓活便來忙裏偷閒好箇平頭制底坐消毘富羅山大事一勞永逸此門難設常關

珍重仁人用意施于不報之間

丹霞募砌路疏

從護生隄而上盤折里餘一逕險仄此往來之所共難也欲采條石砌之直者爲塗陡者爲坡曲而下臨澗深壁削者方廣之爲臺竹垂樹覆可依而息者散布之爲磴此路法也十方之向道而來居者遊者士著之樵採者諸護法之郵書致供者寺僧行之出坡及以常住務往還擔負者牛犬之晝行狐貍猴豪豬之夜出者一道齊平無蹶趨挫折顚墜之恐此檀越成就福德心光之所饒益也昔持地菩薩自普光如來出世常於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悉爲平塡或作橋梁或負沙土如是勤苦無量値毘舍浮佛悟無生忍入二十五圓通聖者之一諸仁者道卽路義經卽徑義敎卽導義佛爲衆生作大導師乘三寶車躋三寶堦至於三寶所使無晦澀梗阻離諸迷難得大安隱卽行義卽通義卽津梁義卽接引義卽丹霞砌路之義卽任子玉書勸導之義於此一義入無量義於此一財成施義入一切法成施義幸勿蹉過

募穀疏

佛在世時諸檀越以四事供養比丘僧四事者飮食衣服臥具藥餌也法運當末比丘僧修行澹薄檀越家信嚮亦澹薄二時粥飯且戛戛難之或一二人有知交親厚則衣服臥具藥餌不致乏絶若發等心向叢席盡形壽供大衆者未之前聞則今之四事已缺其三卽如飮食一事穀不自熟以付司米者有礱有舂以付司食者有水有火有菜五種上味油鹽石蜜酥糖酥蜜旣不可問糖并常用油鹽兩者亦未易開口向人無論四事闕三一事中已逸其半僧家果腹所求簡略如此而艱難如彼豈能不一念邪令釋初

建丹霞未有常住資糧山場荒遠無緣持鉢自愧薄劣不能如牛頭嬾融肩挑石二腰纏八斗往還供衆日日一般欲使免於饑寒中心如擣茲敢商諸仁者且圖最先一着計人食一升以百人爲率日得米一石歲須米三百六十石計用穀七百二十石更欲仿預備倉法使有一歲之儲封之一所每歲所乞以新易陳非遇大祲無得擅動則豐登有飽滿之歡凶儉亦無頓仆之患此賢人君子所樂爲助成者也夫清淨伽藍安心辦道爲吉祥善事福德良田若乃辜負檀那亦非拋撒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今釋巳與

大衆共勷之三事得全非吾敢望一事僅半此足爲務同願慈悲各行喜捨

乞衣疏

向丹霞山成苦行頭陀晝則作務夜則坐禪祇是一具嬢生袴夏苧冬綿都無給處苦硬淸約之風蓋不愧孤峰獨立矣予忝爲監院六年奔走一鉢中除經營土木外欲使大衆足食猶岌岌見難豈能令之足衣那本師天老人深用憫惻思有以輔予不逮而願海賢公首應此命伏惟仁人君子施德于不見報行慈于無所緣俾吾山道流不爲祁寒暑雨所虐則此行也必有以植檀越之福解敎王之憂雪監院之恥矣夫專取仁義古人所訶十方叢林共修供養人人有功而一人獨有過亦予之所樂觀而不厭者也

乞米疏

丹霞僻在深山叢席方建吾師天然老人以三十年大善知識闡揚最上法門衲僧鱗集景從蓋巳臥難給席食難滿鉢矣道流初無多求二時粥飯不宜零落吾友某某上座發爲衆之心爲乞米之手此饑溺由巳財法並轉之時也諸仁者佛說五施爲食因緣所謂施色施力施命施安施辯是大福德具五施能

當識五施所所謂施遠來者施遠去者施病者施饑餓者施知法者施之不敢以輕則施之不敢以緩也丹霞爲知法者而人多食少不免并日之炊可謂病矣化主之至爲遠來其歸爲遠去豈得不施既得所施之人還具能施之福色力壽命安與辯世諦第一義諦單放雙收豈得不施諸仁者從此下一粒種子在成佛度生田中粒粒成佛粒粒度生展轉無盡如南閻浮樹子細不及巨勝三之二而歲所結果大如盎多乃至數百萬斛歲歲如是子旣成樹樹復生子樹樹如是皆實事皆實理幸歡喜信受勇猛廣大互

相勸發丹霞一粒米不致拋撒諸仁者萬年糧卽此收成亦實事亦實理也

乞油疏

丹霞所供諸佛菩薩燈明二十餘琖比丘僧所用燈明倍之所食又倍之常住經營仰藉檀越此潤澤光明之所自出也某某禪者以恭敬三寶故發願供養作油化主雖修自己行門悉赴諸檀越福德之海昔我釋迦世尊於過去二劫爲牟尼女子見聖及比丘求索酥油及諸燈具心生敬愍便行給足令免馳鶩爾後殷勤常送不乏聖及比丘成佛號曰然燈牟尼女子補處卽今娑婆敎主也日月照露現燈照覆藏大小雖殊功能不異如日月天子皆由冥設光明於佛菩薩君父師僧而得福報諸檀越勿謂施油爲微卽今念念信受念念喜捨若老母一燈迴越阿闍世王百千萬燈大目犍連引諸毘嵐風吹不可滅非異人事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乞鹽疏

人一日約食鹽五錢每歲食鹽約十二觔丹霞三百衆幾食鹽三千六百觔矣空山寥落無錢可買往往食淡此供養主所深自刻責者也人不食鹽則跗尰痞結發躁蓋失潤下之助一水大不調則地火風三大俱病願諸仁者以施鹽施我無病亦能爲諸仁者增上和合福德之緣何者一切人依食而住食依味住味依和住與一切人無緣者對之索然以爲無味便各散去亦曰不和然則施人以味卽是一切依住之因有人有土有財有用理不必深事不必難有智之士於此一施鹽得無量攝受護念安住衆生三昧

虔州重修光孝寺毘盧閣募疏

虔州光孝寺建自李唐像設甚古冠絕今時先朝頒賜龍藏旁有廉泉東坡詩刻猶存蓋名刹也烽火支離王者無力日就頹廢毘盧閣下兵子寢處男女雜居龍象飲泣予過而悲之主僧照序援道悟入居天皇故事爲靈鑒之請予方執役丹霞未有以應也既念其誠懇適門人海月傳岸共發爲道之念乃命協同照序經理寺事使焚修不墜接待如歸以竢時節因緣之至嗟乎世衰道降僧雜而信虧諸子以光孝屬予謂予有一日之長薄負時名庶可以呼召同氣共作莊嚴耳夫佛法至大非論出身一部五燈擔荷如來者實且不立而况於名若乃興福崇善在邑力方剛之時行頭陀行使一切人乘菩薩願輪而出苦

海皆入不思議功德聚中無少無長無文無質無貴無賤但依因地而成差别凿子誠能以菩提心行菩薩道絕去身見命見服勞忍辱廣大以待人清淨以律己堅固久遠以持行願佛祖必降鑒龍天必加護宰官長者必歡喜信向卽此便是時節因緣當有不待予至而寶坊湧出者諸子勉之時海月比丘進日毘盧閣上法寶所存失今不修立見傾圮願師一言請充化主之役月蓋深信因果向上修行士也予嘉其志卽次其語以質諸護法

泰和縣重修大塔疏

顔孫悅孔明府治西昌之四年政既報最乃謀重修古地藏院塔蓋爲此方興利也利之大者使人文蔚起甲第蟬連西昌向有三狀元四閣老今科名何以落落晨星耶塔之製合於堪輿家所謂文星貴人者又能催官不可不亟圖也塔建於宋下有佛舍利建炎中燬於寇紹興癸酉見影于院之東南倒挂垣上層級分明觀者駭歎乃復其故元至正復燬今復燬無燬者亦無復者其有待于明府是明府之福德因緣也修營喆費明府捐祿入任之第以募鐵萬觔與地方之人爲善衆輕易舉予知其樂趨恐後也諸佛

菩薩能福人初非有意譬如全體是寶人近之觸手皆是不知自體全寶自求之亦觸手皆是明府此見不必從諸佛菩薩起然爲此方興利則其自體福德之寶所現爲諸佛菩薩之所深許者也予故歡喜讚歎而爲之引如此

首山大悲閣募造千手千眼菩薩寶像疏

首山主人中千師建大悲閣於舊陶菴放生湖中蓋以菩薩不思議神力爲流水長者證明閣既成未有菩薩像于是其上首弟子見見智副寺天楷端直歲發願乞諸護法樂施共成請予一言予曰甚善昔有宰官問一老宿大悲菩薩用千手千眼作甚宿曰祇如朝廷用大夫作甚叢林締搆非一手一眼事合衆手眼以成一手眼此一手眼與衆手眼各不自有其手眼所謂善護念善付囑諸菩薩也諸仁者能發一念隨喜心行一日檀度事以一手眼成就千手眼以千手眼迴向一手眼皆在菩薩不思議中放大光明入此大悲閣作大莊嚴覆蔭功德而於諸仁者本來手眼不以施故減一分但二予亦不以乞故減一分當知大悲千手眼中各各具有諸仁者一手眼諸仁者一手眼中各各具有大悲千手眼特未能直下相

信遂致疑礙多端耳諸仁者各請出一隻手看手手
有眼且看大悲菩薩一千隻手手有眼若揩着拳
頭便失卻眼然雖如此正當伸開千手放開千眼時
忽有一箇揩着拳頭且莫蹉過

募修錦石巖疏

錦石巖爲仁化勝境臨江枝地峭絕躋攀一徑盤折
因巖爲殿深廣平正爛如散綺士大夫至韶石者必
過而問焉舊有官閣僧寮頹廢已甚寺僧某發修復
之願乞言於余此巖別有一徑踞山之腹則天然巖
最上爲海螺水簾等巖古穰鑑湖李子方以屬余別

別傳寺爲靜修之所則與此巖同山下鄉豈分秦越
願諸仁者各發勝心而爲佛事使寶地妙巖名山增
色舊刹新刹鏡像交光上方下方鼓鐘互答皆功德
海中一段清絕波瀾烟霞丘壑重重涉入當有倒屣
傾囊之樂耳

乳源縣募修觀音堂疏

余以丹霞道場有事營建訪吾鄉端崖裴侯於乳源
薄莽抵觀音堂王僧融一蕭然相對蓋單丁獨汲亦
有年矣實地自修旣乏求人之巧朝不謀夕殊無拒
客之譚雖宿草次余心安焉因語侯莊嚴三寶所以
莊嚴自性酬因載果故不待言卽僧寺凋零亦見井
里蕭條之象非美觀也昔子瞻正輔曹谿相見遂構
一菴名曰蘇程吾兩人相見實在此堂今院落不完
接待無地不妨捐廉槖之餘增葺數楹爲端崖澹歸
一段話柄是舉也具有四善功德之勝遊覽之美雲
水之福田桑梓之雅論可傳可法諸有士民植衆善
本發隨喜心者從賢父母之後各出一手共襄厥成
他日有以寶坊湧出相聞者長老峯頭別有墨濤飛
下增邑乘風雅波瀾亦未令雲門雙峯寂寂笑人也

南嶽方廣寺募修法華堂疏

古之建立梵刹者僧集衆多則別設衆多堂以處之
其堂或以大乘了義經爲名令如是僧處如是堂誦
如是經皆所以成德育才不乖從上修行之旨南嶽
蓮花峯之有方廣寺寺有法華堂蓋同此制於古刹
而見古人之心甚盛及其分析而居而方廣之風規
已窄又當兵燹之後而法華之堂搆無存寺僧海林
欲復此堂不遠千里乞余爲引余方締造丹霞於諸
經堂之設蓋有志焉而未之逮遂不辭饒舌願宰官
長者各發勝心而成就之語云造新不如修舊爲人
勝於自救余雖造新不遑自救不了然古在足矣今

日分一㯓與法華堂使居此堂者見古人之心而得方廣之舊白毫相光徧照東方萬八千世界過去湧塔現在分座未來授記作許大佛事起視吾舌尚在不舌故在也

重修楊歷巖疏

楊歷巖爲雄州勝境澄公禪師真身在焉予嘗一登謁覽其洞壑奇壯蹊徑幽折林木邃密龍潭之深峻雨華之秀拔大小蒲團石之譎詭所謂名下無虛也聞昔於巖前建道場雲集千衆今荒落已久未有乘願而來頓還舊觀者豈可使翬飛絕巘復委之寒烟

衰草耶任持老僧來自關東久遊叢席宴坐於此逮二十年懼其廢也謀所以衆之予以名山爲一郡之望往時雨澤乞靈此地而大士遺蛻尤爲吉祥之聚香燈嚴潔福利所歸緇流處之外現清淨內蘊深微賢士大夫聽政有暇時藉林泉發其高遠之趣則神智相資不妨與選勝問奇者名詮詩筒解衣磐礴若使一望荒涼殊敗人意則兹巖締構固不可以或已也

潮音堂緣疏

水南石角天妃宮建於丙午歲信士謝同芸合衆力而成者海窖上人實司香火同芸等更爲造觀世音菩薩像欲構堂以奉之使佛法有所著僧之居者行者有所依蓋上善福業也天妃出莆田林氏顯靈於江海之間威德最盛觀世音以三十二應現隨類身施衆生無畏若爲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念菩薩名輒得安隱如是則天妃之所行得觀世音之一體即以此一體發天妃之全用復以此一用泯觀世音之全體豈非隨類身中觀世音現天妃天妃亦現觀世音之明驗耶菩薩不捨衆生救災恤難如母憶子而子不常憶母故菩薩之心光及衆生而衆生

之心光不接菩薩今於風浪揭天危急存亡之際念觀世音則觀世音應如響念天妃則天妃應如響此衆生心光與菩薩相接之效也世之人信有佛法則必念觀世音不信有佛法亦未有不念天妃者菩薩於衆生故不以信不信異視則觀世音之與天妃同一願處同一行處同一住處真可以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矣請諸仁者速成此鋪功德

雷峯募營建錢糧疏

雷峯梵宇肇於唐初地處荒僻法音鮮震自吾師天然和尚居之始造釋迦如來金像一軀端嚴妙麗冠

絕嶺海大殿雄傑亦與相稱既而復造慈氏如來居
前殿臨清流蔭茂樹望之者疑為飛樓寶閣從地湧
出蓋幽棲之勝域也然說法坐禪飯僧諸堂香積常
住修廊所繞剎竿所豎一切未備孝廉唐君樸非才
存穎脫力稟空王往來此山咨決心要愁然憂之以
為如人一身胸腹昂藏四支猥陋不足自舉無以宅
師象震鼓鐘慰現前之仰瞻垂將來之模範其若付
囑何於是謀諸同參身任勸導此無他個願所激一
體相關以不忍恝之心行不可已之事也惟護法宰
官長者念法輪所由轉福田所由開凡有為功德之

所自生即無為寂滅幢之所自立寧無與樸非志同
道合者昔須達多於七日間成祇垣精舍大房三百
口禪房靜處六十三所冬室夏堂各各別異理固宜
絕茲欲積數歲之久為眾手之擎使寶林載湧華雨
隨飛敬悟俱發全登道岸亦非亡望之功捕風躡壁
之舉成此巨剎鬱為化源其藉手最勝檀度舐筆研
朱礱玄石以隨王巾之後所額俟之矣

海幢寺下元解厄道場募疏

大地含生隨情則墮貪羅水厄喧被火災饑饉之苦
兼攝於慳刀兵結禍以酬其殺業力所招僅稱花報

死不徑死後浪即是前波生不徒生抽條又嘗結子
相續未已自作難逃我佛興慈廣行升濟即如水方
出地勢值滔天江湖雖無害物之懷舟楫忽起殺人
之釁骨肉既已飄零神識未能解脫隨風仰覆逐浪
浮沉不睹光明長淪黑暗茫無依倚永受饑虛嚴霜
夜月冷徹骨於波吒爍日蒸雲痛糜肌於舂擣魚鼈
伴其癡迷蛟螭迫而悲嘯夜叉之所搏噬修羅役以
驅馳遂致永劫無登木之歡亦或得替有及瓜之慶
四王教囚陷人為利虎倀導虎飽肉斯飛亦似和合
三緣不覺俱收一網其餘諸難準此堪嗟自非十力

威神豈克赴機哀救近者三山海口覆溺六百餘人
仁人為之惻膺開士因而發願擬于海幢禪寺啟建
解厄道場以阿彌陀佛降誕之辰誦妙法華經放光
之品時則梁皇修懺大士現身施斛食以賑饑流水
燈而破暗新鬼之涕雪舊鬼亦藉以超輪已溺之罪
消未溺者因之斷結業定不定飛光怫利之中緣生
未生趺坐蓮花之上請諸檀越為集勝因隨力助成
逢人勸導波翻苦海化為香水清涼雪湧愛河變作
道山高廣嗚呼升沉七趣祇在一心報化三祇全憑
六度勿謂解囊善小除慳即拔貪根還看利物功深

隨喜便成樂國共行菩薩度生之路總入如來大覺之門舉手證明至期迴向謹疏

丹霞募盂蘭大會疏

丹霞建立七年未嘗募人作佛會蓋重法宜然也吾儕比丘於一切衆生先發大悲心然後藉十方三寶加被升濟幽明謂之菩薩行願是故人地與時三緣闕一則法不行丹霞七年不作盂蘭會而一柏雙監寺勸作於今年亦三緣始合之驗也夫山水崇深萬靈斯聚舉揚最上名聖道場此地勝也十方淸淨僧所依止多慧解脫而天然老人懸寶鏡三昧提衡佛

祖爲作證明此人勝也秘重既久悲行日增以一旦之心出多年之力如積闇而明積枯而潤此時勝也三緣既勝法寶已具孝子終身之慕入於其中一發纔投大地火發業力雖厚若燎鴻毛即以釋尊威德目連神通猶供自恣之僧伽拔七生之父母此非往事亦非小緣蓋吾丹霞以佛事教孝者至此而見一柏共不負於大悲心使乎

龍護園勸誦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疏

吾法建立道場鏡燈互映鐘鼓交參香花嚴淨六時行道無日間斷以報諸佛之恩植檀那之福龍護幸已告成風規不宜荒惰院主毫現端公來白曰淨瑠璃國藥師瑠璃光如來以十二微妙大願度有情日光月光二菩薩而爲上首十二藥叉大將而爲眷屬使一切衆生無病無惱斷九橫夭得大吉祥生其國者七寶莊嚴亦如西方極樂世界請集淸衆結長期以修勝業予曰甚善天峰凌水之人夙植德本今太守陸公敷政十四年熙然如登春臺如遊化人之國一時同事諸公騎麒麟翳鳳凰不務摧擊而予斯人以安隱者非即經中所稱救脫大士者耶誠以此法寶更藉十力益扇仁風琰摩之使永絕侵犯眞護

法樂有至意公其無憚勸導因書此語用助發機

會龍菴募金剛長期疏

世尊於祇桓會上說金剛般若蕩相破有爲教乘頂族凡受持讀誦者威神感應不可思議雖更僕未能悉數吾友雪木毬公從丹霞侍寮出主會龍下院思爲韶陽植福募金剛長期即以鉢中所獲接待十方予聞之加歎一切法無過成就他人消歸自己即如居士出手倩人誦經得自吉祥衲僧出口代人誦經得自飽滿纔欲成就自己便須成就他人纔說消歸他人早已消歸自已天下無人外之我則我見何存

無我外之人則人見不立人我之見旣融則衆生之紛自息衆生之紛旣息則壽者之執自亡此可比量而知不勞積久而證非空四相而爲無亦幻四相而爲有莊嚴滅度本無作者而無有止卽今有一種閉門誦經自家作活不如到會龍院裏幇襯雪公居士出手奉法而得齋僧衲僧出口報恩而兼接衆一粒種子兩樣收成如此福田眞爲上產諸仁者從此識取四相不妨熾然建立化作百千萬億慈悲喜捨方便成就之門一一消歸自巳總不干他人事則無我二字皆爲蛇足耳

爲湛西上人募五百鼎鍋疏

南嶽湛公老病欲募鐵鼎鍋五百口爲閬山任靜僧結緣此化士之韻者余猶記石頭志任菴偈云山中任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釆露讀此如見茅蓬裏地爐邊一箇鐵鍑子罨糙米飯堆堆地坐過一生也吾法門有一種漢向十字街頭建大道場要鑄千僧鍋有一種漢向深山窮谷獨行獨臥只要箇小鼎鍋這兩箇漢從古至今和合不得湛公卻將一隻千僧鍋變作五百口鼎鍋使知法無一向分合在緣若也獨事而牆因噎廢食有什麼共語處願諸善信隨喜見聞助成此舉忽有人要將五百口鼎鍋變作一隻千僧鍋又有人要將千僧鍋只作一口鼎鍋更有人要將五百口鼎鍋變作五百隻千僧鍋復有人將這許多鍋子一齊打破還合得湛公意也無若合不得辜負湛公若合得辜負四箇漢且看澹歸下箇注脚丹霞山助鼎鍋五十口

募建海幢寺疏

道場之興一因人二因時三因地海幢之地帶珠江一水近城郭而不囂入山林而不僻潮汐吞吐峯巒照映烟雲浮沒勢高顯而形平正曩僅一小院自寺

同門阿字無兄居之次第擴充將及百畝寶樹琳宮對五丈旌旗而競爽石門香浦拱七重欄楯以稱雄此地之靈也無兄利根上智具宗門爪牙電轉飈馳不留朕迹甫成童給侍吾師天然老人稍承指點便契本心孤身一鉢走萬里訪剩和尚于千山復泛海覽五指之勝發爲詩文氣格峻壯波瀾老成廿八而得法三旬而首衆勞形厲志行菩薩道亦人之傑也然而建立巳及九載大殿猶未畢工山門猶未起手後之重閣旁之僧堂一切圓滿規模猶未擘畫豈肇始時終尚遲迴而有待乎憲長佟公夙植善根洊登

膴仕明刑弼教懋著勳庸念三寶之當崇憫獨力之難措命疏短引特借大聲以告諸同受靈山之囑者于是某避座合掌而颺言曰猗休哉夫道場卽有三因然而時一地一人處其二一者內護吾儕比丘一者外護國王大臣宰官長者內護乘地外護乘時譬之高原平陸物產攸宜然無日月風雲雨露雷霆之力不可行四令而生萬類是故地主靜時主動內護之德柔順外護之德剛大得剛大以乘時乃能濟柔順以乘地始足以見高明博厚作悠久之觀今日之事佟公倡而諸君子和非海幢人全時至之大機會

哉夫起敎于微與人爲善以陰翊王度古賢士大夫之所盡心若夫點綴江山藉登臨勝槩以抒寫風雅則名士襟期與高僧標致要自相發斯舉也不必侈談福報淬我太淸祇桓七日忉利六天于且拭目以樂觀其盛矣

棲賢寺募建大殿疏

廬山古刹以百數棲賢獨以窮著其說傳於辨首座若是乎棲賢能窮人營之於詩也歐陽永叔曰詩非能窮人蓋窮者而後工辨又曰身窮道不窮夫道不爲窮解嘲而窮亦不爲詩市德則二子者皆擔板耳

自有棲賢以來宗門之傑出者任持凡九人今代則吾師天然老人居之窮如故塡以付石鑑覞兄窮亦如故窮至於無佛殿此窮之極則亦道不窮之左證也雖然窮與不窮非道所存今將舉所無之佛殿轉而爲有幷其擁衛佛殿前後左右一切莊嚴寶坊湧出以爲道不窮之左證適以爲窮之極則則諸檀越功德不可以算數譬喻而盡何也諸檀越是佛殿非棲賢所有是棲賢佛殿非佛所有是諸檀越爲棲賢佛殿非諸檀越所有是諸檀越所成棲賢佛殿非棲賢所有皆不得而有皆得而有是故皆窮皆不窮不

窮非道窮非詩道亦可解嘲窮亦可市德于請爲棲賢慶讚立此四諦曰窮不窮曰不窮窮曰窮窮曰不窮不窮諸檀越一諦有四諦四諦無一諦各以無量恒河沙七寶布地不得動着

丹霞乞布疏

人生赤骨力地來亦骨力地去惟寒暑到時不免回護世間冬裘夏葛而空山道流衣不蔽體此仁者所共生敬憫也於是某甲上座抱册沿門爲衆乞布丹霞約三百人每四月散苧十月散棉多則四丈少或三丈力作之僧僅堪補破然猶未易言之赤骨力地

境界雖則時時現前不知冬裘夏葛亦時時是赤骨力地境界諸仁者上古裸處有菩薩化身爲蠶吐絲成帛衣被天下以皮爲麻以脂爲棉剝壓抽煮恭行檀度種性旣傳機絲不斷賤丈夫者登壟斷而取之以招集白面諸郎細腰諸女上淸童子孔方先生嚴爲關市不放出入於是富者有餘貧者不足空山道流至於絕分復有菩薩化身爲白面細腰先生童子種種變相入其庫藏出其布帛以衣被此絕分之徒亦令蠶身麻身棉身相續菩薩各獲最初本願此菩薩如幻三昧得意生身如是廣大如是自在在諸仁

者一舉手閒某甲一肩擔負得來畐塞空山一切寒暑都不能到切忌作赤骨力地想

丹霞盂蘭盆會疏

昔大目犍連欲救其母不可得乞哀於世尊世尊敎以僧自恣日設盂蘭盆供能拔其母之苦亦令後世人子舉設此供能拔其七生父母之苦吾法以度生爲大願船叢林每夜行蒙山小施食濟諸鬼趣之無主者謂彼已無主則我卽全主彼若有主則我不全爲主非以限有主者之鬼蓋以度爲主者之人也是故僧自恣日必勸請諸孝子各發懇惻之心出供養之力以報其父母則爲子之道盡而爲親之望益慰矣若敖氏責其子曰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彼欲自爲主者豈知其有欲食而不能來之事耶彼不能自主則求之子子復不能自主則求之三寶丹霞歲歲舉盂蘭盆供不徒送鬼趣之窮又以開人道之正夫使孝慈之風藹然而興王者所以治國平天下亦將有賴語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設此供者以之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勸設此供者以之

龍護園盂蘭大會募引

盡天下人無有不孝者或一時觸忤皆爲習氣所障動於不覺習氣無根不覺亦非久當其旣往卽愛敬之情油然而生特未有因勢利導與之爲長養者耳目連有救母之事世尊說盂蘭盆經傳之至今使盡天下人同入孝道叢林於七月之望歲歲舉行無有一人不歡喜悽惻思報其親者夫其親旣亡非有形聲之警吾法至弱幷無威令之驅然而踵纔及門心卽隨發此以知愛敬之情本具而一時觸忤之無根也人不能終身爲孝子亦可一日爲孝子終身爲孝子僅訓一世父母之恩一日爲孝子乃報七生父母之德非我佛深慈烏能開此方便易簡之門長養愛

敬歸於大順然則爲人上者舉欲敎民以孝勢不可家至而戶曉則此會也猶足以陰翊王度歟敢以是爲龍護中元之助引

重建會龍禪院疏

予初入丹霞即有營建會龍接待十方之願時太守趙公已爲開疏而王僧不能奉行遂以中輟蹉跎至今每抱缺陷之感頃同參雪木出主斯院發誓莊嚴與予初心若合符節此亦時至事起人傑地靈之證也夫一切土皆佛土然必莊嚴一佛土以爲表示而後一切土知有同歸是以菩薩所到必具華故鼎新

之作菩薩有二一在家一出家在家者諸天人王文武大臣信男信女乘廣大願輪而爲外護出家者比丘僧等持清淨法門而爲內護非內護則心不易生非外護則力不易行予於會龍莊嚴之願遲之八年而行之今日豈非恃吾現前外護皆有水乳之合而內護亦能心心相印可信可使則一佛土中實爲一切土普現華藏世界不僅四天宮殿照耀韶陽伏惟大心檀越歡喜成就

寶蓮菴募造香像引

黃梅五祖寺有別院號寶蓮菴菴僧常修發願造香像四一曰釋迦如來一曰文殊一曰普賢一曰韋馱尊天與予邂逅端州請以敘語先之如來昔有遺記世界壞時惟栴檀像不爲劫火所燒則諸善信福田亦惟栴檀像爲最久也優塡王所造第二尊現在震旦一切世界有無量世界圍繞一切佛有無量佛菩薩圍繞一切栴檀像亦有無量栴檀像圍繞常修與諸善信時以妙花飛行供養栴檀像已還至佛所恭敬圍繞至最後佛如一念頃復不知何者是劫何者是火何者是壞不壞若於此未能信樂更向黃梅寺裏着槽廠去亦太遠在

會龍菴乞油引

油之爲用施於燈則暗者得明施於食則枯者得潤潤至於雨露明至於日月則化工之福德非人可及矣然當晦蒙而出一綫之光值結澁而下數滴之澤其相濟之功亦與化工等會龍爲韶州接待十方院妙湛比丘發願乞油上供諸佛菩薩所謂日月燈明一號同稱義固了然至於給香積成上味以奉往來即五湖四海之僧均得沾濡譬如泰山膚寸之石出雲不崇朝而雨天下於此一油中具化工之福德諸仁者但起一念歡喜恭敬可操券而取予敢爲保任

也

無着菴募誦華嚴經引

白誦華嚴勸人誦華嚴供養人誦華嚴一箇得兩半兩箇得一半一箇得兩箇乃至百千萬億箇百千萬億箇得一箇在此會中重重涉入無主無伴無偏無全纔落思惟便成滲漏諸仁者見無着菴化比丘尼一問即點頭一點即出手許汝立地面覲毘盧遮那如來切忌作誦華嚴勸人誦華嚴供養人誦華嚴想

募修造錢糧疏

別傳營建近十年所其當成而未成者未易枚舉吾

友某上座欲持片舌而作佛事勸請有緣葢莊嚴無上道場必具非常信根毫髮無疑入大迴向於其中間一椽一瓦悉具全體梵刹福德以相荅何以故心力全故今之人不說有心惟說無力諸仁者心到力到無大無小此寺如上則田化主如老農持冊到門如三春時雨善男子善女人一念歡喜如嘉禾隨分行施如布種子直至成佛惟見長養成就碩大充滿決無敗壞不實之相別傳一坐具地全體十方諸佛國土亦無彼此遲速當知行此一步頂化主與諸仁者已得道竟已度生竟我爲保任不說無力惟說有心心全力全無大無小故

又

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里又曰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夫弩力雖盡尚有欲穿之心而半塗難畫寧無可賈之勇予建丹霞十年願行未竟老景相煎病魔復逼怕有不克終之懼弟子漸登欲以頭陀行乞輔其不逮此意甚善夫福德無遮譬之衆流同歸於海海不自見其大流不自見其多予以一身行一路所與諸上善人結緣者亦少矣恨無分身之通而漸登遂爲化身之一漸登之身非予之身而其心即予之

心諸上善人之行檀有異流無異海也一切聲聞所變化人不能復化人惟佛所變化人復化人無窮無盡予故佛之化人漸登爲予之化人諸上善人於此一舉手一開口皆爲佛威神之力以聞傳聞以見傳見如火傳薪徧滿世間無不傳者回視予之以一身行一路不益廣且大耶諸上善人更一返照即千百億化身不出於一念頃予雖老且病猶可舉鐵如意打唾壺口節壯心不已之歌也

陸孝山太守祝壽疏

丹霞山別傳寺某等稽首和南敬白本師和尚釋迦

牟尼世尊十方諸佛十方諸大菩薩摩訶薩十方賢
聖僧此廣東南雄府知府平湖善男子陸某於丹霞
建立同行同願自諸佛菩薩殿堂山門僧舍飯僧田
及一切護持勸導如其心量克盡而止我同住比丘
得安居法修治道業一念來處無不讚歎此夏第四
白月九日是其降生之辰謹集淨侶禮千佛懺施斛
食仗三寶力爲此廣東南雄府知府平湖善男子陸
某於夙所聞熏般若速得濬發消一切業垢集一切
福智一切祈嚮國所行處家所行處悉得如意無所
障礙某等所有少分功德并爲檀越迴向伏願本師

和尚釋迦牟尼世尊十方諸佛十方諸大菩薩摩訶
薩十方賢聖僧證明加被慈愍故慈愍故大慈愍故

爲陸未菴太翁禮懺疏

彼有南雄府知府善男子法名今亘陸世楷本籍浙
江嘉興平湖縣於今甲寅四月初一日奉其父敕封
弘文院中書舍人未菴府君濬睿之諱某等於世楷
即法喜素交世楷於別傳爲護念大士閱十三載無
有間然倏抱終天之恨未成入地之逼一體具有同
悲五眼知無異覩謹於本月日雲集淨侶禮梁皇寶
懺三日施瑜伽法食一壇伏願十方諸佛十方諸大

菩薩十方諸賢聖僧同時證明同時加被使濬睿獲
人天勝處種安養之因世楷慰父子深情悟解脫之
理迴白毫少分之光作丹霞全量之供一雨所沾八
風不動福田盡闢智種俱圓

徧行堂集文之十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理　古習　編

疏部

募造觀世音菩薩寶像疏

會龍新殿成遷奉釋迦如來舊殿擬奉觀世音菩薩衡見院主謂像設未稱將乞諸善信更造莊嚴一軀而請予爲引予惟菩薩威神赫濯豈俟沾沾今於五濁世中勸導不休蓋體菩薩悲願菩薩云持我名號與持六十二億恒河沙法王子名號正等無異則造

菩薩像與造六十二億恒河沙法王子像亦正等無異田家豚蹄盂酒作穰穰滿家之祝所持者狹所望者奢不免爲淳于髡所笑髡故齊之鄙人使知一分福德有六十二億恒河沙分福德自當杜口終身不談亦宜攘臂攖之恐後適以此爲檀越勸請豈待詞之畢耶雖然較量於所持所望之間屈抑菩薩即菩薩甘之埋沒諸檀越想檀越中應有不甘者是又予所祈額以望也

芥菴盂蘭募疏

孝子之報親至大目犍連止矣拔無間獄中而登之忉利之上雖配天之義不越此矣仁人之錫類至於佛止矣以目犍連之故度其母以其母故度一切人之父母又各及其七世之父母雖九廟之享不越此矣故盂蘭之供流及於今有仁人孝子之思無不同此所嚮茲芥菴於是有中元會延清衆禮皇懺施瑜珈斛食盡三寶之量升濟幽冥蓋上同於佛之心目犍連之心下同於今之善男子善女人之心固有求其異而不可得者世典有曰天下豈有無父母之人哉夫安往而不同凡願薦宗親者幸各題姓名於後

芥菴萬人緣引

一方之有道場爲一方光明幢爲吉祥聚爲功德林爲智慧海導師爲播種一切聖賢田畯故自梵天人王以至非人於其國土各有建剎誠重之也芥菴草創迨五六年仗諸檀越之力佛殿既構矣近者食堂廚庫方丈各寮漸欲落成曩來延僧誦金剛般若一藏漸欲圓滿當禮千佛寶懺施斛食爲諸檀越迴向而工作未竣錢穀時匱則善成善終之難也今將結萬人之緣人施三分鬮衆擎之舉以訖爲山九仞之工蓋利益一方開其因地如來方便莫尚多多則此萬人者不待傾囊破產而見光明幢入吉祥聚遊功

德林度智慧海獲一切聖賢果其本甚微其末甚大夫貧女以數十粒米變海衆飯皆成金色而世尊度生至不可說不可說轉微塵數佛刹猶未有已由此言之成就芥菴三分不爲少而芥菴之所成就一萬人不足多也

無着菴大悲殿緣引

觀世音菩薩過去如來不居佛位於一切世界現一切身入一切類度一切有情皆自大悲流出以一手眼化爲八萬四千手眼八萬四千手眼不異一手眼各各一手眼中具八萬四千手眼蓋非强爲大悲心

量本如是故今以千手眼約大悲菩薩相好畧舉成數若識此大悲心量不特觀世音菩薩有如是手眼一切有情無不具有如是手眼無着菴王勸請諸檀越莊嚴香殿承事供養祇貴諸檀越各出一手眼合着大悲千手眼大悲千手眼不出諸檀越一手眼而此一手眼各各具有八萬四千手眼菩薩不多諸檀越不少菩薩不奇特諸檀越不平常菩薩與諸檀越互爲種子互爲現行互相發起互相成就菩薩不先諸檀越不後無着菴王借此香殿爲諸檀越赴此時節因緣諸歸爲無着菴王通此消息皆非强爲大悲

心量本如是故

廬山開先寺重建天王殿引

開先寺爲匡廬勝地簡可聖無兩上座入嶺問緣蓋欲重建天王殿也須彌山半四天王之所都其東曰提頭賴吒南曰毘留勒叉西曰毘留博叉北曰毘沙門王各有九十一子八大將軍統諸鬼神巡視方域上以忠於帝釋下以仁於庶類佛所遺囑敬恭三寶顯正摧邪我梵刹奉諸大雄殿之前示作外護標榜蓋四王現菩薩願輪如是然則建此功德亦諸檀越示作同外護聲氣與四王各現菩薩願輪如是耳兩

上座入嶺踰一載落落未有合不自退轉屬予一言予言不足重獨念開先以天王殿遣化人旣無處問緣只向天王索殿此洲本屬增長王粤東自其管轄望空啓告直敎南天門下第一員天將耳熱便有捷旗好信何以故因地而倒依地而起離地求起決無此理此天中語持去天中塞卻口門勢難迴避

丹霞修造募疏

某建立丹霞閱十一年承諸大護法加被已有成局所欠者合尖耳去春抱病自分溘先朝露不能卒役今愈矣若負此餘生歸於懈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亦非僇力三寶之誼所敢出也今於舊所發願減之
又減除功費太繁一切停止外如戒壇普同塔殿閣
諸迴廊等項約數百金便稱圓滿仰白於檀越之知
我者多少隨巳分合隨人如幻三昧譬如畫蛇添足
固非欠尾亦不是旣有我輩如幻之畫現丹霞如幻
之蛇便有如幻之首尾析如幻之是非世諦成虧佛
法少剩非一義二義請檀越入此如幻三昧作此如
幻了因滌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亦
非別有想能欣然相過於意言之表也

金剛長期緣引

予初爲雲木院主出金剛長期疏轉盼便巳三年今
爲衡見院主重宣此義亦不外念經接衆一箭雙鵰
之指皆檀越所曉無煩饒舌昔有善書人向空中書
此經一部其地從此滴水不沾每大風雨村中樵牧
如得華屋適梵僧過而歎曰此有金剛般若諸天以
寶蓋覆之耳惟願諸仁者向會龍菴裏永結長期相
續不斷令韶陽一境化作金剛寶地諸天人時時恭
敬圍繞以大寶蓋而覆其上三世如來諸大菩薩同
放光明灌諸仁者頂十方行腳僧往來一宿咸共證
明此眞院主所結般若之緣切須諦信

歸宗乞米引

匡廬山水冠於天下歸宗道場復冠匡廬吾師天然
老人受廖使君之請往轉法輪人地主賓四緣俱勝
而時當儉歲米價翔湧衲子奔湊倉庫蕭條老人二
時過堂僅薄粥耳非影上座躳秉苦節爲衆託鉢義
切救焚恨遲激水惟願大心護法捐囷廩之餘充香
土之飯德期當厄勝最福田昔如來於九十日中一
麻一麥蓋叢林未建各行分衛而結制安居無敢出
入若使菩薩道中悉如非影則人地主賓不因時而
成負豈可謂今不如昔耶予羇役丹霞率敘緣起未

同馳驚不但力慚青鳥亦巳心愧鶺鴒矣

會龍菴修造錢糧募引

會龍大殿兩載猶未畢工至於補葺舊陋增置新好
益不暇言門人青來櫜會經理念成局之未易悲合
尖之更難欲持數語隨時隨處乞諸善信予聞而嘉
之語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今使僇力三寶者無鹵
莽而開其先無滅裂而棄其後如農夫春作必望秋
成早作夜思皆無越畔善發善收能久能大則道法
之興猶可望也青來於不忘會龍一念隨事撫充予
將觀其所建豎乃爲書此以佑先聲且則後效惟諸

護法樂成焉

華首臺募建普同塔疏

有叢林即有普同塔比於經世之法養生送死求爲無憾耳矣東粤爲佛祖輿區顧自曹谿而南巨刹相望規制鮮備識者病之羅浮之有叢林實惟空隱大和尚開法華首蓋自親印博山遠紹洞上不絕如綫之緒當是時天然昰和尚爲座元祖心可和尚爲都寺號爲師子窟未幾分化一方而師亦入八閩越十年再至則林屋如故泉石加麗乃得吉于山之陽始謀建塔以爲衆僧藏骨之所蓋不特補華首之缺畧

亦所以補曹谿而南諸巨刹之缺畧也某聞之善知識無身心以一切僧衆之身心爲身心一切人天無願力以善知識之願力爲願力則斯舉也庀材鳩工不日成之豈待更計哉夫觀空之流雲泡蘊大寧于化後尚有繫情而邵武英禪師令以骨石附諸普同曰吾生與大海衆相依死不忍相棄也英禪師與泐潭大海衆尚在此一堆白骨之中否耶英禪師與泐潭大海衆在此一堆白骨中君毛厮結至今不開十方如來在此一堆白骨中現寶王剎轉大法輪十方衆生亦在此一堆白骨中栽生死流到涅槃岸則諸宰官長者在此一堆白骨中植解脫因成功德聚雖華首一塔澤一骨空含一粒米而與阿育王造八萬四千佛舍利塔福無有異若徒曰養生送死求爲無憾則相去已遠矣

芥菴勸緣引

東官之芥菴創自比丘自逢我公優婆塞張夢回醒公以爲雷峯和尚法筵也事甫經始雷峯去之棲賢適長慶老人還自博山棲賢命其弟子侍行曰汝曹代吾奉老人入嶺也遡者世信輕鮮法道氾濫遠城市而就山林老人之志吾之志也雷峯也芥菴也老

人之雷峯芥菴也於是老人一再憩芥菴枕華首俯雷峯左右盼盡矣比丘我優婆塞醒暨四衆等相與謀曰梵剎莊嚴一日而無善知識如南閻浮提無日如衆星無月如江河無源如家無督如山無師子則狐狼野干魑魅魍魎頑奴悍婢且將竊權冥行以疑陷我四衆也今者辱有天幸吾儕窮子久失父而更得一祖梵剎雖未莊嚴乎如南閻浮提有日如衆星有月如江河有源而不竭如家有督如山有師子咸胡跪合掌以請老人曰必無棄此去以重疑陷我四衆也老人憫而許之比丘我優婆塞醒惟喜踊躍願

以身任化王之役曰夫有善知識斯有叢林有叢林斯有大衆有大衆斯有一切居一切食一切用曩吾芥菴以待棲賢而未歸始信而中裝回始勤而中怠今長慶歸矣棲賢而在此將身任化王之役而況吾儕乎棲賢去此三年矣幸而歸則怠者終勤裝回者終信而況於十餘年傾佇方歸之長慶乎吾儕以一身心供養十方道場且欲以十方道場承事十方善知識而況於一堂之祖父乎諸已發心者終此功德未發心者始此功德久見棲賢未見長慶者以兼功德迴向專功德久思長慶亦思棲賢者以專功德成就兼功德則諸方叢林事一善知識而不足者吾芥菴以事兩善知識而有餘矣夫世信輕鮮法道氾濫吾粵已失棲賢不可更失長慶也曹谿一燈千秋續燄於晦明風雨之際則非東官一邑之責而嶺以南之責非芥菴一家之事而十方三世之事也時比丘今釋自吳門至紹隆覲問棲賢之言自紹隆至芥菴親見比丘我優婆塞醒之行敢以同心之語告諸檀越之同一心者

為芥菴監寺乞米疏

一月乞食三月安居使衆自為饑飽情亦稍隘矣設叢林立監寺一衆之饑飽監寺任之而後一衆得以休心學道故為監寺者置一衆饑飽于度外曰我將無求於人此地獄滓也若借一衆之饑飽為一身潤澤計此地獄滓也此二滓者監寺不敢為也則監寺之乞米於諸檀越亦自盡其職自信其心耳矣諸檀越倘能相信大者車載小者斗量粒粒各有消歸之所必不唐捐以十方衆僧福德力故諸檀越正信力故監寺何力之有焉若遂謂我能勸導諸檀越此地獄滓也若遂謂我能供養十方衆僧此地獄滓也此二滓者監寺亦不敢為也二時粥飯一回擊子三世諸佛實證明之

芥菴募建施茶亭引

芥菴之東隅實惟諸聚落商販樵牧孔道渴者求飲叩門為難自逢監院謀建茶亭以濟往來蓋盛德事也憶余曩從毘陵提瓢笠衝朔風走雲陽寒甚施茶僧招我啜生薑湯一盃遂如送炭至今霜辰雪夕每念未嘗不在西廟前也渴之於人與饑寒竝急焦煩之餘釃茶相餉灌頂灑心之樂豈復過之計此舉構亭工料若干置茶具若干月用茶若干薪若干董以兩僧歲給衣盂之資若干僧家無力不能為一巳檀

功德皆爲施主開無上福田耳願各隨力共襄其成渴而得漿旱而獲雨人之同適即仁人所以自爲適也病僧亦得與覩分其適焉

光孝寺東禪堂募飯僧田疏

光孝建於東晉智藥手植菩提爲六祖風旛脫穎之地亦楞嚴所自譯也宗教冠冕檀絕古今垂二千禩吾師天然和尚開法訶林十方衲子之所奔湊迨十餘年叢林稍稱具體矣同學雪盛盌公久總院務願力才堅一衆所推風雨枝梧功亦不細猶以香積時匱竆寮興悲乃發勝心謀諸護法置十方常住田以

垂久遠嗚呼雖有聖智必假色力以資道業故雲水高流示無所求而大心菩薩爲法供養則示有所求以其不爲已求爲施者有福求爲受者有道求也夫輟食迴施或濟一人或濟一日世有權子母之利者其子不竆其母不動子母相生用之不盡若以無任相布施爲吾法久住計功德之母亦不動功德之子亦不竆子母相生亦報之不盡較之滿鉢一餐負米終世日劫遠矣豈待斲石勒名始與天壤相敝乎願諸檀越共勉之

飯僧疏

有天寧僧發弘誓願齋僧十萬八千將化諸有緣植衆德本時雷峯澹歸比丘方挂錫東禪爲之作疏曰飯僧功德經文具載海墨難書如一童子以一念殷重搏砂奉佛佛記之爲轉輪王如一耕夫以一念歡喜飯辟支佛七生生天人故不信至有設無遮大會異僧踵至福報儼然又諉於力所不及此繇善根輕鮮不能發起因行當知一飯至微遂獲殊勝福田者以助成佛寶故流通法寶故恭敬僧寶故上至十方三世諸佛諸大菩薩賢聖僧悉蒙攝受下至六道衆生隨願飽滿以佛力法力僧力不可思議故乃有謂

僧數繁多賢不肖雜至以清淨供棄之非類如甘澍朽株雖澤不榮徒靡信施是義不然佛說飯善人與修十善五戒者以至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佛福有差等惟顯道品勝劣初非揀擇若以有分別心供養不如以無分別心供養若以有希望心供養不如以無希望心供養昔舍利弗奉鉢飯獻佛佛以半施犬以半自食且道舍利弗獻佛之心與佛施犬之心是同是別若人能以大悲心運平等法則僧數雖多賢不肖雖雜施者一念非多非雜隨時隨地皆是福因無聖無凡盡爲佛種不見能施之我

不見所施之物不見受施之人三輪等空檀度無相是爲眞法供養豈恒沙功德所可數算願宰官居士勉之彼僧方乘願力爲香積國作無盡藏寧啻十萬八千而已

石佛菴禮大悲懺募疏

觀世音菩薩所說大悲心無上陀羅尼拔濟群苦蓋以道眼觀一切衆生覆蔭五欲如墮瘴海順而不覺愈入愈深惟境風扇逆始能知之欲求出離則已晚矣然此知苦之因即是出苦之果而力微業重不能自脫菩薩以大神通慈惘願故不起于座如陽燧之

火方諸之水莫知其所從來而無不應經言除不誠不信者若人至心持誦頂禮懺悔不果所願不取正覺此菩薩眞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異語也石佛菴主作功德林結期禮懺爲此一方擔災集福毘陵水旱頻仍或疑檀度化爲慳度悲夫悲夫世界如是人於其間生老病死亦無論矣刀兵水火災疫諸難無智無愚無富貴無貧賤種種煎逼一一平等相尋未已檀若不度慳豈可度急於此時種少善根即念得幾聲菩薩名號亦是他時濟海浮囊佛不欺人莫當面錯過也

重修法眞禪院疏

建梵刹非以爲觀美也周豊曰墟墓之中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夫梵刹之中則未施慈於民而民慈是故如來化而梵刹存此像法法非眞也而法無非眞眞無非法湖之有法眞禪院創於唐閱千年而時有起其敝者今復敝矣一葦上人將復起之重趼入粵以待因緣之集湖之人且額手是舉也曰是其地在巽方湖之地利係焉不可以不舉此爲湖之人言也余曰是其地在生方天下之人心係焉不可以不舉此爲非湖之人言

而亦爲湖之人言也屬者殺運方盛而憂其未易盡也今之人右手持刀而左手不失數珠夫生之心死於刀而生於數珠殺之心生於刀而亦死于數珠故竝行而卒無以相勝梵刹之爲數珠也大矣爲檀越而建梵刹其於持數珠功德亦大矣則凡梵刹之不在巽方者皆在生方此人心之所係也天下亦豈有賭人心而忍於絕之者哉余不敢爲法眞說法宰官長者且爲法眞施慈慈即法故法即眞故施即說一切法竟故

募建白衣菴疏

人世之道莫大於祖宗祖宗之志莫急於孫子其在禮有高禖之祠時惟仲春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蓋求之若是其嚴也叔梁紇禱於尼丘而生孔子為萬世儒宗蓋求之若是其利也夫為父至於為天子得子至於得聖人皆出於求求其可已耶雖然高禖之與尼丘未嘗侃然許人以子而求之而得以為偶然非偶然則猶之乎偶然也觀世音菩薩自許許人若施無畏十四事其二曰能令法界無子衆生欲求男者誕生福德智慧之男欲求女者誕生端正柔順有相之女蓋斷然言之無可自疑人亦無所疑然則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汲水於河取火於燧觀世音菩薩亦求子者之市朝河燧歟求之而不許過或在求許之而不與過且在許除不信者信而使觀世音菩薩受過則必不然箕谿舊有白衣賜子之會涉亂而廢像設無所妥諸有求於祇息無所歸命少文長者將普告同志卜地建菴為此方蘭玉吐秀麟鳳發祥之計豈非高禖之流風尼丘之別徑耶夫佛法供養有舉無廢猶之乎世法宗祧有續無絕也苟能知一切善巧方便皆入薩婆若海則因子識母緣信生悟欲入圓通法門證楞嚴大定者悉從是始又不特為諸子父且為諸佛母矣幸各隨力集此勝因

重修準提閣引

自丹霞溯流而上見老榕鬱然盤覆如蓋中有閣奉準提大士前為慧業堂錦江出其右於江得曠於榕得幽榕之奇以枝幹枝幹下欲為根根上欲為枝幹喜穿結結則沙石聚穿則崖穴坼堂依於榕常有不相容之勢根行地中時一踴起則柱礎遂浮容其根則堂不留不容其根則榕不留榕傾而堂與閣俱碎予計遷堂以避之未暇也雲鐸禪者來司此閣見閣與堂之圮謀為之修遷堂則費稍多然可以兩全而永逸不遷堂而修閣與堂則費寡必至兩毀而屢勞試請諸護法商之僧之所得有者言而已其可否行止則護法之事僧不與焉此可以言而無過者也

高蘭施茶置常住田疏

涉遠道者能與不能各有其具饑之害重而少渴之害輕而多武王抱暍者右操扇左持水救之於已病而見仁不如救之於未病也釋迦如來以路旁鑿義井為五福田之一昔有鞭馬過嶺飲澗水得蛟龍瘕不則亦有寒中之患施水之義猶闕不如施茶之義之周也大庾凌江相距一百二十里往來之衝數十

里始饑數里卽渴有長者馮君爾俊孫君玉衡夏君尊五丘君函五同志施茶擇地而得高蘭得地之中擇僧而得恒明禪師得人之上曩自紅梅至郡每十里建風雨亭皆師乞諸善信行菩薩道人人稱便舊令尹閔公亦施茶此地地與人相得矣諸長者以爲閔公去而茶事廢前事之不長後事之師也乃謀置田人去而田存使僧有所守則茶事可歲歲不廢是舉也一進於抱喝之後二進於路井之寒三進於歲一施之甓三累而益上此周武王與釋迦如來所共歎賞也仁人君子能不鼓舞以共成耶

無諍菴募建普同塔引

仁人孝子所以爲厚終者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封土植樹地以畝計財以十百千萬計盖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耳已吾法比丘生則居叢林死則茶毘入普同塔無論求於人者少卽求於地者亦少也世有長者好行其德每捨一棺以掩一人若遂捨財共成此塔則其所掩不可勝計以比丘之所求於世者如此其少諸長者之自見其德如此其多仰令孔僅桑弘羊通盤打算則此段福田亦當爭先下手矣

洞山緣引

洞山爲東官勝地峯巒峻拔巖壑幽邃上有梵刹陞廢時起盖兵火之餘勢當荒僻非甘心苦行者莫能措也某上人發願居之顧見佛殿將圮僧寮未構欲乞一語謀諸有緣余惟今日法門稍靡矣未證無生而借入鄽垂手之詞以遂其私智卽能不爾商量浩浩何如栽田博飯古人言之豈非奔走風塵者一帖清凉散乎此山足爲衲子刀耕火種之所若諸檀越果能各出一手卽不必輝煌金碧但使世尊不至塵埃龍象不至漉泣晨香夕燈不至闕絕清淨一衆得以休心辦道則山林功德較之城市中肥皮厚肉檀

府穿州者周急繼富不啻霄壤之殊請以余言爲信券也

修半砦静室引

月印上座住山二十餘年風度夷曠言笑簡静對之使人意消眞道流也頃來丹霞見半砦之僻愛而居焉舊有小菴歲久漸圮謀少爲補葺盖難成不舉已成不廢未壞不求將壞不棄其用心都非分外諸檀越試隨緣出手不妨以一莖草現丈六金身千江一月盆池同印豈得謂小樣花宫異於大千刹土耶

瓊州白衣禪院請藏經引

瑕島孤懸海外文教已敷而佛法未徧自有天地未見一大藏教也已虛尊宿以實地修行弘演毘尼開淨土門於白衣精舍四衆歸仰毋燕居深念大般若之緣不可久隔其徒古惺頓覺者發願任之浮海踰嶺將乞諸檀越來見丹霞謁別於是澹歸勉之曰行矣自愛大法漸被譬如白日無先後之心而有遲早之勢則地之所處然也鄒衍吹律黍谷回春文翁縮綬巴蜀尚學子之師於奇甸之教其鄉文之化乎平夷丹珍受經許愼昆明張志成得右軍書以訓子弟文字之法遂流六詔子當無愧尹張矣諸君子以菩

提心憐憫僻壤共襄此衆如扶羲馭爍破天荒於義海中分小宗而成鼻祖亦萬古絕無僅有之事必有助喜而加之意者不俟予言顧惺禪者予杭人其事已虛尊宿予法屬也生同邑出俗同家即老凍膿香火情故在不可無言若向耆闍崛山未結集時拭背而視則一大藏皆爲剩語不妨以予爲多言以流通般若爲多事始堪請藏始堪閱藏耳

龍護園山門募疏

闗將軍之爲伽藍始於玉泉寺然既屬四王天必護正法則一切伽藍借重將軍彈壓固其分也龍護園敬奉將軍像未有堂亦未有山門毫現院主擬構山門即以將軍居之仗閫外之威護門中之法使信者知有伽藍既降心於寶地不信者知有將軍亦戢志於干城豈非將軍大悲弘願所深許者耶門之費無多諸君子試一首肯可咄嗟辦也

龍護園乞油引

以財發身以油發火前輝後光代明爲果油則潤物德則潤身地柔風和與時爲春入理亦隱涉事亦顯行施即深論報即淺凡百君子莫虛一點是腹是目其則不遠

爲人募戒衣疏

當日近圓曾說三衣不借比來老大卻憐坐具全無雖則一衲水田豈免再通針線敢辭饒舌爲勸發心獸毛蠶口切忌傷慈梵語唐言也須析義金翅不來四海水中波自息玉毫忽現千花臺上戒誰傳共行無相之檀永攝離塵之服

爲透三句比丘題葬親緣引

透三比丘依予於丹霞同力締構十年矣去其故鄉前此益遠念其父母遺骨未安思爲營葬在世諦中仁人孝子所不能自已者亦不令之已也僧家片衣

口食之外初無所求於此事卽不可不求然亦非待麥舟於范老舉四百斛於薛公也仁人孝子之情推諸四海而準其所以相感必有道矣

芥菴禮千佛道場疏

伏以福田廣博盡迴向於心田業力莊嚴各成就其道力藉祖宗之蔭覆施及兒孫合水土之涓埃全歸海嶽旣上行而下濟亦仰荅而俯酬恭惟本師和尚釋迦如來門開六度化演三乘波羅蜜有王有伴布施居先大願王無量無邊禮敬第一蓋以無作方便使之得路循行報分不失其入天信位漸登於佛祖

乃分寶所恵集芥菴樹林池沼空中微妙之音樓閣殿庭實際光明之相亦云荀美未敢多求頃成萬人之緣爲禮千佛之懺一禮一切禮不論莊嚴星宿劫都來裏許儘教磕破鐘樓一成一切成無分剎利旃陀羅但有些須照樣擺開蓮座伏願助我歡喜納此微茫白鏹三分化作金剛寶吞他一芥子必不唐捐紫磨丈六照徹鐵圍山隨汝萬由旬立時破碎源遠流長共在寶明空海花香果熟證成圓滿道場

瑜伽疏意

伏以無緣慈力貫大千剎海之中邊妙作智光起十二類生之沉痾鼓只在梵天誰摘鬼倫之耳佛不入地獄遂棌菩薩之心用集勝緣廣度群品恭惟本師和尚釋迦如來阿彌陀如來同乘悲願互作主賓拔娑婆之苦因趨安養之樂果機弘權實利徧人天聰念三塗之餘益迷十善之相於是地藏王化鐵牀爲寶室燃幽冥長夜之明燈復有觀自在發火燄於潮音釀饑渴大身之甘露借手眼於尊者等勝劣而平之頃來反覆廿年不啻縱橫萬里雖三災未垂壞劫而七寶久閟辰居咸投杜外之城莫指無生之路我依金剛本覺而起大心爲請瑜伽法師而作佛事卽

一芥之莽禮千佛之懺普使無葬無祭無所歸之佛子盡得有報有化有所證之法身寶水蕩薰風等不到的歷蓮花開五月金臺輝覺路截不斷連綿鐵軸上西方伏願頂放悲雲口飛智浪殺運潛消卽見手搏化育仁風廣扇不須夢到羲皇蓋一切算數所難盡何論剎碎微塵倘不通懺悔而能除始信漚非二海凡在照臨之下共遊寂滅之場

彌勒殿募疏

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都不識此布袋和尚坐脫所說偈也天下叢林皆肖像事之

謂是眞彌勒會龍有堂做陋不堪青來院主欲撤而新之與觀音左右相稱成正殿輔翼之勢中構禪堂以棲行脚旁通廊路以便執業蓋十方接待院體宜然夫佛無眞化卽化而眞以有下劣實凡珍御以有驚畀𥟍奴臼㓗世徒求彌勒於兜率天華冠瓔珞之相豈知闤闠中服服遢遢爲無限慈悲無窮接引所示現倘能深信時時示人之語則眼前脚底撞頭磕腦無一不是彌勒者急須莊嚴吾會龍下院爲善財得入慈氏樓閣之正因也

募建應眞閣疏

道場營構所以崇事三寶丹霞諸殿閣供佛供法具矣惟應眞閣未建則於供僧之義闕然世之供聖僧或左右列於大雄之側其敬不專或造五百應眞別置一閣像設眇小久而零落褻慢尤甚佛敕賓頭盧羅睺羅十六大阿羅漢不取滅度飛行四天下應供爲衆生福田後之設無遮會者置鮮花席下驗其來否則聖僧雖無量無數必以十六大阿羅漢爲宗也故丹霞之閣造十六像以順佛敕使淸信之士趨福田者如見其人卽一香一燈朝朝夕夕如聞其聲而辨其色川與眞身降重未有異同也若夫齋筵肆設

道侶雲臻不無託凡質而顯化儀者至於已分迴施不過隨堂一飯而仰山旣知文喜獲益初不以宗乘而輕小果子方以一叢林爲一閣亦以四天下爲一閣而又以一閣攝入四天下則無量無數應眞在諸檀越一念隨喜中飽大悲無盡普熏之供徧矣

募建戒壇疏

菩薩心地戒爲盧舍那佛所說凡授戒者必於佛前比丘戒取現前三師七僧伽具足則授律中戒壇之制故有不同也佛於遺敎語諸比丘我滅度後汝等當珍重尊敬波羅提木义如我在世等無有異今之口談玄妙者不恥破戒而習爲麤獷者幷不知求戒其比於世諦橫流滔天而亂臣賊子競起吾法欲滅豈可不爲寒心乎丹霞宗席宜結戒壇壇前爲布薩堂一遵古法以救今之弊非獨吾儕比丘之責亦護法之責也佛又於涅槃會上痛述流禍於撥無因果之徒付諸王臣是剪是伐續將斷之緒意在於此故宗與律分於西天四祖凡三千餘年而合於今宗門未至恐成虛筭海沙之歎戒法漸荒遂有速入塗炭之懼則諸檀越玉成此舉其亦禹治洪水孔子作春秋之烈也夫

準提閣募修葺引

予向過準提閣見慧業堂榕根排拱已具欲傾之勢閣中椽桷或腐或墮會議拆造不可得而議大修又不可得而議小修蓋不小修將來有不堪大修者其後必至於不堪拆造即鞠爲茂草而已過三院主既領此職不忍坐視亦其分義所當爲也夫衲子籍隸三寶有於茂草中建刹必無於刹中建茂草之理況佛母威神感應普天下罔不奉事而仁陽獨聽其榛蕪可乎然吾僧家惟以此心出此口於勸請盡此力若以此心出此手而盡此力者護法檀越事耳喜捨不逢緣出口猶多咎更於何處尋着力之地爲稱心之時耶盛衰在佛法能與不能在僧善根信根功德大小在護法檀越閣之興廢在仁陽一合相不可得而得一合相是之謂一合相

募建扶溪下院引

丹霞之去扶溪七十里而遙諸護法捨田以供三寶者多在扶溪每歲執事僧董收運之役者冊不時集露處水次爲寒風苦雨嚴霜之所犯常至於病病或至不起他若塵沙之所雜雨露之所浥雀鼠之所耗其小者也於是執事僧同建議宜構下院一區三楹

中以奉佛旁以置倉積貯既安發運乃便使人無病而穀無損叩諸護法樂助其成予亦惟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此即丹霞食輪轉處爐烟磬響川增山永安知不爲法輪轉處乎爲出數語以當沿門之鉢不患寶山空手也

蓮池菴造伽藍引

關將軍爲伽藍神昉於玉泉其護一切伽藍亦千江月影也蓮池菴造將軍像首事者爲德不卒於是嘉禾朱子蓉欲繼其功復悤悤言歸而託重於武林丘函五了聞禪者持冊請疏予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此子蓉所爲發憤也以將軍威德宜不日莊嚴顧猶鈍置於此豈時節因緣將有所待夫他人作之而我成之他人始之而我終之此函五所爲增壯也若使一切人悉成其所作悉終其所始我與之同作同成同始同終而未始見異則將軍護教之心諸佛菩薩度生之心故已取之此舉而有餘矣

會龍菴長期金剛引

金剛般若長期會龍向有此舉青來院主依樣奉行人即從新法原仍舊當日泰國夫人偈云日日誦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諸仁者渠

雖女流卻有丈夫之作若體得此意金剛般若之期從本以來無結無解既無結無解只管從頭起各人領取一味流通有的道是舊規有的道是新例我者裏總與他○上加○莫言不道

龍護園乞米引

十方往來理宜接待佛說比丘僧客比丘佛法欲滅此吾儕所當痛念也龍護園爲庾嶺出入所經大集院主素有道心於行來僧一宿兩餐之外時有休息未嘗以濟薄二字作獨喫自痾計然無米之炊勢極艱苦頃欲廣募諸上善人使二時過堂不致乏絕予

特爲發其意維摩大士所遣化人取飯香土還供三萬二千師子座上菩薩聲聞一鉢共飽猶故不盡諸上善人各有自家香土即以大集院主作新化人龍護園中便爲毘耶方丈一切應供者總是無神通不斷結使菩薩聲聞不知何者是主何者是客淨名長者香積如來卻被諸上善人一肩挑起大集院主與維摩化人兩不成雙一不成隻在諸上善人米籮裏各各設三萬二千師子座行供養法文殊師利而爲上首此不可思議境界無量無邊此心肯處一時具足

歸宗乞米引

天然老人在廬山某身充化主亦非分外既有丹霞未了之事即無分身之能然有筆舌可分於義固不能恝也似石上座見老人之焦勞憫大衆之枯澹發願行乞幸諸君子以周急之心作齋僧之德予畧爲似石分筆分舌即似石畧爲予分身蓋心安而義協又諸君子成人之美之一端也或謂其既爲己復爲人有如許絡索爲己爲人如車二輪如鳥二翼初不相離夫成人之美者亦諸君子之美也今日分之各滿載去矣

化豆子引

齩得菜根百事可做蓋以齩得菜根作奇特商量衲僧家無一頓不齩菜根又以喫豆腐作奇特商量也丹霞大衆一月只有四頓豆腐兩頓油煑兩頓水煑有時商量不就奇特不來依舊把菜根横齩豎齩聖無化主便欲將此奇特商量與善男子善女人作奇特供養令丹霞大衆得奇特受用一月內整整有四頓奇特還有許多零零星星奇特豆腐査好做小菜也豆腐査奇特不可豆腐不奇特豆腐奇特不可豆子不奇特豆子到奇特處便沒得商量粉骨碎身木

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卻請善男子善女人與聖無
化王商量成就此豆子沒得商量功德豆子功德既
沒得商量善男子善女人功德不可有得商量萬一
商量不就奇特不來卻孤負這些豆子了也

陸孝山太守祝壽疏

現宰官身不落排場氣燄行佛子事全成本地風光
已識存心未忘來處南雄使君丹霞檀越夙具三生
之契共成二十之謀開山以至託鉢買石饒雲布地
而得揮毫移花兼蝶寒暄十易春秋痛癢一如手足
兄承恩父老指凌水以歌淸卽飽德儒生託天峯而

比秀適當初度欲躋公堂何以報之佛其許我八萬
歲而下生艮因自卜十七年之不調苦海誰超多男
多壽非富有莫爲先無病無憂期度生之更易用虔
仰祝勿倦垂慈

爲霞舫道人生辰誦藥師經疏

丹霞山別傳寺菩薩戒比丘某等稽首和南敬白世
尊藥師瑠璃光如來世尊阿彌陀如來世尊釋迦牟
尼如來十方三世諸佛諸大菩薩摩訶薩一切賢聖
僧此江南蘇州府常熟縣善女人邵門錢氏行正本
命丁未年十月十二日子時受生今甲辰年本月本

日於本山本寺肅延淸衆誦藥師瑠琉光如來本願
功德經四十九卷然燈四十九琖兼修法供齋佛及
僧所有情辭合行宣達者伏念行正一念未融多生
徙歷碧澗長流不覺蹉跎知命青山無改每憐展轉
迷頭甃隨九漏之軀怛抱五陰之患棲心六度皈命
三尊半盂齏飯曾規無學之宗一衲水雲欲御出塵
之服旃檀瑞像貝葉靈文竭此誠求僉如響谷茲當
設帨之辰輒効摶沙之事丹霞建刹鐘鼓方新紫玉
爲臺江山仍舊惟夙憑於廣大不自愧其微茫水中
一百八咒點點流慈經前四十九燈輝輝續慧十二

大將行願徧於十方十倍縱橫成一千二百莊嚴功
德七千眷屬數量依於一佛一歸輔弼放八萬四千
解脫光明加被有情不違本誓體合菩提之樹用分
如意之珠爲執藥法有用藥人人法俱忘遂永安於
勿藥以放生因得長生果果因交徹乃立契於無生
徧照日徧照月一雙兩好已看左右逢原無量壽無
量光異口同音又聽東西迭奏斷九橫夭於前播開
五絲從八大士之後蓮結千花無邊刹海普作證明
等際虛空一時迴向

爲霞舫道人作放生疏

竊念某甲同物而生於人善病每誦多殺之誡輒起行悲行救之心時捐清淨之財期登解脫之路永懷靡及惟力所能涸轍有鱗方汲西江之水畜樊無翼隨開罭落之雲長林豐草以還戴角披毛編竹籠紗而度蜎飛蝡動未必手摶造化物各遂其天然亦將腳轉陽春人自完其樂只七趣茫茫俱入玅明空海四生擾擾同歸寂滅慈航見聞之所不及心量於是潛通竭彼多生結紋弘誓究竟藥師行願皈依寶勝如來伏望遠照微誠出垂良祐使某甲一月無憂長修禪觀衆生六時襲吉不替加持未開三面之網但云萬行首楞嚴已投五濁之胎齊證金剛身不壞願所放生總作他生相成眷屬盡其正命永爲慧命不斷因緣普與含靈同圓種智

爲劉中丞禮懺疏

丹霞住持沙門某仰白本師和尚釋迦牟尼世尊十方諸佛諸大菩薩此有巡撫廣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廣寧善男子劉秉權於今甲寅冬十一月十六日子時卒於潮州軍中某於秉權爲禪悅法喜之遊秉權於丹霞有護法安僧之德賢勞王事盡瘁行間獨鎮危疑克全忠孝念彼服官之節共惜寳臣追惟近道之姿深悲法器特於聞訃之後雲集淨侶禮梁皇懺三日施甘露食一壇虔藉三寶威神用嚴先亡報地伏願本師和尚釋迦牟尼世尊十方諸佛諸大菩薩哀憫加被使秉權天上人間隨緣寄託於所生處不昧正因清淨自在一切具足發般若之夙熏證解脫之極果三世圍繞眷屬悉得安隱吉祥某與大衆所有微塵行願迴施秉權同圓種智

下元解厄道場疏代

伏以智海縱橫截迷津而竝濟法舟上下超彼岸以同歸自非十力之靈通豈拔羣生之覆溺文光偶泊珠江愁連估客驚看失水解憶浮囊恨精衛之難塡呼戈船而往救因念前者颶風之酷復增他時濁浪之憂帆傾墮葉嗟四方八面以俱來雹轉奔濤欲把臂留言而莫及未散春閨之夢長號午夜之魂詢於蒭蕘稽諸載籍欲除八難必叩三尊蓋馬王有誓休劘羅刹之牙而佛號纔聞即閟鯨魚之口理存悲憫事絕威神謹發虔心同修善業於海幢禪寺建下元道場水官乘解厄之期上帝沛好生之德梁王寳懺發口檀林甘露之澤霈天明燈之光匝地共登解脫永斷沉淪伏願天眼洞觀法身普應爇智慧炬竭貪

愛河執戒定刀破煩惱結純情卽墮本無先至之賓有筏堪乘莫作後來之主豈特網開三面更看月印千江艨艟舴艋如行乎陸之間鱷海鵝潭盡在長安之上人各趨其寶所水不到於禪天凡預勝流各圓妙果

芥菴中元道場疏

伏以罔極之恩無可逃誰思不報同然之心限於量有待而通蓋貪嗔癡之積業方深雖戒定慧之單行不治必假十方僧之福德譬之藥多則病自除始知一人子之精勤等於水少而火益熾倘非智包三界

豈能惠普群生恭惟本師和尚釋迦如來大孝蘊於非常至仁施而不有升忉利使母得法出耆闍爲父引棺豈止八萬劫之生緣盡知來處況有三千年之像教不墮今時猶聞目犍連之遺風而傳盂蘭盆之故事因當人而及衆人勞黃泉碧落之推尋頗覺五通之狹自此世而乘七世準左昭右穆之制作尚存一姓之私以大聖人舉念卽徧河沙斯妙法門錫類難窮海墨故登天堂入地獄人人業力未敎釋子干連而黑李四翁張三各各宗親亦與本菴關切人王集懺應識多言多動之多愆大士垂慈休誇一飲一啄之一定今則現宰官身現比丘身護法說法莫逆於心所以善男子等善女人等知恩報恩不藏其力佛卽是生生卽是佛妙香傳清梵聲聲徹無間圜中心外無法法外無心甘露灑楊枝點點落自家田裏敢信空桑之誣謗畧窺寶筏之功能伏願無作光中有緣會上不離此座廣應群機觀世音乘願而來大悲妙智萃針喉火舌往生極樂胞胎賓頭盧應供之時比例陳情凡劍樹刀林化作諸天宮闕亡旣蒙其利益存則叨以威神勝者得增上之歡生花簇錦劣亦有銷鎔之快皎月臨氷凡在皈依均沾功德共等

無任投體望光虔誠傾渴之至

王使君千佛道場薦亡疏

伏以法在必行殺活因而互用人有不忍智悲從此相生以泣罪解網之心作息苦建壇之事提攜六道憑藉三尊竊某奔奏粵疆奉行憲檄剪除積寇鎮撫窮黎擒剔於山海之間爬梳於籬落之下幸斧所之未缺已枹鼓之無驚進愧言功退思補過謂皆君之赤子本非帝之僇民至令人各爲心祇緣吏失其職或刑罰之所逼或賦斂之所毆或困於豪右之侵凌或苦於吏胥之咀嚼或避驕兵之殺掠或遭劇賊之

綱羅所脫難則沉淪及此化康莊而成荊棘委支髑
以作鯨鯢誰爲司牧之牛羊竟飽出田之鷹隼閒亦
生成險詐因而習尚强梁蓋父兄之敎不先故子弟
之率不謹古天子減膳於殿上賢太宰引咎於閣中
方灑涕之不遑豈得情而遂喜又況見聞未到衆證
已成旗鼓俄臨迅雷莫掩雖無玉石俱焚之勢適有
池魚見及之危惡同田畯之莠根恐比舟師之螺蛤
用是潔意府立壇場選師僧禮寶懺施斛食設明燈
閉鐵山之門指蓮池之路惟諸如來與大菩薩遙舒
慧眼下鑒凡心不捨慈悲特加護念所殺者能殺者
一切俱空未生人已生人百憂永斷上如祖而如父
下宜子而宜孫消三毒不起三災瀞五行常安五德
天高地厚日升月恒君聖臣賢民安物阜外戶不閉
復見大同之風正命旣傳不以小果爲足專申迴向
伏願證盟

空隱老和尚六十初度禮萬佛懺疏

伏以五光會貫太微大人初出六動又搖兜率長夜
皆明非頌禱之能加自讚揚而莫及恭惟本師空隱
獨和尚以再來身得一切智傳雲巖之寶鏡無愧古
人握大慧之竹篦而驗學者香象截流藏在不剪之

草老人入夜分開無盡之燈作南來寶地之梯航谿
暨亞面門之眼目末流是挽頹日仍中粵今花甲一
周彌覺恒星有燦四部共說千劫難遭特暨亥之算
五億十選不當大地微塵進文康之歌萬古千秋亦
是太倉半粟寸心何以報三春五體爲之投萬佛衲
被淸高莫討錦屏繡幛香雲繚繞但聞玉磬金鐘惟
望十力證明一時迴向從此身如藥樹微恙都蠲以
前口作雷門大音益震卽今成佛彈指超七千二百
八十小劫波如古度生三會得六十三萬六千大弟
子益孳見聞隨喜各依遠近歸家山不忽樹不忽還
絲大忽之禪心無生法無生好上長生之路庶其慰
矣時惟休哉

空隱老和尚生辰法華道場疏

白毫初照東方位適當於春令寶珠徑歸南極星正
指夫老人對古佛而揚今佛果上因中機絲不隔借
小年以益大年世情道法針線相通地在東莞芥菴
時惟三月十七爲空隱獨和尚降神出胎之期諷妙
法蓮華經七軸三朝以祝集四衆翹勤之力發六種
震動之祥匪直以九歲明心之童眞妙叶夫八齡成
佛之龍女蓋以窮子逍逃之故不爲化城止宿而來

羊鹿牛之權設以接三根他我渠而互稱不消一捏寶鏡光中遙憐敲唱雙行之老洞香烟堆裏親見密移一步之博山大德誰酬無恩不服敢用世上之三多五福權充座前之海錯山珍變大地作黃金富猶有比攪長河為酥酪祿且難量抱心印添丁之慶盡南北東西不可思量籌室逼塞虛空據法雲灌頂之尊看金銀銅鐵無邊感德輪王趨蹌几席衆生無病菩薩無病不須采术烹芝此土有名他方有名直是撞鐘伐鼓便把世出世間踪煞芒鞵跟底儘教人非人等收來拄杖頭邊微塵數轉只這些石火電光爾

燄識寧尋不見清風明月趙州十三行脚一箇牙齒口口敲着百二十年寶掌七百逢師三吳山水處處登峯千七十歲在無量光分中亦剎那間事耳現前大衆請鷲峯老子為證明三世如來向華首導師而讚歎異口同音演密微之章句連雲疊海布璀燦之綃羅凡預開示悟入之宗悉登淨智妙圓之果

天然老人六十初度禮懺疏

伏以佛種從緣斟酌金團天子本光現瑞生成希有大人以一物之不違合群倫而善禱我任持丹霞傳曹洞正宗三十四世其和尚得大總持於法自在早年擲水塵境俱空壯歲入山雄峯獨坐玉立精嚴湼槃賢來從天際珠盤宛轉洪覺範標出林間是同是別地藏爐寬非聖非凡龍安路滑憫茲顛倒示作權衡辯魔揀異則三漏齊祛直指全提而一塵不立溜浪奔流聳千尋之砥柱昏霾卷地起百世之清風某等幸留衣線人身喜見津梁彼岸雪山香草登俟他求長者明珠還同本得今孟冬十四穀旦直降神六十滿旬屈汪雙龍遙憶溫涼之水高提一劍全操生殺之鋒金篦藥發甘露門開莫報深恩且憑弘誓請佛住世在大士夙具同心為我慶生非導師卽淪長

夜五濁惡世仗十方諸佛慈悲尚紆疑悔大善知識為一切衆生煩惱亦共湔摩因緣會遇未全消馬麥金槍業識沉淪毋受制三龍二鼠過去懺現在懺當來懺無邊無際人人歸清淨道場息苦生隨類生最後生一勝一增步步在寶明空海願和尚與微塵正覺不吝提攜使我等偕法界有情永沾覆蔭少病少惱菁葱藥樹繁枝不騫不崩截業南山片石十間屋之籌塡滿塞峯三祇劫之數過電穿針掀翻多子塔尚有傳人踏倒七金山亦無壽者一時迴向千佛證明長轉法輪同圓道果

施衣疏

丹霞山別傳寺菩薩戒弟子某甲比丘謹白南無十方佛南無十方法南無十方僧南無本師和上釋迦牟尼世尊南無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世尊南無兜率內院彌勒世尊南無文殊師利菩薩南無普賢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我某甲比丘於此冬時黑月八日受彼善男子廣海叅將蕭時昇請以雜首飾銀七十兩修供養功德時昇自白言二月內奉督院檄剿龍灣寨伍道昌其子德勤以此雜首飾銀七十兩因華豹求守備易鼎漢進時昇乞命時昇叱遣去鼎漢未報德勤攻寨歿於炮德勤未得鼎漢報寨破歿於兵華豹以此雜首飾銀七十兩仍進時昇時昇自念言我拒鼎漢請無愧德勤鼎漢未還德勤之財德勤猶望鼎漢之救豈能無恨於鼎漢今此無主物時昇受之有愧德勤有愧鼎漢願以此雜首飾銀七十兩入丹霞山別傳寺修供養功德使伍德勤承三寶威神得生善處破怨結法入解脫門我某甲比丘受彼善男子蕭時昇請已念大眾向冬未有衣以此雜首飾銀七十兩為此大眾作德勤施衣功德齋諸佛諸大菩薩白諸大德僧如法為德勤作懺摩願伍德勤

承三寶威神得生善處破怨結法入解脫門於易鼎漢作未來歡喜緣具如時昇指此伍德勤歿於法生於時昇之心願時昇於此殺業消冤對散福慧增益下逮眷屬并華豹等清淨安樂得不退轉善根一切傷亡兵丁子女各沾升濟同生安養

禮懺疏

娑婆世界南贍部洲東震旦大清國廣東韶州府仁化縣丹霞山別傳僧伽藍稟菩薩戒今釋比丘同一任處眾多比丘敬白釋迦牟尼世尊十方諸大菩薩摩訶薩十方賢聖僧我此別傳僧伽藍建立十年同一任處過去比丘未有平頭制底顯露風日我今釋比丘等良疚於懷巡撫廣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廣寧善男子劉秉權以憐憫殷重心特捐廉俸令我得造平頭制底工用告成堅完嚴潔擇今冬時第三白月一日奉過去比丘骨石入此平頭制底同一任處眾多比丘歎未曾有以憐憫殷重心先於今冬時第三黑月十二日禮梁皇懺至十五日施燄口法食為過去比丘等懺罪集福獲自受用究竟解脫即以此自受用究竟解脫功德迴向巡撫廣東都察院副都御史廣寧善男子劉秉權獲一切他受用究竟解脫

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伏願釋迦牟尼世尊十方諸大菩薩摩訶薩十方賢聖僧同一證明同一加被慈悯故慈悯故大慈悯故

禮斗疏

言念衆等現行凡夫未聞大道生心息心常乖正見舉足下足卽背通塗水火木金土或犯天行信智禮義仁有千人紀難爲一筆之勾覺黑多而赤少譬如隔日之瘧兼夜重而晝輕雖長齋繡佛之前迷津欲問而絕步金仙之後天網誰開玆今節届於三秋乃淨壇嚴於九日肺腸盡滌儼臨業鏡之臺頂踵堪捐

快點紅爐之雪伏願慈能廣育悲許自新闢上帝好生之路蟪蛄增以春秋入如來悔過之門犴狴豁其日月家操如意之珠最憐竊子戶賜高年之爵永賴仁王凡在詞中均沾洪庇

徧行堂集文之十一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理　古習　編

記部

重建光孝寺大殿碑記

仙城地勢南盡大海帆檣之力直抵印度菩提達磨望震旦大乘之氣十周寒暑泛重溟而至首蹊此邦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一華五葉枝條遍寓內大鑒開東山法門於菩提樹下雖廣化曹谿而發祥光孝楞嚴了義五天秘重般剌密帝刜譯寺中房融筆受冠

絕今古蓋王園遺構自晉及今垂二千年道有汙隆時舉時廢近代以來憨山清之唱教天然是之譚宗僅能規復苛林未及崇嚴寶殿豈非弘護乘權故有待於現身大士耶平靖二王應新運而蔚爲名世底定嶺表百廢具興以爲福國庇民陰翊王化無有過於大雄氏者顧茲剎宗風領袖天下不有作新何慰物望於是首發府金爲衆善倡而寶安有長者蔡玄眞氏毅然請以獸力肩之庀材鳩工夜思早作不資旁智巨細弁營費逾萬金時閱六載殿成而化餘緒未竟象賢子京克繼先志述而終之蓋皈命三尊老期彌篤撥之世典卽以勞定國以勞勤事之流也子京請樹豐碑傳之世世非敢伐先人之微善其忍泯兩賢王之大德乎惟如來示現正法運窮則象教是賴舍衛精藍之初闢也祇陀太子施林給孤長者布地互相僇力萬代準繩將知人王雖貴亦讓善於素封庶士行檀必承流於高位允若光孝義叶祇桓平藩靖藩之正其始蔡父蔡子之愼其終不特外護之芳標抑亦邦家之赤幟矣眞諦傳云過去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波佛乃至釋迦牟尼佛皆有此長者皆用此園造此寺奉此爲佛住處自釋尊寂後

起其廢而新之則旃育迦王六師迦王忉利天王之子下爲國王皆復此寺護此法集此僧流通此佛像教由此觀之地無華梵人無後先金剛淨剎亦無大小其現身大士莊嚴福德智慧之海常令佛種相續不斷其願力則一也予故隨喜讚歎而爲之記勒諸檀越爵里姓字將使三災不得除滅與布髮捨身龍書寶印之蹟竝傳焉

雷峯山海雲寺碑

乾坤定位山水鍾祥宜有同出之勢而顯晦各有其時則人之所爲也雖然地待人人待時卽遲速之數

別有所操入待時時待地而靈頑之體又有所變是三者相到而不相知然後業成而事起番禺東境有山曰雷峯此吾師天然昰和尚海雲道場也自唐以前浮沉於紫瀾迴薄中一鳧一鷗耳劉漢間有海舶抵其下涉夜風浪大作舟欲覆舶主搏顙呼觀世音菩薩名號俄見神光起於山頂祝曰若幸而獲濟願建祠以荅神貺未幾風定乃捐資築院置香火田以貺久大于是魚龍日遠阡陌交羅耕鑿既繁村落著美至順治戊子春而和尚始掩關於此則寺主旋菴湛公所請也和尚龍虎文壇象師道苑既得法於華

首旋闡化於苛林入山逾深高尚其事旃檀內焚奇芳外徹壬辰鑄鎏金釋迦如來一軀瑋麗殊絕戊戌大雄寶殿落成復鑄慈氏如來甲辰前殿成鼓鐘考于己亥藏經歸自辛丑伽藍重閣建在己酉其鍛鍊衲子發明大事者今海幢阿字無棲賢石鑑覞其尤表表者也粵自雙林示滅像教東流擔荷之責主法是寄天下佛土不乏莊嚴有其人則開正眼無其人則陷魔軍雷峯僻在一隅歷二十五年營建未訖但孳孳於鑪鞴不汲汲於因緣而爲博山一枝濬密覆蔭此所謂顯晦因人者也開闢以還幾億萬歲始有

山名又七百歲始得山主時未至則空海一漚時既至而金剛一座一莖會稀七日斯成來卽如今往卽如古此所謂遲速因時者也波濤震蕩初爲梲杌之區土田豐厚永著吉祥之券千載一時再來一人苟有其權不能無藉此所謂靈頑因地者也夫是三者皆有不期而會之緣則相到而不相知不相知而仍不相到良由心境多變法界日新雖後起之奇不爲前出者讓善豈非諸佛菩薩裂破乾坤揑聚山水有不盡之勢成其無盡之業者類如此耶雖然法運久漓信根日薄主法故難伴亦不易湛公承其先世不

以獨檀爲安而公之十方事善知識自始至今如一日蓋其坦易質直寬厚愛人有不可及者則因時因地中置一覓主之伴以待夫得伴之主卽不相知不相到之妙又以相知相到爲功後之佐叢席而僇力於三寶者亦不可不知此義也乃拜手稽首而爲之銘曰

時至事起孰爲之始地靈人傑媾者誰子惟法性海波瀾譎詭乍離乍合無彼無此鬱若雷峯蛟螭都鄙神光發軔補陀大士七百應期我天然昰塗毒一鼓聞者盡死泉涌巖冬潤流天乳本無所從因緣而主

王去則悲王來則喜悲喜相因不緣於己二十五年目無岐視而金翅王乗空遊戲有因此作不因此止立二微塵作金剛地地地不同塵塵相似或王或伴兩心一體特地與人三緣合處非成非虧有如此事曹源一滴姿竭海水洞上一石須彌萬里博山一枝結花千駟其所出者有子能禰大洋滔滔帆城左臂三姥嶽嶽羣峯右靡散無盡人皮肉骨髓億萬斯年執佛之紀語汝苾蒭入道逼理舍己為長用竊是恥於鉢如羊披甲墮豕庶釋心聲以免頽泚

海幢寺放生碑記

海幢之有放生社在先華首說法時優婆塞于密轉今輪其上首也華首示寂社亦中止密轉於滹江值惡風浪舟壞水溺岸之砦甚衆懼謂必死未幾水不復溺未幾得滅未幾得乾乃得及岸理舟見魚長尺有咫塞舟裂處修短廣狹皆恰相稱密轉自念吾昔以放生施彼今以捨生報彼今以捨生報吾終以放生酬豈非因果歷然相續不斷者旣歸白於海幢阿字座元復舉放生社座元道服圓明悲心普潤凡緇白之領其德味如飲甘露如值流水衆情奔洽時則山陰徐公顯吾南海霍公殷斧及優婆塞程善利古

得霍恒遠古始以為舉放生福德之尤大者舉而不可久與不舉同人以事不至財以事不至已發心不至則未發心者無因新發心不至則久發心者無力四方之士來則舉去則廢生則舉死則廢皆不可以久今使人各出貲為放生母而權其子以行之則已發心未發心新發心久發心者去來生死本無常任而放生福德與此道場同一常住永永無極也衆僉曰善計得諸上善人若干勤石以紀嗚呼放生有功殺生有罪施財有功盜財有罪後之執事海幢者慎用此財失舉此社敗他放生之功成已殺生之罪一日不舉為一日殺生從此一日以盡未來歲月無盡殺業無盡惡報無盡可不懼哉可不慎哉

三道場準提菩薩像記

粤東有大長者李慧菴氏于準提菩薩具大法緣供養聖容持誦眞言純至不懈嘗一造菩薩像於端州之天湖再造於廣州海幢復造於韶州丹霞皆七寶嚴飾為光明瑋特之觀使一切人生敬生信蓋震旦末法中希有事也毘盧遮那如來為薄福惡業衆生入準提三摩地說過去七俱胝佛所說陀羅尼此即法身佛說不同報化良以準者無等覺義提者無取

捨義有等覺卽相似覺無等覺卽大圓覺有取有捨卽有等覺無取無捨亦無無等覺行者諦信醇一直心以無差別智入不思議境界如鏡照鏡空合空卽全身成準提佛母之身能疾得無上菩提豈猶有非人而伺其便然則準提佛母者毘盧遮那法身之所流出亦能流出一切諸佛若人至心成就此像亦從自性毘盧遮那中流出全身成準提佛母之身卽全身證毘盧遮那之量使一切人生敬生信滅無量罪集無量福智成無量正等正覺皆從此三道場準提佛母之身流出慧菴之福德寧可以算數譬喻盡耶

慧菴以醇儒好行善當世變更險阻常爲準提菩薩之所加被于宗威知交勸行勸導今奉準提像持準提齋誦準提咒流通準提密教卽從此一門深入直至成佛豈特東坡彌陀一軸爲西方公據而已哉

丹霞山大悲閣記

吾山建置有合而言者義歸於總總有別別有同有異一事而衆爲成爲異中同以一人成一事爲別中異大悲之閣成於督學使者侯公筠菴此始爲別者也大悲菩薩千手千眼觀世音之變也丹霞之大悲閣奉觀世音而不具變曰千手千眼出於大悲大悲出於觀世音舉觀世音而大悲具舉大悲千手千眼具矣公涖官造士與人及物仁心爲質經緯之以文而一本於道德其於子往來論佛乘取其理之可信耳矣其理旣信無不見理理旣已見不可更見千手千眼中不見觀世音觀世音眼中不見大悲大悲閣中不見千手千眼則二殊勝四不思議十四施無畏三十二應有此事無作此事者未有此事已有此事不得已而言具皆添足也索正眼於千手眼內索千手眼於一手眼內索正眼於一手眼千手眼外有正非眼有索非正文殊曰我眞文殊無二文殊然我今

者非無文殊於其中間實無是非二相吾以爲公信理迴向是閣成於公像成於若海江公別中異異中同不各爲記其所以記明夫不具變則異中異也

丹霞山兜率閣記

慈氏如來當次補釋迦佛處爾時祇桓遺法弟子皆於龍華樹下得道諸天於龍華會上護法亦不異祇桓如人王傳位太子則百官萬民無不傳者釋尊敎人發願上生第四天卽未立致植此勝因亦於下生獲果皆舊人非新人也丹霞初欲建兜率閣山陰吳公梅梁何公鳴玉聞之忻然請爲主者梅梁別主慈

氏鳴玉別主諸天而共主是閣閣成今釋比丘誌於衆曰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慈氏如來不動道場而於吾浙有大因緣其現身義烏則傅大士其現身奉化則布袋和上皆浙產也戴逵以精思妙手作慈氏像威靈最著其子顒爲江夷造觀世音積歲不就髣髴若有人語夷於慈氏有緣顒從其指易之應手而成此山陰產也蘇子瞻夢遊西湖見有榜曰彌勒下生朗月處天而在西湖者見西湖之月月不偏於西湖西湖有全月今兩公山陰之產所勸導者皆同地而予亦杭人西湖之異於錦石溪寄矣錦溪之月與西湖之月不異西湖之月與鑑湖之月不異一切月天上之月不異惟予與諸公植勝因於慈氏如來如來知之而未嘗同未嘗異也所謂諸天與遺法弟子皆三會中伴侶而未嘗別未嘗共未嘗舊未嘗新也有欲見第四天上及見龍華樹下者乎無過於此

準提閣記

諸大菩薩深達衆生習氣數見不鮮於是有互出之奇爲相續不可盡之勢以變其耳目者一其心志釋迦如來導人往生有彌勒內院淨琉璃國極樂世界

自慈恩教微修兜率勝業者絕少東方則無聞焉惟無量光佛刹攝受最久文殊師利普賢地藏各有靈跡而觀世音獨於此土有深重緣準提菩薩近百餘年前稍知趣向今則徧宇內仰威神幾與補陀競爽夫以大士願力不爲衆生早出而機感乃在三千年後豈所謂聖人不能違時亦以夢夢羣黎有數見不鮮之習故不辭後起以作其欲竭之氣歟丹霞旣奉菩薩像兩載未有閣歲在戊申春南雄陸使君孝山以學使者馮公蒼心淨檀五十金至卽自捐五十金故司李今萊陽令萬公松溪瀕行留二十金而南海令陳公試菴於初夏遠寄一百五十金始克集事及冬而成卜地則長老峯之左肩右臨法堂與藥師閣平出而高顯過之江山層疊之秀一攬可盡也菩薩爲毘盧遮那法身流出若以長老峯表現於此左方屈伸十八臂慈威竝用據高臨下顯密互融法爾本然事非有作惟此度門有主有伴菩薩不求護持而諸檀越示有祈嚮誦秘密咒持清淨齋建寶嚴閣奉不思議像使已信者未信者將信者知有此事同入準提三摩地中等歸解脫此諸檀越卽菩薩多生眷屬亦各有互出之奇爲相續不可盡之勢者皆蓮華

藏海全劃不可作一遍觀也

丹霞山新建山門記

丹霞之山所謂八方無路一門深入者也入此門者懸梯而登望者得奇陟者得危予以昔賢辟地殆於設險以守今爲道場所與人正大平易而已矣歲丙午南雄陸孝山使君捐俸成之於是梯以木者磴以石可雙輿並進也磴道之上爲平臺臺有門門上有樓門有內外二重外者俯見拾級於前內者仰見拾級於後磴之勢依於石之壁立者壁立者之勢邐迤頁緣不能以一向是故外爲門一向內爲門一向爲

樓一向樓之廣狹壹依於壁立者之勢橫斜凹凸得異於自然之中而不覺其異斯其所以異也使君治南雄當往來之衝庾關峻險民亦勞止一切惟正大平易與斯人以安十餘年如一日今推其餘以安吾山苦行之僧樂遊之客喘息減半慮無不誦使君德者使君天才英絕其來吾山賦詩妙天下烟雲迴合與江山之氣相深皆因物賦形得自然之異不以危見奇門之成其可以見丹霞之風乎猗嗟此使君之風也

丹霞施田碑記之一

丹霞施田自羅茂才繡九始前此有施矣趙雨三傳竹君兩使君也丹霞不受有辭田說後此有施矣劉煥之副戎姚雪菴文學也丹霞受之未有記而羅氏之記獨先以其施獨先也惟吾法飯僧謂之福田其以殷重歡喜獻於三寶則曰敬田若出於憐憫以有餘濟其不足則曰悲田此二田者皆施者所爲福田也而受田者卽以身爲田佛田勝法田亦勝僧田有勝有劣以進修之位各別故繡九施田之初未始識予蓋聞其風而悅之予自愧田劣康熙乙巳冬田入丹霞而吾師天然和尚以丙午冬入院大善知識之

田勝而繡九之敬益勝矣人一食不可當兩食故有一日飯僧有盡安居時飯僧有盡形壽飯僧以田飯僧殆於盡未來際以其給現前僧名曰現前常住以其給十方僧名曰十方常住以其盡未來際給僧名曰常住常住是田也爲丹霞常住福田卽繡九福田常住後之有是田者其潔乃身廣乃心使易世而無大善知識王持大法則勝田劣劣漸荒荒漸絕又易世而至於分房析業斷十方僧獨冒利養是盜十方常住猶有非現前似現前在乃至於私相市易飽橐而颺去是盜常住常住則羅氏之福田盡而盜福田

者之罪業無盡矣嗚呼無間地獄非一刦二刦三四五刦可得畢其報其無以有盡之貪博此無盡之苦也繡九諱爲章令子定昌定隆定光仁化之扶溪人其田隸南雄府保昌縣百順都爲租穀四百石其從而興起者有羅育美等以其田同都居同里例得同書

施田碑記之二

予初建丹霞孝山使君卽語予常住宜有田則淸衆始安道場始久時方急佛殿僧堂未暇及也歲丙午使君以聞部彭氏田五百餘石命予相度欲捐俸成

之以僻遠多荒而止丁未冬十二月予歸自仙城職事僧欲置仁化一庄計租一千二百石價直八百六十金有成議矣予方憂之戊申春晤使君於韶陽使君欣然爲卒前志且導諸同好予赴約雄州三閱月而田事竣蓋用物宏爲時速未有若此者固使君願力護持之所成始成終也自有丹霞以來予充監院七載使君爲檀越亦七載山中締構下及米鹽瑣屑無不共區畫視予如手足視丹霞如其家予欲遠行輒致語使君爲我權家數月使君笑而應之凡予所惕然視止行遲者使君出一策剨然以解卽所勸導部內淸淨軟語各有以發其惟心未嘗稍涉勉强作以高臨下之色吾儕比丘於護法有所求至再至三自覺不韻丹霞在使君心光覆持內歷年最多施澤最久其與予相終始亦不獨此置田一事豈徒爲檀林標準吾儕比丘得居此山持此鉢安意禪悅使淸衆與道場共爲可久續佛慧命其可忘使君哉使君弱冠通籍今二十餘年宜驕貴而不驕貴其於三寶事爲不爲非有切膚之傷也其視予如手足視丹霞如其家聞之無厭行之無倦若此者以重法故非有所私於予也吾儕比丘身入三寶之數喜爲驕貴其

視道場之成虧如傳舍視淸衆之饑飽如路人食其食不事其事聞之而厭行之而倦其又可忘使君哉

丹霞新建韋馱殿碑記

予初結丹霞卜建婁至閣於大雄寶殿之前七年未有檀越康熙戊申秋勤修引直歲夢中若有迓新伽藍至其地立刹竿六丈有奇覺而竊喜謂當有福我者已酉秋予謁制府大司馬周公於端水以茲閣請公許之發府金五百爲助一年之後實惟一年之前嘉夢是踐則公於丹霞三生之緣殆未可以思議測也是歲嘉平工師平水度地閣之基與殿基高下相

大二丈予乃搆爲三重迴廊通殿直抵長老峯如與衆生同一悲仰明窓曲闌俯瞰錦溪石塘諸峯疊翠可拾如與諸佛同一慈攝左右翼以小樓亦三重下廊下達上廊上達蓋玆山淑詭之觀至此止矣按此忍土須彌山半有四王天四王各有八將韋將軍特三十二將之一隸南天王下護念正法切如眼目當於賢刧千佛最後成等正覺然且不舍天大將軍身舉九百九十九佛之法輪盡護之而後已乃知應身大士接物利生卽佛果非其所急何也時無遲速位無尊卑法輪轉處有王有伴究其本懷寧爲伴不爲

王寧遲無速寧卑無尊而婁至如來實與拘留孫佛同時成道韋將軍與婁至如來同時得名同時得位惟公文武忠孝克相邦家綏靖交廣於震旦亦爲南天而以大司馬兼大將軍秉鉞之重慈護萬民等視一子與諸大士接物利生各暢本懷丹霞正法無相而見婁至寶閣無作而成甫入境之先示已發心之兆此中誰爲鑄形誰爲濕影多刧且無先後一念自具古今予方誓於賢刧最後補處行菩薩道不斷作佛公於此舉宜有嘿契而忘言者爾

華藏莊嚴閣記

別傳之寺倚長老峯據座而雄視右壁如列步障左如架裟之展勢欲斷仍連羣石跳脫而下有巨石南向曰紫玉臺喬松百許如冠劍丈夫擁立而嚴衛跨一硼曰寶珠峯玉臺之右有壁如舒一背華藏莊嚴閣直架裟展幅之際前爲香積左之前爲藏閣並於右爲淨琉璃諸閣丹霞樓觀十數而巍是閣也高無上上無上或謂毘盧遮那如來於三身無上疑有適得其位置者此非如來所自爲位置也法身於一切身不見異而能使一切身各不見同使法身自見其異於一切身中而曰法身法身耳卽至高至上已與

一切身爲類矣大中丞劉公塡撫東粵至化所被予無以擬諸其形容公未嘗以貴驕人不大聲以色驕人不以德驕人若置之一切人中亦不見異而文武吏士一切人輸寫智力各不見同蓋於古一个臣有神似者以其不爲高不爲上而爲至高至上毘盧遮那於佛身至高至上華藏莊嚴閣於別傳樓觀亦至高至上眞有適得其位置者公未嘗有意位置此閣然不得不以此閣爲位置亦毘盧性海不見身而身見不見世而世見之一端也閣始於庚戌秋九月竣於辛亥夏四月函成三楹閣土之半結石爲臺而下

成乃就右爲石級始抵於上成級皆搆步廊覆之

丹霞地藏殿記

予以庚戌春至肇慶太守史公庸菴發地藏閣之願約韶州太守馬公予貞共成之閣辛亥秋九月落成惟諸佛大菩薩間出於世皆爲三界衆生三界之穢至地獄盡矣衆生之惡業至墮地獄盡矣地藏菩薩以正眼普觀一切衆生本覺妙明與諸佛無二特以妄想積習爲見所遷七趣升沉輪轉不已一若性有善惡而不知性無善惡善惡無性升沉無業淨穢無地苦樂無人浮雲在空亂起亂滅幻人現影非實非

虛當下一見卽還本妙是故以地獄爲道場以惡衆生爲伴侶以度所難度空所難空爲佛事也二公示作王臣不可捨諸政刑孤行德禮特於聽斷之下得情勿喜哀矜所被桁楊桎梏共鼓薰風則於菩薩莊嚴供養亦有同聲之感乎登斯殿繹斯義仁人君子待諸惡業衆生有教無絕有憫無怒暫時歧路畢竟歸家卽生之殺之總爲指迷之導師俾知實所若吾儕比丘稟三聚淨戒行菩薩道餓鬼畜生隨類而布慈雲隨人而指淨月不獨奉地藏爲標準共喆知所先務矣

佛殿右肩未有室宇頗嫌其空虛初擬結戒壇於此地藏本欲建閣別有基矣適予病且將出嶺請藏恐山中職事未辦了此乃令造地藏殿於佛殿右肩庶結搆完善相稱耳今踰一年請藏旣已蹉跎未行而戒壇亦不復措置蓋建立之難如此此行菩薩道者所爲精進用壯不自致後時之悔也

舍利藏中石記

康熙丁未秋七月舍利一千粒至自廬山棲賢蓋闢地得之爲宋咸平庚子塔中之藏我天然是和尚命下地於海螺峰頂古岡善男子方雲停兄弟捐資建

窣堵波盛之玉合載於玻璃盂襲以赤石函歲在壬子日維壬申月與時皆甲辰天地協吉緇白相慶丹霞道場永明慧日韶陽福地徧覆慈雲三災絕沴八法生光現前內外護隨喜見聞皆與釋迦如來同分多寶之座

丹霞營建圖畧記

丹霞山別傳寺者踞海螺墩絕壁之上右折一徑則錦石巖志所稱巖中石壁五色間錯者也左折一徑逶迤緣梯而登入海螺巖絕壁之下下望之如層城上倚之如列屏其地蜿蜒伸縮開攏者九或深二四

十丈二十丈十餘丈如西番蓮一一辨相附麗天成下臨大江明砂繡發淸瀾鏡徹外則近嶺獻奇遠峯爭媚蓋山水之奧區也故虔撫孝源李公辟地於此辛丑十月令弟鑑湖君來穗城以施余嚴事三寶今擬於最中一麓之中建大雄寶殿殿前左爲天王殿後左爲庫後右爲禪堂殿後爲法堂方丈坐長老峯下諸山羅立一江如帶繞案西流自然有法王據座氣象旁左一麓天然巖前爲廚廚前爲食堂旁右一麓俯視芳泉爲首座寮寮右爲影堂又右則海山門所從陟也長松數百餘中建彌陀殿修淨土者居焉

左結戒壇爲受戒誦戒之所右爲延壽堂又右則竹林巖修竹千竿中建觀世音大士閣旁即海螺巖水飛流下石壁數尋虔磵皆叢竹怪石極錦巖頂壁削路絕而止天然巖左更一麓舊爲鑑湖重修六祖堂堂上爲樓奉諸檀越香火下棲雲水其前爲客堂其後爲藏經閣閣左有泉依泉而行左方盡處有紫玉臺巨石瑩淨松釵滿逕可以葺亭宴坐循右出前兩石劃然中分一磴爲布梯地舊立關門一座今將奉漢壽亭侯像爲伽藍以鎮之門右起一頂正圓色正黃欲請舍利建七級浮屠從塔院稍後架平橋度石磵至客堂前又一平橋度石磵抵天王殿之前左爲鐘鼓樓一切瞻禮從此門入蓋實前左以迎生高後中以坐旺虛右前以避煞直至海山門如率然之勢首尾相應海山門陡絕鑿壁成級縛竹扶闌以升迴顧則戰掉不可上上則海螺巖四望廓然石塘馬鞍萬峯俱伏周遭有晩秀水簾雪巖諸勝雪巖之旁有乳泉泉上有龍王閣其左登頓數折爲虹橋過橋爲半寨頂居半寨者不能躡而有之遂爲丹霞所有復登頓數折爲朝陽巖頂皆峻遠靜密足水足柴可使行頭陀行樂居阿蘭若者或一或二或三四五僧結

茆臥石钁頭競勇星分棊布磬聲相荅眞叢林韻事也海螺墩畔小山插江平坡隙地足以治圃種蔬臨水豎石坊倚墩搆下院爲到岸扶筇下山理檝者作小歇場路旁雜植松竹蔽虧倒景此山三重重重涉入一徑獨上旁無岐路卑者更顯高者更隱奇而不危曠而不露若道場遂立敢謂與曹谿雲門鼎分三足爲嶺表梵剎冠冕今釋薄願如斯亦菩薩莊嚴佛國中一微塵許事然非畢此一生精力集諸內外護財法二施未易成辦惟同心好道者有以敎之

遷路記

緣梯入關門過三巖高處其路甚徑可一覽而盡也
余頗疑之欲遷於擬建舍利塔之旁透迤行跨石磵
度平橋又跨石磵度平橋接鐘鼓樓而上當關之後
右直殿之前左東叧爲隄涉而成橋止即畜水於崇
山中得川上之樂亦曠事也磵斗絕淺築之則水觀
不大高築之則隄費不貲春正黑月一日偕還覺靈
知勤修願乘六如共尋之坡陀數下策杖行茂樹中
望長老諸峯殿堂益高如在天半林木爲之掩映有
照影井中獨見斜領之態面山左右勢益卑益出顧
盼江波曲折明媚來衣袂間如畫家烘染多一筆皴
疑有起伏數疊不盡之賞不與丘壑俱盡同行皆喜
甚於是勤公賈勇操鎌往開之余息關門後望紫玉
臺躡松釵而登聞笑語逼人忽持一鐵項圈到蓋若
行頭陀行化物也有鐵牌二鐫云滿願即開韋馱作
證字嵌銀如新以爲新則此間無遠方化士以爲故
則鐵未蝕布未朽衆咸嗟異此路適開開與開偵舉
鎌斷樹樹斷鎌失覓鎌得圈宜有莫之爲而爲者漫
託楮先生以墨誦

指月尖項月圓手一鎌沒半邊用得全鈎着天兩箇
牌一箇圈虎左伏龍右顧高一頭低一步明中藏暗

中露用即是勿回互重重雲下有黃金尋不得得不尋
一多生多一心芥萊子繡花針

新開舵盤巖記

乙巳春正白月二日之夕勤進石吼二比丘言於予
曰今日又得一巖矣問其所在曰朝陽巖頂問其狀
則踊躍歡喜有不能出諸其口者曰異甚向所未見
所未聞師不可不遊消得一篇好文字也但度兩石
壁不易當懸繩而下耳勤修六如二比丘聞之曰曾
至朝陽朝陽僧爲言巖之上更一巖夐絕不可上往
往見有人物往來其閒時忽不見疑爲仙靈之窟宅
豈即此耶三之日先遣六人往開徑予與諸子登海
山門過水簾右東面行度小龍脊上虹橋頂至片鱗
巖茶點罷循石壁上觀淺碧池陟負翼嶺度大龍脊
蜿蜒平正千有餘丈至御風亭入新開徑徑盡一壁
凜然六人者已懸繩而待矣壁長三丈許急持之乃
過穿叢篠中又一壁二丈許亦以繩行將下倚壁稍
憇望巖上千仞特立氣象雄壯知其所挾持不小徑
報竣從壁側轉一坡初狹漸寬卉木錯雜入巖軒敞
高八九尺至一二丈深一丈至二三丈長七八十丈
前擁土坪縱廣十餘丈橫抱巖而止對小石峯如幢

梨溪水當其懷隨龍之水依半砦而出石姥界牌可以十指取也下卽峭壁百餘丈壁之下則朝陽巖朝陽之旁爲禺山靜室左爲燕巖蓋壁石之一隙而高深無由測蝙蝠萬計都之日暮分三道飛去如雁字不知其所往五鼓分三道飛還其聲如飄風燕巖之左大石連峙拔起迴翔如欲窺此巖不可得如恐人得窺此巖作數疊頓跌成一壁若展袖若列步障予將開巖鑿池面壁築室爲終焉之地眞可長揖人間矣出巖上兩壁則盤繩鞍易迤邐歷巖頂稍下得一石脊長三丈餘廣不三尺緣其旁而過或呼爲龍頸

又一石尤窄窺其下深窅如萬丈井不敢久留目又一石廣於龍頸兩倍長稱之更下見一石廣稱之長不及龍頸兩倍不可至此卽一壁頓跌作數疊半砦所謂龍頭者也坐其上靜室之僧亦出相望而揖眷眼皆辨語不甚了了髣髴有須彌腰頂之異矣石而皆萬年松錦地羅附土皆黃花翠竹遶則仁化一邑之槩如觀掌中菴摩勒果近觀巖戶咫尺林木森鬱蔽虧如不欲人知然昨日有人坐此石知有此巖今日有人窺此巖復坐此石山靈之効順固自有時也坐既久與諸子反覆觀之玆山大局以長老峯爲首

以此爲尾取針盤審向大雄寶殿踞首把尾不移一線形家言此天梯龍是聖道場地非凡俗所宜居不其然耶還飯於片鱗乘餘興登海螺頂從東過西壁峭絕予逡巡疑爲不可下勤修石吼從史之解腰繇相續使予援繇以一手把予手以一足承予足予以兩手輔兩足以爲馬以尻爲輿輪終不能如王尊叱馭旁觀者危之僅乃得下望長老峯雖斗削猶有措手足處復登其巔四際盡出其輔翊起伏相生相應之勢毫髮無遺憾勤修謂予此山如船紫玉臺如梁頭長老峯如桅海螺草懸諸巖如艙龍尾石如舵俯

視群峯點點如波浪遶山皆水非膠淺者則今日新巖　舵盤也因名之曰舵盤巖丹霞宜別名法船予未嘗見眞龍長老峯如尺木舵石如尾海螺如項草懸、帶如腹大龍脊之旁兩坡如翼與小龍脊連延天矯出海搏雲俯視群峯點點如波浪遶山皆水非凝非贅今日新巖又貼尾之扇鱗也西域諸尊者現龍奮迅三昧非龍不得體非奮不得行非迅不得智宜別名丹霞曰龍奮迅龍奮迅以神名法船以形名丹霞以邑名同遊者靈知勤進勤修潛輝具八行潔石吼淨行覺熏德盛七覺十一比丘輪初與竟二沙

彌同遊而開徑者言吾無虧二比丘天格倚比五字千帕四沙彌慧淨比丘爲片鱗巖主具茶飯見源直鈞二沙彌後至各遊願乘六如二比丘知僧事與諸比丘沙彌之未遊者期以他日

遶丹霞記

盡丹霞之上不盡丹霞之下不足以得其天之全臼月五日偕同學二十有二人遶山一周而還以爲未能盡也九日再遶山一周而還爲之記曰下天梯度護生隄左行小攖浪山深磵如劈有小石嶺障之過嶺成土坪與左攖浪對峙如雙闕左尤綿亘江流至

此爲一廻向乃去上人謂之南華嶼望紫玉臺聳秀尊重鬱鬱忽忽有霓旌玉節眞靈呵導之勢嶼之下爲田李公鑑湖置以奉六祖堂香燈者田欲盡一山後出一山前展水流其間後出之山如踞地師子前展者如連雲登其上四望久之度水復有田見兩石壁如屏有二巖一曰中巖一曰霧隱巖霧隱靜好端正與長老峯相直精嚴玉立若以同道爲朋願乘之所玄賞爲何子茂生卜隱者也汲泉煮茶坐對乃下緣溪徐行至梅子坪黃沙坑水自曲江來與丹霞之水合流從長老峯後左遶入於江遶峯有山敟重山

之下茅屋數家迴望諸峯向所謂圓者忽方方者忽狹而長分者忽合合者忽裂高者忽下不見者忽見丹霞之水一出於雪巖之乳泉一出於淺碧池一出於七如來峯從楓樹嶼分流左遶其餘皆右遶循左遶之水入兩山之間大石林立名狀不一老樹枝根瘁瘠蟠絡人行石中水行石下或伏或起淙淙琤琤如琴筑鳴上鮎魚坂則雪巖之壁千尺傑峙廣三倍橫五六疊如書水痕伽藍石立其右寶塔峯漏其左境最勝留連不忍去出坂直塔峯而前旁有小峯如禮塔者爲童子石群山掩映峭倩舊名大坑衝望片

鱗巖取海螺吹之巖畔有僧遙相呼爲之一笑過衝即楓樹嶼丹霞之來龍跳蹙雄俊一跌一斷一起一矗護龍之山肅然如千騎疾行不聞其聲有峯如火炬予目之曰燄慧右一峯如寶蓋過脊則騰驤直上作摩空矯首之狀入後關門歷嶼而下見絕壁甚奇色正赤文成如疊浪飛流下注爲池有坪如環隄竹樹蓊鬱拾枯枝架釜而炊野飯其下自此有七石壁中一壁廣長各百仞圓而上銳左右壁各三減廣之半下皆巖穴宛轉相通予愛重之遂呼爲七如來若對山結宇朝夕與晤言可以送老或謂此有通天巖

急趣之路澁而險巖有兩重深不盈丈與七如來非
正相見不可居也山半可擇地穿舵石後一石如鈎
上指正如龍尾御風亭如舵樓勤修謂此非小船蓋
出洋採寶之船坐壁下覩如巨船露底六如謂此非
凡龍蓋垂雲散花之龍坐壁下覩如赤蚪翻腹不免
各一回絶叫耳穿山沿山右轉爲歇馬嶼登鷲公埂
窺朝陽巖入路頗勝觀人面石最近予初從雪巖觀
之不似旣從七如來峯下觀之不似至此則曰似矣
面方耳大須髯戟張有丈夫相然非腦後見腮者予
向觀腦後不見其腮故宜其不似也朝陽有梵刹懸

山大師過之題兩詩巖上杜有兩聯猶存僧去寺荒
諸天之腹背皆穴樹之類如栢器用之類如鐘悉爲
盜所竇巖之勝不可盜兩平岡隆起交迴如故中窪
爲谷躋右肩至靜室歷三梯而升不及舵盤之半舵
石復據其上摘星辰而騎雲氣疇昔之坐嘯者非我
輩耶從此石轉磨崖天半行其下草深丈餘虎狼之
徑來蹊也大坂翼其旁當石壁三分之二爲半岩半
砦之上峯勢迎面彷彿亦有七如與七如來相映而
不明出予目爲七如來影下大坂涉溪嘐若於膝次
過窪塘出白虎嶺望雞鳴石度右攖泿山入穿雲洞

登嫈覺闌海螺墩於此過脊橫抱長老峯前爲案案
前爲江江之外青雲石雲師子江之內錦巖皆人所
知達者之於山水察其所未知者而已其已知者不
苟爲附和故曰君子表徵丹霞之山四面橫峯側嶺
波委雲屬從半岩後左達其勝雖多舵石之高危第
一自歇馬嶼而下七如來峯巨麗第一過通天而上
篠慧峯以來蟠結扶搖簇秀第一大坑衝以往鮎魚
坂深邃之徑與雪巖石壁廣博相間發第一立南華
嶼望紫玉臺神觀俊拔第一其總名曰芳坑洞丹霞
之左勝於丹霞之右右大江之明媚不如左曲澗之

隱秀也積石十餘丈塞攖泿如劈之櫚則南華嶼下
之田渺然成巨浸爲丹霞南湖東北斷歇馬之口東
南闢梅子坪瀦黃沙坑合流之水圍通天之巖至於
霧隱盡左攖泿而止別爲法苑桃源胸中丘壑予自
謂未讓古人無如此一雙窮相手耳記之以告天下
萬世之攬勝者

片鱗巖記

行小龍脊盡自左上右折而下一石如獸塞身上領
欲張而未得如老蚌出半殼泥塗中如赤龍一甲微
露於烟雲杳靄之際雲芝之瑞侍者以畚鍤從之剔其

中蹊十許日豁然若堂若房平整明淨可五六人宴坐也稍翼以楹楯周垣中奉補陀大士左有巖溜亦給五六人循石壁更左爲淺碧池前上爲負翼嶺大龍脊予因目之日片鱗蓋在兩龍脊閒眞有得於烟雲杳靄之際者巖南向群峯立其下獻奇供秀目不給玩楓樹嶼一勢夭矯自左方振鬣直上望之悚然遊者至是嗒焉移情皆以爲竹几蒲團香爐茗盌不虛坐過一生也予旣爲此巖賞則關此巖者不可以不賞賞則瑞其首功瑞初字慧淨韶之樂昌人始來丹霞知山後侍予徧行堂每以記請予諾之顧笑曰

敘功之典方有所待今年瑞化去若瑞勤苦清淨之行不容虛此一諾巖之記則巖所自有耳辛亥秋八月廿有三日英德舟中書

重修曹溪御經閣碑記代

予自丁未重建曹溪取法門不二之義遷祖殿於御經閣地直大雄殿後戊申旣竣事矣將以舊祖殿地建閣命日者卜期云歲在壬子協吉因休諸役以俟時及今春以期至告乃遣官召匠選材必良程工必固以斵以構載覆載塗經始於某月某日落成於某月某日具勅緣起以詔來者蓋天下道場多有藏經贊揚諷誦所以祝釐祈福依敎修行然每由於僧徒上請而曹溪一藏爲明英宗特賜重以勅書始構傑閣名曰御經所以尊休命而誇付囑之盛事也萬曆甲戌辛卯再修康熙丙午復修稍撤朽蠹飭以丹堊予則盡易其舊而新是圖與前後殿庭共垂悠遠良以國王大臣惟法是護不忘誓願用極莊嚴將使閣中一部一函與龍宮華藏同放光明同聞敷奏陰翊王度洵非小補若乃曹溪建置特地更新閣基之祖殿旣成祖基之經閣復舉雖踵事增華而遹還本有規模嚴整氣象完密與山川深秀之勢妙合自然則

予鎭撫南服二十餘年風雨順時民物安阜藉地方之同心同力者荅天庥而垂下澤於此道場迴向結緣若合符節是舉也總督大司馬周公諱有德比歸禮祖捐金倡助在庚戌秋而總督少司馬金公諱光祖巡撫御史中丞劉公諱秉權提督左都督嚴公諱自明及藩臬諸大夫左布政使徐炟按察司佟養鉅督糧道參議徐養仁督學道僉事沈令式驛鹽道僉事王令各出淨檀嘉與有集予嗣子少保公之信次子都統之孝咸體予懷相率供事皆爲予樂相其成非敢云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庶幾於六祖門庭得大

觀而收全局以祝我國家金甌無缺玉燭長調是予之願也矣

首山大悲閣記

此陶菴故址也昔次公長者閑淨自好喜譚名理傾心佛事嘗結精舍於此四面皆水水逶迤曲折讓地成林用資放生弘誓今蕭子孟昉歸統於首山作叢席復建閣於陶菴之故址奉大悲像其上若俯仰顧盼爲放生部署維菩薩施衆生十四無畏衆生所畏莫甚於死今以湖施魚以林施鳥驅呼不擾而免於殺時取其罹於網罟者縱之安全其爲無畏之施大

矣此固菩薩所樂爲現如是身說如是法者也登其閣四望廓然左爲娬姆左之前爲玉華前爲紫袍右紫瑤後爲三顧仙槎之江間之不使見而湖之勢始出山亦若不竄於樹間以瞰湖而江山之觀益遠以秀湖之左接春浮右香界前爲長者園鼓鐘燈火與林樹參差相映於湖之中而閣之地位益以尊貴閣之下曲廊板屋近因樹遠因山使各出其宜明宜密者爲自受用他受用三昧而陶菴之首尾益以正任持益以久閣之後有陳公墓陳公初讀書水明樓沒而葬其下其後售地次公亦以形家言謀改葬次公

更爲襄事助既發壙土鍵木新次公止之曰遷則氣泄吾終不以小利而傷亡者之心也於是墓亦依菴以爲命又次公之義也次公義不替於死則其澤及於生豈非多生行願無作眞慈爲大悲菩薩之所攝受耶則賢公之建此閣故次公所樂爲如是供養如是修行如是迴向者也嗚呼始而樓繼而菴終而閣一切法之不可常也見矣易樓爲菴易菴爲閣地之靈亦有漸而登於覺路者時爲之乎賢公之能後也次公之能初也孟昉之能中也時有分而法有合也人爲之也後之覽斯勝者惕然而思思而悟無僅以

遊觀爲樂說哉

重建白雲山石頭寺記

保昌之鄧坊有山曰白雲其上有寺曰石頭建在唐代興廢歲次漫不可考舊有田租若干畝寺既廢歸於其里之民惟關將軍一祠爲寺伽藍里民欲并廢之將軍微示威靈始懼而止因留寺田五畝以奉香火將軍之祠存寺之名與地因之而存順治丁酉開士若丘疇公杖錫來此善友張君勸諸里民請卓錫焉若丘精勤自厲耕稼埏埴悉躬親之積累歲時行業著聞郡守陸公憫其勞瘁特加護念越康熙辛亥

成佛殿及諸堂寮緇白欣然壹似祇桓復湧於煨燼之後也徵記於予予曰茲寺重建之功成於若丘而始於關將軍梵刹廢興各有緣會將軍不一示威靈則伽藍漫滅誰復知有寺名寺地者將軍豈乏此尺寸絫頤此升斗要之存其祠以待復寺亦猶程嬰爲趙狄仁傑爲唐之心也嗚呼寺之廢皆由於吾儕比丘之不肖則能興者不愧爲賢矣若其絕續之際危幾一綫矣諸護法陰翊於冥冥者若此其爲可必耶不可必耶後之人無忘若丘之勞即知關將軍一念維持毋甘心不肖以廢叢林負檀越也

巢鶴菴記

去丹霞十里而近有菴曰巢鶴自朝陽巖右折而上崖斷續以梯再斷再續凡陟兩梯歷三崖過一綫岭岈側身頫首垂足半出之還而得此菴予曩坐龍尾石與此菴僧遥揖面貌可辨而語言不甚相聞者是也其舊名曰愚山靜室故仁化令董君師吉避地於此及解組歸於城守汪君渭汪君以施二殊合公置田供之合公僧中靜而有慧者不佻不笨謁天然老人題以今名豈不謂囂塵懸絕非凌霄之姿泯跡行空不能自適其適耶世之人曰天下名山多爲僧占占非僧所敢也今使左手持巢鶴之券右手揖入而居之即必踧踖再三退處於讓若是棄之而取之云爾此固鶴之所得而巢者亦非僧所必取也菴始於壬辰董記之田置於甲午汪記之重修於丙午予記之

南雄重修府學碑記

人情非其所有則不措意非其所獨有則不加意官其所有官舍非其所有也家其所有家廟非其所獨有也故以衆子孫奉一廟灑掃弗供以衆官師居一舍塗墍弗繕一不措意再不加意而學宮兼之蓋以

危矣南雄之有郡學始於成化僅二百餘年屢有增飾有廢必有修至鼎革而大敝平湖陸公孝山來守是郡孳孳惟弘道作人爲先務乃捐俸以倡而寶安袁君四其用孝廉秉鐸殫心悉力仰成盛舉於是周垣有築門有樹泮池有浚環橋之石有甃大成之殿榱棟有易聖哲像設有嚴經閣魁樓有崇有赫敬一之亭有翼鳩工於戊戌冬落成於辛亥秋杪蓋爲二十年生聚教訓神化丹青所表見也嗚呼是豈陸公之所有與其所獨有哉夫士束髮受書無論周行所示即一命以上取資於尼山此儒者之家廟亦以云

報本也今之當塗翔埊行吞外犬豕之所踐踏臧獲所褻狎草萊所塞蛇鼠所穴風雨所飄搖未有過而問焉可謂忘其本矣夫遺君後親是推之忘本而準者也而婪諸入以私其家謹護其官之所至則盡於自利以爲營窟夫賊民蠹國是推之私自利而準者也名教日隳修德講學無所先君不令其臣父不令其子師不令其弟卽良法美意上作而下不應至於交棄而止夫土崩瓦解是推之上作而下不應而準者也予於雄郡學見其不忘本焉則可知其克忠且敬也能上行也不私於一身之利則可知其公正而

惠其澤能下究也太守作之而師儒應之若桴鼓惟力是視則可知其同德一心敏而有功能上下交相與以有成也嗚呼爲政若此其以及天下有餘矣夫道無不可弘人無不可作天下無不可治者患不措意與加意耳其大要故在喻義哉其大要故在喻義哉

大洲龍船記

宋之末造自閩而粤至厓山盡矣有宣和龍舟遺製不與隕海之星同沒者在大洲洲有神村氓嚴事之每歲旦卜珓以請神許則舉游之月有巨木十數丈浮於海舟之長短準之號曰龍骨自丁丑以來請輒不許今辛丑有泣訴於神者吾老矣神今許猶可傳後人今不許恐一旦死而此法遂絕也神乃許之以端陽後一日至珠江岱清陳子招王侍郎園長止言阿闍黎與余得寓目焉舟長十一丈有奇龍首尾刻畫奮迅如生舟旁旅坐盪槳兒錫盔朱甲中張錦幔幔之中不可見操機之士所居也上建五丈檣五檣有臺閣二重檣半爲五輪閣一重下平臺爲一重各仿雜劇五十餘種童子八十餘人爲菩薩天仙大將軍文人女伎冠裳介胄羽衣衲帔巾幗褦襶之屬所

執刀槊麾蓋旌旗書策佩帨笄一切格鬭挑招奔奏坐立偃仰喜愠悲恚自頂顖眉目手足揚袂蹙裳有聲有色有神有理無不盡態極妍諸童子不得自繇不自知其所以然觀者疑爲樂部長積歲月練習而不知錦幔之下之操機之士之所爲信天下之奇也宣和爲亡宋之始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者悉爲女眞鹵獲此獨南渡西子湖中錢唐江上不與采蓮弄潮角臨安勝事頹隨泛海之蹕託此洲以自傳豈其神微有不可奪之風者耶每歲舉所費金錢千計旁聚落有請者神許則往不許卽不敢往往之地伐木

開水道醵香幣置千人飲饌以百計家之私會或涉
遠來觀宴犒舟車亡算神之許以十年二十年之久
蓋能惜民力者神所至祠之不封羊豕諸所獻香幣
有籍司事者不得有所干冒意稍前似有物縛之扣
頭謝不敢乃已又得制節謹度之遺然以技自喜初
以授此洲洲之人刻臂誓不傳旁聚落傳子孫不傳
女神既不欲以遊觀重屈民財復惜其法不見賞於
世至於中絕皆跌宕多才好事而不失其正者也龍
之口鐵鏁鏁之問之神曰不爾則雨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理　古習　編

記部

重建大忠祠記

一代之曆大一統之義有繫于君者有繫于臣者繫於君者一姓之存亡其繫于臣者大義於是不絕人心於是不亾則卜世卜年亦于是永不亡也宋三百載君臣盡於厓門陸丞相秀夫負少主以殉張樞密世傑絕維而去颶風大作焚香祝天以聽舟之覆綱目書曰宋亡若是宋之亡不繫于帝昺之溺水而繫於世傑之覆舟然則宋之亡亦不盡於厓門而盡于燕山之柴市厓門者君統之終燕山臣統之終也合燕山于厓門而宋之君臣之統至今未嘗亡也故文丞相天祥亾於燕山而與兩忠臣竝祀厓門祔慈元殿正也祠始于劉公大夏遷于穗城者爲吳公麟徵重修者爲戴公燿葛公徵奇明終兵燹不獨廟貌無存强有力者并其地而據之於是中江彭子襄爲番禺令力請于平南王制撫諸大吏克復故地鳩工庀材三閱月而成其中爲正氣堂左爲遠風右爲臣範前爲坊坊有橋橋前爲臺門皆堅緻巨麗巍然翼然足以歷年歲肅視聽遠風之左爲二閣一以奉文昌一以奉漢壽亭侯臣範之右爲精舍以奉佛疏清流植嘉樹使低徊憑弔者有以破其磈壘而發其波瀾甚盛舉也古之英達之主有志于治天下先務風敎使天下之爲將相者皆棄其君以自便非君之利也故雖敵國之忠臣必舉祀典所以尊重而鼓舞之然而君爲之則近于私不若其臣之自爲之也彭子令番禺以卓異著陟吏部考功吏部者進退百官爲臣作則者也彭子爲此其有攬轡澄清之志乎端風敎莫大乎定取舍取舍定而後群陟允天下之臣竭力致命不敢自便其私則祀三忠非一人之私好也夫三忠豈一代之私臣哉功臣之功與一代爲存亡忠臣之功不與一代爲存亡是故君統繫于臣統非徒矜而高之亦將有以責之使知人心所同然而大義未之或貰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張仲孝友以神七曲其身之不恤而恤蜀之亡關羽之于漢三忠臣之於宋同一春秋左氏之心法丁末運而以身維九鼎至死不變是祠也主三忠而張與關旁見彭子之門於是乎無雜賓矣嗚呼君臣大倫根於天性貫古今

通幽明無所不重舉往事風今世開來者無所不尊卽彭子精白一心以上報天子朝廟封疆獻身成信之學略可見矣

總督周公重修閱江樓碑 代

治天下之道如治水水之性柔以橫不束之則驕驟而束之則怒端江之水滙粤西安南之流疾趨而來循郡城以入高峽峽與城相去十里而遥有驟而束之之患崧臺隱起不尚險絕爲功亦有以逆折其橫者水至此蕩潏徘徊容與而就下此治水之法也崧臺之上有樓名閱江高顯鉅麗冠於嶺表歲己酉東

北大風樓欲西南傾於是制府大司馬周公下令舉而正之三月而竣事樓還舊觀華整有加公之治粤蓋有契於治水粤人之性柔而橫公蘄以禮束之虞其驟而怒蘄以仁育之以文化之虞其不束而驕甫至戟門發精卒討諸山海之弗靖者古岡華山巢穴咸覆軍政肅矣斥諸戕民之墨吏有飛章出揭報之外郡邑爭自濯磨以副愛養至意官方飭矣時則海界初還勞徠撫戢民安於農經義再復鼓舞訓迪士安於學嚴侵尅之禁絹御弧矢之利率先講武信賞必罰而兵安於伍捐府金造羚羊峽橋梁檄修諸要

津便往來使虎狼姦宄不得有所芽蘖而行旅安於塗公爲人內剛而外和文武吏士以公事見藹然若家人父子抵掌曲折俾得盡所長時掩覆其短使可易新轍奏後効而吏安於職業蓋其始也用兵而不黷武用刑而不深文一若崧臺隱起不尚險絕爲功亦有以逆折其橫者民亦蕩潏徘徊容與而就下然後束以禮育以仁化以文其正斯樓也治粤之小經營其治粤也正斯樓之大規矩也樓旣成公屬諸賓從舉觴飛翰珠璣錯落星斗動搖以公旦禮明樂備之餘見多材多藝之美稱千載一時之盛予宗昆某

實守是邦具述嘉猷俾載筆之司勒諸玄玉於戲我聖朝武功定鼎景運方隆霜雪之後應有陽春血氣未完尚兼藥石宜必挺生名世弘修文教以開億萬年太平之基亦惟公是望惟公治粤之法是程用猛用寬後先有序子大叔之於鄭不束而驕萑苻盡殲所傷已甚若夫黃河洶湃太華巀嶭束之過驟爲防四决之怒則巨靈氏一手足之力擘而爲兩以殺其勢者治天下之道不越於治水天地節宣各有自然之妙後之賢者登斯樓而識崧臺因識公所以治粤之意雖謂功不在禹下可也

重修包公井碑記

古賢士大夫至一方必興一方之利李鄴侯刺史杭州作六井至今賴之包孝肅爲端州守作七井城以內五城以外二其在西門外者龍鼎岡民居環抱之中清涼滑甘爲七井第一此郡城來脉山川之秀所發也予頃至端見有新甃此井者謂亂餘漫沒都門常君穆君合諸同志共爲修復往來歎仰昔蘇端明謫居惠陽以仙城飲鹽海寓書當途欲連萬竹引山泉以便黔首爲德不必乘權諸君亦僑居此地不以客游而膜外此井所謂物我同體者非耶薩婆多論

云若曠路作井若津口作橋梁船其人功德一切時生正法念經云施人美水或覆井泉不令蛇虺得墮以傷飲者當受天樂昔有母子常行三事一造渡船二造井三造圊厠獲大福報永不流轉三塗然則修善法者使一事一物無不得所亦何必盡之三寶一切衆生具如來智慧德相卽饒益群倫供養大覺等無差別則諸君修井之善又可以世諦視之哉嗚呼爲賢士大夫居人上亦足隨地隨時思吾民永久之利矣

育元堂記

乾有四德第一曰元從貞下起則其所自有也貞正也固也不正不固積之不厚發之不廣不遠觀於文山先生所以名斯堂券在元而操券者在貞此知本之義也元善之長也於德曰仁於位曰東於時曰春一之月曰元日一索而得男曰元子其居業而成功如取券皆子之能也所不敢忘者操券人子有善本諸父母以爲惟吾親能正能固積之能厚發之能廣能遠是故爲人親者貴惇本爲人子貴報本也貞有育元之義元亦有育貞之義元仁也仁之爲德止邪於未形節流於將逸養天地萬物之氣還於敦龐乃

所以爲正與固也譬之於首非四支百骸所繇來而四支百骸之所恃也爲先天所生卽爲先天所存然則貞能起元元亦起貞交有子義交有父義其交有父子之義何也爲父必先爲子則元先而貞後也爲父必有子貞先而元後也子必爲父亦元先而貞後子而爲父復有子亦貞先而元後也元有子義有父義卽有長義一切物無首亦不生一切事無首亦不成故有首義首有一義有第一義有尊義有達尊義有上義有無上義首一而已自下而上從第有一自上而下從一有第是一第一義也首之旁不更有

首尊不可以有並無一人不共一尊是尊達尊義也首在於上首之上不可以安首是上無上義尊與上爲大義一爲始義始爲本義人所以修德乘時而履位莫不有本本以爲實實以爲名自鄉舉以至禮部貢士第一曰秋元月春元御試制科策第一曰殿元繫元於其下猶子義也天子之所敬四海蒼生之所仰百僚之所趨事押班第一公曰元公老曰元老冠元於其上猶父義也其交有父子之義相生相成克正克固積之厚發之廣且遠若操劵而取者文山先生惇本以承先而啓後其世澤蓋未有艾也

得英堂記

空濶綿邈俶詭之觀至於人而極人至於南閻浮提黠慧勇猛雖諸天通力且遜爲不及其發而爲文東震旦之觀又空濶綿邈俶詭之極也人之面徑尺而縮耳目鼻口鬚眉毛髮侵其半聚天下之人較面於徑尺而縮之內無一同者此事之不可解也文之字僅以千百計各騁其思各修其句無不各異郎疏於一手亦有不能盡同此如幻觀之大者也爲人而得閻浮提於閻浮提中生東震旦爲文人於文人中爲一切人文師業之最勝者也師有二窮而在下常患其不尊達而在上常患其不信負英絕之才足以奔走天下居高以臨之順風而呼後來之秀依於我養之長之假之則遇之至樂者也予友周子文山顏其堂曰得英義蓋出此周子以文雄天下角天下之士於南宮亡不避其鋒郎署月供兩赤管不足佐驅使遂以才望衡文於楚三湘七澤二酉九疑七十二峯之地靈屈原宋玉習鑿齒羅含歐陽詢李邕杜甫之人寶照乘蕤林流風餘韻至今不絕周子以其獨得於天者與諸人士相遇於不知其然之天玉有虎龍珠有蛇鶴山鳴鐘應劒發光消百不失一當其自樂

之樂以爲鈞天五欲輪王七瑞舉不與易人見其然不見其所以然者周子食文之福而不昧其因郎野夫寒士一技之長一語之善咨嗟歎賞惟恐其人不見知於世而世之人或不知之推此心也以相天下可也文之道不區區於載籍凡業力所就榮華世法冠冕人倫潤澤物產蔚然建不朽於天壤皆文也皆不必盡出於巳惟與英才共之惟教育英才者成之韓魏公曰其爲相歐陽永叔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是有以文爲文者存今使坐政事堂提衡俊傑得范仲淹爲經畧制詣狄青爲大將富弼出使敵國

綦襄余靖知諫院張詠趙抃守郡胡瑗教博士弟子大小因其器領簡協其地經權適其時朝廷晏然四海嚮風景星慶雲龍馬神龜之祥畢致天下文章又孰有大於是者然不出周子愛人一念中量欲大情欲眞體欲厚用欲敏頓八紘爲羅未始有一士遯於其外衮衣赤舄簡册昭回千秋萬世閒若把三寸柔翰賡淸廟明堂之什淵淵出金石絲竹磬刻燭數分痕猶未過則於闈浮提震旦求一切人文之師盡空濶綿邈俶詭之觀又以周子爲之極也

餘慶堂記

易稱積善餘慶蓋天地吉祥之氣不期而會非以爲有求也世之人不能繫心於爲善豈能忘情於得慶則聖人之教有安焉亦有利焉陶子聚五取以名其堂若曰吾儕子孫所蒙業而日休者惟先人之善是賴今之獲有此慶蓋享其餘焉耳此善則稱親之義也雖然亦有喜焉有懼焉餘有以多爲義者源畜於無盡取之不禁用之不竭於是乎有喜推而上之所以報始也後之人不知先世之艱難驟用而過取驕奢淫佚無復修德以裕其源將以老其身不可得而況於長子孫則餘有以少爲義者流出於將盡餕餘不祭唾餘不食於是乎有懼推而下之所以保終也戒之哉壽至於八萬劫會必有盡祿至於四天下會必有盡名至於三不朽會必有盡以其非本有而於本有如殘如棄然則何道之從其必至於識本有證無餘也有善而不期於慶積而不計其善者乎世知慶之爲餘而未知善之爲餘陶子能深繹於此可與言天人之際矣

重修防廳公署記 代

士大夫服官臨民率以公爾忘私爲訓於是已所便安置不敢顧乃有堂皇不飭奥宊不治以爲惜物力

綏身圖賢者韙之夫因名得義因義得舉與廢一名爲公署不可以私家之義爲例今所謂賢者或不免舉私家蓋貽諸子孫不賢者或不免廢公署蓋貽諸不知誰何之人夫以子孫故急以不知誰何故緩則物我之情不軼於正上棟下宇經久而敝小敝卽小費大敝卽大費聽其敝者享不費之實而名兼無私不聽其敝者冐有私之名而實兼大費則功過之論亦不得其平然則析義不精失所宜舉失所宜廢失當名之義幷失當義之名故學不可以不講也端州防廳之設百有餘年其閒大小變置歷幾遷訛至于

始撤而新之予以康熙丙午視事迄今四年其閒巡
海觧船代覲攝令歷幾奔走居於斯無多時弁力經
營甫落成而瓜期已及安於斯亦無多時後之君子
庶觧風雨飄搖之懼何必予安而始謂之安其以人
之安爲予安予所以自信其非私也計其成始己酉
初夏越仲秋凡六閱月有門有堂堂有前有後有軒
有樓有室計若干楹規模維舊土木維新版築方興
稍擴矣計其費若干金出於稅之餘不名夫里一絲
毫一手足予益自信其非私嗚呼閩海播遷予不能
守先人敝廬貽諸子孫其敢爲不知誰何者急舉斯

廢復自疑其拙拙故無私無私故自信自信故安謹
紀其事請益於析義之賢者蓋嘗聞之天下之患莫
大於苟且相委爲因循積事因循相驅爲决裂斯署
也予不敢咎前此者之决裂若夫後此者不至於因
循惟明與敏得名得義得舉廢之宜天下其咸有安
宅哉

三水縣重建衙舍記 代

天子以民社之責責之縣令既勞其心亦有以安其
身與其家故聽政有堂退思有室其創也舉廷議資
民力因之而修壹出于官未嘗以爲身家之故而避

不講也夫君曰體臣而民曰事上此其義豈有公私
哉前之人成之所以自安也而後之人亦享其成分
受其安此其心豈有彼此哉予以甲辰初夏來令三
水其所爲聽政之堂壁立數椽不蔽風雨凡爲斯堂
輔翼如川堂兩廊六房公廨儀門等皆丘墟敗落無
一存者入宅門一望蕭然向所稱春臺與後園同爲
榛莽餘大小廬舍十七八間朽枉頹垣枝梧於漏天
坼地之上時有震驚求所以安其身與其家者無之
夫一縣之署六十一里所共雖洊經兵火然新舊代
則有倒修歲有額修公帑具見開除何以繕完無狀

會當鼎革委署非人私橐之圖惟日不及蓋月異而
歲不同其所由來者漸矣乙巳春邑父老僉議重建
予以時詘不可舉龎欲稍葺之梓人環視謂無下手
之地乃下令宅門以外六十一里任之宅門以內予
捐俸自任之夫以公還公以私還私非朝廷意也其
分公私而任者則體朝廷子惠吾民之意不忍不恤
其力也時方步禱有應乃建喜雨堂嚮廨宴息不可
以已建退食處弁過亭一春秋追遠建移孝堂一署
主星背之春臺復建春臺次建寢室其左建思樹軒
軒之外爲水道三間其內則家人婦子之所託也建

內寢室三層九間過亭一後小室東廚二又後小室二馬棚一右側建庫房二書屋三層六間後園建歌薰處五間爲課兒問字地改建土地祠于西偏垣墉傾圮無次者更築而高之始乙巳二月至丙午六月告竣凡爲堂者二爲臺者一爲軒者一爲室廬之屬四十有五一切木石磚瓦發平價市易不以問民間匠作夫役每人每日給米三升銀三分爲費計若干兩蓋功成而予力已盡矣吏之患莫大乎以私廢公公私之辨視其意之所發故有名公而實私者雖軍國亦私有名私而實公者雖身家亦公夫王者以天

下爲家爲吏者以所治之地爲家然後無傳舍其官之咎故自一命以上王者皆有以安其身與其家所謂恤其私而至公之理出焉使今之人委于後之人後之人復委于後之人則其勢益壞其費益大民之力益詘予之不自恤其力所以恤民之力不自諱于安其身與其家亦所以安後之人之身與其家也以私還私而公見以私治公而公益見則夫繼此而修之者取之例修歲修而有餘予敢不以一勞成此永逸若乃錙銖于彼此之間自固其囊橐以傳舍心視傳舍事能無傳舍其邑之愧耶嗚呼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已此大同之風而時可見之小康之後予即此一事以終自勉世之君子幸交相勉毋使有道仁人起江河日下之歎哉

三水縣譙樓記 代

天之道動而不息惟人也不然故晝動而夜靜夜則幾于息矣爲人上者時有以動之鼓之爲用運朝氣于暮氣之中使之微續而不斷臥不得早起不得晏刻漏有程姦宄有警縣令親民義兼文武軍志曰治兵之法晝用旗旌夜用火鼓所以一其耳目齊其心

膂將帥之事也故縣治之有譙樓者令之中權也先是三水南設盜劫庫藏樓不獨爲民授時抑爲官設備兵火之餘署且告圮其不足藉斯樓爲備明矣予既督內衙乃謀諸父老撤堂而新之爲前門爲樓爲儀門爲廊不忍重勞吾民復自爲之樓成比於舊觀宏麗過半其後則龍坡大望羣峯盤鬱始見祥于飛龍舞鳳之岡其前則肄江也會西北兩江之水奔騰肆達右繞而入海右屏橫石聳秀奇偉左西南諸山坡陀邐迤彌望極于魚洲莊步得烟水無涯之勢倚闌長眺足以廓委瑣滌煩囂焉首紅塵從楹簷樸落

不及水面尺寸銷隕無復存者予不敢私爲登臨之樂告于後之賢人君子曰斯固令之中權也設三水之指歸于詰奸暮氣者奸之所從入令中于暮氣不勤不明不整奸得而中之禍始于刑終于兵以治兵之法銷兵一耳目齊心膂用兵之上節也兵不可以恒用不可以顯用不可以驟用動於靜整而暇勤而不苛明而不至于盡盡於鼓之爲用卽無負所以建斯樓之指則設三水之指其有當乎樓之費三百金儀門及廊各百金予橐垂矣書之非以施勞後之賢人君子或以吾不忍重勞吾民之心爲有當則吾民可以不過勞也

臷菴小記

山海經大荒南經曰臷民之國其人色黃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百獸相羣百谷所聚是國也與蕉餘之懶者爲宜蓋嘗夢之而未至焉張子夢回得荒苑於羣谿因竹爲逕據水作亭圃以玫瑰池以蓮花既成雅構爰處蕉餘饑寒之患則諸同志詭以必免卽蕉餘不幾爲臷民此地不幾爲臷民之國之附庸耶得阿羅漢道其身金色自須陀洹等皆銀色臷民之色黃其亦四果之聖之徒

耶或曰聖不可以懶成且而得張子之勤也使張子而亦懶則子之懶將竄而無所逃蕉餘曰然既已懶矣則聖亦不爲而皇計吾可不可成乎不成耶且以張子之勤成吾之懶是吾之不成也若以吾之懶成張子之勤是張子之成也山高也有地與澤諸下者而高始見材所以爲勤也無諸不材者亦無以見其材故藉夫材以養不材亦藉夫不材以見材吾之不成張子之成也則張子之成庸詎非吾之成耶此其義菩提薩埵知之而能盡之或曰子而爲子之說以自便而便夫天下之習懶者也蕉餘曰不然懶無所爲豈有所習彼以無所爲而成懶此乃以有所習而成爲南行北轍背且日劫子方疑其相隨而溺於情海其猶有杞人之見也夫

兼園記

兼園者葉子許山所署爲太隱一區也葉子蓋宅於南山之麓山據郡城之中園居山之顛向也以宅兼園今以園兼宅從主人之所好也主人之所好在山水山水不能兼城宅不能兼山水園不能兼宅宅宜密園宜曠曠與密不相兼而兼之以園園之勝亦有各不相兼者野山宜峻峻宜大宅山宜平圜中之山

宜小小與大峻與平不相兼亭臺宜新樹宜古新與古常不相兼山廣則不兼池園狹則不兼園平地宜同遠覽宜獨同與獨不相兼近景宜散遠景宜聚一面之觀不兼三面四面有蔽則有虧近山之山宜遠遠水之水宜近山不兼湖湖不兼江江不兼左右湖不兼內外江湖在遠山之外則不兼園在近山之內則不兼而葉子之園以無所不有爲獨勝繇宅外門進而內左折名之以獸勝顏曰兼園密樹覆階疎竹拂徑稍折而北臨池有堂曰梧鳳迎朝曦納晩涼淸風可呼碧波欲應煥若文漪折而左有門曰蒼雲深處從曲欄度小橋老榕橫橋畔矗天而立一枝丈餘臥水上復抜起如虹霓之飲于川不測其首尾書屋佛龕以次置傍榕侵池有亭曰挹澇直而沿隄卉木藂錯亭曰含餘隄折而南又一老榕如龍伯之國人軀幹甚偉肘掌之計以丈須麋之計以壽對梧鳳而峙望之凜然亭曰纍翠折而西門於宅之內右緣堦以達於山顏曰釆榮拾級登岡穿蕉逕而左若有順風而呼兩榕者兩榕亦自處於仲季事之以孟公臺於其下曰來鶴直東坡之故居萬家鱗次兩江飛流交於几席臺下之徑雜植梅花松竹之寒枝與夭桃

參伍而旁映折而北有堂南向曰壽燕葉子所以奉母淑人者也堂後曰潛齋大隱一區此爲自受用三昧左折登最高之巔亭曰萬象鬵城屛障觸石飛雲不有慧稜安知獨露右折而西臺於竹林曰探珠榜山爲人文瑞夜分有光大如斗如車輪赤如火上下峯閒謂之驪珠且呼其子弟得之衣領之閒不墮於象罔折而西北隅全湖瀲灔一吸可盡雁塔蘇隄釣臺孤嶼蓴溪荔浦松逕水簾澹粧濃抹粲如臨鏡臺曰兩宜觀止矣園之觀前兼江後兼湖四外兼山介於內外之閒兼城郭內兼宅宅兼池池內復兼山遠兼近近兼遠散兼聚聚兼散同兼獨獨兼同古兼新新兼古大兼小小兼大平兼峻峻兼平密兼曠曠兼密斯兼之名之所獨得也主人蓋嘗得其所得而深知其所以得故其用之也不忒守之也不失夫是之謂眞得

林長者兩世因緣記

記兩世而獨稱林長者重因也微趙使君無以發林長者之潛德微林長者無以結趙使君之報地果徹因源因該果海是故始於因終於因不離林長者而見趙使君此即使君命名之義也使君諱霖吉號雨

三河南睢州人也始生之日太夫人夢一老叟來自稱林黑子三十六年後當爲淸官寤而使君生林黑子故居睢之東門外躬耕數十年所積悉以建白衣大士閣臨終之日語其家我當往州前趙家旣殯其家訪之趙家趙家有夢徵與林家遺語若合符節故使君命名藏林雨下示澤流四海而不忘其本也使君生而聰穎篝燈力學下筆不休巳丑成進士蓋三十六歲矣當鼎革之後始知淸官懸記神者實先告之初司理括蒼以祥刑著入爲部郎出守韶陽凋弊倥偬方圓竝晝水火同濟八面俱應四氣咸備余於

壬寅來居仁化之丹霞一見如故遂爲別傳功德主悉其兩世因緣古亦有三生而鐫一石一生六十年成一像再生五十年而建閣以覆之者皆菩提薩埵願力所現林長者今爲趙使君白衣閣猶無恙使君方將開拓莊嚴續舊因而傳新果以爲是趙使君故不同於林長者以爲非林長者亦不異於趙使君未有林長者有無量生旣有趙使君亦有無量生不知最初一生何姓何名作何面目落何國土且置不論藉如此兩世前波後浪膠粘不合刀劈不開皆吾法性海中異名同體之所變現現一一身行一一道畢竟無第二人無第二事千生萬生謂之一生直至成佛無少間斷纔起差別之心卽失卻來處亦失卻菩薩行處然則不離林長者而見趙使君亦不離趙使君而見林長者林長者亦非趙使君之因趙使君亦非林長者之果記兩世亦非兩世說一生亦非一生若有如是人信有如是事前中現後後中現前彼中現此此中現彼說中現行行中現說今日韶陽一郡他時九州四海與盡法界不可說不可說轉同根凡聖俱向趙使君果上一齊成熟何以故始終不異一因故於是別傳寺主遙禮白衣閣而說偈曰偉歟大

士三十二應一切應身數不可盡不可盡故無有一身無亦無故有非有倫是林是趙說亦不得非林非趙亦不得說亦林亦趙得說亦不不林不趙不說亦得使君自命藏林於名果中說因火裏分氷澹歸作記藏名於林因中說果雪裏全春惟觀世音號正法明千江一月卽幻而眞卽幻而眞卽眞而幻一月千江不分主伴王無客禮玉殿生苔兩世因緣何所從來無所從來亦無所去閣由人興人由閣著但看白文莫添小註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述夢記

康熙乙巳仲冬予至菱江樊公元貞過訪於梵行居爲予述夢〻云初如從此閒歷階而下見一殿殊麗中坐一佛左右各三佛一僧擊木魚誦經予從後瞻禮僧起立合掌夢中了然謂是澹師也中佛相好黯若無光予意欲金之問僧此何佛僧〻云古佛也予曰予欲金之若何僧〻云汝欲金來問我夢中亦了然識其所謂遂巡出殿後有一池池上皆曲檻僧引予循檻而過顧視池中皆蓮盆〻中皆有花〻中皆有佛予問池何名僧〻云苦海出門後見兩山插天中橫一橋左山飛泉下注與右山之水合流而下左山之半有

童子數百人踴躍呼嘯各擲白蛋水中亂流出橋化而爲桃逆流飛上右山之半亦有童子數百人踴躍呼嘯以手接之或持或啖予異而問僧〻云此白蛋成果也復前行至一院旁有偉丈夫頂盔貫甲而立者予問何人僧云卽是汝予曰他自他我自我何云卽是我僧云妙用忽有一僧短而肥笑容可掬若世所畫布袋和上者且笑且言曰昨有官長過此將其妄弔打而去言訖大笑予曰汝觀此師何等端重汝却全不老成短而肥者笑曰汝道我不老成因指偉丈夫曰他還不老成在僧引予出舊路袖中出白紙一幅有字云三司回予未領解僧云汝二十年當回予曰前二十年後二十年僧擺手不荅復出殿中再禮佛與僧抗手而別則譙樓鼓聲猶午夜也覺而思之金者師族姓又與法派同音僧爲釋氏我卽自稱豈不合師名乎蛋音同澹回則歸義豈不合師字乎意者吾與師法喜之緣兆於此乎予曰吾何德以堪之雖然至人無夢所謂身心一如行住坐臥總在楞嚴大定若是全體凡夫情緣擾擾放身向黑甜國裏思議之影偶然落去亦有不思議境界偶然透出此卽多生善根功德之力不可謂之非夢亦不可謂之

夢也且如舊佛要新修不礙有今有古蓮池卽苦海從來無佛無魔左邊放落右畔收回兩班童子是聖是凡白蛋隨波紅桃逆水一道流泉非因非果就裏不妨突出一箇將軍且喚作妙用慢打輕敲從旁也須閃出一箇和尚他更不老成深錐痛劄白紙寫着黑字分明處一塊疑團擺手喚得回頭提起時千差坐斷這僧合着口說向居士耳朶邊居士開着眼落在畫工手掌裏無端汪破的夢中說夢只今會得了頭上安頭卻請成就這一尊功德

丹霞普同塔碑記

有棺有槨有封有樹世所以爲葬也仁人復設義塚以掩無主之骨然猶各有域故人有爭宅鬼有爭葬佛之教曰四大無主亦無我比丘之生也居叢林號爲旅泊歿而茶毘水火風俱散獨存地大之一毛入於普同之塔共聚而域不分卒未聞有爭塔之鬼豈非無我故無主無主故無爭哉丹霞建立十年同住亡僧三十餘未有以葬護法大中丞劉公憫之特捐府金以行其德於是卜吉於沕山之陽戌山辰向築臺二層縱五丈七尺橫二丈七尺塔廣徑八尺高九尺深七尺製以赤石有火珠而無露槃謂之平頭制底禮也經始於壬子夏五月[illegible]日告成於秋九月十八日擇冬十二月之朔捧諸骨石入塔中後有亡者率得所安公可謂澤及枯骨矣爲吏者曰此已無主爲西伯者曰我即其主公亦將使一切無主者獲大覆載寧翅丹霞之亡僧或曰丹霞之僧無主得公以爲主不可以不記予曰丹霞之僧無主無處不得公以爲主有處不減盡大地無出於此可以記矣

龍護園碑記

寶地之成豈不難哉予自壬寅至雄州諸善友請觀佛會有數椽特立於荒榛壞覺間其前後地猗他人

也甲辰復至聞有梅谷禪師掩關於此過而訪之已成丈室中奉韋將軍對一楹供佛前一小亭後有蔬圃即餘壤漸擴花藥爛然太守陸公顏之曰龍護園丁未梅師出嶺屬諸善友以歸丹霞爲下院公可之曰澹公來不可無駐錫所此亦吾兩人蘇程菴故事也戊申春予又至適有信士張原捨所居堂充佛宇公捐金爲倡鄭廣文魯城手一疏導諸士大夫助之左前有地公召其主給以價復有捨殿前右地廣六尺長九丈者始得正方無缺陷相其督諸工作則阮子弱生院主靈微輩也陸公治雄婉美古循吏雄士民請建祠其旁曰公之功德與三寶偕存三寶功德依護法益久公謙讓不遑曰他日以奉大士諸君未忘不佞即置一主其旁足矣其盛德若此於是兩工並興一地秋九月予自螺川歸則已鱗鱗翼翼將慶落成而楊歷巖老僧復以香像來適與新殿相稱乃奉舊像三尊於中區向掩關之室爲前坐左則陸公祠祠之後爲丈室室後爲厨及冬而竣蓋其閱歲自順治甲午至康熙戊申凡十五年其地則始自鄧其猶郭傳覺張傳海等以二十金得之李必用繼則傳海等復以二十八金得之李瑞符及其猶子李羽王

繼則陸公以六金得之程繼志又則傅海以二金得之劉學標而儀長拾地復成最後之施蓋從尋丈步畝積累而後全凡若干畝其建置則陸公自捐百金外諸郡邑長吏善信助一百二十餘金用有不繼靈徹以禮華嚴鏹米佐之弱生塈三十餘金李如琦捐木價三十餘金丹霞亦捐三十餘金凡三百餘金而後訖工向所爲供佛一楹移爲丈室厨復爲厨所爲亭遷於祠左方復爲亭皆不敢棄以荒諸福田祠附於招提之地工費別有記嗚呼豈不難哉後之君子知其所成始所成終者一以爲如來道樹時念時修

一以爲召伯甘棠勿剪勿拜則擁護之功與同時道俗歡喜勤苦之願力並垂於天峯夌水金鐘玉磬妙音長徹人天晨香夕燈瑞相永固聾聵予實有厚望焉

重修西峯寺記

由仁化江湖流而上溪山峻窄至夏富則氣象舒展田疇廣衍舍宇稠密意欣然如漁人已入桃花源裏也聚族而居者皆李氏距其村不遠有寺曰西峯問諸父老不復詳其緣起李氏自宋卜居於此寺若已有之予檢邑志寺去縣西南二十里創於宋紀年漫滅不可考明永樂五年重建嘉靖中重修寺無聞僧故不顯歲甲寅始秋李生棣思來謁予記曰吾西峯頹毀已久幸徹伽藍鐘鼓之靈得孫公其萬公其劉公其李公其蔚爲檀越舊有前後兩殿已起其敝而新之矣佛菩薩像金容剝蝕者整飭嚴好復建山門韋馱尊天之殿及兩步廊堅緻崇麗向所未有孫公又造十八應眞像使遊觀者獲修聖僧之敬爲人間福田將勒豐碑以誇示來者師其圖之予惟仁陽民俗朴喬尠聞三寶之名六度之實諸君以鹽筴過存此地非有香火深情而跡之所寄義於焉起遂能發

久晦之佛光被將仆之淨刹蓋其樂善出於天懷而輕財根於宿植靈山初囑率陀重會同此一因亦無二果今之人與後之人隨喜見聞識諸君所爲護念則同一鄉土同一照臨者豈猶存乎一闡提之見以自斷道種耶遂力疾撰次其事以備西峯文獻爲菩薩行中樹度生之標幟庶幾有舉無廢千秋相續不獨傳一時之榮觀已也

重修準提閣記

予初入丹霞訪張吉甫邑侯覩準提閣侯邀予選僧來居曰此即師往返驛錫地予辭未有以應也鄉先

生夌公澹廬言余中丞集生曾憇此中丞親見博山擔荷祖道甚力所至輙興佛事此亦不惜經畫閣僅一笏地右肩江左倚山古榕鬱然攫拏如龍如巳爲莎伽陀所折伏猙獰猶故而蔭覆清涼之德時來親人閣上奉準提菩薩像下卽釋迦如來前爲慧業堂堂後則韋將軍東西翼以步廊各有室閣上鐘鼓二樓葢梵宇之精約潔峭者也越六七年間稍敝邑諸文學以歸丹霞爲下院遣僧涖之凡三易僧再議修矣適孫君擘之過而慨然爲力任其成先是過三院主持册勸導有釣絲絞水之歎微君幾無所藉手以

告竣事夏富李生棣思爲予撫其實曰若爲殿若爲堂若爲廊若爲鐘鼓之樓皆孫君行檀所新佛座則華也開風而步後塵敢以記請予於誼不可以辭爲次其緣起俾勒諸石嗚呼梵刹之建其難如是予締構丹霞十三年未慰所嚮而老且病欲策杖嘯傲於榕蔭之下坐慧業堂中談昔賢狩令作旣不可得於是聞之而喜喜而述君之功以示來茲爲內外護法者比肩隨踵有興無替有增無損斯爲同願若乃三世導師六天實所與此一福報證明成就故已久矣豈竢予言

止息菴記

予休夏龍護侍僧病嘔血遐歷逵公診之笑曰若作血症治便成痰火矣投以九味羌活湯二劑而愈公妙解醫術如此不專以醫行予過其止息處竹疎樹瘦野趣溢目向以虔南之亂攜瓶鉢至凌江邂逅董李二君如有宿契爲市北門外書屋一區隙地數畝公漸捐淨貲締搆畢工復造大士像香燈嚴潔門徒敦朴悉由己力不求於人葢始辛卯迄今甲寅二十四年矣公以護法無土著族姓後來恐遂湮沒請紀諸石予惟世尊立教少欲知足今之比丘封己自殖

惑於紛華譬之偶有外感不加疏決妄投滋潤淸補之藥遂使熱邪閉而不出馴至莫救推公治疾之理治其身心以治精舍敬事三寶亦無封己自殖之患固可傳而可久也於是乎書

邢州三太保祠堂記

盡宇宙內皆吾人所示現之地不必定爲何許人要爲宇宙內所不可少者此公有之人也而或私之以爲重或取其間出而同地者以爲奇後之君子有以發其英識寄其超然尚友之懷若邢州三大夫太守史公肅菴合而祠之是也其一曰魏公徵一曰宋公

璟一曰劉公秉忠皆際昌明王攀鱗附翼建不朽之
功官同太保謚同文貞此一異也宋公本爲儒流魏
公曾爲道士劉公爲僧無三教之變相史公合而祠
之爲三教堂之變局又一異也均是人也有族姓不
同有執業不同有受用不同可謂之不同命不可謂
不同性可謂之不同事不可謂不同理儒之道知覺
以成人饑溺以責已道家戒陰禍陶弘景疏醫方用
昆蟲微命以入藥遂阻飛昇未有不修善而得仙者
菩薩本願全注於度世故有息苦生隨類生於危急
存亡解倒懸而不尸其德唐貞觀之治幾致刑措太

宗曰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武韋餘虐民不堪命宋公輔政開元號爲太平及其
所薦韓休猶能使人主有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之歎
元世祖以馬上得鹿斬刈過當劉公匡救幃幄保護
中原赤子不貲燕趙閒稱道至今未衰皆以仁及天
下爲功同理亦同事同性亦同命也天下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大賢以下者所爲天下有道可以隱天下
無道不可不見蓋以云救耳救時之義不爲身名擇
便視民生之所急而趨之則夫建不朽之功者各有
所從來魏公徵不名魏徵宋公璟不名宋璟劉公秉

忠不名劉秉忠以其爲一生之名非本名也凡一切
人之名皆非本名仲由爲韓滉鄒陽爲蘇軾岳飛爲
常遇春彌勒爲傅大士誰爲本名者大士衲衣冠履
而見梁武帝帝曰是儒耶大士指衲衣曰是僧耶大
士指冠是道耶大士指履一切道術工巧善惡升沉
別於命徵於事皆根於理而出於性所自具故有以
多人現一人以一人現多人以一日現百千劫以百
千劫現一日以咫尺現十方世界以十方世界現咫
尺則三大夫者數百年歷四海九州同一人耳豈止
同一地哉嗚呼此非具域外之觀者不能識也史公

以是發其英識寄其超然尚友之懷一歸於仁及天
下是祠也合衆力不可得而公獨成之亦非具域外
之識者不能成也

保昌縣學新建啓聖祠記 代

孝經不云乎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蓋能
踐其言如其量者夫子一人而已天下之學祀夫子
以爲報本因夫子而思及其所生於是有啓聖之祠
此謂知本夫善則稱親聖人之志也見聖人所以顯
親而推而放諸吾與人之親因以不忍僭越其身此
尤聖人之志也保昌有學而啓聖未有祠予始以忘

本是懼乃於修學之後闢地鳩工閱　月而告成斯舉也予不敢自居於創蓋以補前此者之闕畧耳前此者或以時不暇力不暇予爲後此者而聽其闕畧則非前此者之闕畧而予之闕畧也使聖人顯親之志不得見於玆地猶之可也使玆地之士不得推而放諸吾與人之所以顯其親者而益以隕越其身是聖人之所大懼也予忝教士之任貽聖人以大懼使玆地之士相習于忘本是予之大罪也斯舉也予僅自補其闕畧之一端若予立身行道思所以補其闕畧者蓋從此未之或止也

重建文昌祠記 代

文昌主人間祿籍爲上帝文衡其祠於學宮非古也人之觀在文天之觀在行有生而貴顯以不善而黜有生而賤貧以善而升神豈能自擅其禍福特因人之行而禍福之耳場屋之觀亦在文庠序之觀亦在行故師儒之道與天道合則祠于學宮亦未爲戾於古也神卽周大夫張仲以孝友見推此故篤行君子之成範其比於名宦不必官此地其比于鄉賢不必居此地其比于七十子及後世諸儒則裒然先達而謂之別王七曲亦不必専此地也祠舊在東偏頹湫隘予撤而新之益以高廣用形家言向巽峰以翊文運嗚呼自變故以來文運亦旣衰矣其始出于士行之不端國事民風靡然日壞豈所稱因人之行而禍福之者文昌之觀時有所失乎予所以翊文運願與諸生求端于張仲之孝友若夫科第盛衰其權故不在於神也舍而求諸巽峯益末矣

重建尊經閣碑記 代

外無敵者上武內正治者右文此爲平分不易之理而至於畸輕畸重則時爲之也聖人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法言具在上之人舉而行之下之人守之以實心行實事鬭爭不作五刑俱措安得有犯上作亂煩大司馬九伐之法者今徒不然六經視爲故紙百行等之虛名人心日偷大道日裂禍結兵連歸獄於右文而不知其失正在於不右文也聖人所以一道德同風俗法言具在其有不言而躬行者耶天子之太學郡邑之庠其有正誼明道之士相觀而善者耶卽所謂泮宮建置大成有殿明倫有堂尊經有閣其有不傳舍視之者耶若此安得謂之右文大司馬九伐之法蓋討其不右文者而遂歸獄於文則亦非上武之義也劉公直生來守韶郡佐直淸簡有汲長孺

之風而其數政大指壹歸於右文下車之二年捐清俸葺聖殿又二年建尊經閣閣之來久矣重建於萬曆之初廢於崇禎之末公毅然以一身任之非特不科擾於閭閻亦不借助於寮寀蓋以實心行實事其天性然也夫實心實事相爲生長而世之人常以實事遯於實心之中一犯其貨財卽以爲有餘心無餘力其視利甚眞視道甚僞以囊橐顧其私家甚切以輪奐崇其公誼甚疎是故事屬之朝廷屬之民社屬之士行之得失屬之聖學之存亡甲諉之乙乙諉之丙與丁一轉眼而閱數載再聚議而閱數人必至於敗壞不可收拾而後已公於此有深恫焉斯舉也不責人而責已不喻利而喻義獨斷而不疑速成而無所撓此之謂以實事見實心嗚呼使天下右文之治一切如公設誠力行修德講學徙義改過亡慮不純且徤聖人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萬世如一日可也何必毒天下而民始從之至煩大司馬九伐之法乎閣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府司鐸黃君𥟖率諸生函書幣屬予記予藉蔭鄉壤諗公異績爲詳公諸所修舉如城隍祠九成臺皆傾橐爲之一如建閣美不勝書則舉其重者大書之特書之書此蓋以爲

右文之治之標的也若夫堪輿家言傑閣翬飛接筆峰之秀爲此郡科第發祥理固有之要皆公實心實事內揲券取影之一端無俟侈言耳

丹霞山舍利塔碑記

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地水火風生老病死九不淨觀皆舍利種也自如來以八斛四斗見異而塔廟幾遍寰內蓋以衆生狹劣非有神變不信不尊故大法東被用是伏外道動世王雪往業發病慧則如來以金剛不壞之同智示此金剛不壞之殊形卽以此金剛不壞之殊形開衆生金剛不壞之同智予未覺像正之有差別也阿育王八萬四千塔震旦得十三隋文帝八十一州塔粵東得二以粵東視震旦以震旦視南閻浮提皆存乎見少光以韶陽之仁化視粵東乎予開丹霞五年歲在丙午冬奉天然昰和尚住院丁未夏舍利出於廬山之棲賢時長老石鑑覞公以千粒獻古岡善男子方停雲請爲建塔遂卜吉於海螺巖上江山環擁秀絕一區製仿育王編以赤石下闢爲基者縱廣五丈高一尺次上爲臺縱廣三丈五尺高一尺五寸復次爲臺石闌周之縱廣二丈四尺高三尺乃置塔座縱廣一丈三尺高四尺塔四面

面各一丈高一丈三尺面正鑄釋迦牟尼如來左文殊師利右普賢後爲觀世音二大士像其上鐵露盤七重高一丈三尺冠以鎏金寶珠高三尺七寸鐵繩絙之叶謀於丁未之秋葬舍利於壬子之春塔成於甲寅之冬閱時則八年計費八百有奇亦韶陽創獲之觀也予聞之舍利所在不徒啓信生悟將以福國佑民嶺表道場曹谿雲門領袖天下其餘梵刹實繁豈無建立自明以來佛法不競叢席多廢群一闡提不知舍利爲何物任徃置牢堵波培護地勢亦用形家言耳凌江北境或耕田而得古缾中有如麻如菽

五色璀璨野人醫之不入棄去是夜大雷電以風厥明併土而失如有物攝之者豈非古塔夷爲平田人既貿貿遂使天龍鬼神因之獨擅此三年以近事也予故詳其始末勒之貞珉俾有目之流知所恭敬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則丹霞奉如來金剛不壞之殊形開衆生金剛不壞之同智塵塵堅密一從此入福國佑民始爲最勝即停雲財法二施與本有三身等於如來金剛不壞其敢矜有爲功德以誇來者是塔也勸發之初惟海幢阿字無長老逌導於內外護之間者爲海幢解虎錫都寺經始於樂説辯首座訖工則勤修引直歲轉輸督鑄則石吼震監院諸効奔走於是役者不槩及

丹霞雜施田合記

惠陽姚雪菴子葶請爲丹霞置飯僧田租千石雪菴非素封也期以十年了之未三年値其家多故不克繼無何雪菴歿計爲置潭塘等處田租叁百貳拾壹石蓋雪菴初不食言願雖未諧而心則巳至矣佛言人命在一呼吸間集福修慧常以亾字縏之目前艮有以也又雪菴有嫂胡氏置田租拾石此外如仁化羅成章施雙合水等處田租壹百石簡蓬選施鹿湖

坑田租拾壹石若芳坑洞田租叁拾石爲李鑑湖山王所施以供六祖堂香燈蒲竹山等處田租拾石則周龍王士彥李文等所施以供龍王閣香燈初令錦石巖僧接雲守此及予至而接雲去予仍付接雲收租越丁未冬接雲舉以還丹霞理故應爾千年寺一朝僧予去丹霞即一切皆後之任此者所掌也曲江羅挺生等所施曲水巖田本僧如定置僧亾田荒爲里中累故以歸之丹霞謂之施者不没其初因也南雄之保昌有夏惟生田租捌石載賣契內不更立拾帖黃順都以羅繡九拾田推糧稍多補租肆石蓋馴

都爲此田原業主其意亦可嘉矣此易泯沒故表而出之羅天祥羅育美李子順田租各有拾帖附見繡九碑中復載於此謂之雜施田合記丹霞之田有專記繡九其一也其二爲劉將軍煥之其三陸太守孝山子擬爲雪菴專記今乃與諸檀越合皆事之不可料者卽繡九云施田肆百石旣勒數於石僅得叁百叁拾柒石耳育美所附見者初云叁拾石今止貳拾石人之願亦豈易滿耶嗚呼事不可料願不易滿人命呼吸不能預期於十年卽曲水錦石僧非常住亦足以畧見無常之法爲執戀者晨鐘三叩矣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古理古習編

墓表　傳部

朱太公墓表 代

順治戊戌予奉命典禮闈得朱子廉齋卷以爲理學名儒將冠多士旋置第二人旣謁見溫恭有則知爲抱德之流也廉齋性至孝每及其先公輙於邑不自勝近以狀來請樹墓前之石益有以知其世德淵源所自嗚呼君子有文所以表微世之居高位聲勢赫

奕天下奔走効其揚詡者不一謂之諛墓予爲是表庶幾不愧師友亦無負於君子之文按狀公諱學信號羲菴世籍浙之嘉興祖夢萱翁生應乾應乾翁生丈夫子四公其季也公生十二歲失父家貧諸兄不能自給獨侍母盛孺人依於姑之適許者許故習計然術公因從事經紀通書算稍長頭角嶄然薄諸市駔驓所爲卒有以自異旣娶俞太君許亦與公析箸公佩潔不取一錢曰吾徒手入徒手而出其分也卒操奇贏勤儉稱素封云公事盛孺人生竭養力歿盡送思以千金營墓用合葬應乾翁未始以一錙銖及

諸兄伯兄嫂無子且老迎於家事之如父母飲食必親所取用必給未始會計沒爲之服三年喪仲兄出贅旣客歿歸殯卽外家有賻公亦未始受曰吾朱氏之責也公與妹幼孤相依嫁未幾而寡養之二十餘年如少小相依敬愛未始失一愉色撫其兄之子女如其子女姑有適董氏者舉家病疫宗戚咸避去公身給侍湯藥逮歿未始去一日遺三藐孤飲食教誨之俾其成立其惇於倫義若此嗚呼士大夫有公一節皆足以傳世公非得之詩書惟孝友于兄弟卽不施于有政豈非乾坤純粹之氣有不因學而篤者耶

若其解紛濟乏然諾不苟不以有無存亡爲辭則古俠烈所尚公乃從闤門根本中發爲交枝密葉以芘里閈家乘具載故非壹以節惠者所詳俞太君淳樸性生敬戒無違克相公於正懿德允配其教子也時以慈濟嚴閒語公曰此獨子奈何不少假公曰正以獨子故不少假賢卽吾有子不賢不如無子故廉齋一稟庭訓剛柔互克好古樂道以自治雖風雨飄搖之際不失足於人其令安化以催科政拙自注下考民至今思之不衰方南宮榜發夢公有喜色曰汝得售吾復何憂廉齋以爲人之志願貫金石而不磨歷

生殁而不泯信非虛語顧以未能禁及九原爲恨廉齋固無戚以其父隱德宜昌厥後其子允蹈前徽益修所職對揚休命可執左券以竢予獨念入孝出弟爲幼學所先聖遠道湮治國平天下各有侈談而門內之慚闕焉無暘特揭公孝友自附表微之義修惇史者知篤行世其家有如朱氏天人之爵當共識其所輕重亦聖天子興敎化美風俗之助也

凌髭放居士墓表

嗚呼前明雒陽司李丹霞菩薩戒居士澹癯凌公之墓公諱雲字澹癯別號髭放系出墨江曾大父遷仁

化至公四世登天啓丁卯賢書崇禎庚辰朝廷擴用才之路特賜副榜同進士出身銓敘於是公謁選得雒陽司李時雒城新破公恤死弔生流亡稍集翦劇盜馬二等威惠大著會總督孫傳庭敗於偃師雒城再破公方督運外邑直指有微憾於公不爲別白公遂以失守逮已赴訊司寇未復奏北京陷公脫身蕭寺闖賊方大索職官有報名錄用隱匿連坐之令公削髮衣僧衣走蔚州依江君長四久之遊固始依許君鷗渚復從江左右度大庾歸里已十餘年矣既歸足不入公府晏坐一室四壁不完題之曰傘居雖饘

粥不繼未嘗告人有所寄意即爲詩間集唐或集陶集杜興至即千言立就亦一代之逸才也性坦率不設崖岸即以忠貞自立然留心宗乘徧參諸老宿自天然昰和尚入丹霞公入室扣擊不少退息從受菩薩心地戒以康熙辛亥春正月六日考終享年七十有七葬於蓮塘門武林澹歸比丘表其墓書前明以著公遯世之因具官爲公雪枉書菩薩戒以著公出世之因稱士爲公正名公於世間法既自託彭澤杜陵其出世間即視之同香山玉局菩薩三聚戒齊攝世出世間人公不離節義而皈命道法道法不在節

義中節義不在道法外後有過斯地者仰高尚之餘風能使百世而下激濁返素不應以差別相而異其觀也

嵩道人傳

嵩道人者故相李文定公別號也公諱永茂字孝源籍河南鄧州登崇禎丁丑榜進士知黎陽有神君之頌壬午擢給事中號能直言極諫奉使留都聞燕京之變一慟嘔血斗餘誓以身殉匡復乙酉遷虔撫金陵再陷章貢以下在在失守公控制上游隱若敵國湖東之師席卷撫建湖西之師電掃吉臨蓋有擊楫

鄱陽之望旋值外艱遂以全疆委楊公廷麟而身治喪嶺表未幾天興復陷公決策擁桂王監國肯麻入輔屢奉墨衰之制公執義固辭戊子服闋赴朝七月病於蒼梧屬纊之際猶諄諄作駐蹕虔州之語訃聞行在所百僚莫贖六典竝崇梁木既摧大厦遂覆於戲先民有言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公在諫垣一擊周延儒論救熊開元姜埰等再忤馬士英皆批龍鱗履虎尾氣不少懾當國變家變兩難自致之勢裁度忠孝進退所宜無尺寸自詭於矩矱哀憤憂勞殁而猶視豈可不謂行歸於周

萬民之望哉舵石翁曰公度嶺葬其尊人石雲下廬于丹霞後十餘年介弟鑑湖君捨之爲寺其子孑別傳則開山檀越也環丹霞之山洞壑以數十計公芒鞵草笠提茶條杖子窮極幽奇凌崖直上所至輒規畫要害具有戰守部署方略創險絕地募諸矯捷者俾搜剔攀躋懸賞格以待之未嘗有尊貴不可犯之色飲啗無所擇語笑無所忌雖村嫗牧豎咸得其歡心予聞之父老所傳慨然識公將略亦知公尉難運甓時自摩厲欲有所用其材顧得年僅四十八天也輪王與世七寶斯現所謂主藏寶主兵寶蕭何韓信

之儔蓋其彷彿七寶隱而輪王謝矣夫天傾不祚明則將先奪其寶臣公豈能長歲月以與造物者相角耶公於丹霞絕賞雪巖之勝寺成予當構堂奉公于此庶幾伽監右軍之遺義也

六和尚小傳

吳震崆侍御小字六和尚髫時讀書燈下水中丞內躍出一僧長三寸許遶案而行且言震崆驚問之曰吾能知人終身亦知人前世震崆意稍定曰試言我終身曰汝以某年登科某年登第初任某官再三任某某官曰更言我前世曰汝前世某山某僧我爲汝

同道之友今相報耳曰若何以教我曰汝當早回頭愼無忘來處因忽不見明日案上缾花枯枝更開其一生功名片語不爽

舵石翁曰片語不爽一語卻爽六和尚竟不回頭也此六和尚爽不干這僧事只可惜這僧剜出心肝賣了博得箇算命先生開口靈招牌又沒有第二箇人下顧悲夫

丹陽三賀小傳

一日賀漢年生之日見夢於前生之子曰吾嘗小兒無枉殺之罪今生於丹陽蔣墅之賀家父某母某汝

於其篋中取其藥來飲我其子渡江訪之如夢即檢
藥求見其父抱兒出兒爲一笑渫年以諸生出貢家
頗饒生子寬登進士

一日賀天游登崇禎辛未進士前身海會菴齋飯僧
也沒之時其父簡翁孝廉見此僧入舍而天游生一
任成都令歸里有以三寶事請者如造寺塑像誦經
多不應惟齋僧則欣然預會蓋猶未忘夙習云

一日賀無黨海會王僧立關八年戊海會賀中汵大
司馬其檀越也即託生爲中汵子登戊辰進士令文
登擢王政職方持名節矯矯喜護法暇即閱藏經性

忿悁遭變益不自甘卒以罹䍐

舵石翁曰此三人皆予故交未知其所從來即不覺
旣已知之一見無不撫掌大笑矣其聲音笑貌齋則
無一不似齋僧則無一不似僧挑齋飯者無一似立
關者立關者亦無一似挑齋飯者異哉古德云若一
毫聖凡情念未盡免不得入驢胎馬腹去其言至痛
予嘗語同學吾輩世味不忘貪瞋癡種子不斷隔陰
旣迷無般若照了乘少功德錯走入功名富貴塲中
抽三毒條布三毒葉開三毒花結三毒果福報一盡
便爲罪業所牽一失人身萬劫難復至於爲宵家化

王日在紅塵裏與世諦打成一片尤易墮落非眞實
發菩薩願而託之入塵垂手此所謂闍羅未請先投
到者豈不危耶因略記之一以自警一以警諸衲子
使來生不失足故欲來生不失足須知今生不失念
故一以警諸宰官使今生不失念故欲今生不失念
須知前生已失念故云何前生已失念即如我輩今
生失念若曰我以是功行求來生世緣如意即是邪
因即是已失念即來生必致失足必造惡業必墮若
輪故

蕭鶴部傳

蕭鶴部汝芳號豐源遼東鐵嶺衛人以萬曆癸未進
士起家涇陽令擢車駕司主事年四十棄官入山菴
居蔬食士子請業者結廬其下咸令坐禪究明心見
性之學蓋亦頂三敎之流也公生時封君鳳𨻳翁夢
一老僧借宿翁平生排斥釋氏不遺餘力圓頂方袍
無有敢過其門者夢中自念此何物僧敢見我作如
是語叱之出老僧曰吾從陝西呀鶻橋來道已遠必
得宿而後已趨而入翁怒起曳之失足榻下而寤致
走內寢則呱呱聲出戶外矣公兒時每跏趺牀角宴
嘿無言翁折且訶是眞從此輩中來耶稍長聰穎過

人試輙冠軍旣登第翁以愛子故不復惛僧公以嚴父故不復好道及任涇陽出迎巡方使者未至覓避暑地吏稱其招提便公坐山門蔭老樹襲涼風意欣然起步不覺入寺見僧誦法華問之如素所習遽問釋氏典籍有幾僧以一大藏對歸署取讀殆徧恍然有悟大契往因雖服仍宰官而德高尊宿由是家世奉佛惟謹然終不曉呀鶻緣起之所至順治乙未公孫時彥任陝西右方伯謁撫軍有持冊僧立道左募修呀鶻橋方伯異而問之始得其本末橋在長安西南六百里橋下有碑碑載老僧某行業老僧之逝與公生歲月日時無爽橋旁有寺皆其法眷方伯乃捐俸重修并爲經理寺事以成先志澹歸道人曰駕部之孫汞以君建閩嶺表與余爲方外交其律身高潔接物慈和有古儒將風蓋所謂夙種善根得生菩薩家者爲余具述祖德如此我大覺世尊云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然則成大闡提造無間業詰其本來元無此事執情所結銷殞無方非假深慈豈能哀救諸大菩薩與諸衆生出入生死相逐不捨一一應身爲同事之攝良以無始習氣異則疑同則信疑則怨信則親菩薩不與非

法爲親衆生卽與正法爲怨長夜淪落無有出則呀鶻老僧不惜爲不具信者現作兒子因異爲同化疑成信此卽兵家用閒之術但彼以破人自利此以利人自成爲別耳化緣旣畢仍秘來風三世之餘信根或薄始以建橋本起因地一舉一新使崇奉三尊之志相續不斷此無作妙用不由布置自合時機乃知世間差別法皆菩薩方便之門世間魔外流皆菩薩慈定之侶衆生不解菩薩亦不知菩薩若知卽是衆生衆生若解卽是菩薩願與汞以同發四無量心使呀鶻橋一段光明騰今耀古全賴兒孫得力不妨爲駕部一時迴向若道老僧貿有此事又向癡人說夢也

汪孝廉傳

歲在乙巳秋七月三十日故明孝廉汪君卒丙午八月其孤蓬來嶺表與舵石翁相遇於珠江請爲立傳舵石翁曰予昔爲而母傳則已爲而父傳矣而母女之夷齊也語有之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今也生者復死死者不愧其言非而父克正其終烏能與而母傳一印成文兩鑑合照耶傳曰君諱渢字魏美弱冠登崇禎巳卯賢書甲申丁北京之變乙酉南京再

陷君孤憤激發欲有以自耆𩕄䵶弱善病永矢潔身上奉老母下拊幼子妻死不更娶家酷貧上銼無烟緼袍百結未嘗向人作可憐色人或以義周之必擇而後受雖至戚失其所謂振手郤之人皆曰汪郎故難衣食者君益讐然不顧時往來南屏寶石孤山河渚間與方外遊意以抱一守中之學餐霞控鶴必得生理常習靜大滌洞天脅不至席有會於老氏無身何患之指臨終神觀不亂賦詩曰大化無停軌道術久殊轍任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氷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

從此別遂委蛻於寶石僧舍得年四十有八君可謂善生善死爲世完人矣夫士當大變毋以得死爲幸不幸而不得死饑寒妻子門戶之累時有枝梧則往往而雜亦往往付之無可如何蓋棺事定言乎純之難也君一訪予晉陵東禪再訪予琴川之貫清堂予勸君學佛君志在遊仙神清而骨寒東坡所以疑陸子厚乎自予觀之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謂樊籠已破特未識其振翼高翔之地此復何用識之天上人無不識字者亦無五逆十惡可以升假帝側之理

君即不壽何患不仙要以所苦不得無身則俟君仙後尚當與予深求必死之道故未易一二爲俗人言耳

吳佩韋處士小傳

安福佩韋吳先生今之獨行君子也當李賊破北京先生聞變大哭即走長沙山中不復出每春三月十九日必哭風雨晦明意有所觸則哭讀經子諸史事有所比類即又哭與其家忌相間一歲之內哭者十八九家有薄田二百畝不以給子孫俾公之族爲蒸嘗雖饘粥不繼晏如也歿之前三日屈畫喪葬祭祀

規條井井屬纊不亂蓋其誠其純似得于一門深入之道其驗如燈取影有不可誣者冢子雲偶見余爲乞銘余辭不可乃書其事而係之詞　終身之慕自親及君花開水流空山無人鳥啼月落殘卷孤燈其中一老呱呱有聲眼穿日面淚濕草根非人所知非天所聞往不可作來不可論吾何求哉蓋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是以無終食而違仁

元誠道人傳

予所往來論性之友有元誠道人嘗於窮愁之際究觀河洛理數遂升性命之堂涉程朱之奥大易一編

其入路也致力漸久如闇欲曙得羅豫章困知錄閱之如睹色既顯掌文畢白豁然見此理之在心目間天人物我內外本末屈申消長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眞有一不可離不容間者往而求之先聖微言如其所欲言自喜自信無以自踰今天下士大夫號為泗水雲孫服其服讀其書不竆其指歸性與天道鮮有問者豈及思與辨道人世為將家子少長行間所學不由師友粹然一出於正每有論說精覈詳審擔荷甚力學者無能牴牾然唯唯否否未始有知道人者道人亦深自避不輕語人是以為天下終無人也

於是舵石為之傳曰

潁州劉炳煥之子曰為儒門程衛尉者也公少嬰多難甫弱冠流賊入潁為所掠月餘遯歸求其家蓋僅有存者婦李抱幼子赴水死節甚烈公一哭而瘞之即走淮上追兩尊人運艘不可及伶俜一載賊再入潁公再為所掠蕞豫荊揚其所相從踐踏之地無一日離弓刀甲馬每規自拔歲癸未始得脫身隸高興平傑麾下南北倂慨復佐董宣平方策江左右粵東西每戰為軍鋒跳盪無前與人交意稍合即以身相許無苟且然諾雖再三負之懨不自悔必終始以禮治兵嚴然能通物情不為矯激不可復之事臨財一揆于義恤人孤振人困乏不少吝其胸中磊落如青天白日即有疾風暴雨一過而已自宣平以下敬且信之兩王下粵宣平沒衆猶豫未有所屬公謂識時務者在俊傑此萬衆生死所繫不可以力爭請身見王齊則諸君之福不濟則獨當其禍遂見王慷慨之餘樸衷如剖王大悅招其衆以降無亡矢遺弓之費羅旁大定時當敘功公力辭曰田子春豈賣盧龍一道以博通侯者乎敢借宣平之衆邀賞耶既閒居食貧落落無所合始習靜內觀身心考之易象參伍於

濂洛關閩渙然自得而於古人克治之方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要時不少懈嘗以知行未能合一即夢境有所放佚恐怖紛紜醒必自訟繼以慟哭以是公之為學省察精嚴事物當前必使理得而後心安既道義無所于迕則推而放之若水縱壑其浩然塞乎天地蓋不待造作牽合分定故也王察其賢用以詰奸治刑夙夜匪懈事理內外飭廉平不苟務存大體雖煩劇公餘危坐手一編時有以自樂與閒居習靜無少異者舵石曰煥之天資高不從他得曾語予少年逐諸徤兒縱酒近婦人殺掠無所賴不知忠孝仁

何處施生死到何處盡日暮下營諸犍兒僵仆如死
人馬亦起鼾如鼓纍煥之獨不寐明月如洗深坐自
念此曹何等人我復何等人何所從來相逐作何等
事或獨起旁皇四顧忽悲忽喜一種靈明廓徹氣象
有獨漢干霄不能自埋沒者人性一也諸如死人者
靈明廓徹獨漢干霄皆與煥之無異特積習濃厚無
由透出耳煥之纔能透出便覺百千萬億人皆如草
芥此百千萬億人將靈明廓徹獨漢干霄者一一化
爲草芥忽然識得此百千萬億草芥一一皆靈明廓
徹獨漢干霄此百千萬億靈明廓徹獨漢干霄者忽

然識得一一皆如草芥皆非與人事煥之毋自刻責
積習濃厚要以八識田中黑白種子何所不有等而
上之曰智等而下之曰愚其勝負之數皆隨所染之
重輕白重則白漸純黑重則白漸隱謂之不移蓋其
習相遠之極致耳至于性則並無相近之說智威禪
師初爲將常以漉水囊挂弓梢夢神人語之卿八十
生出家宜益精進威遂入道嗣嬾融之法夫嗣嬾融
之法與一生未嘗出家者無異然其所以致此則八
十生出家白業習重之力也然則煥之積習澹薄而
能透出其力猶輕若積習濃厚而能透出其力則重

可貴也阿字座元云煥之曾納一女子有殊色詢其
家世則有父母已字人亟訪其家具資裝還之此非
以理自勝者耶煥之所完人夫婦不僅此事蓋有已
還而復至者窮無所歸歲衣食之不衰卒不復相見
其嚴正能割情類如此此即襄之縱酒近婦人之煥
之也予因以知善惡之果如浮雲而煥之能以理自
勝者必有以勝理也

石長長者傳

篁谿張少文氏自號石長以其癖近米顛處環堵之
室群石異狀十百千數圍繞成林其間宜几案上宜

袖中宜盆宜池宜花宜草宜樹宜階前砌下無不摩
娑品題部署其欣然有會於己不知饑飽寒暑之切
身天地之大古今之變舉無可滑其胸次當是時雖
南面王樂不與易也舵盤三老曰石長故巧於取長
哉長之爲義兼於君父一切養一切教因材而篤各
得其宜凡爲長之難難於有心有舌者上帝之尊祁
寒暑雨不克免於怨咨有子則父母不慈鷗鳥之遊
而不下鹿豕豚魚之族機心聚焉其可以宴然爲之
長者惟石耳摩娑不爭疎親品題不辨榮辱顛倒而
部署之各隨長之所好以爲娟養之不費教之不煩

因材而不競高爲之名而人不忌獨槩而不以爲私
終其身聚斂而不受覬覦石長之取長豈可謂不巧
哉蘇子瞻作怪石供以石之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
者爲之長宜子瞻之幾不免也彼知貴口鼻眼處而
意以虎豹臨群石不復知石之以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耶石長故假修混沌氏之術者以石長爲長未始
借鳳麟以親之豈復現虎豹以懾之哉

駱先生傳

有現生而爲地下主者所知爲建亭以表之吾聞於
惠陽見於駱先生先生今年七十一矣自縉紳士大

夫以及編戶細民顒目語難之卒伍無不稱駱先生
長者歲癸卯鄉民附如耀病死而甦云冥中方督造
善亭爲駱某舉家好善而建丙午夏四月復有林必
高者死而甦云冥中爲駱某建槐亭駱某者蓋先生
之諱鳴雷也先生舉崇禎己卯賢書繇藤縣教諭歷
中書舍人其爲子以孝聞太翁病感異人授藥而愈
太母病中夜籲神請減己算以益親及朝而愈鼎革
以浣杜門高栗里之風巽語安箕山之節惟橫經講
藝士無貧富無少長循循善誘不倦於耆年其律己
謙退接物和敬未嘗出一過分之言使人有不可受

之色與難以告人之心事歷七十年如一日宜其爲
地下王者所知也舵石翁曰世之人所作善惡未有
不爲地下王者所知第未有明白旌告如駱先生者
耳或曰天下大矣士之據名位立事功豈無有過於
先生者何獨表一先生曰有大於先生勇於先生無
純於先生何也張忠定才望非不赫然而眞君揖坐
乃在黃承事之下純於一時雜於一日純於一身雜
於一家先生持五戒修十善勤勤懇懇不爲世諦所
閒先生之內子鄧孺人則猶之先生炷一尺香持阿
彌陀佛號火盡而灰不斷火復逆行而上尺灰寸寸

成火其異如是先生之子若孫皆醇謹克守其家學
亦循之先生或曰地下王者所治宜博則豈其示勸
惟一惠陽曰以惠之人教惠之人非親者不信王者
之意故不獨在先生或曰亭之名槐耶抑懷耶彼愚
無知者其何所知曰槐則保世滋大積累之報餘也
懷則願見無從增進之報正也愚無知者無所知而
不能造僞是以傳信也或曰須達多造祇桓精舍
甫拾礫而六天宮殿皆現先生之獲此亭也不猶有
勝劣耶曰升於上不先離於下耶亭非在處則先生
之生處于此見矣或曰先生故奉華首之指精心淨

業以安褒爲歸今猶使地下王者得知而表之何耶
曰壽禪師居永明地下王者圖其像事之先生故不
避知亦何謝於表惟先生毋以是爲滿假益勤六度
以臻上品無量壽無量光佛有之一切衆生有之先
生有之地下王者亦有之顧安得三界高卑種種異
見耶若夫天之道聖之敎王者之法不外於章善而
癉惡天下有種種病菩薩有種種藥予以此傳作懷
亭中豐碑一道其意亦不獨在先生則先生從此遠
矣

徐价人傳

予至端溪有車騎辱臨爲徐將軍一見異之謂非今
之武人旣接譚風生泉決無一語不淹貫於經術則
益異之謂非今之文人因具得其本末蓋瑯琊徐子
价人者也徐子負異才有名諸生間爲文章灝博蒼
勁能達其理所應有遭時多難雄結子弟扞圍其鄉
鄉之人倚爲長城曰徐子可將徐子倜投筆躍馬爭
衡於武科遽成進士六年一試於栝蒼行大軍烏道
如過袵席上出守劍川剪松遂雲龍蔓延八閩之盜
兵不血刃殲渠魁赦脅從子女之被俘者訪其家還
之上功幕府擢端州水師中權樓櫓一新鯨牙鱷尾

歛跡避去復佐城守副軍市無群飲伍無脫巾野無
探丸諸文武大吏僉以爲此尹翁歸中立吏不能左
右相局者然徐子毎奏記乞休若南山之南北山之
北時在雙不借下夫徐子豈無意於世耶徐子曰丈
夫欲有所爲其未遇也得用人之人以用我其旣遇
得用人之我以用人使文法苛細無復有大度之事
以待非常之材賢愚同滯卽及資而遷得之不得不
曰惟義與命而曰餽遺吾將張空拳與四鑪横鑄者
爭捷足於賢路勢必不可卽不如退處陋巷還其所
爲貧諸生上下古今歲時伏臘黃童白叟斗酒歌呼

猶足以自全其不挫之志奈何跼蹐一官旅進旅退
作轅下駒以老哉於是澹歸氏爲之傳而系之論贊
曰予聞之孔子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昔之觀兵者或
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是故文無禮則亂法武無禮
則犯禁兵之禍始於無禮而戢於禮禮者敬而已矣
世之敬存於所畏相挾以勢相傾以利利與勢之所
不行則禮不行若是則禮荒利與勢之大宜莫如朝
廷是非賢不肖之辨一稟於苞苴竿牘則君臣可以
面謾天子不得保其敬畏而他何論焉若是則禮亡
徐子蓋知禮持其區區之誠合於孔子之道而遊於

時譬之資章甫而適越也雖然徐子遂邑怏行吟思自逃於山澤不謂有勇古之大勇能以違時之力百折不變使異已者同歸於道徐子必委蛇而聽命於天子夫移風易俗能端本而澄源其惟用人之人哉其惟用人之人哉

留須子傳

乾坤一借路耳勢位不必自有功名不必自居得此道以遊於帷幄爲留須子留須子生義烏金氏名光字公絢廓達負不羈才卑其鄉國謂五山四海吾雞洛間物故好遊喜讀書厭章句故未嘗屑意舉子業

希仕進偶訪故人登州遣蒼頭酤酒市上獨爲泛海裝縱觀丹崖召石之栞諸名勝凌飛濤乘飄風攬日月所出沒樂而忘返時平南尚王方舉兵畧定長山諸島挾其士衆航海歸淸留須子陷焉王一見異之置幕府留須子自念吾自卑吾鄉國顧此非鄉國愈益卑奈何輒乘間走走輒獲幾及屢矣王奇其才獨加覆護於是弭筆從王入關破李自成至北京定山東克山西之太原陜之延安下荊襄鄖陽從承天順流趨九江左寧南全部來降留須子月旦其鎭將悉輕之數與金聲桓語聲桓數請王欲得留須子王岡

不許其後聲桓敗江右王笑謂留須子我從聲桓請汝敗矣留須子笑曰王從聲桓不敗也旣而王奉詔伐嶺南留須子出章江度大庾嶺破廣州二十餘年諸大戰守大政令無不預留須子善謀而能斷衆囁嚅不敢言者王或持疑未決出片語立定王常摘其背以爲吾子房也留須子雖恢奇跌蕩然一本經術切于事情以行仁義故所至愛惜諸士大夫遺族於民不妄誅求喜完人室家凡以事至軍前者必委折求所以生全諸將建議殺掠必痛折雖賈怨不恤若初招從化使者報拒命已發屠城之兵留須

子不可王再遣諭卒全其四境後攻羊城九月未下幾得從爲內府羊城下議剿石門剿佛山留須子皆不可他若服文村保東官華潮州外委私稅檢積惡俞仁等爲民害皆與王異口同音若桴鼓應以故王功大而德亦大士民咸頌其寬初粵西全疆陷綠國安等三將東下撫鎭欲拒之留須子率爾曰諸公悞矣叛者且當招之使來來者乃欲拒之使叛乎王邑變立以大義折撫鎭發兵餉召三將慰安區畫報仇刷恥機宜識者謂王守粵東復粵西破李定國皆於此爲根柢也留須子聰穎過人於天文地理奇門陣

法律曆醫藥外內丹術一見洞曉然不竟其學謂猶
之乎借路吾嘗登名山涉大川取其高深廣遠蒼涼
之槩與吾心相發故非其任處自碣石平嶺海少事
留須子謝絕一切不預頗以王休底同體誼不能遠
遠引高臥石琴堂賓從滿座詩酒相命談諧風湧各
暢所懷來論功宜起家三品王屢欲言之朝竟不受
舵石翁曰留須子古之隱君子也小隱山林大隱朝
市未有隱軍中者隱愈危愈奇則知其才識愈大留
須子故非常人藉第令乘勢位自居功名間其所建
立非常之業當驚絕一世今爲幕府用未盡其用屈

矣雖然伸屈之分留須子未始過而問焉留須子之
出一以救人石勒好殺佛圖澄以神異行其慈祥平
南不好殺留須子以慈祥行其坦率像服不同謀畧
各異于于大乘地上爲留須子置一籌以一步踏兩
世界遊普賢毛孔中亦不妨留須子借路耳

賀別駕傳

世有名位不稱其德者則舉爲天與人之過未知其
有餘於已也行萬里也必地勢常多地與足相等力
屈於一步再步而陷名與位與德相等報盡於一世
再世而危當其無餘而不足大見故吾傳簡園公傳

其不足而有餘見矣公家世雲陽賀氏諱某字止叔
少爲才諸生以巳酉舉於鄉爲才孝廉於甲科猶掇
之也而屢困春官謁選得興化諭丁外內憂服除補
恭順未及瓜擢令寧陵遂以乙榜終其爲令仁恕類
古循吏不輕決一無辜不苛取一無名錢捐廉橐代
軟欃以甦民困流寇薄城堅守御之事定釋諸平民
罣悞者寧陵民至今德之卒以忤要人意中考功法
用不及謫廣州府幕其忤要人意也蓋曰不能殺人
以媚人是有强項風守城御賊是有幹局捐罰鍰羨
餘以爲民是有惠愛是當得上考爲大官而屈於下

位沉淪冗幕需次令武緣地僻天遠獠夷之所雜處
公不改節而治亦以不改節失內轉僅通判常德則
公已倦矣決計解組遂以下位終終公之世杜門謝
客自飲酒賦詩焚香搦字之外不預一事生產無所
加房闥衣食奉養無所厚歿之日近坐脫者澹歸道
人曰人生不能無死死又不能無生是故生有以養
死有以送送者餞與贐之別名也三月聚糧以適千
里一生積德蓋爲再生之糧公即掇甲科爲大官如
其量而止爾世間至愛莫如妻妾孝莫如子孫順莫
如奴婢門下客安適莫如第宅田園金帛玩好可以

養生不可以送死衣衾棺槨之送死蓋可以餞而不
可以爲盡則路寢之道也且不待路寢當其出門即
已空手行矣回視妻妾子孫奴婢門下客無可偕者
第宅田園金帛玩好無可以持者惟以不能割之心
與之相割其在彌留死業冥牽生惑明掣强者得魂
弱者得魄眷間一寸而千皴萬折雖車裂之痛不憐
於此矣公之病篤神益靜好沐浴易衣右脇而逝頂
出暖相豈可不謂去來解脫者耶人之生欲有所爲
富貴貧賤勢力異耳至於身死則天子與白衣同雖
欲以百載之尊榮易公死時一息之靜好且不可得

而況於死後乎死之後名位足而德無餘見種種劣
名位不足而德有餘見種種勝劣之分譬之大長
者之在逆旅其與貧兒較苦樂也遠矣然則曩之厄
公一第與中公以考功皆能爲公厚贐者公又以澹
泊無累之心齋而用之使不至於罄竭其母而益修
其德以多其子以是而去如挾重貲宜其脫然無所
繫念也嗚呼古之人能於生死之間無所繫念者亦
難矣世所號爲讀書知道理者皆徽纆於名位而不
爲死後之謀吾故傳公之不足以示其有餘則凡袖
手以趨於路寢者或不至於不醒也

邵武府推官黎公傳

予遊惠陽讀寓惠錄慨然懷東坡先生之風因以得
黎公哲求想見其爲人復得交于次公子似仲觀灼
霞亭詩益信其家學淵源所自似仲手公行狀屬予
論次而傳之予益許公節義文章傑出之流惜未盡
發其用耳公當平世官司李投劾而歸獲考終命故
無可見其節義其以節義稱何也公李樵川監司欲
屈法寬一巨猾公解綬爭之曰以死守法者分也一
官何足惜監司憚之而止予故謂公得膺臺諫之任
則引裾折檻置笏裂麻言人所不敢言行人所不敢

行可必也閩有大盜曰杳華十督撫用兵久不獲公
以計擒之一時文武大吏推公能將兵其後屢以邊
才薦公以母老力辭藉令獨當一面公奮不顧身事
成則社稷之靈不成以死繼之可必也公以嚴正爲
忌者所中享年僅五十四不得盡發其用豈人之所
忌造物者亦忌之歟夫節義不必履變故捐身家其
嶄然不可奪之志譬之嚴霜大雪克竟其殺草成物
之才於時爲秋冬於政爲刑與兵公之斷於刑與兵
則其麗于節義無可易者公孫弘以射策冠天下自
傅於經術淮南王輕之謂如發蒙振落汲長孺以嚴

見俾不得給事內廷拾遺補闕然天子比之古社稷臣天下文章孰大於是舵石翁曰東坡先生以謫居惠於惠利病靡不纖悉區畫如其家事古賢者之用心如此自予丙申至西湖踰十年復至則西湖隄潰一切皆荒落無有敢誦言爲經理者皆求公居鄉不妄及戶外惟民閒利病則竭力道諸郡邑大夫未嘗隱情匿己自同寒蟬其槪寓惠錄蓋百世之後與東坡先生有痛癢相切者予於此識其用心如見其人謹列二事論次爲傳仿之節以壹惠之義嗚呼亦安用多爲

彭香城秀才小傳

甘蔗生曰宋儒謂范文正公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此自爲叅知政事後言之耳今有人終其身爲秀才卽終其身以天下爲己任誰知之誰言之誰信之者人不幸而終其身爲秀才欲有所表見於天下後世非家有奇禍則必國有奇變不然者則身有奇窮夫積三不幸以成其名此有道仁人所不忍見然則人不幸而終其身爲秀才幸而家無奇禍國無奇變身無奇窮蓋可慶而不可以弔余之傳香城公亦以傳慶也公姓彭氏諱運復字翌之蓋以秀才終其身者六歲而孤賢母張能教雖族人起釁亦有族伯愼堂翁撫之此不至於家有奇禍七試棘闈不售然坐臯比譚制義門人益親諸縉紳先生及邑中才子弟咸奉爲人倫師表有子能文及見其成亦不至於身有奇窮而値天下全盛生於萬曆己丑歿於崇禎丙子不見國之奇變故其至行篤學無以表見於天下後世有知公者則曰是故以天下爲己任者不幸而終其身爲秀才耳雖然公不幸而終其身爲秀才人知之公幸而家無奇禍國無奇變身無奇窮人有知之者耶甲申之難海內鼎沸公之子焻晉公弁秀

才不爲亦坐臯比譚制義門人益親縉紳先生及邑中才子弟亦奉爲人倫師表曰晉公寶安之節士也使國無奇變晉公必掇科第非終其身爲秀才者嘗試論之人寧終其身爲秀才而三百年之廟社不夷爲丘墟乎抑使三百年之廟社夷爲丘墟而吾有終其身不爲秀才之名也晉公必曰吾寧不幸而終其身爲秀才必不忍見三百年之廟社夷爲丘墟也此有道仁人之用心則亦香城公之所用心也是故吾愛香城公之有子而益以愛香城公傳其不幸者少而傳其幸者多非以天下爲己任者其孰能知之

黃烈婦周氏傳

烈婦生周氏梁溪雲望公女孫十九適江陰名士黃駘指心指心爲死義介子先生長子介子先生旣以義死家屬當从徙烈婦死於投繯蓋越七死而始得死於古今得死之法所未曾有也初乙酉夏介子先生舉義不克捜捕其家甚急烈婦從指心展轉避地一載餘抵禹航匿嚴氏偶一出見執於捕卒烈婦聞卽夕引練帶自縊死夜半侍婢解之復甦頸面殷紫不俟愈徑歸爲指心職橐饘竭十指之力以修饋自食糠覈夜屏幃帳以飽蚊虻遙分羈人苦而持大悲陀羅尼不輟閱十月指心獄解介子先生復被執禍且孥僇烈婦手製衾襚爲送死具端居絕粒六日瀕死指心以勢稍緩可無死勸之復食己丑春三月介子先生坐脫於圜中子息當沒官於是指心繫金陵獄烈婦再不食蘄死鄰里以遺累爲懼烈婦强一餐投指心之姑董氏宅有園園有池人定烈婦赴水死二鼓董氏始覺得其屍池上舁及岸嘔水數斗而甦天方曙捕卒至驅迫登舟烈婦覷董氏取金屑進吞三錢刮摩腸胃痛楚殆不支然不死抵毘陵指心之友楊廷玉驗其狀或言金不赤不能殺人廷玉亟歸

取其婦指雙環屑之以進猶不死烈婦陰挾利刀衣縫中郡守坐堂上僉解呼其名不應直上階舉右袂障面左手引刀自刎允歡刀入喉二寸許血流滿地遂死守大驚及胥徒厮養皆泣下郡人爭相傳醵金治木爲烈婦發喪持香蠟錢紙來弔者肩相摩踊足無挿臂之隙是日也日食旣陰風大作晝晦衆星皆見人咸謂精誠所致及夜半烈婦忽復甦則踴躍感歎謂上帝有知不忍以無辜死烈婦奔走讙嘆請於郡守守上之臬使遂護烈婦歸淨土菴爭進方藥以治創烈婦不聽指菴前湖水爲全歸計十一月捕卒復至叩頭曰今日之事郡縣官且懼爲累烈婦笑曰予故非累人者命肩輿還村莊召里胥輩諭曰諸公暫退俟予死則取結狀以行手簡一衣付老蒼頭寄指心戒婢子毋得輒入乃闔戶老蒼頭婢子跪戶外合十指爪持佛號烈婦徐登臺結繯扣頸而死蓋烈婦至此爲第八死矣其始一自縊再絕粒四赴水再吞金七自刎以八死成一死若其始死復甦之後七年一念不可以百千萬億爲數而一歸於死豈非古今未曾有之死哉舵石翁曰予於古須麋丈夫中欲覓此鐵漢屈一指不可得文信國吞腦子二兩不死

絕食七日不死卒，死於柴市亦三死耳未有經七死而心愈純潔氣象愈閒靜又皆自下手手愈武健卽慷慨從容俱無可置喙矣指心之姊曰寒輝菴主以烈婦爲眞法器常見其夜深經行琉璃燈下顧盼舉止英毅絕倫無些子兒女態也夫男女之形故偶然事烈婦以多生於指心一線情緣現女子身而剛大之氣斷割不少寬假亦自多生結習故以一生數死了多生殺業卽以一生數死示現其多生難行能行難捨能捨之定力則烈婦此一死後予有以卜其所往也昔周武廢教有靜藹法師入山坐磐陀石解衣持刀自割身肉分肌切理布於石上乃剞胸剖腹取肝肺腸胃一一懸樹枝然後以心置左掌中側右手捧跏趺而化予每閱之膚粟毛豎烈婦庶幾其流亞歟此故不當於世間求之又可以男女之見求之歟謂之眞法器不亦宜歟

孝節鍾母傳

鍾母林太君祔王寶安之貞烈祠蓋以孝節孝之實稱未亡人事垂白之姑生盡養死盡思皆底於盡力盡志其存也朝夕起居脂膏滫瀡罔不潔其疾痛謁醫操藥罔不虔其終也喪葬罔不厚以其無餘之力

撫姑之所愛甥孫教育成就罔不一體以克承其志罔不順節之實自二十七歲稱未亡人至歿齒持其身如古之懷淸治其家如其祖先之不傾訓其子如其父之存禦其外侮使不替其門庭如其子之已有成若此者內外無間然以爲足以配貞烈而無愧也雖然人之稱太君孝節並舉孝從節節不從孝何也孝其常節其變也爲人婦不至於稱未亡人孝故自若然而時平則不顯太君之孝以節顯故孝從節也爲人婦至於稱未亡人其重在節則他行或在所輕堂上之禮旣其文未既其質曰彼之節已若畧其短而取其長門外之人必恕之曰惜其力以遺諸孤堂上之人亦恕之矣其恤諸孤之猶不給而能給於其姑之甥孫卽未亡人亦必自恕之太君必不自恕以蘄夫堂上與門外之人之相恕也事益難心益苦力益長孝從節節亦從孝曰吾非僅以爲垂白之姑以成先夫子以上報鍾氏之高曾祖禰則所爲治其家訓其子禦其外侮皆從節皆從孝皆從乎太君不自恕之心夫太君所爲不自恕斯太君所爲不自薄者其心故非孝節之所能盡也嗚呼人可以自薄乎哉

湯母高孺人傳

有湯氏之賢母曰高孺人四十而寡教四子撫諸孫以克振其家聲宗黨咸稱之旣歿承重孫錫旂請傳於澹歸道人道人未出世於湯親也已出世於母尤親其親奈何母皈心我法最謹莊嚴淨土禮金色如來晨香夕燈梵唄寒暑不少間賺大藏經建閣於理安古刹從南澗箬菴禪師受無生之旨已二十年矣其覲普陀颶風大作舟膠於礁四日夜飲食皆絕母惟持觀世音名號遂得小舸呼之以濟出橐中每一舸予十金同舟數百人皆免歲癸巳十月示疾其子若孫環之而泣母曰愼無然吾須時至歡喜歸西方

耳十八日盥沐戒家人明晨有事汝輩夜可安寢十九日命以旃檀供導師延同學尼静修訣別問辰時已至卽持念珠授尼曰汝向以與我今還與汝尼曰曷不持此去母曰視微笑且曰持已熟矣遂瞑頂蒸然溫手足輭澤面發光室中微聞香氣然則母於吾法門已不疎矣母出高氏爲文端公族孫習于華胄能甘勤苦寶儉嗇機杼刀尺每至夜分當鴻臚公殯於堂郡城大火母部署井井扶櫬入東園別宅或疑其不利母曰安得此荒悖不經之語者暴吾王而屋是恤可乎孀居總家政上調親族下馭臧獲蒐擴恩

義動中肯綮祀鴻臚公在時業及拓矣教諸孤遺慈而有法其愛子明發承祧伯父事其母稱孝則母使之鴻臚公代弟撫孤友于最著則母成之族屬之貧不能葬者鬻其子至再者無所依怙者則母脫簪珥濟之無倦容亦不責報負之亦不較其賢若是則其於修十善持五戒近矣故母之修十善持五戒閉諸惡趣開諸善門爲所欲爲無勉强者宜宗黨之稱之無異詞也澹歸曰此不獨宗黨稱之卽吾佛及諸圍繞眷屬亦稱之矣娑婆世界信根薄劣富貴者尤甚蓋福報欲盡衰相現前非墮闡提則不爲定業所牽

耳母雖女流其丈夫智觀其臨終灑然已勝過生龜脫殼之苦此豈可徼幸掠取者福中修福福未易量業中造業業未易量是母兩得而人兩失也可不思乎

郭節母傳

五雲郭生子中持其母胡孺人狀來謁且拜且泣思無以發潛德之光陷於不孝予哀其志讀之而歎曰是母故可傳也母節已著而烈未著當丙戌兵難母與其姒共誓於清泠之淵比兩騎來逼卽同赴水死兵去求其姒姒死而母復甦若神有以憑之豈母意

哉母既甦宛轉於茹荼晝荻又十二年而殁桐棺蔿衣以殮蓋母之窮至於久而益甚母之節至於窮而益堅非具烈丈夫之槩亦不能安於若節若是其廿也文信國之殉宋絕食七日不死服腦子二兩不死至燕坐臥小樓三年鍊其心與骨以畢命柴市母投水不死亦鍊其心與骨十二年而考終內寢事有難易勢有重輕然始終於烈而節行其間始終於節而烈行其間予未覺其有男女相特所處之地不同則所報之名或異耳嗚呼世之志士仁人位微跡滅而不傳者何限予論次其大者歸之郭生以竢采風君子則母可傳其姒亦不可以不傳也

徧行堂集文之十四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理　古習　編

贊部

釋迦文佛贊

以一大事出現於世旣巳出世有何大事一手指地一手指天東邊日上照在西邊此意誰知阿難迦葉倒卻刹竿兒孫得力

又

四十九年未曾說法一口兩舌天花亂落月上前林風生重閣不謚將來靈山如昨稽首大慈有問無荅毛解氷消塡溝塞壑

又

九九八十一七七四十九世法不用無佛法不用有猴愁摟摟頭狗走抖擻口便把野干鳴透過師子吼

毘盧遮那佛贊

秖爲遍一切處不道這箇不是若道這箇卽是卽非徧一切處這箇徧一切處且道是一是二雖然平地起波濤早被魚蝦偸指注任任

又

清淨法身云何有相地水火風忽然無狀是我非渠一模兩樣萬里無雲青天喫棒可憐杜順和尚蘸了一身鹽醬莫問如何留取供養

又

道箇法身早是讃說得一半失一半東村有箇王三娘西村有箇李四漢中間一道大烏江船去船來成一串忽然撞着楚覇王兩下私情齊隔斷昨朝五馬報分屍今日齊王遭暗算外戶不關狗不吠天下太平休請劒泥豬疥狗恰生天寶蓋華冠離內院無端拈起一條毛露在燈籠供喝散大家喫椀熱湯團且道阿誰曾少欠

阿彌陀佛贊

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畢竟阿彌陀落在什麼處夜間提了燈籠日間撞着露柱迢迢十萬八千這裏不消一何君不見丹霞山上起松風千巖萬壑如泉注

又

四十八願覩根說法九品蓮華由汝心作一念十念本無段落香烟堆裏黃金樓閣我不曾去渠亦不納但勿異緣西方極樂

又

娑婆一劫極樂一日捨短從長得無所得成住壞空生住異滅一念一劫有何差别捨長從短失無所失十念卽生澹雲籠月一念不生春風掃雪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在汝掌中不傳口訣

又

稽首世尊慈心三昧一被其光得無所畏譬如春風徧於萬卉各各不知自然暢遂自然暢遂各各不知彼忘其報此忘其施是非紛起背合交馳我於其中得大導師無日無人能逃至化昨來語汝生死事大

一念十念虛空討卦汝但息心蓮華脚下

又

盡大地是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卻煩此老從旁著力四十八願就窩打劫十萬八千程塗不涉一彈指頃雙扉俱闢還會摸着他門檻麼南無阿彌陀佛

彌勒菩薩贊 爲石鑑覞兄題覞昔病時發兜率之願夢有天花甘露之瑞病旋愈

兜率內院中秖說這箇法當來補佛處亦說這箇法眼見與耳聞無情有知覺森羅及萬象熾然常問荅大士一彈指淸風滿樓閣稽首慈氏尊起居甚安樂此昔有正因爲尊心所納病中甘露雨無數天花落身意獲淸涼毛孔異香發大道旣在躳言行本無作願尊成佛時此幷佛不作侍語師子月草鞋莫打脚

又

者是明州憨布袋不知開口笑何人可惜許多老大伯甘心替我做兒孫的的親親

觀世音菩薩贊

不發同體悲不起無緣慈不行歡喜行不入解脫地如是四法門皆以一悲攝菩薩千手眼非是有千心亦非無心故有無所不到陀羅尼現前三世諸如來下逮微塵衆從本無異體亦無同體名同異始爲同

宛然同所異所異成同立同卽是緣生我觀覰世音同非同所說譬如身手眼痛癢幷一時痛癢雖殊受身手眼殊方不殊知痛癢知痛癢知知隨機自相赴文殊師利智大行普賢王脚踏毘盧頂徧現十方界重重咸涉入無有一現者處處不曾藏頂上佛頂相塔廟諸寶嚴手手各有執眼眼各有見各各不相知而非各各知無一知作合此中無作故無作本無相諸相皆無作思議不可及稽首大悲心我不異菩薩我若異菩薩亦異諸衆生云何我異我以我一我故非是無有我無我有還人種種成差别菩薩所不說

無有我元無有無我亦無契此陀羅尼持奉諸塵刹
直入如來海
又
迥聞聞自性自性不可得非耳所聞故亦非眼所睹
譬如生聾人不聞人言語見其口開合點頭而微笑
嗟爾諸衆生蚊虻與雷霆各騁第一義皆是口開合
而無開合口入是三摩提誰爲音聲塵誰爲耳聞根
誰爲識邊際根塵識和合當下而寂滅應物現群形
如井覷於驢雖有所覷者實無能覷者是故驢與井
二義皆不現而有一切現菩薩亦如是我今稽首禮

願於此法門立地證解脫
又
妙峯峯頂不見德雲卻來這裏說說聞聞滿口道不
盡滿耳聽不及拄起在虛空聒噪維摩詰
又
汝要我便有汝有我便送官路兩邊情開眼一場夢
篙工見逆順秤手非輕重無事莫教聞得箇娃娃弄
又
念子之誠不酬不得素書一卷異錦千尺本爲汝有
還從我覓即今拏領逢珠笑煞抱臧稱屈

又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東家王大嫂西家張八老腳在
手心不須別討
又
鐵壁現全身掌珠好兒子一鉢老人泉波翻四海水
又
一切如意是一如意但知解渴不曾索味母子相當
誰云同氣若恁麼來心空及第
又
破一微塵出大經卷如是奉持無異方便三毒火聚

白月清涼達本元空不動道場入流亡所二相俱寂
以甘露海投於一滴一滴也無扁舟五湖我兒我兒
莫費工夫
又
口裏蓮華手中如意二種殊勝一不思議腦蓋連天
面門着地即汝而是討甚巴鼻
又
有所示無所說有所聽無所得法界盡雷音遍身皆
眼力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藉可憐窮子不歸家茫
茫四海尋消息竹間風江上月色色聲聲眞寂滅只

今兩指捏虛空鼻孔八八生拽脫

又

汝之所有是我有我之所無是汝無龍女不消呈醜拙善財到老沒髭鬚

又 黄夫人壽日題

成就大家身大士所應現還以菩薩相一印本來面天衣拂雲行古佛映額見念珠百八長蓮花五色絢念起即見孫花開亦宮殿娑婆一大劫極樂夜與日悲願爲長子衆仰皆法眷持報無量光千差不隔線

又 范文遜請

一念起處是汝之子念念相續了無終始謂波非水水本不去謂水是波波亦不住衆生迷罔舍己求人三緣和合此子非眞菩薩隨順有大方便以汝積念當我一盻如火分燈明星有爛汝莫求眞我即是幻無中忽有十百千萬提起柱杖一時打散我子天然佛口所誕

又

下與衆生同一悲仰綸水不得其深繪天不得其廣我遊其中相爲無竆已消人意未出吾宗嗚呼豈惟德人之容

又

等視一切皆我眞子一見知歸有取乎爾誰家家裏沒箇善財合眼放去開眼收來汝不識我眉橫鼻直汝若識我滅卻一隻

又 鸚哥啣柳

以聞思修入三摩地生滅滅已寂滅現前纔起一念生滅宛然不起一念宛然生滅除此二塗如何合轍早來袖手渾無事看取鸚哥折柳條

又 水月

千江一月眞一月千江影誰知觀世音不識潮州餅

一步一回頭鬧中忙着緊直饒李白解騎鯨前腳掐空後落井情知你不領難教我不請從這裏會得老婆心驀黐身直上如來頂

又

一耳門開千手目定慧慈威無不足欲知寂滅現前時龍蛇起陸乾坤覆乳燕啣來落地紅籜龍穿破漫堦綠大洋海裏鐵蓮華骨裏皮兼皮裏骨

又 吳道子石刻

吳道子所畫大士筆力曲折皆自悲智流出妙跡雖絕刻本尚存猶足見其髣髴也余向

得之桂林莫方伯家旋失去今年過曌江曾
碧山檉越出此軸請贊如絕域忽逢所親炷
香稽首而說此偈
此觀自在大丈夫相寶衣華冠璀麗無尚煜煜威神
日摩月盪洋洋風度海空雲曠倐然物表歸然天放
結慈悲府開喜捨藏爲彼衆生起顚倒剏顚倒無盡
隨順無量我欲頌之非意所況誰能寫之非筆所狀
雕成梵音目連絕樣務開面門僧繇失伎吳生擅場
爲天下壯畫出心肝腕間目上淒如秋歛溢如春盎
歷祀一千慰物祈嚮桂林一枝曌江一浪十四年中

驀胸相撞兇毫和淚以贊此像莊嚴海嶽尺波寸壤
海嶽非有尺寸何當彼亦不辭此亦不讓我學菩薩
心力未王甘露慈雲爲我醞釀具足四弘泯絕二際
寶明空海嬉游跌宕與彼供者三歎一唱卽現佛尊
作破魔將䍴䍴永永人天之望

又

以同體悲運無緣慈谷應川赴終古不疲憫此世間
順彼生滅干戈相待群蟻鬬穴圓通普救如音在鐘
不知其來叩則無窮鐘不厭手海不厭口藥不厭方
珠不厭走菩薩之眼爲衆生光菩薩之腹爲衆生藏

惜已愈短及人愈長十方虛空不可思量稽首我心
量本如是佛位不居而況餘事我信我師勿疑勿貳
卽生滅地獲殊勝智

又

生死大海中魚龍作變怪於不自在間忽得觀自在
觀卽不自在不觀又有碍纔作自在觀早落魔王界
菩薩聞思修入此普三昧一海水翻波彼此不相待
是同異不成非同異不壞大地盡明珠向誰開布袋
可憐常啼子空把心肝賣

又

他也歡喜汝也歡喜是父是子其義如此汝於一切
念念解脫不以愛取而自相賊一顆明珠百千萬億
要有便有用之不絕惟觀世音有妙智力以無得得
非以得得汝自迴機聖凡莫測

又

拜卽三十棒不拜亦不少大海沒須彌隨潮上三島

又

腦不生於眼眼不生於腦入得圓通門豎掃一時掃

又

楊柳不離缾甘露亦未灑從古至於今此寶無人採
踏倒五須彌掀翻四大海魚龍蝦蟖競頭爭好在空

衆生實解

又 非家行者請

手持丈六量空杖欲見如來無見相一輪一上過諸天右旋不得青螺尖以衆生量說菩薩如香水海加一句祇因慈結此方長家醜從來不外揚我今與汝須慚愧免造新殃除舊罪六十二億法王名一句觀音勢力平但使信根能不壞水月光邊長自在不勞贊歎許多般老實裝香勤禮拜

又

衆生三毒如大火聚執一楊枝甘露如洭火本不來

露亦不去大士夢中作而不預譬如千口受此千乳有恰好相無斟酌處我欲頌之有而不具稽首則已猶是破句

又

十四施無畏一切得如意隨類現身說一切得如意此一切如意出此一如意是名二殊勝名四不思議不起菩提座而作大遊戲大士甚希有洗面摸得鼻衆生誰不知攀條便有例這邊纔起念那邊就打嚏背前與面後切忌切切忌

又 上書雲長現護法相

觀世音菩薩是一切衆生護法又勞動關將軍作麼手有青龍眼有丹鳳此一手眼千手眼總眞師子兒非置非弄竪起全體放下全用橫按如意至今不動三十二應宛然昨夢亦名善財忽擒忽縱不可見別不可見共一筆白描天衣無縫

又

鷦鷯莫多言小兒語未正不消觀自在爲汝說法竟

又 賜子觀音建漆畫

黑月卽隱白月卽現大士則不然白月卽隱黑月卽現不快漆桶日面月面子孫堂裏成團打串擲箇順

不同兩手交一擔

又

衆生顛倒菩薩顛倒求者與者都盧一笑自從開箇廣生門一女一男齊跨竈婆生七子沒知音曲曲水仙成絕調有人不要有人耍兩鏡交光渾失照炷香稽首白衣尊止啼葉是黃金造

又

我有一箇兒子出入殷勤絕妙夜裏穿紅日裏皂昨日姓張今日趙大悲門下姊伊閙抛向長街光萬道你也要我也要兩手不知心已到誰家沒副三連竈

莫管尾巴垂古廟且教得箇娃娃抱

準提菩薩贊

擲十八臂還此兩手毘盧遮那至今無口盡大地是一顆摩尼不分南北安用東西我能供養並無來在天上招搖日中罔兩

又

諸有示現以楔出楔出即是楔空中掃跡楔即是出紅爐點雪菩薩方便如水現月一即一切本無間隔一切即一有何差別三六十八火寒氷熱此鏡此印不從他覓爾但得心我已截舌禮拜了退一場狼藉

又

是無取捨是無等覺定慧慈威妙嚴十八汝惟無求有求必得以大隨順入眞解脫佛母佛子同源異流同不可得異復何求但識此意念念自見白日平沙雙鵰一箭

又

是佛母心如衆生願佛母衆生不差一線起即已知覔即不見晝夜迴環百千億徧汝本是我御勞方便此意如何虛空著箭

畫羅漢讚

書卷不展眼睛不眨手指數珠一百單八龍面虛閒[illegible]身絡索畢竟是誰道得也錯

文殊師利菩薩贊

三處過夏擯伊不得白槌舉起一齊狼藉百千萬億放[illegible]七佛忘卻門前雪深三尺眞師子兒不須饒舌

又

先戰後吼先吼後戰我是文殊騎着了看好一幅地啞天聾五臺山裏尋伊不見

又

如意第一大智無兩五夜黑甜千家白撞手撒玄珠

眼花象罔阿誰沒箇童兒慣會興風作浪分付金毛師子不許敲空有響非來擊木無聲普賢翻落白象

又

是七佛師爲佛宣化佛佛未生時羚羊何處挂驀地出林來風雷生叱咤大用現前通身無罅正位不居中長途休更借一莖草在手中拈無方殺活隨刀下不落淨名機善酬文喜罵二見已凋亡衆生莫驚嚇千紅萬紫競頭開可憐都被東風嫁

普賢菩薩贊

徑尺之面縮爲一寸眼光透過金函銀印一念起處

普賢道場世界甚小毛孔甚長有樣鼻頭沒樣郎當

一佛二菩薩像贊

一佛二菩薩觀音配地藏這邊擲淨瓶那邊卓錫杖雷震海潮音雲開地獄障文殊與普賢異名亦同狀世尊顧之笑當仁宜不讓隨時廓六度捨法融四相只此一鑪香大家齊供養

李繡佛像贊

有散花女作滿月面三十二相一針一線所不可肖惟彼梵音我今側耳如雷如霆世人見之名爲李繡不見如來白毫所就以五寸圍以二咫長右旋宛轉

百億流光通中皆空如梵王幢化爲異絲行此刻晝蓮華藏海虛空一葉有相非相無說是說馬頭大士捨身不絕

金剛塔贊

沒縫塔有字經一手寫就兩樣圓成雨花開篆楷筆陣合簷楹聽得三更鐘磬看來一幅丹青揮尺可憐都逗漏青空卻怪太分明地底不勞金蓮更湧天邊自許寶蓋長擎

又

是塔是經非經非塔非是非非半開半合那邊起造這邊坍塌如何供養馬頭驢腳

達磨贊

自西來東大乘氣鬱鬱蔥蔥從南過北第一義彎彎曲曲長江腳下一條蘆秋色平分入畫圖少林面前十丈壁春風吹透千年鐵昨夜門邊三尺雪利劍殺人不帶血不記古人桃葉歌幾乎忘了連環劫

又

梁武不識達磨達磨不識梁武喚作一葦渡江早是釘椿搖櫓

又

南風吹一葉送我過江北不解倒騎驢鼻頭粘石壁且得神光來搜脫果然面黑烏珠白不不

三教圖贊

一箇在西天兩箇在東土相去十萬八千這裏指分一五五天二種婆羅門在家者與孔子同祖父出家者與老子同兒孫彌勒此中示現何辭玉友金昆釋迦文釋迦文一回舉手滿面生春原來都是一家人

孔子像贊

衆生病則菩薩病此老于今病彌甚獨操無盡大悲心天下憂疑何日盡喪家之狗胡爲來軒渠一笑雙

省開十號莊嚴都不用四言卻勝三山重我亦無絲贊一詞此意惟有能仁知

覰若營四海孔夫子一雙眼睛無人畫得出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此點睛手也學者但領得先聖無盡大悲心卽是無盡供養讚歎何用煩詞

漢壽亭侯贊

此老只平常惟有一真實開口見心肝轉眼無蹤跡大用處匹馬單刀全體是青天白日同條生死放得下萬緒千頭一部春秋舉得起斬釘截鐵蓋天蓋地

氣象光明亘古亘今聲名洋溢莫羨他巍巍堂堂且信我條條直直便是關先生本色風光切忌大頭巾虛空釘橛

又

先生爲漢不爲漢幾遭飜過曹劉案帝釋修羅花草串馬上刀尖流血汗一箇泰時轆轢鑽電光影裏胡盧鑪大冶精金終不變少了周倉添了炭元來又在雲端現

孔子文昌關將軍同軸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亦無殊於夾谷之會

孫真人贊

識病用藥識藥用病藥病兩用萬法無剩濟物則已執方莫吝山君海王一條窮命維此大悲諸佛所印非明與膽或納之穽如手眼心涉入而定無病無藥誰云畢竟

魁星贊

平不異斜安不異鞍一鬼一斗二無兩般五色映筆十成鍊金亦能活人亦能殺人殺人有禍活人有福如形對鏡如響應谷口頭詛祝手頭往復識取心頭

頭頭具足多少人踏着鰲頭總變作恁般面目

三官贊

天大地大水大是故官大此是三大未是一大識得一大無上無下三元三官山斷雲連手中七劍空裏五九鵬翻南溟虎下西川誰是知音一縷香烟

鍾馗贊

南山進士能食鬼中指不如用拇指諸天護世等行慈大千界內如來子盜人精氣汝奚爲百節寧堪藏一齒面然老漢驀相逢殺活何消分彼此甘露餅中發震霆蝙蝠方生鶡鴠死如今更莫討究親看我行

時汝便止千妖萬怪各潛蹤八荒壽域無終始功成不上大羅天綠袍槐簡千張紙分付知音地藏王流水高山同側耳

請空隱老和尚眞入丹霞贊

海幢方丈裏曾說海螺巖乞山纔有偈碧海落秋蟾此日此山在手常寂光中知否我須酌水知源豈敢波波亂走便攜一幅似師眞同入丹霞不露身華首塔頭相望處梅花全是雪精神

憨山大師眞贊

有魔可降有香可爇爲法擔荷剖心灑血否則可爇

魔不可降以外皮囊作生鐵幢勇猛之中一團歡喜天作冰霜蹊成桃李盡未來際弘此正因一智一行如車二輪輪即任轉路即任遠我無車馬豈無徒跣

止言隱闍黎眞贊

孤峯獨宿之標一生取證之志生不能酬歿而猶視祇爲闍黎性太緊便要一鍬掘箇井若還放下這些些十萬八千只一滾喝一喝云動也不曾動亂滾作麼復喝一喝云滾也不曾滾亂動作麼

笑峯大師眞贊

此老猶認眞向誰堪作假站在三叉路騎着兩頭馬明頭便撞鐘暗頭便打瓦特問笑峯翁老夫不然也實心有一團壯氣有一把青原與棲霞清風徧天下不敢愧兒孫何妨作婆媽世間心未盡此意渺難寫庶幾百年後留以告來者

覺幻長老眞贊

淨月娟娟寒松落落無人當前是我說法不存句讀寧安註腳第二即錯第一即瞎誰其領此孤雲野鶴

亦菴中千院主眞贊

我來此老跟前不見虛空邊際一時兜底掀翻只有春風和氣東郭順與物潛消常不輕逢人授記關山

重疊自何來樓閣巍峩元不閉西江一派豆皮宗此後時時勞打噇莫道般勤各難迴避

亦菴副寺見見眞贊

開門七件事獨坐一林陰石上是流水指邊非素琴咦幾箇知音

陳章侯畫贊

琴不發聲石無留響此老嗒然作天際眞人之想即扶杖候鼎之童子或一動而一靜皆不來而不往非章侯之神遊八極者豈能合眞畫於盤礴得玄珠於象罔耶

芝石圖贊

石秀如芝芝堅如石芝爲石文石爲芝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合之不可分之不能誰其寫此藍田之玉君子比德永終天祿

于司直先生眞贊

飛流百尺絕壁千仞其骨剛其韻冷意合而爇虛受則柔朋來以親書淫不休與俗日遠與眞日近是故先生有才無命嗚呼先生之所存不止于才風雷相薄日月爲開清涼之國妙高之臺吾生有涯而知無涯以有涯隨無涯超物表而往來莊生之知二蟲耳

造物其如予何哉

蕭孟昉眞贊

明月吹簫春風曳屣黃石橋邊烏衣巷裏具有此一種丰度亦是浩浩塵中聊且位置耳渺如白鶴望雲欲翥正於將飛不飛之間見其凌霄之姿爲可喜也

張直甫像贊

具大福德作歡喜慌十圍落落之姿千頃汪汪之量三百年之將種勇敢知方一萬石之名家勞謙克讓老人星已頒九如金剛眷還祛四相與君分手見殷勤逢人着眼鬪敵唱此意誰知大庾嶺上

屠夢破像贊

以爲古之人而生今之世以爲今之人則行古之事夫誰繫白日於西飛挽清流於東逝額短景以難留撫雄劍而不試蓋將一龍一蛇半河半濟未忍薄同群而付諸遊戲於是六五君三二士樹獨行君子之幟亦未爲不得志也

王曼壽像贊

是僧耶此老非僧是俗耶此老不俗旣非僧原不俗不合時宜還滿腹聰明何必到公卿豁達安能飾邊幅詩一囊書一束漫道忘情學草木頻上三毛似阿

誰泉香國裏來風熟

羅學製像贊

不類傅大士可似嵩頭陀口呼黃野人手招馬伏波李供奉方纔罷酒王右軍便欲籠鵞曾記從前法海須窮到底禪河以將軍而得度毋思智覺現居士以說法兼愛維摩且與訶銷城王休辭委署韋馱我問汝是姓蘇是姓羅你道我也非佛也非魔枕頭邊同牀各夢排場裏打諢插科總饒有千百億化身絡索消不得一兩箇大笑胡盧

胡豹生像贊

三十年前酒兵筆陣風流雨散三十年後雲水蒼茫丹青髣髴一回相見莫覓人琴難追露電散雖不散見仍不見約菴先生自受用逍遙遊落在何處大鵬元不到天池水擊風摶且一時捉得梁間新燕子幾人靠倒大宗師

羅天衢像贊

恰好這箇時節恰好這箇船子早一時不見得遲一時見不得且道還有不肯的麽

楊善友眞贊

珠江邂逅遂成永訣一回提起宛然疇昔眞即不生

似即不滅法苑千椒善門標的象王座下祇見承當師子蟲來不聞退屈臨終一點因該果徹海幢殿上寶頂交光腊史天中金山奪日我爲證明絲毫不隔分付兒孫服之無斁

趙國子眞贊

胸中壘磈眼前荊棘金餅有蓋寶劍有室借汝胡盧掩我鼻息只消榾柮地討青天不向東籬打西壁

吳梅梁眞贊

偉哉此翁性快口直意氣即如雲肝腸還似雪隱顯得心通方員隨手晝偶來五濁惡世極此四天妙因

嵩頭陀且休勸請傅大士一發殷勤君不見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吾所急天樂不須云然則長松怪石嘿坐凝神亦得其意之所存而已水流明月舊雨過碧山新又不見明州憨布袋日日走風塵彼此相看都一笑不爲無着定天親

傅大士憨布袋皆彌勒化身無着天親皆生彌勒內院題此贊時即爲梅梁發此願願承佛威神登不退轉

李碩年眞贊

五柳垂風一泉試茗青蠹芸芳研翻溪影淳麗來自

天上同盛德所同流精悍見于眉間亦英分之獨稟然且骨帶烟霞情存箕潁其將超然塵壒之外挾朝暾而騎倒景乎何不泛彼岸之舟登智山之頂馭象駕於康莊拔泥蛙于坎井八風不動四兵俱寢吾與子期乎七佛峯頭懸崖千仞

王黙菴眞贊

卷起書且莫看一枕黑甜通身白汗我曉得你三水縣辛苦沒工夫卻向畫圖中討便宜明杣脂墊不用全盤打算總是空虛着箭若撞了秦皇帝休道是百城南面早帶累阿房一半

又 僧相

過去是僧耶已過去未來成佛耶且未至現在爲官耶又不是畢竟是阿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而門遮耳有終有始盡大地人命根出不得這箇影子

姚素生先生眞贊

鶴嶺秀整持已不爭先生之業也崧臺端重造士不矜先生之德也其地皆滙三江之水而趨于海波瀾老成不虧不盈先生之澤也我思前賢述往事貽其後人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以先生爲之則也

陳愼旃眞贊

此陳愼旃憲副像也傅相林在其門下圖此致敬余過雄州請爲題贊既嘉其不忘本又愼旃爲華首弟子與余爲法喜遊頗久不可以辭

千秋一炷香夜深晨起早全是與全非雙遮亦雙表大庾嶺上不相逢珠海花田曾絕倒處則遠志出則小草歸去來兮拂衣未老我今憐汝亦憐渠兩好牽連成一好

談邃懷眞贊

僧不同狀俗不與㨾玄史縱橫江山跌宕一片松濤

千尋石浪淵明和靖之閒無懷葛天而上且休是我非渠最好有名無相過去現在未來着甚干戈相向

黃端四眞贊

俠骨起秋山儒心宕春水飛兎不行空奔逸風塵裏氣加一世之上亦有何難身退千夫之前若無所倚蕭蕭竹影石痕交這裏誰嗔復誰喜卻似柯村趙四郎霹靂聲邊虛隱几昨日深談入夜分識得從頭還到尾蓋將以豪傑之機用發聖賢之理體天上人間聊復爾耳半息軒中不二門一箇影子兩箇你

王漢民眞贊

桃源之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雖然輸了一籌落得兩家不認你既不見我我也不到你自家不許大家知大家各有自家底不屬朝代亦無姓名盤古先生一向與他同始祖卻來顚倒做雲孫譬如漢民不姓王王家偏號漢逆風使帆據欵結案沒有單行不勞互換眞不受畫畫不受贊贊即贊不可贊之畫畫即畫不可畫之眞漢民落在王家王家號作漢民便寄語桃源父老我即是漢你不是秦千里持來呈舊面一番提起一番新

鍾玉采像贊

未見孫謀先觀祖武篆發西江鐸驅東魯月映[illegible]宮日麗花封煒煒衣冠蔚爲儒宗天不慭遺畜深報淺分付將來其澤也遠

鍾玉田像贊

利器在手不得試且爲一鄉之善士至今難問短和長莫遣虛空生肉刺有此公無此事又道花殘蝶不至卽今開眼是何人依舊眉毛分八字

蕭[illegible]像贊

春露濯柳秋霜薦菊時方重九妙德截育以長者心鍊俠士骨兒將軍身衛如來足資其四應轉此千輻

士民和調文武輯睦惟奔奏功集禦侮禰子翔鳳巢家爲麟族詩書之報鐘鼎之復高不藉陵深不篤谷曰吾維心善巧相續性非今古世曾延促流注自爾湛寂何爲倚石榮芝湧泉釀玉所祝成三屈指獲六寸魚杯水芥舟同嶽尚陋海若天吞日浴況彼虛空非數量局從本以來如珠在櫝帝力何有行歌鼓腹

賀簡翁貟贊

我觀大長者安陽賀簡翁持身與居官絕遠於名利能不近利易能不近名難皆以一貟實而與人相漸世運日以下人心不古處是諸後進者雖負少材力

頗墮於薄道如佛不任劫地土悉無味尊者目犍連垂手金剛輪取土啖大衆肥美等甘露簡翁生此時希有亦如是以故考終命於頂出暖相其應在西歸不止生諸天稽首我佛子薄人而自薄一切好造作一切心所起一切身所受長劫無有已我說賀簡翁能得大安隱不復有造作誰爲煩惱者生死俱脫然造作中無佛佛若可造作卽佛是煩惱是義殊不爾故我說此偈稍合於佛說卽與普迴向慰彼孝子心

留須子像贊

南北東西眼前丘垤萬里風雲室中几席這箇行腳

僧會探虎豹穴得大自在身非縛亦非脫劍匣墨池丹爐貝葉石響一張琴杯浮千古月泡影露電鼎鐘竹帛提起便行不分兩橛一枕松風午夢涼未曾放下原休歇

陸孝山貟贊

識得前身道具頓忘此地冠裳花上三春雨露樹頭千載冰霜舊日圖書分韻新時木石生香側耳高山流水微吟古道斜陽人不知人去任我長送我行藏恰好夢中說夢還來場外排場信步一枝筇杖果然密密堂堂

翟羽儀長者眞贊

一經滿籯古之人有云不如積德以遺子孫此翁所存益然如春休氣日足宜高其門咨爾後昆得之以文本之以仁其毋忘軒轅氏之君臣

張穆之眞贊

彼此人莫可與山川我猶可取阿私陀相共舉六千歲遽如許鐵橋之下梅花寒獨鶴和烟去復還

張容宇像贊

世間心輕則無係戀善根成熟則無恐怖無係戀則去來如門開無恐怖則生滅如一步綿綿密密念念

彌陀坦坦蕩蕩條條大路八十三年更無回互願子孫世世爲善人是老人最後之囑付嗚呼世皆欲其後之克昌在於富貴功名而不知其爲刀頭之蜜蓮上之露力除五蓋恭行六度雖陋巷不容駟馬車而既升梵天之座入覺皇之戶矣若翁者可謂能定取捨之極而識吉凶悔吝之故者也

吳季延行樂

遇不遇人之事立不立巳之志隱若以求得時則試今之所非昔以爲是吾不知是非之所存聊且與造物者兒戲彼將爲海以吾爲鷗淸者淸流濁者濁流

各與之浮而不相爲謀世亦不剛茹亦不柔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庶幾於身無病而心無憂者矣

樂山山人眞贊

竹疎問影石冷驅塵樂山有客契結霜筠鋒銛利錯刪顯高文倒䎸靑龍之尾聯飛彩鳳之群半節可浮春流若鶚空倉足敵秋稼如雲蓋未嘗以有用而託諸無用者何可一日無此君耶

題顏初陽三影圖

凝眸四塞之居諦視五色之線旬月以來釆絲悉辨出而覩人擢脉洞髓而得其變吾猶以爲未善也蓋

攬水風地火以成形特吾性之海一漚而空一電故以張僧繇之筆不能寫寶誌公之面然則有超於氣象之外者宜窮其外之外有隱於理體之中者必察其中之中牝而黃鄐已落於相牡而驪仍未出於宗初陽子自託畫於復樵相說以神舵石翁未結契於初陽早得其意神則玅於似與不似之間意亦深於見與不見之際豈惟燈幻星翳以三影爲遊戲而已千影萬影不可得其一影一影不可得而得之千影萬影或以是爲德雲之別峯不知其無一峯而非玅高之絕頂也

題黃伯修眞贊

運籌決勝漢鼎以定彼託於赤松黃石之間故國不復亦子房之餘恨奄懷沒齒明系以絕此託於赤松黃石之間故里不歸又伯修之完節屹如山嶽皎如冰雪白月揮絃微風咻鐵人知其後凋之操吾服其先機之識夫智者貴乘時而烈士恥變塞公得其兩得而未始有一失則植喬松於千歲之後亦必不化爲桐而化爲石也

曹尊五眞贊

如所如畫何說何贊祇是旁瞥誰能正看讚不踰說

說且不得說不踰畫畫且不出若增一語兎馬有角若減一語牛羊無角不減不增全富全貧畫者右舍說者左鄰一如九如非似非眞說一即無盡九即有一即是九去時有口九即是一來時無舌惟尊五子全身裏許故離公物而可私取取不奪人與不損我十方世界明珠一顆

陸亦樵眞贊

未忘妻用梅未忘子用鶴白木貫長鑱青山尋大藥詩卷卽長留姓名元不落誰管茂陵求此棋高一着

金輝生眞贊

委長纓而不試挾短劍以孤遊無殘汁之可啜與貞松而共修蓋將振衣千仞之岡濯足萬里之流勗曾運子之淸風呼東方生以爲儔此吾宗之英耶奚不偕吾老兵露跣於七佛峯頭

陳伯恭壽意贊

同甫之才太丘之德合而爲兩離而爲一名位未稱則歸之天天何言哉惟此永年九如可頌寸絲莫挂穆穆如眞明明如畫彼不可說非但刹那千峯靑出一水藍拖

趙君榮像贊

尹翁歸中立吏指水心干雲氣勒鼎鐘盟帶礪如壯士屈伸臂已哉彼知不易數樹花十笏地撰良辰結遙契缺壺口有如意吾非匏安可繫雲雷屯水火濟明珠出王頂髻一夢中兩游戲本無同那得異

管鐘石像贊

白日長懸薰風乍鼓飲水自知擊壤同謂至德爲師淸文作輔萬軸可擁一尊誰伍黃葉空山白雲前浦乘芝遊砌散華結塢密縣宜侯東里若母理不生令事不反古子與遊遨裁民之所亦將無稼而穀無桑而組鸞自歌而鳳自舞也

瑞生拾字紙贊

左手提籃右執梜抹市穿街拾故紙塡溝塞壑不可盡釋迦老人無一字無一字拾甚底逢人乞箇熱波波兩隻草鞋沒了耳

題遼東僧眞

急剪三惡又徐行八正道一去不回頭萬里無寸草共任各忘名自起復自倒鄭州梨靑州棗大抵還他山處好

爲歷霞題毋尼小像

是不露頂非男女相一句阿彌陀萬緣俱掃蕩髞身直上寶蓮臺迴頭失郤尼和上假卽是誑眞卽是謗仁義道中留取供養

某比丘尼眞贊

四大五陰誰爲有漏一且不有而况於九秋月春風誰當其中一聲彌陀劃破虛空虛空無相浮圖絕槺非女非男西方日上

王母周孺人贊

四十年孤燕繫絲梁間八千里祝鳩承歡海外丈夫子幸得相逢未亡人於今何在家乘國史雖未舉揚香土檀林御須記載此是世尊座下任信優婆夷向

去西方極樂世界八歲龍女成等正覺此不見遲彼不見快報汝王道人炷香勤禮拜

徧行堂集文之十五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理　古習　編

偈銘頌雜著

慕五百鼎鍋偈

五百鼎鍋是總相十八鼎鍋是別相五百十八鼎鍋同十八五五百異名狀一箇鼎鍋銀二錢五百鼎鍋一百兩十八鼎鍋三兩六三十領緣俱了當緣當了處謂之成是壞是成休比量成在壞處不須收壞在成處不須放付與嶽山老湛公自利利他無兩樣一箇

羅漢一箇鍋五百十八齋供養卻語五百羅漢僧好爲觀音做迴向作麼生迴向以手作○相

乞米偈

紫雲橫覆說無生萬頃香花一鉢擎識得維摩行化意石田好借鐵牛耕沒拋撒有收成因源果海自分明南閻浮客纔舒手北俱盧人各點睛

黄子木公來請法名名以古受字曰二不詹燮公爲問所出漫作此偈示之

大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不受若見不受是見受秋月春花俱滲漏此間本無有受處亦無不受可成就有智主人更是誰一女一天中左右纔左右忽前後緣水不動青山溜合離隱顯自安名摑煞孃生眼裏豆

陸茂先求法名古𤆬字正舉示此

正舉若能隨舉得時時突露眞消息四海無波手一輪五色毫中三寸鐵

郢書燕說從旁打正無一字錯者會得此意人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縱橫天下便恁麼去

髡放持㡇索徑截語書此示之

若論徑截竝無一字如何若何曲三曲四因病設藥

豈免對治病去藥除阿誰道是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動着些子便落生死

莫是一切處平常麼莫是無說無聽以爲極則麼莫是舉了便會了麼且勿錯認

李雲山道者爲官剛直潔己愛民今儼然南雄一齋公無些子氣息意甚愛之還丹霞書此

偈爲別

提得起放得下入道來萬般俱罷做官時一絲不挂若沒這一絲不挂也難得萬般俱罷便恁麼去不消多話

三月不違仁偈

鎮日堆堆不出門每憐浪子一招魂忽然記得歸家看不覺知恩是負恩

其心三月不違仁顏子卻坐在這裏伊一生喫虧了欲罷不能總是眼前有物所以拳拳服膺如棒着箇玻璃餅子更沒有人爲伊一棒打得粉碎孔子也只待伊時節到來其奈時節不待如今人便作奇特商量殊不知得便宜是失便宜且嚇得俗人一跳不見僧辭趙州州暨拂子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僧云

恁麼則不去也州云摘楊花摘楊花後來大慧下得箇註脚極好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錘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着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莫錯舉兩箇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語已行徧天下摘楊花摘楊花唵嚤呢達哩吽嗳吒若識得這箇道理兩箇老漢面目宛然有甚閒工夫說體說用說理說事說內說外說一說二說途中說家裏說根本說差別菩提涅槃眞如解脫三藏十二分教一千七百則公案天下老和尚舌頭不消得一箇罷字坐卻了也若道不違仁的在門裏其餘

的還在門外我要問伊門在什麼處喚什麼作門直饒汝進得門升得堂入得室正好是門外漢趙師雄遊羅浮遇白衣女子同向酒家索醉一覺醒來睡在梅花樹下

募五百僧鍋偈有引

丹霞一飯近三百人兩釜同炊猶不能給衆議募鑄千僧鍋子見古叢林千僧鍋往往具而不用今欲鑄五百僧鍋二口使可常用縱至千僧亦有同炊之例可舉也敢請檀越樂成此供養功德更說偈曰

喫飯的人多造飯的鍋小寄語大黑神不用尋煩惱古有千僧鍋勸緣須及早改作五百僧半箇不曾少一口分兩口兩好合一好作者與受者大家都靠倒

甘密轉生辰索偈

華藏莊嚴一身擔荷轉半轉全有誰劈破用顯用密本無岐路寸步不離兩手分付衆生此度如來此護胎卵濕化行住坐臥百千萬億無量壽數金剛眼睛一隻兩箇是因是果非他非我娑婆世界極樂國土海底揚塵山頭起飛了角童兒婆婆和和肉頭老子將將踄踄威音那畔鸞歌鳳舞從來甘贅老不喫麒

麟脯通時氣不惰窮時骨不挫香象截流明珠打駃今朝紫海添波湧出青蓮這朶借佛手中華吹我風前火放下一籌有何不可

法遠曳緈同舟相慰勞遠有三得意之答漫成此偈

急水灘頭一得意提起有力放無氣爛泥田裏二得意頷得脚板失卻鼻深水坑中三得意進前退後難迴避人人有此好時光不見上天與下地千里獨行長棹臂苫雨酸風儘遊戲來朝日出也尋常莫教中了拖刀計

次日牽舟值大風雨予亦以三得意作偈與諸子爲笑

大雨淋漓一得意桃花浪暖飜天地疾雷過頂二得意腦門裂破無巴鼻黑風䆠眼三得意兩扇門開忽然閉渾身落井自承當留得耳朶也無濟跳入船中想迴避挨挨搜搜聲如沸白雲蓋卻七如來原來又中連環計

送顧海乞衣偈

我欲供養十方僧我不與公論來往公欲供養十方僧公不與我殊痛癢受人供養成就人謂之利人人所仰供養人者成就已謂之自利天所獎大小乘上雖異宗彼此地中無異黨譬如土發樹林身土若不消身便長又如樹作鬼神村樹若不枯村便廣入自受用三昧中消他受用一切想入他受用三昧中得自受用一切享利人自利互爲因珠蓋交光連寶網攪起如來丈六衣同登千尺龍華榜

龍護園乞米偈

龍護爲丹霞下院澹歸所兼護者毫現院主乞米請爲說偈故不可辭

一人向隅滿座不樂院主有問西堂無荅我既無荅

爲汝問人大施門開物物皆春維此龍護實隸雄州千村穗結滿鉢香流雄州善地三寶所信芸彼福田一悲二敬斯倉斯箱分我以餘無餘而分錫以大車汝已得米我亦同飽鼓腹行歌太平終老

準提閣施茶偈

仁化準提閣近爲丹霞下院三世諸佛菩薩十方僧晨香夕燈迎來送往日給所須不能無事大通院王更欲施茶以濟塗人之渴乏意益公普勸諸善信同結此緣予甚嘉之乃先以偈

行來人喝茶三盌坐定僧饑飯一盂白絮截歸香印暖綠榕鋪滿翠屏虛搬柴運水心須盡倒廩傾餅報未殊若箇點頭無顧盼何難直下識衣珠

募燈偈

半嵓爲仁邑諸公辟地地地故有菴丹霞有僧使掌之於是結緣乞百子燈一點一滴不出諸公地上澹歸道人隨喜說偈

山在地上人在山上山上是賓山下是主主賓互換恰到菴裏是百子燈不從外得合異分油作一分光如百千流同歸於海求其來處及與去處各各了知首尾俱正不差絲髮其事如是

示聖無乞油偈

判得全身供衆任把毫毛撮弄但搜屋角牀頭莫管筒輕秤重那邊一味尋常這裏十分受用二時日曬不乾五夜風吹不動放來少種多收轉去主迎客送

謝李覺岸

傳語三腳王文切忌掏翻油甕

又

有病則有藥病去藥亦除御還留我在國手定何如直下更無不病者四百四病同時發馬上翻身把角

乃雲裏雙鵰一齊落

延祥寺建中元會乞爲發語因題二偈

人人有箇生緣處特地酬恩也不多三世七生無二理兒孫爭奈祖宗何

祖宗也不奈兒孫歷劫相牽入火坑識得相牽好相救不妨官路當人情

換米偈

帶了肚皮來日日須喫飯常住苦無糧大家應打算諸公要寫字請把米來換同供十方僧功德各一半出門兒擕瓢在家勤洗硯兩好合一好彼此俱體面若云不衡錢各自討方便

借觀李司寇百祖圖偈

人人有箇孃生面遊戲傳來百祖圖瞞煞眼前光突兀看誰皮下血模糊白雲澹澹千峯簇碧海沉沉片月孤挂起卷還憑汝在𢧐菴一點事元無

乞米偈有引

無着菴一衆清淨堅忍修行如法此諸佛所歎爲最勝福田而常有絕糧之厄將無世間福輕障重不知行施即能行施復委之不如法之地障不重而福亦輕耶且莫易言無棟

擇好於是澹歸爲之說偈曰

修諸供養勿云無擇從人至佛重重差別如人置田有上中下捨勝取劣損多益寡是無着衆如法清淨樂行布施得般若竟多者論石少者論斗放去非無收來非有以如是義饒如是舌雪裏送炭好箇時節

因中禪者六十初度偈

逞手少年場摩娑十八種常念識非眞出家成大勇烈火自乘風精金休雜鑛甲子一天周恒河三歲湧中有不動山千頃飛雲棒

送時出秋光二禪人行乞偈

老夫十載丹霞大似强弩之末有人路見不平翻身打箇倒擻手提兜率陀天笑向高涼出脫賣者秖得一箇買者任他千百箇千箇歸家一樣四天宮闕阿誰慣寫契書舵盤三老把筆那邊忙裏偷閒這裏死中得活上來一道靈符急急如律令敕

示白破行乞偈

任山不戀松柏入海不避蛇龍戀避二俱不受擔頭無限淸風有理看伊老實無情打我虛空賺取金銀彈子八方四面來攻（且道落在什麽處）腦蓋眼珠鼻孔全盤自破船中

乞衣單偈

寒時寒殺熱時熱殺無數皮囊一般瓜葛汝乞衣單我搖鈴鐸着不到處從今蓋卻

純鑄秦海幢命禮覲歸宗方丈予無僧使附致候書戲作此偈

公去到歸宗爲我禮三拜公且不是我山門連腦袋我且不是公葫蘆喚小菜三千里外一場笑怪家破人亡十分懲賴雖然沒本錢卻會做買賣兩箇人搭船一箇人上岸儘着討便宜依舊一身債快快

示頓覺

莫看張莫看謝自向衲僧看活計萬里無蹤信往還一毛頭上安天地到山同出水異順逆不存甘苦味即今般若爲流通大海一帆隨利濟

頓覺禪者出嶺請藏張與謝皆其領袖今方尋之頗有差池之慮因書數語以壯其行世有知澹歸者不妨識此僧也

龍護園乞月供偈（有引）

龍護園近爲丹霞下院靈徹上座來作主人諸佛菩薩免不得晨香夕燈常住僧行免不得身衣口食往來禪客免不得一宿兩餐便

引出一切事來此一切事皆諸護法福德事也三寶已具十方已具勸請迴向各有消歸御憑院王更禮華嚴一部正眼觀來雖似大中現小報恩分上不妨錦上添花聽取一偈

若人欲得四無礙好向華嚴勤禮拜五體全歸一字中十方湧作香雲蓋供養護持無內外為我解開窮布袋普賢毛孔太寬生至今不得其邊界大家心量等虛空差別纔生成雜壞大願船中同上載有人兩腋清風快不問如何與若何便得名超覲自在

龍護園重裝釋迦如來寶相偈 有引

龍護園佛殿落成楊歷巖王僧以香像至佛身量與殿並正等四衆踴躍稱為勝緣惜金容剝蝕阮君弱生發願勸導莊嚴譬如住山翁灰頭土面數十年不妨向鬧市裏垂手一番脫敝垢衣着珍御服本無二致然為此方善信結緣不淺矣澹歸適自螺川還隨喜讚歎而說偈言

新菴古佛驀相逢古像新修一樣功莫怪東風來往數今年花比昔年紅

天寧寺塑五百阿羅漢偈

當年五百大弟子見佛一時同證果天寧幾載塑不完求人真不如求已若使人人能求已一箇法身祇一念一念喜捨法身成圓滿何嘗是難事惘彼世人一日夜起滅之念千萬餘而無一念及喜捨則是慳貪念念續慳貪相續無窮已不塑羅漢塑惡道地獄餓鬼與畜生念既如輪身亦轉我今說此勸緣偈要完五百阿羅漢五百羅漢久已成豈假裝金和泥土不見長者布金時諸天宮殿悉成就無比善巧須達多不買祇桓買兜率何止近利市三倍若人因此捨慳貪所塑羅漢非羅漢如我度諸有情者亦非我度

諸有情大家自塑自家身大家自度自家心天寧五百羅漢完奏着靈山一千箇

護藏偈

三藏十二部佛說勝妙義如五官百骸缺一即不可有等下劣僧修行自無力畏諸俗士勢佛法當人情人情暫得完佛法已殘失比出佛身血其罪應加等當知借經者多是讀書人尼山孔夫子是他親導師牀臥飲食時裸體不浄手種種褻穢覩都不知慚悔他師書尚爾況不師我師若云此異端異端不應看看即違彼教無論得罪佛若云此妙法如何不奉重

便當遵我制焚香淨三業齋戒而就觀禮無往教者

東禪募佛龕偈

法身虛空本無相云何而欲龕虛空佛法人情非有二我以我心合佛意我在室中無有牀我在牀中無帳子我心不得大自在我與虛空等無二東禪之佛未有龕東禪僧亦不自在僧心即是佛之心施主之心亦無二我以我心合三心說此無二佛龕偈若道虛空不可龕除卻虛空無龕者

東禪募燈油供佛偈

東禪禪堂一枝燈明明無盡待其人日月雖大斷纔

闇不能徹細閒俱斷易生易滅等浮漚有千萬億同一用譬如具足煩惱軀而與諸佛體無異是故人能施燃光如以佛智而供養我今稽首供養者願見一切佛智故

常州南門茶菴募建禪堂偈

昔者周家老太子左扶暍者右操扇暍者未蘇扇者暍一盞井華兩不善有僧結緣官道旁夏日施茶冬施湯行者紛紛各來去惟有此菴是常住以其不去不去來天龍八部皆迴護共言菴內少禪堂禪堂不成功德荒譬如無釜水則漏茶不得餘茶亦亡此堂

僧之釜與餘僧那併力宜助成莫言成得僧閑在多少忙人路上行

丹霞道糧緣引

各持其鉢各乞其食此僧法也今以一人爲衆人持鉢行者不以爲勞居者不以爲逸與者不以爲汰受者不以爲貪大道爲公之風其尚存於此乎雲櫂禪者力行此道特疏短引惟護法仁人嘉與而樂成之更聽一偈

出家鉢裏年年荒在家田裏年年熟荒熟相將出一門好在人心長不足荒從熟處去熟從荒處來來去

分明全體現大家拍手舞三臺

丹霞山營建勸緣偈

三無上處結檀林隨分莊嚴得此心會取眼前如幻意指頭拈出是真金

募鼓偈

虛空爲鼓須彌爲槌無人下手日夜如雷牛則有皮虎亦有膽即假而真天迴地轉此是現前鼓音聲王切莫蹉過普聞道場

募鐘偈

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鬼獄趣永空寄聲

侍息若地藏王半遮半表觀世音雙放雙收
一時分付羅怙羅果然勘破維摩詰便請檀
那說法先爲長老搥鐘滿八萬四千煩惱門
成一千二百功德衆十方俱悟道三界悉開

名再聽春容侍聆響荅

從來不是音聲相一旦雷霆起蟄龍寄語大悲門下
客好將雙耳證圓通
千條萬緒撥師絃綽板琵琶鐵也穿莫道梵音雖不
得曉風殘月絲楊烟
未許人間入夢長若倫息處恰依光從今識取觀音
面使手相扶地藏王

募片衣偈

迦葉老人曾立頭陀之準別傳清衆各持糞
掃之衣牛嚼鼠殘不襟半袖惠而不費儉故
可師輙演伽陀本開檀越

雲巖云將敗壞補敗壞打破油餅不用蓋道吾云郎
敗壞非敗壞恰好一壺併兩貫我這裏沒敗壞討敗
壞貞箇成人不自在你那裏有敗壞拾敗壞沒腳馬
兒行得快不論綢不論布一向開張雜貨舖祇求舊
不求新幾曾搥著爲生人一日針二尺線四十年來
成一片漫天雪刮地風燈籠肚裏日頭紅此是丹霞
親受用莫教求煞豆皮宗或問如何是豆皮宗荅云
千圈萬圈不方不圓

乞山偈

亦若居士所居長老寮海螺巖山水佳絕空
隱老漢聞之四十餘年矣一日走海幢無端
談及忽遇莽澹歸衝口便道居士須將此山
供養老和尚亦若唯唯臨別謂澹歸行甚偈
須寫紙與我珍藏澹歸道我便有乞山之偈
亦若道我卽有酬偈之山今日漫書此了昨
日公案成不成傾一觥青原白家酒三盞難
道未沾脣

是大長老吹大法螺有名無實浩劫蹉跎空隱老漢
亦若居士一箇下來一箇上去全賓是主全主是賓
澹歸於中充箇牙人這場買賣如意自在地湧金蓮
天垂寶蓋乞山有偈酬偈有山更有相酬兜率陀天
此日做中他年作保但得鐘敲莫將銅討誰其見聞
文武兩行葵軒總戎園長侍郎

示逢此道人

是我卽知元是佛也知佛我二俱非堂中秋水無人

識案上春山八字齊容易唱酬居士偈簇新豎掃祖
師機男婚女嫁分明處莫把無生話更題

爲人作念阿彌陀佛偈

無量光無量壽佛之所有我亦有佛念我我念佛自
念自家兩不識二六時無間斷念無間斷祇一半佛
亦無念亦無無無念處一輪孤恰好須彌山撲地篆
烟簇起死香爐這回不枉唱南無

瑞生念佛禮願索書自警

一心念佛五體投地四十八願如珠在髻是珠是髻
瀉水得器半點不滿隨川各濟晝三夜三利他自利

十分懇切兩行悲涕西方極樂如蠅附驥非蠅非驥
不勞力氣佛有願船我即搭寄我有願船人亦比例
句句彌陀聲聲自已饑飧渴飲有何疑忌我是他片
本無根蒂以清淨心行決定計開廣大量結久遠契
分陰寸陰不敎虛棄一步兩步自相附麗上品上生
一箇噴嚏櫟三歇四便成迢遞

古窰餅銘

姚子水眞畜古窰餅客欲以正續藏書易之
不可復有以奇南易之者不可乃至於甚之
奪之終不可在時俑世難謂其已失忽從敗
糟甕裏不意而得逫有呵護姚子愛且守之
旣久一旦奉爲丹霞佛殿供昔之不捨今之
捨皆非世諦所攝庶者不求貪者不與姚子
可謂善用此餅乃爲銘之以示來者

古色外鮮其骨內見非凡耳目可狎而玩以稚飾貪
貿書亦篡以力濟巧酬香亦亂吾寧損足不能徇面
於法宜守眼珠不換於法宜捨命根忽斷佛無得容
我無失念花發蓮臺光分瑤殿始知此老非有所戀
垂之丹霞足以止僭

讓巢銘爲奇君

是汝之巢爲人所讓寶王一行名實兩蕩即煩惱緣
現歡喜相誰其德鄰毘耶方丈

淸醒泉銘 爲姚子水眞作

濁外餘清醉中獨醒名異貪泉義超辱井觴行李白
盌吸盧仝閒瀹壁月滑瀉松風尚可濯纓兼能抱甕
照影無犀和鳴有鳳滌研雲輕濡毫露重萬斛深留
半瓢淺送一漱在齒再洗即耳是洗非心二掬而止
性空眞水性水眞空眞水永眞一二相皆融濟歸作銘
更無一滴動着石根刀頭砭窾

爲蔡子京題道源字于齋中并銘之

若信能仁子憶其母念不異緣如火見火此身非實
此外何貪六解一忘四無等圓信爲道源華嚴所說
即此入門爲物作則至人無心而豈有跡出世世間
蕭然獨脫

水帳銘

蕉菴集片布爲帳隨大小橫斜之勢而成紋
如水坼屬余爲之銘

作即煩熱息即清涼莊周蝴蝶與夢俱長醒非莊周
夢非蝴蝶栩栩蘧蘧是兩還一醒非蝴蝶夢非莊周
見一見兩目背難瘳蕉菴於此黑甜一枕閉兩與景

問答俱寢紅塵隔斷冷徹霜鐘長街五月獨賣松風
蛟人拋梭白龍蛻甲水精欲吐玉壺不納一片氷心
幽室生春無縫不貴有鍼不神灞橋風雪詩魂清絕
豔發新梅寒分古鐵獨坐獨臥如淨琉璃內含寶月
萬曜俱低玉折珠旋翠圍香裊黃河方凍不須之遠
千年老兵全身放倒竹簟匡牀莫安老小

硯銘

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分明祇得一半雲雷全在其中

又

知其白守其黑用剛以柔將文且質是爲長者之德

又

子不磨墨墨將磨子我法妙難思不須說止止

又

放出葛藤椿打起三通鼓撞着李將軍射殺石老虎

又

石如翡翠墨如金誰其惜之蛟龍吟

又

太古有水化而爲石故雖剛中而有柔德千里之潤
百世之澤以弘爾業

又

千字萬字不干渠事分明掌了盤子覓路了無入處
且道是阿誰證據

又

夜行踏白不是水便是石兩隻眼睛黑如漆此是老
夫三寸鐵可憐禿盡生花筆

又

是中有雲出不可止盎然春浮所借非水誰能取之
則惟妙指澹歸作銘以告郭子

又

密不爲玉所以爲受墨疎不爲石所以爲受筆以此

兩受其德日就

又

無字碑無人讀東壁西閣皆出其腹其腹不可見見
於其面硯非硯非非硯

又

樸也琢爲多采目琢也璞爲重玄腹

又

柔若無骨㪷不留手吾老是鄉矣

又

山不剛水不柔輕淸之氣與天浮其中隱現黃金虬

吸此一滴萬古流

姚雪菴硯銘

姚子雪菴之硯命先公司鐸端溪博訪而得
之童子落火其上裂如韭葉許投之水中一
日而合猶有痕存銘曰

仰而視之了無異試之以險能自濟得全於天不可
廢寶琴焦尾此其婉石鄉水存及苗裔

鐘銘

此一聲音徧滿十方地獄有情業苦銷亡衆起槌時
見地藏王識衆生性無妖無祥空花空果顚倒飛揚

劍樹刀山爐炭鑊湯如淨琉璃寶月中央元無熱惱
誰說淸凉稽首如來不動道場願諸佛子應念迴光
無聲三昧莫別思量千雷萬霆堂堂皇皇

丹霞海山門鐵鍊銘

自長老峯至螺巖而北壁立如屛風循其趾
過芳泉陟深松大石特起數丈如欲倚而未
能不斷不連人行其中一徑如蛇之脫蜥仰
其顚斗絕俯之如隕虛鑿級受足入海山門
如天門之山抱犢而上長卽不可下下行者
伏如上行之伏不敢外視目眩而足浮手無

所於附貫竹以援之歲庚戌仲秋樂昌李侯
雲浦攝仁化升而觀焉謂非久計廼捐府金
造鐵鍊繫以鐵杙如華山希夷之峽不以爲
繩亦以爲引蓋惻隱之所見奇使後之人無
復意外之懼也侯爲政廉明勤愼實本於愛
民憫斯世之顚蹶將使危者俱安險者俱平
其指掌於斯乎銘曰

石列霞屛松分繡蘚有天欲上無地可展金繩一豎
深雲截淺措久用堅設奇化險實無留足空不礙眼
百尺竿頭全身忽轉樹德在隱斂政則顯持地之記

由此其選風雨莫蝕雷火勿剪輪寶永垂同高極遠

為大牛白公銘拜街梆

道箇東西直範統只有一條長鼻孔雷峯山裏赤骨貧十字街頭賣古董聲聲敲徹髑髏寒放去收來絕狐種南無三洲感應護法韋馱尊天菩薩摩訶薩

演連珠為空老和上六句初度頌

蓋聞巨海飛濤駕慈雲於沛澤恒星匿彩讓慧日以舒光是握鑑其為祖薄轉輪而不王是以夢叶六牙挾白馬青衣之助命鈐七佾發金函銀字之藏

蓋聞青林秀草之瑞懸應眞人寶座明珠之光大開華氏人人分上虛北斗而齊南山佛佛道齊咒甲寅而酬庚子是以白牛長者未嚴火宅之車繡褓嬰兒先賢天龍之指

蓋聞逢人則出金玉金寶此老不同非今非古金輪道乎摩竭過關之客無雙華首仿諸鄔波盆室之籌難數是以千羣割愛博山擕泗水以知歸二十差有提舍茹糵荼而作輔

蓋聞道不孤行得時而駕法如下種來雨其蘇機逗格以縱橫報化身熾然常說見超師而跌宕人天服露爾歸塗是以左右雙龍吐一溫一涼之水後先諸佛傳半獅半象之鑪

蓋聞三千年絲髮不移應緣即用八萬劫纖毫莫逆入洪非名問極共一眞之量等觀順羣動之情是以諗公在掌之珠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寂子開田之水高處高平低處低平

蓋聞其立無影其呼無響壽麻猶珏空王即瞑而聽即視而明燭陰非乖實相曾借色以徵心莫叫音而得狀是以金鉞絕度亂飛鳴出水之鴛鴦木馬長嘶馴蹴踏井驢之龍象

蓋聞信相雖眞悟心猶幻曆長難耳鬱單越之齒千年眾散紛然兜率陀之天一雹是以見滬起滅老安妙解於如環閻劫成空儼樂加行於復旦

蓋聞東老西生于春寶掌南攀北倚一月文殊佛壽量惟佛能知欲探天帝坐井心精微非心可測難窮海墨塡書是以分般若之金鋒刀齊切玉附摩尼之末族筆演連珠

舍利放光頌有引

棲賢石鑑覞和尚寓書丹霞云舍利入金塔時一粒放寶光如二寸鏡二粒同放其光差小大眾騰歡得未曾有請作一頌以紀斯勝

子謂三舍利放光即且置且道其餘舍利爲什麼不肯放光乃頌曰

此一形法不可思議卽今入塔如昔墮地周行目顧七寶舒光一大二小體用全彰而餘舍利不爲變色處寂非動處動非寂以有下劣放本不出以有驚異不放不入眼旣汪光光復汪眼觀者於中天旋地轉觀者自轉彼何轉哉樓閣不立彈指誰開故有放光無放光者乾城幻跡二見同捨棲賢谷內靈山會上諸舍利光非放不放傘蓋波邊欲騰龍象草木低回風雲跌蕩五老沉雄三峽悲壯交光相羅如寶絲網大千世界泯一合相皆是金提摩竭正令爾時如來重宣已竟

甘露頌并序

庚戌十月丹霞甘露降於叢竹時和尚疏楞嚴方竟適屆下生之期慶一雨之普滋散天花而莫及卉木本無情識醴泉自擢枝條盟共歲寒瑞呈天格流比霄浮之蜜凝如粟綴之珠或掇而歸未詳其異亦復采聽遊蜂粘啞夢蟻豈所謂野老不重太平童子何知帝力者耶頌曰

法雲結蓋神漿醞露玉潤珠輝非烟非霧絳囊不貯天乳方明枝棲彩鳳葉泛金莖尊賢容衆應惟衍華手出地肥觀如秋水休誇五色漫數三危素光月洗斑管花垂空不生覺見能礙目傳語赤松自求多福

海幢阿字無和尚示生頌

日月爲眼雷霆爲舌虛空爲身須彌爲骨識得大愚推翻黃檗官法如爐人心似鐵鉗鎚落處聖凡路絕南北東西茶條六尺走煞善財問窮帝釋金剛輪際寶宮湧出天然貴僩平常奇特不用承當豈煩冲挹坐去堂堂行來密密示增上生顯不共力蓋天蓋地今朝昔日八萬歲中指頭彌勒我作此頌稱性而說珠海全潮浮丘片石伽陀精瑩涼風襲月

五老頌爲棲賢壽

古趙州

趙州一箇牙口口都敲着釋迦四十齒半箇也不落同到玉淵潭各修供養法借問石人峯飽煞飽不煞

老安國師

老安不記春秋鴻雁卻知寒暑雖然去住不同這裏莫分賓主

千歲寶掌和上

坐也不坐得五十歲行也就行了一千年行卽飽坐
卽饑好來弄隻釣魚船

伽耶舍多尊者

百歲尚爲童七日先巳老兩人驀撞着大家都靠倒
翁莫惱兒莫炒同盤喫箇如瓜棗

棲賢覞和上

桂子生香月滿庭眞人起念便流形鶴毛未退知楊
億鷹夢初迴得義青晏坐卽消增減劫經行更置短
長亭踢飜五老誰扶起漁火樵風一畫屏

感應因果同異問

蓋聞惑妄迷眞顚倒相續一爲世界二爲衆生三爲
業果如旋火輪無有休息俯仰遠近天地人物動靜
吉凶可觀可察可取可見皆因果輪迴之現相也要
以法身轉入五道則體卽在流行絕學全歸三德則
用卽尊王宰儒宗所謂感應釋氏命曰因果皆以畢
竟無成究竟有令謂體用有胥壞之殊何也豈謂感
應精因果麤耶影逐形生理從事變離于未發之中
便非上天之載矣若論最初因地乃在一念方萌纔
加擬議巳涉二三更有安排或相千萬是故直用直
行妙同現量亦有用覺用覩幾貴轉闘似善而凶似

惡而吉嗔火一熾戒定之福全銷悲願方成屠劊之
業立蕩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非旁觀所測并非
自識所知然則感應不獨精因果不獨麤也謂感應
純因果駁耶至誠如神卽非大賢以下所及是局于
聖不槃于凡也若善感故有善應惡感亦有惡應則
凡因故有凡果聖因亦有聖果惡感惡應禍卽滯于
凡封聖因聖果德巳超于善域超亦不離三世滯亦
不異一眞然則感應不獸純因果不獸駁也謂感應
兼無情爲廣因果限有情爲狹耶哭林笋茁刺石泉
飛雷長芭蕉鐵引磁石是矣胎卵濕化十二類生皆

在酬因載果之中并包有感卽應之外有感卽應機
動一時載果酬恩量涵累劫是故由前觀後則其所
感應僅生于因由後觀前則所以感應乃生于果然
則感應不獸廣因果不獸狹也謂感應能自王爲勝
因果不能自王爲劣耶以能自王爲勝則感應不徧
于無情其體不大以不能自王爲勝則無情亦神于
感應其用不尊若以能感能應得體用之不虛卽以
轉因轉果得體用之不昧是故卽能以見體則感應
皆妙用之無方卽轉以見用則因果皆全體之無始
然則感應不獨勝因果不獨劣也夫大易之道于不

易見體於變易見用然而川中全不易川流即是敦
化體中全變易敦化即是川流此太極爲無位之位
而無極爲無名之名也若有變易則感應必入輪迴
若有不易則輪迴并無因果蓋因該果海即緣起而
千百劫不亡果徹因源即業債而本來空便是此猶
存乎見隔亦何貴乎超方若乃名隨義立逐名則一
體操戈迹自本彰得本則千差息焰詳思此理所謂
體用胥壞之殊了不可得敢請高明更一詳論以祛
此惑耳

梁無瑕索書有益身心之語走筆示此

這箇身心從本以來沒有添減作麼生說箇有益的
道理只今若要有益總教他無益去如何是無益世
間所謂有益者富貴是有益功名是有益學問是有
益落在愚不肖邊如向大虛空中澆糞便是做到聖
賢地位如在大虛空上貼金不如兩頭坐斷一道齊
平放了又放纔與本來身心有少分相應但恐無瑕
不肯承當耳雖然不肯承當要且沒有添減也知無
瑕不曾澆糞更須識澹歸不曾貼金直饒一物不將
來依舊兩肩挑不起在

記廣居夜語

丙午九月七日煥之阿字澹歸共談自巳刻
至漏下二鼓澹歸云吾三人各有一喻煥之
如坐大帥府中夜間巡邏早上回風不放些
子走漏乃至城門鎖鑰謹慎直到城外堅壁
清野與鈴閣裏一般嚴密阿字如泗上亭長
豁達大度是韓信便封齊王是英布便封淮
南王便有許多人裂地千里他總不管只是
有一句說話你若反得我就殺得澹歸如世
家公子儘有家貲一味跌宕門戶也不關閉
有時被偷兒掏摸了些東西去卻也偷他不

竆爲之拊掌各繫以偈
命傳程衛尉竟夜擊刁斗不睹不聞中伸出一隻手
四海爲一家殺活盡由我無人惹得渠就也一團火
前門方宴客後門還着賊指頭驀豎起你急我不急

遊山語

少年時喜讀南華以爲如神龍變幻不可測遊丹霞
如讀南華經變幻不可測也昔人謂荔支似江瑤柱
杜甫似司馬遷今謂丹霞似南華經亦韻絕纔立此
石紫玉臺上人忽說此是南華嶼不免喫了一驚
霧隱巖啜茶論如龍如豨之槩六如云豈真有造物

者爲之耶予曰法界海中情與無情共一眞性世界成時此性隨成而不成世界壞時此性隨壞而不壞劫燒欲過大水震蕩鼓之爲風煉之爲火凝之爲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本無作者而如有作之者其中有似處不妨喚作巧以此性具有善慧方便故有不似處不妨喚作拙以此性元無思量分別故似處不恰似以此性無有是故不似處時似以此性無有不是故正說如龍如船求其實相了不可得正說非龍非船卻又活脫現前也

予向不耐遊山雖無濟勝之具然每謂遊山是韻事

不宜寂寞此遊同行有二十餘人刀鎌繩钁米菜果餌釜爐甆杓坐具火枝各有所攜或坐巖下或坐田間大家一鬨高興一團野趣因令人勸飯予亦盡五甆丁丁當當打板過堂一年三百六十日不妨幾日喫恁麼飯覺得皮毛鬆快骨頭輕也

通天巖前看法船山後眞如艨艟戰艦七如來峯乃七面挨牌也乘船度生死海每爲怨賊之所侵害此牌能禦矢石使行人安隱得達彼岸宗門有七佛偈律部亦有七佛偈皆是度生死海之挨牌天龍散花非爲分外

覺熏比丘性緩而習懶然煩惱頗輕舉止亦自迴翔廓落予戲謂此子從比俱盧洲來今日坐鶖公頂看人面石衆云不似覺熏云忒似忒似六如云其形正方教中所謂北俱盧洲面也予笑云怪道第一箇便是覺熏認得

朝陽巖亦可居但須移佛殿出平岡以巖爲用是也憨山大師有兩門聯盜與僧皆棄不取予謂諸子宜致書靜室令衆藏之他日有人興復便挂還也先德手蹟恭敬愛護正是道人用心處

海螺巖中作數旋下寬上尖陳岱清詩所謂一螺倒

卷海中天者也山下諸峯頂悉如螺尾螺在水中無人則螺螺群行甚速見人則止不知何時被長老峯看破直至如今動不得也此峯殆是螺王卻掛在長老背上一聲吹起諸螺眷屬栲栳圈簸箕陣圍繞將來又被我看破

蝙蝠一名夜燕巖以此得名故自典

初欲建山門於南華嶼皆謂天造地設然路徑迂迴人不肯行免不得一篙撐到護生隄下耳天下有議論佳而不適於用者正須放下也

一箇蒲團坐於舵石之上眞是天空海闊但恁喫飯

了打不得駞防他墮落萬丈深坑也此地好造一所栴木堂分付懶禪和領下

子最愛大龍脊狹長平衍又極飛動之勢謂當造長廊千間每間懸燈簷下蓋絕世奇觀但沒處支此一項無碍錢糧耳近囑諸兄弟種松萬株若成林於其中經行坐臥豈數跂腳北窓下作羲皇上人顰時之樂耶

次日普請靈知上座云遊山不如挑柴旨哉言乎可爲不肯出坡者痛下一錐予三年於此未暇登臨頂乃爲舵盤所激發山水有靈不甘埋沒自然生出事

來因念世間佳山水埋沒於村夫俗僧者何限有心鑒賞無力表章亦自對之有愧識得此意不會挑柴不許遊山或云卽今村夫俗僧都會挑柴師還許他遊山否予曰我也不會許他挑柴

丹霞同住自鋤頭鐮刀草鞋扁拐而外無長物也或不免麤人之誚予謂一切事皆從麤中來遊山固是雅道澹歸豈非儒流然說時高興做卽艱難纔到奇險之處往往望崖而退此遊不得行門諸兄弟一時發腳那能痛快去年築隄不得行門諸兄弟一時動手那能痛快若用人之力掩人之長又求人之短此

忿悁之徒所以切齒於文八股也

輪刎沙彌時於共賞之境一放爆竹高處聲散響小而短深處聲聚響大而長修行亦爾好高之人必散其報也福小而數短不可不愼也

爲姚生座右書

念先人未竟之志事力繼書香思此身無盡之永生勤求道果宗門見性將格致誠正一節打通儒者成人卽慈悲喜捨長途發軔志不可不高視不可不下行不可不方用不可不圓責巳不可不詳繩人不可不恕與物不可不廣擇交不可不嚴無不識字之神

仙無好殺生之上帝無利巳損人之佛祖無遺親後君之聖賢試問所讀何書卽知所學何事非道德而圖功名富貴沈淪惡道不止萬劫千生從貪欲以至嗔恚愚癡顚倒業緣先請一刃兩斷若識四無常早早尋醫治病便駛三大路徐徐衣錦還鄉矣

寄王青蓮語

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此優孟語也若有一半便成兩岐可則全可不可則全不可劉季翼語予有王君青蓮者登武科進士不就官自處隱約喜交游力行善事此蓋全見其不可今一

[illegible]官即受人提線於自受用無十分樂地而他殘害
有百千萬億劫若報固宜寨裳避之惟恐不遠乎或
謂豪傑之士畏作傀儡假令天下人皆受其提線當
即就官夫以張詠之才獨當一面爲宋名臣然猶坐
黃承事之下則心力之强弱分於純與不純而不依
於勢位吾法所以貴因地也

記雪樵改余襄公法堂碑事

濟洞二宗之爭雲門法眼也予見之吳中至於刊謗
揭具爰書亦可悲矣近雪樵樸公修曹谿通志復踵
故習爲洞宗者來予語之曰我輩不宜更落此惡道

也且夫爭雲門法眼者何心乎謂足爲後人助耶則
兩宗之無人久矣謂足爲先人重耶南嶽且不藉臨
濟青原且不藉洞山又何有於雲門法眼彼趙州睦
州其後斬焉未嘗不烜赫于天壤也虎丘延臨濟之
傳雲居衍洞山之脉大慧曹山皆斬焉未嘗遂滅削
其聲價雲門法眼烏足爲先人之重輕乎是故此案
不足辨也其不足辨非以存疑也亦云彼自有子孫
彼自有祖父而已矣君不見曹谿志中余襄公之文
耶慈濟大師重建法堂有記矣記出於公公之言曰
初大鑒以諸佛大法眼藏傳青原思思傳石頭遷如

是展轉相傳至今長老緣師爲十世矣公之言得之
緣師緣師雲門之孫也以雲門之孫譜雲門之祖一
家正系代代相傳何待旁支起而詆爲訛又俟千百
年後之旁支起而正其謬耶於是爲洞宗者語予曰
彼雪公修曹谿志且并余公之文而改之矣其改之
者曰初大鑒以諸佛大法眼藏傳南嶽讓讓傳馬祖
一一傳天王悟悟傳龍潭信信傳德山鑒鑒傳雪峯
存存傳雲門偃偃傳香林遠遠傳智門祚祚傳今長
老緣師爲十世矣予不覺失笑曰是穿窬之行也夫
戴髮含齒苟存面目者必不忍爲穿窬之行今儼然

坐曲盝牀自稱善知識而靦然而爲穿窬則其心術
已不可問其人已不可問而又安用辯哉爲洞宗者
曰不然彼雪公改之之心不獨起此日之爭又以爲
後日之據也世之人見曹谿之志不見余襄公之舊
文則雪公即指其所改者以爲據曰吾得之余襄公
之文余襄公亦曰雲門出自南嶽也公之言得之緣
師緣師雲門之孫也以雲門之孫譜雲門之祖一家
正系代代相傳而洞宗又何爭焉此雪公之所以爲
用心也予曰彼既靦然而爲穿窬矣此固穿窬之所
自喜爲得志而群穿窬之所共賞爲有功者也而又

何怪焉雖然古人不可作也今人可欺也由其敀余
襄公之文而推之則向之所謂某文某文之取以爲
其據者皆此物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而又何辯焉

徧行堂集文之十六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理 古言 編

題部

題董宗伯法華經前

董宗伯書法擅天下作小楷妙法蓮華經風流蘊藉
機腴一時予曾見之于程雲岫家三十年矣王君慈
見近得此見示如舊相識古賢士大夫栖心大乘每
以筆墨而作佛事大藏經函裴承相皆爲手題白太
傅所書金剛曾著靈異予未及見僅見蘇學士石刻
耳在毘陵日有泥金書法華流落破典云是趙承旨
筆恨力薄無由贖之張大尉書法華經秀勁絕倫猶
是洪武間印本鄭翰林寶之其公子素居贈予歸鎮
山門一乘大法理須尊敬名手遺蹟出自精誠廣大
流通尤當秘重若僅作法書觀便失卻一隻眼況于
展轉輕褻則風雷之變亦不待夙誓相持也謹書標
首弁題其前庶使來者知儆

題吳蓉上金剛經前

書此經者刻此經者重刻此經者皆爲上報親恩蓉
上持誦也怎麼迴向已亡之父垂白之母盡大地一
切含靈總在四句偈裏普同供養若識得四句偈一
句也不可得已亡之父垂白之母盡大地一切含靈
總不可得持誦者亦不可得迴向者亦不可得是爲
眞報佛恩

題霞舫道人持誦藥師經數冊

霞舫道人於般若多劫聞熏爲圍繞如來眷屬已久
七年前得異夢持誦藥師本願經兩年來從氷壺公
宦邸果病病不能誦則延僧代誦解結迴向果愈愈
復自誦且將延僧盡形壽誦此冊乃記所誦之數者
用有數記作無量數誦無量數又如何記記卽無量
數無量數無量壽無量光當日藥師如來與安養如
來發願正等無異其接引往生亦正等無異道人此
願不但卻病延年蓋一向是藥師如來眷屬現命婦
大家身而爲說法示有如是夢示有如是誦示有如
是病示有如是愈使一切闡提知藥師如來有如是
不可思議功德耳衆生是病諸佛是藥依方修合藥
到病除一片慈父之心難回狂子之惑所以諸大菩
薩出沒於生老病死苦海中畫箇樣子從本以來無
如是事有數記無數誦莫道本來無量數不消記誦
藥到病除病除藥去且非好手常轉如是經百千萬

億卷病除藥不去此是如來願

題陳全人畫佛

陳解元全人作一佛二尊者靖深肅穆妙指發光梵音震地而摩竭正令無絲毫變易也全人嶺海奇士與吾師天然老人爲生死交老人實之既久以授阿字無兄無亦奇士童年叅侍得慧解脱其訪千山剩人和尚於瀋陽鬬關而出凌海而歸險絶之中圓明不失迨還雷峯以授石鑑覞兄又一奇士日月盪胸風霆落手潛行密用深得洞上不傳之旨其於無與老人亦如飲光慶喜今古同條此圖作者藏者與者受者各具因緣而不存賓主豈非全人正信所生不一不異無雜無壞同在如來大光明藏自有步步不離之妙耶謹識其奇如此時己酉上元

題地藏十王圖

自心過不去是鬼門關自心昧不得是業鏡臺牛頭馬面不用差排行空跡實一道天街地藏王別呈爐韛安養國更結胞胎向這裏一時低首便識取無去無來若是有人受用自然沒處推開

題李龍眠畫羅漢卷

游幢自恣前三日盂蘭法會蕭柔以使君持此卷來觀五百應真一一從空中飛至龍眠居士是大幻師於一毫端成此國土當日維摩右手摘取妙喜世界擎至娑婆入不思議門與今此會無一無二因緣所生法我說卽是空亦名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題十八羅漢渡海圖

樸通一聲響想是有人落水忽得家僮扶起元來卻是自己這十八老古錐各騁神通總被醉漢勘破

題畫羅漢

神通遊戲則不無閣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問取所畫人不知問取能畫人不會卻來問取屋恩子這裏也有一幅紙不是昏沉便掉舉朝朝依舊畫貓兒十字街頭無識者如今韞櫝而藏之

題羅漢半幅卷

大好白描羅漢可惜秖得一半便教劍合延津全彩不會着伴千箇萬箇不完一箇兩箇不欠莫尋後白前空絶妙熱砂難算

題皈法圖

一切衆生是諸佛眷屬爭奈好作窮子捨父逃逝直饒走到地獄裏還有地藏王菩薩如影隨形不肯暫捨纔發一念歸向立刻便在佛前只爲父子至親不

用旁人說合此圖上繪本尊下寫衆信謝素菴請予爲贊予謂若人人如是則一切衆生更無入地獄分便將一幅雙紅箋捷報地藏王菩薩成佛且道擔歸合得多少利市諸公出手看

題藥地大師畫

思孝來嶺表喜此重晤出藥地大師畫共覩之師得慧解脫不離筆墨遊戲而作佛事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無有與之匹者或謂寶華王座上不以此提唱卽今千七百則公案天下老和尚舌頭與此一幅相去多少閻立本垂戒後世王摩詰追溯前身若到

藥地門下各與三十拄杖

題藥地大師畫冊

所巳遊者以意遊之意中有畫所未遊者以畫遊之畫中有意藥地和尚作此補足力之不逮尺幅以內萬里爲遥我攜此身如一微塵峯迴溪轉步步踏到大似目犍連追佛音聲過無數世界向人家鉢盂沿上疾走不徹彼人訶爲人蟲有一箇盡劫遊不盡普賢一毛孔有一箇一脚踏一須迷盧須臾過無數須迷盧總在一幅畫裏作一箇人蟲且放下腦背後始得

又

藥地畫妙絕時人我不識得如何說得譬如怕着生盲人問天台雁蕩景物渠生長彼中不好說箇不知只道得一句妙絕帶累問者失卻一隻眼且收起着

題梅老臨坐位帖

梅谷大師書頹然天放自得於筆墨之外其沉鬱頓挫處蒼古秀拔矩度復自森巖人未能識觀其所臨坐位帖知水源木本眞有不可誣者學無師法必不成家然其所師法亦必高妙始能與其天姿之高妙相發魯公書千古第一坐位帖又其書中第一師以

高妙之姿行住坐臥於高妙中宜其神似也古人謂神似非恒似臨古人書意不在古人魯公爭坐位正氣所激意亦不在書意不在書而書始妙意不在古人而臨古人之書始妙此非自得於筆墨之外者不能耳際飛敬寶之

題雷峯師友遊厓門詩卷

厓門在大海中得荒渺之觀以有故宋遺跡動人憑吊若是生死存亡今昔之感何地無之卽今瀨子碗死人牀螞蟻布陣傀儡排場有多少生死存亡今昔我以一身輪轉七趣析骨如毘富羅山飲乳如四大

海水有多少生死存亡今昔着甚來由擡別家棺材到自屋裏哭請遊厓門的三十棒去的三十棒不去的三十棒或問去的三十棒且置爲什麼不去的也是三十棒賊在窩家咄咄咄觸忤了你天然老漢入地獄如箭

題石背院王觀方册

蘇子瞻云嶺南有佳山水無佳寺院蓋無其人也胸中不具一丘一壑則結構滅裂適足爲山水之累雖然胸中丘壑須問之能遊華藏莊嚴世界海者今且不辨出家爲何等事即貝頂方袍未越龍俗人胯下

豈堪語超方標致耶予得交法華庵王石背法公有年慈和靜一緇白歸心古所稱淳善比丘也近焚香宴坐不出山門一步復將杖錫覩方未有常行不住未有常住不行故自稱僧本色予半生失登臨之樂頭爲丹霞粘手擬以十年了之今八年矣一瓢一笠隨意所之遇佳山水與之盤桓不即掉臂數點青峯一堆猛火何處少此寧復憂厝骨無地耶石公能行有時一頭撞着相視而笑各衆所歷如鬭百草以未見未聞未得名者爲勝此即吾兩人盟書也

題陸亦樵和蘇子瞻戒殺詩

蘇子瞻獄中詩有魂飛湯火之句從此戒殺乃知死地上走了一回眞抵修行三十年也在黃州作詩與陳季常黃州人皆化之曰讀至未死神已泣不忍更讀如今人萬物一體之性爲口腹所迷總坐在生地上耳屠者問古德弟子一向殺牛有何罪過德云沒有罪過者云爲甚沒有罪過德云殺一箇還一箇有什麼罪過噫殺一箇即易還一箇即難一箇人殺千百萬箇即易一箇人還千百萬箇即難若知回席艱辛不如擾他減省蘇唱於前李和於後亦樵繼作普與流通澹歸從旁讚歎亦有少許迴向何以故所殺

的便是能殺的能殺的又是所殺的若無能殺者亦無所殺者還一箇殺一箇許你做廣額屠兒

爲李慧菴題軒轅問道圖

右南華經軒轅問道語一則蘇文忠別有解行世皆上淸金仙要妙口訣也趙文敏書入神品作此圖亦自神遊八極之表無一點塵埃氣李慧菴得此如獲希世之寶全身在空同山裏親見廣成子因爲書此章跋而歸之佛法判仙家爲外道然守一處和乃修身正理能得其妙具有五通雖未見諦而可證二果若迴心向無上菩提較之凡俗路遠稍捷蓋於禪定

門中有現成基業故也至陽之原至陰之原與什麼作之原其物無窮其物無測把什麼作其物識得全身在空同山裏親見廣成子眞箇好一幅古畫

題朋贈范文逸

吾鄉文社之朋自喪亂來不復相見頃以營建丹霞謁韶州太守趙公雨三公語余此有范子文逸是師同郡寧欲一相見乎余曰幸甚蓋文逸以文學行誼僑居睢陽爲公所契重諸子皆受業其門旣相見握手歡如平生憶昔秋岳曾云我與師猶是三十年前人傷哉其言之文逸素心古道二十年後且喜於此

一回相見梵網云此世界猶如網孔丹霞屬韶之仁化山主則李公孝源兄弟爲鄧州人護法趙公則睢州人余以吳人入粵之地得豫之主文逸亦以吳人得豫之主入粵之地余每謂吾輩非一世人非一處人處處是舊任場人人是舊知識且喜於此一回相見卽今還有不曾到之地不曾見之人總是我舊任場總是我舊知識且喜於此一回相見不妨于此朋中與文逸頓喉蹋節同唱還鄉曲子也

爲文逸題岡陵圖壽雨三太守

范子文逸作岡陵圖爲雨三趙使君壽蓋取天保之義天保下所以祝其上也士之於大夫士賓而大夫王大夫有德施於士而士荅之皆可以歌天保也其獨取岡陵何也山總也同也阜山之別也岡正脊陵大阜也脊之位在背五臟之所麗氣血之所由以通也隆然而別起爲頂其在於身指有之乳有之鼻有之皆散見者也頂之大者莫尚乎首則陵之象也其在於官居中而通上下之脉皆脊也其冠於一地皆頂也使君初李括蒼以直指使者爲上郡縣之僚屬爲下爬梳而升降之能李也脊也入爲戶部郎戶部氣血之海也上以佐三堂下以治所屬國亦能脊也

其奉使臨淸疏往來而任灌輸皆脊也出而守韶石督撫藩臬俯而臨之屬邑之吏民仰而籍之達其疾苦膂其貢賦使之無結無滯者脊之能也其首一郡者阜也多而未大散見而未專非范子之祝之所底也分司一道者脊也長藩臬則猶未至於陵也上應京師下呼郡邑皆脊也冠冕六卿庶幾於頂以其未麗於首亦未離於脊也坐政事堂禮絕百僚位居極地則其頂顧在首矣養生家言提尾閭之氣過夾脊而上天關由泥丸以下氣海則周天之數皆旁達暘茂不老而不死今使爲天子宰相都泥丸莞天關而

無夾脊之用則尾閭無升氣海無降坐致於痿痺故范子之所以壽使君者須使君之體皆所以顯使君之用也山者物之不動者也壽之體也高也者體之總名之同也岡者山之高而通者也不通不靈也陵者阜之高而大者也不大不尊也其在天保之詩曰群黎百姓徧爲爾德上下不通而德不徧也相業也君道也未有不三致意於群黎百姓者也靈之盡尊之至壽之極也此范子之祝之所底也

題文湛持相公墨蹟

昔有以春秋遺達磨者磨提起便云何得有血腥氣

乃知孔子纔一落筆亂臣賊子早已頭顱滿地白骨如山矣文湛持相公以直道不合於時其出使去國途中賦詩皆忠愛悱惻纏綿無盡蓋有澤畔行吟之風而不至于顦顇然往往鋒鋩微露則雄劒欲鳴我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此血腥氣之所從出也洪水部藥倩自吳門得此卷以示予予曰這裏有一部小春秋過得達磨鼻孔到澹歸眼孔便從衡山書法入尼山心法遍地刀鎗三寸鐵爲臣爲子各自揣量急須迴避始得

題胡眠雲壽冊

如來爲大醫王以大法藥治一切人心病世間醫用世間藥治一切人身病學道之士未證無生則身病時心亦俱病凡爲世間醫能治出世間人病卽能依任如來治心功德海濱其福不可涯涘胡君眠雲以醫鳴喜遊叢席與出世間人施勿藥之喜良醫多壽因果較然若眠雲則非世間數量所能測度彼方以湯液爲甘露漿以散爲長粳米以丸爲交梨火棗以素問難經藥性本草爲百千天樂鼓歌竝奏世間人卽欲歌詠之五音六律一時無聲不如且止

題七賢過關圖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上至佛下至賊同條死同條活都來這起小兒曹偷過關前人不識多伎倆少筋節若教我做把關人挿翅騰雲走不脫君不見鐵牛過了鐵窓櫺爭耐尾巴留一截屈屈有人與你串風塵沒人與我成膠漆

題仇十洲畫卷

今日得觀此卷如邯鄲生跳入枕頭孔裏忽見山川奇秀城郭樓閣莊嚴舟車絡繹士女喧闐物產殷盛一道富庶歡喜讚歎將謂實有與麽事沙彌說有客來轉眼不見雖然不見歷歷現前不知起息在什麽

處此是仇十洲爲我作善知識起時這裏起息時這裏息這裏元非實非實不可得是實如何得

題仇十洲胡笳十八拍卷

曲江譚台磬翁藏仇英胡笳十八拍綴以文嘉書如龍虎二玉並出奇光宜其爲世寶也蔡伯喈不曾有此女不妨有此事古人無舌頭今人無眼睛說的只管說聽的只管聽既已有此話自然有此人韓幹畫馬總落藁金天王便與他索馬趙顏畫中美人喚得下來一般成夫妻一般生兒子美人是舊畫兒子是新生當其來時畫的添箇生的當其去時生的添箇

畫的盡大地是這箇道理諸人還識得自已祇是箇畫中人麼

重題瞿文忠拘幽眞蹟卷

凌江題罷自許與此卷再見不易須來仙城則信山猶在復攜至海幢共覩之屬無首座跋其後予亦記歲月蓋出意外也此卷相見之緣皆出意外稼老崇信法門嘗手証楞嚴惜其不傳一切英靈漢子於大般若聞熏既熟應現世間皆棚人如幻三昧則我輩意外一見要非無因不妨從此消盡傷心併滇南冀北普同迴向耳

題米元章帖

米元章於花中取此九花於九花中取古今韻事韻語作行書小帖蓋花史中別傳也吾友曾子碧山得此本於金臺珍賞之餘命寫生手更圖九花裝潢成卷譬之美人對鏡鏡中旣有美人鏡復對鏡鏡中更有美人對鏡或謂詩中有畫何必有畫畫中有詩何必有詩是義不然詩中有畫且無畫中之詩畫中有詩且無詩中之畫老子貴日損我這裏貴日增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增之又增以行其幻幻與無相去多少兩箇擔板漢不知不覺總向碧山忽卷忽舒中打

成一片

題王劉帖

書有天分有人力有人力無天分如刻木繪土都乏神用有天分而無人力如鄉下子弟非不眉目楚楚舉手出聲不脫籬落間王帖天分人力可謂兼擅劉自引人着勝地猶未能忘筆耳過鮑子席陳齋頭出以相示鮑子喜吟詠工書法漫爲題此

題徐文長荷花圖

青藤道人詩字畫一代三絕此蓮花圖葉葉如在八面風中百折不回具有千鈞力勢花卽宴然不用力

勢如屋裏人不知屋外事詩險刻亦用力勢字頗放亦不用力勢應照照應處各不相照應不照應處恰好照應且道是什麼境界

題黄石齋墨蹟

黄石齋先生文章氣節爲百世師其寄示諸姪詩皆憫時易俗之指如馬伏波誡子祇是一箇老實家風或以先生爲好奇習僻蓋飲狂藥者以不狂爲狂耳書法勁而秀無巉刻之態又足以見其心行也

題陳秉衡畫蘭冊

千仞逸情雲上詩文之暇寄興於畫秉衡過凌江寫

蘭譜貽之在千仞分中只是一柄臘月扇子共奈秉衡留作方員規矩人知方員從規矩來不知規矩從方員來然時時共對卻也幽谷生春和風襲體王者之香幽人之佩畢竟分主分賓有得有失試自己拈毫弄墨看一會氷寒青出處靈蛇元自不由人

題畫卷

甲辰春二月赴提宁檀越齋坐中出此卷觀之前爲董玄宰宗伯筆後爲海滑不知何許人亦似雙鵰竝搏定海有瞎龍潭其地至今不敢放砲相傳中秋夜總戎宴兵巡使者見海中一月冉冉上升與天上月爭輝奪耀總戎彎弓一發中之風濤揭天千艘盡覆或謂總戎這一箭射得恰好若是澹歸只管袖手免不得五更鼓角東方動月也沉西龍也入海總戎與兵巡使者各自歸衙一覺醒來有什麼事

題桃熟三千圖

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子更加一倍六千年舊核新芽纔五指可惜流光如電駛有人自古無終始東方小兒空掩耳一時三笑寒虎齒且教偷過紫泥飛開眼閉眼都如此

題三善友像

說是三仙圖大庾嶺下有幾箇道者一模一樣說不是三仙圖蓬萊山裏有幾箇道者一模一樣若論十力弟子淨持五戒生六欲天中也應俯視十洲三島爲什麼攙行奪市好脫下衣服痛與一頓且喜不與猶受救在

爲霞舫道人題畫卷

霞舫道人法字栖玄少宗伯牧齋錢公之姪女爲今韶陽司李氷壺邵公賢內助也少薄鈆華長崇善信見憨隱谷禪師齋戒禮誦志行精苦雖隨夫宦邸蕭然如寄不異山林邵公謂余此家究心於生死大事

每以不得多參善知識爲恨因出此卷屬題其後余雖非善知識而念道人以閑中之秀兼林下之風旣生菩薩之家宛有丈夫之作不辭饒舌輙點數言祇如道人究心生死大事畢竟喚什麼作生死大事爲即生死是大事爲離生死是大事若離生死是大事則前生死的又是箇什麼爲即生死是大事因什麼更有超越生死之談究去究來到無可究處更不退轉驀地打翻始知妄見生死妄有涅槃一向馳求不能放下即今一箇赤肉團子無向無背無斷無續無彼無此無得無失無古無今無魔無佛如實自在如

實解脫道人與末山秦國諸人把手同行不是分外更喚什麼作生死大事還見麼畫的道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題的道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題映然子畫荷花

映然子爲王季重先生女博學工詩文時以閒韻託之寫生順治中有欲援曹大家故事延入宮教諸妃王者映然子力辭之於此畫見其亭亭特立點漬不沾之槩

題萬山積雪卷

湘江舟中風雨寒甚討一塊舊氊不得到日碧山持此卷來觀添了一重冷氣毛骨聳然玉滿天山且休鈍置麴堆金井只貴尋思卻別有一重和暘光明之象開我稍眼仔細看來萬山積雪元是晴天此公一手寒溫竝出要爲可貴也

題畫松

於木爲公在人即祖化石之歲逢千產芝之色得五一片清音萬頃濤疑有蛟龍作風雨白日青天大家看取

題畫菊

莫言老圃秋容澹且看黃花晚節香此韓魏公詩也刪卻四字便見和平魏公位極人臣功蓋天下因甚有不和平處乃知老字澹字亦難生受如今有不澹者望老不來有到老者推澹不去且會取這從來不老的看會得這從來不老的則一切俱澹矣

題鮑爾先畫卷

今年春二月予始識鮑爾先於王黙菴所項見此卷深遠蒼秀殆欲置此子于一丘一壑間可貴也貴賤之分存乎氣骨以老爲上

題曾行可冊

心術不正雖有玅道博學多才如機關無基必至傾覆靑烏家言旁而鮮効行可以忠信篤敬行之粤東久而益著此喻義喻利之分耳丙午冬出此冊觀之亦足以見行可之品取重於賢豪長者間不獨以其技也

題伍國開詩畫卷

不見國開十餘年絹菴先生出示此卷爲之太息絹菴令香山簿書鞅掌然數日不過國開便能使國開起疑亦足以見絹菴前此未嘗數日不過國開也此一種敬老親賢之意當於古人中求之國開起疑巳

落第二疑絹菴相疑又落第三然非此不足以得絹菴既得絹菴不妨失卻國開此意亦不當於今人中求之也

題張夢回壽詩卷

予初謁天然老人夢回巳久在雷峯門下矣蓋爲法門交垂十五六年夢回在前朝以武功顯今息跡丘園其爲人好風雅疏通翰墨非噲伍也雷峯故多詩僧以老人應現儒流諸儒者咸集焉於此卷微見一斑讀之亦自有八音竝作之致又以知夢回風雅之好能以氣類相感如此聲音之道使人和樂足以登

上壽古人寄情歌咏義有取爾不妨風月之下時一則吟但不得啜濃茶喫檳榔也

題蘇祐畫冊

胡收公持此見示云此同里蘇祐啓先畫也祐亦明之節士歿於閩中垂二十年僅得手蹟二紙耳予觀其用筆秀整故有士大夫風致乃題數語歸之又以見收公友誼之篤爲可尚也

題伍鐵山牡丹

伍鐵山畫凌濟癯藏是吾老友各不尋常忽然相直喜非生客借汝池中一點水墨三十年來舉起分明

恰有兩句玅絕天成鄭谷亂後牡丹詩云賴是蓬蒿力遮藏見太平

題于慧男所藏畫冊

無畫可寄君有詩卽留此幾幅敬亭雲橋曳螺川水若有人兮彈素琴寫之或似非其心忽無一筆相似者萬古荒唐直至今海螺巖人面石落在鴻濛邈不得追魂符到顧長康勒作全癡與全黠我見于公有此癖解衣礴礡誰能識倒騎五嶽上漁船早巳連雲皴幾筆

題無着菴乞米冊

無着菴主來機吾師天然和上之妹也年及笄聞共凡與方外談禪便欣然落髮淸淨勇猛持身持心皎如氷霜今已三十餘臘叢林目爲精進幢領徒數十人嚴整有法事理井井此眞丈夫也吾聞諸大菩薩愍憐九漏不淨之軀示作女身爲之津梁每於佛祖位中豎大幖幟使不生退怯而得解脫故其福田與僧正等今一鉢寮饑常苦不給淸信護法豈無有具正眼者願割倉廩之餘佐饘粥之乏使成道果同爲法施十方賢聖所共歆鑒也夫巾幗之愧行無長計捨有留情而已菴主以女子行其所難行而或有丈夫不捨其所易捨乎豈敢信

題畫馬圖

秀鐵面訶李伯時畫馬謂眼光落地必入馬腹中無疑今日澹歸題張穆之畫馬免不得如杜工部贊曹將軍推波助瀾總將穆之與一切畫馬人生按入馬腹中不許轉身吐氣且問畫手還甘心否土厚泉香沙苑平大家歡喜欲長鳴晴坡綠草如氈細一箇穊身骨也輕

題張穆之畫馬

張穆之畫馬嶺表推爲能手此卷十三匹將任者已臥者摩樹者齧尾者翻身者獨驟者並馳者登岸者臨溪者飲水者各窮殊相皆有得意之態如入乍離物役散帶丘壑中尋花問柳自然容與無些子局促乃知銀鞍鐵甲錦障繁纓决非馬之所願直是不得已耳卻有一種愛打入𦈢纆裏何也

題畫

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威鳳鳴朝陽百鳥俱截舌殷勤更問百花王未見曾須一道敕望之如雲就如日日出而作日入息九重萬里春如一天何言哉帝何力四海升平無可說勞汝拾遺兼補闕

又

一樹蟠桃花與子同開同結雙鳴仙鶴雌與雄一飛一息三千年何用四時九萬里不消兩翼便教他有長有短有去來只管我無古無今無始末且道是親還是賊賊是家親人不識

題畫

此三仙圖陳重也奕世珍藏者邑地剝落殆於摸索斷碑至予短視尤所不辨譬如塵埃中人遙睇層霞之上羽衣霓裳方瞳素髮忽遮忽露疑有疑無不妨從此作飄飄凌雲之想還有一說果然不是池中物

鱗甲迷離更逼眞這便是古畫裏新人切須着眼

又

隨流黃葉撥草瞻風見一枯瘠老僧盤陀石上一番問答猶爲多事不如到此畫前禮拜了退

又

二十年不見章侯見此大士像筆意如逢故人蓋章侯入室弟子也杜子美力排韓幹余便欲神交慎修生死不同贊謗自別老兵羊質且不可棄況過於恒似者耶甲辰春二月相江舟次邂逅雲輧又是二十年老友出此索題放筆三歎

又

片石空巖無風似雨坐者何人說者何語一彼一此意各相許水中之影了不可舉雖然如是我識得汝茅山道士賣天雷擀着拳頭休問取

又

長老黑甜百味具足道流幽訪六用不行信山將來澹歸題取不知誰作相對悄然此日此圖一般清絕

題憨山大師卷

憨山大師出曹谿於湞陽舟中書證道歌藏鋒稜於秀媚所謂生鐵心肝含笑面不虛親見作家來也師居曹谿爲曹谿人媒孽今則奉肉身稱憨祖矣天下紛紛不足莊語當其把火燒天邑爲之赤未幾火息天復如故遂以爲眞有所燒之天能燒之火展轉生因迷妄相續有道之士無一時一事不入如幻三昧宜其一切忘言耳永嘉亦云我聞恰似飲甘露消融頓入不思議

題十八羅漢卷後

渡生死海到涅槃岸是聲聞境界不渡生死海不到涅槃岸是菩薩境界盡大地人在生死海頭出頭沒不曾沾着一滴水盡大地生死海不曾有一滴水不

曾有一箇人頭出頭沒我向這裏通一線道不渡生死海不到涅槃岸猶爲剩語且喜諸聲聞有眼不見有耳不聞落得作一軸丹青看過卻也非其境界

題畫壽庸菴

烟霞爲骨丘壑爲姿直上松筠之操自擕冰雪之詩高山大川下民所恃春雲秋月薄俗何知立有三千之士坐當十萬之師堆案簿書常入鈞天之夢橫流機械忽登太古之時蓋將以神化丹青相倚重者仙隱則而佛隨慈故無待於琱璃液而乘金芝也

題吳石林詩帖

王右軍德鑒冠於晉代論者惜其爲字所掩杜工部自許稷契李供奉有王佐之略皆以詩人終蓋世事之不幸吳將軍石林遊戲翰墨其長遂兼三子豈亦借作酒盃澆其磈壘耶願諸用人者惜石林之才爲天下之重勿令其僅與三子奪席爭奇庶幾後之視今勝於今之視昔也

題松石圖

木視三公石尊一品雨露有加霜雪無損入九如而分條椎三視而益準此猶得其末未得其本也公以開濟發爲慈和紛綸五經貫穿四科峻極西山之氣

汪洋北海之波舌底之八音欲繼簫韶而奏手中之五石不同天柱而磨衮衣錯繡玉樹連柯卽使兼九百九十九策壽其身及其世豈足當夫壽天下者之多耶則何必吹白玉之笙飲黃金之器賡紫芝之歌哉

題畫馬

二馬同皁意態不齊一俯而齕一仰而嘶沃以清泉其甘如飴久客還家樂而解衣豈無玉鞭紲彼金羈人爲馬秣馬爲人騎各相爲用各不相欺自古及今依樣貓兒畫者不覺觀者亦迷其手皆高其着皆低爲之放筆有涕交頤

題畫馬卷

有牽馬就醫者云蹄病有漏醫觀之云君馬非世間有殆韓幹所畫也幹聞而過之歸視其畫馬蹄用墨果有不到處以此知天下之畫無非眞者雖然山河大地是人是物人以爲眞無非畫者若知畫者之爲眞不知觀者之爲畫便爲此卷中群馬所笑彼牧馬者無與焉何也彼亦自以爲眞也

題畫

仁化淩氏所藏云是戴進筆剝落已甚坐石上者濯

足布水下意態不凡亦可會神理於色澤之外也杜子美有句氷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是境是人非一非二

題高虞部墨蹟後

予與高子寓公別三十三年今年與令嗣念祖邂逅凌江得見其遺蹟則寓公棄世已二十六年予出家亦二十三年矣流光電駛寄命塵輕離合生死之緣不可控持爲之感歎寓公初遭家難義不欲生其黽勉就功名思恢弘建豎以申先志而復丁世難移孝爲忠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自有死而不亡者念祖寶

此手澤則以表忠成孝使後之攬者交識其大卽雷駛塵輕金石不足爲固天地不足爲久亦可超然相遇於筆墨之外嗒然忘言於離合死生之間矣

題似此亭

欲得不染汙性向染汙處識取蓋與一切交不與一切和合喻如蓮華其體潔其行芳其饒益有情則備矣出於泥不着水求其和合性不和合性俱不可得朱子蓮齋致力於知性之學署中有池池有蓮蓮之畔有亭葺而新之爲顏曰似此此無定指似卽實相朱子猶今人其爲人非猶今人猶今事其爲事非猶今事則與一切交不與一切和合反而觀俯而玩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其必有自得於斯亭也夫

題董其昌卷後

董宗伯書如冠裳佩玉趨中釆齊行中肆夏此乃頹然天放刼得自然故可寶也舊藏山陰何子緯以遺鮑席陳席陳能詩工書爲人亦復蕭灑可謂與者受者兩無負矣

題菩薩蠻詞後送一㭊監寺行乞

當家不作化王化王不作當家都不能親證遍切境界于嘗語友人云做驢的也是我騎驢的也是我打

驢的也是我此遍切三昧也一㭊以監寺爲衆乞食理宜親證因倚此語作小詞贈行亦欲諸善信識此遍切境界共發慈悲喜捨之心雖然老夫便欲賣身與王胡子了不可得

題山不可入說後

黎子覺公眞摯勇猛有丈夫之槩他不具論卽如行檀一事人惟斥其有餘覺公乃盡其不足至於棄産以酬心蓋末法中所少也人惟不識自已分彼分此始有留戀佛爲不識自巳者說箇捨字盡大地是自巳何處更立他人佛爲識得自巳者說箇捨字盡大地是自巳何消更安自巳孤峯頂上十字街頭稱性起用獨往獨來纔着一隻眼便爲眼礙覺公無端要入山大似騎牛覓牛蟲木老師趁便云山不可入不妨以楔出楔卽今滿目青山求箇出路了不可得澹歸有雙鐵鞋奉與覺公穿了快快出山去直到出不得時卻向海幢領取一頓痛棒方許覺公行第一檀波羅蜜也

題天然老人墨蹟

右天然老人詩稿十二紙樂說辯公所藏以貽解虎錫公者顏尚書坐位帖爲書中第一蓋其人又第一

入不足貴則字爲之賤矣世間法貴立品僧法亦然今所稱坐曲盝床㸃胸㸃肋多賤丈夫老人毎訓人立品讀其詩鐵骨稜稜足以砥狂末流觀者愼勿蹉過若僅僅云墨寶則吾豈敢

題十八羅漢

攝四天下入耆闍窟布地七寶投沙一粒鬧市紅塵空山白月夜半東南日午西北覿面相逢無人能識所畫是影能畫是賊二俱不受一亦不立神通遊戲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

題羅漢像

入水不濡是牛力是人力脚踏東南眼觀西北也只還他一隻

爲此度三耳題乞米冊

北倶盧洲長粳米分付闍黎布袋裏如山湧出碧波間拄杖一時都豎起都豎起飽不已檀那莫怪去來頻一回一舉常歡喜

題黃定山所藏阿羅漢卷

嗅須是迦葉師兄始得不曾入滅定恰會舞胡旋星辰日月大地山川這一群禿子湊幾箇毛團閑劄合掌努目張拳擲脚如轉轂戸似絛盤看的不是佛坐的不是禪非龍非虎非師象沒得胡孫沒得圈沒得圈哩哩蓮踏着大千關捩子不用春風聽杜鵑爲什麼如此〇〇

林異卿書法華經讚

香水發心異卿出手成妙法華二倶不有拆㸃拆畫一字不成合品合卷字字分明字字分明無佛出世一字不成販經入市剝皮析骨弘此靈文眉間瑞相筆底卿雲舌如紅蓮熾然常誦匣裏青山抉之不動我題此贊海風颼颼春光未半萬籟皆秋堂頭老漢一向饒舌帶累澹歸更無可說

題蕭使君一門三烈冊

三烈不可及處在出脫蕭使君何以故使君上有老母故譬如我出家人有自家寶藏將爲無常怨賊所劫欲乘般若船渡到彼岸卻被一貪捉頭二嗔捉手三癡捉脚不但不能到岸亦且不能登舟若能轉貪嗔癡作戒定慧一刀兩斷更無粘帶管取登舟到岸寶藏依然母子之恩重如寶藏妻妾之愛全副貪癡任在大力量人被幾㸃鼻涕眼淚化爲沒底愛河飄流忠孝一敗塗地向使三烈不猛自皷斷纏任使君使君上奉老母下挈妻孥婦既看姑姑亦看婦彼卒

此挽夢如連雞未免手忙心亂三烈於此先爲使君滅卻擔子令得一意將母不但完已之節正好成夫之孝卽堂上孀姑合家長幼都覺得面前背後有許多乾淨輕省處總是他看得破放得下耳看得破是其大智放得下是其大勇世間男子漢臨事不決絕只爲看不破所以明能生膽卽具一切事功出家學道先修智慧亦是此理今日隨喜此册久疎世典不敢以詩詞頡頏作者白話一回附之彈指贊歎之餘亦使覽者知所決擇云爾

爲定者禪公題所藏羅漢卷

諸大阿羅漢深達無我法地水火風空因緣而和合本無有作者而見種種相虛妄非眞實嗟彼世間人五色成繪事羅漢本非眞畫此非眞者紙筆與墨三散則俱無有而出畫者手畫者本無手亦復無有心心手二俱無誰爲能畫者無能無所畫無畫復誰藏忽逢賞鑒家橫計生褒貶譬如夢中人深入諸夢境夢中還作夢化爲說夢人喜怒熾然興笑啼成吩嚬醒時重說夢遂有聽夢人更有解夢者紛紛出愛憎夢境不可追愛憎無着處我觀定上座甚深解脫慧藏此畫羅漢所畫非羅漢羅漢而現前羅漢非羅漢畫羅漢非畫非畫畫羅漢畫法俱成就能畫與所畫藏者觀藏者一切義俱成眞實非虛妄是故病蕉餘說偈以爲贊贊亦無所贊無畫無羅漢卽此羅漢畫與諸非畫者同入無我法賞鑒亦如是

題羅浮圖

鐵橋少年時讀書石洞故是羅浮熟客右衡遊東官不得一登客且難之無論生矣余師事雷峯望華首爲祖家譬之小主人公生長他方一到便無客理然亦未到要與生客無殊鐵橋作此圖佐右衡臥遊右衡攜至柚堂余得寓目焉且喜各勾卻一半右衡還檇李余又欲還匡山會語右衡不妨拉匡山君爲葛仙翁填債正恐大家不認帳耳然則這一半作何銷繳各自東西南北入五嶽不會離腳下

題李成寒林平野圖

按行周亞夫軍中如觀此圖闃如無人惟見老樹行列鐵石爲質氷雪成姿陰威凜然皆有不可犯之色直令天子改容式車不能於敬勞將軍之外再措一詞而去也聞之仲遠此畫舊藏其兄伯遠所有袁道生頗稱能手欲極其筆力作四幅以易此伯遠不許旣而請借觀亦不許或以爲太過非也凡有眞賞者

必有篤愛名流才子不為人所知則已一為人所知不但各相矜重亦各有自矜自重之處未易為他人言也晏子解左驂贖越石父與之偕歸不告而入內越石父請絕晏子曰吾脫子於縲絏之中何相絕之遽也越石父曰彼為不知我也子知我矣知我而無禮不如其在縲絏之中夫待畫亦有禮賞之既眞而愛之不篤泛然如塗之人一日而過交臂失之吾恐越石父之怒也仲遠其益寶之

題惜別圖

甲寅冬十月送孝山融谷於梅關融谷出惜別圖屬

題其後曰昔之別暫今之別久昔之別近今之別遠昔之別假今之別眞暫與近與假之於久與遠與眞而後止又安知久與遠與眞之或涉於暫與近與假而偶見之也澹歸曰一箇惜別圖題目文章總被融谷說盡何容更着一語雖然久暫遠近眞則俱眞假則俱假我有時說眞不更說假有時說假不更說眞有時說久暫遠近不更說眞假一切人各有二天相逐一曰同生一曰同名天常見人人不見天我有時說同生不說同名有時說同名不說同生有時說各名各生并不說同名同生一人二天見即俱見不見即俱不見澹歸與孝山融谷祇是一箇天人一不可得何處有二同不可得何處有別天與人不可得何處有一見一不見脚頭脚底縱横無量無邊久暫遠近常常行常常迸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江文通與麼道我三人一齊與麼道莫言不道

徧行堂集文之十七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理　古言　編

跋部

書李舒章中翰傳後

此世界甚大壽命劫數甚不可量人於一微塵中分疆畫界且爲天眼所笑况法眼耶李公舒章高才博學受知當世以中翰頁分闈或爲之解正是添足任其職食其祿則必其事不能爲文武大吏寬諸生在四民之列無必法不仕故得仕亦未爲失今所以囁

嚅祇是一李舒章放不過耳舒章未生從無始劫落在誰家舒章巳死盡未來際落在誰家舒章既非本字爲舒章者亦非本人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卽今放不過卻請把任看楷着拳頭切忌走卻搘開五指在什麼處我爲此說不許假道學會不許假禪和會且教舒章消御肐胳再打觔斗與九洪孝子結報恩罔極之緣也當螺川一夢

書兩世因緣記後

兩世因緣記裴潰適成值使君五十初度使君今年是五十歲若迺林長者算來豈止五十若迺林長者

以前算來豈止五十畢竟使君是多少歲什麼日是使君生日從無始來盡未來際使君壽數無量無邊無有一人算得使君八字着者使君如是我亦如是佛亦如是遍法界情與無情無不如是道是奇特不妨奇特道是尋常不妨尋常奇特尋常二俱放下使君生日在什麼處豎起筆云這不是良久擲下筆云虛空歲與壽山齊分付天雞仔細啼烜赫日輪無上落三更恰在二更西咄

書雷峯贈別程萬閑中翰卷後

萬閑大士比上某得邂逅於雄州出本師和上贈行

書偈并阿字首座石鑑侍者師資唱和闡發心要之語使讀之且跋其後某雖在雷峯門下不會參得雷峯禪只是贊歎不及禮拜有分今朝話別仁義道中膿滴滴地亦有少許且如某爲法王作當家萬閑亦爲人王作當家某爲十方叢林作化主萬閑亦爲四海蒼生作化主救時宰相持地菩薩盡未來際一肩擔荷若是佛法豈愁爛卻不見和上云愚者盲目聾耳之塲正上哲全體大用之極就這裏着得一隻眼方有少分相應然雖如是正好擟瞎如今衲僧家向居士道張無盡參得禪如何若何坐政事堂楊大年

參得禪如何若何入翰林知制誥即如一切宰官參不得禪一箇箇眼右稍下鼻搭上唇是箇什麼道理或云他十分奇特十分現成爭奈不知即如知得來又是箇什麼道理這裏不着得一隻眼堪作甚麼着得一隻眼堪作甚麼正好獨瞎堪作甚麼大地合靈現前無安樂分無解脫分正賢者盡心引手之日萬朙且去做官一片身心十分料理解慍阜財勝殘去殺制禮作樂治定功成當宁歌風野夫擊壤鶩聽得一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不妨輕輕一跳跳出

跋所書梵網經第二十戒後與蔡子京

蔡君子京過訪芥菴欲修戒殺功德乃爲書梵網經四十八戒中第二十戒助其受持世人見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心即不信至云六道衆生皆我父母更生疑謗矣西域有婆羅門殺雞作饌以供妻子世尊現身向之乞食婆羅門怒曰道人無慚室家坐食何爲唐突世尊曰汝殺父妻母供養怨家不知愧恥何訶乞士即假神力使知宿命案上雞者其先世父以慳貪故生在雞中其子往作羅剎已昔泛海墮彼國中爲彼所噉今來爲子索其餘殃欲相害耳妻則先世之母恩愛深固還來爲婦五道生死輪轉無際愚癡不識祇見目前不遇聖師何由懺雪若胡泰之母爲雞下春之父爲狗王五戒之母爲驢李校尉之外祖母爲豬皆震旦事也予同學見一比丘母死復爲孫婦之女當其爲祖母豈肯呼孫爲父當其爲孫女亦不敢喚祖爲兒輪迴法爾誰能自主莫謂身爲人子不忍薄待其父母亦有能信其父母昇無量先世之父母皆證無生不受後有者耶如曰吾未敢信則於一切衆生安得無疑願同入戒殺放生法門成就孝名爲戒功德

書胡文範先生傳後

古高尚之士必有英雄之姿其於事有所不爲非不能也胡文範抗不仕之節此宜不應舉其以五經登第蓋惡夫耳食者以我爲不能爲而託於不爲而盜虛聲於天下也以五經登第然後屢徵不出曰我直能之而能不爲耳能之而能不爲不能而爲不能而不爲能而爲皆其所蹴踏矣文範非有意於蹴踏顧無如此耳食者何也自此以往其生也在上則徵之在下則歌且咏之其歿也則俎豆而崇祀之皆非能眞知文範也此直能之而不爲不可以不知也文範

遂不復留一字於世間耳食者之從違不係於留一字也留亦不識也此直能之而能不爲汝奚以知其能以五經登第奚以知其能不爲以屢徵不出屢徵不出無五經登第終身高蹈無屢徵不出亦將有不能而託於不爲之疑眞無如此耳食者何也予於此見文範於數百載之上眉睫之間英雄之姿也

書所書醉翁亭記後

蘇子瞻曾作擘窠大書刻此記滁州膠西張萊山郡丞屬余書此爲屛余書雖不逮子瞻然以應萊山呂獸羊棗之耆於膾炙未始議優劣也萊山將之辰陽

辰陽余所舊遊有二酉之奇陽明大觀諸樓與江山相映發倘復開闢林亭點綴風雅追永叔之逸事則此書豈非其唱導耶雖然永叔不喜浮屠氏子瞻喜浮屠氏余則身爲浮屠矣智仙作此亭澹歸書此記六百年前六百年後頭正尾正途中善爲一句分付萊山好與子瞻同結般若之緣耳

書兩吳公傳誌後

小舟一葉泊湘江門吳子雲輧歸然來訪蓋意外相見也憶丁酉與雲輧相見於李水部授平所時雲輧謝開平事僑居仙城癸未與雲輧相見於武林雲輧以尊人墓銘來[illegible]辛巳與雲輧相見于臨清雲輧以詩來爲初相識已二十四年其中存亡生死遷訛無數惘然皆如夢中即余夢中緜俗而僧已所行處欲與意中符會了不可得况人在余夢中余在人夢中耶雲輧出示舊刻誌傳以澹歸觀道隱謂之一則道隱名現在謂之二則澹歸人現在且置是事程公孟陽江公天一以文章節義之雄俱作古人而余孤持飄笠猶復與雲輧相見於嶺表此非事所應無亦豈意所應有要之一回泪見一回新各於夢中行不夢吳氏爲新安世德雲[illegible]學有本源其令開平倉卒遇

變所活詿悞之民甚衆開平父老至今道之不衰此足以知其家法矣

書凌髯放哀冊後

以髯放先生盛德而不能免其子於虎以玉台公子至行而不能自免於虎蓋神理有不可解者吾法通之三世則過去刧中之業相償相取各不相知此豈干他父子事其殺有殺因殺而不得食亦有殺而不食之因琉璃王滅釋種爲報前生竭澤之怨世尊雖不殺不食以隨喜故頭痛汗滴具足凡夫豈能走卻一綫耶百丈燒煞一僧其僧現形索命丈曰是汝炊

了也僧曰是死了也丈曰索命者是誰其僧從此不見當時老虎若會此意也免得被公子穿卻鼻孔即今公子若會此意免不得被百丈穿卻鼻孔卻請拔脫了好

書元誠道人施田帖後

劉公煥之雖世將然潛心理學得洙泗之傳無小儒入主出奴之見嘗曰吾第欲偕斯人窮理盡性而已故與海幢阿字首座時時扣擊究極閫奧未嘗作彼此是非會予亦往來堂上觀其敬也昨歲丙午天然老人入丹霞公爲請王助道糧今年念衲僧麏集復

捐金置常住田租五百六十四石八斗五升於扶溪此其捨帖也叢林聚十方英才亦祇是窮理盡性善知識能教人不能養人養人者寺主之職予方旁皇於處陸首座爲之賦在原公聞而憫之遂行此施蓋曰有師欲事有友欲輔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非福田計也夫有邀福之心謂之私以爲事師輔友修德講學而成其美謂之公公私之間義利判焉雖然天下之利孰有大於義者哉使吾輩合志營道皆如公之所用心仰上不負師外不負友內不負已前不負古人後不負來者斯爲不負公護法至意謹

勒其帖如右而跋其後不別作記云

書元誠道人壽卷後

蓋天下古今不得一人知已老氏曰知希我貴惟聖者不然我獨高不可一切人皆下欲得一切人皆不下須索人知而求其知不可救其下亦不可所以不能已于懷也阿字大師在海幢愛之者多知之者少獨煥之先生一見識之兩公主張斯道各有不同於不同中爲莫逆則非同所能盡矣朋友之交有性命有肝膽有骨肉有皮毛初度詩十二章皆從性命中流出詞旨宏放情見俱絕如倨坐妙高峯頂下視四

大海水所有國土微茫于一氣中求其鏡像都不可得無復齊州小青九點豈況其間人物有甚麼蟣蠓蠛蠓雖然儘着兩人高一切人皆下猶有兩人不肯在何以故一切人皆肯兩人所終不肯也一切人皆不知兩人所以深相知若兩人一肯則煥之阿字相知又在皮毛之間耳烏乎可

書吳馨上小像卷後

馨上與予同里項始相見於仙城蓋有愛敬無已之懷一日過海幢坐雨出示此卷因述其幼孤喪亂艱苦百罹之槩聞者酸鼻一切法皆體相生而用相息

金畏火金不得火不成器水畏金木不得金不成材提婆達多世世害佛佛謂提婆達多是我善知識能成就我慈忍力故人於逆境中有自立分則生我非生殺我非殺寃親平等非以情恕理遣計功而報德乃實事非空言也磬上潔白爽朗其居心尤厚厚者福之基空乏拂亂是以增益其所不能吾烏知今此之少之非後此之多耶磬上勉之三界如火宅五欲之樂如毒蛇猛獸予不憂磬上之長貧賤正恐他日順風使帆時不知不覺耳當年金道隱惡夢方酣不得蒼梧獄中一頓痛棒豈能打醒則蒼梧獄中殺我

之功德其勝於湖州墅東長安道上生我成我之功德明矣若能從此入忍字波羅蜜門同遊華藏世界海庶有少許相應不徒以一丘一壑結放達清閒之局是予所望也

書三與帖後

陳岱清司李大觀帖猶是善本蓋得之李瑞吾制府李三韓人喜愉墨能割所愛以贈岱清可謂善與林鐵崖兵憲見而欲奪之林剛介自喜疾惡如仇岱清愛其類已遂舉以畀之可謂善與林後被逮念此身且不可知何事留此復以還岱清可謂善與余因曰之爲三與帖岱清過海幢索余題余戲謂此當乞我公安用藏之爲岱清曰公有陳章侯墨蹟何故藏之丹霞余笑曰我要等一箇人且道等那一箇人若等到這箇人時不但擔歸一時放下連岱清亦一時放下如今這箇人未到且喚作三與帖若更一與便不成三與卻向空王殿裏討一道永遠護身符矣

書幽明錄換腳再生事後

世間有潔癖者各宜換與一雙胡腳雖然張甲得康乙腳不勝煩惱康乙得張甲腳還會歡喜麼何不夾卻看

書鵞群帖後

鵞羣帖意氣縱逸旁若無人大似坦腹東牀時也他無意要老婆旁若無人得了老婆有意要鵞旁若無人得了鵞有意無意都是尾汪法門今人只向俗情重處要有要無便如蚯蚓落灰中幾時得展舒自在

癸卯十月十三日玉臆居士過海幢爲題

書浪遊集後

與范子文逸相對未嘗見其多言多笑及其出爲詩詞又何婉折綿麗淒斷而多情也習動者易變思浮則不深故惟靜者可與言情雖然過深易滯不變則

拙拙與滯爲文之蔽而適足以蔽情情生於至靜而文流於至動是爲難耳昔人謂杜子美在蜀不作海棠詩以爲海棠遺憾非也詩之才各有所近子美與海棠了不相近月下輕盈烟中艷冶使之日對老布衣相喚饑寒自稱稷契亦大煞風景矣嘔子美之心無一句可酬海棠剔海棠之眼無一點可着子美何怪其相值而不相知乎人卽才高學富而豪放憤激之氣時復叫嘯不能自止雖千古檀場未免村夫子之誚類如此矣文逸之詩似朶朶海棠垂露其塡詞則楊柳岸曉風殘月也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蘇學士大江東去非不雄偉且過一邊

書飲中八仙歌後

行素居士屬書此歌澹歸十指拂拂如有酒氣試一展看還能醉人靖節不用攢眉遠公亦不消破鈔大家總在醉鄉中普同供養可令第九箇仙人向杜工部多多申謝

又

飲中八仙不盡在醉鄉裏妙在未醉時都有欲醉之色藥倩跋之則旣醉後發未醉之言也天下無眞好酒者阮籍胸中磈壘故須酒澆之蓋有託而逃耳然須泯其跡右相樂聖避賢終亦不免吾以知權位之不可居也醉不如睡飲酒祇是借路經過噫此猶未爲眞好睡者安得喫飯了又喫飯之竆措大與之共談耶

書梁園八詠後

繼先夏子爲吾鄉文苑白眉棄而從戎遂著登壇之望近賦梁園八詠則松風颯颯更來襲人彼丘壑變龍衣冠巢許未見有金戈鐵馬礪山帶河能闌入其中乃爲繼先一綑打盡何其貪也繼先字畫秀可療饑他人一蘗猶慳此老兼長無礙予于是有魏舒難盡之歎不獨桓子野每聞淸歌輒喚奈何也

書晝錦堂記後

康熙丙午四月朔日漢獅汪子爲予書此記爲素屛置堂中汪子蓋有用世之才生不逢時旣不如魏公之富貴而滯留嶺表復不得還南陽惟是快恩讐矜名譽則所謂丘明之恥亦丘之恥者宜其有世之下與魏公相視莫逆也古人尚友不在名位紫府眞人控鶴相過予亦藉手墨池一勺爲汪子玉髓三巡矣

跋雄州帖

山陰劉叔子以予與孝山有方外之好索觀往來諸

作且屬予舉似其德業乎非不深知孝山祇是濂門道不盡乃書古種玉亭歌及用韻梅花十二律以遺之西谿緣夢向三尺雪中掩映一輪白月香光寒潔非色非空證取吾兩人相見處則種玉亭邊藕花朶朶皆是孝山分證法身不消費干饒舌也

書香殿上梁文後

人資山水山水資人余得丹霞自以為希世之遘承諸賢士大夫同余之喜而為丹霞喜同余之傳而為丹霞傳此亦山水希世之遘也頃作上梁文為別傳香殿上梁即為各檀越兜率陀宮殿上梁說梅大士

是我檀越於海濤沸湧時助立此不動莊嚴世界漫書橫卷奉為朝夕之觀他日彌勒內院中一笑相呈不是生客耳

書放生文為凌母壽

凌翀夫以其母夫人六十一初度請書放生文為壽佛說孝名為戒將知不戒即是不孝五戒以不殺生為第一菩薩戒亦以不殺生為第一菩薩戒廣大微妙非世間人所易持然五戒不持人天路絕不知將自己與二親貶向何處若三牲五鼎可以為孝則是行不義殺不辜皆養志之具也古帝王有慶則停刑

今一介匹夫刀砧宛轉於一堂歡聚之日殺生慶生天下之不祥孰大于是翀夫此舉無緣之慈無量之壽盡獻比堂殆無滲漏亦可謂無方之孝矣

為霞舫道人書放生願文後

一切衆生以不覺故念起成生執生成愛損他利我遂成怨害相報不捨妄有輪迴祇是不能放下耳人若能於一念纔生立地便斷盡大地無一境堪與我為緣為對者即無一物得與我為緣為對譬之兩人逞手必有一人先任手兩人角口必有一人先任口一人先任兩人隨任於一處不動一切處皆不動既

無動者誰為先任無先任者誰為隨任是故盡大地無有放生之人非無放生祇是無放他生之人何以故我不放他他亦不放我我放他他亦放我放他生祇是放自生究竟亦無放自生之人何以故使他放自即不成使自放自即不生於一念纔生立地便斷尚無我生誰為他生無生者誰為放者放生之義如是霞舫道人長富貴而於五欲早能放下即貪愛漸濇貪愛濇即怨憎薄乃發大願於衆生殺業相尋中行放生之業不但不殺生而已人能不殺生不能放生得我一半失他一半我非衆生一念纔生立地便

斷衆生非我念念相生不能自斷以不自斷他亦不斷生殺殺生無時可盡菩薩四無量心隨順衆生我放他生卽是他放他生他放他生卽是他放自生從一切我放一切他盡一切他放一切自彼此相勸相分相成使之妄見有生妄見有放因生得愛愛得貪忘因放除貪貪除怨盡盡愛之習身見命見爲其根本衣食雖小衆禍所叢於此念生便立地斷自放放他亦無他自於一切境無緣無對長揖世間獨往獨來人能於此了放生義卽霞舫道人與無邊衆生同入菩薩慈悲喜捨之地同入如來解脫之門若云放生得無病無惱報得長壽報卽今道人本來無病無惱本來長壽如許放生功德又作何迴向不見龐婆將梳子插向背後道已迴向了也

書上梁文後

此亦四六小品然三世諸佛十方菩薩一切護法人天總在裏許迴向今日耆奉松溪大士非人人所同亦非一人所獨公餘靜坐時復相對彌勒樓閣彈指俱開一句一字各各有一滴歸與松溪把手共行三世諸佛十方菩薩一切護法人天總在裏許現種種差別而作佛事要且不是別人境界一回收起更立

主賓又是什麼五百年前曾會過三千里外絕淆訛

跋羅大來山水卷

墨江陳子必達出所藏羅大來畫卷相示筆墨大雅蒼逵高秀眞士夫畫非畫工畫也詩與跋其有鼎革之憂乎余出家十五年胸中所耿耿者悉已銷盡隨然讀此如五更曙色透帷時恍惚殘夢在半意中心之際可見不可取空花落影陽燄翻波又是一回翩着只恐大來畫不得然早被此圖斷下三分秋意矣必達寶之文文山云一部二十一史從何處說起不妨就這裏說起

跋玲瓏巖卷後

弱老與余先後過墨江遊玲瓏巖各不相知旣抵雄州各道其事惜其不相約也遊卽不同玲瓏巖不異但未有緣起誰爲知者輙借此三詩以爲緣起纔一展觀則吾兩人便在玲瓏巖裏把手同行更不消相約矣

硯鄰記跋

不恒似時似耳此所謂神似也得其天機而遺其驪黃牝牡也凡物之天機不能常露蓋境有以奪之然亦不能常不露境遽過則露於境外境不速過則露

於境中當其忽然而露已不自覺人亦不知惟神賞者有以識之風行電轉之間而已不可復得矣西昌蕭三嶽先生之人之文皆以天機勝其春浮圓神似者也予過孟昉登帆影樓讀硯鄰記歎其神似先生硯鄰不必似逖圃逖圃不必似春浮其時似者則孟昉之天機所露也士之下劣者不克自有其天機惟聰明才智之人天機强則其力常透於境外然錐末耳予嘗以爲文之妙者天機浮於筆墨之上透則有時而不透浮則無地而不浮此之謂境化

天然和尚雪詩跋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顚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此杜老詩也當時信口道出千載而下抓着天然老人癢處譬如釋迦如來驀睹明星悟了什麼道料得無人可語便要入滅去又被十方諸佛勸請鼓兩片皮東語西話四十九年也不曾撈着幾箇只得自癢自抓諸善知識各各有癢處各各沒人抓各各忍不得老人晏居無事頗弄筆硯纔入丹霞撞着一天大雪四日之內成一百二十詩亦只自癢自抓陸子孝山序而傳之將他一身癢處拋向十字街頭且看有人抓沒人抓抓得着抓不着更不說破別是一種作略忽然杜老覓看斛斯老又告訴些什麼沒得告訴何用覓他有得告訴覓他何用恰好大家喫箇酩酊相邀還家聽得鄭元和唱哩哩蓮花落卻也抓着癢處不少

天然老人古詩跋

天然老人坐長老峯下作五言古體詩如前劫聖者見世間事舉似世間皆從意識初萌名言未泄情狀屢變測度難通處盡底描出卻時時吐露自已風光及往古世兒童親串景物與會空濶綿邈本所不見何况得聞如許懷抱託諸咏歌不落今時亦非此一世界氣運之所管攝蓋其心量已全心力已足耳盡人皆古之人盡大地皆古詩無端屈滯作時流作近體有能因是集而問津於羲皇已上者乎但向伊云威音王佛前行道猶是兒孫在

丹霞詩跋

丹霞山不識一字卻被識字者萬種搜求百般題跋比來天然老漢掀翻法海波瀾從新洗刷一班禪客化作詩翁嘔出心肝拋殘鱗爪不識字者被識字者簸弄識字者被不識字者差排澹歸從旁眼飽打箇筋斗覰作一團五音六律七顚八倒記得古德一首

頌于西山白虎正猖狂東海青龍不可當兩手捉來
令𢿙鬬化成一片紫金霜書記豥發出唱酬草木特
爲流通莫道徧行外道有左右袒許汝不成擔板

書千山和尚詩後

千山和尚以弘法嬰難闢化瀋陽阿字座元一緉芒
鞋𨑀棲賢老人命孫探於雪窖氷天皆法門豪俠可
喜可愕事也其一時離合情見於詩猶有生入玉關
之感豈非師友弟兄道交天合深留世外不可說斷
滅相耶諸大士內秘外現出沒生死海中正是有情
癡特用處不同耳癸卯夏至覩於海幢精舍

書棲賢詩文彙集後

石鑑大師雷峯眞子乘多生之願發自性之通在海
雲侍寮裏將棲賢谷震聲一喝石人峯三峽澗玉淵
金井一時踍跳向大清國撞府穿州逢人換眼自唐
李渤山王宋蘇軾兄弟元虞集明王禕等都來搖鈴
打梆沿門勸助帶累天然老漢丈室中氣喘不迭侍
者道和上爲什麼如此老漢道出僧往江西湖南去
行化了一遭直是困人侍者道和尚今日不出門時
普賢菩薩與文殊師利法王子兩箇厮嚷這邊說你
不躲奸那邊說你不避懶五老峯微微笑道釋迦牟
尼佛來了也棲賢詩文彙集刻成恭不覺合掌贊歎
石鑑大師得道多助不似我丹霞山冷冷落落無古
可攀無今可倚然雖如是青山白雲紅塵紫陌還有
差別也無若道山水是淸鍰糧是濁詩文是雅緣冊
是俗孤峯頂上是高十字街頭是下抗懷遠引是眞
垂手入鄽是假有理有事有佛有魔有向有背有取
有捨話作兩橛便有人總不話作兩橛恰好不成一
片快買草鞋出嶺討箇棲賢寺化主做做好

書栒幽詩卷後

稼軒先生栒幽時每一詩成輒密封相示此藁即余

在茅坪時舊物也已還曇谷曇谷持贈信山來嶺表
余適在凌江復得展玩桂林當日淒風苦雨一時俯
集然自有天高地厚日光月華氣象以此一心別成
一世界非夷險所能遷非死生所能變非今古所能
限也此一世界在此一藁中信山一手斷取從南至
北從北至南不壞不雜使一切人皆得相見旣相見
已各各知有此一世界各各爲此一世界下一種子
則藏之曇谷爲一世界歸之信山爲無量無邊世界
信山豈特稼軒先生之功臣已哉曇谷不愧爲稼軒
先生之孝子余於此藁緣絕於琴川得信山而復續

十四年前十四年後種種作合俱顯不思議法門桂林一作合琴川一作合穗城一作合凌江一作合過去者現在者未來者行者住者相值不相值者如蛛絲馬跡水月鏡花隱隱牽連重重涉入之幻如此

書筎隄詩後

從關門右折跨兩石磵築雙隄以通佛殿覓山林益爲秀遂如畫家添幾筆烘染便有重重無盡之勢

書孤雁詩後

五雲見劉子菊崖恨得其人之晚瀕行乃見孤雁四詩恨得其詩之晚此詩寄託高遠氣格淸迴詞采雅

峻足以每舉擅場菊崖深藏若虛如不欲見其能令人思其所不盡見者予則如明月橫江忽聞數聲鐵笛嘹喨穿雲裂石起而尋之惟有烟水空明遂失髯人所在恨恨無巳

書白鷺書院會講詩後

竹筏無篙寸寸移橫披剪草綠難齊樓中白月誰先得林外烏鴉向晩啼尚有詩書循舊典豈無桃李落新蹊昨年盛事優曇現莫怪踈慵太乙藜此予遊白鷺洲詩也將其荒涼不能無感聞之郡人云歲乙巳愚山施公重命此院西昌蕭孟昉爲會主講論之餘

宴衎殊適其飲饌千餘人凡三日部署井井都不聞人聲當事諸公以此歎其才也凡治事之法尚其所難故軍旅之會好以整暇風雅之會戒蕩佚講論之會戒迂緩衆至于千人萬人不可得靜宜孟昉之以靜見推耶雖然此盛舉也不可得恆講學之益在於有恆而巳是故院必有王擇士之明敏惇大有志於聖賢者肄業其中日有課月有會郡邑大夫以時相慰勞方面之官歲一再至集諸儒問難以震動齊民庶乎其有興也今者愚山去而白鷺荒即愚山存而白鷺之會亦不能常求之江右無二愚山求之吉州

亦無二孟昉能無優曇一現之慨乎斯舉也群公各有詩孟昉集而傳之愚山自題其詩曰冀後之君子猶不廢斯舉也其言亦有恫也嗚呼世之士大夫爲孔氏之學者能髣髴吾衲子之於叢林則孔氏可以無恫而況愚山乎

書蕭孟昉慶生詩卷後

予歸自西昌具述孟昉護念之勤一衆歎仰得未曾有是歲嘉平十二日攬揆之辰木師天老人賦詩海幢阿字首座棲賢石鑑西堂與諸昆仲相繼有作出於同心之好不能自巳彙爲一軸馳寄硯鄰昆耶室

中三十二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維摩詰嘿然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只今丹霞師友異口同音說何法門不待居士斷取妙喜國來早已相見賓中有主主中有賓大庾嶺上不差一線知孟昉深契於忘言之表也

書周鶴田詩後

鷓鴣深林一枝大似求田問舍茂先作賦割雞焉用牛刀鶴田天下奇男子託與珊瑚如閒百囀流鶯繞建章更向斥鷃飛翔中現扶搖九萬氣象籬落閒物見之自然短氣六欲諸天有妙聲鳥常演佛法宋家長鳴雞善譚名理此珊瑚子豈亦與鶴田相對作愛民憂國之言乎何思之深也野人閉目已久一番吟弄添卻眼前數尺光芒弁謝舌根千二百功德矣

書朱書思荔子催粧詩後

坐荔子林中欲熟未熟人似汝陽王道逢麴車時也書思爲十八孃作催粧詩題亦韻絕情詞婉麗又足相發可爲蔡家譜內增一段佳話矣雖然紅繡雜木離香閣御將鐵甲將軍辦饞得無陽差陰錯且請海豐令君自家斷此案莫教順德縣知道呵呵

書冬泉詩後

馨上屬予以茅筆寫冬泉詩只是隨分納些水草不曾犯着一毫兎了氣韻謂天然清絕

遊巖詩卷跋

予至韶陽七載見作者寥寥殊有風雅欲盡之歎蕭君拱北持鄧叔子遊巖卷見示詩字婉秀猶有王謝子弟風味今已爲古人不可再得何地無才成與傳亦似有幸不幸者兵火之餘筆墨多燼此乃爲蕭氏所存亦足以備文獻之闕畧也

書訓子詩後

癸卯十一月廿有九日爲燕源兵憲生辰同人皆有慶生之舉詹子燮公過余曰師勿他圖但得一行書橫卷爲佳耳余沉吟思所宜書燮公曰宜莫如訓子詩余唯唯因念世間人慶生須有些壽意此詩與壽意殊不相蒙雖然燕源幸是箇脫灑的人瀟歸也是箇脫灑的人說什麼壽意不壽意說什麼相蒙不相蒙卻自然有一段極相應處祇如如此梳詩卷窮秀才人情紙半張窮和尚沒意味三分話做成一箇備大生辰綱也不消青面獸操心也不消赤髮鬼動眼便是白日鼠挑了一擔酒下了些蒙汗藥也沒有人持瓢挈椀向前啞呷一切閻羅太歲短命二郎食人

精氣壞人性命到這裏三箇夜叉奈何不得一箇窮鬼直得入雲龍沒了法智多星失了算託塔天王一場懡㦬悄悄地把兩隻手放下天下之壽孰大于是

書訓子詩後

陳君季長醇眞高潔今之篤行君子也余得其家學淵源蓋自尊人華陽先生庭訓有方當易簀之際猶爲季長朗誦聖經一過至修身爲本反覆再三命之曰吾教汝讀書固欲汝取科名猶欲汝不愧科名古人云無溫飽志乃可不愧科名耳季長奉以周旋郎嶺海流離造次顛沛罔敢失墜頃見余此詩謂與其

尊人之意有合屬書橫卷寄示諸郎君余則何敢望華陽先生獨念士風日下平居論說勝妙趾高氣揚若庸德庸言求其可質衾影對妻子者亦少矣此詩雖老生常談然爲儒流淸楚因地郤是喫緊一着秪如讀書取科名固屬邪因郎有志聖賢尚須識取正因兩字余嘗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所志何學此處一差再差一箇七十三歲都無是處如今欲識正因便請識取華陽先生臨終訓子則誦聖經之意更請於此識取聖經之意如何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不消一句郤有一種人局在聲聞隊裏所以緊接箇明明德於天下纔怎麼說便有一種人落在功利場中所以緊結箇修身爲本日教伊看兩頭不走一半今人極肯下手到了意根邊便任若一氣錐劄入致知格物上總須茫然尼山立言周密如此亦是落草之談秪爲慈悲之故且莫道澹歸訓子拈頭作尾也

書嵇中散賦後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特達之士信心獨行自有介然不可變者岱淸先生鐵骨錦文孤情潔守得嵇中散之神但中散無濟物之懷岱淸有用世之願微似不同耳余謂中散非忘世者觀此文命意不異靈均直

以生不遇時託之懶慢鍾會謂司馬昭曰叔夜人中龍不殺之且有後患蓋雖比跡樗櫟猶宇間時一露英雄之槩遂爲所賊於戲中散未能忘世不屑見用於世卒以此擾世之忌岱淸未能忘世且欲見用於世世又忌之來嶺表十餘年浮沉一官爲同僚齮齕事已得白無有慷慨論列者使一展其逸足宇宙大矣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不免於忌既無往而不獲忌又何疑之可卜耶康熙癸卯長至岱淸將度嶺屬余書漫識於末

書茅筆書後

長老峯下新縛茅筆漫作此紙見者不能識寫者不能知得者不能用若有一毫所重處便爲寸草碍煞

書茅筆詩後

茅書昉於白沙余近爲之蓋莊生所謂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者也鐵鏡羌硯或以爲勝於銅石東坡不然之自是穩當嶺表人喫檳榔苦瓜當其適意便成至味亦不必有定論耳雄州晤融谷居士漫書此以發一笑

法華經跋

右本師丹霞昰和上手書妙法蓮華經七卷蓋爲末世薄福衆生發心不大信道不篤者仰祈如來威神加被使究竟決了深入佛知見也書後有語至誠懇惻讀之未有不痛心流涕者慈父授衣裏之珠癡子甘宅中之火忍不將此身心敬奉塵刹耶昔衡嶽楚雲剌血書此經匣以旃檀藏之三生藏曰若開此經誓同慈氏宋皇祐中有貴人以鉗發之迸血如綫風雷遶戶彌日不已乃懺謝而去和上此經則欲人人瞻禮人人啓發人人見湧塔人人蒙授記日月行天江河注地無不資其照臨潤澤若奉爲墨寶入任殉陵乃有灑血轟雷之異耳

書陳長卿送行詩後

三十年來人心日薄覺五十年前生者猶有大樸未雕之致然亦不數見長卿陳子其一也長卿還三山過韶陽入丹霞話別一盤輿蹣跚泥濘中抵夜不得至予待之有風雨不知人之歎豈風雨故隨人心而薄耶獨行之士尋山訪友以風雨見勞亦以風雨見厚然則風雨不知長卿長卿之知風雨久矣長卿一生際會所爲風雨者甚夥何必苟免於茲遊深山道流相對一笑各有十日並出之勢忽見一人從雨縫

中來通身不霑濕正是輕薄子速喚來與長卿挑擔過嶺也

書上元歎後

某所畜章侯書畫四種一文殊師利像一山水一上元歎一觴筆文殊師利以奉天然老人此上元歎以奉止言阿闍黎惟阿闍黎以道眼俯視一切無足當情然於世間異才鍾情特甚猶憶癸巳度嶺聞章侯之亡惋歎累日至今不衰願受此帖使章侯筆墨之精將得在吾師清淨光明之側亦某所以深愛章侯而不獨重此帖也時庚子春二月廿有三日

書南陽侯傳後

余在雷峯聞息影死節事欲爲位哭之知息影不受哭也作兩絕句傳來了事有南陽得死千秋骨亦香人喜人驚都一笑刀頭滋味只平常誰牽端水黨人名各自人還各自成似我爲僧君不肯似君正好學無生復題其後曰死至於息影直是着衣喫飯屙屎送尿事覺慷慨從容都無處下注脚矣聞端南極愛重之欲釋爲僧息影笑不肯乃殺之嗚呼出家兒須具鐵心石肝具鐵心石肝者不肯出家而出家者又不肯鐵心石肝傷哉雖寥寥數語不妨與息影本色相見然息影生平多有可紀者毋欲爲立一傳操筆

輒止頃過五羊得舊水部汪君漢翀所撰傳草典核詳贍文與實稱爲感慨大息久之夫漢翀在端州浮沉冷署未嘗與息影深相結息影死頗能一意表章蓋將以教天下萬世則其用心不在一人此故出於生死交情之外而余與息影號相知友乃其所以下報九京者兩絕句耳然則漢翀能不負天下萬世而余遂負息影人之相去顧不遠耶

青村遺稿跋

余初撰青村翁詩敘梨棗方鐫而桑梓遽擾不相聞者十餘年矣頃乃識公絢兄於羊城公絢原名漢絲少年好奇喜浪遊遂及長山之變寄才智於水天雪窖中改名曰光與其家不相聞者亦二十餘年顧與余握手歡甚如舊相識共談往事復出此稿覯之宛然昨夢嗚呼自元末至此三百載自浙至此五千里而余與公絢極南極北各出萬死一生之餘重爲此稿作流布因緣浮生變幻一至於此迺此不忘宗祖一念炯然獨存不與浮生俱往則吾輩父母未生前一着又豈可忘耶

書褚研耘金剛經後

右軍書蘭亭自謂妙絕更作數十紙終不能及蓋有

追蹤之心即爲滲漏硯耘書金剛經戶限爲穿然無最初中間諸差別相當其書時尚不得安頓點畫處點點畫畫皆般若無滲漏光明流出豈猶作墨妙觀耶

書黃又如彌陀經後

又如居士以宰官身發西方願蓋自多生弘誓中來其楷書彌陀經施雲棲禮誦亦不僅以筆墨而作佛事閱者因此生決定心則一點一畫心心相知眼眼相照皆是當人極樂公據如來云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若徒作法書玩好之觀即招因帶果不

小愼之愼之

書觀世音尊駄二菩薩安座文後與江若海

癸卯臘八予將還丹霞若海大士爲余破風浪來海幢出淨檀囑爲造觀世音菩薩像甲辰夏五復以淨檀寄薩孝山太守入山濟用之所未足予乃以其餘更造尊駄菩薩像像成安座作此白意觀世音菩薩是過去正法明如來現在行菩薩行尊駄菩薩是未來樓至如來現在行菩薩行我輩與過去如來同生猶沉溺於生死海中若不得現在菩薩提攜決無與未來如來同成之理欲得與未來如來同成須眞實發現在菩薩願行現在菩薩道方得承受菩薩提攜予作此等文字不敢掉弄筆端揮灑墨汁但於作時寫時官讀時落下幾行滾熱眼淚耳蓋曩從病苦中在觀世音菩薩前懇惻至誠發此弘誓所以不但自己不能懈怠凡遇諸同志之友亦懇惻至誠勸請發此弘誓不忍大家懈怠也若海夙種德本於吾丹霞眞所謂獨發勝心而爲莊嚴者即以予之願爲若海之願證明迴向初無彼此亦無新故凡一切大心漢子曾受過菩薩戒者行持純正不至退失縱有隔陰之迷現身之異重受菩薩戒皆不謂之新學菩薩皆謂之久遠成熟菩薩故若海雖未受菩薩戒實曾受過菩薩戒來則予爲若海同發此日之願實若海所已發當日之願也但識得菩薩心地法門知予所言之足信不必有宿命通耳

書觀音圖傳後

楞嚴二十五圓通門觀世音菩薩自說法華普門品佛爲無盡意菩薩說皆不同此傳此傳御不異楞嚴法華蓋是菩薩應童女身中一事耳使諸女人知九漏不淨之軀本是淸淨大寂滅體正好流通不勞疑駁管夫人書此傳管夫人不是女人趙子昂書心經趙子昂不是男人勸成一卷信受奉行鄉下夫妻步步不離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

書佛果禪師偈後

誠之納寵梅粱索書以賀予曰出家人于婚姻事不得見作隨喜適讀指月錄有士人投五祖演自稱捨緣演曰何謂捨緣士曰有妻子捨之謂之捨緣演曰我也有一箇老婆還信否士黙然演示以頌曰我有箇老婆出世無人見晝夜共一處自然有方便誠之若識得這箇老婆請即以此偈爲賀滿歸相席打令不妨快說老婆禪也

書費隱禪師遺囑後

霞舫道人稟戒於費隱禪師行業純一志慮精審蓋所謂任信優婆夷也余過氷壺公淸署爲述師化迹之異荼毘後獲舍利無數五色晶瑩併出其遺囑三則見示峭峻潔白如龍象蹴踏脫落一切無可縈其步驟嗚呼去聖時遙人多懈怠師豈非表裏俱徹首尾相稱足以砥柱頹波者耶道人屬余筆紀其事師方且不建塔不製銘不列行狀豈復需此然向來堂頭習氣殆於俗士大夫離卻冠蓋駢呵便無安頓手腳處方丈如流官常任如傳舍生來死去事事摹倣憲綱家禮一部淸規祇當得萬事不求人師此遺筆庶幾反古復始爲拄杖拂子害熱病人一帖淸涼散也最後教誨一字字皆五色舍利五色舍利一粒粒皆最後教誨安得不願樂流通猶憶牧齋宗伯爲憨山大師求遺稾致書曹谿諸法屬情詞懇惻能隨信者之淚先華首爲炷香作禮亦以末法衆生信根鮮薄若宗伯師資之誼眞堪標榜道人之於徑山不減宗伯始知後先中外同乘願力生吾隣家又足以風世出世間之忘本者余故不辭而書之如此

書青原長老論畫後

半居持青原長老論畫屬予爲跋予於畫一無所知不知從何處說起具實告之半居便要說些筆法不知予於書亦一無所知也曩來沒慚愧中了後寫扇子送人充一件出手貨寫來寫去寫了三二十年近忽有好予書者所到之處十指爲痛兩腳立得轉筋又有人來盤問二王如何若何鍾張顏柳如何若何惹得我一場面赤要去尋些名人墨蹟略略講求爲道聽塗說之計了無工夫卻又思量討一部淳化帖偷他諸家幾筆幾畫庶免不學無術之慚更沒得閑錢使用只落得說過日子因念平生事事如此即如少年時偶然作詩作了便寫先生道汝的詩卻也做得就去東塗西抹直到如今有人問我漢魏諸家初盛中晚宋元人體製差別我總不知老實向他道箇不知他冷笑說澹歸欺我又道你不可說不會作文字當日如何作工夫其實我在書館裏只是一箇頑皮日閒炒朋友說白話晚間醉酒除此外大批大判看幾篇時文便去睡覺十五六歲前被父師管任限了工課依限納完免打板子而已十五六歲以後一手撒開更不理帳鄉會兩塲四次每次四箇經題次次忘卻一箇連這舉人進士也是僥倖得來的更說

什麼工夫每每說到這裏無人肯信都說澹歸欺我殊不知澹歸不敢自欺莫道科第不足憑據便是雞林國裏契丹使者口中馳聲走譽也有什麼憑據即今澹歸鎮日弄這些把戲不休真箇是沒些憑據寫的是澹歸的字做的是澹歸的詩文好也是澹歸的不好也是澹歸的莫道澹歸不知古人連澹歸自已也不知在忽有人從旁笑道張天師着鬼迷沒法了也咄這小鬼

書文可師與曹秋岳送別唱酬詩後

文師與秋老舊爲硯席勍敵有用世者便有出世者

大似棄畫學塑不甘居後其送別唱酬三十韻亦如西山白黑二鷹各磨空天側腦捩翅使人目力俱盡隨風一刷不知所之皆奇瑋特絕之觀也僧詩有僧氣即不成詩詩僧無僧氣亦不成僧師超然無營一鉢袋子來粤東窮山水之勝得句輙投不復措意既不能目爲詩僧亦不能目爲僧詩宜其爲秋老勍敵也

書李梅公青原觀瀑記後

勞生鹿鹿少探奇之懷有其懷矣少濟勝之具有其具矣少洗發幽異之才人有山水之福難矣山水有人之福亦不易也梅崖李公年七十四遊青原山觀瀑布與少壯賈勇爭上下不衰又能作爲詩文洗發無遺跌宕靈秀與三疊敵青競勝夫山水之美不必自藏然聞者落落見者茫茫亦有一人知已足以無恨之歎彼瀑布者尤其不平之鳴所寄也譬之日呼人而不應所聞不知其幾千萬今藥地長老始爲開生面而公復以老筆助之公之得山水之福不竢言青原得人之福抑何其遲且久也福故不可妄得不可以驟得此宜有各相待者也

書三尊宿手書後

龍池下三大老天童雪嶠磬山風規各別此三手書一滴水具大海味儼然見其各別風規也箬菴大師繼磬山席自夾山南嶽轉大法輪行履高潔壁立千仞絕無畦流蹊徑蓋狂瀾之砥柱其與梅谷和上諸書皆砥柱狂瀾語讀之起悲增敬大善知識不以字擅場然其筆墨所寄自然而妙不敢列之於法書中亦不能置之於法書外使一切法書在其左右有時生色有時削色而此法書遇名家不削色遇拙手不生色所謂自然而妙耳梅老自南嶽退院遊戲嶺表隨緣去住獨攜此卷自娛頃掩室於雄州之龍護園

某時一瞻禮不謂無似出以相示雖未親承謦欬然
已隨倒得閒矣幸甚

書羅漢卷後

梵僧難陀辭人間檀越苦留不已乃走入壁中僅餘袈裟角明日現一像殊形似日日向澹至七日纔一黑影八日俱滅是即也是未免太儉諦惟上人以水烟畫十八羅漢殊神似欲留之百千世使精采如新永不遷謝是即也是未免太奢韓子天生愛而畜之出以示予隨喜讚歎大似錦上添花惜當日沒箇無面目漢纔見難陀走入壁中便與一手推倒爲伊雪

中送炭耳

書羅漢卷後

趙子昂閉戶畫馬其家窺之見其身已現馬相秀鐵面訶李伯時乃更畫觀世音菩薩畫馬即作馬則畫觀世音菩薩即作菩薩無可疑者若以一念清淨不捨繪事而作佛事豈復有類似之分但得到家即令身坐斷耳不迷本公爲慧淨定公畫十八羅漢於竟江還見本公現羅漢相也未只今持畫者題畫者現的又是什麼相且須討箇到家消息不然猶兒狗子大蟲腮上刮毛跌過了也

書賀天士詩後

行腳過毘陵茗飲盤園余謂貯泉時以日月計將毋老耶楊廷玉曰每勁之即不老如欲老者以他水洸之惠水盡浮他水上諸陳垢則與他水同沉此蓋能言水者惠山泉勝絕諸泉大抵得天氣爲多耳讀賀天士詩正如石竇始波乳雲方潑松風習然殆欲鄰虛無朕不復留黃輿重濁之礙余品之眞不減惠山泉矣余性不解詩亦不曉古今作手盛唐中晚體格何等間有所爲直寄意耳不知詩而言詩即不可然使茶新泉潔踞石傳甆雖不祭味者不敢闌入鹽

花甘草何必品盡天下水而後知水讀盡天下詩而後知詩耶天士古文詞賦能備衆體爲人深靖澹足自遠於世外亦類其詩

花月聯珠跋

不見若千見近一世矣孔儀來得所製花月聯珠詩十二首如見其玉山照映蓋用唐六如體也六如風流跌宕睥睨一切然際盛時脫屣軒冕宜有獨得之樂若千杜門自守隱約畏人以謹敕爲家法豈欲行六如所行然牡丹託於蓬蒿銀蟾窺於甆牖二物多情常不遺世外則若千之風流跌宕睥睨一切亦有

失之彼而償之此者詠歎淫佚以較六如未始有異同也嗟乎大丈夫之樂當如是矣花雖多品月是孤輪時而有月無花時而有花無月時而月明花放時而花謝月沉境且不離心且不即有月無花逼身俏措有花無月徹骨淸寒月明花放一道平沉花謝月沉千波蕩漾境尚不得誰復論心心尚不存誰當覔境花月聯珠直是若干背癢喚唐六如變作麻姑鳥爪衲僧家一箇光拳正好抛在屋角邊不消提起也

月令圖跋

氣候纔轉一切飛潛動植與之俱轉且道他有自繇分無自繇分若有自繇分則必不轉若無自繇分轉到何時方了人亦如是醉生夢死無異蜉蝣保翳居士圖十二月令爲觀照助緣頗識此意波斯匿王曰豈惟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沈思諦觀刹那刹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試問欽天監將多少刹那㪽做一刻人能於此陡然一驚須逼身汗下早討箇安身立命去向始得莫待臘月三十日到來措手不及也

徧行堂集文之十八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理　古習　編

書義

知止而后　節

今夫萬境俱來一我應之而具足此非有二我也萬境俱變而我未嘗遷萬變俱往而我未嘗去此非我之所止哉然而世之人有止而不知求知而愈不止何也請即以文王觀之九十七年之內少而爲子長而爲父入商而爲臣返周而爲君豈有四文王哉以

一文王見四文王四文王無定也而一文王常定一文王定而四文王皆定矣故止者示有定名而未始有定位也不知止者不知無定之自定而求定於定則往往求定於靜此倒見也夫定者定亦定不定亦定故有定者靜亦定動亦定定而后能靜者靜亦靜動亦靜猶之耳聽而目視手持而足行生而能之茲用而不亂至於老而無所疑不亦安之至耶是故人無不安也好動者不安惡動者不安遇動而望靜者不安已靜而守靜者不安夫不知其無不安而乃欲執靜以爲安又欲郤慮以求靜豈可得乎在易之艮

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而孔子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夫艮其背不獲其身者靜而無靜相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動而無動相也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人我俱亡而適得於兼山之體以是而思雖千變萬化寧有出其位者哉故位者無定位者也無定位故無位得無位之位而位位皆有定也當文王之爲子不在父位當文王之爲父不在子位當文王之爲臣不在君位當文王之爲君不在臣位然而自元子以至於入羑里爲西伯惟一人自始生以至於九十七年如一日文王之位不定而所以

爲文王者則有定矣夫所以爲文王者且安在哉如是而知如是而止如是而得無定靜安慮之可言也其次定靜安慮而言之者爲分定靜安慮者言之也我這裏要百千萬億個文王都有要一個文王郤無會麼

致知在格物

且舉明明德於天下之要而推及於致知其理微而其事甚危此聖人所慎言也夫知必有所從出之原與所從歸之地使不知其所出之原與所歸之地則安見有知而知遂化而爲物矣知化而爲物而吾又

有以致之則致者與所致者皆化而爲物也夫以妄
知生妄致復以妄致成妄知展轉以趨於妄豈不危
哉故吾所謂致知者非有所附益於知也夫其礙吾
知者而已矣礙吾知者何也曰物也物者何也曰即
知之所變者也知者何也曰即物之所轉者也夫未
始有知以前無知也既有知矣於是內之而見有意
見有心見有身外之而見有家見有國見有天下皆
物也而皆非物也不知其爲知之所變紛然衆吾知
而從之故知變而物不轉也未知有致知以前雖有
知猶無知也既知有致知矣於是內之而求其誠求

其正求其修外之而求其齊求其治求其平皆知也
而皆非知也不知其爲物之當轉確然取吾知而執
之故物不轉而知愈變也格物者明乎物之非物也
物非物者不能持之使有亦云無物即格而已矣天
下非天下國非國家非家身非身心非心意非意而
知亦豈知哉廓然而無知故物不礙物也格物者明
乎格之非格也格非格者未嘗絕之使無亦云有物
自格而已矣平無所平治無所治齊無所齊修無所
修正無所正誠無所誠而致亦豈有所致哉蕩然而
無物故知不礙知也知不礙知故致無所致物不礙

物故格無所格格無所格者物自無體致無所致者
知自無依物無體而知無依則舉天下皆吾明德所
自現之影像而又何彼此親疏之量耶嗟乎無知而
知此知所從出之原也知而無知此知所從歸之地
也然而聖人不敢誦言之者慮夫小儒之驚而遂至
於惑也故託妙用於格物使之深思而自得之夫物
既格矣物何所存物既非存知將安寄嗒焉若喪而
妄見都消則物物之中有知不變知知之外無物可
轉庶幾千載而下旦暮遇之耳

聽訟吾猶　全

且格物致知之旨聖人嘗寓之於論訟矣夫天下之
紛然多知而不可詰者其惟訟乎有訟者有聽訟者
聽訟者因訟者而生訟者復因聽訟者而生交相生
也以至於如是其不可詰也夫上之欲有以見其聰
明而下之亦有以逞其辯巧則是訟至而聽訟者亦
化爲訟者也奚以使之無訟乎夫使之無訟則必有
其本矣請先言訟本情者訟之本也辭所以輔之也
今且置聽訟者於上置訟者於下彼此相角是非相
爭哀憤讙呶而不能止未幾而寂然無聲焉若有所
禁而不發則訟必決矣此無他不得盡其辭也不得

盡其辭者非情爲主而無情者爲之主也是故聖人之所畏莫大乎民志也夫民何志哉饑而食渴而飮覺而行寢而夢各尊其君各親其親而無他求焉此民之恒也及其一旦有志而非猶夫昔日之民矣不安其耕鑿之常不守其臣子之分小之則足以起訟而大之或至於用兵則雖以舜禹在上不能無逆命之有苗是以民畏有其志也夫逆命之民卽前此未逆命之民也未格之民卽後此已格之民也然且用兵七旬而不格舞干羽於兩階而格之何也用兵者聽訟之大者也聽訟者與訟者爲敵則是以天子而

對匹夫也以天子而對匹夫則有苗亦可以對舜禹而又何畏之有哉且夫民之恒則未嘗有事也一旦犯臣子之分而遂失其耕鑿之常薾焉疲役而不樂其生雖驁悍剽賊之夫必有倦而求息憐沮而自悔者是故民有志而民自畏之不待聖人之畏之也舜以爲後此已格之民卽此未格之民則亦以此逆命之民還之前此未逆命之民而已相安於無事矣繇此觀之奮而愈不可化者其志乎激而愈不可反者其情乎折而愈不可窮者其辭乎三者絕而訟之本絕矣訟之本絕而無訟之化成矣故曰此謂知本然

後請言知本夫知本者非知其本也知固有本也雖然知之本不可言而知之至則可見故致知者豈有知之可致哉格物而已矣以吾聽訟之說例之志也者物也情也者物也辭也者物也此三者一知之所變者也非物也而能使知化爲物者則此三者也故曰此三者皆物也三物者格而知體獨露知體獨露而致之用亦亡故物格以先有格物而物格以後幷無致知則知至者豈有知之所至哉知之至也故又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身有所忿懥　二節

吾觀大學之書其傳誠意也正言之若所謂毋自欺者是也而其傳正心也反言之而未嘗有正言焉則甚矣曾氏之子之能識心也夫心不可以有言者也其可以有言者皆其流入於意者也今夫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豈非心之流入於意者哉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則是心不可以有所言也有所者在之別名也吾將舍有所而求之無所而無所者又不在之別名也吾烏乎求之今夫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豈非心之在者哉心不在焉視而不

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則是心不可以不在言
也不在者無所之別名也吾將舍不在而求之在而
在者又有所之別名也吾烏乎求之是故欲避有所
即得不在欲避不在即得有所避之無可避也然而
欲就有所亦得不在欲就不在亦得有所就之無可
就也今使有人焉有所忿懥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
所憂患則必有不能視不能聽不能食之病矣又使
有人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則不有
忿懥必有恐懼不有好樂必有憂患之累矣則是心
也就之而非避之而非有之而非無之而非吾烏乎

求之而烏乎言之哉是故正言之而所以正者已存
於意及言之而其所不正者即及于身而心無言焉
非無言無可言也若夫言之而流入於意遂使世之
學者執意以爲心則曾氏之子之所大懼也嗚呼此
孔氏之心法歟亦千聖以來相傳之心法歟

旣道有所即在之別名不在即無所之別名又道
欲就有所亦得不在欲就不在亦得有所我便道
有所不在即在無所不在有所即無所在汝作麼
生求我又道纔得無所而即已在纔得在時即已
無所汝又作麼生求

如烏數飛也

紫陽氏之說曰學之不已如烏數飛世故少慨物之
慧請復喻之以人今夫人未有生而即行者也體骨
稍堅則其母扶之踧踧已耳踧踧不已而至於自行
當其自行也甫與母離一行一仆不已而再再三行亦
再三仆其一仆也其母啞然而笑其再三仆也其子
亦啞然而笑其仆數其笑亦數其行亦愈數而不覺
與人並行今夫烏未有生而即飛者也羽毛稍備則
其母引之撲撲已耳撲撲不已而至於自飛當其自
飛也方與母逐咫尺飛咫尺墮不已而尋丈飛亦尋

丈墮其咫尺墮也其母噪而呼之其尋丈墮也其子
亦噪而應之其墮數其噪亦數其飛亦愈數而不覺
與烏並飛學也者始而難難之不已終而易也始而
生生之不已終而熟也始而憶憶之不已終而忘也
烏至於忘習而後得於飛人至於忘足而後得於行
學至於忘習而後得於悅于是爲之教曰爾奚不習
不習則難習則易不習則生習則熟不習則憶習則
忘是莫善於不已何則已則不悅也猶爲不知學者
言之也若爲知學者言之則曰爾安往而不悅未忘
其易先悅其難未忘其熟先悅其生未忘其忘先悅

其憶亦莫善於不已何則悅其不已也夫天下未有爲人而不行爲鳥而不飛也則未有一仆而遂不肎行一墮而遂不肎飛者柰何有一已而遂不肎學者乎繇是觀之學不得不習習不得不時鳥不得不飛飛不得不數也

夫子之求之也

今以恒情計之易於進邦君以與之實而難於加夫子以求之名此可然而未必然也夫知之而後與之彼君不能舉一國而聽之夫安得知之而安得與之夫憂之而後求之吾夫子方且目四海而營之夫不

辭憂之則不辭求之故曰得之所以見聖人之化也曰求之所以見聖人之大也天下有求於聖人而聖人無求於天下此自然之理也至於天下日以亂而後天下不知求聖人天下不知求聖人而後天下日益以亂兩者相因而未有已喪無日矣世而無夫子則已　稷之由巳饑之溺之由巳溺之世而有夫子而聽天　之日以亂天下其怨之乎天下無求於聖人因無損於聖人而聖人無求於天下則有損於天下此必然之勢也至於天下不能求聖人而聖人始起而求天下聖人起而求天下而終不能使天下悔而

求聖人兩者相背而亦未有已遇何時矣夫子而不入世則已欲富之而庶者不受欲教之而富者不受夫子而入世而聽天下之不能求夫子其安之乎夫父母之於子也食以食衣以衣居以居而已無事矣惟其疾之憂而人不代爲倉皇子亦苦其瞑眩於是外而治脈而有求於人內而操藥而有求於子其色焦然不克終日夫生死之數豈及於我躬哉彼不自爲求而我爲彼求之子則已親矣萬民則已遠矣夫子之求於天下與父母之求於子不忍爲二體也天之於天子也地其地時其時民其民而已無事矣惟

以亂爲懼而哲后若共其清寧辟王若共其顛覆於是禎祥以從而求其功之必成災變以警而求其事之或不敗其應忽焉不俟終朝夫興亡之數豈移於上帝哉天下不敢衆爲求而我爲衆求之天則已尊矣匹夫則已渺矣夫子之求於諸侯與天之求於天子不敢有二心也故以爲與之其理無所終以爲得之其事亦有所窮也夫感之至速而不感於杏壇未伐之先格之至神而不格於女樂已歸之後溫良恭儉讓其用將安往乎通之以求之而夫子治人之道承天之時可以竝行而不悖且求之而得其事有所

終求之而不得其理亦無所窮也夫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求於宗國不已而及孺䜌既欲往佛肸又欲往公山求於世家不已而及亂賊溫良恭儉讓其體不虞傷乎一之以求之而夫子不得已之心不可屈之力足以其見而無疑嗚呼非夫子而分其求則濫非夫子而代其求則僭非夫子而步趨以自濟其求則亂五德以求之十七國也四教以求之三千人六經以求之億萬世皆此物也皆此志也其可以人之求相擬耶

告諸往而知來者

且以天下之理之無窮也即往即來盡之矣而吾心與之爲無窮則非來非往之可盡也夫孰往爲往者不來孰來爲來者亦不來孰來爲來者不往孰往爲往者亦不往皆不可謂知來者則可與言詩賜豈猶在往來之間乎如以古爲往以今爲來則淇澳之詩往矣其人與俱往矣與賜不相及也如以前爲往以後爲來則我言而賜之言往矣賜言而我又往矣賜與我各相代也賜與我各相代則賜故不得而往詩與賜不相及則詩復何自而來乎夫有一日之悟取終身所得之心棄之如敝屣者非惟賜與我相代賜

與賜又相代也知前者之不後矣安知後者之必前且有一日之悟取千世以上之事見之在羹墻者非惟詩與賜相及人與賜亦相及也知今者之不古矣安知古者之可今古者可今雖衛武公未嘗俱往後者必前雖賜不足盡來何者以其爲知來者也告者往矣往其往而失不獨於告者尚書而有虞夏殷周魯史而有隱桓哀定禮樂而有質文因革大易而有爻象蓍龜皆即往者皆非往者來者知矣不來其來而得不止於來者一刻之餘而歲月日時一世之餘而奺生變化一身之餘而天地民物一念之餘而斷續與同皆即來者皆非來者如是而後可謂之知來者以其能使來爲往亦能使往爲來使來爲往則無不往使往爲來則無不來故言無不窮而不窮於天下之理理無不窮而不窮於吾之心也

且道知來者還有往來麼若無往來是誰往來若有往來誰是往來敢保老兄未徹在

吾十有五　全

聖人自言其心學蓋以身教也夫所志之學即所從之心終身於是而其所得者遂有序而可言矣夫子豈徒以自述哉其意以爲當吾生而此學不明於天

下後世吾乖於所之而無成焉吾過也學者亦乖於所之而無成焉吾過也嗚呼吾老矣誠不惜以吾所學明告之人吾不自明誰明吾者誰爲人明者蓋今而後吾不敢自以爲無所得也以爲無所得何以明夫有所失者乎然今而後吾不能自以爲有所得也以爲有所得又何以明夫無所失者乎吾人之學則有不同耳吾人之心豈有不同哉人固有有其年而所志或非遂以不得於學亦有有其志而所學或非遂以不得於心者矣然後知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不可謂非邀天之靈也童年而具大人之量非童年之

獨異也則大人之用初不出於童年也童心而無異物之遷非異物之不交也則童心之體初不雜於異物也至於今而得吾心亦無加於吾心雖然吾安能必吾學之至於是哉其不至於是而不以自已則吾志存焉矣蓋志之較易學之較難也外之而事之攖於吾者多矣逐於物而化物逐於已而亦化物吾見一起而即爲倒指奚以立耶及其立而吾心之與事爭者又十五年内之而理之淆於吾者多矣執於我而迷我執於法而亦迷我吾思一動而即爲易方奚以不惑耶及其不惑而吾心之與理辨者又十年蓋

四十以前心緣於事理有事理之障不存而僅存吾心則吾心見矣四十以後心不緣於事理無事理之障不存而并不存吾心則吾命見矣天在心中命在天中天非命外命非心外吾生有始而無始可知也吾生有終而無終可知也吾生與天地萬物俱無終始而俱非有無可知也是故其有也不滯於實矣反聞而得解吾其與耳俱入乎爲目爲舌爲身爲意極相違之體而不相違蓋六十而形與理虛矣虛則一亦亡此順之極也是故其無也不淪於虛矣隨流而得妙吾其與心俱出乎爲視爲聽爲言爲動極無常

之用而非無常蓋七十而神與事實矣實則多無礙此從之適也夫吾自十五歲以來日有事於吾心其防吾心也如敵國必勝之而已焉其求吾心也如唐子必獲之而已焉迨其獲之而吾多一家督迨其勝之而復多一功臣故心與欲二欲與矩二矩與心一而成三至於今而非心也非欲也非矩也非敵國非功臣非唐子非家督也至於今而即心也即欲也即矩也即敵國即功臣即唐子即家督也何也吾心之體所歸吾心之用所起原如是也然則吾得吾心而無加於吾心吾未得吾心而豈有損於吾心哉向也

有其志之以邵吾欲有其學之以就吾矩也有所得吾心而志爲繫身之具無所得吾心而矩亦强設之名爾吾安能必吾學之至於是乎使吾乖於所之雖吾之年過於七十吾猶之乎不生也嗚呼是可喜也即不乖於所之而吾之年不及於七十吾猶之乎不成也嗚呼是可懼也敢爲學者告之

察其所安

蓋人有衆著而不可獨對者一心之中自相爲敵豈堪令識者見乎以不堪見爲不欲見而授之見者益以多矣夫觀人於所由者不知弁其所由而揜之者

則不知弁其所安而著之者一事之行不能無得失未得未失而有戰心得而有幸心失而有悔心其守不存吾以知其變也一念之動不能無治亂無治無亂而有散氣治而有敗氣亂而有勝氣其變不等吾以卜其終也是故有君子爲善而安者有小人爲不善而安者有君子爲不善而不安者有小人爲善而不安者有君子爲善而不安者有小人爲不善而不安者有君子爲不善而安者有小人爲善而安者於安而見其安於不安而見其所安故總名之曰察其所安夫君子爲善而安爲不善而不安小人爲不善而安爲善而不安則各性各命所不易而恒權恒法行乎其間矣若君子爲善而不安則善之數日減小人爲不善而不安則善之理將日增于以合而正之可以用吾慈也君子爲不善而安則君子之心愈危小人爲善而安則小人之術愈微于以分而正之可以章吾明與勇也雖然彼將藏之至深而託之至淺託於欲吾之察而藏於不欲吾之察吾何以察之夫欲吾之察此可察也不欲吾之察此可察也君子爲善而安小人爲不善而安此不蘄乎察者也忘者告之故可察也君子爲不善而不安此蘄免乎察者也

不能忘者告之故可察也小人爲善而不安此蘄乎小人察其不安而君子察其安者也左右而望者告之故可察也君子爲善而不安此蘄免乎不安而未知夫安之足於已者也望者告之故可察也小人爲不善而不安此知乎不可安蘄乎安而未有所從者也且然未止者告之故可察也君子爲不善而安此以爲無能察者而聽之或不恐於人之察之者也愁然其憂澹然而相遭者告之故可察也小人爲善而安此以爲無能察者而居之抑無有敢於察之者也惘然而自得者告之故可察也

富與貴　仝

今夫心本無境境亦無心自欲惡之念一起去處之業滋多不惟心受其沉淪而道亦被其假借皆世所謂君子者也其所得富貴耶知其不可處而有欲在卽使道退而順命其所得貧賤耶知其不可去而有惡在卽使道進而衡命彼豈曰吾徇欲惡而違吾道哉去非道之貧賤旣以道爭之處非道之富貴還以道掩之於是以小人覘君子異貪異詐異賊異殺紛然俱作而不仁之毒遂徧於天下矣小人有不仁之事不能辭不仁之名君子無不仁之名而常爲不仁

之事故求君子者必至於不處富貴不去貧賤而後可也雖然君子之爲此豈以爲名哉使君子有成名之欲雖不處非道之富貴猶之乎處也欲成名之心與欲富貴之心一也使君子有不成名之惡雖不去非道之貧賤猶之乎去也惡不成名之心與惡貧賤之心一也故君子有一念欲名之心卽有一念違仁之失有一念違仁之失卽有終身畔道之懲則求君子者卽至於不處富貴不去貧賤而猶未可也曷嘗觀之終食之間乎夫終食之間已所不及思人所不及察者也已不及思道亦不及定其權衡人不及察

名亦不及損其毫末士故有讓千乘之國而變色於簞食豆羹磊落於廣衆大廷而消阻於燕處謹密於歲月之久而敗露於俄頃者矣此豈盡欺世而盜名者哉彼亦競競於辨理而辨理者類得之從容審顧之餘俄而值造次則無可從容矣欲旣未形理亦不著一機驟發能使聖賢之精義俱忘而較然不忘始識其進趣之正彼亦凜凜於存心而存心者又得之憂虞歷練之際俄而值顚沛則不堪歷練矣心且不有境復誰知萬緖交前能使愚不肖之全情俱現而斷然不現方驗其持守之純然則求君子者求之不

見名之地而仁存焉求之不見仁之地而仁亦存焉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庶乎其可也此君子所爲嚴於自考而密於觀人者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天下有可死之人乎曰不聞道之人可死也以其無益於生也雖然生而爲愚人死而爲愚鬼生而爲惡人死而爲惡鬼則無益於生而亦無益於死也愚鬼之數盡而復爲愚人其劣者醢雞水母惡鬼之數盡而復爲惡人其劣者猛獸毒蛇則無益於死而又無益於生也故不聞道之人生不可死亦不可也子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若是乎求聞道之急歟朝而未聞道而忽語之曰汝夕已死矣不知道之當聞也遂虛生以至死其生者不悔也死而後知之夕而當死而忽語之曰汝奚不聞道知道之當聞也求緩死以待聞而死者不許也生而卽悔之皆無益也惟聞道之人可以不死可以不死故可以死則夕死之人可以不生惟可以不生故可以生其生以爲人其死以爲已夫人之生死一呼吸之間而人皆爲百年之計聞道者於一呼吸之間而卽爲不終日之計則朝聞道何妨朝卽死而子若以一刻之慧留一日之定蓋曰

道之中無暫亦無已此爲中人以下者言也道之聞千萬世之事而世無百年之人聞道者欲使不終日之人而皆爲千萬世之事則朝聞道何可夕遽死而子若不以一身之行遂一世之功蓋曰道之中無久亦無人此爲中人以上者言也明乎此而夕死可矣不死亦可矣死而復生可矣死而遂不復生亦可矣嗚呼一朝有未聞之道則一夕無可死之人而無如夕夕有欲死之人朝朝無得聞之道也子所以不能自已於言也歟

朝聞道夕死可矣

且人自一念妄動愛取纔流生死糾纏相續無已而實無一人生無一人死者何也生是妄生妄生非生死是妄死妄死非死惟得道之人謂之眞死以其合本無生之理耳本既無生今亦無死本既無生非不生也千生萬生無一生者蓋於生中不更見生今亦無死非不死也千死萬死無一死者蓋於死中不更見死橫爲十方塵無塵質竪爲三世流無流性身何所出心何所依返而之生與死同體是故不疑於生而於生中亦不見死二惑已亡朗然獨存四誓方大豁然互應往無所去來無所從順而之死與生同用

是故不疑於死而於死中亦不見生夫生不見生死不見死生不見死死不見生見且不存我將誰立聞以死生不與之爲得失期以朝夕寧執之爲短長則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非其人不知耳夫道無可聞聞卽非道聞無可道道卽是聞世果有求之積歲而得之一朝者乎當其得之有求卽妄當其聞之有得俱非全體是道尚無得聞之人一聞卽死誰生夕可之見無可死之見卽無能死之人無所死之人豈有能生之法彼非生生亦非死死彼非生死亦非死生生死俱死無生死者故同現於天地獨行於古今而無

所異焉夫無所異則與盡天下無一人生無一人死
者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則朝聞道夕死可矣亦非
其人所宜知而其人未之或知也
一聞即死誰生夕可之見盡大地人還有命根麼

子貢曰我不欲人節

無我而後可以及人聖人爲賢者勉焉蓋既有不欲
於我安得無加於人夫子不欲子貢之易言之也直
曰非爾所及亦宜反已而求矣且窮理之患莫大於
有我麤者索諸千秋爭讓之跡而精者察諸一心順
逆之幾故聖人不敢易言及人猶不敢輕言克已耳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豈非行恕之道哉子貢聞之欣
然有得也謂知我之不欲而識人之不欲固推諸已
而有餘欲人之無加即爲我之無加亦推之人而無
不足斯不在涉事之繁而在操理之簡子貢固善用
其心矣乃夫子若重抑之以爲非爾所及何也夫言
理者虛而易明言事者實而難辨辨之不精皆由於
明之不盡又烏可離言事而易言理乎且天下之不
能有已而無人有益而無損者勢也今有事於此不
加諸我則必加諸人不損於人則必損於我人一旦
而加賜其受之歟不受之歟受則無如此加我之理

甚逆也不受則無如此加人之勢甚順也賜其加之
歟不加之歟賜將曰我所不欲者我則受之人所不
欲者我不加之是賜之理所及也今有理於此不欲
而不受則安不欲而受則不安不欲而不受則不安
不欲而受則安賜一旦而受此其分之歟不分之歟
分之則順於已之理逆於已之事將搆鬬而不寧不
分之則順於理之事逆於事之理復調停而未洽賜
其聽之歟不聽之歟賜將曰我不欲加者受而不知
我欲不加者行而不有非賜之事所及也夫既曰我
不欲人之加諸我矣安能受而不知不能受而不知
亦安能行而不有哉賜盡反其本矣聖人之學本於
無我無我則無欲凡見有不欲之事皆欲之所生也
無我則無人凡見有所加之人皆我之所成也在易
之益曰損上益下曰益既損上矣總名之曰益而不
及損所以示無損也既不及損亦不言上下所以示
無上也夫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豈
非以無我哉

舜有臣五　全

今夫放伐之事聖人多微詞其爲天下後世人心計
至深遠也天下大利也利之所在亂之所繇生故爲

君而謂之有天下則已非至德之世矣若夫爲臣而有天下則必以亂天下之罪與其君而以治天下之才自與聖人非惡夫治天下也惡夫以治天下爲有天下之藉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此治天下而非有天下者也天下之治已定舜未嘗獨見其才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此治天下而亦有天下者也天下之亂已易武王亦遂有慚於德雖然豈特有慚於德而已乎唐虞之際亂在天地殷周之變亂在一夫亂在天地者五人定之而有餘亂在一夫者十人易之而不足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徒以其有婦人也婦人之得與九人竝列何也牝雞無晨殷王受惟婦言是聽妲己之罪定矣定妲己之罪而推邑姜之才邑姜之才不章則妲己之罪不著周之才周才之所以盛如斯而已矣武王之德其尚忍言哉且妲己之罪著而受之亂天下始明受之亂天下明而武王之有天下始正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嗚呼天下者殷之天下也其孰敢分之而孰敢有之殷王受者武王之君也以臣事君其孰敢以爲德今也取其君之天下而分之而有之又以不速滅其君爲己德周之德周德之所以至如斯而已矣武王之心其又忍言哉是故孔子之意甚惡夫有有天下之心也治天下而非有天下則德至而才亦至唐與虞豈分天下之流哉治天下而亦有天下則才難而德亦難殷與周皆爲亂天下之首采薇之歌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孔子之微詞其猶夷齊之大義歟他日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有天下而未始有之與未始有天下而先有之其相去豈直倍蓰十百而已哉然則武王自以爲亂臣其亦爲天下後世人心計深遠者哉

甚矣吾衰　節

夫生老病死非聖人之所免也是故聖人有衰相雖然生而非生老而非老病而非病死而非死齒髮日荒而神明日茂是故聖人無衰相聖人無衰相而孔子自以爲衰且以不復夢見周公見其衰何也夫以不夢周公爲衰則以夢周公爲不衰也夢而見周公爲不衰則醒而不見周公亦爲衰也醒後之周公何所見而去夢中之周公何所聞而來若謂周公來孔子之所是誣周公若謂孔子往周公之所是誣孔子夢中之孔子既聞所聞而去醒後之孔子又見所見而來則周公必待夢而來周公不出於非鬼孔子必

緣夢而往孔子不入於非人如以夢醒本無二致何不於醒後見周公如以生死本自殊途復何苦而生時見孔子乎是故夢周公者非周公也非周公則孔子妄乎曰妄當孔子之未衰用世之心日深求道之心日切世多一用皇帝王之事日勞道多一求天地人之理日隔以有妄思而有妄夢以有妄夢而有妄見以有能見之孔子遂有所夢之周公此心光所逼而成流於死生夢醒之内者也及孔子之既衰用世之心已竭求道之心已忘世無可用流行坎止而已乎道無可求饑食倦眠而已得以無妄思而無妄夢以無妄夢而無妄見旣無所見之周公幷無能夢之孔子此心光所銷而盡超乎死生夢醒之外者也然則夢者衰乎不夢者衰乎衰者是乎不衰者是乎孔子若曰吾非衰之甚不知前此之夢之甚也吾非不夢之久不知前此之夢之不可久也而人猶求孔子於夢中又使孔子求夢中於醒後至老死而猶展轉不已者是孔子至今夢未醒也噫

甚矣吾衰　節

今夫人醒而有見謂之覺覺亦非眞睡而有見謂之夢夢亦非幻夢有因於想者此想之餘也想之力用

不全而想之因緣不興夢有不因於想者此識之變也識之光明忽露而識之境界亦遂不同凡識之變有身入世界有世界入身有今人入古世界有古人入今世界有相知有不相知有相應有不相應不可謂非夢不可謂夢孔子夢見周公久矣或因想或不因想人知孔子夢見周公不知周公亦夢見孔子何也孔子與周公皆無如此愛天下之心何也孔子不夢見周公亦久矣或不想故不夢或想亦不夢人知孔子不夢見周公不知周公亦不夢見孔子何也周公與孔子皆無如此不自愛之天下何也天下不自愛聖人憂之孔子欲乞靈周公周公欲藉手孔子聖人憂天下天下愈不愛之孔子無以答周公之藉手周公無以答孔子之乞靈則孔子尚欲復夢周公而周公已不忍復見孔子不惟孔子衰周公亦衰矣周公見孔子之衰孔子不見周公之衰兩聖人者相念而無以相救而周之天下之衰益不可以復爲嗚呼孔子豈能以悠悠一夢付之長太息而遂已哉

前說似虛今說似實且道是同是別夢見若妄不夢見亦妄不夢見若眞夢見亦眞去此二途周公孔子在什麼處衆起第六辨

予畏於匡　仝

大道自顯示於天地之間而人不能自得於形器之表是故藉文而始傳則文者道之命聖人者文之命也匡人而欲害孔子是欲於殺天下萬世之人喪天下萬世之文也世無一生不死之人而必無一日可喪之文孔子有渙然自信者而慨然歎曰嗚呼予之生也豈徒生哉文王旣歿其文待予以繼後死者未生其文待予而開莫爲之繼旣歿者遂亡莫爲之開後死者遂荒則予之死也亦豈可徒死哉文王未嘗不死其可以死者有文在也有文在而有予以任之

則文王始爲不徒死予亦未嘗不死其不可以死者有文在也有文在而無予以任之則後死者皆爲徒生何也後死者固不可不與於斯文也後死者得與於斯文大道晦而還明人心邪而還正天地失而還位萬物絕而還育此後死者之責也是予之責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大道從茲不明人心從茲不正天地從茲不位萬物從茲不育此予之責也亦天之責也夫予有斯文之責則天亦有監觀而左右之責文以予爲命道以文爲命天以道爲命文王以予爲命予以後死者爲命後死者以得與於斯文爲命則天之將喪斯文也天非負此後死者耶文王不忍負此後死者以負予予不忍負此後死者以負文王天亦必不忍負此後死者以負予與文王幷負斯文而因以自負則天之未喪斯文斷如也匡人其如予何哉

顏淵喟然　仝

昔顏淵死孔子哭之慟旣而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夫學道而至於能止豈非千萬人而不一覯者乎今觀其喟然一歎不特孔子惜之吾亦惜之矣夫曰仰之彌高是其仰之未能止也夫曰鑽之彌

堅是其鑽之未能止也夫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其瞻之未能止也夫仰之鑽之瞻之者何人而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者何物哉道非可求而求之於其道心無可用而用之於其心憧憧而不知止者才未竭也聖人之教人也如治水因其勢而利導之以爲道之所忌而人之所不忍自割者莫盛乎才未用而奪之而人皆疑未疑而奪之而人皆懼故博之以文以窮其未約之以禮以反其未窮以致其反反以致其疑疑以致其奪而未嘗以語人循循然而敎之而人亦循循然而學之則以爲心有可用而道有可求而

已矣顏淵曰嗟乎此夫子之善誘人也夫誘人者豈實有以與人而爲人誘者豈實有所得於人哉逮其無所得而始知道非可求而心無可用也則不如其罷也然而不欲罷者固無如此未竭之才何也且欲罷而不能者又無如此既竭之才何也夫本體忽露而所見未亡其始也皇乎其有失而今也渙乎其有得則如有所立者何物而見其如有所立者又何人哉故卓爾者猶之乎高堅前後之餘相也欲從者猶之乎仰之鑽之瞻之之餘想也夫顏淵豈不欲罷也哉豈不知其從之而末由也哉知道之非可求而不

能即不求以爲道知心之無可用而不能即不用以爲心此特少分未斷耳行百里者半九十里少分之難斷亦無異乎多分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以知其未能止也而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以知其將止也嗚呼將止而未能止而遂欸則千聖之所同惜而況於孔子乎是故學者知求道難求道矣能得師難得師矣能自見難自見矣善用其心難善用其心矣忘見難忘見矣亦無忘見難大智用已發而時不我與此君子所以自求多福歟

子在川上　節

聖人觀於逝川而得不逝之川焉夫川無不逝而此不舍晝夜者至今未嘗逝也故聖人與人同觀而不與人同見也蓋有天地以來即有此川過者貿然觀者茫然言者泛然人與川各不相知而舉世盡是矣子在川上則豈忍負此川哉夫川以逝爲體者也晝如斯而逝欲留之於夜不能夜如斯而逝欲留之於晝不可晝不即夜夜不即晝適乎晝夜者不即晝夜乃至一刻之間千波競湧了無可取舉皆是逝無非逝者豈有所作而致耶川又以不逝爲用者也古即此晝夜而逝者無變於古今亦此晝夜而逝者無變

於今晝不離夜夜不離晝別乎晝夜者不離晝夜乃至萬世而上一波未起了無可尋舉皆非逝又無非逝者豈有能見而知耶故求不逝者於逝者之中不得求不逝者於逝者之外亦不得此不逝者之可見者也指逝者以爲逝逝者不受指逝者以爲不逝逝者亦不受此逝者之不可知者也以逝者之不可知爲不逝者之可見還以不逝者之不可見爲逝者之可知逝即不逝何必重言不逝不逝非逝不妨正言不舍然則逝無斷相當其不斷亦無續相逝無異相當其不異亦無同相逝無往相當其不往亦無住相

逝無實相當其不實亦無虛相一物如斯一切物如斯一事如斯一切事如斯一理如斯一切理如斯子之不忍負此川也豈忍負此心哉

克己復禮　仝

蓋自仁與禮之說不明而孔子之道遂爲天下裂矣夫孔子之所謂仁與孟子之所謂仁一全而一偏也孟子之仁與義爲對孔子之仁不與義爲對者也孔子之所謂禮與老子之所謂禮一本而一末也老子之禮與儀爲類孔子之禮不與儀爲類者也夫己之所自始者爲仁而反其所自始者爲禮則仁也者己

而已矣禮也者由己而已矣豈可以他求哉雖然己有二其一則己之不能轉者也不能轉則己非天下天下非己動而得礙而不可以自由此謂由人之己其一則己之能轉者也能轉則己卽天下天下卽己無礙而動而不至于由人此謂由己之己夫由己之己由人之己豈有二己哉使有人焉知由己之己與由人之己本無二己也則隨其所視隨其所聽隨其所言隨其所動無往而非己無往而非禮無往而非仁亦何所用其克何所得其復何所見其歸哉惟其不能一於己於是不得不克其一己夫克其由人之

己以復其由己之禮則或疑其事近於難而功需於久者非也克己卽復初無漸次復禮卽仁亦無湊泊一日克復卽天下歸更無等待何者由己之己與由人之己原無二己也一轉焉而已矣然則爲仁者莫先於識己乎何謂己視聽言動者是也夫由己之己此視聽言動也由人之己亦此視聽言動也然而一則由己一則由人者此非其己異而其目異也不識己者境至而心移情生而性隔則雖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皆由于己而皆非己也蓋逐於人而流矣識己者體無而用有照立而功亡則雖所視所聽所言所

動皆因於人而皆非人也蓋如其己而止矣如其己而止則天下與己同歸逐於人而流則己與天下俱往是故由人者非己非己者非禮吾所以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豈絕其視聽言動哉絕其非禮者而已矣則吾所以克己者豈絕其由己之己哉絕其由人者而已矣夫由人者之視聽言動與由己者之視聽言動亦非有二視二聽二言二動也一轉焉而已矣嗚呼非顏淵亦安能相悅以解毅然請事而不疑哉

司馬牛憂曰　仝

君子之於兄弟不以一憂而遂已也夫謂四海之内

皆吾兄弟而一室之兄弟聽其有無此固不敬之大者故司馬氏之於兄弟憂之誠是也其所以解憂則非也彼於人之兄弟則信其有巳之兄弟則信其無是置兄弟於不可奈何付之一憂而已亦可置之不憂而遂巳也夫天下豈有不可化之人哉天下即有不可化之人君子常自引爲不能化之罪則四海之內皆吾所當化者長於吾者無非吾兄敢不敬乎幼於吾者無非吾弟敢不恭乎或有自絕於吾而吾之起敬起恭不敢有一人之或懈則君子方以憂兄弟之一念推而放諸四海而準豈僅吾家之切切哉然

則子夏氏之意以爲人之死生可聽於命人之富貴可聽於天惟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不可不聽於巳此固操其必得之數以解吾一世之憂而無可或巳者也夫天下豈有至誠而不動哉天下即有不動之物君子必自盡其能動之心則兄弟之間乃吾所先動者四海吾敬而失在門內不可謂敬四海吾恭而無禮在門內之人不可謂恭吾不終棄其兄弟則兄弟之亦恭亦敬不忍有一體之或分則君子方以憂四海之全力合而歸之兄弟而順而又豈僅吾念之參參哉

司馬牛憂曰　全

今夫有天地即不能無人有人即不能無相與相爲然則生民之初皆朋友之交也自欲貪起而始有夫婦則有父子有兄弟自盜貪起而始有君臣五倫之序君臣爲最後而今之序五倫者以君臣爲最先亦其勢然也是故君臣者義之最大者也父子者恩之最重者也夫婦者情之最深者也至於兄弟則與朋友之交相近矣以其同姓遂名爲兄弟以其各姓遂名爲朋友而實有不能自主與能自主之分其不能自主者有無多寡之數智愚賢不肖之量其在兄弟

不擇而處不可推而遠之也其在朋友可擇而處亦可以引而近之譬之問死生則曰有命在問富貴則曰有天在而問敬恭則曰有君子在此能自主者也敬即無失恭即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即朋友之交子夏所以爲司馬牛寬者豈有激而云哉生民之初始於朋友順而生至於君臣生民之後始於君臣逆而還至於朋友亦其理然也故三代以上道統歸於君降而及於相三代以下道統歸於師此可以知朋友之交之爲世界成始成終之驗也天人之中五倫有具有不具人中只五倫者惟三洲耳北洲無君臣

天中具五倫者惟欲界且色界無夫婦無父子兄弟猶有大梵天爲之君梵輔爲臣梵衆爲民也自二禪以上則朋友而已矣而不立朋友之名皆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由此觀之有極於君臣又極於君臣之所有無極於朋友亦極於朋友之所無則三界勝劣之差别不可以畧見耶

予欲無言　全

且夫至道之極非語默之所能載也學者之患當其有言而遂以爲語當其無言而遂以爲默往往轉於語嘿之中而不能超於有無之外則其去道也遠矣

孔子曰予欲無言豈不言也哉無言則無言言亦無言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言自無耳豈待無而後無言哉無言即言言即無言也終日言與予之無言者不相似終日不言亦與予之無言不相似予自無言耳豈待欲無言而後無言哉孔子蓋爲子貢言之也而不虞子貢之以無言爲不言也夫聖人猶天也天無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而四時亦無行百物亦無生而四時未嘗不行百物未嘗不生也且人亦將指何者而謂之天哉以四時爲天耶既已有四時矣烏得謂之天以百物爲天耶既已有百物

矣烏得謂之天以四時行百物生爲天耶四時既已有行百物既已有生矣烏得謂之天以四時行百物生之外别有天耶昭昭者明冥冥者暗蒼蒼者色曠曠者空色空明暗相傾相奪各當其名各居其位皆未離乎四時百物而烏得謂之天哉夫天且不可得而况於言乎無言之非不言也不言與言相待者也有言者而後有不言有不言者而後有言則一無不成也有言則有有言者有不言則有有不言者是兩有皆立也一無不成而兩有皆立而何以謂之無言哉是故以無言爲不言者未有不以言爲言者也以

言爲言以行爲行以生爲生而以爲亦無行以爲亦無生則又將以爲實有不行以爲實有不生故終日遊于天之内而不見天終日侍於聖人之側而不見聖人也嗚呼天不可得聖人亦不可得此非有無之所能測而豈語嘿之所能求哉子貢他日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言而不可聞則無言之言固已如雷而如筳矣

道也者不　二節

且世之論中庸者則曰此復性之書也自我論之性故未嘗失也亦安用復哉然自不見性之人言之則

不可以無復之之說故爲之說曰以人合天以敎合性汝愼無離道噫道亦未嘗離也而安用合哉道也者率性之名耳自古自今自生自死自覺自夢無須臾而非性者則豈有須臾而非道者哉無須臾而非道則不但無別相可離亦更無同相可合也何也有別相可離則我外有道道外有我是二性也非道也有同相可合則我中有道道中有我是性二也亦非道也然而世之疑者有之矣曰道爲乎在我欲覩之而不能欲聞之而不得也而亦知其所不覩其所不聞者道歟則又有疑者曰其所不覩者道矣其所覩

者爲何物其所不聞者道矣其所聞者復爲何物且我既欲覩之而不能欲聞之而不得而又何所用其戒愼何所用其恐懼而亦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道歟夫曰莫見乎隱此以知其莫隱乎見也夫曰莫顯乎微此以知其莫微乎顯也是故其所不覩其所不聞者即其所覩其所聞者也其所覩其所聞者即其覩覩其聞聞者也見也顯也隱也微也無同相可合而豈有別相可離哉夫道也者率性之名耳性也者自古自今自生自死自夢自覺萬變而不遷獨立而無與偶夫獨立而無與偶者非離萬變而成獨立

也離萬變而成獨立則獨亦偶矣夫萬變而不遷者非合獨立而生萬變也合獨立而生萬變則變即遷矣是故君子於無可用戒愼之中而用戒愼於無可用恐懼之中而用恐懼皆不敢有所加于其所不覩其所不聞之外蓋愼夫獨之或流於同也而況使之或流於別乎夫至於是而後可以人合天以敎合性若夫天命之初則未嘗有此說也故曰中庸復性之書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　全

且中爲天下之大本和爲天下之達道則我與天地

萬物皆不能出於中和之外矣乃吾所以爲者書之宗者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何也性則渾然中和而已造情識用事而始有率與不率之殊於是中爲天命之所同而和爲修道者之所獨夫均一喜怒哀樂也中節者謂之喜怒哀樂不中節者亦不可謂之非喜怒哀樂也此同出而殊塗耳而世或因其殊塗以致疑於所出之或異吾故舍和而言中且繫之以庸所以從同而尊性也今夫世所號爲不同若黑白水火之不相入者豈非君子小人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豈非事之必至而勢之不可復挽者哉雖

然君子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小人反中庸小人之中庸也吾以是知中庸者君子小人之所公有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吾以是知時中與無忌憚者君子小人之所私分也夫公有而私分之則皆中庸之過哉指春秋冬夏以爲天天各有中必不能於春秋冬夏之外別有所謂不春不秋不冬不夏者爲天之中也指東西南北以爲地地各有中必不能於東西南北之外別有所謂不東不西不南不北者爲地之中也指喜怒哀樂以爲萬物物各有中必不能於喜怒哀樂之外別

有所謂不喜不怒不哀不樂者爲萬物之中也繇此觀之則君子無時而不中無時而不中而君子復何所爲哉知而順之行而安之而已矣小人者不然恃其智巧材力而畔然欲有以反之離於春秋冬夏以自爲天則以爲我得不春不秋不冬不夏而不知其日在春秋冬夏之中也離於東西南北以自爲地則以爲我得不東不西不南不北而不知其日在東西南北之中也離於喜怒哀樂以自爲物則以爲我得不喜不怒不哀不樂而不知其日在喜怒哀樂之中也繇此爲之勞而無功狂惑而不止則小人亦何能

爲哉適足以見其無忌憚而已矣夫生殺皆君也已受其生殺而曰我非君之所治教養皆父也已受其教養而曰我非父之所成則豈不謂之無忌憚歟悲夫世知中庸之爲中庸也而豈知反中庸者之亦爲中庸哉夫中庸何物反中庸者復何物使小人一旦豁然而識之然後知智巧材力之果無可恃也則雖求一中庸以安且順之而猶不可得況敢於反之乎惟其不知而於無所分別之中庸無故而獨爲小人因之以其推君子則亦小人之過也吾故明著其說使學者知所息心焉

我向來做御小人如今幷不是君子

自誠明謂　一節

今夫中庸一書誠明兩言而盡矣雖然不可以不辨也夫天命之初渾然一誠而明之用具焉以其始于誠而用明故曰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以後湛然一明而誠之體歸焉以其用明而終於誠故曰自明誠謂之教也既曰自誠明又曰誠則明矣一似乎誠之不患不明者以爲吾有誠而明自具又何待乎用其明哉此無爲之學也然而君子不敢恃也既曰自明誠又曰明則誠矣一似乎明之不患不誠者以爲吾

有明而誠自歸又何待乎體其誠哉此有爲之學也然而君子不敢任也君子之不敢恃無爲而亦不敢任有爲者何也今以爲誠則明矣則亦有誠而不明者乎曰有之夫婦之愚不肖者是也夫夫婦之誠與聖人之誠無二誠也然而一以聖一不免於愚不肖此能用明與不能用明之分也今以爲明則誠矣則亦有明而不誠者乎曰有之素隱行恠者是也夫隱恠之明與聖者之明無二明也然而一以聖一則流於隱恠此能體誠與不能體誠之分也是故君子不恃無爲不任有爲而愼於用明而親於體誠而已矣

且夫誠而不明其害不止於不明也將并其誠而失之誠固未嘗失也然以不明之故使誠者皆化爲迷誠則害之中於性者也明而不誠其害不止於不誠也將并其明而失之明亦未嘗失也然以不誠之故使明者皆化爲妄明則害之中於教者也夫害之中于性者其救之也易而害之中於教者其救之也難然則君子之用明也不敢不愼而體誠也不敢不親亦所以云救也嘗試以吾法例之誠者其本覺也明則其始覺也本覺生始覺而果然則其始覺始覺成本覺而果然冥其始覺夫旣已用始覺而又欲冥之

者蓋其愼也故曰敎不出於性者君子不立道不還於性者君子不行中庸之指始於誠終於誠而已矣蓋其親也

仲尼祖述　全

指聖性之全用而潑明天地之所以大焉夫性無不全天地非大有所以爲大者非仲尼孰能擧之子思若曰人非有凡聖性非有偏全失其同具之初而遂至於相絶者見異故也見異則失一失一則異亦不生見一亦失異失異則一又不成其於修道也遠矣故修道者不可以不見性今夫性前之無古後之無

今擧之無上按之無下而亘古今盈上下無能出乎性之外此性之大也今夫仲尼古非堯舜時祖述之今非文武時憲章之上非天時時則律之下非水土時則襲之而亘古今盈上下無能入乎仲尼之中此仲尼之大也譬如天地重濁不墜悉持悉載誰爲之擎輕淸不崩悉覆悉幬誰爲之承譬如四時五行相制不相陵奪有錯其行誰爲之合譬如日月二氣相爭還相爲生以代爲明誰爲之分猶者爲物物物並育害不相害各安其情誰爲之平精者爲道道道並行悖不相悖各歸其根誰爲之循吾無以名之强名

曰德如川斯流流亦不去流者非川小德無小如化斯敎敎亦不住敎者非化大德無大而亘古今盈上下亦無能出天地之外入天地之中此天地之大也天地一物也吾與仲尼與人與物皆物也物不出天地之外天地亦不出物之外天地不入物之中物亦不入天地之中故天地非大有所以爲大者非天非地非四時非日月非物非道非大小德而卽天卽地卽四時卽日月卽物卽道卽大小德譬如仲尼非堯非舜非文武非天時非水土而卽堯卽舜卽文武卽天時卽水土亘古今盈上下亦出乎其外亦入乎其

中亦無能出乎其外入乎其中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亦仲尼之所以爲大也亦吾與人與物之所以爲大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夫仲尼聖之時者而已矣修道而不見性見異則異性見一亦異性其於率性也遠矣

王好戰

夫梁之民則誠少矣雖然一梁之民而六大於梁者起而殺之卽安得不少哉夫鄰敵忌王日以戰少王之民而王又好之以自少其民其所以少之不一端皆由於戰大戰敗則人費十年生而不息也勝亦財費二年聚而不酬也此少民者也奪於戰而急財於是厚斂厚斂少民者也奪於財而急法於是峻刑峻刑少民者也大兵之後結爲水旱少民者也奇荒之際蒸爲疫癘少民者也一民之生而王與天交殺之此豈天哉王所言救荒之流而所行致荒之源然則王所取者生民之名而所持殺民之實也以云盡心其誰信之雖然王好戰不得不盡心於戰盡心於戰不得不盡心於所以戰彼民者所以戰者也河內河東皆戰地也其民皆戰士也饑者飽之病者起之皆戰術也幼者使壯壯者使力皆戰具也王不自殺其

民民奚以殺天下之民王不盡心於民奚以殺其民民之於雞豚也時其食而飼之曰無以爲彼饑也彼而有知必曰汝非以爲我饑也蓋以爲汝飽也故當其時而飼之而雞豚已死矣王而知戰而後知有民也嗚呼古之君以生道殺民今之君以殺道生民寧待戰哉移民移粟之念方生而梁之民肝腦塗地遊魂於秦齊楚趙之郊矣

知我者其　二句

且夫以天子之事而寄之春秋孔子豈得已乎以非常之人遇非常之亂則見詔常道之所不得而治也

故以僭止僭以亂止亂欲立天下之功而先冒天下之罪凡以爲天下而不私其身是故天下無知孔子者孔子之所懼也天下有知孔子而無罪孔子者孔子之所尤懼也何也周天子不能正天下孔子起而正之孔子之功著而周天子之罪亦著矣孔子之心安乎孔子之心不安而孔子斷然爲之者蓋以爲天下而立天子則其義不得輕天下而重天子也天子能正天下而後天子不得罪於天下使周天子不得罪於天下而孔子得罪於周天子孔子之心安矣故孔子者有功於天下而有罪於周天子者也有功於

天下天下能知之有罪於周天子周天子亦不能罪之孔子之懼何時而釋乎是故一歸之於春秋春秋之方作也孔子置其身於春秋之外不敢以已與之春秋之旣作也孔子置其身於春秋之内不敢以已逃之夫筆則筆削則削天下人不敢與而孔子獨與之是孔子私春秋也賞則賞罰則罰天下人不敢逃而孔子獨逃之是春秋私孔子也孔子私春秋春秋復私孔子則僭不足以止僭亂不足以止亂而豈可以爲天子之事哉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一以春秋之義臨之則孔子亦自

處于列國君臣之後以聽周天子之賞罰而已矣天子若曰丘也是代余一人正天下者也以正天下者爲孔子之功而卽以代余一人者爲孔子之罪孔子且無所逃於天子之法而天下之人又何所逃耶夫使孔子無所逃於天子之法則春秋之義全而孔子之心始安矣非春秋其孰能知之嗚呼武王之伐紂也太公周公知之伯夷叔齊罪之有知之者而君道以明有罪之者而臣道以正合數聖人之心力分任一君臣以各相救如此也孔子作春秋而天下無知孔子者亦無罪孔子者故聖人之過未有如孔子之

竊者也然而爲春秋之學者且曰孔子素王左丘明素臣以相矜耀而號爲知孔子其孔子之罪人也夫

西子蒙不潔　仝

人嚴於西子天寬於惡人蓋善善欲其長惡惡欲其短者天之道也西子蒙不潔豈西子之所本有哉如西子者以蒙不潔爲快愛西子者亦以蒙不潔爲諱不知西子者遂以蒙不潔爲常西子從此無怨詞矣夫人情尙嚴則掩鼻而過之亡足怪者使有人焉稍一通善善之懷以爲此故昔日之西子也蒙不潔者非西子所本有則西子非蒙不潔者所本無奈何以

本無棄其本有哉雖有惡人齋戒沐浴豈惡人之所本無哉惡惡人者追論前此之不善疑惡人者遂斷後此之不終輕惡人者併謂卽此之不足據惡人自此無出路矣然天道尚寬則可以事上帝亡足疑者使有人焉稍一平惡惡之氣以爲此非昔日之惡人也齋戒沐浴者非惡人所本無惡人者又非齋戒沐浴所本有奈何以本無苛其本有哉是故人情與天道常不相蒙也人之情善善短惡惡長西子蒙不潔不念西子惡人齋戒沐浴則又念惡人天之道善善長惡惡短惡人齋戒沐浴卽不念惡人西子蒙不潔

又念西子夫至於可以事上帝而不可以交下民則人之途窮而天之門闢矣嗚呼此聖人所以奉天道而作春秋者歟

盡其心者　仝

夫儒者之學則莫尚於知性矣顧世之言性者常墮於空子思憂之而實之以天命乃世之言天命者復淫於有故離於天命以言性與離於性以言天命皆謂之不知性也夫繇子思之言則天命與性一而言之也而今之人析性與天命而爲二且析天與性命而爲三何也以其離於性而言之也故其言天也雜乎帝與鬼神其言命也雜乎神與精氣於是淺之有事天之文而淺之有立命之術其流也奔走於巫祝禱祠方技制煉以爲吾之於身也盡心焉耳巳豈非矯誣之尤甚者哉夫古之人所爲終日乾乾務盡其心者不敢一晷心於吾性之外也性者天與人同根涉炏與生而無可變夫天與人同根則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皆吾性本有之用而未嘗勞涉炏與生而無可變則出入幽明綿亘今古皆吾性本無之體而未嘗動豈區區於夭壽之間乎夭壽不貳豈區區於禍福得喪之間乎故吾所謂天非帝與鬼神也存心養

性而事天之道巳盡矣吾所謂命非神與精氣也修身而立命之道巳盡矣何也不離乎性而言之故其所以盡心者約而易操而其所爲知天者至精而不雜也彼巫祝禱祠瀆而成亂方技制煉惑而生妖勞苦積於丘山無以當斯道之毫末而敗俗喪德抑又甚焉豈非不知性之禍哉故子思曰天命之謂性而吾曰性之謂天命知天命之謂性而性始不墮於空知性之謂天命而天命始不淫於有噫此孟子所爲自任而繼尼山之絕學者歟

盡其心者　仝

蓋嘗觀之世之人所最畏者莫如天所最憂者莫如命所最愛者莫如身所最恃者莫如心於是舉世之人無有能知性者矣故心者性之賊也不盡其賊則主不安不盡其心則性不現何謂性心之盡處是也此心旣盡則無性以現無性以現亦無心可盡無心可盡安得有心可用耶然而世之人迷於性以用其心且用其心於事天用其心於立命者彼不見性止見有心并不見心止見有身有身則有天有壽夭壽夭之中所報萬殊不知身之所從來而疑其有命不知命之所從來而疑其有天終身用其心終身迷其性

故身者又心之賊也夫身非他卽吾未盡之心迷於性而生者天與命亦非他卽吾未盡之心挾於身而見而豈實有哉是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欲修其身不可不盡其心欲盡其心不可不知其性何謂知性知無性是也性旣無性於何有心心亦無心於何有身身復無身於何有命命本無命而於何有天哉知天之無天而後謂之知天矣然而世之人方且畏天而憂命者彼固不能不致疑於無身之身無心之心無性之性也且以爲旣無心矣所存何物旣無性矣所養何物旣無身矣所修何物而不知無心卽存無存卽心無性卽養無養卽性無身卽修無修卽身究而言之無天卽事無事卽天無命卽立無立卽命如是而盡心如是而知性如是而知天盈天地亘古今祇一無性之性亦無無性可知安得無心可盡耶

好名之人　節

今且有一人焉能輕千乘之國而見色於簞食豆羮不亦兩事如兩人哉孟子曰此一人也何也以其爲好名之人也彼以其人爲能成我名之人也者則千乘之國始輕彼以其人爲非能成我名之人也者則簞食豆羮亦重不亦兩事惟一心哉惟一心則亦惟

一事矣悲夫世固未有重人而輕物者也今以讓千乘之國爲輕千乘之國非也我重其人卽不敢以輕物與之是故以千乘之國爲希有之物以讓千乘之國爲希有之事以能讓千乘之國爲希有之人而後起而取此名也則非以重人而輕其物蓋以重物而重其人也夫以重人而輕其物何怪乎以輕人而重其物乎以重物而重其人何怪乎以輕物而輕其人乎苟非其人則或不足以當我之簞食豆羮者也抑或僅足以當我之簞食豆羮者也夫人而至於不足以當簞食豆羮則拒之而失色見人而僅足以當簞

食豆羹則予之而得色見予之不足以爲名而不相下之色見拒之不足以爲罪而不相關之色見悲夫世眞未有重人而輕物者也置一人於彼置一簞食豆羹於此我操其權衡而爲之比輕於毫釐豈非重物之甚者歟置一人於彼置一千乘之國於此我操其權衡而爲之絜重於山嶽豈非輕人之甚者歟然則讓千乘之國者彼其人不足以當此千乘之國則不讓彼不足以成我讓國之名則不讓我不讓之而彼不能奪則不讓我讓之而彼不能辭則亦不讓蓋千乘之重化而爲簞食豆羹之輕若斯其難也而一

以爲非其人則簞食豆羹之輕化而爲千乘之重直反掌之易悲夫簞食豆羹化而爲千乘之國人必笑之而不知千乘之國化而爲簞食豆羹者之同一笑尚可謂之知類歟繇此觀之以重千乘之國爲重其人則輕千乘之國亦爲輕其人也讓千乘之國者爲輕其人則受千乘之國者亦爲輕其已也天下果有重於物之人果有不重於人之物乎悲夫悲夫古之至人所爲顚倒以成平等者必有道矣

徧行堂集文之十九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理　古習　編

雜志論

曹溪通志新舊凡例折衷

曹溪通志憨大師列爲十品雪公謂其非志體似矣嘗試論之司馬遷作史記有本紀有世家有年表有書有列傳後之史官因之以志較史蓋具體而微以曹溪志較郡邑志亦具體而微也郡邑志有志輿地者即山川形勢品也有志宮室者即建制規模與輿

廢沿革品也有志財賦者即香火供奉與常住庫藏品也有志官師者即清規典職品也有志人物者即傳燈人物品也有志藝文者即品題詞翰品也惟道脉源流及王臣外護則法門所獨然道脉一品猶之世典志理學儒臣相傳一派王臣外護大抵可收藝文中是憨師未嘗有一品不合於志體也然憨師亦自謂雖非志體頗符經義蓋憨師以品字爲佛經所稱而以義相貫亦非世志所有恐爲學士家簡點耳使當日不用品字以山川形勢等品稱山川形勢等志并無依壇經作十品之說無論雪公不得而議之

即學士家亦不得而譏之矣品之爲解不過部帙名位等之異稱如史記八書有天官律曆禮樂平準等此作十品有山川建制道脉傳燈等彼不失史體此遂失志體耶又官有九品魏晉銓敘亦有九品彼不失序爵序賢之體此遂失序事之體耶司馬遷作史記朱熹作綱目其體不同皆自謂依春秋而作以佛法中人載佛法之筆獨不可依壇經而作志耶然憨師無端爲教乘習氣所轉雪公無端又爲舊志字句所碍總不細考以立名之異而遂謂立體之非譬如律中本無毀犯人自疑有毀犯而不通律儀者遂證

成其毀犯交失之矣今就其新舊志中所刪所增據理折衷辨其是與不是雪公有三是如興廢沿革併入建制規模一是也增入繼席宗匠二是也表章憨師中興曹溪一段因緣三是也然後辨其不是者一云得法弟子但以南嶽青原附傳殊失通志本義今悉依名數次第臚列庶知祖師門下得人之盛此則半是半不是按憨師傳燈人物品自六祖傳後一青原二南嶽三永嘉各有傳其次則智隍法海法達智通智常志道志誠智徹神會列名列地法珍法如方辯列名且云四十三人皆有悟道機緣具載壇經

及景德傳燈錄則憨師未嘗削去諸弟子特以青原南嶽爲五宗所自出故傳之而永嘉從維摩楞嚴等經悟入可以消宗教兩岐之爭故幷傳之耳雪公能增入崛多三藏等足四十三人之數不可謂無功然四十三人之數舊志已及之雪公但可云推憨師之意而詳之不可竟抹煞憨師詆其失通志本義攘爲已有也且智隍等名舊志附之傳後今置之青原南嶽二傳之先亦未免輕重失倫矣

一繼席宗匠自宋天禧華律爲禪其奉勑差及轉運使牒住持者皆宗門之裔也僧家淡薄或無力梓行

語錄或有語錄而兵火之餘至於失傳或已傳而諸方以私意刪削移換幷失其名字或高潔之流無意於名雖有語錄而不梓者多矣故予嘗慨然以爲宗門之見於傳燈者徒有語耳而其人之眞僞已不可辨即如數百年後余襄公之文雪公不難變換其章句況於愛憎之心移張作李指有爲無何可勝數則諸無語錄可梓無氏里可傳者其間大有眞人不勝低回而憑弔也然語錄氏里即不可知而題名亦尚可考蘇文忠公作南華長老題名記已云自天禧至今明公已十一世後來稱長老至四十八代雪堂祖

瑩猶是淳祐十年勑差五十代古衲遵即元雲從龍爲作舍利記者終元之時皆承宋制至明始用都綱爲住持其出禮部劄付本府帖下多不識佛法之僧官而天下叢林從此大亂極壞故舊志清規典職品中列住持世代皆本於南華長老題名至七十二代桂庭昌下註都綱二字則春秋之筆已露於世道升降之際矣於是憨師爲之歎息曰今時稱住持非古之傳佛心宗代佛揚化者盖所謂應官長供士客耳然憨師所指者明之時耳若宋元之時天下叢林分爲三等禪寺請宗師律寺請戒師講寺請法師各居

其方丈各訓其徒衆不相雜亂況曹溪初奉勑差住持與京師諸刹等其間出轉運使牒亦與各郡邑禪寺相同斷不可云自唐迄今主斯席者僅十有五人也此雪公之說半是半不是者也

一佛法提綱當併入繼席宗匠內如傳燈人物敘六祖青原南嶽則一切語句皆附見其中此定法也憨師志傳燈人物不列法海等機緣此是疎漏處今當博查五燈所有諸師法語各作一小傳並載則法道既覺光揚而綱舉目張尤爲簡要然則不載法海等機緣憨師一半不是重列佛法提綱雪公一半不是

何也謂繼席宗匠別有佛法提綱豈六祖青原南嶽傳中無佛法提綱乎必不然矣況所載法語較之三傳不無水酪之殊又情面俱存綱宗安在恐亦未足以仰對諸祖於常寂光中也

一凡例云帝王制敕文章俱修同科不敢編入臣部者隆在三也雪公通於儒此自不刊之論然則君臣分部等級秩然禮明而義愈見矣及觀外護之上首載歷朝天子而平南王與公在焉平南雖爲王固清之臣也今於平南疏記不敢編入臣部徑躋於歷朝天子之內則所謂隆在三者不已自相矛盾乎或謂

凡例本云帝王平南亦王也夫帝王者原於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言皆曰有天下云爾自秦稱皇帝歷朝相承不改而一切諸侯王俱在臣位即史官所編俱入臣部故古今之制不同帝王之局亦異而君臣之分亘萬古而不易是之謂大一統是之謂隆在三今以非禮之恭尊平南恐平南喬梓亦有所不安且使人謂粵東當塗如督撫司道郡邑鑒定較正諸公皆不識君臣二字并不辨帝王二字可乎按憨師舊志曰今上至帝王宰官下及文人名士無論敕旨碑銘記頌法約條章及方之內外凡有一言一事

可以光揚此道關於法門興衰者總類爲一品目曰王臣外護此故吾法平等之義而勅旨紀載自然在先則尊卑等級未嘗不秩然也今多此一例便有許多干礙如着敝絮行荊棘中此又雪公全是全不是蓋於凡例中討了十分是故於志中討得十分不是若無凡例之是亦不見志中之不是也

一云檄諭等文詞不雅馴以及田畝供奉典職之屬另立卷末存山備考此體不然憨師多一常住庫藏品有一半不是雪公併削香火供奉又一半不是如謂土田供奉不當入志則郡邑諸志不當志財賦矣

王道先養而後教佛法亦先食輪而後法輪曹溪田土雖微亦王道之養佛法之食輪郡邑之財賦志也今新志猶載香火供奉不下十紙而獨不許列於志品豈可陰享其實而陽避其名耶

一曹溪典職不合清規宜雪公毅然欲削其籍然住持之人不同而住持之名不異譬如世間官師不以其人之不肖而去其題名故憨師以爲愛禮存羊也凡部劄府帖之流不能任道法則宜取其宜力道場者表而出之如論免翁源田租抵充蛋稅者超言等也論減丁者妙殷等也[illegible]除舖店匪人禁止畜養生

命盜伐樹木語語不忘憨師者積翦等也此雖承宰
官之力亦藉此等出身辨論具有撑持門戶之志至
從上捐貲修造諸僧散蕆建制及護法諸文中皆曹
溪職事若於職事之下標其名志其事使有以示鼓
舞則宣力於道場者從此興起不亦可乎然則竟削
典職之志無論於體不合卽於用亦疎又雪公之半
是半不是者也
一檄諭等文憨師載之自有深意故其言曰高明君
子自當深賞此品來者漸續亹亹無竆一字一言可
爲曹溪九鼎深有望焉今雪公謂之文不雅馴則大

都大寺內蛇兒年等敕何嘗有一字雅馴其存之者
固謂足以爲曹溪重也夫護法之分天子尊而宰官
親是故宰官所有禁約揭之志中則僧俗之不法者
旣知斂戢而後之司牧其地者追前人之遺範亦將
有興利除害彰善癉惡之思焉顧不足爲曹溪重歟
如欲取雅馴則節畧當事之明文而諸僧呈狀涉於
告訐者刪去之其誰曰不可此亦雪公半是半不是
處也
由此以觀凡例雪公是者三半是半不是者六全不
是者一是與不是旣已析衷請得以愚意論其當志

者一曰山川形勢二曰建制規模三曰道脉源流四
曰西天信具五曰常住土田六曰繼席宗匠七曰典
職宣勞八曰王臣外護九曰品題詞翰形勢則山川
無變古蹟長存矣建制自寶林及今平藩特地莊嚴
興廢沿革具焉道脉所在斷自曹溪六祖源則西方
一佛流則東土五宗傳燈人物無庸重出也曹溪之
所獨異於他道場者以達磨衣鉢故特立信具一志
累朝賜物悉載焉若憨師常住庫藏自可刪也夫律
中有三種物四種常住三種物者佛物法物僧物不
許互用是也四種常住者現前常住十方常住十方

現前常住常住常住是也前三常住惟是僧物後一
常住通攝三種今憨師庫藏品所載經像等類專屬
於祖供奉品所載土田等項專屬于僧於三種之義
宜分則庫藏不應獨稱常住於四種之義宜合則常
住亦應同載土田然而憨師列爲二品實有苦心寻
旣深知豈容無說故先志信具使祖物夐絕於常住
之上後志土田使僧物淸楚于常住之中也若繼席
宗匠各立小傳或載法語其無可考者謹存其人以
寄瞻仰蓋宋元之世繼席卽住持明之世有住持無
繼席明末及今之世繼席自繼席住持自住持不可

不知也典職自桂庭昌而下住持以及戶長堂主等著其功勞如前所論外護上自制勅下逮檄諭各以類從無論雅俗足鎮山門文孰大焉品題詞翰依古今爲先後一仍舊貫若汎然無涉於曹溪與夫毀謗之詞鄙陋之句自當選汰不獨爲山門洗穢亦爲作者藏拙此九者可以不稱品可以不必依經取其斷然足以爲曹溪通志而已其諸舊志之顯悞如腰石等新志之暗移如余靖法堂記等隨見隨拈一一改正其遠年無可考訂現在難以稽查者以俟後之博雅君子

山川形勢後論

道場之興一人一時一地三者一不合則不興此其主在人而志之名獨歸於地何也時不可見也人可見而不可留地則留而可見後之求道者因地而見其人因人而見時卽山川形勢必爲開宗明義第一矣曹溪形勢憨公論之至詳予可不論由智藥觀之以爲似西天寶林不至寶林誰知其似寶林者或云川之源相通山之脉相通是臆度之見耳此土勝流忽至西天觀寶林而曰似東土曹溪寶林亦安得起而爭之盡大地一形勢西天也東土也寶林與曹溪也各不相借不言相通自然不相通今謂衆生之性與佛不相通非矣倘謂六祖之性與佛相通豈遂是耶有邊將語予焉所從來有遠至三萬里者其外有西海天日晴美無絲風片雲則巳午二時可泛也西海外萬餘里有國其人狀貌語言起居服食悉如震旦予始疑之及讀山海大荒經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此其左證人似震旦則其山川亦宜似震旦曹溪之山川似寶林故其人亦似寶林然則側嶺橫峯一勺水一卷石不必恒似故曰敎家之談性形似宗門之談性神似六祖之於佛政以時似爲勝陳亞仙

言之矣此地生龍白象來脉祇可平天不可平地蓋稱性之言也起亞仙而使之平天故無下手之處天無平無不平是名可平地有平有不平是名不可平世未有夷嶽盈壑以見平者則亞仙非特爲曹溪言乃爲一切山川形勢言而人以爲曹溪所獨擅此猶之乎衆生之性與佛不相通六祖之性與佛相通之見也亞仙去今千年未有發其覆者予爲發之則智藥之于曹溪敎家之談性亞仙之於曹溪宗門之談性噫予幾爲亞仙之敎家矣

建置規模後論

慜公謂曹溪經畫非出一時一手故高下相因縱橫間錯而僧寮亦參差不一予嘗合新舊圖而觀之當六祖時所建寘皆不可攷然大雄殿與法堂分爲二區無容變也古之人重道故自重以其所親證與佛同則所說之法同所度之衆亦同鐘鼓樓翼然于法堂之前所爲重説法也禪堂選僧堂與蒙堂延壽合爲一區所爲重度生也大雄殿譬之宗廟惟瞻仰存焉亦云像法耳矣大善知識闡揚最上乘使一切衆生開示悟入於佛知見謂之正法眼住世今謂正法像法截然有一定之時非也六祖湮龍潭而造殿別

爲一區非有所簡於佛蓋重道以自重法當如是後之人信佛而不信僧於是詳於佛而畧於僧其竭誠締構可以言供養不可以言修行可以稱福田不可以稱續佛慧命可以護像法不可以護正法孔子不云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所託重在於善知識善知識所託重在于僧頂者大雄殿之前羅漢樓其後藏經閣與祖殿互易其址莊嚴偹矣獨於說法度生之地寘而不談非祖之意亦非佛之意嗚呼自非眞善知識不能發檀越之正信自非眞檀越不能護善知識之正法以共成此功德聚廓取達磨所以對梁

武者庤一省之予不能無望于後之王公大人矣若乃山林經畫與朝市不同佛殿法堂宜渙廣壯麗禪堂亦宜高大而爽塏坐臥經行有以各適餘僧寮即高下相因縱橫間錯故自無礙蓋貴其有丘壑之姿耳

道脉源流總論

道之有脉如人一身四大皮肉筋骨五藏六府其地也血其水也氣其火與風也疏通者生留滯者病絕者死衆生有病則不能無醫託于醫之精麤以分病之生死亦猶之乎水也大地之水掘之皆得而有得

水得泉之異得泉矣復有大小遠近之異源遠則流大源近則流小惟道亦然曹溪之道源自七佛流遍五宗智藥嘗其水而識之謂來自西天蓋其證也惠山之泉通于瓊海西蜀之水出于江右猶其小者從星宿見河源出地入地萬餘里而流合于東南之海猶其近者身毒之國絕流沙隔葱嶺勇猛精進經幾寒暑常不得至而脉之所通山川無間一身之踵頂非近四天下非遠則芥子不得小須彌盧不得大理如是事亦如是也六祖應懸讖而坐道場轉正法輪識脉治病號爲至神有非方書之所能盡者佛以一

大事因緣出現于世稱大醫王留其方書以治衆生之病亦有內外諸科備矣不善脉者往往以方書殺人而單傳直指之道如狄梁公腦後一針鼻端之贅應手而落此不可以言傳今其針現在善于脉理者見之不敢用而善于用者笑談之間病者起弱者强一呋而巳嗟夫人之鼻端有此一贅不得自由顧無有下腦後之針者佛于最後出此一針于西天而東土諸人鼻端之贅一時俱落非源流之脂通烏得此神驗乎後之得此針者其法皆出曹溪亦有針踵而愈頂針臂指而愈心腹之疾者矣吾東土針術大行

起西天之痼而佛之鼻端之贅亦應手而落非審穴之至親者不可以傳也予故志道脉溯源于佛濬流于青原南嶽合傳燈人物而爲一以曹溪爲脉統焉

西天信具總論

天下之所共無足以表天下之所共有曹溪衣鉢是也昔佛以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復以尋常所披袈裟與鉢授之俾其相傳表信自達磨至此五傳大鑒而衣鉢遂留鎮曹溪此天下叢林所共無也衆生福薄或生佛前或生佛後皆爲八難之一今如來滅三千年猶得見其尋常所用之衣鉢而頂戴之豈非吾儕之大幸歟世記云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沒而桮棬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曹溪衣鉢其爲如來口體之氣大矣不可以不特志或人獻疑曰大迦葉入雞足山持丈六伽黎以俟彌勒與此同異曰佛衣非一彼爲佛佛授手此則祖祖印心彼爲迦葉所持此爲迦葉所服亦云不同皆佛所授皆迦葉所受亦云不異也或曰師子尊者之衣試之烈火猶能五色相鮮今以如來之鉢爲一凡夫所碎何歟曰彼以斷疑故現通此以成信故不現通自曹溪之道大行潛符密證不可勝數而提寶印震雷音

亦徧宇內一闡提之疑不足以斷天下人之信千鈞之弩何必爲鼷鼠發機哉且夫教外別傳不貴戒定神通而大寂滅海即是不停起滅之性則夫以成壞而生異見者非信也故曰以天下之所共無表天下之所共有以天下之所共有遮天下之所共無志曹溪之衣鉢而曹溪之道見矣若夫累朝賜物具載於後則護法之典與法俱傳天子諸侯各有宗器以世相守也此非曹溪之守器歟

西天信具後論

曹溪之尊重而可敬者方辯所塑祖像俶詭而可愛

者龍蜺今俱失矣唐中宗神龍元年迎師勑是年九月謝師勑明正統十年賜大藏經勑有其文無其軸天后中宗各有水晶鉢宋眞宗之藏經供器明成化間王太后之珍珠履皆無復存蘇子瞻寄蘇伯固詩序云昨日夢伯固手執乳香嬰兒示予覺而思之乃南華賜物也此必天僖供器中物并其數亦不著憨山淸云三千年後覩如來之親傳五百歲中見帝王之崇奉予則併其名存而實亡者志之則名存而實亦存不可以重物而用輕心沒古人之功德聚也

常住土田志論

有土田而僧遂爲編戶是始之以供養而終之以蹂躪嗚呼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豈非如來神照百世之流禍而子孫不能恪守耶此故王臣憫其分衛之勞俾得以安居辦道非有過也使提持向上者方丈無虛席叅尋向上者禪堂無虛期行來者十方無虛到知僧事者一絲一粟無虛消王臣寧遽齒之編戶然無如此分房割據何也夫世間篤行猶有七世九世同居之盛奈何以旅泊三界之徒各私其所有乎按憨公舊志香火供奉品即瞻僧之資也中間一爲衆僧自置田不名常住一爲常住舊設香燈田再爲新

增香燈田俱入常住非常住與衆僧分彼此蓋衆僧與常住分彼此也然不能合之亦不敢謫言分之故別立常住庫藏品顯常住之名於庫藏而隱常住之名於香燈蓋不得已也憨公蒞曹溪八年心力俱盡而卒爲內孽所逐覩于後此之禍則前此修志之時安能合之安敢謫言分之其餘一爲撥出田猶奪之此僧以予彼僧也一乾沒田新會最多已爲勢豪侵占矣南番寄莊田全歸廨院皆不可問予問攷元時住持南華者常居廨院蓋合曹溪之田僅七十七頃餘而新南番乃一百十三頃餘一山林一城市不容

不擇便而居亦利風所扇也然使曹溪尚有此田卽內釁外患又當何等憨公存其籍而不論以爲不幸而失此田亦幸而失此田以免于新南番之編戶也然後終之以會計曰曹溪之爲田七十七頃有零爲糧二百二十三石有零衆僧自納一百七十五石有零常住四十八石有零而太平莊則頑佃欠租補鉢莊則豪民霸種其田僅二十一頃零已有十頃餘無所利焉卽衆僧千餘各食其田者亦未足爲糊口計蓋不啻大聲而疾呼也憨公修志在戊戌巳亥間住曹溪在庚子其捐貲復紫笋莊及禪堂香燈諸田皆

未載此後之修志者之責也予爲補入合爲常住土田志非與憨公立異葢曰顯常住之名于庫藏隱常住之名於香燈非常住與衆僧分彼此而衆僧與常住分彼此憨公不得已之義予固竊取之矣

常住土田後論

按香燈供奉品衆僧自置田與常住香燈分而爲二然憨公指背贖紫笋莊田并無盡菴太平莊新補田祖所入俱歸禪堂復稱禪堂常住香燈又似析而爲三葢祖殿施利之出內非十方所得問也憨公自有記新志載之余集中丞下有置田贍衆語予丙戌

至曹溪亦曾聞諸老僧皆所以嘉惠禪堂新志於供奉等一切刪去是食輪可以不轉復爲惡其害已而思去其籍者方便矣嗚呼憨公以清查盜賣祖田結願祖輩之怨倘前車之覆眞足爲後車之戒歟然因果較然吾輩宜順佛勑以導羣迷固不應付之悠悠也

繼席宗匠總論

曹溪道場自六祖歿而住持絕所謂極盛者難爲繼也按壇經付囑品祖將示滅召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爲一方師然則曹溪一席祖未嘗授人衣止不傳諸弟子莫能相尚其不忍儼然居祖之位行祖之令明矣其後數年上足令韜但稱守塔沙門亦足以明其非繼席也宋天禧四年轉運使起居舍人陳絳上言曹溪歲入至豐僧徒至衆主者不能均濟率多侵牟請于名山僉選宿德俾其舉揚宗旨招來學徒於是南陽普遂首膺是命葢宋制分天下寺爲三等宗師住禪寺法師住講寺戒師住律寺各不相侵而禪寺尤重其在京師者勑差其在各郡者轉運使及郡守啓請一去即補未嘗置方丈爲空

虛無人之地是時曹溪始革律爲禪特奉簡書再命慈濟其後或由郡請而勑差可紀者僅七人元承宋制代有題名非宗門之裔不得住持自明始設都綱即用其寺之僧一准於部劄府帖而住持之道大亂極壞不可收拾故憨山清槪然歎曰今之住持非傳佛心宗代佛揚化者葢所司應官長供士客耳夫不知其所住何位所持何法而上與悟理說法之人並稱可愧也予故序繼席宗匠斷自普遂至七十一代止其七十二代舊志書都綱于下此固憨公正名取義得春秋之心法者則例之嗚呼祖庭秋晚僧家異

薄或有語錄無力刊布或有語錄爲諸方刪削換移弁失其名字或襍則脫落無意于名有語而不錄者多矣予嘗以爲五燈所傳但有語耳而其人之是非已不可問則諸無錄可觀無名可題者其中大有眞人不禁低回而憑弔也雖然志繼席則考繼席蓋予上下曹溪千餘年間觀天下叢席與歷朝制度知自六祖而下普遂而上曹溪無繼席自普遂第一代至七十一代有繼席而行業語句多不存自七十二代以下無繼席憨山清公行住持之實而非其宗自朝宗忍以來隨緣問至有繼席之事是其宗而不稱住

持蓋今之住持非古之住持不可復稱也嗚呼住者住何位持者持何法倘顧名而思義卽稱住持與不稱住持皆當有泚于額矣

書住持題名後

右宋元所稱住持皆以匡徒領衆而坐方丈者自智度至此七十一代其再爲住持者三人僅六十八人嗣法上堂語錄多無可考然猶存其名者所以寄仰止而思古道之盛也至七十二代憨公清舊志註都綱二字則繼席之法始壞刪之者所以清流品而悲末法之衰也明末至于今宗門之裔間有至者不無

提唱然曹溪相沿別有住持今本來堂方丈其所世居嘻殆于久假不歸矣

繼席宗匠後論

唐張喬有送仰山歸曹溪詩仰山韶州之懷化人於曹溪密邇然不住曹溪居清遠之東平於乳源復有東華雲門爲靈樹座元樹歿繼席漢主於其兩世皆師尊之亦未嘗藉護法之力以居曹溪而別開光奉院於乳源何也當時法道方盛天下以曹溪爲衣鉢所在爭相護持其僧雖爲律居猶得正修行之遺軌克免于戾卽主法者在可無可有之間及明之世宗

風不絕若髮嶺海僻遠不復聞規矩準繩而僧綱之流郡邑賤之彼實無可以自貴者則清淨道場雖欲不化爲屠門酒肆不可得也於是憨公始秉悲願以相存于危急存亡之秋然猶被齮齕以去則當其安枕無虞之際雖仰山雲門豈能一日居此哉雖然憨師旣去而曹溪之人思之至於今不替則以其興起寶林教育大衆之心至眞切也世之爲宗匠住祖庭者撾鼓升堂刻一語錄稱爲出世得坐大道場其于十方常住之興廢若越人之視秦瘠呰諸利養橫起分別其來也由於營求而其去也由於違損故其來

也不服其去也不思至有搖尾乞憐以圖卒歲之安而且曰吾有道吾有道嗚呼將所謂道者徒言而已有解無行此故身野于而皮師子卽操何法以攝服魔外提獎英才然則爲曹溪之人者不可輕視宗匠而爲宗匠者亦不可輕言繼席也

典職宣勞總論

轉法輪然後稱道場住持旣失其職法輪不轉如國無君家無主智愚賢不肖倒置卽內釁外患紛然交作雖欲不敗亡不可得也當其時有綢繆于風雨飄搖之際謹守先人之敝廬亦可以無憾矣曹溪有土

田分門戶各私其衣食而或盡心于塔廟竭力于僧行卽謂之懷仁抱義庶幾復見大道爲公之風其誰曰不可嗚呼予於韶陽訪所謂靈樹道場者已化爲汙萊歸諸兼幷之戶矣故老言每疾風雷雨有大神現其地耕作者見之震仆豈護伽藍者有餘恫耶然則曹溪之僧能世世相嬗以奉大鑒雖祖宗之蔭亦兒孫之能也予故取其宣勞于職業悉按舊志表而出之以爲後世勸

書宣勞題名後

諸修建者持冊登門爲僧之常耳牒訴紛然不亦貽羞法道歟夫宰官護法能使僧不列于編氓而後僧得以道法自重今之僧已編氓矣能不爲牒訴之紛然歟魔强法弱至于胥徒咀嚼差派疲苦侵盜傷殘而內孽潛滋招致遊手爲屠酤輿販不法之事雖欲不牒訴其可得歟彼故有引而去之者不失爲自重然祖庭之草遂爲狐狼鳶窟其誰刈之諸僧仗義執言予猶有取焉

典職宣勞後論

達磨對梁武斥有爲功德曹溪故達磨之敎志典職一取有爲何歟此以無力荷道則有心修福其分然

也典職之在諸方大同小異往來無定惟住持戶長似有守土之責若衣稅食租無所事事斯道場之碩鼠且人各有才思不用于正則用于邪如顧祖之流竭其嚚凶以爲憨公敵卒服冥誅播惡名彼能効忠勤於三寶不絕人天之路升墜分矣褒貶亦宜著焉嗚呼予安敢謂是中無人哉且夫達磨之敎未嘗有所謂有爲無爲也一切法自有爲者爲之無爲卽有爲自無爲者爲之有爲卽無爲今欲撥一切法以與無爲相應斯爲戲論達磨因病而發藥豈可執藥以成病耶

王臣外護總論

憨山清曰道猶大地人之情猶水不爲之隄防則散漫橫流滔沒而無統信哉言也如來出世七衆稟戒五時闡敎爲之法以隄防之而人情善竊復壞其隄防以自快于散漫橫流滔沒之勢於是乎貴護法護法有內外內則吾比丘僧外卽佛所付囑國王大臣也內護如心外護如身心失其淸寧則身被其陷溺身失其强固則心受其阽危身心相救不可或離然而日重之權不得不趨於外護何也外之一闡提比丘僧得而勸導之力所不能制者王臣事也內之一

闡提比丘僧得而勸導之力所不能制者非王臣事也世衰道微一闡提無論內外法竊而皆制之以王臣則人情之水之日趨於下也嗚呼以六祖之道與曹溪之地垂千餘年而曹溪之人或散漫橫流滔沒而無統至釐當事之憂以維持而調護之者豈重曹溪之地哉重六祖之道也重六祖之道以及曹溪之地因以維持調護于曹溪之人垂千餘年而未之衰息是外護者日重之心故無一日不趨於內護也然則爲曹溪之人何以報之外而對王臣而思哉內而對六祖而思齊庶足以爲外之一闡提勸導而無復釐當事之憂矣舊志上自帝王下及文人有一言一事可以爲大法隄防以殺其散漫橫流滔沒之勢者彙爲一類目曰王臣外護比丘僧之作附焉何也內之一闡提昔治之以內護而有餘者今治之以外護而猶有所不足內護雖道法自任不附諸外護則不行亦日重之權所必趨也予故與憨師同慨而無所置異也

品題詞翰後論

十二部經有長行有諷誦長行如文諷誦如詩世典所云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

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志終於詩亦人心所不能自已者歟雖然詩有宜存有宜刪憨公之言詩其理微見于前論余中丞集生之刪詩其義正見於序修志者無可異焉自舊志之後至於今續之而已法立於寬嚴之間眼出于作者與選者之外而後曹溪有詩也詩非有意爲之興會所到而爲之爲之而不自知其興會之起止乃得眞詩世之遊曹溪者先有一留詩之心則心爲詩礙其遊也眼爲境礙其作詩也爲佛法世法所礙詩成而存諸寺復爲僧所礙夫詩以貴人取重而貴人之詩或不佳竊

士之詩或佳而不足以取重則常不存不知性命之學則於大鑒爲生客倩不浹于山水則曹溪之煙霞去人遠矣以偈手入詩則拗而衆以詩眼選詩則未始有合作也於是曹溪之詩有援八議之例以寬之復有援五捄之例以嚴之者

曹溪新舊通志辨證

雪樵樸公修曹溪通志太守馬公子貞所託重也志成頗有譁者予在仙城晤馬公持新本屬予別撰予再辭不獲因取新本與舊本較之各有得失但雪公易青原南嶽位次及脂改余襄公文致此頗言耳隨

所閱處有所見輒爲標出或似正悞或似拾遺或似刋謬得數十則與及門觀之使知著述之難亦不呈諸馬公也昔賢有云祇應存已之是不可摘人之非予得無犯此咎雖然有是自有非何妨明白若徒博忠厚之名則不識水潦鶴者爭以阿難爲耄昏亦自悞人不淺

舊稱南華寺志憨師易爲曹溪可也然曰舊志但有開寶間勅名南華寺一語其勅制別無可考又曰天下盡知六祖住曹溪而南華不盡知則悞矣凡朝廷賜寺額勅皆下本郡如神龍三年勅韶州刺史重加崇飾仍賜額法泉寺是也開寶有制與復賜名南華禪寺亦同此例豈如送供遣迎諸勅可留寺中備考卽如神龍元年九月有勅謝師勅語具在是年十二月勅改寶林爲中興禪寺亦祇是一語無勅可據便知下本郡無疑若宋代勅差住持尚書省牒經略司啓幷常平公據及元勅內稱韶州南華寺廣州南華廨院住坐之稱皆是宋賜寺名相沿無異五燈所載章次凡闡法此地皆云南華某某禪師其可考據不一而足則南華奉勅爲天下所知久矣蓋憨師既易其名分修者欲證成其說未之深察耳

新志寶山象嶺凡二字者皆中空一字彷姓名書法也然姓名中空一字已非古矣施之山水未見其宜卓錫泉爲祖浣衣而出閱千載其爲盈縮亦多矣東坡作銘歸盈于長老辨公自是文人習氣新志云憨大師龕爲強者移往匡山泉忽竭及師龕還山溢流如故按師塔銘師於天啓癸亥冬示寂亦有曹溪水涸之語則涸非爲龕去也師龕於崇禎甲申始歸相距將二十年涸亦豈二十年乎志又云崇禎癸未八月復涸甲申吉水李自宣禱之後流則流亦非爲龕歸也妄男子訐稱李尚書予已有辨然舉流涸而歸

於龕之去來卽已疎矣予丙戌至南華寺僧謂予此泉亦關國運前者北京將陷泉忽涸泉內有龜綠毛者悉不見同一涸也或以爲道脉或以爲國運同一流也或以爲憨師歸或以爲李公至自相矛盾互見參差此特志古蹟止於六祖者爲是其後盈縮還之諸文

腰石爲黃梅舊物長不盈尺重以觔計志旣與衣鉢同藏而山川形勢中截之與避難等石爲伍屢經修訂皆不之覺蓋流覽者多荒忽不經意類如此

舊志有廊下鐘爲南漢所鑄有銘新志失載今懸御

經閣與鐵鼓並列鐵鼓新舊志皆不載

古蹟化人亭是送亡僧舉火之所萬人井卽普同塔也結塔用石其製方有火珠而無露盤南華僧養生送死悉從俗例必有移石他用者竟呼爲萬人井耳新志刪去可謂少叢林矣英邵武遺囑以骨石入普同示生死不離淸衆我思古人爲之慨然

永利庫爲勑差住持子超建蓋移狀提舉茶鹽市舶司勘給公據非司建也質庫非僧制古有此例以其爲大衆故無譏耳此庫計錢五千貫一以齋僧祝聖一以納衆僧免丁錢一以給行者寒夏同利一以積貯助買度牒一以添同上四庫支遣超自捐一千貫餘出櫃助具見古人爲同住大衆體恤擘畫省緣辦道至意志稱提舉茶鹽市舶司建未曉碑中所載乃公據全文耳

舊志免丁庫稱寶慶元年住持惠照建查張玆儀記則寶祐癸丑也寶慶之元爲乙酉相去二十九年是年有開雲侃建長生庫之文侃爲三十三代照爲四十三代知紀年之悞然照爲四十三代而雪堂瑩爲四十八代乃是淳祐十年勑差淳祐十年是庚戌又二年改元寶祐則世系又悞

修志者詳閱舊志其文可存還之舊人其文當易別抒新製若塗竄舊文以爲己作自然苟且如建制規模原論敘正區左區締構祇就當時所見憨師有志重興故篇末皆不滿語新志用之首尾無異中間插入平南莊嚴盛絕一段贊揚則與篇末不滿之語全不相蒙祖殿經閣旣已易方而敘左區者復云祖殿之前爲亞仙祖墓祖殿之左爲方丈祖殿之後爲蘇程菴等又仍舊貫則與正區改建之語又不相蒙譬之一身手足心腹左右前後割裂湊合豈成文理予嘗云做文易改文難改自己文猶易改他人文最難

願秉筆者且勿草草
予每謂曹溪大局在法堂憨師以佛殿爲正區猶是
今時之見頃閱實錄師入山諦觀形勢謂玆山象形
具足亞仙祖墓正當其鼻寶林居領中左牙抱之而
龍潭在唇近右牙祖降龍湮潭以建殿未幾化去則
與予說有合卽佛殿法堂各爲一門其勢然也
建置大雄殿下云大德十年建宜云重建大德爲元
成宗紀年前此宋敕新營便是重建矣
㙮卽六祖入滅所藏志稱寶㙮殊泛泛按大善知識
爲天子所禮重生有師號沒有謚㙮有額憲宗謚師

大鑒㙮名元和靈照宋太宗易爲太平興國宋額全
是紀年於義未允元和雖用紀年然靈照字猶爲祖
道加也此㙮宜稱元和靈照如靑原歸眞之㙮南嶽
最勝輪之㙮故不應有別稱矣又祖入滅於先天二
年建㙮卽是年之冬志云儀鳳年建亦悞祖髮㙮建
於儀鳳之元
說法堂是六祖舊制志稱政和八年建康定二年邵
人余靖記靖爲宋仁宗時人康定仁宗紀年也政和
乃徽宗紀年靖沒已數十年矣
方丈在法堂後爲祖宴息之所以一切叢林規制如此

此云住持僧所居蓋指今之住持非昔之住持憨師
已慨然長歎矣亦宜書乾道間重建乾道宋孝宗紀
年也唐神龍三年敕韶州修所居寺便有佛殿及方
丈務從嚴飾之語在唐已云修宋可云建耶
舊志有蒙堂以訓童子有延壽堂以處病僧皆叢林
必不可少愛禮存羊不宜削去噫生有養有敎病有
延壽堂亦有普同塔王道與佛制同一大經雪公於
香燈供奉削其品於蒙堂延壽堂萬人井倂削其名
獨於停驂甛望之亭致囑護法君子韻則韻矣得無
入於浪子宰相之流歟

六祖參黃梅至于得法七百僧無一知者爲獵人守
網獵人不知也聽講法性寺論風旛二僧當面蹉過
印宗知之其返曹溪知之者尼無盡藏耳曹溪緣起
由無盡憨師住曹溪復建無盡菴爲曹溪報本亦爲
一切無眼衆生開眼也嗚呼衆生業習逐隊隨邪是
樂見正人聞正言且如寇讐豈復信有最上乘事卽
今之師僧不知大涅槃經爲何物尼能執卷問義又
能聞諸佛妙理不關文字之言爲之延譽豈可復以
男女相求之予遊曹溪老僧指寺右一區云此無盡
藏尼故居今雖荒蕪新舊志皆不載故宜存其名倘

有心愍師之心者不妨另出一手耳
舊志有永嘉傳余中丞興去是也愍師出自敎家永
嘉由經入悟豈免玄賞既以思讓領袖五宗則此傳
宜畧然中丞指爲旁出則尤不可耳蓋永嘉具最上乘
正知見豈得爲旁若以有後無後爲分則南泉遜正
於百丈大慧遜正於虎丘曹山遜正於雲居恐非確
論此等俗諦膠固不解作偏于五燈予未之許也別
有論辨
藥山儼天皇悟同出于石頭道吾智雲巖晟同出於
藥山舊志稱藥山出天皇道吾出雲巖蓋悞耳新修

志改余襄公碑記則私而橫矣
黃巢庄傳爲黃巢所施愍師闢之以爲巢賊抄掠風
雨驟至安得捨田故不失爲正論予謂此田非巢所
捨當別有檀越縱其家已絕亦當與陳亞仙稱道勿
絕何至甘心藉重於巢嘗聞諸故老此地非曰巢下
令軍中一夜開成以爲寺業則理之所有也此若是
田當有本業主巢不能捨縱捨之巢去後本業主來
爭寺僧當受奇禍亦不能有巢雖桀黠備於截指之
迷軍則以此爲懺又情之所有也萬夫貿功一夜成
疇巢雖去而見者驚爲鬼工受者亦安如故物所以

當時無罪後世傳焉世尊在日護法請供夜叉羅刹
皆得發心孟子曰禦人於國門之外其交也以道其
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若惟黃巢之是諱安足以
見吾道之大哉
愍師修志在未住曹溪時故極口于太平庄之復也
及其住曹溪而滄洗厰美餘已爲稅璫所有郡縣仍
責之寺僧師多方擘畫於是蛋稅有所抵而庄租仍
得無恙詳在馮昌曆實錄中續志宜增入庶免疎漏
舊志云或據余襄公法堂記以南華住持自青原始
而至普遂則當第九非也此駁甚當御又云遂公所

稱第一代住持者蓋勑差稱住持者遂公居第八非
傳燈世系第八也又悞按余記云大鑒以諸佛大法
眼藏傳青原思思傳石頭遷如是展轉相傳至今長
老緣師爲十世此敘傳燈世系也記又云遂師示寂
中旨付荊湖南路博訪高僧今長老緣師自南嶽雲
臺山再當是遴此敘住持次第甚明或者悞以普遂
爲第九而舊志復云普遂居第八皆與余記牴牾若
云勑差第一代住持第八代則自六祖滅後至宋天
禧幾三百年若皆有住持豈普遂何止第八乃知閱文
心細眼明爲上少一任意[illegible]謬以千里

第七十代可堂悅下注卽四十五代復作住持按可
堂乃在宋理宗淳祐十年勑差雪堂祖瑩之前瑩是
四十八代其五十代卽古衲遵便爲元朝七十二代
卽用都綱已入明制則可堂住持一生自宋閱元以
及明初乃一百數十歲人也既無足據姑識於此以
見題名未可盡信

新志有南華覺禪師云南岳二十七世嗣藏叟珍則
與朝宗忍相去八世計其朝代當在嘉隆間此時無
有宗匠能闖入繼席者又舊志自七十三代至一百
五十二代俱無名覺之人則非本山所自出卽內外

兩無當也宜更改

閱張玆儀免丁庫記有主去權來撈摝幾盡之歎蓋
南華住持既奉勑差則方丈有闕當請於朝此非急
務自無報闕卽補之理因有權住持事者或就近權
請而勑有別差則權不爲主或就近權請而勑無別
差則權卽爲主皆勢所必至特方外事非史所詳故
無足徵耳然決無絕不參禪竟擅師席之人如雲從
龍古衲遵舍利記已當元代必曰法嗣祖中出世住
月華住大鑒每以平常心接人此可證也

超公建永利庫移狀市舶在淳熙九年七月而尚書
省牒奉勑差在十年二月所謂啓請在先勑差在後
者其一證也

超公永利庫內第二項已有免丁錢矣志稱長生庫
爲閉雲侃建閱侯安石記則文三九娘輩施利專爲
姊妹追修之用但云入長生庫不過庫中一項非建
庫全段因緣也若張玆儀所記新建免丁庫祗是祖
通巖主一項蓋當時永利免丁之本已不可問長生
庫中東那西借亦難致詰月臺照公特表此名不容
他假然則常住因果古今人相去故自不遠耶記內
堂僧禁足主僧心移堂僧指住持蓋堂頭和尚也主

僧卽監寺宋住持之爲據師席者此又一證

入大鑒之門或得法或出世後復禮祖曹山至曹溪
歸而名其所居曰曹山此其一也張喬有送仰山歸
曹溪詩高僧傳云仰山出家於曹溪宜其稱歸矣乳
源東華寺仰山所建也當是時地在曲江入宋始析
爲乳源古風淳樸不以賦詠見長所至亦泯泯混于
勞侶非若今時之頭角自指名自呼惟恐人不禮拜
供養者故無得而稱焉大慧杲謫梅陽過宿曹溪長
老明公其法姪也率載年譜因思至人往來住山水
中若滅若沒之況豈知此中過化一虛名誰挂誰漏

聊復識之以見紀事寂寥雖尠載筆之才然法海波瀾元不借吹于墨瀋耳

百丈清規一書成於元之住持百丈者非古大智禪師舊也舊志具溯典職以爲愛禮存羊然昔之羊在禮中今之僧官乃在律外志曹溪卽述曹溪耳故易爲典職宣勞具如總論

舊志戶主世系首列開山督糧田里戶主第一代大鑒圓明能禪師憨師仍其舊亦所未解自大教東來僧風高邈見天子自稱貧道無致敬王者之事迄唐不衰觀迎祖謝祖二勅崇重謙光可見矣督糧田里

戶主其名鄙俚不經且南華住持起宋世至萬曆間便有一百五十餘代戶主從六祖起至今僅八十九代顯見謬妄此等尚不可以辱後世之主法者其可以辱祖乎

眞宗遣使迎信衣入禁闈瞻禮下云仍賜號普遂爲智度禪師書法頗舛宜云仍賜住持普遂號智度禪師蓋普遂奉勅住持卽隨信衣入覲也

劉氏稱制番禺每遇上元燒燈迎眞身供養爲民祈福此高僧傳所載也志應以僭國刪去然劉氏亡而部州亂周思瓊輩盡焚寺塔至煩宋帝之經營則南漢之外護曹溪亦安可抹煞耶傳又云思瓊焚寺時塔將延燎平時肉身非數夫莫能舉煙熛向逼二僧對舁輕如夾紵像與新與志內聰公事合但彼云獨舉此云對舁似傳聞有異耳

六祖碑王維留心禪學字句皆有來處非世儒强不知以爲知者柳宗元文筆自勝其以宗旨附麗儒教於義則膚矣劉禹錫文不逮柳理不逮王蘇軾書柳碑謂王劉凡陋惟論其文耳蘇於吾法門天資勝王其淹貫不及也從此而下觀宋以來所謂一蟹不如一蟹劉作又如鶴立雞群矣

壇經宋有敘贊如明教大師及郎侍郎作皆見於鐔津集謂宜廣蒐入志中成大觀也祖卽不以此爲重然旣志曹溪矣亦豈可以空疎塞責貽山門之誚耶

南華重建法堂記舊志稱元余靖新志因之若張茲儀侯安石黃君亮皆宋人與靖同稱元可謂草草俱改正黃在寧宗朝侯在理宗卽位之元年張在理宗改元寶祐之元年宜以先後爲次序

舊志有子超了愷住南華寺尙書省二牒卽古宣勅之制出自宰相所以重王言而重法門存之志中足備掌故新志不收何也勅差者經畧諸司具啓郡請

者本郡具啓古人猶不屑以爲道伍伯追呼豈可復爲則僧所宜自處者復當何似

余襄公記云初大鑒以諸佛大法眼藏傳青原思思傳石頭遷如是展轉相傳至今長老緣師爲十世矣蓋此記所重不在世系故從簡此作文賓主法也雪公改云初大鑒以正法眼藏傳南嶽讓讓傳馬祖道一一傳天皇悟悟傳龍潭信信傳德山鑒鑒傳雪峯存存傳雲門偃偃傳香林遠遠傳智門祚祚傳今長老緣師爲十世矣作南華重建法堂記非爲慈濟作家譜也余公一代偉人古文詞亦宋時能手何至頂

針貫線郎當若此雪公搦管時惟恐其不的確遂至郎當正是作賊人心虛耳特拈出爲余公刷恥

復寺田碑明之士流浸殺在時文裏於古文詞畧不留意王用汲一記稍明淨可存陳大猷陋矣黎邦琰尤不堪其文與銘仍剿竊王陳之作求者旣不識丁以多爲貴作者覥面相欺特删去爲曹溪洗穢

王弇洲自負一代龍門於文史詩詞皆有論著其讀壇經亦有論蓋才士不遜往往如此弇洲曰壇經其聖人之言乎哉然而非聖人教也其教行天下遂無祖矣非無祖也夫人而能爲祖也余曰夫人而能爲祖而天下遂無祖此聖人所祈禱而不得而不能已於教者也弇洲豈幸夫人之不能爲祖而私其祖於一人所謂引而不發蓋以壇經爲明且盡故曰日攜醍醐而食人知味者寡矣天下人不能如弇洲之悟解天下人悟解而皆如弇洲則六祖之言更明且盡猶之乎引而不發也弇洲謂阿難鈍六祖利及其知之一也然且以遷化現變分骸二國爲奇則弇洲仍未讀壇經也天下人不能如弇洲之知味天下人而皆如弇洲知味則六祖雖日攜醍醐而食人猶之乎不攜醍醐而食人也

予讀曹溪通志而歎法門之壞至南華爲已極也道場所建法堂方丈主法者居之龔邦杜重建方丈記已云待四方之遊者至洪琮記首即云剎之有方丈譬如官堂者之於亭館又云宰官之有事於斯者是惟方丈噫亦可謂不典矣舒守錫崖奪本來堂爲行臺撤六祖石像于二賢閣緇素易居實作之俑良由僧無正信夷於編氓如流之日下而不知返也富鄭公見慧林本禪師入方丈本閱謁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鄭公爲汗下浹背蘇端明見佛印元于方丈元曰此間無學士坐處蓋古之賢士大夫重道而

今之僧不能有道以自重法堂湮矣方丈化爲驛庭何怪乎山門之不屠沽列肆也

僧弘作重修大殿記云實公精誠通天金沙布地功豈在盧祖下哉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初祖謂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實行募千金以修一殿何至功齊大鑒非謗大般若而何

舊志慈濟壽塔次余靖法堂記後稱前人新志編於奉寧祖塔記後亦稱前人較閱之疎如此慈濟在北宋奉寧南宋也以北宋之壽塔求南宋之銘文令人掩口

舊志不載蘇程菴銘蓋已改二賢閣也得余中丞洗發殊快人意新志并載之題云蘇程菴碑記銘又云有引下書云余大成皆悞此當以銘還之蘇跋還之余也余有删定曹溪志後序議論俱俊快可喜新志不載今編入

覺範洪公有詩餞枯木成老赴南華之命所云名聞至尊天書夜到蓋勅差也新志繼席宗匠不列名查舊志第十六代住持爲普證成第十七代即曉山昺昺嗣佛鑑而成嗣芙蓉較其朝代正相當耳若載籍極博則南華主法强半足徵此地無書爲之太息

奉寧勅差在紹興庚辰蓋高宗三十年也重建祖塔在壬午塔記下注三十二年勅差乃以建塔之年錯數耳題名作三年則字漏也大慧杲於紹興庚午過韶石留南華信宿時十八代住持月庭明嗣曉山昺昺爲杲法門昆仲有題昺眞讚幷題其語錄讚亡題語亦不全僅見於年譜奉寧則十九代住持當府長老題名悉無訛謬惟四十八代雪堂瑩是理宗淳祐十年勅差而第五十代古衲遵即值元至元丁亥之亂凡三十五年僅歷一代三十代南堂愷爲寧宗開禧三年勅差至淳祐十年僅四十四年中間住持便

有十七代亦可疑然則免丁庫建於四十三代住持月壺照之時張茲儀記有主去權來撈攎幾盡語信而有徵矣元仁宗免差勅內韶州南華寺廣州南華廨院住坐第長老此即元時所差南華住持而坐廨院者住持題名無其人恐亦寺僧追憶續題訛謬應不少也

卓錫泉來復記稱李尚書日宣云余以崇禎甲申奉憲入蜀爲寇阻乃假道兩粤按日宣以是年三月成難於北京矣蓋吉水一妄男子詐稱以愚寺僧即如以尚書入蜀非督師則總督何云奉憲奉憲者奉督

撫司道之齊名非是時從江右直走茶陵甚便何必假道兩粤志中或刻名日晴崇禎朝並無其人觀其記中官場體統文場句義往往不協寺僧爲所愚猶可韶陽文武諸公及後之閱者皆爲所愚何也以蘇子瞻之字書獅子序之文立碑曹溪可謂大雅不群然不能禁獼戾車之闌入黄制府道一脚而曹溪積穢一朝蕩滌若載之藝文固無當也志外護則問其能護所護得力與否耳錦屏綉幔以爲城不如土石壓尾松枝以爲械不如刀槊當時用之豈類雅俗耶

舊志第二卷五十三紙末一行云庚辰孟夏謁第五十四紙則陳豐頂腰石銘也第五十五紙銘後空白一行乃接上重刻法寶壇經序此以見曹溪諸僧惜片板之費不知將何人文字削去攙刻此銘夫現任曲江故當奉矣因而埋沒他人恐非理之所安予每謂千餘年古刹名流勝士登臨何限使唐宋碑刻片片具存豈非至寶然往往磨過去之碑以奉現任故泯滅無存若此此不獨曹溪爲然郡邑中村秀才寺中村僧同負此罪曰不識丁之報眞非十數世所能消耳

唐詩惟宋之問一篇舊以張喬二詩列宋代予疑爲唐音攷之信然則仰山爲慧寂禪師無疑也楊廷秀即楊萬里宋詩當不止此殆無書可搜羅耳入明以來則夥矣宜存宜删具如總論

高僧傳張燕公說附武公平一寄香十觔供祖塔有絕句一首宋廣平公璟節度嶺南入曹溪禮塔嘿念微應須臾香雨徐灑惟周一寺皆雅事宜載

遊曹溪而雌黄祖道是愚也對六祖而妄談佛法是狂也集生删其愚者予删其狂者若竊古借今以爲已名何堪捧腹置之化外而已

諺云紗帽底下好吟詩對僧則膽益大又云頭巾不歪一尺到佛法便歪十丈也不知陳履祥作曹溪三十三景開口便云佛祖以三十三天而立派於南華杜撰至此直是叵耐

丁大叅此呂二詩次郭篤周勳卿韻幷懷王唯吾勳丞甘子開學憲首篇次勳卿倆曹溪青韻也結句憑欄天外眺三星新志改爲眺空冥嫌其出韻耳然二篇中無一語懷友祇此三星字映帶三星故不佳改去則詩與題絕不相蒙第二篇卻非郭韻似別一題

龔芝麓遊南華五言近體八首同遊與追和皆八首

自可別成唱和一帙借此以了應酬復與南華何涉
曾旅菴至海幢屬予次韻予不應也文生於情詩以
道志纔落應酬便成苦海即論應酬亦自有應酬之
地應酬之時豈可將此副面目呈似大鑒耶
迷軍山避難石有詭爲憨大師謫此安置者竟作詩
嫠矣六祖焚林黃巢畢霧與雷門戍客合成無縫天
衣笑絕讀爾雅不熟悞食彭蜞乃至吐利讀曹溪志
不熟聲出金石且喜無恙
或謂詩中用禪語杜撰且勿論只如袈裟二字或獨
用袈或獨用裟亦可援琵琶之例乎予曰琵琶二字

雖各有解然難於獨用一字梵語袈裟此土翻云壞
色衣若獨用一字便是拆賣書片兩頭亦不消援例
也

青原南嶽先後說

夫洞下之先青原濟下之先南嶽其初出於各尊其
祖而後遂至於相爭者惑也今使濟下欲先南嶽則
洞下亦何妨後青原然在他書則可在曹溪志則不
可何也志之體猶之史也史之體一志時二志地三
志人四志位五志事六志言皆從其實而書之得其
實者謂之信史失其實者謂之穢史是故爲志者貴

識體也憨山大師修曹溪志依壇經以作十品雪公
譏其非志體然則志固自有體歟雖然欲識志體先
識所以爲志之主今其書曰曹溪通志則必以六祖
爲之主矣一時二地三人四位五事六言皆書六祖
之實非可以私意變亂於其間也按曹溪舊志先青
原而後南嶽青原之傳曰聞曹溪法席乃往叅禮問
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
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
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一日祖
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

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
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
斷絕師既得法歸住青原此六祖與青原之時之地
之人之位之事之言也南嶽之傳曰直詣曹溪叅六
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師
無語經八載忽然有悟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
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
師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
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
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

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六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此六祖與南嶽之時之地之人之位之事之言也夫以六祖爲主則祖之時一而思讓之時二思先往青原讓於先天二年乃往南嶽是歲祖入滅石頭亦辭龕參青原是思兄祖先得法先出世先也舉思與讓之時之先後而思之地之人之位之事之言無一不先豈止首衆一語爲據耶且以首衆爲據則六祖當升堂入室之時思居第一讓未嘗不安於衆中此固六祖住曹溪之時處曹溪之地序曹溪之人立曹溪之位行曹溪之事與言之實也六祖爲主卽思與讓

不得而主之豈雪公所得而主之哉藉令祖孫父子伯叔兄弟聚於一堂昭穆秩然而爲之孫者攘臂而擠其伯曰爾不當坐我父上無論其伯斥之其父亦必斥之矣況於祖乎若曰吾有馬駒之讖在南嶽如受子封若曰吾有臨濟之宗在南嶽如受孫贈又令祖孫父子伯叔兄弟載於一譜縱其後人極灼天之勢擅遍地之亂必不能降先世之伯以爲叔變當時之兄以爲弟也設有之是所謂狂與悖也豈禮也哉且夫先後之序不獨青原南嶽之私禮也梵網經曰若無長幼是外道法是兵奴法以六祖開曹溪法席

青原爲長而欲去其籍是以外道兵奴之法抑青原受之歟今世之爲堂頭者講求名分可謂至密如費隱容公極欲變亂青原南嶽之先後侃侃以鳴得意然而費遠門曰我在湛老和尚處起名我乃汝師之兄汝卽我之師姪他日到塔前以名分處汝未晚也夫費公特與雲門異宗以一法名故自爲人兄爲人伯欲以名分處人而青原與南嶽同處一堂同事一師同受一法乃欲變亂其先後抑何其詳於己而畧於人棄先世之親者於名分之外收後人之疎者於

名分之中歟嗚呼著書立言苟不折衷於禮亦將何所不至哉記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今雪公於青原南嶽先而後之舉其實而失之幷昔之得其實者若憨大師之志陳制府楊少宰之序皆一切更之以從外道兵奴之法曰吾知志之爲體此與依經立品之失其大小又何如也無他雪公蓋知志體不知所以爲志之主也昔有修蘇州府志者志成呈一鄉先生先生畧不視或問其故曰吾見其名爲姑蘇志可以不觀也蓋失其主故也然則繹此書之爲曹溪通志卽當識主

識六祖之爲主則所志者志時志地志人志位志事志言皆取六祖之實而書之六祖儼然在上卽青原南嶽自當帖然各見當日之身正當日之名就當日之列雪公安得而變亂之夫雪公卽變亂之而觀者以爲非六祖之實卽又何以志爲矣

徧行堂集文之二十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理 古習 編

雜志論

韶州府志義例

郡志自頴江符公纂修後無繼起者已百餘年符志明淨不媿作家竊以爲諸目散漫宜有綱領因列爲七志使義如貫珠各以其類從之昔賢亦有行此者非創也

舊志有韶州府總圖全列六屬地形又府治圖則城

垣宮室之形耳後爲五縣地圖而無曲江縣地圖蓋謂府治所在更出縣圖於附郭之義不合若以縣地圖稱府地圖於總圖之義又不合也然府總六屬治在曲江若有五屬地圖而無曲江地圖則於六屬之義亦不合故茲志前爲韶州府總圖後六縣圖則其義備矣舊有韶石圖然六屬勝槩皆府勝槩獨圖韶石則於義反狹此當存曲江志中或謂郡名所自昉則存之亦可若更列曹溪圖則益存乎見狹矣

氣候風俗昔惟寥寥數言今稍採邑志增之殿以災異蓋古大臣日取四方水旱上聞自有淡識治一國不異於治天下其可不以往喆爲師

營建首城池終以兵衛似爲師武臣專責而大指則注於賢守令故篇中於教養三致意焉若盜賊起城池危至於用兵則已火攻出下策矣

吾夫子爲百代師則天子幸辟雝無不下拜學校既有專志而復置諸祠廟下同於張佘諸子之列亦褻矣故志中不重出若名宦鄉賢二祠俱附頖宮依光聖哲斯爲可久予所見屬邑中有別建於學外者今一望荒蕪矣可不以爲戒

古人治民兼治鬼神今人既不能及又加之褻越怠

志何以爲民祈報即如壇壝典禮視爲具文歲時致祭迎主而出未有度其主之所從入者故特加標舉庶司牧者知所盡心焉

郡名宦祠舊志所載與今祠所奉大半參差蓋新主甫入而舊主隨撤矣豈後賢遂遠勝古人抑此事與祧廟之義絕不相蒙所願共存無傷厚道故新舊名氏備載不遺

韓昌黎過瀧有詩後人呼爲韓瀧祇是景仰高賢之意昌志謂其有功德於瀧殊無左證韓公賢者於無實之名恐亦不受乳源遂祀之名宦過矣名宦必地

方官善政顯著即英德名宦所祠劉器之諸公亦未合禮蓋宋世凡安置其地者皆不簽書公事後人敬其品望可建專祠若名宦鄉賢便不宜闌入也張文獻余襄公既有專祠張曾兼嶺南道按察使余曾知英州皆不入名宦并不入鄉賢蓋古人名須稱實禮無過情如此

建學類有學田大抵乾沒無考然邑乘中有不載學田而仍載學倉者不知此倉置爲何用守爲師帥有養士之道期與賢令淸釐如樂昌李成棟可嘉也學校後雖無田數不刪學田之目蓋是此意

兵衛所以爲戰守有事之時用其效命而賢者不得登於簡冊亦志上所不平也考舊志僅得四人恨地當兵燹文獻無徵僅於盜賊條內得千戶梁美輪戰歿事亟爲點筆書之

秦綱能飛舊列義勇蓋置之朝遣之守將則不宜置之土著之戰士亦不可於兵衛內別開客將一條以張開祚等援剿者同列庶稱得所噫客將能效敵則守土者司封疆之寄益可以自厲矣

古蹟如郡邑古城見城池後惠民藥局永通監等見公署後政寶堂等入亭臺中使覽者一目瞭然無俟

別考

生財爲國之大經然古之人密於生財而疏於取財今之人密於取財而疏於生財是故君子不敢言生財者恐其以生財爲取財之借徑也茲志財用於坊都戶口田糧舉其成數而已附以軍屯固韶之土田也其義具如總論

職官之志重在良吏諸傳然有不能盡者如曲江爲六邑之望三百年來僅載三人豈諸令皆有遺行歟抑斯民之有薄道歟或後之修志者有忮心歟予不忍信也今就藝文可稽者增一潘復敏耳爲太息久

之

宋之提刑稱持節持憲蓋亦按察分巡之比舊志散見八人明志不載近或附見於郡邑吏之後夫身在地方功德及民而有志不載載而散見與附見皆非理之所安今以宋何坦等明吳廷舉等列兩朝郡守之前予所釐正固有關於體統也

名勝志好事者固有成書今取韶之山川以當之以爲是丘壑之別者也寺觀者祠廟之別者也亭臺者宮室之別者也宅墓者登臨憑弔之別者也閱者於此不容不具別眼矣

韶之名賢代不乏人今百年來科第寂寥固無論功業爛然者矣鄉黨自好者亦足爲流俗砥礪未嘗無裨於世風故輿論所採悉著於篇使觀者自有以擇之蓋曰善與人同則從同

充隱之名爲賢士所薄若樂昌之蘇太初三聘不出翁源之黃器先壯歲即歸彼皆有仕進之地而確乎不拔斯足稱也今取爲隱者嶲餘亦從同

舊志藝文注各條之下殊非大觀或六邑各編亦非大觀今則合爲巨帙如入瀛海歷十洲三島應接不暇爲可快也修新志者往往敢於删舊人後之視今

不猶今之視昔乎予爲此懼志中所有勿令散佚而已

編摩固須精細周府君碑文奇古舊志具載而樂昌志中不取顧有一張卣碑內云兹熹平三年曲江長宗賢與邑子故吏龔德郭蒼龔頴等同建碑於瀧之上而屬記於予云云則似卣爲漢熹平時人矣後御引昌黎馴鱷魚之暴以結豈不大可噴飯又英德泉樂亭記云是郡守連希覺作及觀其文乃云莆田方公出守是郡中間歷敘方公尋山建亭事後云希覺太守名氏先其字則建亭者爲方守而撰文者不知何人然舊志郡守列名中已大書連希覺矣曲江省月臺記舊稱郡守周嘉謨作今其文首云余有使事至韶則太守周公敬松邀登九成臺云云結自出其名云廣州司理陳紹功蓋文中敘述明白如此而眞僞竟淆主賓忽易何止魯魚亥豕之訛耶其餘攷訂容有未盡不能無望於博雅君子也

碑銘首周府君此固良二千石之模範記首韶郡河隄則予所競競於斯城者也五言古詩首杜拾遺之哀張相國七言古首馬新息之武溪深五律則文獻公初發曲江溪中七律則韓昌黎皇岡之什雖人由

古重而言以義豐覽者亦可以識韶之氣象矣嗟乎名流筆墨故不止此即逍遙臺序與詩並佳近在集中猶遜采掇恨嶺表無書不能徧搜往作成勝絕之觀耳

豪傑挺生必數百年乃一見明之世不得不推陳大將軍其武烈媲美陳大司空矣然司空當五代分裂爲壯夫攘臂之秋而將軍則天下乂安値士大夫鄙夷噲伍之際尺尺寸寸而成此功爲猶難也將軍剪韶寇其造福地方不小今無有起而俎豆之者予於藝文特表喩職方傳幷朝鮮國人崇祀之詩將使翁

山與嵩嶽比峻焉
文至生祠德政等全墮惡道然曾造生祠記歷宋至
今猶存以其浮詞頗少也予於明存三記并鄧吏部
贍乳源吳令一序皆有關吏治無浮詞夫頌美之義
欲爲其人不朽而餖飣腐腻使觀者惟恐其删之不
速是贍人以速朽也然則致敬致愛於長吏者豈可
以河下皂隸塞責耶
誦詩三百一言可蔽郡志所陳自不能以淫僻上干
至治然風雅之道即此長存六邑乘中樂昌稍有贋
本乳源全是七律望之幾如副應夫嚴汰近刻兼收

過濫二者交譏作者無不盡其所長而以一樹入廣
林求其翹然獨異亦難矣閱詩者不敢相輕出詩者
各宜自擇庶幾合拍乎
志內各條悉有小序創始者故自匠心重修者豈容
無說然或稍加删改便稱已作義亦未安茲爲總論
者七别有所見隨疏二十四條謂之義例小論著於
志前取其毋剿說毋雷同而已或有謬悞闕畧世之
賢者得以擊蒙振聵予有厚望焉

方域志總論

一地圖　二形勢　三疆界
四沿革　五星野　六氣候
七風俗　八物產　九災異

志有主茲志之主韶州也韶州正名也首方域正體
也聞其名不如見其形說之口不如畫之手披圖而
覩之其形立見乃爲之說如是秀如是奇如是修如
是短如是大如是小從乎今之制以定形形也者型
也成也一成而不可變謂之體郡邑有定體古今無
定形畫土而治分民而理猶之建侯之遺有析有合
有因有革古今之變備矣星野者天之文也以天從
地何也星野之體廣郡之體狹志其狹者不敢輒舉

廣一若追而原之曰吾郡之地之全體出自天之一
支一節云爾尊天也氣候者天與地之所同爲也風
俗者人之所爲也物產者地之所爲也政教端則氣
候和風俗同物產豐終之以災異其有側身修省之
道乎嗚呼自天而地而人而古今而妖祥治忽之徵
悉見於一方域下此而所志有六悉由方域分若綱
在綱有條而不紊是之謂得主

營建志總論

一城池　二公署　三學校
四壇壝　五井泉陂圳　六關梁墟市

七驛遞　八祠廟　九書院
十坊表　十一兵衛

天下有天下之勢郡邑有郡邑之勢體貴居中用宜扼要故度地以居民卽設險而守國此營建所以先城池也雖然地利安足恃民與之則瑕者堅不與之則堅者瑕擇官以重民立公署以重官謂敎養所從出耳民不養則散不敎則亂亂且不得食吾粟吾誰與爲養是故重學校散且不得同吾居吾誰與爲敎是故重壇壝承雨暘之庥與水土之利使五穀熟而民無扎瘥者社稷風雲雷雨山川古人所爲交於神

明以出政也田功之同食飲之所資莫大乎井泉陂圳有無之通往來之所便莫大乎關梁墟市疏上下之脉適緩急之竅會莫大乎驛遞驛遞公署之餘也驛遞幷敎養也敎與養有利有病有所請有所罷塞帷采風之使停車問俗休戚同體無不在民勤事定國禦災捍患報之以祠廟者壇壝之餘也修其道陳其藝申之以書院登俊章善標之以坊表學校之餘也數者舉則不廢廢則不舉營建之義權衡於敎養敎養定則營建正營建正則郡邑之勢成郡邑之勢成則天下安天子尊天下安天子尊干戈可以不用

而終之以兵衛亦城池之餘也敎養失其職盜賊滋熾非兵不戢備而不用者存不備而用者亡善用之以救敎養之窮不善用之荊棘所生玉石俱焚誰爲厲階舉爲作君作師者之咎嗚呼其愼修此敎養哉

財用志總論

一坊都　二戶口　三田糧附軍田

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集匹夫匹婦之錙銖以成其尊富則錙銖所自出不可不敬也韶故瘠郡其民窶且樸以六邑之坊都供其維正較之天下亦錙銖耳然而生之者常勞用之者常逸取之者常見

少納之者常見多孟子曰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婦子離況無名之誅求大兵大役悉索之餘乎嗚呼民之數終且不得繁矣戶口者田疇之準也田疇者賦役之準也戶口繁則田疇闢田疇闢則賦役給此理之必然今容有不然者何也其一詘於兼幷之家富者人不足而土有餘貧者人有餘而土不足人與土不相稱則戶口之息耗或無關於田疇之闢塞也其一詘於兵天下之財半以養兵無操耰鉏之兵有持戈戟之民兵之耗人者什一而耗財者什三於是戶口有耗田疇有塞而賦役終無可減之期然則

養兵之制故莫善於屯田乎雖然戶口有耗田疇有塞而後有可屯之田則無名之誅求大兵大役之所悉索之餘也嗚呼民之數將終且不得繁是宜志財用者終之以屯田而爲之長太息也

職官志總論

一官制　二題名　三良吏

古之文武出於一今之文武出於二方之以郡大國三卿其上卿則元帥也漢制最近之郡二千石於郡利病得徑達於天子其小事專決而已猝有警率兵出戰故刺史權尊令行禁止後之世以統率臨郡守

者愈多於利病有所係白聽可否於大吏卽兩造不得輒行遣民得挾持爲奸猝有警惴惴無以自立亟請兵置戍積漸分鎭將備愈多則費愈繁權愈分事愈隔絕委卸而民力愈詘君子按官制而慨然於世變也夫世變則君子所無如何也程伯子曰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及物於物必有所濟持身廉聽政敏視民如傷接上下之交動之以誠信豈有不行之言乎然則諉於不能行亦於己有未盡也自有郡以來題名如此其衆也良吏如此其鮮也吾獨非夫歟亦猶有虎而冠毛鷙鷹擊以[illegible]其齊斷者歟賢者傳不賢者不傳蓋斯民之厚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之尊與親者蒙其諱而無所逭辭嗚呼是可愧也已

人物志總論

一名賢　二選舉　三封蔭
四隱逸　五列女　六流寓
七仙釋

類物之數有萬人處一焉人人而較德度力五官百骸大同也不得其異而指名之有人焉爲人所指名必有大異者矣而轉而謂之物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人成物皆精英之所見也韶之名州閱千載無

不稱張九齡余靖未有議其少者若比肩立而隨踵至也武功則侯安都陳璘安都猶不能終全才實難一節之微必錄所以爲觀摩故冠之以名賢選舉者不必皆賢矣次之以選舉此効忠之塗也天子之所用士與民之所瞻仰世之所貴其可不貴耶次之以封蔭致孝流慈所共祈嚮也尊華而不尊素知進而不知退則利風四襲故次之以隱逸處生死之際安危甘苦之所分毅然守正而無變猶可以男女限乎故次之以列女是人物也是鄉國之所有也雖然人物能有鄉國鄉國不能有人物志人物者公之於天

下倅有賢豪來爲寓公遂可以有此鄉國蓋彼鄉國所不得獨有也卽此鄉國之賢豪可以有彼鄉國亦非此鄉國所得獨有也故次之以流寓擴心目於一鄉國外不以一鄉國自待則有擴心目於一世之外不以一世間自待者故次之以仙釋仙釋荒矣或生於此或來於此不可以地之遠近時之古今限之豈所謂別一流人物者非耶亦不可以人物之異同限之非以爲仙釋大也人物之義本如是其大也

名勝志總論

一山川　二寺觀　三宅墓

四臺榭

度大庾嶺登舟浮墨江而下至聞韶水山川益淑詭過中宿轉連州江而上蓋別一天地也韶山川之奇冠於嶺南爲韶州志名勝所以寵韶也山川麗於方域今按諸方域之外而獨爲志所以寵韶之山川也韶地處其僻民儉而愿無所點綴以寵此山川使生於京洛吳越則其奔走貴遊爭相點綴者當不勝紀今且發寂寂笑人之歎安可以不亟寵乎韶之山川譬如枕僧羽客離奇磊落雖草衣木食而烟霞之氣撲人創宇有無點綴俱在可不可之間俄而與高僧羽客會超然塵壒之表澡雪心神破除情見興善起教饒益有情處城市而得高深依丘壑而生變化者山川之靈之所交也於是志寺觀英偉特達之流生而居沒而藏爲廊廟重爲里閈光過之者咨嗟憑弔欽其遺風振興於千百世之下蓋山川之靈之所鍾也於是志宅墓士大夫能置身於富貴利達之外不爲物欲蔽則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始能出雲爲雨以濟蒼生則振衣千仞濯足萬里類非俗吏所能爲撥其迹藻寄其深念皆山川之靈之所助也於是志樓臺是三者人與地與時互相爲賜不可以數見夫是

以有興有廢合而麗之全成名勝惟韶之山川庶幾無負此寵命亦豈方域所得而有哉

藝文志總論

一文　二詩

陸賈使南越尉陀曰生至使吾聞所未聞陀眞定人其不屑於南之闇明甚賈固有出於北之闇者此新語所爲見重於漢高也漢平南越韶地屬桂陽治文教未蔚興至唐而開閎宋與明迄於今則紀載盛且備矣流覽其間大體有二其一政教則謨猷出治之所存也其一風物則登臨攬勝之作於韶有輕重於

天下有觀感則傳之非此族也删之可也嗚呼自漢以來二千年名流勝士遊從何限豈無一時與會足掩千秋者即卿大夫一舉措勒之貞石期不與陵谷俱遷當時非不赫然而後之人或起而删之是以如是其少也韓愈以遷客過此偶有所製於其集中未爲傑出然以其名重不容不傳故有以名傳其文者有以文傳其名者有名傳而文不傳者猶足繫人寤寐若名與文俱不傳谷響風歸求一把玩而不可得此寧有幸不幸存其間要以人貴自立使斷然爲必傳之人即斷然有必傳之文抑使後之文人爭欲託

於我以傳豈猶有删我之力哉語有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志文而冠之以藝所以尊德也君子有不言言必有以維挽人心埤益世教不則雲山水月引人勝地不使滔滔者隨汩沒而終斯爲德人之功是故雲華御室之篇非不麗也君以是驕臣以是諂則吾無取焉竊此義也天下之文因是而一出於正庶乎其可也

曲江縣志發凡同異

曲江之志潘新昌爲首功凌五河繼起綱舉目張頗稱善本今所重訂不故爲異亦不苟爲同凡列九志各以總論冠之一分土二制用三設官四修政五立教六講武七與賢八覽勝九觀止義自相貫其中別目各從其類

舊有圖考志所圖地形即分土可攝也星體最廣分野所引皆揚州全域若氣候則粵東泛語形勝又韶郡總詞於曲江何與今稍有删定貴其親切

潘志全載府廳凌謂宜讓之郡志蓋郡自兼邑邑不當兼郡也然於兵防志內全載將領名氏於體亦似未順今設官惟列本邑講武但紀官制而已若六邑科目不可兼收故自定論

流寓首列馬援援以伏波將軍征蠻路出樂昌若可稱流寓則前漢路博德楊僕宋潘美皆當載也韓愈幼孤從其兄會至韶此在少年時如隨任子弟耳志所收諸詩皆謫潮州經過之作又趙永忠謫監韶州酒稅宋監稅猶爲職守之官不比安置諸軍州者皆不可稱流寓舊志載孔平仲平仲初知衡州徙韶州後以上書安置英州與曲江無涉韓會未詳其職郡祀名宦凌志入流寓皆未允協

凌志流寓載四指揮自屬勸厲風旨然指揮爲守禦正官不可入流寓道寬有古大臣之節如明宣宗遣

中使取黑虎寧奏罷之又淮王護衛蹂踐民田寧奏
劾長史以下皆被譴使得遇漢文帝豈遽出申屠嘉
後耶今按諸東漢四名宦後餘三人刪去嗚呼明之
時指揮猶能執義侃侃天子嘉納親藩歛戢其風為
近古矣

井泉陂圳係於田功墟市橋梁切在民事舊分載輿
地戶口古蹟志內今併入修政中

修政半防水旱講武全防盜賊附見本志不別開祥
異一門

舊志有義田一百八十四畝三分零附載學田之後

此本以惠窮民之無告者非養士之資也前賢德意
中飽於奸人司收者不當察耶今移入修政內載預
備倉後

凌志祀典即壇壝祠廟也既稱為典義則尚嚴非奉
歷朝奏允及地方官春秋致祭朔望行香者不宜闌
入彼村落細民自供香火若阿婆獺姑等廟悉載無
遺不僭且濫耶故一切刪之

凌志於名宦獨取四太守於人物刪張偲麥鐵杖其
有論斷今俱仍之所謂埋長即就也馬援武溪深詞
乃在樂昌然東漢時樂昌未置縣此本曲江境也即

周府君功勳碑不妨收入胡賓王登進士在乳源縣
未置以前同此例收皆不為冒若張麥二公生於曲
江始興析縣之後刪之自可耳

鄉賢自屬土著舊於義士一條載秦綱熊飛綱為建
康人飛為東莞人新郡志別出客將一條為當

舊志於鄉賢外別有碩德孝友義士三條似所重者
科貢耳尚德者不序爵孝義賢者之先務也苟實稱
其名白衣何媿金紫況諸生未預賓薦豈遂判若雲
泥今合為一條亦鄉黨莫如齒之義也

舊志鄉賢譚掞與王安石同學安石行新法引之入

局屢遷官非正誼之士也其父昉為安石師安石為
相而昉以郎官卒位其子求墓誌於安石不獲此固
不苟為趨勢者舊志昉乃附掞而見何不使掞附昉
而見乎今黜掞登昉即天倫亦得所矣

宋特奏科蓋憫諸儒之屢舉不第者於賜進士日特
奏出身故宜附進士之列也若元之解試則與今之
鄉舉相同舊志入進士內今移置明舉人前

漢郭蒼晉張魴皆邑人薦辟蒼撰周府君碑銘有古
魴居鄉有德居官有善政致白鹿群遊之瑞豈可不
人之鄉賢為有德有言者標榜耶魴篋在洽涯令英

德志亦失載
藝文附註各條之下殊覺猥瑣五河別爲一帙遂成
大觀然與新昌皆本郡志而廣之耳攷太守符公序
云攜于史傳記數千卷然後成書當無掛漏而文獻
集逍遙臺序竟遺其詩至遊家園發曲江溪中之作
名實猶與邑志相副亦未之收何也凌志謂曹溪別
有寺志故其詩文一篇不錄然彼卽單行此亦不妨
並採唐宋名賢篇什無多存之自覺風流未墜若張
子壽大庾嶺一序楊誠齋文文山英德道中二詩各
有所還不敢冒之吾邑亦凌志一時失撿耳

尊官上屬直書名姓臨文不諱所以使後代易曉周
公曰召公奭民到于今稱之凌志所云確乎其不可
易也

分土第一論

地圖　建置沿革附氣候形勢　山川
風俗　物產

曲江之名初見於漢與湞陽浛洭同隸桂陽幅員縱
廣囊括江嶺自始興建郡旋析爲邑再分則置樂昌
三分而仁化四分而乳源其壤益削元之世兩合翁
源而卒不可合者令權素輕固有鞭長難及之勢也

今之所圖曲江非古之曲江然江楚控制阨塞之地
割以爲郡邑而營曲江如營洛邑乃居天下之中故
其山川秀而不險土田平衍氣候清淑爲朱旛皁蓋
所都昌期漸會名世間出豈非介於英雄之間樂仁
翁乳外資保障譬於一身內爲腹心虛靈之妙之所
由蘊發耶夫手足强始可以捍腹心腹心實始可以
强手足曲江爲南北孔道亦譬於水穀之府頭或水
穀不充而雜毒時下披其圖者見形而不切脉卽爲
治益難予故竊幸於賢二千石之有隔垣之見也

制用第二論

戶口附坊都村落　田賦

古之人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雖有水
旱民無菜色蓋藏富於民也其後合郡縣之賦輸之
上京必如是而入不能問其所出必如是而出不能
計其所入耕九餘三之法蕩然無存而民始困吏不
得急民之困歲課不及額惟鐫級罷官是虞一意操
切卒至於土崩瓦解其所由來漸矣夫舉一邑知天
下舉往事知來者曲江之戶口且在生之難聚之益
不易土田具在闕之難守之益不易賦役具在取之
難用之益不易夫急公而趨義亦人之情也用之者

不知取者之難取之者不知用者之不易各相遁於不情之中而以吏爲之機關然則上不病國下不病民高不近名卑不近利何以迎刃而解善刀而藏乎嗚呼難矣

設官第三論

題名　良吏　流寓

與天子共此元元惟令最親旣報政往往入爲耳目喉舌之寄惟令最宜自愛曲江爲邑二千餘年唐宋以來少有頡頏於魯恭卓茂者豈皆不重自愛抑黜陟未允而悃愊無華之吏或壅於上聞歟夫僻地易

以市德衡途難於使才十人結歡未能見利而一人失意常足爲害則曲江之令事上卽才少馭下卽德薄亦無如此四達之衢何也明之保睿姜寬得民心而開罪於上官過客予讀其傳而悲之夫上官過客不乏賢豪長者令所以接之無厚與薄必將之以誠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蠻貊可行而況賢豪長者乎若夫殘民以逞則纖夫亦不欲有其名皆可以情通而理格予願與後之能自愛者慘澹經營無負共此元元最親之職也

修政第四論

城池　公署　郵舍　陂圳附水旱

橋梁　墟市　街道

周禮一書所以守土保民纖悉必具蓋治天下之道不出於一家令之治邑如治其家則天下治矣是故城隍有制宮室有制郵傳有制市井有制溝洫有制橋梁有制有事以固圉無事以徇田功通物用開往來之經脈孔子稱蒲之善單子識陳之亡無他道也知政本而已此志在修政其前則設官爲修政之人耳主在公朝制用政也十九在官其主亦公朝後此立敎以其出乎政之上則尊之講武亦政也今之令

不兼武故別之興賢政也意在表山川之秀士民之傑異故別之於是修政之主一本於民事知民事之爲本則知政本矣雖然公署非民事也奚其列曰此亦司牧之家也有不傳舍其公署以不至傳舍吾邑則治邑如治其家吾民庶有起色歟嗚呼今之所爲修政在周禮影畧間率未嘗措意蓋政本之失亦已久矣

立敎第五論

學校附書院社學學田　壇壝　祠廟　坊表

人莫不貴遠而賤近欺顯而畏隱兵志曰攻城爲下

攻心爲上治民亦然不攻其心欲其無捍文網不可
得也縣官所奉俾令齊其發覺以爲結證而私家之
惡乃有不勝其發覺者無所懲創習爲故常則建學
明倫眞移風易俗之大要也自聖教荒落吏以視學
爲具文士亦苟帖括捷趣名利曲江之庠卽有舉無
廢其流與俗學等耳夫學不足以造士士不足以式
民然而恒心猶未至於泯絕蓋聖王所以驅人爲善
之路曲盡而不遺也人固有畏國法者有畏人非者
有畏鬼責者有聞惡而怒見善而思齊故懸一先生
之言以道之一陰怵以神明一陽勸以簡冊皆所以

攻其心其載在祀典或勤事或定國或禦災捍患聰
明正直鑒觀下土不外於惇倫執義之夫而立九逵
瞻坊表亦尚德亦尚齒亦尚爵無自朽於百世之後
以玷其名實卽智愚賢不肖無一逃於聖人之教網
故曰獲禽之網宜開三面誨民之網宜頓八紘使曲
江之士舉以張子壽余安道爲無待而興之豪傑豈
非長民者之恥哉

講武第六論

兵制　教場　營寨　關隘

屯田附盜賊

漢武平南粤首以曲江隷桂陽移粤門戶爲楚門戶
亦制險之上節也南部之民善柔不足以爲亂瀕海
劇盜長於水不長於陸其能爲我患者粤西與楚寇
耳往時兵力單弱禍且蔓延至於督府躬履戰地本
朝設副總兵以鎭之居重馭輕執中權以旁應其法
最善曲江之令與民藉千乘之芘以高枕一宜志雖
然楚粤之寇一旦猖獗卽五邑先被其害韶之兵責
在遠戰不戰於遠使蹂躪及曲江不得已而背城借
一策斯下矣予旣爲曲江謝腹心之託卽爲五邑請
手足之視二宜志也

興賢第七論

科甲　貢士　辟薦　封廕

鄉賢

哲人崛起由於地靈地之靈不能數發蘊之必久一
發而止止亦必久其勢然也曲江人衆之庶物產之
饒科名之盛不能當粤東一大縣然張文獻公余襄
公爲唐宋名臣舉全粤數千里上下數千年無能方
駕則曲江之人衆卽不庶物產卽不饒科名卽不盛
其視全粤未始有讓容也雖然天生人才大有大用
小則小成君子不以己之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

不能若愧人爲張爲余是張余之所能也張與余且不忍以己之能爲人病不爲張不爲余亦張余之所不能也吾何忍以人之不能爲人愧耶選舉必書薦辟必書贈廕必書其指一歸於登俊俊一歸於張與余不能爲張與余者亦各有其俊焉不遺於下士不遺於貧女此君子之意也知此意而推之可以教人可以用人可以師人可以君人矣

攬勝第八論

古蹟　寺觀　丘墓　仙釋

韶之爲名仿於有虞氏之奏樂後之人誕漫其說泰

伯之荊蠻斷髮文身吳越於周咸爲荒服然禹會諸侯於會稽歿葬其地舜南巡能至粤西獨不能至粤東何也上古帝王類有神靈盖役使鬼神跨越山海其胸中所存皆獨立於乾坤之表則以阜岡之秀區合簫韶之雅奏亦事理所無疑者後之人爲嗜欲所蔽則志氣昏骨肉重遂以一隅自局偶然相遭於丘壑間發其幽思畧加點綴便覺形銷累釋流連不置彼名卿才子衲僧羽客一亭一臺一仙宮梵刹位置楚楚非有虞氏踞石鼓琴之餘韻耶夫禹葬會稽舜葬九疑未嘗以非其鄉爲戚後之人以葬其鄉爲重

矣非其鄉之人至於其鄉徘徊墓道彷彿其音容猶有欷歔憑弔而不能去者此以知人心本大不足以畛域之遠近相分而或者遂以一隅自局悲夫予所志攬勝勝故在也能攬與不能攬存乎其人

觀止第九論

文　詩

人心如鏡事會景物適然過於其前不可以久留風月恒遷江山無變於是有世閱人人不閱世之感名流才士以易朽之毫素作不朽之丹青搨往者之故容發來者之新思此亦天下之至靈也曲江僻在嶺

表張丞相余尚書功德巍然立言復能卓越風度風采各以一字之長與其面目惟肖杜甫韓愈許渾蘇軾楊萬里之徒或以宦遊或以客過或聞聲寄想競吐華詞照耀簡冊至於今作者竝起時欣試玉輒恨遺珠則攜冰雪之文弄璧月之水登華蕚之峯微吟朗嘯與簫韶之音相爲響答豈遂遜咸池洞庭霓裳桂樹之奏耶予於八志既竣蒐討藝苑自東漢迄昭代得文與詩若干篇命曰觀止亦吳季札之於周樂也夫讀書而論世德功往而言存留鏡中之影於紙上見紙上之人於鏡中謀國者典運甓之懷在野者

生脫屣之槩兩者殊塗而非與儆古之人道業聲施與天壤相敝其不出於沈埋利欲患得患失之鄙夫亦明矣

仁化縣志凡例

司馬侯修志距今八十餘年始奉檄取文獻不足缺畧猶甚鹿侯君荷重以相屬禪誦之暇考訂會歸僅存大槩供一時之裁成非自居於作述間有論著偶出野諜義無蹈襲其前人之說可存者仍列姓名不敢掠美

舊志分八卷圖位第一予以所圖者輿地而已輿地

紀首列其圖義自相符不必另爲一卷

輿地有建置則疆域定矣有山川則形勢氣候存矣有都里則村落著矣悉從附見不貴岐出他紀仿此

廉石山下元志有黄巢鎗桿至今不朽之語詢之土著皆未之見巢以劇賊蹂躪粤東而粤之人故神其說豈非敦詩說禮不能漸漬而湀猶存好亂之習耶

即廣輿諸書奇而載之皆所謂擇義不精也予故删去淸遠濵江有磯亦名黄巢噫與鄭公鄉公超市抑異矣

兵餉屯田鹽法皆古之大計今或與縣令相關或與縣令不相關其利弊亦非縣令所能議此敝風也偶出贅言自可置之有無之間耳

宋制仁化設知縣丞簿尉各一人蘇邁爲仁化尉見其父文忠公集非知縣也又其任在文忠公謫惠時非紹興紀年也舊不知何所據今正之

郡縣志皆有流寓舊時一統廣輿無不載之仁化獨少見蓋未有過此者鄧州李公孝源向爲虔撫此地係其所轄後丁外艱隱於丹霞公故明末完人所存詩亦磊落奇壯今特采入流寓見名宦後爲邑乘之重

舊志有雜攟謂爲存而不論然首載祥異即乖於理蓋春秋謹書災變爲敬天勤民一大關鍵豈可置之存而不論之列夫政治有失則水旱盜賊應之令之權雖小不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自諉故列於政治紀庶知所修省焉

舊志禮教記乘舉學校祀典二目自是儒者正宗今取雜攟中祠廟附諸祀典旣與寺觀區分而祠廟之神非奉勑封不得濫入尤所以重祀典也若書院社學昔已附庸學田射圃項歸隷籍亦隱寓尊卑統轄名分即其立教大端矣

名宦鄉賢事須核實若存愛憎何裨勸懲今所續書安敢不慎舊志善人最益風化蓋表章耆老不以富貴相先故尚德之宗也然不可以濫濫則不足以勸矣

仙釋寺觀於治道無預附之各紀則不稱删之則不雅今别標方外一紀使之單行蓋史例也禮有盛會醉飽之餘山肴野蔌風味宛然亦將攬其清超非曰助其幻渺

舊志藝文散見各條細碎悶人今勒成一紀爲第八卷文與詩各從其類亦爲玆邑别開生面使覩者豁然

輿地紀前論

圖位　建置　山川形勢氣候　都里村落
風俗物産

蕭何入秦先取圖籍知天下阨塞戶口之數蓋郡邑之圖籍獻於天府制也合天下爲一圖總而畧分天下之郡邑各爲圖别而詳仁化雖小其圖將獻於天府不可不謹矣有圖則有籍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有土地而人民生焉政事出焉舉其三則全志皆括舉其一則二寶皆從故志首輿地輿地

首圖位猶之畫卦乎有卦則有辭卦之辭亦猶圖之籍也兼圖與籍而成志濫觴乎經滔天乎史君子以是爲文敎仁化之志將以爲文敎抑不可不謹矣

書形勢後

昔趙陀築城於仁化百二十里以壯横浦卽今城口也城口接壤桂陽而横浦爲南安入嶺之關蓋當時大庾東嶺未開路近仁化之北是以爲密邇聲援也今雄州稱孔道而江右之人往往走捷徑於此地則仁化一邑北距楚東北距江獨當二面曩使庾嶺有守而精騎間道直趨可以徑薄韶陽横斷南北豈非設險者所宜備耶

書物産後

仁化物産與五邑同可無志也廣輿記云仁化有竹布今不復見府舊志云仁化有白草長三四寸許叢生莖葉與衆草無異每天雨先一日變白晴則如常爲異耳然無所可用夫鍾乳之累乳源膽礬之累翁源淘金採錫貢魚弄石皆足爲吏民之害而仁化獨無之是亦地方之福不可不知古之仁人不貴難得之物有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以崇土德而厚民生皆此義也

仁化平平無奇惟山川自成一家惜無能盡發其覆者然韶屬六邑五皆有循此獨無之譬於草無毒蟲無螫獸無破鏡鳥無梟獍不善耶中州清淑之氣或以是爲蜿蜒磅礴之交有不容其逼處者凡爲志各標其所有予特爲仁化標其所無亦別體也

賦役紀前論

戶口　田糧　兵餉

治國之道莫重乎生財今之縣官第遵成額以督課使無宿逋而已仁化彈丸邑爲糧僅三千三百餘石宜可臥理而催科撫字猶齟齬不相入何也彼故牒

明洪武間戶一千一百餘口九千六百餘永樂間戶七百餘口三千二百餘幾耗三之二生聚至於萬曆戶一千四百餘口五千九百餘今之口五千五百餘稍有所減洪武間糧五千二百餘永樂間二千一百餘至萬曆丈量之後糧三千二百餘今之糧三千三百餘稍有所增夫人有息耗土有荒易賦之盈縮因之然則明之永樂之時其不按成額而催科可見也且成額猶是也歲辦之裁解既殊鹽課之考成復累令之難易亦有分矣爲臣宜有以足上爲民父母宜有以足下乃者年穀屢登費用屢省上不加富而下

猶怨咨其咎安在謹列古今條貫如左使論世者有所考焉

書課程後

鑄山煑海管子所以富齊其後鹽法遂爲國家大計然桑弘羊劉晏趙開等皆自有灌輸之術未嘗責成額於郡邑今之鹽法權有旁出利有旁得郡邑皆無預焉而必受考成之累非事之平也禁私鹽者當於源不當於流誠使煑鹽之所別度要地各置場官以一歲額引責之使商人徑赴場所買鹽不限其所往則商人行鹽之地寬而場官賣鹽之地狹賣鹽之地

狹則耳目易周而私鹽之禁易行加之考成而委以贏餘則場官必能自盡其力此所謂清之於其源者也行鹽之地寬則貴之徵賤之徵貴期月無定商人各欲速行其鹽不能挾一成之例以患苦小民雖有私鹽亦無所利此亦可清之於其流也夫不禁私鹽於所從出徒使縣官承其流而禁其入難矣且夫以旁出之權操旁得之利以旁得之利挾旁出之權既非下吏之所能問而考成則問之爲下吏者不益難乎此其害各邑所同也若以楚之三邑享食鹽之利而與之一邑任銷引之害則仁化所獨也

書兵餉後

明制縣設民壯二百名兩巡司弓兵六十名卽係縣兵由縣給餉衛抵歲解之額蓋已寓感慨于言表矣卽如弓兵每役七兩二錢而解司解道每役十二兩此何理也其民壯董追外僅存三分之一志稱什九在官什一在伍可爲太息請與悠其弊特設經制官兵統兵別有將領撥餉一聽藩司縣令坐蒙其安可以徼幸無事則兵餉一項今志可不載乎特存之知法隨代變弊逐人興往時之權在已猶多掣肘此時之權在人亦未可漫不經心蓋同舟之利害所關非細耳

書屯田後

屯田仁邑之土也明以開荒授之軍設諸衛所世職統之軍亦世戍也然舊府志載韶州千戶所旗軍一千二百五十名年久逃亡八百六十一名見在食糧疾幼止三百八十餘耳不知各邑屯種爲誰氏之子耶夫屯其地之田未有不居其地者若不居其地則田荒若耕其田則軍當不亡若軍亡而田不荒則明之軍政固積玩而不知振飭也今者世職亡矣然猶世其軍其可按籍而責戰守乎抑僅履畝而徵糧也如僅履畝而徵糧則以仁化之土還之仁化舉其籍而還之編氓未爲不可顧沿此衛所空名何爲

秋官紀

官制題名　名宦　流寓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君師不如其言父母也令處於君師父母之間不能爲父母無以爲令不能爲令無以爲君師令不綦重歟後之人臨之以勢劫之以威至目爲破家令則幾以寇讐相視矣古天子以一人作君師嘉惠元元慮不能徧幽遠而置此令也又爲置之丞尉以佐其

政諭導以宣其教令不能躬爲父母以仰答德意虐下不仁負主不忠則有誅賞之法在顧當不能盡公司馬遷作史記有酷吏傳補斧鉞之窮志獨載循吏如著家乘書先世之善而沒其惡是以親親之誼待之也夫待以親親而化爲寇讐獨何心哉嗚呼攬秩官之志亦可以惕然而深思矣

書名宦後　二

爲吏者慈而不斷則權必下移斷而不慈則威必下殫其名不同而其實同歸於害也記云豈以強教弟以悅安卽寬嚴故當相濟而容有相勝者一則度地

一則度時夫繁劇之邑五方雜處奸僞竝長承平既久風俗僭侈豪宗怙惡至於亂階既發盜賊繁興則搏擊峻厲如投芒硝大黃以開鬼門潔淨府耳仁化處荒僻一隅値兵火之後其地與時皆以撫循噢咻爲上雖然有意愛民而權或下移則愛民者一人而害民者十百人而無所制非其不才抑欲有以中之也要其本必先正已哉

名宦之傳廣文竝載而佐貳無聞豈以官卑不錄抑亦自立者難乎夫上下數百年膏澤詩書之士猶不能俱擅循良況于椽史身名兩輕者令而賢無以見

其賢令而不肖亦有以逞其不肖其所處固與廣文異也然則覩于佐貳之無聞令之責益重矣

政治紀

公署　城郭　水利　積貯

兵衛　關梁　街市　災異附盜賊

紀政治而冠以公署蓋政治所自出也政治有善焉有不善焉則居此公署者所自分也夫政治何昉乎命爲天子守土義當與城爲存亡則堅瑕不可不講矣其要一在足食二在足兵水利所以盡地力積穀所以濟大時皆足食之道也兵衛所以討軍實足兵之道也關梁街市所以詰奸利涉便來往通有無非是則兵食之備不完守土之義不盡屬有水旱之警外侮乘之令雖見危授命已爲有負於吾君吾民故著災異附盜賊於末庶知所戒心云

書盜賊後

予嘗疑井田封建之制方里而井井九百畝率以是爲準則子男五十里得田四百五十頃侯封百里爲九百頃耳内以須祿賜外以應朝聘具車甲而資戰守其用當有所不足考之史周制四縣爲都都四十里爲田一千六百井則子男五十里得田一萬六千

頃侯封百里爲三萬二千頃當是時荊楊未盡闢而五等之班有千八百國卽其地當有所不足予未能深究也仁化土田一千二百八十餘頃此足以爲國矣今坐斗大山城中問簿書期會不給一旦有事談兵食無所藉手蓋賦稅趨于解運士卒出于召募其勢故不可以爲富強是以積倉無九年之糧乘城無百乘之甲孔子蓋曰必不得已一去兵再去食今者嘗自處于兩不得已之地而以戰守聽命于人令不與城爲存亡則有罪與城爲存亡亦疑于非其罪也政治卽有紀閱其間事關兵食時見其文然則爲令

者果奚所設施而可嗚呼可爲者食不可爲者兵宮而教之使管內無弄兵之民庶幾戢干戈于不試化兩不得已而爲一得已君子所以貴因時而擇術與若夫外患之來無逃于義與命蓋可爲者已不可爲者人也

禮教紀

學校社學學產　祀典祠廟

內而聖外而王明以治人幽以治鬼神古之學術未有不兼者記有之化民成俗莫大乎學安上治民莫善乎禮禮有五經莫重乎祭合學校祀典而名爲禮

教蓋儒者之正誼也今之世有學而無教至于祀典鮮不褻越黍稷非馨明德維馨長民者無功德於一方即潔齊將事亦不克交於神明彼其風肅然往來如在皆承天由治有功德于斯世斯人者也仁陽雖下邑宮墻有閟壇廟有秩繹其義修其事盛德大業可以反諸身而自勉夫治鬼神之道不外于治人治人之道不外于治心非有兩事而兼之直以一義而貫之爾

書學校後

寓內郡邑罔不有學而化不行俗不美蓋無師也夫學云學云豈不云明明德於天下哉然格物以致知雖爲之師未有能明者習呫嗶工揣摩苟得一科第舉其學而棄之即欲不棄然不可用則濟濟於頖宮稱孔子之徒亦名焉而已矣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仁化千戶而巖寧少良才顧其興也必有所待無如此師道之失何也夫欲起久絕之師道則聖學安可不講歟或曰是宋儒所以爲世詬厲者也予曰爲士大夫而爲韓侂胄輩所詬厲亦何避之有焉

書祀典後二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此敬天勤民

之實也勤民故敬天敬天不可不勤民而世之君子或實言勤民虛言敬天爲之說曰先王以神道設教耳夫設者未必然而爲之詞使無神而設之是欺人也使有神而疑之是欺天也已則欺天而誣先王爲欺人則亦不學之過也古今祀典無不先孔子明乎郊社禘嘗治天下如運諸掌非孔子之言歟爲上者精白一心自通於鬼神以昭事上帝爲下者凜監觀之有赫止邪諂於未形則進德修業不鞭策而日新祀典之制豈特爲災祥祈報勤民者養其身以有富也格其心以有教也一稟於敬天嗚呼明而行之鮮

矣
祀典有學山川社稷風雲雷雨諸神奚以有祭奉牲
幣而告之則吏宜惕然知所先務也學有祀典其爲
禮也大矣此皆朝廷正額支銷而不肖者或因以爲
利是不惟無學之實亦未嘗有祭之實也蓋匹夫匹
婦稍知恥者不爲嘻其甚矣

人才紀

科甲　歲貢 恩錫　薦辟 援例 吏員　鄉賢 善人

女德

才難不其然乎自有仁化至今得甲科一孝廉十五

官無至四品者亦不踐清要豈韶陽間氣不鍾於此
予嘗攬觀其山奇而不文水清而不聚產無金錫雜
寶惟稻粱是藝民貧而士樸諸縉紳先生稱賢者大
抵清高醇厚而能自守信哉仁之爲名與實相符也
科第雖爲邑華亦有不才者出挾其勢力足以蹂躪
鄉曲增長澆風馬新息既封侯述其弟少游言士生
於世但取足衣食守墳墓使鄉曲稱善人足矣至求
贏餘自苦耳其戒兄子嚴敦書取法龍伯高爲謹勑
士蓋其閱歷至深矣英雄之資有利有害山川之秀
一發一衰名花百品文木十圍非不珍貴較其恒用

不如桑麻乎故美夫仁陽之才之以可久爲勝也

書鄉賢後

人莫不同有此心擴而充之有至有不至則差别成
矣歎啓寡聞君子所誠古之人蓋有遊學於四方今
何寥寥也仁陽僻在一隅異人鮮有過化士或謹守
一先生之言獨善而止鄉先正蒙志仁嘗講學於金
陵惜其年不永頊士習亦稍惰矣富貴利達容爲地
所限若夫聖賢則取之吾心而具豈地所能限耶予
終以任重道遠爲群才勉一旦有閒直還上智無論
不屑屑於名位卽自託於比屋可封之間亦堯之凡

民耳然則其志善人何居曰是同有此心之左證君
子益不能共已於擴充也

方外紀

仙釋　寺觀

孔子稱桑戶琴張遊方之外而自謂遊方之內夫既
已有方卽不無內外故以內視外者若亡以外視內
者若傷自非通識安能泯於大同乎玄玄宗老空空
歸佛或欲辭而闢之然其教終不可廢蓋得其道者
常有絕世之姿帝王卿相時復崇奉而高才盛名之
士取其說澡雪性靈以爲勝妙然則荷方內之責者

不妨涓方外以聽其遊乎仙釋其人寺觀其所居也一丘一壑位置適宜賢士大夫亦以登臨助其舒嘯豈能向政刑中全身汨沒則孔子所謂遊方之內與方外故同一遊耳識方內之爲遊而後能泯於大同斯聖人所爲無方也

書仙釋後

予聞曹溪之道大行其後有五宗而潙仰居一仰山慧寂仁化人也入聖位得六通宗門盛稱之六祖以范陽居曹溪雲門以嘉興居乳源皆寓公也仰山於仁化獨爲生緣豈仁化之間氣不鍾於方內而鍾於方外歟夫方內方外因人而分氣故未嘗分也而或鍾於彼或鍾於此則地亦疑有分皆不可以意測彼羅閱三佛那提二師同爲國瑞予故表而出之俾仁化得高視於方外焉

藝文紀前論

文　詩

人之五官能發其意所欲發者莫捷於口莫給於手諧音爲字比字爲文道德之藴政事之畫江山人物之變一假之以爲久志者文之一體輯各體之文則爲志之一體是文之聚也聚猶之市市之物不可以不多且大而奇志稱蘇邁尉仁化文章政事有父風然未有片言之存蓋昔之賢豪至此者少至而有作作而傳者抑又少矣宋湯露僅一文余襄公二詩當明之世錦石巖詞翰稍著近則丹霞見多然皆以山水爲之鼓吹以仁化爲地即以山水爲文以山水爲地復以文爲山水宗少文之臥遊與司馬子長之身到不相借而相爲用予所集藝文之聚較之昔何似列于市以待觀者予又觀其觀者若猶存乎見少則倚馬雕龍之手故無容寂寂於此也

書學田記後

此案有三失僧非郡之民耶不當以曲直求判如以曲直求判則亦郡之民矣兩造相陳置是非於不問是吏失其職也彼無籍沒之罪破律而入其產是國失其法也是非之案一定於田之虛實實者幷沒其田而虛者無罪是人心失其平也蔡廣文既得其碑知其爲衆所助僧所自開不能舉而歸之廿於臨財而苟得亦非儒者之誼也士當養乎宜以正養之不宜以苟得之養養之也僧當返正乎宜以正率之吏失其職國失其法人心失其平自處於不正而責其返正適足羞朝廷而辱宮墻之士矣然則明王道闢

異端皆不可以有成見一有成見則異端猶未闢而王道先不明此雖舊案予亦當一駁也

書藝文後

歷五都之市珍奇玩好日用之物皆售焉玩好有贋者日用之物有敝且惡者則不售且爲主人揶揄求作者於志之藝文什不得一二蓋碑記之篇類多塞責而有不得不存者如修城建學諸政事爲一方掌故則亦等於備員也若夫登高攬勝名流逸士豈不匠心獨運乎贋與敝惡或有所嚴不欲使主人枉被揶揄是所以愛仁化也夫一部之中仁化爲主人一

篇之中作者爲主人則亦所以愛作者也

徧行堂集尺牘目錄

卷之八 文部尺牘

卷之九 文部尺牘

徧行堂集尺牘之一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習　古踰　編

啓　尺牘

荅李鑑湖居士啓

恭惟鑑湖山主大居士才鍾間氣道出凡情人倫作楷名流之砥柱千尋梵輔乘時法苑之長城萬里今釋叢厠同朝幸邀末契十年遠想一旦重逢念其迂拙不宜久在鄽中有此高深方便送還物外未蒙紫玉之記莂先獲丹霞之淨檀金昆玉友締構千秋跋

象瘦龍逍遙半世蓋空老人望而未見亦憨大師取之不能故意虛羸遽茲忝竊護持周帀曾看勒石之文啓請殷勤便捧到山之劵猗歟解脫藉甚莊嚴從前願力結成寶樹金沙此後心光散作香雲花雨實古今之盛事真賓王之榮觀川巖迥絕即攜清衆以同歸鐘鼓交參總爲高門而迴向感不能盡詞非所宜

荅張青琱中翰啓

恭惟青琱大士降神丞徧擢乘機山卿月照西江砂石化成古篆使星臨鎮海風濤湧出明珠氣蓋一時

韻流千載今釋灰心忍土蠹行窮巖孤節未卓花田彩鷁已分穗石聞君好我一唱三歎而有餘勞此同人指口說心而不足豈非把手偕行曾在三生石上不謂交肩錯過恰當十字街頭巨帙鋟詩長牋貫啓欲破雙魚駭龍蟠而虎躍乍開一綫喜玉潤而花明霧眼肅清蓬心廓闢伯牙遠矣如相見於高山再鼓之餘迦葉悠哉亦屢舞於大地同音之際大雅堂中誰當勒版弘明集內此足增輝慨自佛法凋零不止儒門濟溺遂鹿忘山既貽譏於當世焦芽敗種仍見責於如來每顧衰微未由哀救曾於落髮誓生生世

世不出僧倫願所沿門使物物人人共臻彼岸披荊拾礫近登紫玉之臺撫府穿州突出丹霞之事詹詹索以名場往往矜其苦節敢謂知心不易蓋緣信道維難倘遇同條本無岐路御看遠客相喚還鄉斯乃人皆有之深情元非我獨私之重任所以鷲峯最後付囑王臣震旦無雙飛揚大乘維摩一室開八法三十二義之光梵網千華結十重四十八輕之戒何必衣綻水雲始堪寶座復有髮垂瓔珞妙轉靈機翰林都尉分旗鼓於慈明從悅克勤叶笙簧於大覺隱几忽驚裂破震霆之結打毬齊困撒開露柱之交徵子

誰歸於吾何取伏願悲深智海道峻文壇裴相國之
宗教雙通莫忘來處張侍郎之行解一致且是家傳
篤法輪而遊覺路扶佛日以照昏衢豈徒續慧命於
綿長又足暘皇風之浩蕩山高川廣欲見無從鼻直
眉横不逢便是過頭竹杖纔穿萬壑千巖着翅芒鞋
忽到水邊林下展期異日率寄長謠未稱投瓊何當
話月

請雷峯和尚住丹霞啓

伏以家無二主人王法王隨地稱尊佛有三身日面
月面容光必照蓋窈子未歸長者斯化城尤切導師
江山環矣知不拒於來誠鐘鼓弘揚禮何傷於往敎
恭惟本師天然大和上象骨淸門雲居貴胤長安道
上解空忽現殊祥耶舍塔前叶妙親承寶鏡出群消
息從上爪牙權衡五祖雪竇顯望即迴車貶剝諸方
黃龍南閙而短氣九萬里風斯在下雲垂華首之臺
三十年影不出山霧暗棲賢之谷馬首紅塵香冷苛
林消六路孃生赤骨草深芥子沒三關揭慧日於重
昏挽狂瀾於旣倒望高千古道重一時某等緣逢勝
境伴結同條仰山此地曾入胞胎恐老當年蹶形寤
寐半偈未傳長慶前驅早衍南陽乾坤誰闢已安排

長老之名堂構初興便洗剔天然之號無妨無難不
徒避世花源飽水飽柴且作住山樂國敢爲自受用
三昧聊充法供養一斑敬協僉謀專迎獨坐伏願俯
憐末法大闡眞宗一千龍象隨黃檗以登臨百萬人
天睹青蓮而解脫深潭新綠玉曹谿水別派卻西流
絕壁古丹霞雲門寺重光還後輩豁開正眼把斷要
津波浪彌天枝條匝地庶使檀越福田秀實等需於
甘露亦令衲僧行海廣長直接於金河某等臨啓無
任翹首依光炷香懇禱之至

上本師天然昰和尚

歲律方新伏惟和尚法履萬福今釋不能隨四衆後
躬行瞻禮可勝悵仰昨歲暮還山此時復下山抄化
有佳山水不能與之盤桓但於絡索中時一偸眼耳
此中景物愈開愈勝眞有不可名言之妙恨緣事稍
難未能即迎杖履同此眞賞也

又

鄧世守轉到手諭知春中法體違和今釋未能奉侍
湯藥以增愧懼衙見還山復得垂示惡比丘無端構
禍驚擾大衆仗丹銓部之力使梵刹危而復安非和
上福德豈能及此然芥菴故是强宗側目之地恐難

悠久海幢人事煩雜雷峯地勢孤危丹霞一坐具地殆非無爲而出今釋在雷峯即於和上有成言及今三年步步迴向固無煩再計者目前搆各行寮及厨房禪堂以安大衆即爲法堂方丈起手但錢糧不易湊集苦無不日之成然區區此心與諸僇力行門者皆未敢稍懈也聞石鑑訶衍兩師俱承付囑深爲和上得人之慶使今釋以少善根成此叢席令丹霞作大師子窟與曹谿雲門鼎峙而三此豈尋常營建者可比耶前諭口頭筆頭最宜縝密敢不勒之心腑今釋近來頗有脂韋之誚每自謂當家化王應有此一

副面皮然舊時習氣往往發不及覺惟當痛自檢責不敢貽和上之憂也

又

今釋二月十五日至海幢初欲一中禮覲便詣寶安趨惠陽既聞有禁僧入城之令未免傍偟値番禺彭令君發心爲山門料理遂濡滯此間念一衆聚散所關道場成敗所繫勢不得兼顧想和尚亦寬之禮法之外也新正二日於山頂復得一巖名以舵盤奇絕到山三載成此一遊因此徧遊山下眞不可思議境界也有兩遊記未暇呈覽且付剞劂公之天下萬世

俟刻就親齎上須面說說了須到山下和尚可到舵盤巖恐不可到余俟海岸歸暫附此報蓋歡喜到忍不得處知爲發一笑也

又

伏讀手諭知於登臨興復不淺見茲山之有緣也但上得海山門則舵盤巖且放下此巖尚須開兩石壁尚須鑿磴磴成亦不患不到耳華首爲糧所累只是無理事之人若無理事之人即無糧亦不能無累也今釋近刻丹霞建置一冊內募飯僧田千畝事未必便成成亦須一番布置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耳吾家

門風自然高妙晉人清談宋人理學兼而有之卻須更讀些先秦兩漢書方足以補偏救弊想和上首肯此說也四盡五初當至篁村禮覲茲不多及

又

法門有難凡擔荷道法者皆應竭力護持大衆其下即當家不得辭其責矣今釋値此時勢無德服人所有因緣皆成空設山中停工理所必至然停工亦難空手發遣得發遣已部支若到即須措置度牒錢糧度牒事完即須措置供衆錢糧一手一足並畫兼馳尚未知卒歲之計前去還山從長區處所以目前未

敢輕言奉迎也到丹霞更看事機別有報聞遙望慈雲可勝黯切

又

首座來丹霞出人意外其歸說丹霞亦自不落人意中也今歲因緣殊爲魔嬈然極力拮据法堂方丈已有成局明春二月裝折可完矣秋間有人施田復成畫餅今當一意料理使常住有千石之租以爲根本更勸諸行門兄弟盡心種作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庶足爲飽食安眠之助未卜能果此願否耳古震來穗城告急於諸檀越正是沒奈何着子

今釋亦走南雄區處少田事如提傀儡人一日不提則一切不動大地風波且置之度外也

又

新春今釋未能躬申禮覲伏審和尚法履萬安法堂方丈初夏定可畢工海螺巖一說自是首座好奇非法王所宜處也頓修逼歲入丹霞且喜得一番談笑今來省侍想和尚亦有一番歡慰也今釋抄化錢糧尚在茫然欲往鶖城又須一走凌江布置田事停當耳扁舟至海幢便趨雷峯悉此間曲折故不多及

又

石吼還得慈誨知體中患熱想以調劑焦勞兼今歲酷暑秋氣一至自當霍然但一恨今釋緣事所羈無由日侍丈室有曠定省耳舍利已請爲嶺表福利良多承命已畧有商之者尚未得痛快也海幢鎏金塔成就亦須三年丹霞止是樸實或能先之着鞭耳頃劉煥老有捨田之舉亦足稍寬明歲添鉢苦吟又界江田成與新地扶溪三處聯合漸次開拓則大衆脚跟便穩矣措大家一肚皮道理欲不喃喃吶吶亦不可得然正是沒川頭處今日是何世界有此山場且將常住着數料理停當爲他時不消肖難遊行之地然

後向高高閣上請措大下來制禮作樂今釋亦尚有少許傻酸可以佐末議也

又

聞舌瘡未愈此乃調攝大衆勞心所致始知菩薩問訊世尊少病少惱亦非藥石可能旦夕取効惟以衆生和合之氣爲堂頭安隱之方不患無湯使但少此道地藥材耳舍利塔仗和尚弘願得首座與海幢監寺化導大林兄弟成之已約於明冬結此勝果矣僉議建置於長老峯頭使南韶江上百里內外皆見七級浮圖凌空出現於奇峯怪石之頂此卽天台圖畫

開卷第一幅也頂棊示誨欲照育王塔樣非不古雅
然製不尖聳殊難豁人心眼又丹霞一帶峯巒皆圓
而鈍不可少此如鋒之利爲形家補偏救弊也又聞
欲置塔紫玉臺聞未知果否若如此則如閨閣中物
乃不若高高山頂立耳查育王塔現於鄮縣者高一
尺四寸其超化寺在水中者高三尺想亦未有高數
丈者今擬於長老峯頭造塔不能減量於四十八尺
之下則育王樣殊非所宜矣今釋愚見如是和尚更
一裁之常住田未足亦俟陸續措置新地穀雖出水
費多然決不可糶用幸諭職事勿計目前小利也此

有深意切望相從

又

丹霞雖新創然是和尚多生福德報土如久遠成熟
菩薩雖示有受戒不謂之新戒也棲賢舍利出現應
時應節皆大善知識一片心光融結不可思議境界
從此道徧天下豈但嶺表一隅得藉威神覆蔭耶十
七晚使者還海幢首座適往華首安頓執事俟其歸
更有報聞也法義入山暫附此白姜山有借寇之請
於寂寞叢林忽出一張公舉保留呈子不妨熱鬧門
庭想和上一笑姑待來年也

又

齋堂規約恐有豈弟之嫌其議出自六如尤足嘉其
不黨之誼也樂說來欲爲大衆散布計乃無下口處
今釋謂今年當家趕施主巳是獼猴探水月侍者幇
化主又如蚊子上鐵牛也且喜廣海蕭桑以寄到少
許無主物亦救得一半差足爲補破遮寒慰耳今詳
其緣起爲佛前作白幸和尚一覽之亦見桑以爲今
日將領中不昧本心者也聞欲長服牛黄丸此物能
追痰入腠理久之則一發便不可救或謂陳牧止乃
祖常服人所禀受每有偏者如火鼠冰蠶必不可取

爲正法和尚更一細查方書乃放心也營造復有少
許齋回皆瀕行趕到者附及

又

手諭舌病之後邑力心力俱不能如昔時此蓋勞神
太過所致建立一着只要曉事人多則堂頭老子無
他費心但專力於鍛鍊衲子耳今一切是非人我乖
累和尚調劑豈非及門奉職者之咎耶首座不辭固
佳辭亦自妙當此頹流稱楊稱鄭俑獨行覓院且須
儱侗行者挑着對方丈爍籠則此一辭又足爲害堂
頭熱病者一帖清涼散也世道人心愈變愈怪今釋

眞是勉強向前無論海幢只在風波之內凡有志於
撐持法門者不將身見命見掃除乾淨未有不打退
鼓耳頃已作書再得慈諭率具此白首座并順命然
爲子之道遇艱難困辱便不應辭若坐出盋脉打鼓
陞堂猶是尊貴邊事不妨作謙退之標幟爲後學之
楷模况時勢不同憂危未艾煩和尚更有以慰之也

又

善知識三字人雖厭聞亦有厭不到處譬如做化主
逢人便勸捨錢雖惹人厭然畢竟有些人捨錢做善
知識逢人便勸學道雖惹人厭然畢竟有些人學道

釋迦如來便是第一箇老厭物起動他魔王勸請入
滅凡自不肯要向阿難口裏討箇增一刼滅一刼的
任世長限若不是阿難有耳如聾有口如啞他到如
今還惹厭不了豈復煩我輩勉強向前耶和尚固不
是怕厭之人首座亦不是怕做和尚之人即今暫時
不做和尚亦非躲懶之人和尚蓋恐丹霞一衆樂爲
此論加其沉痾耳然以今釋觀之盡大地人沒有害
冷病者昔有二僧爲人誦經一是房頭一是禪和子
施主將出經錢房頭便打開紙包嫌少討添爭論不
已惟禪和子不發一言施主便道你看這箇師父何

等高雅我有銀子須添與這不討者及討出紙包時
已在袖中捏得粉碎矣天上若落下一箇和尚來不
但諸方要做丹霞一衆亦皆要做時節到來人人都
會惹厭到不消得和尚添憂但欲使人不厭亦不可
得不妨愛憎由他卑縮任我也今釋頑劣無可以仰
慰和尚但向方丈請一尺木多記些評話茶餘飯飽
時說一回或足以供一笑之樂乎龍護錢糧已有成
竹月來與孝老商量發江右之腳矣辦眞退心今釋
亦沒法擔得工程慈諭以一字與其上嶺不特無補
於今日之退心恐亦未合於當日之發心也此番既

交出丹霞不特舊主人賣不得亦自無人買得不特
新主人棄不得卻欲更還舊主人亦自任不得此但
添一場笑柄耳亦無甚大事也諸容續布不盡

又

聞和尚舌病復作正是勞心之過諭及事到着激竟
無一人代爲籌策總斂手聽分付而已此乃盡大地
人偷心窠臼蓋纔一開口便恐惹到自家身上也喫
現成飯說現成話做現成好漢豈不快活爭奈盡大
地沒有這一把交椅即如辦眞發心亦是要喫現成
飯說現成話做現成好漢卻向曾龍菴裏討這一把

交椅如何討得出走徧天下路没有皮寬樹如今又有一種奸猾的也不說現成話不做現成好漢且只喫現成飯此計最高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今釋項欲入此一夥尚未能也龍護園飯碗纔有着落忽然送一座廳屋來助佛殿日內料理拆卸商量修造惹起一絡索昨得首座書仙城數處錢糧杳無消息又是一天愁悶四月八後即圖出嶺任勞即易擔憂即難莫道做現成好漢無此福便做不現成好漢亦須有此福也何時得向皮寬樹裏安單現成飯碗中打滾乎正恐皮寬則樹夗打滾則碗破亦非長久之

計奈何

又

前欲請一條尺木荼前飯後說些評話項讀和尚所說懶元帥因風縱火順水推船一回叫絕今釋亦止是喫飽了飯立地聽雖然如此懶的是不懶的肚皮不懶的是懶的眼睛剜卻眼睛肚皮看不見破卻肚皮眼睛看不見這是箇依樣猫兒忽有人道伊要懶時一齊吶喊搖旗伊要不懶時早已掩旗息鼓直教伊走投没路氣息全無也是箇依樣猫兒又有人道懶的一任懶不懶的也有衣穿不懶的一任不懶懶的也有飯喫釋迦老子與魔王打鼓弄琵琶旁觀者醜阿難作啞裝聾且救得一半又是箇依樣猫兒請和尚一棒打殺簇新放出箇絕樣的猫兒來今釋洗耳

又

四十九年不曾說着一字黃面老子畫蛇添足不如文殊請再轉法輪向現成飯碗裏喫了又喫得措大三昧也蔡家面目向河西一見便不欲更見之田事瑣碎正煩善後之策卻須驅使白面郎君尚恐掘藏無鍬耳

比日法體所苦未識漸就平復否今釋初二日行矣因李山王荅書未寄專遣雲芝齋回交付停當俟其還即發足也得首座初四日書海幢窮乏不可言本山緣如廣海順德俱未往蓋海路梗塞也惟望惠陽一着又云南海縣公將有少助若是則五月中旬石吼可歸當見斗升之潤耳贛吉二府索得孝老五函亦應稍有所濟但八月間須趕回料理大慶不妨走馬看花倘遇知音又下箇來年種子也

又

舌瘡愈而還作衆生息而復宣亦是張公喫酒李公醉總不得免要亦不求免也舍木初二日至龍護初四日附舟還海幢矣西堂聞有悔意然則欲學欸語先辦細心也其性好罵人又惟恐其不盡當以此爲佩韋如阿修羅入藕絲孔中耳到吉自可得廬山信以致還生但恐時日無多未能久待然有心亦不在忙也

又

舌病祇是多思多語之故痛睡一回便覺神足今釋亦曾試之殊勝於補中益氣湯也序文至焚香跪讀

眞所謂淵深廣大不測不倚如此而後有眞文章亦有眞心性但貴和尚如許筆舌衲僧家尚少有會者豈況世智辨聰聾俗之流耶小子無狀謬承和上解髻中之珠加於頂上光明徧照允爲殊絕正恐有負山難勝之懼耳此刻貴重慮無好事人若幸而遇之得如心印則粵東剞劂氏原不讓三吳自當屬山中料理也蔡家田事今釋受累已深已欲結局不惜喫虧卻恐日成便行大差則常住受累尤不淺乞和尚細詢一拍與用拙務得確當開一拍與用拙在世守家曾辨論及此然半字不曾相聞也大抵如世間做官人做錯了事只圖遮掩得過更不吐露實情直到弄壞了天下大事渠亦不管不知修行人理道場事可有如此心行耶雪木頗欲爲營建之舉然未有實落人踴躍發心者若一妄動更增勞累且令謹守待時爲穩也

又

與一拍數行和尚索觀之弁與樂說輩解說明白衲僧家從來不肯料理此等事常住中免不得有此等事忽然撞着便如傀儡隨人提弄一拍旣被人提弄了卻說線索在他手裏所以好笑耳法奏將往樂昌

值孫城守下省云侯其同時乃往爲便且令其在下院候之也弁聞

又

蔡泗如詐稱往省經手人俱延挨漫不上緊情屬可疑惟有截斷耳渠收田價四百四十兩只轉批五百石已多收田價九十兩便諭一拍與用拙卽此結局另立賣契如肯找我九十兩田價則善若更有絡索便連此九十兩送與渠買斷葛藤也其後半田價滿方丈收貯分毫不得借支令的當職事人料理陸續置買好田勿虛擲檀越德意於無用之地也噫豈惟

檀越德意卽如今釋一片身心辛勤奔走通融支借
揭債塡還一柏相與多年同舟共濟苟有良心何忍
痛痒不關任情抛撒今釋生平不敢恨人但事屬因
果願其改悔照管念頭而已自辦有病不便入山今
遵諭暫住下院院主亦似啞子喫黃連也大抵人纔
說做事下手學菩薩便有沒奈何事逼攞將來只好
吞些口水吞得三年口水無事不可爲但不會吞易
成鼓脹耳初六日其母剃落弁將住宅充丹霞尼僧
下院亦是箇招牌索性與之成就過此便下省矣

又

至海幢一月舊檀越過去已過去新護法未來且未
至殘化主現在亦無住妄想攀緣眞箇氷消瓦解揭
債走端州盜賊徧地只管撞去未知能天作何發遣
耳仞千欲遂其淸高亦非難事但旣擔荷此道豈可
求閉首座與今釋常共太息近來世事一發不堪着
眼我兩人落在十字街頭惡道中益深益熱不堪着
想求一脫身之法尚未可得若仞千暫有焦煩不妨
借觀一回將上不足比下有餘亦抵兩服滋陰降火
湯呵呵

又

杭州陸麗京已出家法名德龍字謙菴東入丹霞爲
禮和尚渠與今釋同庚同盟以大事未辦年運漸往
此心極切若不了當誓不下山幸和尚痛與提耳幷
諭知客安置一單寮免其隨衆使得全副精神歸併
一路孝山巳有書上白格外成就慈悲攝受庶不虛
其數千里趨向之勤耳謙菴博敏多材藝其德量醇
誠寬厚勝今釋十倍今釋卻有三分憊賴若鍛鍊得
他乃法門一砥柱也須至端州史庸菴太守諸公欲
爲丹霞未了之緣共了一件以局面未大更請周文
山別駕介紹而見制臺意殊藹然俟其省城歸時更

一盤桓或有發心處則局面寬展矣若不可得卽於
太守一着亦未失也以此尚未有定局今年難在無
可想處其有可想亦不能速蓋事理如此然於今釋
內顧之心則無可以自解矣

又

十四日冒寒就枕兩日來稍愈以其非大病不輒仰
聞傳輸來知和尚垂念又覺不聞之爲疎矣言未與
造曾龍之意甚切已爲作一募疏當卽謁鎭府諸公
囑其領袖此事十有七八成但不能如能護之易耳
但辦肯心難亦不怕今釋近覺衰老見諸少壯肯理

事名不勝歎喜又濟濟皆出侍寮尤增慶慰也方氏
法名領到諭紙足徵其增上之心矣

又

此時非身已到叢林建立堂頭要人庫頭要錢所謂
各自看痛癢不相關也海幢風波亦祇付之不問不
見卿使更起必不更應蓋人心險阻不能保其永息
耳石鑑兄病勢稍愈聞欲來仙城且令靜攝爲住今
釋至此間諸與海幢爲難者有許疑忌也

又

行人還得慈誨蹶踖無地識一麤時便成罪過上觸

師長下累友朋以此知舉動大須審顧敢不循省內
慚益加改悔憶遣信後與首座共語此行殊錯追又
無及必爲和尚所笑頁所謂一忙輸一着也若和尚
不笑而惱則猶未至於全局皆輸輒以此語解嘲附
之懺罪之後未知和尚作何發落耶還山不遠諸俟
面稟不旣

又

遠行良非得已亦不因和尚之行而始謀此行今疽
發於腹待其調理如常已是秋初夏末未嘗有一定
之局然以此煩和尚動念負愆深矣今釋十載丹霞

元是化主其所心切切口諄諄者不過後此之局面
作何圓滿前此之債負作何賠償今此之錢糧作何
措置此外罔不敢知也甬子所與棲賢密札以方丈
一席委曲鄭重正是綏着使今釋還山之後居者無
以爲資行者無以爲助各職紛然問之新主者豈能
高臥而不行耶則與其掛堂頭之虛名不如理化主
之實事也且和尚受歸宗之嘉與後昆寧非盛事
今釋竊以爲和尚任歸宗亦不能久安則何不以歸
宗爲正宅而以丹霞爲別院進則天飛退則淵潛去
任蕭然綽有餘裕庶爲得策使數年之後正宅安如

泰山然後遣一介之使使今釋奉補處別院之命亦
爲晩也衲僧家習氣只算向前不算退後只算贏不
算輸今釋鄙性麤直一切據實商量不敢作對面不
相知之語未審和尚以爲然否目下得瘡口速斂卽
料理大差事發庄頭回別有報聞不多及

又

歸宗一事和尚於無可商量處不可少了商量今釋
於有可商量處卻又多了商量然倏之事勢亦須更
一商量卽今釋托鉢大難草草恐無益也老來病來
緣去事去境風一變則行止自當收轍奔走長途已

置度外但免一現前散遣工匠之資尚無措手處以增憂慨耳慈諭種種俱已深悉目下料理差事猶未得當且令庄頭遄歸餘容續報

又

自客冬和尚赴歸宗請水雲林木聲色黯然山中僧行淒斷無比正似嬰兒失乳長夜不旦所望旭日回光慈母顧復度日如歲何止三秋即丹霞護法上自劉大中丞以及粵東四衆無不咨嗟以爲重雲既臨他土甘雨不霑此方遽失福田咎在職事至於孝山太守思念之切又不待言今釋等灑掃庭除栽培薪

木炷香虔禱佩指歸期伏願和尚不恪慈悲俯垂盼睞早還嶺內曲慰輿情况螺巖塔影漸酬負鐵之懷豈玉臺松子不攀復生之例今釋等臨岐可勝翹企之至

又

伏讀手諭知歸期尚遠意殊惘惘今釋老且病領衆既無其德而精氣衰耗不能復奔走行化未知税駕之日矣昨冬還山見大衆若散沙不容不一歛留未十日有羊城之行事遂放慢五月至雄州欲往他方托鉢爲償債計自病從者病諸所牽掣勢如迍雖不

得俱飛頃爲平南相延有筆墨之役筆墨非道人事然一生落在筆墨中意復以此不尷不尬之局罪此不尷不尬之人又且聽諸造物然於整頓道場亦太遠矣使丹霞一如海幢事例諸同任能仰體慈指但首座常不離海幢而今釋常離丹霞則調理經營恐終無以上慰和尚之懷也惟謹守舊條以俟和尚之歸或和尚未歸而今釋已溘先朝露亦任前緣蓋兩年意思蕭然覺此世之不可復處每自知之亦復自怪未易與人言也

又

法十來具悉慈諭數千里外所見固有同者蓋事勢必須彈壓也其自去冬還山放下而皮絕不隨情任勞任怨素非所畏即擬堅坐堂中移風易俗不謂道法所關且令門庭無玷而已一拍屢辭監寺已令石吼代之取其奔走供衆餘職逐漸安頓所苦者化主無人即有人亦無地大抵耐煩挨日冷落自甘請藏之衆眞欲遲遲不敢不通變也

又

慧則行已有書白事頃遇萬始於韶州復有附陳者及門弟子無不望和尚早還首座孝思尤爲篤摯伏

祈密示歸期以便料理庶得遂侍奉之歡兼免憂懸之切想慈念不遺必有以慰此拳拳也

又

兩僧使從仙城至韶陽相見於下院得慈諭則某已奉後命束出嶺之裝矣和尚法體違和某省侍有闕既恨無縮地之方兼恨無點金之術又暫泊凌江俟首座來連舟而下丹霞丈室且置之耳某愚見以為和尚壽算必至期頤料此際已當勿藥但年高體弱不宜更勞心於建立而目前諸子亦未有能任歸宗者何不徑如尊旨所云以無任之心成旅泊之跡遂

遊於別傳海幢雷峯之間俾諸子得撰杖履奉果茗聞提誨為法喜團圞之樂耶面對非遠茲不多云

又

兩解至得慈諭知秋深過棲賢另覓深處住靜此在和尚自有卓然之見即某所論避亂一着亦止據目前揣摩其實趨避二字決非揣摩所能定也昨還丹霞已入居方丈蓋不敢孤和尚一番鄭重之意然病且日甚畢竟支持不住前所具白謂不久於世間者乃詣實供通而今本山執事亦不知其必死大抵走得過今秋走不過明春也坐在短盤驢子上做堂頭

如夢如幻向來太煞認眞今不作此見矣化王歸暫附此信餘容續報不一

又

前得慈諭知九月當過棲賢想已安處且與諸弟子散帶曳杖於玉淵金井間興復不淺也荊棘遍地結茅一着煩覓未易法十至德慶路阻而還奮志更往甚為可取曇一亦竟走惠陽悉具無前之氣有志必成但恐事勢難則因緣稍遲耳今釋不能力効驅馳乃以丹霞為老病棲遲之局殊為恨恨而法嚴於僧行則惡名流布情疎於應酬則利養斷絕庶幾無愧

此心日暮途遠坐以待盡抑又聽之耳

與海幢阿字無和尚

新春伏審起居勝常大衆安樂某於十二月十九日還山復下韶州歲盡方歸離山十許月自有許多絡索蓋理事之才猶易攝人之量最難也此時且往雄州衆中錢糧一無所出去年那移修造二百餘金今年即料理得來恐不勾了口腹事豈易淸楚每一念及如落在熱油鍋裏卻偷眼看丹霞山水非筆所圖非口所說便將此身心再落在熱油鍋裏烹爍幾年亦自甘之何時得與吾師一回鑒賞絕叫峯頭耶

又

曙戒過嶺得一再晤殊快因出送行大敍索題得一再讀尤快師筆力曲折別有開濟沉雄之氣可以越唐而不落宋幸勉旃法門文才甚少如師眞可以筆墨而作佛事某不以許人亦不以自許前在海幢談之稍悉因見此作不覺重宣正是喜耳跋語欲寄正値冗不及率附此此地有散緣不易收故滯頗久然不敢不耐煩也解虎聞病於惠陽已還否便中示慰

又

衡見來伏讀手敎具審法體勝常大衆安樂以增忭慰海幢支持全恃吾師神用佛法藉以建立淸信有所趨向非耐煩不易一切成就非過量人不易一切耐煩也芥菴風波已定然介於强宗悍族間終非悠久之局雷峯亦如沒脚蟹皆所謂有難處有妨處者丹霞一坐具地恰似龍天推出但恨推出稍遲不能立地將老人拄杖子靠在長老峯前也今冬禪堂結局便料理法堂方丈自許明秋可以聚首恐太遲否別示傳深事爲一歎息渠旣自欲投地獄中在和尚阿闍黎十二年恩威俱盡卽是定業難逃佛能度羅睺羅而不能度善星始知羅睺善星總不干佛事彼傳深者豈干和尚阿闍黎事彼尚不干和尚阿闍黎事豈干得俗老子事耶某語衡見云我輩經營十方道場正在急水灘頭一分心力作十分心力用尚恐不辦此等只合法門規矩與之截斷那有閒心閒力捨了三寶事護送他人還俗之理且諸邪見衆生以惡業力故欲還俗已便有種種心思種種作用種種伴侶種種財力種種不思議境界而爲成就不但用我輩周旋不着卽我輩用了周旋只增得他一番苦厭不如爽快撒開之爲大家乾淨也若到某跟前發一箇菩薩心將十擔乾柴燒他無蹤無跡何以故爲

世間除一箇惡人於世間有利益令此惡人只造還俗之罪不造還俗後種種之罪亦於惡人有利益耳忽然有箇人道你於惡見沙彌只令捨戒爲什麼傳深還俗便要燒殺他將知你這俗老子猶有香火情在卻須口啞

又

衡見來得手敎具悉諸山近狀知吾師勞神不易譬如人家一箇長子能理家務則父母責成愈重幼弟嬌橫愈多若欲推開無有是處卽摩頂放踵豈能邀其憐憫惟有苦自噍而已吾家所患剎多然連棲

賢不過五剎豈足爲多祇患人少耳叢林中一切不
干懷者十箇便是五雙又推崇其說以爲勝妙所用
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撫馭乖方措置無序所以議論
多成功寡也旋公還雷峯只是謹司香火殊未足盡
其才海上之風濤未靜則諸山之安堵無期吾師拮
据海幢乃一家咽喉之地關係自是不輕也石公所
需四札已付何不偕齋納人各有心地各有緣正當
贊成之耳某近過南雄收拾緣尾亦大艱難此事從
來如是只拚得一箇耐煩但庫司支發無一項可耐
煩也程周量比上喜得盤桓伊出和尚墨妙及吾師

大跋讀之索書其後辭之不可然附於雷峯一家言
之末懼招僭擬之罪耳示及秋深且勿下山自是審
時度勢相愛之語然化主不下山卽大衆須下山矣
豈敢豈敢

又

凌江寄到手荅具悉道體如常一衆安樂爲慰竊字
忙字自是吾輩本命元辰更無推避處師已膺付囑
道統所係領幾十箇長毛秃子多議幾箇緇紳雖非
本願所取亦非本願所捨也山門一帶既築圍墻極
有頭腦得張葵老於大殿發心皆好事也某秋杪還

山化主柳鈴無可向往遂乾坐四十餘日頃下韶陽
圖萬一之遇耳每年非千金不能支遣今年掛腳南
雄僅得五百金目前無卒歲之謀甚倉皇也

又

西堂大師至韶州某幸一相聚惜在病中惜不能迎
入山中調理借此一病擔閣棲賢半年興復工夫也
頃病勢已安還省城將息俟元氣大復更鼓勇而前
纔是穩着但要將來穩正不必現前忙也雷峯前殿
今冬可起因所樂聞海幢大殿既有木料亦不患無
接手錢糧烈婦怕阴漢辦得一箇閑字豈患願力之

不就耶退老於此地有緣能作此功德極佳遷海紛
紛當極忙時得此極閒事總奈何不得吾師與旋公
之閒耳樓閣篇領教殊爲傑作併贈行詩讀之開益
深矣某欲來穗城此間無錢糧安頓豈得遠離近托
鉢至文宗之門承其樂助歲底尚走南雄收緣尾爲
卒歲之計要須百許金置之庫司乃可放心下山未
知能如願否耳

又

丹霞往返勞苦雖是無端然亦有益但恨悤悤耳別
後法體如宜海幢因緣不致誚悵內外一切無甚淆

詑耶承諭螺巖地盤巳經相度造出則勢稍傾瀉又兩肩太露山風鼓擊住者難安惟當依巖傍壑隨勢結構以晚秀爲正居而海螺爲旁映耳然此乃散聖棲禪之局非法王所宜處也長老峯前法堂方丈仲春可以畢工巍峩天半俯視培塿豈可不伐鼓撞鐘舉揚般若耶既奉尊指正可兩行巳遣陶人造瓦梓人斵料更俟明教一時俱起當有以報命也

又

仁化羅生以田租三百入常住供衆巳爲攝受其田在保昌雖遠水不救近火然亦是明冬中流一壺也

山田收薄祇算七分纔得二百除去納糧搬運又巳減半不過百石之入耳如是則丹霞有租三千方有一千一千之米亦僅五百五百鄉斗僅供一百人若有行門力耕始可作實在算也憶沒有不堪算有了更須算算到貶眼不辦時腦後頭皮早被枕頭摩去一半矣乃知入叢林中一事不干懷者着實有福也

又

石吼還山具悉近履知吾師勞苦不免同病之憐添得幾分酸楚耳去年卒歲得端老極力相濟此感肎可刻骨今年錢糧尚未有下手處且往凌江布置田事二月間擬踐鷲城之約俟至海幢商之省城不應更住也法堂方丈首夏自可畢工但托鉢因緣時有接濟則吾輩安頓老人之局便可了當矣頓公到山度歲亦意外之喜頃同下韶州率寄此信晤期非遠故不多及讀大作和篇清玄幽峭不從人間來極服極服去臘亦和得五言詩十四首書小卷請教但不依韻乃拙手討便宜之計也

又

初四日入院老人極喜以爲棲賢萬不及一也設大行堂擇少年有力者安其中使勤修饘之隨來諸兄

弟與舊住亦各有一段歉洽處若得常如是足寛吾師百慮過半矣老人粥飯各加一碗大衆亦自增進此又當家體面也

又

新正一過韶州上元還山節後稍一料理便圖順流而下與吾師相見不遠矣老人上海螺巖肩輿直至御風亭而下殊得意以爲首座笑我不能上上了亦不能下渠說此後和尚不得罵我們罵了便不與和尚下來如今老僧上得下得御好儘着罵得也呵呵有丹霞十詩令諸兄弟屬和至海幢吾師亦免不得

示序數語付梓也

又

得海發所寄書殊增憂念然見煥之已大安樂一語便放下五七分矣正午來復得手教知好友全身擔荷賢王一力主張爲喜而不寐然此後用心用力處因此又加脅折吾輩撐持法門安得不頭鬚盡白血氣俱枯耶正位方丈雖出老人特命然於某昨歲面語頗覺同心因念此舉受故自佳辭亦彌善難其所易易其所難血性丈夫理合如此使天下後世衲僧知有此理既可療愛作堂頭熱病亦能發堅持菩薩

願門要自竝行不礙耳某至雄州十日佼孝老爲勸導借置得三百金先交業主若雪菴大林能卽相濟則今冬可收其全租明歲當家飯椀擔子輕矣其餘陸續催得如廣海順德等稍爲庫司焦釜沾濡升斗然活耳苟有利於丹霞惟力是視吾兩人心心相信亦不消得旁觀者眼服相照也胸中許多欲語恨不縮地相就但此間局面稍稍收拾卽走贑吉抄化這箇乞兒未卜何時脫手既甘心爲之總不撞着常不輕菩薩亦自脩然耳臨書馳結

又

枯公歸寄到手教幷讀大詩眞所謂有心隨地割無淚向天傾矣今年一切艱難故自意內事然不妨留此殘喘嘗此艱難比來神氣頓衰隔五七日輒病病亦不重但覺困乏不易支吾田事不得孝老擔當幾爲業主逼死乃常住實無接濟之方惟望廣海作車薪盃水耳十外便走章貢事濟與否要盡吾心拚作捨命王未知誰是救命王也海幢浮言既息自然絕處逢生向黑風大浪裏放光明亦非分外若只做現成好漢堪作什麼石吼不願空回且又聽之覓得些子遮羞乃化王習氣風便暫謝

又

萬松老來得四月四日手誨具悉近狀惟望浴佛之音以慰建立之想耳丹霞千二百租於雄州題完此非落空乃意外之遇也非孝老憫念不至此常住衣食凋零故宜甘之但擘畫少許使飯椀不斷以待章門之救頃作書罵山中兄弟不做文章只出題目亦是愁悶不過發洩一番然一番努目一番低眉也方家淨檀一從其便免得那移卽當家亦免卻一項債負强道人亦不必更與乞田田多累多恐終無理事之人他日更罵置田者之遺禍也

又

田嶺後數賜手書皆到甚慰遠懷震蕩中把舵不易弟無能備員外水此衷焦然恨不縮地共一牵訴也比聞風波已定而窘困堪憂如周如謝化為異物益增淒感千磨百練交萃於福德之身政是福德增上之緣吾兄度量廓然乃能勝此若弟遇之早見立枯矣托鉢贛州成一大不相干之局至吉安值廬陵縣公高義相助泰和蕭孟昉近亦拮据甚苦周旋丹霞淨檀乃費産物尤感之也最喫緊時殆欲悶絕而南海歸善遂為中流一壺非吾兄晰應周密豈能當厄

如此水勢漸淺比風漸猛行期須早取初十內到山為佳若月盡開舵恐趕到便遲也西堂八月十三已到吉安矣

又

歡笑無幾知不能久聚然别來意思蕭索亦自抵當不住也至海幢料得拮据煩苦數百里外空相嗟歎要自無益惟觸着自己痛處不能不動懷抱耳副寺揭筭年終所需尚當游得百餘金為之口啞此時往南雄料理開戒事結局十巳歲盡負筒噬臍無及惟有不還山一着稍得眼中乾淨然當家逃走妹無丈

天氣奈何奈何

又

初四日至南雄晤孝老知於英州相見甚慰吾輩今年參了大慧竹篦禪箱沒了家私更要納物事眞個性命難存也海幢近況畧有起色乎丹霞四肐膊雖消爭奈餘毒未盡沒來由添出龍護園修造欠了百餘金無擺佈處幷華林開戒兩箇小肐膊牽連痛癢擔閣工夫餘毒如何得盡那智篁到後恐吾兄又費一番經營此衷愧負不可言也蕭孟昉壽詩空徵無益今寄去斗方綾十幅煩留意催收為望

又

手示至知近苦癃下甚為懸切此病見吾兄時時舉發不可不講求斷除之方也年力尚強未覺深患若如弟五旬之外便不可支矣然大要以憂思勞苦為種子吾輩挑了叢林重擔卽藥不離口亦只當得一口橘皮湯兒無力辦此乎人情喜新海幢未免坐久成勞則恵陽勢在必行又如弟端州之不容已也制臺一着本出意外頃已見許五百金了韋馱殿而史庸老鮑雲老同為領袖欲勸導文武諸公共助五百金了藏經幷閣今正在舉行若果此願則亦絕處逢

生之妙也前諭欲得小硯想非自用者然佳石殊難弟所用已爲退菴贈行項欲覓一二分相似者作替身不可得也衡見歸附去四枚或可奏禮伴帖耳稍遲更有信惟珍重勉進藥餌爲祝

又

已作一報馳寄建有汝得二子至讀手書甚慰卽擬趨命矣制府諸公不忘關切爲料理還山護送之局旣有定論未便更移蓋輕身來惠則錢糧難於付託若攜至穗城萬一蹉跌則此間檀越未免退心此種干係亦自不小想吾兄憐潽經營與弟共一心腑必

不以爲懶慢也晤諸同學望深致此意西湖盛事自先師翁至今寂寞遂十四年弟與諸公別又四年矣趁此機會再一歡聚眞所願樂不獲如心悵恨何已

又

旋公來得手示已悉近況甚慰遠念執事人多病聞今皆愈然吾兄獨力支撐勞苦不細殊恨無以仰佐馳驅也弟以毘盧閣上梁還山又李雲浦明府相約黃花時節一來共話不敢不俟今歲流年祇應伺候貴人然總俟候不着耳韋馱閣佳甚但左右各造廊樓極費工力今左廊欲起而右廊未知所出然勢不能歇手終當拮据成之若周迴俱是兩層長廊下行行地上行行樓法堂齋堂改開正門此一結構出人意表矣煥老以不治棲賢報東門之役然棲賢頗有頭巾氣其不治棲賢卻是看整菴公面想亦不必領其情呵呵

又

手示領悉堂頭習氣今古同然然丈夫自有衝天志何必如來行處行耶季長到山值雨得四日夕共話弟初一五更嘔血十餘口幸已止矣欲靜養數日但樊之事勢不容久歇與吾兄相見亦只在望後也老

景逼人更添此病丈夫乃有入地之謀決不向如來行處行矣新詞秀健他日定是作手可傳病不易起人才實難福則更難奈何奈何

又

初謂慶生使至必來南雄不意開雲徑歸未及一字奉寄殊歉歸宗二請初五日到山老人初十日登舟弟在龍護料理小小一番傀贐孝老窮極亦已當差弟雖欲出嶺更向何人討路費耶山中百孔千瘡歸旣不得去亦不能枯魚過河御在大庾嶺上近人一箇對子佛云不可說不可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恰

好與之相視而笑也

又

萬始來得手敎知所苦漸平甚慰遠懷丹霞一坐具急欲棄之而去柰此中稍有窠臼更發念且整頓一番俟習俗頗變再作脫身之計然爲此亦恐而若矣前示共商老人歸局鬧彼處正在高興行請亦必不從惟吾兄策畫使有欣然必應之勢則丹霞原有現成更不煩起鑪作竈也

又

大壽後尚有一翻應酬計此時稍得淸暇與老樂久

淵亦應數日縱談幸爲導其還山也弟半月來脾氣不佳神理益頓乏不支諸事煩聒然亦無法布置但偷得一日閒便作兩日喜其如病何向聞一醫云暑氣怕熱故納凉者中暑今乃知病魔怕忙故偷閒者得病窮鬼亦怕忙故偷閒者又得窮皆理之必然無可疑也新茶箬製成遣智篔送去少許

又

石吼歸得兩札俱悉衰病以來斗室之外一粥一飯皆如嚼蠟好風良夜竹間松下亦不曾發興杖往來之興也維浮弩慶跋涉不易吾兄更是精神大於身耳如今人見此門庭便思學步然決無第二箇做得來不可不知也

又

頃來賤體益覺不支然日日勉起與諸職事共話見者以爲無恙不知其精氣之銷亡也司馬溫公病中於軍國諸務諄諄如夢中語實有此境若秋間再添一症候便不可起矣望樂說速歸爲弟稍分勞瘁幸致此意勿令我眼穿也

徧行堂集尺牘之二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習　古鍮　編

尺牘

與棲賢石鑑覞和尚

承聞秉拂芥菴光前絕後下情欣慰未易名言小作聊中燕賀侑以西禍下里之歌下體之服不足仰干法眼亦只向龍華會末下一顆種子知吾師慈悲不惜收入福田䐠裏也老人拄杖子畢竟宜在丹霞候法堂方丈落成即圖奉迎不消作第二念恐別作經

營拋心力於無用之地也衙見還後某亦即下山抄化雖未有定局但辦一點至誠心孥空啓告亦與有響應之時耳何時接教一豁冥頑下劣之胸惟以少善根得成就此山微願則趨侍下風不患無日也諸為法自愛不一

又

四函一跋漫附不偕居士納上善知識興建道場豈藉於此他日貪天之功不可忘吾師挈攜之力也從惠陽行即相見不易然丹霞之視江右亦未在山門外忽然相見都非難事

又

老人於臘月四日入院見丹霞山水喜極以為足慰老懷某數年拮据庶幾稍有消歸矣一腳踢翻棲賢谷向來祇是靴裏動指此回卻被老人自家一箇飛尖踢去鐵圍山下便請西堂大師打一筋斗來長老峯前相見方知是實不虛恰好口掛壁上也偶值僧便先附此紙不一

又

樸非來得手教知棲賢橋畔湧出如許舍利實為希有之瑞吾師得此封手自然崛强猶昔然不是澹歸

一腳踢飜黃面老子抱若干道寶光猶作秘密藏會在然則棲賢舍利粒粒皆從澹歸腳尖踢出不可不知來處也海幢首座差僧來請西堂老能不背本亦必有以報魏無知恩冗無由詳及近事俟雲中歸更布區區不盡

又

舍利入丹霞足為老人道法慶為嶺表四衆福田慶弟効奔走于窣堵波即是吾兄挈帶不敢忘也見所與座元札分別派助亦未為過卻請將乾沒舍利作速送來聽老人均派始得無事否則尚當懺悔之不

服而服於催協濟那華示四偈不啻甘露灑心部行
一句雙眼纔開不曾道着以弟依然瞎漢耳五絕句
更請三十棒孟冬漸寒惟爲法珍重不盡

又

雲中行時弟在韶州冗極不能更作書此間局面往
來者皆能悉之皮毛骨肉各隨所見只料理叢林人
一種苦樂自家知自家受不可以語人弟與阿兄數
年入此三昧料吾兄在棲賢亦不能出此三昧也春
候漸暖伏惟道體勝常弟須至嶺頭措置少許田事
一日鉢盂或出江或出楚搖搖未定俟有消息更遣

聞也秋末冬初免不得長老峯前一場歡聚訶兄不
可不來此在吾兄分內也

又

知初四日巳上堂拈香極慰師友之念但此後調攝
新舊人更須費一番苦心非千箇耐煩萬箇耐煩不
可也收拾十方衲子乃第一義若只自家眷屬同住
殊覺氣象不大耳弟三月盡始離南雄六月尚滯穗
城更無所掌只持孝老數行走端州未知如何一身
債負愈久愈重蓋今年借有利之債以塡常住無利
之債故也倘値人行怱怱不暇多及

又

脫屣長慶具服高風嶺表四衆無不歎仰見所上老
人書過自抱損如有不勝其任之愧何也道人去住
本無固必衆生無緣佛亦且置魔業雖深德音更峻
老人聞此方在天空海濶之中卽弟輩隨風魚鳥不
自疑其飛躍吾兄奈何於抱病之時置此介介乎打
起精神整頓棲賢法席六種震動不患無時善知識
出世常有險阻妙得波瀾一戰而覇正非英雄所喜
耳

又

非四歸想見皪然笑方丈自是吾兄本位姜公奉
老人命來棲賢重加一道公據亦不可少擺鼓上堂
舊門庭新條令恨未能傾耳座前也詩扇雷葛寄意
寵兄不盡區區

又

手示至知法體漸愈甚慰下懷更出棲賢自是正著
亦俟秋涼圖之旗鼓老兄領衆時已交付下也劣弟
乃有告老之興明春請藏歸途便入棲賢挨行壁壘
吾兄頭巾雖已扯破若退縮不前當更以一頂破頭
巾舉罰此亦老人正令也

又

聞過汾山消夏不太寂寞否弟非久卽歸山正可盤桓世出世間事益難着眼吾輩亦須挨入石頭縫裏說說笑笑始得阿兄甚欲一上丹霞但支撐不暇竟討不出暇假耳人便附此不多及

又

汾山孤寂不可居與老人朝夕大是勝事正使劣弟生妬便恨其不病也海幢近狀殊佳一帆逆風又一帆順風逆旣阽危順亦勞苦於此見阿兄能事耳丹霞今歲緣法蕭然且俟制臺過韶陽再作區處晤談

不遠此不多及

又

相邀不過聚談旣爲緣事關心便可需之後會弟亦卽還山俟明春更相見也此月朔日嘔血卽止亦不曾服藥不曾將息只如常也吾輩所嘔豈止於血血亦落得一場懡㦬耳阿膠惠及感激感激十五夜江舟對月二詞漫寄吾兄觀此恐非嘔血所能收拾者知之免憂彭鏗老自是勝流能爲棲賢作大護持尤快爲致區區不盡

又

三月間所寄書六月杪已見則事定矣吾輩作事能盡心而不能免過然皆已而行不復置懷抱間也老人旣不肯歸弟惟有照舊料理作請老人之局耳然衰病侵尋恐寺家奴亦做不了奈何奈何舍利入塔放光眞希有瑞謹如敎成一頌寄正卻爲不肯放光者作主恐吾兄亦未免眼花呵呵建昌之遊正合時勢弟時爲丹霞之遊耳盡古今人只是一遊得老人之歸宗亦遊也乘興而行一語妙絕定要認作從後見起見戴一頂灰布頭巾千年舊三尺高大是差異

又

四月下山圖出嶺病於龍護初秋赴平南之招喫官飯做官書十月還山雖千波競湧而一塵不染也山中窮極樂說在庫司有七十日不見分毫夾剪口中銀竹籤來奔走上門蓋爲弟子之義如此今老人旣不要丹霞豈可復奔走上門作郎當漢耶所以在省城絕口不及因緣惟與劉撫軍高情爲料理普同塔及廊路今塔已成廊於明春杪可畢工再結舍利塔之局便圖放手惟債務一着當俟出丹霞後蓋在丹霞則債但有添無減也弟平生認眞守分先公後私未嘗於自己分上討便宜而世出世間常招悄怨致

猜忌吾自信吾心而已乃以爲有福可乎老人過泰和不與孟昉相聞未爲失也孟昉之致憾亦未爲不得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愿乎弟有時過人而人厭不過人而人喜然則孟昉之致憾者孟昉之厚而老人之福也近來人情險惡弟於覲人畧用別眼即吾輩做事亦妙在成與不成之間使人以爲無用不復置之心中作一障礙便是有福弟於此猶是跛脚阿師說得行不得也歸宗化王便率附此紙一書一啓博笑以吾兄尚有頭巾氣故以此充供養呵呵

又

歲底法十到丹霞不得數行甚念弟今歲且不下山未卜吾兄亦入嶺否或遣人稱壽於海幢當不惜寄示也老病逼人常任多累一年卽添一年之債旣無可告當告之閻羅大王耳但須幾箇干證尚欲借重呵呵

又

盡世間是一副鑪鞴更無有跳得出者精金無變色亦自旁觀之言若道我當不得如許鑪鞴又道我當得如許鑪鞴皆不辭之金也吾兄自稱進了一格猶

躍冶在忽然撞着辣手一鐵鉗鉗出鑪來猛與幾下鐵鎚依舊入鑪鍛去爲之柰何然亦保得吾兄又進一格呵呵潘他山在家已詢之學師矣新興不遠有便頻寄聲爲慰

又

去歲吾兄還棲賢是一大耗弟至棲賢乃一小耗也抵樵舍得病極沉困至贛州始能坐至南安始能立至龍護數日始能行十許步耳賴似石一路調治親送入嶺殊感其高情也日下尚未得還丹霞蓋盤費已盡此一往回艱難病苦皆平生所未經者又算外

地上走過一遍矣孝老淨檀去冬已發但諸緣爲陸續之收自不能速白山歸詳述之晤開先東鼓及聞慧兄各致鄙念力疾不能多作書又苗九符熊燕西相見俱煩道及

又

雨解來得手札具如面談甚慰知老人九月初入棲賢極好吾兄須二十分孝順勤補前過也劣弟病勢日深拄着拐杖纔得數十步朔望勉强行禮扒高下低便有五六日脚痛又肝氣作怪從左脇至膈中許多妨悶變症百出極邋只是明春須索吾兄一首輓

詩也承示節省惱怒自是對症之藥然雖不出方丈門卻時有是非來尋弟語之云若要你們有一箇人說我好不算漢子今歲無一箇化主出丹霞門弟云你們肯喫一碗澹飯受我的氣便任若不肯一任散去如今且喜新舊執事都有離心到夾時也得人拍手呵呵大笑豈非結歡喜緣耶兄若要再聚攏夾一談卻須快入嶺來遲則不能相待矣開先老化去適逢其便彼中人只知數夜高談催夾且看澹歸夾了又與渠數夜高談催活也近於病中觀華嚴合論與吾兄恰好同時此長者眞是宗門種草可愛也惜老

杲無多精神憊極無由更鼓文瀾與之飜騰法海耳即公大可惜但多了束裝入嶺塔事俟海幢回後商之孝老已致意渠奉尊人之諱非久即歸里也來字與樂弟共觀矣渠撰得菩薩戒經疏極佳即擬與刊行東鼓爲道相念諸兄弟不服作書并致意

與訶衍摩大師

惟吾師以超絕過人之姿生菩薩家爲法王子蓋不特雷峯一家之慶乃自有佛法來最勝希有之慶某得聞如是佳信喜慰殆無可喻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羅睺不得受囑於世尊阿難僅得受囑於迦葉畢竟不甚快心和尚度諸眷屬已與佛同而吾師一段付囑光明尤爲增上載之五燈夐絕千古某不特爲吾師一人慶亦爲和尚有超佛越祖之慶也未由躬趨座下以申喜躍之私小作寄正侑以西褐附充下體之服深愧褻瀆惟與慈憫攝受其誠臨書馳仰

又

垂示五偈峭倩絕倫捧讀數四眞有別行一路之樂日來煩劇愧未屬和陽春白雪亦自難得效顰也老人大壽不免歡聚一番吾兄不在座卻令人有無盡之想徧㮚㮚萸少一人亦自登高佳境這邊同想故

妙那邊獨想尤妙一切圓滿索然無味每與石兄共談輒許吾兄辣手也

又

聞已離棲賢深入習靜此眞古人之風足挽頹流者老人淸高孤硬逈絕時谿海幢長慶跌落十字街頭弟亦滿面灰塵討不得盃水盥漱大爲可笑同叅中具孤峯頂上之槩者亦不乏人然未得吾兄此副脊梁僅可謂有其意耳於此不能不服膺也弟當家七載今始謝事然不脫化主梆鈴又欠下債負五百金尚自交盤不下未知投夾何所豈能一望淸涼世界

那今秋明春有請藏之舉當一入棲賢卽策杖奉訪若在歸途或徑步後塵未可量也

又

手教至極慰遠懷長慶一席老人已辭蓋會城酬應甚煩自非六旬以外人所宜厕足也弟非久亦有請藏之舉吾兄於師友濶別頗久鄙意出關之後當徑來丹霞既於老人有晨昏侍奉之樂亦爲衲子加夏冬鍛鍊之功也大抵自處處人不宜過硬硬卽有傷降孔于處兄離群索居本非我輩性之所安願垂採納決計入嶺空山所貇以日爲年人便率勒未盡所

懷諸惟爲道自重

又

別長會短故離爲懷腆餉種種豈易消受今日卽解維矣戰爭之警初聞大隱山林亦不免擾攘十方子孫勢無兩立昨賠郡邑諸公知舊任嘖有煩言則此中情形尚須調劑幸吾兄深察機宜無致橫決粵東猶爲僻壤丹霞尚可避兵若不便安居則竟奉老人南還亦未爲失策也蓋用力非我輩所宜用德非此輩所信菩薩化人自知時節弟迂拙狹劣之識未敢直陳與高明亮其不欺密誌諸心而已悉慌惘惘不

盡欲云

與仞千壁大師

世作居士來得佳韻捧讀愧荷澹歸同付大似魚目混明珠仞千報詩又如瓊瑤荅木李此便宜不易消及其不易消卽不成便宜矣先此謝復

又

手示領悉挺老已回韶州但戒期甚近吾弟不必多此往返竟過四月八日作一遭了此公案也辯眞作下院主以其徑自請纓乃爲成就今既退心亦非某所能勉强但須交付得停當乃歸也一切事若總現

成如意有什麼難做平常時開大口說長道短一箇箇鼻孔撩天及至擔在肩頭撞着些山高水低便辦一條走路連擔子都丢了叢林中人十箇便是五雙如此亦不消怪得辯眞也

又

龍護營造吉日領到偶忘何害拋荒數日工人亦可惜也老弟催彌陀閣緣千萬致意挺老極力爲山中接濟須雖出嶺遠水不救近火惟恃韶陽一着滂沱甘雨庶免焦枯耳做化主人要脚頭勤臉皮厚妄想多不妨帶些薺飯秀才氣切忌大德呵呵

又

來詩無一句一字不是唐人自足奪皎然之席也一拍遣使不符其說亦非全欲給老弟蓋中秋時節十三發人須寄幾箇餅子與西堂既算不通便須早日耳

與樂說辯大師

一月來口嘮嘮大似杞人憂天謂之愚則可謂之不貞則不可得老弟相諒已足覺此中贊與謙都無着處也常任事有可下手豈有不照應之理俟至羊城看風使帆正恐極力布置譬之種田快煞也是秋收耳腰臂之痛不緣蒸濕總之老景逼人且自聽之承示新都管能盡心籌畫若久長便是不出山化王誠然然一切人能久長皆妙不獨都管也如今人那邊退心了卻來這邊發心終年換職以順其生滅到底只成一箇廢物教人者亦不可不知

又

纔任便棄此趙州破家散宅一着子乃老人一生慣用者不足爲異如今山中人多做了歸宗客我輩有幾箇發長遠心者便是人種某尚欠川債不忠不上一名也須來酒發於腹調理得好緣事已成擔閣

亦須料理程差了發正頭回另有報聞

又

雪樵改余襄公法堂記以就其私正是可鄙近來稱善知識坐曲彔牀者大瞠着雙眼欺巳欺人祇是習成一派市井之流暗地下些手脚當場遶些門牆圖得現前做了便揚揚得意有識旁觀代其入地渠更不知恥類如此也來札謂不妨說破某近來心冷如氷卽意中尚有許多難着眼處總付之如聾如啞豈與此輩爭是非較長短耶

又

老人未肯遽還亦是意中所料吾輩但有隨分收拾以圖再請也老老生辰每年拜懺行有差僧費其應酬吾輩所以報檀越者不宜俗氣今只在山中差十二衆爲禮懺施食擬一疏文寄覽俟道場畢送供佛果而已開戒非所樂爲卻在叢林脫不得套且聽人顛倒耳

又

別來寂寂殊悔聽吾弟之行也吾弟辛苦多年不忍不聽然又不能不悔惟望早歸解我寂寂山中諸事如常無可言者惟半月來脚氣不佳體中益困難支

名耳諸詳智篁口不多及

又

正送石兄登舟而心回適歸得手札喜慰無量吾弟不忘鄙言此眞山靈所洞慶不特一衆增歡也前諭亦漸次舉行坐方丈正以平澹處之不必驚群動衆耳食荔枝後研額以俟慶壽一舉非素性所喜更望善辭爲我止之切祝切祝

又

監寺歸得手札極慰遠懷今年節氣頗早計端陽荔糖巳上矣五月杪卽黑葉俱盡望吾弟便扁舟還山

勿使我眼穿也近巳造爐竈囑耳門制夏茶盡用岕法去年所製渠謂尚未如法然頗有蘊藉庫司散衆俱不要卽令供徧行堂作自受用三昧也

又

業勤來曾有數行想巳入覽恐吾弟歸遲輒附便人再致此信蓋望吾弟朝夕共談諸事皆有商酌非小補也做叢林決非一巳識見可以徑行平生虛懷於此正復加勉耳記公能來丹霞共爲寂寞之侶乎幸道區區

又

等千奉迎府不能作一字僅口致數語今且暫不必許多緊要事宜俟吾弟而決之也當家去海幢料理塔上九霄計共到時弟當在塗中若相値且一寬懷抱倘未行幸速解維以慰懸望至切至切

又

此是康熙四年冊報閱八年而須牒亦足以見出家人沒甚緊要也然實出朝廷恩典但官吏奉行便有一番絡索庫房底冊若歲久遺失卽往本縣禮房查看一照內開籍貫年貌不可參差又死者去者注明其下但銷除太多亦恐有將生作故以有爲無之駁

或照來單所勾名頗得中也領文赴府不必我山惟隨衆耳此事廣州先行則海幢雷峯費用巳有成例不須預定聞署藩司者爲徐道臺少服當留書於此監寺回令速來爲囑抄單并發前有札囑副寺親在葉家一問蓋不特此事宜然凡本縣人本縣事俱該現前執事親身料理纔有熟路輕車之勢若委之不爲職事之人而執事一切生疎必有淆訛伏於其後不可不知也

又

海幢尚未至曾語石叽云只管前行然此間盤費尚

未就緒眞所謂一家不知一家事也請老人回更須許多手脚到前路續便報聞二說文氣俱暢達心地說無可議矣禮拜說稍有字句冗處故爲删之知弟虛懷不以爲嫌也大抵作文章法句法字法俱宜變換始能開人眼細觀古人剪裁鑪鎚之妙便知

又

殿王來得手書已悉孝老十九准行亦自未能恝然又俟糧數之到了此一着乃還也時事紛紜亦自難爲聞見堅坐山中好醜捱去未爲失策但今歲病者已多死者亦不少豈非薄福之人適與衰運相值遂

致遺累大衆耶言之三歎送行後一別護法諸公郎買舟晤言非遠不多及

角子龍大師

承聞解夏得法讀秉拂語高妙過人喜不自勝此眞丹霞門下飛兎流星非駑馬可得齊足也承當箇事全要年力方剛僕老矣每自恨遲暮不堪爲後昆標表有此心胸無此歲月免不得負佛祖負師友待得來生童眞入道時早已輸公一着矣海幢戲與尊公言僕五六年前便說角子賢郎定當跨竈今已撞倒烟樓我輩三分一箇爲大師太翁稱賀太翁須打一

箇齋遮羞也然雖如此僕既輸公一着傳深還俗而死又輸與大師太翁一着業已無從取勝卻須做箇散仙以不勝爲高也一詩稍賀海幢棲賢云前半軒昂後半落託大似龍頭蛇尾僕謂蛇尾是我的活計恰好向龍頭領取其慼覆蔭故不淺矣

又

詩稿收入得手札知體中稍愈甚慰作事亦不必急急則再病非徒無益而有害也切祝切祝老人詩見是手錄此等事但一箇點出付人抄來便了書中有所應斂勉未能力行有所報効坐此慚悍等語大似

不相知吾輩待諸佛菩薩師友正不應如是瑣碎惟一切寬懷以俟神明之復也

又

前遣行人後卽悔其悞我兩人着了忙老人着了急足下亦着了慌大是無端俟歸山懺雪也諺云擔遲不擔錯乃處事要訣此番遣信皆擔遲不擔錯之因卻受擔錯不擔遲之報豈可不說到行到耶愧愧風便暫復餘晤盡

與藥地和尚

違教許久未及修候疎節之罪殆難爲懺承聞和尚

坐七祖道場了天界公案天人胥慶不獨海隅末學歎仰無窮也日以丹霞丞連充當家充化主如驢推磨被兩箇皮罩子罩住兩眼都不知天色早晚麥子多少只管盤旋亦大可笑今年春中下山托鉢及此秋盡不敢同山山中執事寄到手誨如暫披侍然亦不將尊刻并寄未得澆腸沃胃爲之恨恨但願麥子磨完驢子不死更向青原山裏飽喫自在水草沾和尚餘蔭未知得有此福否耳拙刻四種并手錄與友人白話一則請敎蓋未讀炮莊不免將南華夾生喫卻也別示領悉并謝不一

文

還山念迫初謂亦菴少駐尚可傾領敎言不意法駕遄歸并於途中錯過緣則薄矣罪亦厚焉手誨遠頒兼以重賜至煩侍師跋涉百里益用不安某宜入山而辭並申謝悃而秋時無幾衆務交煎恨無縮地之方不敢更增往返此意自在和尚慈照中想不過督也明歲有請藏之舉則趨謁座前懺罪非遠青原勝覽更欲藉杖頭指點補此番草草之憾耳

心照大師

兩山相去不遠有失修候祇是奔走日多想大度者能付之跡外也承諭修曹谿志者顛倒上祖位次已悉尊指濟家主南嶽洞家主青原各尊其祖理則不無然既稱著述之手必具著述之眼便須看此書與作什麼今此書與作曹谿志則六祖爲主更無二主譬如祖翁在上則青原南嶽各就其位諸孫肅然無敢譁者忽有一孫兒攘臂而前說我父不合讓人要將伯父降作叔父無論伯父不肯祖翁不肯即爲之父者又肯乎又如堂頭在上各職事咸侍則首座侍者各就本位大衆肅然無敢譁者忽有一學人攘臂向前說我師不合讓人要將第一座作第二座無論

首座不肯堂頭不肯即爲之師者又肯乎今以己意改舊志置南嶽於青原之上者何以異此大抵一切事先須識主今以弟先兄又以父從子不但失敬宗之禮又失尊祖之義不但於青原爲非義之慢亦於南嶽爲非禮之恭也即以著述而論所謂志者其體裁不出於史亦惟據實而書傳信於後耳志名曹谿主是六祖譬如作韶州府志則六縣皆其所屬知府爲主則各知縣皆其所屬青原作第一座即如曲江其知縣也忽有英德縣的兒子欲尊其父於公見知府時硬差排曲江做第二縣此可謂能尊其父矣乎

奈有些說不去數世之後此英德縣又有箇孫子來修韶州府志欲尊其祖於韶州府職官志内改英德縣作首縣此可謂能尊其祖矣爭奈有些寫不去直饒寫得去了人也說他不是據實而書不足傳信於後何也當初令祖原不是首縣當初與令祖同寅的卻是首縣於公見知府時在前行在前立在前坐也青原南嶽之位次何以異此近來法門中人愛炒愛鬧將謂此一移換先後之間便足撑拄門庭光揚法道其實到某眼中不值得一聲冷笑至於雲門法眼向屬青原近入南嶽吳中結訟劈板未休千年已往

之嗣續誰能問之古人兩家已絕之宗祧更欲居爲奇貨大似見鬼亦如說夢大丈夫獨往獨來終不傍人門戶兒孫尚不靠定祖父祖父豈得仗着兒孫若以馬祖得天皇爲重則馬祖不值半文且使臨濟置身何地若以石頭失天皇而輕則石頭不值半文郎今曹洞又是何人作此見解搆此是非又將謂此移換彼此之間更足撑拄門庭光揚法道正是屈抑巳靈玷辱先聖脊閒無骨眼裏無筋卻又向此狹劣場中伏曖昧之機關起瞋忿之劍戟迷中倍人深可憐憫所以古之作者闕疑遠嫌貴於體裁不失亦使心

術無偏如今末流難足語此某痛之恥之幾不欲聞之卻記起一箇笑話昔有造三教堂秀才見了將孔子坐第一位道士見了將老子坐第一位和尚們見了將釋迦佛坐第一位搬來搬去搬箇不了三聖人相視而笑道我三箇好好的卻被這夥人搬壞噫雪公在曹谿方纔搬起書至此放筆并助撫掌作書畢偶閱曹谿志見余靖所撰慈濟大師重建法堂記并壽塔記二篇說得雲門宗派極明卽以家裏話證家裏人不必別尋證據矣法堂記云大鑒以諸佛大法眼藏傳青原思思傳石頭遷如是展轉相傳至今長

老緣師爲十世矣又云得大乘之要於漢東祚師壽塔銘云師名寶緣眞元人遊方至隨州依智門禪師祚以心印心不煩機接遂爲之嗣此是雲門兒孫決無錯認青原作祖宗之理又何勞濟宗於數百年後從旁訂正耶噫出家人喫卻閑飯了無端向故紙堆中逞人我尋是非癡絕淡絕

散木長老

獨循孤峯躬耕自食貞爲末法中流砥柱某有志未逮不能不心折於吾師也知正誼飭人遂致家親作祟可爲扼腕近來嵩凌鬭諍之風在在皆是衲僧家

學未明大事先沾惡習若付囑之流惡習尤熾蓋其師資授受因地不真我輩以古道相期大似方木逗圓孔耳承諭當謹誌之兩化王往郴陽以數行寄三密蓋法駕有初夏入山之約恐失奉候故訂深秋而不敢修候者恐遂以緣事煩聒清聽也仍喻之云袁平仲深山高逸不妄交人汝等不得請勸導閱來教則化王亦竟請之蓋僧家不識事如此惟令其負愧耳暇時幸致鄙懷溽暑為道自愛

與法繹上座

道駕至仙城某往還錯過殊深悵歎比來伏承法體

勝常閭山大衆安樂為慰得林涵老書深悉吾師力持長慶一片血誠令人贊仰增敬灑濯祖庭乃後輩之責而以累耆年大德獨手支拄能無內省知愧耶和尚秋老丹霞亦自俯恤某締構至情某締構未終不忍中輟首座料理海幢方急則可以補處長慶代吾師之勞者惟棲賢石兄耳石兄曩來親近先師翁又其人淳厚長者能調和內外使無間言不特道眼明白足繼先師翁正法也惟吾師以一片血誠提挈石兄領徧四衆白槌舉起聲如雷霆則當年從博山而下為先師翁久遠輔翼至此真有消歸豈僅家庭之盛事末流之標榜哉某頃解丹霞院務俟整頓未完欵項稍暇尚擬躬候起居并補仙城錯過之闕也

卽覺闍黎

歸途想當安隱樂弟來為海幢慶生能悉別後種種渠要喫了荔枝方還荔枝甘丹霞苦亦不忍令之久苦而不一甘也旋公暨閭山大衆不暇徧及幸道區區

又

委書諸紙附便寄去幸驗收此時蔭綠榕食丹荔散帶劇談自是人間樂事不可與剃頭入膠盆者道也

近於病中不敢作卸擔之想大似業力所牽為語樂大師喫黑棗了速回丹霞為濟歸搦一搦腰也

與中千菴主

不獨坐擾香積見師護持關切逾常自是菩薩道中成熟已久豈私為雲水交情感服耶盧陵宰官情文殊未蕭索正恐檀波羅蜜力不如心耳當家化王須全身在妄想裏入地菩薩如夢中渡河掙扎時亦有許多熱汗當其既寤所作俱息如今禪和子便將夢中寤後打作兩截時時要尋一箇所作俱息處踪跟恰好全身在妄想裏呵呵人便暫附此報青原和尚

未敢草率作啓煩中意

又

廿七日抵贛州初二日卽行此閒情狀詳山主札中世出世間作事無全盤如意之理厚薄二字乃當人自己分中所作所受不干三寶事也留連上剎客情希有眞是無可持報然師菩薩道純覺我輩一箇謝字在太虛空中沒處安着思之惟有慚愧棲賢石兄尚未見來想當晤於南安矣

又

青原侍師歸曾有數行想已塵覽比來法體淸安闔

山大衆納福爲慰弟支持過得慶生一案諸務蝟集煎逼逾常且看二箇夜又如何奈何一箇窮鬼也本師老人一束併近刻寄覽石栗一斗丹霞土產敬充下茶之用此果淸芬兼有胡桃榛子風致惜今年不熟未能多寄也

又

石吼乃在上剎度歲瀾擾殊多增愧荷也入春法履淸勝闔山諸公各安樂爲慰欲走他方托鉢未有定向吾輩只是大衆一箇飯碗遊得如熱鍋上螞蟻望門無路亦可憫也須走凌江送石鑑兄都不曾帶書

籍大稿尚留山房容簡閱乃寄覽也風便率寄爲法門自愛不一

與旋菴都寺

近聞兼理雷峯事知益勞累矣海上之憂未息諸剎自難安樂然弟緣事亦坐此棘手始知一切事不容獨討便宜也拚着勞苦且了卻禪堂方丈及諸行寮以俟和尚避地之舉但願日子畧得從容耳承示節勞及服藥具感相愛之切此非不欲自惜直是無暇及此閒八月欲來丹霞一覲乃極脫灑事未卜能爲之否望望

又

得首座師信具悉吾兄安樂又圓了九間前殿之局甚喜比見後生箇箇伶俐只覺得我輩五十歲外人都帶些癡氣可歎也殘年只兩月若無三百金則澹癡便應逃走矣逃得去是好手爭奈癡根子把髻捘衙何石栗一斗寄供新春岡晤大衆各致意

又

兩處奔波病不甚發否念念弟亦不曾復元然擔了御日重一日矣法堂方丈極力措置已在雲霄之上再一百日便可畢工今專心料理置田若根本不立

則老人來後依舊有許多艱難也魔事纔起凡所作爲悉不稱意此正我輩跕定脚跟處今冬更往南雄明春擬向他方世界伸一隻脚大衆命脉所關無出委卸耳

又

即公到山自無不度歲之理以有都寺大千照則監寺亦不消急急也想亦感此不拘留德意呵呵新春法體清勝近爲丹霞稍有一番整頓未得脫身乃與兄不離雷峯同一可笑他時相見好將一隻極大白水魚儺來喫也風便不惜寄示近況

又

廬山一行海幢大師北去雷峯監寺不還丹霞病漢幾乎賠卻一條窮性命頃趴病南雄猶未能步履如常也然歸宗決不可任以決不可任之歸宗拆散垂成敗刹世間事總不能說得明白大抵如此矣新歲知兄色力勝常眞渾鋼鑄成鐵漢子也萬始歸聊附此信近事渠能詳之病中不暇多及閣山諸公各安好爲致聲

又

病中久失修候知道體勝常獨力支撑老當益壯尤爲心服也千钁來暫附此紙此公托鉢南安未能如意欲一問之親里熟緣想愛人之懷能爲因風吹火也要得與兄談胸中事甚多在根拐杖行不得數十步竹篦飯碗無力提挈可知巳把花子行頭放下矣

又

遠行重荷高情感愧無量十月中乃能出嶺相去愈遠惟祝老健爲叢林不退地榜樣也委作雷峯碑文舟過清遠落稿今書橫卷寄呈或即用墨本入石或別請能書人皆可也仞公領衆足以坐鎮雅俗病中未能建立且俟其將養爲佳餘不多及

又

仁化縣有一箇帶病管印者一年餘告終矣丹霞山有一箇帶病上堂者不妨兩彩一賽去歲答詞兄札謂澹歸坐方丈不過是仞千人雷峯爲西堂耳頃匕書老人云坐在短盤驢子上做堂頭如夢如幻忽然從夢幻裏有旋公遠頒賀儀又見一場熱鬧正在窮病相煎中把來應急亦自諭不得該與不該也山中瘧痢頗多若更有沾染必不復起兄能遷延以覲其變亦可省卻只向來大方了不肯作此等事呵呵王簾泉一詞奉寄此稿不曾留之歸宗乃廬山一行歸

宗師友一日之樂也大衆各安好爲道相念

與自逢監院

南雄與覺老相會自是妙人渠一步不出門不肯理叢林事弟日日出門理叢林事卻又說得來也明春渠說來遊丹霞未知兄能更一到否此時山中一番開闢不似舊時荒蕪甚可觀也但和尚在芥菴當家者豈易遠離若落成之後大衆同來則又不見高雅耳

與雷峯監寺姜山

三處建立一樣艱難每摸着自家痛處輒爲兄添得

骨頭幾分酸澁也法堂方丈藉庇可以告成便須專意置田爲大衆安住之計其餘修造又聽機緣然置田亦非易事置得田了不可不自巳做牛噫安知此時之尚爲馬乎

又

聞春中復在新安還歸宗又至吳城馳驅甚勞繫念無巳法潤本不宜留以充公臂指之用然還山時見大衆離散意殊惻然旣一切俱留法潤便不容獨遣卽大音之脫幸値老漢不在丹霞耳此等舉動皆可一笑然亦不可再矣也此子儘堪雕琢頃吐血甚危

众生未卜若閻羅大王遂有愛才之僻則澹歸能與明師良友爭人而不能與馬面牛頭爭鬼亦可謂漫用頭極矣兩年多病意象颯然未知何時更得晤語償便行促未盡欲吐念之黯然

與海發

手示極中窾綮可謂先得我心此理自去冬申明至今無異說也鋤頭沒道理可以道理奪之筆頭有道理不可以沒道理者消之此大修行人之所以難大菩薩行之所以不易耳法堂方丈未起不欲草草奉迎向于闐玉上鐫急就章豈非妙手但恨無此快刀

也石公訶公旣承付囑極爲法門喜旦夕亦望兄爲龍天推出勿更蹉跎

又

前有求戒者從舟次順流徑下草草作數字都不得詳甚悵手示領悉今年厨房齋堂禪堂各行寮俱已落成明年料理法堂方丈等便可奉迎老人與諸兄弟聚首也西堂大師雖病中相對壯氣不衰自是人中師子若弟祇是行些麤行求些福田豈可同作虎變觀耶聞兄善病恐是用心緊簇之過英靈漢子或於行住坐臥外沒來由討什麼本命元辰下落將事

理心境打作兩橛易爲陰魔所中弟只一箇散字至
今不得本命元辰下落千佛出世不奈我何我兩人
病雖各樣若則一般不妨大家串一串過也何如何
如明春托鉢無地欲走惠陽便禮覲老人應一場歡
笑耳諸惟珍攝不盡

又

自去夏病後體中時不佳亦祇是老景相催耳天下
無不死之人有一日做一日纔起身見命見便成障
礙弟久已置之幸勿掛懷也老人住丹霞安樂自
是諸兄弟發心所致弟亦藉手了一箇念頭耳芥菴

有新當家此一段三寶地庶不至掃土而盡又可喜
也結夏亦不過虛名耳若只是九旬禁足此九旬前
後幾曾見海公離了芥菴便將來作一箇題目正頭
巾習氣呵呵

又

手示具感至愛見到十分不須說到十分自是處世
妙着然須痛癢不相關則可耳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決不能視如陌路憶在芥菴語樂公云兄輩所爲不
但非菩薩心行即伏事師長亦無此理今學者好爲
一切不干懷之說御將本分事做偷心懸懶符子弟

痛欲拔此根株心不負人而無慚色若將此等語推
無明會便是渠自己障深不干我事雖然豈無以忝
帙語責我麤獷者敢不受責寸心冷熱因地自知敬
以尊函當座右之銘亦非分外也悖謝不盡

又

得來札爲之一笑做夢的說夢的傳夢的尋夢的亂
做一團疑的疑怒的怒直到三生六十劫與老僕有
何交涉寄語訶師何得恁麼膽小外江雖荒然嶺頭
亦不久住沿途儘有消遣處耳不盡

又

丹霞方丈大似一柄臘月扇子乃煩老人如此鄭重
然曾使未至之先已奉出嶺省侍之命且置腦後正
合意中也來指諄切自悉雅懷僕已老矣僅少於老
人六歲而半生多病多難抑又過之今夏六月困劇
垂死心冷如灰即使打鼓上堂亦與仞千入雷峯無
異何若多此一塲笑具耶老人高壽可信此番病不
足憂但不歸嶺內則大衆必不得安當與公及諸兄
弟更一徹底打算爲佳耳相見在即不復縷縷

徧行堂集尺牘之三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習　古鍮　編

尺牘

與解虎監寺

承示傳深事具見關切若不是父子即再惡得幾分弟亦不憚料理惟有父子不可料理如今挑着一箇十方擔子上山下山無一日閒亦不能料理也兄不見頭佛之於古童乎且置此子度外待其落過地獄後下手尚未遲也

又

海幢借重監院極爲得人之慶承虛懷下問豈能有所增益弟向來資性下急不能容物近始知放下然兄本不患此自是調御一切也當家是宰相之道只舍己從人爲第一義前所與頤公書亦自因病發藥但僧家俱有同病請兄常爲大衆發此藥令服也

又

得手教知道體違和甚念吾輩老矣老到即病到古人說死而後已吾輩爲衆之心恐亦非死所能已也弟今年自覺衰耗惟撐着向前耳緣事難易本非可强但事到棘手時亟子奐黃連有苦說不出僅博得旁觀一笑也田事仗孝山太守救我感之入骨雪菴應不落空大林即於七月間接濟亦妙

又

智篁歸得手教具悉種種知大林昆玉於塔事時留誠念但俟吳門人到耳此固有時節因緣至信之士不煩頻瀆也老人降日乃能隨令堂後與閤門眷屬設供禮處此等恭敬末法少有即我輩於師長能辦如此心行便爲絕頂修行何者叢林中禮數祇是隨衆而已能如白衣家發此一念方見眞心也比來海

幢桔据尤難弟在此間如斷港膠舟雖有篷桅篙槳都無用處見有順風張帆牽纜上灘者苦樂不同一齊嚥唾此時求苦亦不可得也

又

比來道體何如吾輩老病卻無卸擔處又被人時時添上些行李鞭着走尤爲苦也楚中有友寄到三十二書法金剛經託此間刊布料未必有此刻手今送去一觀欲得大林臨出一本兄以楷書旁註爲惠倘有剞劂好手不妨并作此功德耳商之

又

得手翰知體中甚弱殊念切吾輩本是多病之人又當多事之任宜其衰也幸且擬置常行諸務勉輔藥石爲祝大林未能踐約蓋非得已近驅道㢧穀償所那移足濟眼前之急俟石吼徐赴後則僧越物不可浪用尤不可迫索乃素所自矢也初冬能與大林入山樂觀其成自是龍天所斫頟耳

又

一病已將不起忽然而活皆偶然事不論遲早忽然又來亦未爲不偶然也石吼來料理九霄幸致大林留意與兄同病無暇相憐總是沒休息分生老病死

便是第一箇沒休息的更何處討休息也力疾不盡

又

錦屛錦帳決非僧家所宜前得大師札示欲舉此於丹霞躑躅不安至今未解蓋賤性迂僻向在世途中尚不喜此等況脫身世外乎且繁華一派爲今日法門酖毒彼醉生夢死者顚倒於熱鬧塲中惟恐一事不同於富貴遂使貪伎之流以我輩爲奇貨不特外侮方興亦復內釁時作思之痛心豈可更推波而助之瀾也又民窮財盡祠僧四事俱不能充而呼召營氣耗費錢櫃置之無用之地山荒人陋斷不安施一

展之後塵封蠹蝕及爛而止所謂暴殄天物尤屬不祥也惟兄知我嘗曉同人掃蕩此舉愛人以德鐫佩彌深矣切禱

又

石吼至凌江得手札甚慰塔事所負項亦有以償之不敢錯因果負檀越而累職事也然又起息欠在家人債矣道體違和正是老年焦勞所致吾儕雖同病相憐然兄尚可自覓一休息之方惟杭州阿欵鼻孔索頭未斷俟拽脫乃報喜也

又

大病之後重以積勞新正十二日從星渚發舟至章門得疾幾死仗庇已生入梅關然精氣銷亡衰劣已極終亦不久也承手札具感雅念老和尚欲大師竟乘海幢向北一行聊作暫時撇下公與諸職事尊所開行所知以待法幢之歸力自沛然豈待病漢饒舌耶惟是同病相憐所囑者愼起居飲食勤服藥餌而已矣去臘曾與大林邂逅章門彼此悤悤不暇談及塔事來諭已悉向來不敢頻催自聽大任之便也萬始歸暫復不盡

又

方及伍重駒醫方甚好可合服之老年病痔無斷根之法惟平補氣血以扶之使不至大作楚耳病漢近來變症百出總是氣血損極自家臟腑作怪要非草根樹皮所能救也因遣侍僧致奠於覺庭翁輒付此信

又

方丈無居人必至爛壞此番安單蓋矮屋之計耳然半截多入一團冷氣恐亦矮不成也感儀見及徒增慚愧然爲貧病者稍加照拂便覺滿屋生春則澹漢之慚愧林卽解公之功德林恰好分疏不下耳大林

兄弟同頒賻餉皆不敢自外幸致感謝之私嗣容專候大師於六月廿二日有信到山亦只請藏秋間必歸卻須爲廬山安頓穩便乃歸想海幢亦不殊此報也兩詩錄一扇奉寄皆是苦中作樂玉簾泉之遊祇得暫時舍利塔成則八年一點心從此放下不可不令公爲我鍾子期然我久以公爲魏無知矣

又

近聞湖口阻寨星渚吳城一帶爲兵火所殘念老人與大衆未免受驚爲之惘然一家打作三截掛肚牽腸想公亦同此悶懷也頂扶病至嶺頭一別孝山豩無精神酬應飲食若雜便苦暴下輒有數日郎當大抵每日須人參扶持此豈窮漢所能周旋者聞公服藥不全靠此勝我多矣塔工已完尚透用數十金另有清冊送大林石吼來更作商量想留意襯付也點綴猶有未了皆功德事中不應缺陷者試與大林裁度之亦未敢勉強何時晤語恐吾輩衰年俱難遠行且俟明春再作計較也

歸宗雪草監寺

法十知浴來得手翰知近況清勝爲慰並惠茶筍感作深矣僕奔走丹霞十餘年本爲老人休息之計歸

宗橫出相延遂使初念不遂不能無餘憾於詩王未知老人還嶺當在何時海幢侍者往幸一相聞以便料理奉迎想不訝其攙奪也

與雷峯侍者諸師

丹霞初集幷建置一冊送侍者寮他日不妨按圖索駿也或謂澹歸說得太有興若一邊說一邊沒興則說必不成若一邊做一邊沒興則做亦不就弟與丹霞眞所謂打成一片耳石栗倂往下茶稍覺過時也不妨披沙得寶呵呵

與山中執事

聞上座中稍有不和甚增憂念弟一人才力有限雖竭奔走之勞亦只得錢糧錢糧豈能自用若非諸兄弟同心并膽盡捐小嫌共顧大局則大衆便不安叢林便不就如今丹霞理事者能有幾人豈可於幾人中更成水火今特遣石吼來代弟作禮諸兄弟若是本無嫌疑千萬更增歡喜若是夙有芥蔕千萬從此調和出家人夢幻身心有何排解不得之恨叢林中普同功德有何商量不得之情況同住同修多生緣分我輩於十方都要結緣豈可於一家反成異見伏望慈悲允可一者看佛菩薩面二者看自已修行之

面三者看大衆面四者看護法諸公願樂道場成就之面五者看弟千里一條肚腸刻刻牽掛之面不論誰短誰長盡抛入東洋大海從新做起有斟有酌有說有笑於澹泊辛苦中得些朋友之樂庶使弟少免罪戾上報佛恩皆出諸兄弟相成德意也臨書馳繫不覺淚零

又

前月發人還山後至今十五日無些子緣卻病了二十餘日神氣索然意中望考山爲山中接應不知光景何如貧能生病病復生貧憂來無方不可斷絕折

倒了豆皮宗或有光頭餓喫未可知也此間兜率閣不至落空俟收得卽發回喫了蕉查掘一窖埋卻用土草覆之便有絕妙蕈子喫年年不斷此方乃化王用心討得者切記切記抵得一箇賭錢不輸方足值千金也呵呵

又

丹霞得舍利千顆自是希有之瑞建塔已得檀越尤慰眞公來曾附信想已白方丈大家斟酌建塔之地決不可不在長老峯頭也必不得已亦須海螺巖頂但未知於道場方位何如大抵與長老峯伯仲之間

也塔形高出吾輩原欲爲仁化一邑之福此地在縣治東南巽方建此一塔文運當極盛此又利益一切者所樂觀其成也議定便與窰匠商量造磚首座師云欲得和尚大壽時落成使祝誦之衆一時瞻禮尤爲快心不知可得否勤公試一通盤打算有便卽寄示爲望此項錢糧十月內可得百金開手餘則明年陸續支給耳

又

僧問黃面老子不識好惡無端向棲賢出現帶累丹霞手忙腳亂如今監寺要追究這手忙腳亂的是阿

誰須痛與三十棒若一丹霞人都手忙腳亂監寺卻
須告箇執照免得又被丹霞帶累也呵呵

又

方丈說建塔之地海螺頂優於長老峯便須定基於
此也目前先須燒磚打石兩着打石卽於晚秀水簾
一帶與雪巖耳其大指在一面取石造塔基一面卽
整得諸巖平正如石屋好任爲隹石須打長條大塊
麤者砌下腳細者鋪上面并造欄杆等用塔基方二
丈四尺高三尺中又一臺方一丈六尺高三尺臺上
乃造塔也山中大衆無補破遮寒之布憂煎不可言

幸廣游一項寄到眞一劑爲我續命丹矣渠欲爲作
一疏文白佛其中情節看疏便知幸諸兄以至誠慈
悲一念爲之解釋寃愆不拘何日辦一齋供佛菩薩
爲宣此疏宣而不焚勿以鬼神之道待佛菩薩也散
布時掛一牌於齋堂云今冬大衆衣布乃亡者伍德
勳物大衆各發慈憫心爲[illegible]德勳迴向功德蓋此事在
蕭某以可謂不昧本心在[illegible]輩度生之誼尤宜爲彼
眞實證明此項銀雖未能[illegible]我散布之用然不妨使
大衆全領其意庶幾感通[illegible]顯足以升濟神明也諸
凡中有能發心爲彼放斛[illegible]一堂尤妙此正不以市

道行之乃勝耳

又

甲辰十月間穀賤到十二月便貴賤時不得銀買至
乙巳春要買時價便貴過一半每念及此輒怦怦也
今年穀賤來年必無此賤新地穀收了卽無銀運歸
便倉在彼處看好候明年設處運歸也計今年收租
僅足支半年明年尚須買半年九月十月和尚大壽
人多此兩月穀便抵四箇月若得今年再料理得五
六百石穀方纔放心恨未有點金之術耳今年若賣
了新地穀來年三四月間便買貴穀直到十月後更

難措手矣前所以不欲賣穀者意實在此恐諸兄未
曾細算故再爲申明大牛以下院之債往從化化緣
得病初七日還雷峯初八日起單矣可歎可歎

又

長江田事誠如來札所云山中積數年之力用不忠
其少然累亦正苦其多耳其間委折非細心人不能
照了大抵贏得一利便有一害善理事者先有一段
斟酌始有長久規模卽收得幾契田停停當當亦尚
有許多布置非容易也別示常住費用有增無減此
乃本等無奈化主因緣有減無增每一念及幾無置

身之地蓋人事萬分艱難覓一開口處尚不可得况有伸腳處耶大衆終歲勤動豈可無幾丈布補衲遮寒但此等事不能瑣瀆施王祇可於別項錢糧內那移今山中更無別項錢糧即化王目前打算皆在不可知之間項已催取要以到手爲眞若只口頭紙上則烏有先生六年來擔着豈止五箇十箇此事更僕措處不敢不盡心力也齋堂規約牌可收在化王寮其山門三禁乃丹霞截斷絡索第一重鐵步障若有深識者知其處亂世之末流爲法門之長慮自當水乳合不以人廢言也

又

百項費用皆可暫緩惟官家正供須早早備辦完納叢林有田即不受抄化之累然便有比催之累也頃又充龍護園化王便似負蝂虫見物便安放背上積得重扒得高免不得一交跌亦可笑也

又

田事如已定局得一正經人來此尚有所商弟於十邊欲度嶺不能更發人還山也今年置田若非孝老極力相爲則當家撥亦無地弟於檀越之德實不敢忘即謂之勢利所甘心矣迴龍決不可棄蓋粵東僧家無接待十方之念此最風俗薄惡處若善知識會下不痛矯此弊則世尊所云比丘僧容比丘佛法欲滅者又將何賴耶

又

田事得南雄一肩擔荷非和尚與諸兄弟福德加被豈能至此然常住修造更無分身措置之法前雲芝智篁齋回七十二金及勤修帶回三十五金皆此項也頃一柏書來云六月內更交二百金則秋間舊限變遲爲速又遞一盃急酒某走嶺外人生路生豈能便有接濟當與諸公約惠州田價若到分毫不得那

移其六月間專人回南雄更催百金奏上以結此案餘則明春扺完之約不容再有翻悔也修行無力老病憂懸尚有一言仰瀆大衆祇如千二百租費及九百丹霞當家兼充化王既料理常住食用又料理修造錢糧今歲和尚大壽亦須增一經營更添此項田價併之一時豈能容易諸兄弟既爲十方遠慮深謀亦宜爲當家設身處地何可不逼商量硬作差撥設令緣法阻滯則當家撥亦無門以不關痛癢之心快坐觀成敗之意安乎不安乎某若先發此言明係縣懶所以一閒長算歡喜承當既徹幸告成御應直說

何者叢林衆事不宜鹵莽一絫時勢再察人情若不做文章專出題目則將來任事之人決無所措其手足願諸兄弟此後深以爲戒某非常作當家者恐諸兄弟挑此擔子時不易當此不近情之舉耳若論菩薩行願則此衆正是玉成又願諸兄弟互相策進大家做難題目好文章也

又

曲水巖田收得亦佳籠諸峯而有之殊助開闢之興卻須努力收拾人材也日來悶懷非一無可奈何且與諸公一面推一面做辦一片至誠心卽望空啓告

亦須有響應之日也方丈不具白歡喜既無可舉似愁苦亦不合頻開耳

又

蔡泗如田交價四百四十兩只轉批五百石計多收田價九十兩矣去秋請其轉批代價兩次不應今年又往請之詐稱往省其實在家殊不可測泗如家擁厚貲何事賣田又訪之韶城俱稱其人心行傾險專爲利己損人之事我出家兒軟弱法門不過因護法檀越慈念三寶作此永遠常住計不幸遇此等人褰裳避之猶恐不及豈合與之交易自貽伊戚耶愚意

前田既成巳爲錯悞後價未交須與斷絕渠若稍有知覺將多收九十兩田價代還便是渠善根功德若猶有抵欺總將此多收九十兩棄而不取只當送與渠買斷葛藤所謂擇禍莫若輕也一拍與用柮原係經手卽請如此結局諸上座亦不必更生枝節總之喫虧忍辱是我家法但損折護法檀越福田分數又此田不佳辜負德意深覺不安俟從容料理補還可也惟轉白方丈裁酌處分幸幸

又

田事未知一拍與用柮曾有斷絕否蔡氏今用軟困

之法正如以蜜置刀頭若貪其甜未有不截舌者渠卽自肯到山踏田轉批寫斷當大差照年分亦決難於狀價何也渠到當大差時決不應手卽告之本縣隔縣提人必悞公務則我山中近火先焦豈有數百金預辦爲其代償耶若事勢到此逼切大衆必散當家庄頭必累匁某曾語諸公所謂知有喫田之利不知有喫田之害者也幸大家虛心通盤打算某此行稍遠恐難於聲息相通專寄此信勿泛泛視之也

又

一公亦及山門路塌了三丈餘直歲要用葫箕盤泥

大衆要用石連底砌起此須打算幾許長幾許濶幾許石幾許工幾許錢糧此項錢糧現前有無何人作化主何人作施主有了錢糧直歲爲什麼不肯遵依若只趂口快說些空道理假經濟並無一些實落到頭來只說修造事須直歲停當修造錢糧須澹歸經營如今經營不來剛安上直歲一箇不停當罪名亦大可笑此後若有了錢糧從護生堤直砌到山門皆澹歸所願見者但不許空發議論若現前沒有錢糧聽直歲用萠箕疊堤了再處不消入人之罪蓋直歲此論爲識時務者非白頭郎比也

與眞佛上座

和尚入院法語寄覽石栗子聊以下茶意苡仁猶可煨粥奉去亦山中風味也無知向極德賴近見其天資頗高他日殆是法門中一箇人卻便欲踏倒竈頭不如傳深還俗放出老子一頭地尚有些孝順意思呵呵

與枯吟

手札至知吾兄已還山極爲喜慰海幢風波稍定然首座心血俱枯矣承示若不出外歷試艱難則後生輩不能振作此說甚善然纔到艱難便成退息反能悞事此非於菩薩道中眞正發久遠廣大之心者未易與言只在書冊上討些證據做箇話柄無益也噫此等議論大似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耳山中田漸多便爲縣官所管錢糧有里排之累亦自不小皆非高潔之流所堪此等事亦有天資亦有學問若付之悠悠忽忽則異日尚有歸咎於置田者某一生好擔憂類如此可笑也

與似石

還山頗勞苦飲食亦未能增但値陰雨卽病甚晴爽稍輕耳此老景相逼料無全愈之期也得來札殊感

愛念冊已發出便往各鄉廣募亦事理當然至於時勢紛紜則世出世間大家所共不消預爲之憂也倘太艱難且入山中相機而行丹霞常住錢糧時有缺貼無人發心無處下手亦只付之掩耳而已

與六如

此間緣事亦可少催但恐尚有第二三次走也山中需油歸舟當載到總在望後一二日郡城穀若全收尚可得四百石但未得全耳財主有算計穀賤則出穀於穀中更討便宜穀貴則又出銀於銀中更討便宜恐便宜輸不到我輩也

又

田事一錯直錯到底兄此舉直是奈何了澹歸但累了常住則兄招因帶果亦自不小也大差之說來札以契中語爲據契云七年以前糧差不明俱係原主之事七年以後乃買主之事兄便註解云糧卽錢糧差卽大差殊不知此差字乃是雜差蓋雜差是年年當的恐有完有欠故有不明之說若大差乃十年一當直到當年始見何處有七年以前不明之事若使七年以前明了更喚什麽做十年大差耶兄是伶俐人何故自家哄自家如此此等事兄本不明白卻强

作明白便道若如契言則無異論眞所謂牛頭不對馬嘴豈不可笑兄此後大須虛心大須謹愼不得輕汙妄動自悞悞人也卽如盧家田事輕易成交後來番悔兄莫說是自家本事亦須有倚仗始得蔡家田事又如此妄爲蔡田未結又要成斷石之田項到韶州又應承鄧世守所說六百石租大似害了田瘋撞着便要躁動悞成輕諾寡信總不曉得仔細忖量一番恐日後還有錯事萬望痛自省改莫怪某直言也人還率復嗣有續報不一

與願秉

山中日來無事仍築海螺墩大陡開通水道酷暑出坡甚爲勞矣然作此等事極有與若得好護法出錢糧使我得盡其興應不至寂寂笑人也挂千幻除皆已出山甚愧無德不能使之相安耳住得一家人住不得別家人住得本地人住不得外方人住得有修行人住不得沒修行人正是叢林可恥之事不知何修得免此恥耶

又

丹霞常住一條尾巴拖得甚長急截不斷若請藏有期則猶可傾盡於玉淵潭上也長慶淆訛乃是舊主

人房頭習氣吸引自業石兄飄然遠引彌見淸風何嫌何疑而云有過幸轉致鄙言勿於病中芥蔕也棲賢法席因此頓還舊觀正當大家摩厲重整門庭激揚洞上之嶶音以報先華首之至德石兄與公交誼不淺賜還之語非所宜聞人還稍速未盡欲言

與千一

還初來得手書極慰遠念頓公已歸石師又將出從此棲賢改觀可望矣博菴先生能爲山中如此護持豈非希有自當作書志感然於渠摧邪輔正功德分中要自收成不少豈待吾輩空言贊歎耶懿德遂化

去爲惋惜不已此公乃任山穩重人二十九歲何遽止耶潛修同住廬山是一美事天下之人當與天下共之何必定在丹霞近來法門窄狹往往於此中作人我是非棄曰正不堪令道流見耳弟以南雄緣事未結七月仍到此恰好遇諸公歸山出嶺亦自有緣沿海紛紛欲迎和尚入丹霞但法堂方丈未起因緣時節又值艱難大抵山中修造及常住食用每歲須千金尚不勾支持殊困人也承寄惠石耳極慰所需念無以荅雅意輒楷書護生偈告成文爲兄便面亦見丹霞諸兄弟於钁頭下興復不淺也椶鞋一雙併

佐登臨之用餘未盡

與棲賢大衆

長慶祖庭支撑門戶乃是我輩分內事首座大師旣挑着海幢擔子不可卸肩某料理丹霞服侍和尚亦無推諉處權於緩急遠近之間藉重石大師蓋出於萬不得已卽大師一番承當亦出於萬不得已棲賢道場旣費數年心力不但大師不忍中廢卽諸兄弟僇力同心喫盡辛苦大師亦豈忍中廢以相辜負耶瀕行惓惓顧盼再四丁寧惟望諸兄弟大家照舊經營倍加勇猛勿因大師暫有睽離便使玉淵金井寂

寂笑人也衲僧家興隆寶元是分內事亦不必定靠着善知識當頭若能一片至誠忘身爲法有始有終自能感格龍天號召檀護莊嚴道場使長慶得大師闡揚棲賢得兄弟修舉兩彩一賽絕後光前異時奉迎大師重臨三峽指點門庭更無開口下手處豈非法門中不朽盛事有待於諸兄弟勇猛承當者耶某非今秋卽明春爲請藏之舉定一入山與諸兄弟盤桓不但不負諸兄弟亦不負大師惓惓於棲賢之意也惟是建立叢林先須和合萬勿以意見不同增長人我是非忘大局而競小嫌致有離心離德使大

師遠在三山又起牽掛此則某所僭進狂言爲不必然之慮耳臨書祝切惟爲衆珍重自愛不盡

與海幢副寺開雲

公巳還海幢極爲喜慰此時一切錢糧應酬支持甚難有心肝人正於此時着力盡心減得大師一分憂勞鼓得大衆一分意氣皆菩薩道中眞加行也丹霞緣事大局巳在大師札中然議論雖定恐收拾得來更須兩月惟耐心守候豈敢得隴望蜀耶

又

老牛病脊背上着此急鞭甚苦亦只捱日子去賤辰

承諸公厚意眞非薄福所能消受但借以爲路費又是中流一壺不敢卻也名單領到入嶺後即圖躬謝幸先爲致意

又

非世至得來札具感至情相念病漢才力遜大師百十倍此一去自有作用公等但謹守家法以待好音耳只病漢向廬山走箇徃回苦累非常今所存者數莖木析之骨與三擔乾柴結緣料亦不遠也萬始歸暫附此信道塗多驚南方禪和子未慣行脚不敢前行亦自怪伊不得正須以情相諒羸劣不能多作書

蓋此病乃平生所未有者至南安始起立頃在龍護尚未能行得三十步也

與建有

聞公有病甚爲懸念今知已愈亦知其必愈海幢道場須公出力非病魔所能久嬈也惟善自調攝且勿過勞爲囑風便附此愧未致情也

又

衰病日逼在一堂中坐臥倦欲就枕輒徧事擾乃知料理叢林須趁壯色也來翰相念具感高情斧鑿停聲英雄自有用武之地以大師道力輔以公等願力

後殿兩廊必無久停之理正恐一小暇暫到丹霞耳人便率荅未一

開雲建有

石吼歸得書并寄人參具感愛念之厚藥力是老病所須乃獨坐窮山都不易得兩公所惠又極結實所謂貨是來路錢是足數能不增感耶謝謝坐方丈只是應名故事本不足賀卻因公等致禮爲涸轍之助覺得坐方丈亦有些便宜呵呵兩扇附寄非爲相酬病漢近來兩脚難於動彈只兩手尚可寫字耳然寫得二三柄便眼花臂倦若大幅須站了寫尤爲辛苦

在此間坐一日算一日恐不復與公等相見作此數字他時或指爲絕筆亦未可知也大師有六月杪之信詳解公札中閩山大衆并致區區

與石吼直歲

蔡家田價三月盡已交與四百三十兩如今同他轉批到七月再交得二百又待明春結局也今年當家胸膈裏有四箇大肐胳南雄爲我解了一箇田肐胳尚有彌陀閣前齋堂一肐胳未解常住喫用更無來處五月內省城沒得接濟便要封鍋這一箇肐胳望公消息而解和尚生日肐胳直到江西回時發人下

得省城乃解耳解得此四箇肐膝漚歸纔能透氣不
則悶殺了未知在何處破費乾柴也

又

此時錢糧亦難料理蓋時勢使然非不肯用心之過
又老漢病苦使然無福德使然非當家與化主之過
也但得塔頂成了便還山為囑此月十六日已豎塔
心矣

覺熏侍者

來札已悉修造自當歇手只了撫臺今歲之願諸債
惟舍利塔為目前緊着然此間既無可措手便索他

求亦且俟過夏乃行也知患痢近想痊損乘消一病
幾夕日來尚在服藥傳達吐血幾作血治得一道友
用外感方治之乃愈渠云若作血治便成痰火此理
甚長然近來且不令服事令稍寬舒也吾年漸向衰
頂兩眼有兩朶黑花寫字殊覺濛濛此便是剋的報
人豈可鹿鹿不知休乎雪樵改余襄公之文以就其
私說此便不堪置齒牙間吾每謂人寧為花子不為
光棍此佛教也今之為善知識者𥧌率而為光棍矣
當其衆筆時謂古人無口今人無眼便敎自己總沒
了慚愧若如此則何事不可為吾輩見之惟有深以

為恥常自檢點勿令有一念墮在此魔氣中豈復與
之較是非卽使說得是非明白亦無人聽不如付之
一笑之為得也

又

來書發了一箇議論到底歸結只自家要不認眞而
已明眼人看來大是可笑吾不願汝作此伎倆也且
如房頭認眞故成房頭則十方人不認眞又何曾成
得十方若只是這人我生滅之心出一叢林入一保
社正喚作地獄滓與房頭無異蓋此輩與房頭所不
認眞者十方所認眞者同此人我生滅之心也一句

隨他去千山走衲僧古之出一叢林入一保社者皆
為認眞參究今之人領一箇話頭經年不能提起而
徒這人我生滅之心也去出一叢林入一保社十方
信施滴水難消汝卻一總喚作十方人喚作衲僧可
謂失卻智眼矣比丘認眞自度菩薩認眞度人參禪
者認眞參禪持戒者認眞持戒修福者認眞修福乃
至世間士農工商各執一業亦必認眞方能成事皆
所謂逢場作戲卽如作戲人上了戲場啼則眞啼笑
則眞笑而後謂之作戲天下無不認眞之戲又安得
有可以不認眞之事照豈特無可不認眞之事亦更

無能不認眞之人葢其所認眞不在於此必在於彼如汝此論直欲隨順自已偷心則汝所認眞者偷心也認眞偷心卽認眞習氣認眞習氣卽不認眞道理以不認眞之道理折服認眞之習氣則習氣必勝習氣已勝則汝之聰明才力必不爲道理用而爲習氣用甚可危也願汝時時微細揣摩看此一段認眞之心用在何處若不用在叅禪上不用在持戒上不用在修福上而曰不認眞者是十方認眞者是房頭則房頭亦不曾認眞叅禪不曾認眞持戒不曾認眞修福亦并不曾認眞做十方已與十方之不認眞者同

矣若謂伊不合認眞去做房頭則今之出一叢林入一保社者厭倦已生免不得尋一箇靜室收幾箇子孫做些詩寫些字圖些衣食落些清閒自在則今之房頭也有會做詩會寫字會清閒自在者又與十方之不認眞者同矣伊已與十方之不認眞者同則十方之不認眞者畢竟以房頭爲歸也汝其甘之乎汝本有聰明才力吾首望汝擔荷佛法次亦不失輔弼宗師切不願汝作此伎倆卽偶一言之皆不可也菩薩戒經暫念小乘此猶念自度念證果者尚爲佛所訶況一切不認眞而可出一叢林入一保社假稱衲僧虛消信施耶吾往歸宗不欲留滯與汝所見畧同老和尚書云欲使歸宗禪居漸固不至終爲子孫老和尚於已爲子孫之歸宗且欲化之爲十方若如汝祇要不認眞則現爲十方之丹霞必使流而爲子孫也吾雖薄德豈忍爲此所願生生世世以房頭之心做十方之事縱遇極艱難危險處豎起脊梁跕定脚跟決不退轉所謂卽衆生妄想成菩薩願力卽菩薩願力壞衆生妄想始能擔荷一切佛法持一切世界耳汝當諦信於諸佛菩薩前發此弘誓勿孤負此聰明才力隨習氣流轉也漸登瘥聞已愈甚喜三圓足

疾向痊俱道相念序上諸子并大衆致意過嶺有期更相聞也

又

得來書已悉汝本有才力足以撐持叢林吾望汝已深則訓汝不得不切所云以認眞之因招不認眞之果事容有之然果元未成也若因此不認眞則認眞之因謝不認眞之因生而不認眞之果遂成矣憑他什麽來我只不退到底未有不相信者汝但諦信決不相賺也檀林凶問甚爲駭悼惜其遲滯不還丹霞豈亦定業難逃耶孝老在韶州汝可偕樂大師一往

候之大師亦不可久住下院諸抽豐者兒孝老甚多吾輩正以無跡爲佳也

法遠智篁侍者

說法開戒等事樂大師謙讓不行汝等宜益加殷勤不可疎懈叢林之僧見王法者剛便欲相離見王法者柔便欲相欺正是賤相耳侍者多生手須調習半年方得着便吾攜生手留汝等熟人於山蓋爲汝等能知吾心庶幾殷勤於樂大師耳勿效諸悠悠流俗輩以生滅用事也

與會龍雪木院主

往來悤悤亦各有事音信自難常通得手札殊慰遠懷下院營建知振老留意然此事大有時節因緣時節未至速之不能時節既到緩之亦不可吾輩但盡心以俟之而已非久還山相見在即此不多及

與龍護院主亳現

桐油弁漆手再三言之竟不可得蓋常住艱難攢省相對亦自不便勉强即龍護塑用錢糧且未說破也總之頂着一箇缺便便着頭皮捱去求人不如求己此是澹癡半生單方亦請老兄修服也浴佛後始得下韶陽戒壇中又一塲勞頓也是自家招得賠諸護

法各致意

又

手翰至具悉愛念甚感老景相逼食少事繁已知前路不久然事在眼前決無推處只得帶病與之厮捱亦不欲作可憐之狀爲壯夫所笑旁觀不知便謂病僉其實非也總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直到手與槌俱落地便見分曉耳觀世音菩薩贊題去餘惟爲衆自愛

與光孝諸職事

諸公見愛欲爲光孝同出一手此自我輩分內事但

目前料理丹霞上奉老和尚下安大衆既挑着擔子須交付得人方堪謝事蓋叢林責任不小去來難於自由所以尚須時日耳如今常住且令將就支持以待時節因緣之到第一要戒行淸白第二要香燈嚴淨第三要接待殷勤第四要大衆和合日日精誠更無退惰龍天未有不加被善信未有不皈仰者此在諸公力行耳寶華來具說近狀知諸公一切錢糧分毫不私蓄積十方掛搭漸多明歲已辦得三桃盌飯極慰遠懷如今出家人最要把自私自利之念一刀兩斷全副身心向十方三寶上做去更不尋是非是

人我則根基便堅固識見便解脫度量便廣大見現成成一箇菩薩善知識宻加鉗鎚不怕不停當兀不消得多少學解多少歲時也縱使根器稍鈍不能立地了徹而菩薩願行早已成就生死到來決定不爲宿業所牽流入惡道此是如來不誑語不異語也

又

來書已悉山僧不爲公等惜而爲亞菴惜也與復右道場是衲僧本分然各有其因坐道場亦諸方本分然各有其體公等本奉山僧之命與復光孝則光孝之因山僧爲主公等爲輔於亞菴爲無因諸方坐道場必本山執事發心迎請審其誠懇而後赴之若不問本山之發心與否挾一宰官之勢據其室而逐其人則其事同於刼奪此於亞菴爲無體夫古德所以坐道場非他蓋爲佛法計耳今欲坐道場而躬爲刼奪之事則後學無以爲楷模世人亦無以爲觀聽適足貽其家世之羞而爲諸方笑此山僧所爲亞菴惜也山僧每歎末法叢凌宗風掃地向來五燈鬭諍每切痛心吾輩擺脫世網決不可如市井之流壞棄禮義蕩滅廉恥公等見此一事當深以爲戒然山僧亦非草裏堂頭曳根拄杖子欺僧敗俗到處覓一棲泊

所在者何事區區但不忍沒公等與復光孝一役正因更不欲失公等僇力叢林將來正念率筆慰勉無增熱惱人情不甚相遠韻州諸護法自有公論不俟山僧多言也書所不盡越流具道

與願海

衣食二字衆命所關今歲常住布不得兄發心則郎當亦自不少若人人如兄發心則一切道場無不立見成就豈特丹霞一刹耶承諭慶生齋已爲辦訖方丈壽金已爲送入化主體面如此弟七年作持鉢人不能如此有情有文姝增我愧也頃即往南雄料理老人開戒事何時還山乃圖快語草復未盡

又

此間因緣稍不落寞幸了得營建兩事但常住錢糧及所欠債五百金都無告訴處然人須知足念及營建兩事亦時時生歡喜也聞布緣殊未應手正以耐煩爲第一義近來在家人亦各各艱難不盡是靡薄所致惟兄一片爲衆之誠能天自有以相報耳

與法潤

知病未愈且以靜養爲主吾即還山不暇入雷峯相看又不能時相料理使得痊損甚愧也吾每於病中

時有得力蓋打起精神將一箇死字貼在眼前則
一切逆順境緣與諸妄想自然退去諸根之火不發
便是御病之方然不得又向此中討效驗更逼起心
火只放教閒閒地只一箇死字纔相應也果行來迎
郎闍黎暫附此信并寄去藥資可收入

與時出侍者

傳見將不救為之惆歎死生分定惜其修行無福耳
昔有老人臨終訓其子孫辦箇死時將得去若如今
出家兒到不講求此理禪說生死無常令人胸襟如
水便須二六時中仔細檢責身心話頭不可放慢作

事莫隨習氣便是解脫法門所謂解脫者窮過得病
過得死過得耳若要不窮不病不死則一切俱過不
得矣

與玉流

得手札知已從剃染殊出意外人患放不下既放得
下御患習氣復起幸勿以此為一時興到之舉也此
中滋味須件件嘗過嘗到苦澁處只許吞不許吐吞
時亦不許搖頭咂舌方有少分相應耳公是老實淳
善人先此稱慶還山不遠更圖面語

與破迷

二十餘年沿門托鉢充三寶家奴塵土面目早不自
認贊公轉到手書累幅具感法愛逾涯雖語笑未親
而神情已洽矣知掩關深谷莫挹高風其於數齒猶
在弟行而衰病見逼乃如前輩其為徙羨何可言也
承遠貽聖像不減炎生敬奉為晨夕瞻禮敢忘法施
之重一偈附呈山刻并正

徧行堂集尺牘之四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習　古齡　編

尺牘

上定南王

山僧梧水之罪人也承乏掖垣忝職無狀繫錦衣獄幾死杖下今夏編戍清浪以道路之梗養痾招提皈命三寶四閱月於茲矣車騎至桂翹尺階前而不欲通蓋以罪人自處亦以廢人自棄又以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不能不一言於左右者故督師大學士

瞿公總督學士張公皆山僧之友也已為王所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士殺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遺憾於王耶山僧亦豈有所私痛惜於兩公哉然聞遺骸未殯心竊憾之古之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殺其身而敬且愛其人若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贍是也我明太祖之下金陵於元御史大夫福壽既葬之矣復立祠以祀之其子犯法當死又曲法以赦之盛德美名於今為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顏恤汪立信之家豈非與中華禮教共植彝倫者耶山僧聞嘗論之哀

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於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兩公一死之重豈輕於百戰之勳者哉王既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為兩公殮瞿公幼子尤宜存恤張公無嗣益可哀矜並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則仁義之舉王且播於無窮矣如其不爾亦許山僧領屍隨緣藁葬揆之情理亦未相妨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讐然必滅其家狼籍其肢體而後快於心耶夫殺兩公於生者王所自以為

功也禮兩公於死者天下萬世所共以王為德也惟王圖之物外閑人不辭多口既為生死交情不忍默默然於我佛冤親平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政聖人維護綱常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矣山僧跛不能履敢遣侍者以書獻敬候斧鉞惟王圖之

上平南尚王

丹霞山僧某啓前所編元功垂範一書遵奉記室所授稿本於明稱偽於明兵稱賊初謂奏報相沿未曾改正竊念明滅元而修元史不以元為偽不以元兵為賊元滅宋而修宋史不以宋為偽不以宋兵為

賊明末君臣播遷亦自延其祖宗一綫之脉非僭竊比而清朝承明正統日驅除李自成爲崇禎雪恨與明本非寇讐今書中稱李自成爲僞爲賊稱明亦爲僞爲賊畧無分別恐非正理謹請發回原書改正於明朝削去僞字稱明於明兵削去賊字稱兵或稱將領之名蓋天下之分義當與天下共惜之天子之體統當爲天子共存之也王此書雖爲家乘而事關國史當傳之天下後世不敢草草謹此上啓伏惟裁察

寄龔芝麓總憲

介子詩骨甚清爲題數語時病於旅次僅一再晤便相別今春托鉢雄州值其出嶺復得話言自云貧困無狀兒女之緣未了當走都門謁芝麓先生先生於如粟不滅法華長者之念窮子知大士憐才自應如此弟亦奉遵數載未寄數行前與恥古書謂憲體崇嚴不應草野致問介子謂先生淵大胸中豈宜作此相待遂分付數行值其怱怱都不得盡懷抱見意而已

周蕣初制臺

今釋夙生何幸遂叨格外之知端州五閱月仰高山坐春風自覺其受福之過矣與副將上體慈念一路

照拂布颿無恙已於廿四日還山奉淨檀擎題額於三寶前證明迴向天龍欣悅緇白歎仰高門福田固與道場永永無極也承攬揆伊邇未能預賓從之末中須禱之私馳戀何已出家人無他長物惟上藉佛法下抒心思撰爲文詞發揚盛美爲可自致者謹成拙序一軸用祝無量壽尊石渠子落花生本是野果以其爲自種自收者并充芹子之獻正可付之撫掌耳深冬機務想益整暇伏惟爲國爲兆民倍萬珍攝臨啓悚仄

又

昨不揣爲海幢題額上懇轅蒙慈允歡喜無量伏請清燕之餘乘興揮灑筆法高妙方駕古人南天巨榜爲山門永鎮當與子瞻六榕元章三佛竝作靈洲之寶矣僭擬數字擇一而書慮妨公冗冀在鑒亮

又

奉違台旌中心悒悒嶺雲江樹日深馳仰未識何時灑然也歸山後見樓至閣巋峩天半使江山幽渺之觀頓生氣勢前旣不敢勉留登臨今復悔之昔賢攬勝勞亦爲歡想天海胸襟當同此慨惜耳本師和尚重荷休江老懷感切小詩奉寄并山刻呈正不敢瀆

具狀起居命令釋代白下誠願識荊州卽世外孤蹤豈能懃置眞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也所領府金設齋已於諸佛菩薩證明迴向闔山大衆均沾天人之供矣車騎過嶺比望稽首敬遣侍僧走候道左長途秋暑伏惟珍攝爲國自重

劉持平撫臺

三月初八日到山捧滌檀白大衆具知衲僧生欣皆霑德意歡喜頂戴不可爲喩已卜地開工與廊路幷作告成之後令釋遊庇謝無負於丹霞矣前所云禪波羅蜜次第二冊寄呈客歲畧一動筆想不見訝此

法門大段周遮宜宗門之不取也天台教總欲會歸第一義諦然旣識第一義諦豈更作此周遮若隨根性理卽不無但曉得祇是如此於我輩不必亦不暇耳

又

寓錫凌江嶺梅正放値嶽降之昌期懷和羹之大用未能隨四民之末効九如之誦歉愧無涯謹撰七言歌行書橫卷弁瓔香山了比於不騫不崩亦未失天保遺意也輒遣侍僧馳獻畧物取誠知大護法能鑒之格外耳比來體道想益廓然某受知不在世諦中則所以報知已亦不在世諦中發大般若光明證大自在解脫三昧佇聞佳音得一番手舞足蹈則龍華會上看八萬四千歲祇是空中電影豈僅僅以黑頭公爲善頌善禱耶本師和尚項赴歸宗法席某出嶺請藏更俟商量南雄太守情深樂道然衙疲窮苦每爲境累時有割絕世緣之念某謂眞能求道不在割絕世緣卻好向衙疲窮苦中時一覷捕覷捕得著方知香嚴所云去年貧無立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尚落在如來禪區宇不足當大護法一噱也晤對未有期伏惟順時倍萬保練某臨牋可勝馳仰

又

新歲集禧不能專賀想邀慈蔭於世諦之外也某到山許久竟未有卸擔之計亦祇拙若日子抵當信衲僧之無用耳晉同塔成去臘之朔送諸骨石歸藏生欣均沾澤眞所謂恩施於不報矣有數語呈覽此是叢林則例不得無言然奉爲大護法般若舉揚何妨借鼻孔出氣幸有以發藥也廊路亦將結局臨牋馳企不宣

又

春事告成薰風時至伏承台候萬福某空山無事毋

爲病魔所嬈幾於以病爲事矣人生世間以事爲病者多以病爲事者較少且欲相笑於百步五十步之間也茶笋巳就諸道侶僧獻新益不敢忘護法非敢以爲任也

又

承答教衆長沙岑亡僧頌云此御眞實爲諸人提綱商量且畢竟如何商量若作無說無示無見無聞會向亡僧身上若到定坐在黑山下浸在死水中矣法眼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人夾云亡僧且置只如活人背後是箇什麽此二頌循

皆以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若是性燥漢纔見長沙與麽道便立地擠與一把火不負知音也亦及廊路巳成卸擔有例故是木懷今年了舍利塔塔中錢糧向被修造借支一百六十餘金乃其首尾不敢不爲施工結局此因果所關甚重了此塔後須了藏經始堪卸擔然季夏一病幾致不起頃延醫服藥僅得暫甦正恐擔未卸時然得便到可已遣人請教師弟樂說來囑以後事若隣道中元無卸擔之說而以老病請一暫假打箇筋斗轉來重新做起依然正是住時人也臨寺不入城力疾作書上候萬福愧其率易特如天之度帆不自外秋出伏惟爲國爲萬民倍加珍攝

又

本道臨吉遂將兩載此衷馳仰無日忘之比聞世事崎嶇殊費調劑或太勞心時復念及益不能寘懷想也某以春正十一日從南康解纜未至南昌大病幾不救困卧二十日乃能起坐二十日乃能起立今雖還山猶扶杖而行未能數十步也右裹出示客冬荅教伏讀感刻當尼之德不報之施自是大護法度量超越某不知何修而能興此獨念積勞之餘氣血耗

散桑榆景迫不復爲難意亦無多求於人間歲月惟忝道義之知未忍悠然倘邀福庇得賤體稍佳尚圖謁請以畢耿耿之懷且萬埠王便附陳近狀埠王爽則有幹才頃入山承患食鹽一包皆推至愛且慰急須亦不敢忘所自也陛知府力在病中又奉尊人之諱日夕情見殆難安處念之惙然諸俟續報不盡

又

昨歲承荅教眕念惓惓特捐廉俸以濟山中之急仍許今歲更作商量葺製不昧因果一冊幸聽政餘閒得賜一觀則知其不得已之求鄭重當久非出於無

慚無媿也某病後衰損未能力疾馳驅且時事紛紜無處逃化坐斷空山百費俱匱而含利塔工又在急切用爾之際匆念及未完債負芒刺在背欲於此日未死只其塡充庶可瞑目耳若蒙再賜手援或少或多悉聽裁擇極知近日公費煩繁支持不易則僧無狀屢有干瀆惟恃知愛復伸無聊不禁絮聒尚容謝罪也

又

住深山如坐井底都不聞外間事偶有所聞皆荒唐不足信頃傳閩中之變未知令兄撫軍消息何如計

大將洪及愛惜深憂懸自切又潮州阻亂羽書勞午運籌之勞十倍往時矣爲朝廷大臣受地方重寄人皆多憂豈能獨樂人皆多勞豈能獨安則一切紛紜乃在心應盡之常分然正當紛紜時無動如來不曾動者而不可云無動如來不曾紛紜也某夙承覆蔭理宜趨候與居而病入膏肓氣血衰劣行住坐臥不復自持耿耿此衷無由而盡匆一念及徒有迴環耳若時勢窾會非世外所能知惟大智早入洞如觀火應有成竹亦欲稍聞近耗以慰瘝瘝之私也前者所賷線不近情抱愧無已然作昔時猶是一段太平之

想僧家沒緊要處坐在不知幸一笑恕之餘祝倍萬珍攝爲蒼生自愛不盡

又

代償因果事出恒情所謂檀越之恩等於生我成我者也七月七日設齋爲大衆衆揚此段因緣並直爲護法迴向亦某十三年爲營建丹霞得大迴向也近來雖藥病愈纏而魂夢已適去來遲速抑又聽諸有物者之自造其爲感刻寧止沒齒不忘而已耶緣諸呈正前陸知府入山謝孝一飯仰行恩恩未寄也某亦望其速歸催藏經以了前欠此係私心未識於公

誼可得否恃知愛漫及想不討諸惟爲國爲萬民保攝自重不盡馳仰

又

中秋後物數行遣侍僧陳謝偷途中少阻至會城則大駕已有會師潮州之行不及投也軍務賢勞意尤紆結但老病纏綿無由奮飛左右朝夕起居其爲歉仄豈易名狀某空山眠食皆藉覆幬因果既淸無可緊戀惟此衷惓惓者天涯知己道義相成未得佈體階前一罄臨岐之語耳北間援兵所過玉石俱焚遂使怨毒滋多雲霓失望惟我護法督戰師中義聲先

路脅從無憂此是菩薩息苦示生爲民降福者所望迅掃烟霾奠安嶺海旌節早還穗石其扁舟謁別重敘三年閒濶之懷此後雪泥鴻爪任意所之卽溘先朝露魂魄俱恬矣奉懷長律輙書素箋寄政幽齋蕭瑟每詠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之句良用憮然餘與百凡保練愼密自愛

寄舊房師薛行塢宗伯

山川遼遒雲水孤踪修候稍難有懷徒切承聞老居士師臺急流勇退放意林泉惟古人有此風在今人亦自少此遇也今釋近建丹霞道場祇是了頭陀行

中一事然已衰病相尋未知前途有幾芒鞋奉謁料不易言世間法非可以報德惟吾師撥置一切宴坐獨觀得本命元辰下落入大自在解脫法門如趙清獻富鄭公乃至望也粵中一二大老惟杜門御掃飲酒賦詩爲高全不肯理會此事如有昆吾之刀但以切泥殊可惜耳吾師本從般若中來想已照及豈須例但但得寄諭云美食不中飽人喫則數千里下懷又是一場慶幸何如何如非二凡邂逅仙城輙附十行亓寄小詩呈敎又山刻六種供燕居一撫手也丹霞山雖在嶺表然開山主人爲鄧州李孝源施山者其介弟鑑湖知今釋三生夙契强半出自中原也臨啓馳仰諸惟珍攝爲道自重不宣

與李曉湘司寇

昨至芥菴卽勞垂顧談笑之下足慰數年契濶蓋前輩大臣愛人丰度如此閒僧無似輙分倒屣之懷道駕已還而春風繞座至今未散也客歲大壽未能馳賀山川修遠想蒙照亮小詩一章僅足當無量壽前彈指慶讚雷葛侑緘願長者袚之下體具有千絲萬縷高年數量一如之也

與曹秋岳侍郎

文師來得手敎具審道體勝常以慰馳仰佳什遠貽重之玉塵金石淵淵松風滿談如得左右荷佩深矣珠江別後不覺十載餘身世相催在急流中目不及瞬念此淒斷承聞高臥東山休心古處賢者故有以自樂然旁求之詔豈能恝然霖雨蒼生終當不免弟爲丹霞山子爽昇七年叢席漸成尚難結局風塵一鉢自業所招惟有孝山護念久而彌篤自是多生同行同願之友未易常情測度也每謂世間人討不得閒卻出世間人便合盡情受用及至做了出世間人又討不得閒一回忙煞一回笑煞直是無此閒命以

已度人恐吾兄亦未必有此閒命耳他日東西南北惟命所之驀地相逢灰塵滿面卻更有相視而笑處青山碾爲塵敢保沒閒人此正吾輩自受用三昧也小詩未足仰酬高韻弁近刻寄請削示何當晤語消此遠懷耶頃在雄州與文師頗有追隨之適此翁詩格力老大其人氣韻蕭散不可於時流中索之廉齋素心共對官衙中殆如老僧退院時復往來皆凌江佳話也文師明夏當啖生荔枝秋間出嶺弟若有請藏之衆或可先後行正恐與催官符相值耳風便率布未盡區區

與周元亮侍郎

止安過虔州得一相見悤悤而別漫寄數行不服及寒溫語吾兄於死中得生弟亦生中得死打鼓弄琵琶正是吾兩人相見處十餘年之久數千里之遠無一絲毫隔亦若不得寒溫語也山刻五種寄正不妨於此中一到丹霞抵聯牀幾夜閒話餘惟珍重爲天下自愛不一一

荅趙駿求少司馬

三十餘年間濶近在百里之內而不得半面豈不重可歎耶然詢之侍僧云道貌極充澤髭鬚無一莖白者極爲喜慰所處境界未能不竊要自吾輩本命元辰推不得閒但可持鉢不得許言不饑而已初意欲追送於瀧上以陸路往返數日非力所堪而止然死生隔絕中忽得聞聲容而領筆札已出意外不可更求多於造物也風便附報惟順時保練不宣

荅錢開少司馬

濶別許久如在劫燒中忽得遠翰如劫燒後見往劫所親喜可知也吾輩舊時行徑不堪重敘然各已老矣老至病至即已死至未知大士於無上大涅槃能諦信不疑否若捨此一路決無可爲利根上智人下

手舉足用心之處也今時人纔見士大夫削髮披緇便硬安頓在抗節守義一流中抗節守義在儒者亦只得一件事乃欲以盡出家之事耶然士大夫削髮披緇又守任宰官窠臼硬倚靠着世智辯聰支吾湊泊便道佛法亦只如此不知世智辯聰正是生死根本倚靠着生死根本求出生死譬如認賊作子行東往西無有是處大士乃利根上智人幸能不作此見卻請放下一切向此法門中討箇眞參實悟了百當與從上佛祖把手同行亦不枉頂天立地一箇漢子耳貴門人行率附下誠正不奈朋友相愛之情莫

道濟歸又想臨流結網也伏暑困人尚惟珍攝不盡

與徐浩存大參

久不暗教疎節爲慚馳想尤切入山以來積勞之餘諸病齊發馴致困劇輕塵弱草隨風去住故當聽之也海幢信到承惠黄參山繭使遊魂欲歸寒意復煖自惟薄德何緣消受此乃大護法民胞物與之懷於世外野人等視無二故能施恩於不報之地感激之私無可名狀先此陳謝若未即塡溝壑體力漸復尚圖面頌臨楮劣率可勝瞻仰

與紀椒之少參

斯　坐姝不俗作得四詩補詩牌未了之案亦爲我輩爲出野景他時相對小梅關此會儼然未散也見與芝麓侯公言王恥右張青琱不妨共觀知澹歸無意明日成行否不及再別惟長途珍重

與伍鐵山少參

闊別又將十年聞道復於貴鄉之人知淸勝有加詩酒餘暇之興不減此大慶也弟亦頑健但爲丹霞道場奔走風塵中四載矣本色宛然始知未有丹霞以前一向多病旣有丹霞以後一向頑健總不干澹歸事也敝友于湖沈融谷今之名士多才而好向高文故其家學淵仰鐵山先生已久特寄一扇託求詞翰幸於淸燕之餘一賜揮毫慰其結想聲氣之應當不靳也

與蘇商卿憲副

與聖功別十五年不得相見回想舊日塵勞殆如隔世亦如夢事客冬乃接數行具述大居士護念至意奬與隆重若世間高蹈之流且感且愧弟物外散材近爲十方三寶發心祇是行麤重行結歡喜緣不敢爲絕塵逃世者之所爲蓋絕塵逃世在儒教已非正宗況佛法尤重大乘也聖功云商老才孚肝膽過眞

古人和尚亮有同好幸勿過峻墻宇噫弟與聖功非尋常之交聖功之所莫逆卽弟之所莫逆於世間友誼中亦自有一段傾倒痛快處矧居士存古人之心而野衲學菩薩之行能無一笑相逢之樂耶昨褊舟已抵海幢敢通姓名於左右執事惟不以燕閒之期當躬詣高齋一慰顒見之素也小作介柑刻請教亦方外之贄特在知愛不以唐突爲疑臨書馳仰不盡

答趙叔文憲副

丹霞深僻眞在井底比得令兄札此心勃勃已馳於武溪瀧上矣自度無力追送輒復中止瑶函遠頒重

須使者跋涉益增疎節之慚太夫人辦香更叨分侶此禮近時亦有不行者吾兄以不忘親而不忘野客自當存之此於存古之道也亦示世情涼薄浮雲蒼狗自是古今同慨人自敬承相長吏男子張君嗣附之耳則當其瓶首時令是掉頭之理盡大地祇一箇涼亭安得有炎哉道眼久已照徹想復一笑也尋山之約本不可定吾兄攜宅吞涉遠途而值臘盡其未能策杖寒巖固宜若弟料　雙屐無拘繫則他日相尋品茗不妨貞之無事僧也

與何紫脩憲副

闊別近十四年僧間有章門之遊思凡嶺頭未得相則一快聆爲悵悵也長慶爲空老和尚道場今推轂石鑑法兄住作主人蓋本師老人第二法子也老人道法質絕宇內未有以居上身受記莂名紫老英靈漢子幸時與石兄一談忽然騎得拄杖卻向丹霞打翻溺壺庶有此了氣息望之望之相書寄正未盡所懷

與王仲錫僉憲

別來許久跋涉爲勞從清遠峽下過諸所戒心處估客蕩然無復怖畏若行枕席上此弟往來二十年所

未見也須吾護法剿賊力略威惠並著者甚夥至此得之益詳爲歎美不已小詞詩正柔莽之奸有不能忘非獻諛也聰慈方在調攝並附阿字兄中致不多及

與黎博菴學憲

得棲賢信知吾師於荒刹殘僧護持不遺餘力感服無已近時佛法陵替付囑今在王臣然護法二字祇是隨俗通稱耳若不識法護箇什麼往往輔魔軍而摧淨衆悲日永沉迷途失尊皆以善因而招惡果自非於大般若中熏習甚深眼明手辣護法將了豈易亦當此今釋於吾師所爲有千里同風之歎也石鑑覞禪師英邁逸格之人雷峯真子荷其弘願振興祖庭攜銅頭鐵額之儔爲刀耕火種之事舜老夫辯首座先後一揆則當在此今釋以料理丹霞道場未暇爲一臂之助惟吾師留神左提右挈鼎新廢院重光祖席仰於末流有砥柱之功不獨雷峯一家私感而已近刻丹霞營建圖略一冊附覽餘懷種種未能率盡他日丹霞畢役之後一雙不借徧參諸方奉訪於琴洲之上別有一番傾倒耳

又

棲賢道場承吾翁護持不遺餘力蓋非世間交情可比爭與同流言及感歎不置中間修候潤疎亦祇是被丹霞驅策殆無一日暇耳五年布置去臘始得奉本師和尚入院出家兒經營叢林專爲善知識嘉惠十方來學亦不獨一家師弟子之分宜爾也近食指益多擔頭益重一口鉢盂有一日走便是一日活計未敢作息肩之想承示亦異乎今之酷好登壇而畧無遜讓者三復增愧今釋於此門中元是鈍漢諸煞肋煞胸稱楊稱鄭者不盡謂其不然但自家無此膽耳然眼光落地時儘有用膽不着處不如且隨分過

時也前寄拙刻未到謹因國子之便補呈幸不惜削示以慰就正之意國子云去歲吾師七旬大壽荒遠不知有失須禱空山中乃無任紙素當至穗城別圖申祝也公郎慧業文人於四書義無入處此乃用世之緣深耳若世緣休歇不妨全體是墻壁瓦礫所謂禪道佛法皆爲剩語而况澹歸之四書義耶善也令親未得相見手誨乃從南雄寄到俟他時有便更索賠也石鑑在彼甚荷提攜有便寄渠一語責知老人已入丹霞甚安樂也

又

趙國子行曾附數行定不浮沉爾時與聞大壽擬致祝詞以空山無絹紙中輟玆因棲賢㑹便遥寄片香二十年離卻世典其所言者世出世間兩種交情一般知己老實供通至吾師生平盛美未述萬分之一以付諸名公鉅卿光照史乘不用野人闌入耳文辭蕪陋當年所取卽今日所退不妨于奪惟公想不到提究父師則天然老人猶有微幸也入院法語并近刻丹霞詩呈覽冗次不多及東望翹首

又

曾木歸得手誨如暫侍燕笑更蒙免詩欣玩無已此

詩出而世之爲詩者皆可以自免矣比來伏承道體勝常以慰思仰今釋近奉天老人未敢爲丹霞弛擔五月度嶺托鉢於贛吉二府蓋是無聊之極非不欲走謁函丈然於二十日內圖了吉安一鉢便溯流上十八灘結贛州之緣九月初還山爲天老人料理六袠慶生事掐指巡紋奔走不迭咫尺修阻抑又萬不得已之情也明歲當過江南爲丹霞請藏泊舟章門候吾師鑿一日夕之談耳聞李太老欲爲棲賢建大雄寶殿已與吾師及梅老商確此事幸勿放令蓋成事固難發心亦不易纔一過時便鼓舞不起西堂若

對幸留神從臾二老大家作勇猛歡喜之幢會兩古便率勒附候

與侯筠菴文宗

道駕臨韶未敢奉迎蓋以憲司衙門試士之際不應世外人相溷也丘贈戒度嶺曾留一函亦因丹霞道場未就今釋憂勞無已發此同心懇大居士出一隻手耳弟自出家來不復干預當途片事祇是為十方三寶勸助作福蓋守分也贈戒雖有此書弟亦不敢向人招攬謹以原稟繳呈不沒其意荒山功德素叨護念今既親到此地豈能無望於檀度幸發勝上心作因緣王使別傳寺裏擔布衲少穿幾緉草鞋兜率天中侯文宗又見一重宮殿不妨令贈戒亦分微塵許吹噓之福皆世出世間佳話也陸孝山太守為激寺主人久矣惟與商之試事竣能起登臨之興當掃徑以俟好山好水故有待於賢人君子之表章耳臨書馳仰不盡

又

二十日同孝山往丹霞廿三日別去廿四日為釋迦文佛開光升座此則居士功德初圓之時也自意書小橫卷請正弟發菩提願自覺心長惟慚力短於此作畧見一斑耳孝山胸中丘壑妹不乏此一登臨為我狂喜弟亦忍俊不禁率爾成詩并望删定南樓月下庾公於此興復不淺乎契濶之懷積日已深知試事已竣輒發金山之棹以遲晤言何時得暇即示一期舟中四詩奉為便面嶺上白雲儘堪持贈也不一

又

林長者寓中談後知憲駕即登舟不復邀送為歉弟今扶病還山蓋閒限僧之命急圖安頓大衆也大悲堂行願前承面許成就已即致尊意於若老贊歎功德豈易名言幸堅持初念便賜揹發勿因時局紛更而生退轉使吾觀音大士長作寓公也

又

記得月望揆辰謹撰至誠無息說作橫卷為獻吾翁至誠人但領取此義直是通身沒縫萬古長新壽字固不足以盡之也須料理本師和尚入丹霞定於十六日行矣諸事冗劇未敢輙驚起居謹此布聞

與馮蒼心文宗

世外之人以經營三寶長走世間仰盛德高才久矣相江百里而近試期嚴迫不宜修謁然遂有持丹霞

天繪挾枯木朽株而塵慧眼則孝山太守之先容也今釋建立丹霞七年孝山發念亦七年如一日同行同願作同心之請故非分外然不忘付囑於諸菩薩行願作同聲之應要不出大士意中昨齋到準提淨榻已於菩薩座前證明迴向闢地鳩工於茲經始領袖群賢成就勝業彈指讚歎無以爲喻拙詩寄正乃是不能已之懷寫不可盡之喜初不暇計工拙耳吾華神理無間而時節有待把手深談期以他日亦無遲速之相仙城隔岸有海幢寺爲敝同參阿字兄道場地既清曠王法者又英偉不凡再來人也有勝情眼目能一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乎臨啓心馳不盡

與沈雲中文宗

辭故里後與嶺南獨猿爲伍又二十年矣出家人觸處爲家然生緣所在每一相值元白有些痛癢伏聞大士以英絕之才恢閎之度衡文粵東私心慶快於麗廷逢雅間見似人者而喜況真其人乎客冬駕臨韶陽弟適有珠江之行途中相左春初還山欲借孝山介紹而仙舟已發晤對機緣其難如此孝山於丹霞道場蓋與弟同心締搆十年如一日其樂善不倦出於至誠昨以五十金見貽云此文宗所發淨價也大士未見其人未履其地而布金先及昔非信孝山而因以信弟抑吾二人緣契總不出靈山一步那謹已白之三寶作營建莊嚴一大迴向先附荒緘於孝山郵筒稱謝非久當赴海幢乃竭誠修謁燕閒之餘不惜片刻傾倒庶寒林野鶴亦得向五色雲邊一分光彩也臨牋馳仰未盡區區

與王耻古都諫

從載之曙戒得兩兩弟僅附數行於曙戒計此時尚未塵覽也萬里之遙四年之久芒鞋無定之蹤知聞問之不易世外人無他繫心但繫心於世間有修行者所爲於吾耻老不間寤寐也周量北來邂逅於凌江草草此幅弁書四子言志詩博笑講道學與說佛法總是習氣取一捨一未見優劣不妨愛憎由他伸縮任我此可與耻老共之耳弟近頗頑健只少御丹霞山當家化王儐尚須數年始得清白餘無足言者惟珍攝爲天下自愛

與孫鶴林給事

托鉢江西還山始得手教并讀留別兩絕句出入懷袖意殊惘然夯走化人早成俗物恨前此之失於盤

桓不獨將離閣孥也長慶末行王人屢承湔老詩上家裏人不管家裏事何所逃罪頃棲賢石鑑兄存本師老人之命來應此請既衆情推轂亦有力當鋒足以不負護法不負貴鄉矣惟吾兄翁長者中尊一言重於九鼎大呂領袖群公共相激揚使嶄新條令風行草偃則轉輪功德與法王子正等無異知大士秉願早具同聲不俟勸請也石兄於此道深造獨得之妙頃不忝洞上續密家風吾兄年尊無事時一扣擊於般若中熏練既熟忽然打穠如破春冰不消彈指之力豈無意乎

與蒙聖功給事

間別如許老景逼人書使遠來若暫相對承間已辭蓮幕喜得自由白水盟心青山送眼其爲慰忭殆不勝情弟營建丹霞穿州撞府計則斷乎尚需二年然後一錫五湖隨緣放曠則吾兄得任之時正野人不任之時恰又無幾桂陽隔嶺相去非遙促膝談心正須借長老峯前作一番歡聚耳小詩奉訂漫錄請教臨緘汗想不盡區區

與黃雷岸給事

十二年前相見後不復間問可謂疏濶然棲賢人到便知道履勝常亦不消起天末之感也石鑑大師從上爪牙新承付囑以大願力夙在廬山起弊老夫之高風成天和尚之素志惟吾兄不忘靈山一會出全力以護持使祖庭昌大正法光明皆維摩不思議功德海也弟日爲丹霞作化王在十字街頭伸手討錢尚未討到蓮華洞裏今將此錢會與石鑑他年隨喜棲賢總與銷算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雷岸落得便宜應與我飽齋一頓耳餘無可言者但祝珍攝自愛

與丘曙戒太史

歲暮還山回望仙城紫氣有懷明德可勝感仰前示仰可謝事登舟比知賢勞未免豈當倣新海防之到耶山門得願力護持愈闊愈勝弟不獨爲山水喜更爲吾兄與諸檀越福德永永無窮喜也一年因緣但了一年興建近且往雄州向太守諸公爲無厭之請無厭雖可厭然如此無厭亦非可厭之事恐當有具眼者爲我竪亞頂門一隻耳風便率寄未盡所欲吐何時更一晤對劇談要路經過想不錯過也

又

韶石雄關各有數行奉寄想已入覽弟此時尚在雄州承老老爲山門護念有加無已殊不易及頃值其

來仙城更附此紙貴知近況安好也古種玉亭歌寄正弟與孝老相與許久比來始見其多作皆佳絕於此兼得唱和之樂孝老相對言笑甚少而詩才乃如此不可測也其令妹丈沈融谷又一勍敵去年北城樓不果高會若海波已靖舉此盛典弟且於二公歸時有洋洋盈耳之喜矣

又

貴役自南安齋到手教并兩函具服護念至誠感刻無量別懷惘惘梅關珠海來往風流時在眼中道途安隱不問可知計此際進趨庭之爵束赴闕之裝矣

周老比行怱怱率附此紙蓋以雄州緣尾未結卻成邂逅惠陽紛紜不易徑往常恐辜負盛心但祝風濤永息耳護生隄告成文寄正亦見草鞋竹笠钁頭下風味也有便示近況以慰遠懷

與陳蓮石太史

通籍以來天各一方親誨日少變故之後益復疏闊然賢喬梓於長慶道場爲法喜遊甚密則雖別行一路而實合爲一家也先師翁化去祖庭寂寞溺老屢書責成負疚不小石鑑法兄乃奉本師天然和尚命補處此位人恰當地恰當時恰當於大士法喜無不恰當者計護念之篤左提右挈作大佛事必不異於先師翁在日也法會既集今釋佇往一覲則與大士相見法喜遊中更增一段波瀾矣臨緘馳仰不盡

與唐豹巖太史

韓仲常至凌江出垂寄兩詩牋其於生死之感深矣見手札數行惓惓於昔日之金道隱蓋與今日之唐豹巖同一老僧變相皆法性海中如幻波瀾也忽然記得老僧忽然尋得老僧忽然做得老僧不妨跳出圈子外看戲仲常云道駕來年當至虔州丹霞距虔州陸路僅五日請示一音便灑掃紫玉臺以待作十

日快談也拙集數種附正路次怱怱不暇寒溫料彼此都非生客耳

與陳季長太史

野臣傳諭悲歌行涉憤激不宜廣示於人極感道義深愛時在病中百感交集自覺衰颯亦甚無丈夫氣今已削藁矣因簡舊時著述有不和平者皆刪之不欲負良友也沙汰之令雖未行而因緣阻隔亦已不少丹霞一片白地澹歸一雙赤手百衆呶呶豈易安頓弟若於急難之際驅逼修行人使之墮坑落穽此有死耳不忍爲也營建之工俟明春三月蓋有已起

手而未落成者未可令前功虛棄四會因緣乃續命之膏弟雙眼盼望惟在端老此着千祈鼎致爲弟留神得催發來倫以濟卒歲之急眞感恩光不淺矣

又

阿兄來見壽章八分書佳絕眞足跨越古人也弟七年爲丹霞奔走此心與路俱盡尚未見有歇脚之時望空啓告沒縫鑽尋正是化主習氣饒鎭舊胞却不可爲總之無可奈何之極譬如小兒望梁上灰裳妄想所持命根不斷忽地打開一看登時氣絕承示乃有另分機緣之着則又留任命根增益妄想敢不側身以俟耶寫至此自家不覺失笑除卻賴字更無別法想見掀髯絕倒也

又

去歲十二箇月只得二十三日在山今年正月八日往韶陽二月三日還山今又走南雄規出江西蓋粤東事熟難於頻頻勸請也弟每自喻做驢子也是澹歸騎驢子也是澹歸騍驢子也是澹歸二箇澹歸叫苦不迭卻有一箇呵呵大笑也前承施花包付與庫司甚爲得用感激感激丹霞道場尚未結局更語端老閑裏留心忙中出手此不浪及他人賭言稍遠率

寄此紙惟爲道自愛不盡

又

蘇郁使詩乃端州作此公行徑如此亦可取卻非風雅中人相對無可快談然舉體猶有舊時武職見上臺規矩卻又俗處生新可觀也素扇博笑閒與端老共視之

又

着跌後腰尚未便手腕無恙恰好寫扇也然右臂痛五月餘未愈若此病遂成則筆架子倒矣

又

過曾龍見所留林涵老書始知道駕已下不曉途中何處錯過甚悵悵也涵老書中情形如指掌且囑轉白方丈然弟以阻長慶之行頗拂侍寮之意亦不敢將是以招億中之咎但彼中不來請則已耳比至穗石想起居勝常長思促膝一談適有度嶺請藏之舉間潤稍久徒有馳念風便率勒不盡區區

又

阿字兄至凌江得手敎如暫披對感慰不可言衰年病後未堪奔命而知已所處境界亦在涸轍中吾儕老矣內無以養其心外無以養其身勿欲商一晚景

長策竟不能落着吾兄欲聽之於天卻不知連天也沒奈何豈不可歎別論令叔祖欲爲節母表揚世外陳人何足爲重業承尊命誼無可辭明春歸粵當有以報

又

聞道駕從相江南下不得一値爲之悵然跋踄道路支柢風波良亦勞苦世界險惡不論世出世間作一好事皆遭魔障或以爲造物不仁然慧眼觀之正是百煉精金之大鑪鞴不可不以惡衆生爲良師友也風便附訊起居未由睹對惟切瞻企端老不另惟轉

道區區

又

匡廬往返一病垂危今之所存屍居餘氣耳諸事昏忘已久偶憶客冬承委泰節母詩及庚子集序以戒塗匆匆未即報命乃力疾成之筆研荒澁蓋不忍負吾兄一諾非謂是以附群賢之後也錄稿煩轉致伯騶公并爲謝敘不更作書當寬其老病耳近道體安樂否貴鄉兩次跋涉經幾頓挫此皆老年人催病之鞭想大德量者處之裕如陰陽所不能賊若弟下慈早已爲渠折倒矣有便不惜數字示慰亦恐不復相見思之黯然

與張青㻞中翰

曙戒行曾託致一函計漸次達記室也吾兩人相見甚難要非不曾相見者秖是久遠劫來改頭換面一時記不起耳但大家努力不患無把手一笑之樂也適於雄州値周量入都便呈此紙遊玲瓏巖三詩并請刪定憶少年時見詞客論詩謂和尚家搦着便有蔬筍氣出家後有所作欲避之竟不可亦各有相宜不相宜處避蔬筍不如避酒肉爲本分家風也但自謂尚未俊臭耳何如何如恃愛厚不作些子通套語

亦覺得此等語無着落處風便能示近履爲望

與駱瓞郎中翰

先生今年七十一未能走賀出家人了無長物作得打油詩一首奉壽丹霞竹環一枚繫以絲縧好箇道流打扮箸來附此不遲耶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有何不可諸惟強飯自愛不盡

與葉許山中翰

丹霞因緣局面已定幸即賜料理收拾以便遄歸托鉢漢陽即不敢忙亦無益兩聲轉了山過一家此亦權於緩急之間耳

又

滯跡仙城又將百日悉力以圖此月之望奉雷峯老人入丹霞庶幾了此念然於檀越福田中藉善知識爲增上因果此亦不負護法不負山靈矣常住料理未備更奔走二三年稍可息肩則一瓢一笠飄然遠去決不老喫丹霞飯死葬丹霞地是衲僧本色行履耳

與宜昌阿銓部

凌江晤對過叨法喜之愛感仰之私無間夢想客秋本擬船送台旌溥冗所羈不果此念至今抱歉比來伏承道體勝常起居多福大根器人惟於向上一著時時留心勿令光陰虛棄是所望也一瓢一笠蕭散江湖本是野衲性之所近而丹霞道場功德未竟不免濡滯老病侵尋恐乖初志未知何日一笑相逢耳近作小詞寄充山中之信幸爲國自愛

與林涵齋銓部

長慶一坐具地煩大士枝梧風雨逮二十年法苑功宗故當首勒先師翁棄世所宜整頓家風者本師天和尚之事而愚兄弟之責也遠詢屢須遲遲未赴佩護法之深念貽締老之獨憂愧負多矣某拮据丹霞

爲本師迎老之計入院未久斷手未能而首座創造海幢正在急水灘頭一步不可移動衆議共推惟石鑑兄足以應命石兄古岡名士蚤爲英絕領袖宿願所發深信上乘先師翁入粵勵志參尋便到薰風南來境界後落髮雷峯始於侍寮中徹末後一着則今日王張長慶亦自果海因源絲毫不錯也大士以同心之愛作順風之呼身先檀越手挈四衆共散衣雲於寶華王座使法雷震地花雨彌天十方道流不生此座可惜之歎即洞上一宗實嘉賴之豈特本師與愚兄弟得邀護念以告無罪於先師翁耶某初擬同石兄偕來弁領畧維摩八難得法會以常住事絆弗克如願非久亦當問途三山一覩法席之盛也

與文燈巖銓部

付棲賢一荅候至今濶疎特老久作古人吾儕尚未相見豈可不爲惓然耶棲賢一坐具地前荷王特至令門庭荒蕪未能興起此吾儕家未結之局在護法宰官分上亦有少許今石鑑大師新膺付囑來圖此話不說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御道靈山護念令悉檀越想居士憫祖道之寂寥堅固心腸長舌與大悲千手千眼一時弁到三峽澗前發大光明而作佛事也

弟近爲丹霞化王自有數年不了總睡在米鹽土木
堆裏未暇相見且聽石鑑先相見若一回握手歡喜
後總睡在棲賢米鹽土木堆裏不妨與丹霞化王時
時相見也小刻三種寄正惟爲道自重不宣

與程周量民部

唐樸非來得手教并詩筆捧詠珍感長安官舍不忘
空山道流自是吾兄出人頭地處也小詞書寄以答
高懷烟雨扁舟恐當吏哂一曲江南好耳丹霞初集
一集奉正尚有未完願力俟二集終之老人入山有
詩又孝山谿谷來遊一刻竝附雪菴北行之便怱怱

不暇多及

與陸駿之民部

頃過韶陽滿擬一親笑語以山中有急切事即日解
維始憶揆辰竟失稱慶具愧疎脫也舟中撰得留世
界說謹書橫卷爲獻蓋於吾兄盛德之形容雖未能
盡然據現前所見老實打寫不是山中人愛說山中
話想於吾道具風似有當耳

與閔山紆榷使

世外朽人重叨法愛每懷高雅感不去心頃聞大駕
逆刱適當多病未能趨送而降儀下頒過損廉家薄

德難堪益用增愧大君子施於不報之地卽受者無
所措詞惟江月山雲時與古道共相照映耳小詩志
別佈以菲物具如單開惟鑒此樸衷不加麾斥也長
途伏暑倍萬珍攝後會未期臨牋馳仰

與李鑑湖祠部

季夏杪始得羊城寄到手教喜慰無量所示丹霞此
後當與鈷鉧赤壁爭價高名何如與曹谿雲門鼎分
三足耶此道場成濟歸與鑑湖及文定令先兄九嶷
青立兩令姪三世諸佛十方衲子總在裏許豈但世
智辯聰爲登臨山水之樂而已哉三年來雖名爲住

山僧卻時時穿州撞府沿門抄化忍辱耐勞庶幾不
負開山拾山鄭重付囑之意承需拙書漫錄香殿上
梁文請正外齋堂庫院并護生院告樟樹四紙皆四
六小品分寄令姪及兩彭兒亦只當總與吾兄呈藁
耳事冗極未能多書容續便郵去也嵩道人傳未欲
出藁近來文字風波甚酷成亦藏之天然巖內耳此
間人情非厚非薄接雲還錦巖僧家各有氣類此等
自非吾正法中修行種草道駕入山當詳辨之耳佳
章惠教穆如清風起我勞頓令先兒詩刻并領展誦
之下如見其氷鐵心肝也得暇自當小跋數行以附

不朽黃州尊叔姪初無半面陳景老容密問以報然以愚心揣之要自能傳嶺南間見甚窄丸在南華豈能有一前朝大老削髮披緇而不閑傳衆口者耶瓜果之賜海幢不爲弟受弟則如巳受巳俺矣率此稱謝此書從貴鄉入廣巳是半年從羊城到山又是半年不及附來人之歸但囑鏵石覓便而巳此後弟有續致亦秖付鏵石覓便到否豈能畢竟但此心相照餘惟斫額空山踐攜手之約更候吞兒作結伴修行一箇英靈漢子徑山國師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今日鑑湖巳置將相於度外豈可亦置

大丈夫於度外若鑑湖推自巳不開便請承當這箇大丈夫若鑑湖推自巳得開便請承當這箇大丈夫若承當得這箇大丈夫了卻到丹霞別領鉗錘莫便望崖而退也

又

坐雨海幢忽得手教殊慰積仰三年之約千里之行未易特發此興亦人情之常無足異者但無如此臨風長想何耳弟拮据丹霞五載心血俱盡叢林規範稍亦可觀自念薄福不能消受去冬巳請本師天然和尚住持闡揚無上心宗爲賢昆玉一門與諸護法

增長福德皆非小緣也尚有布置未完者弟不敢卸擔更穿草鞋奔走總期圓滿此願惜無大心檀越爲我併力擔荷今年逕巳在氣血衰損恐道場未就而溘先朝露以此懇勤惟日不足耳拙刻近有數種謹附去客寄覽弟於此山表章之心與流通法道同一眞切總之不負山王不負山靈也別諭領悉漢老此間巳成局面揆之事勢亦不宜歸紫劍作永安敎久未相聞錦巖僧衆亦自無恙貴族人俱安樂不煩垂念賠時當轉致雅意適冗次人行悤悤不暇作字諸惟順時倍萬珍攝爲祝兩令姪不另作書各爲道意

幷附山刻各三冊當數夕之談也

又

春初便在山頭斫額涉夏乃得手敎知行止殊不自由爲之感歎送老丹霞遲我良友州尊數行雖愧未同之言不敢方命但恐不足爲重耳頃爲大衆一鉢卽度庚嶺弟奔走丹霞七載計在山中僅及一年心力俱竭衰老相尋四大五陰終非好相識秖是有一日做一日但在十方三寶爲賢昆玉迴向多一分是一分故吾願也遠惠寄及豈得不拜惟愧無德消此耳拙刻如敎附去冗次未盡區區翹首晤言以日爲

歲

又

手教至讀之喜慰家釁既平宜以深慈益加調攝使不存纖毫於胸次此非可求之卑幼惟我老成人一片至情感化而已近來世風囂薄尤甚若骨肉之間參商相續故非忠孝傳家者所樂有也黃閣老已得歡好皆出孝山雅誼弟何敢貪天之功承示打起精神會官涉世此乃支持門戶要着大抵柔和謹慎自盡其禮而不干外事乃吉祥之法也欲來丹霞亦看機會不必怱怱以滋內顧弟雖年老自度未死即本

師天和尚亦甚矍鑠決能遲杖履從容於山水之間也若宅中更無掛心即命駕圖一傾倒故所願樂便索黃州尊一束復孝山爲佳項以山中艱窘行乞他方草率付此

又

會龍怱怱未盡欵曲承諭貴友字幅俱已寄去矣令兄眞前扁聯草納看有當尊意即用之也經有云一超直入如來地法名令地字一超請公直下承當也落髮事不厭再三詳慎蓋吾輩舉動人所瞻仰凌澹薙出家祇是輕易後來不終即儒流中及門弟子未

免訾議澹薙致有許多煩懣惟公於山中將此心盡底剗落更無絲毫岐路乃議之若猶存粘帶則亦不妨就居士身從容長養令道心成熟爲佳耳暫此復餘俟還山面盡

徧行堂集尺牘之五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習　古踰　編

尺牘

與林平山水部

昔人謂三十年爲一世與大士別將一世矣水雲無綫時擎一鉢走闤闠中詢諸貴鄉往來具知道體勝常有以自適於泉石之間身無病而心無憂豈非吉祥之氣有所獨鍾爲此世界難得之福耶長慶爲先師翁道場久無主者石鑑法兄補處此位其人嶺海

名流深達法源具大手眼足以起佛祖將墜之道幸不忘付囑領袖同人爲之護持也弟執役丹霞尚有事緒未訖稍得卸肩芒鞋竹笠奉訪於三山之下時節因緣會當不遠便以石兄作先至之符耳

與汪漢翀水部

得孝山寄到手教及詩讀之悽然所謂情文相生自成妙作耳近兄頗寂寥亦自世界氣運如此世界缺陷將來尚有難過之處惟一切以如夢如幻之觀付之即胸次漸向慳脫徒然愁悶無濟於事只落得無繩自縛耳弟抄化勞劇禮中帀不住然不歇手亦正是如夢如幻境界也鑑湖書竟未到今先作數行幸轉付便鴻其荅東候另去草草不一

又

九月廿六日到山一路安穩惟病後元氣虧損不耐勞煩爲可憂耳病中料理還山還山更有無數料理人但知興工之難豈知停工之不易乎便得停工又須覓食任他八面風來那得草鞋高桂比來起居何如唱訓風雅有岱淸在想當益勝倘遣僧海幢幸附此候

又

頻年托鉢蒿惱吾兄及諸知巳今年不復下仙城庶使油饝無雜泒之恨也涉春想起居勝常弟亦窮徤更溯凌江度庾嶺且向江西人化糯米糍粑供衆一邊拼一邊漲祇是換手搥胸耳還山得鑑湖書有三春之約此時料與吾兄傾倒久矣山中窮極當家不出門便救不得然當家出門亦未必救得只此心不敢不盡也寄語鑑湖速來尚可相見若遲則弟已出梅關之外矣人便率勒不盡所云

又

兩得手示惓惓於拙文謬叨鑒賞弟何敢當惟出世

人所以報知巳者最上佛法其次文章弟僅獻其次巳爲褒許若獻其上不知吾兄更當何如耶移鎮之議有大力者自可斡旋想不煩過慮弟六月一病幾死頃似又可苟活不啣啗漢纏綿如是大堪捧腹也人便率寄不多及

又

途中一病死而復生今之存者閻羅大王暫時寬限也山中遣致茶筍不能作書奉候得鑑老所致手札惓惓相念感愧深矣近來把條柱杖子且喜行不得正爾作廢人仰視吾兄作尋常人者又有天上地下

之分矣頃得阿字兄信在德州甚安隱恐亦非久便歸此二月初十書也弟老年長病巳無復人間之想未知與吾兄更得語笑否便得語笑亦喫不得油餻却與窮檀越相應也呵呵

又

昭孝山頗悉道體勝常見其與融谷唱和留別之詩想見飛揚跋扈不數窮山病叟厭厭如泉下人也丹霞一室僅藥鐺相與周旋無足爲知巳言者會來海幢遣候起居山果少許亦只年時常例不多及

與洪藥倩水部

埃還山矣未得更一晤言惟願吾兄杜門却掃不涉世事如前所面示者爲至望也有暇一入山與天然老漢談物外法稍遠故土尤妙諸不多及

又

別來又巳改歲道體想益清安讀書教子之外胸中灑然無一事也吾兄以超邁之資精神雄毅一向閒居便向經史中淹貫過了此生亦甚可惜何不發心學道乎英靈漢子決不甘與一切凡夫隨行逐隊將自巳本命元辰爲業識所牽浪死虛生輪轉無巳如來說爲可憐憫者世間朋友種種不同性命之交道

義之交文學之交勢利之交吾輩須在第一種交誼中相見如今人纔說學道便怕出家不可在家人沒學道分也纔說性命便疑是禪學不可孔夫子沒性命也此皆迷戀俗情障礙正見下士大笑昔賢所譏須知憑他極大豪傑建大功名得大學問廿一史中驚天動地正眼看來總喚作浪死虛生輪轉無巳者弟旣勸彼此等忝在吾兄交末不曾痛切勸發自覺辜負良朋慚愧清夜故敢以此說進吾兄若信不及却須生疑畢竟滄歸生此心開此口是真實是虛妄畢竟喚什麼作本命元辰如何討箇下落疑來疑去

忽然信得及不妨痛罵澹歸相知許久一向隨順人情流布世諦不與藥倩勸發弟自當從新懺悔也風便率布不任區區

與姚媟長王政

昨示作姚坑茅屋讚坑字稍不雅馴今仍作清醒泉銘但使語語是清醒泉語語是姚媟長耳率書橫卷納去

又

別後起居想益勝弟無甚佳趣但料理和尚入丹霞此月卒解維離了御一椿心事然頭毛盡白矣和尚入丹霞後尚有許多不易了者頭毛白到沒奈何處定當變黑也呵呵江舟獨和詩去歲與首座全在郎當裏納此敗闕今寄一本亦以見吾兩人困窮屈折而於三寶不敢退惰必於吾兄有當也

又

久不晤言相念如積雪庵沒後聞兄獨肩債負此累良深而更有同氣索逋之若世風囂薄家庭尚爾何怪路人此道義相期者所不忍談惟覓一步讓一着爲吾輩自受用三昧知曠懷處之灑然也弟去秋有出嶺請藏之行適老人赴歸宗復爲山中兄弟所留

去則決去尚俟他年偶來海幢值便奉慰未服多及

寄趙止安御史

不相聞問又五六載弟以營建丹霞道場鎮日奔走雖落月有懷而便風難值積勞無似想亦同之張過菴來具述吾兄推情愛厚有加感不去口弟聞之亦如身被陽和矣過菴偶爲閩中之行不意更至仙城去住眞非預計所以發足之時不及面別令猶歉然茲因便羽輒附此候庶知澹歸尚在亦欲得聞止老近狀竊是度內事但使神明不衰即慰遠想料此亦度內也過毘陵日元爲天然老人住山計今十餘年始得結手丹霞粗酬此願更爲布置一兩年可圖出嶺覓一扁舟作五湖放浪不審餘生能遂否若勝緣可就更與吾兄作二老風流又是缺陷世界中不缺陷朋友也比聞世鎬已化爲異物天生常理無足道者但孤負吾兄一片敎育深情未卜此子若何爲報然自有刀斧斫不開處惟時節因緣不能定耳郎君想俱安好學問益成便遲數字以解老懷近刻四種附呈臨書馳想不盡區區

又

此會出意外別又悤悤可恨然相見亦自不遠尚可

盤桓於一葦烟水之間也小詩即借扇頭錄正亦即
事之作不作感慨觀也裒裒聊致一念窮和尚不妨
抵得一分富縣官但成邑眾高可用耳千萬勿拒我
拒即落俗諦矣一葛一硯奇郎君硯非甚佳然有吾
銘在儼若扇爲易一金者作體面呵呵

與黃仲霖御史

二十餘年不相聞問山中人心雖灰冷然時時不忘
仲霖盍弟於吾兄自有放開雙眼格外相酬之處非
世間所知也頃以石鑑禪師之便率附數行有與亦
不妨答幾字庶慰積念石鑑法嗣雷峯雷峯天然和

尚弟所從稟戒在其會下極久門風高峻而石鑑又
傑出今住棲賢欲重興祖庭吾兄向曾往來於匡廬
法城外護所望英靈漢子不小知近來所處非其足
之境然以筆墨口舌而作佛事則非吾兄所可辭也
拙刻五種博笑有緣尚圖相見惟順時珍攝爲祝

與程大匡大行

偶爲業風吹到貴鄉亦謂宜一走候然山中稍遠不
敢破此多一番事也途中遇尊使便無可引避處輒
以數字相聞若有興會於十五六間出至祥符作朝
夕談弟亦即歸無多淹滯也

與舊同榜來元誠

久不得消息比聞了乘令弟於韶陽始悉道履無恙
又聞撥置家緣棲心白業尤慰下懷也弟出家嶺表
僅十五年依舊是箇鈍漢頃爲丹霞充寺主充化主
與十方人結些粥飯緣掩府穿州灰塵滿面無足爲
老友言者率寄此當一聲問訊而已手書片衣偈弁
小刻四冊博數千里外撫掌長老峯頭會聽得鳴聲
呫呫也有便不惜德音幸甚

與公紉兄

客冬仗庇安隱還山今月復下山化緣直是腳跟無

定再走得三五年或有小歇時但恐線斷耳呵呵蕉
源諸公各爲道意致謝海幢施米弟雖在韶州境內
提起飯碗未曾忘卻砲聲也

又

正月二月各有數行奉寄當不浮沉此時三月又過
半矣弟在雄州抄化得孝老爲山門護持委曲詳盡
蓋是今之貴人所難以此具服其素心也孝老口無
多言然其作詩輒有萬里長江之勢尤爲怪事御喜
於寂寥酬唱中得一快事也孝老頃來仙城弟以緣
尾未結尚駐於此大抵四月中還山還山後便欲下

山惟有息陽一路但䘏根去年不從吾兄之策也孝老歸幸示數行以慰懸念築隄二詩寫小幅寄山册裏奇杜杜裏奇問吾二人不妨於世出世間各做箇老頑皮耳

又

臥病十餘日殆無人間之意今已小愈然值沙汰之時亦不必爲人間意也化王梛鈴理須收拾卽買舟還山矣所恨者世法佛法中大變故皆以一身親歷之何其薄福至此耶小詩留別要自淚出痛腸不足爲外人道也賤體綿劣未由面別此後相見杳無定

期惟祝珍攝以保遐福不盡

又

九月廿六到山且喜布帆無恙惟病體猶未復元耳尊使過護生隄下寄諭云令送稻百石供衆聞之感動沙汰令下僧多失養又有刊布訛言欲相中傷者事雖無根而揺惑亦自不少吾兄護念乃能無畏乎時卽此見卓識深慈久而彌實矣

又

入春起居想益安樂弟今年五十五勞苦稍久昨歲多病覺精神頓衰此時更走南雄托鉢欲出江西擬

九月還山未知因緣何似旣已擔荷道場不忍半途而廢曩來之願未滿目前之事又多豈能免此僕僕然世間儘有僕僕者祇是消歸各別不妨向黃連樹下奏一回大勝樂耳人便附此諸不多及

又

攬揆之辰弟宜趨賀以十四日爲本師和尚滿旬諸剎四衆皆至弟爲本山當家不能遠出想能照此情也志不在名實一語弟所爲吾兄心折者輒成一說發揮此理以獻座右作無盡受用之供亦是借婆帔子拜婆年也幅綾爲軸文與字俱不能佳卻在虔州

跧跼一小舟中作此寫此亦聊以見一念之誠將勤補拙也

又

聞望後卽行已定何日幸示及此書前列撰人姓氏只借重尹瀾老蓋於冠蓋一堂之中忽出一破衲頭爛蒲團恐不相稱非有他意若須與王說明吾兄先爲一道此意

又

承答教明不稱僞此千古不易之大義李自成定國稱賊亦千古不易之大義閱之灑然蓋李自成張獻

忠罪大惡極始終爲賊若孫可望李定國皆獻忠餘黨稱賊何疑然就可望定國而論可望初據滇中即稱王與明後王行敵國禮及陳邦傅矯制封可望秦王可望知其僞而受之者欲借此以吞併滇黔川楚諸鎮將則其爲明者僞也可望初遣郝九儀至南寧傳令殺內閣嚴起恒等十五人後王在安龍開冊支廩給至稱皇帝一員皇后一口令人發憤當時惟李定國不失臣禮後王頗恃以安故特封定國晉王與可望並尊可望怒即殺內閣吳貞毓等十八人并欲殺定國定國入滇不可出楚不能乃爲竄粵之舉其

後敗歸而可望諸將吏翕然爲定國用者亦以逆在孫而順在李也於是定國大敗可望兵始得奉後王入滇可望窮而降於清矣未幾平西取滇定國兵敗後王走緬甸明亡而定國亦死是定國至死未嘗叛明也同時若李自成餘黨則有李赤心郝永忠等皆受明封爵皆蹂躪內地而外無尺寸之功鄭芝龍本海上渠魁其受明恩禮特厚然猶撤仙霞之守邀功於清其子成功乃所謂幹父之蠱者然始奉魯藩終奉永曆既隔絕於島外未能與明後王同一日之忠難也夫明之君不稱僞以其三百年正朔相承則用

明之正朔者皆不當書賊同一用明之正朔而順逆有殊功罪有殊親疎有殊以諸將提衡而與定國較則定國實爲明臣又不當稱賊矣且如杜永和等始爲明既降清而復叛然不失其爲明者明許以自新也既又叛明而降清亦不失其爲清者清又許以自新也夫反覆已甚而皆可以自新則夫定國之一反而不覆者春秋之法善善長惡惡短其許以自新必矣其不當書賊又明矣至粵東山海之寇本爲劫掠無足重輕然於王與即不忍徑指之爲賊其死生去就皆有禮也此故不與蕭國隆等並居頑梗之科彼

定國者豈與李棨蘇利同加叛逆之律耶鄙見如此敢質之高明不妨批示以取析義之精足爲千秋立案也垂範增改已畢別遣侍者錄一本其舊本即用朱書旁寫納吾兄處以便較對諸不多及

又

原行奉覽細看部文亦似非緊要正犯此一紙名單在鄧立林身上搜出立林已故無從對質又前六人俱無住址亦不知何時緝獲則盜老此出雖到底沒事正自牽累不了耳但得當事識其來歷明白不妨寬釋卻恐無此擔當即不至作罪人拘禁從容候結

無大辛苦亦足矣吾兄高明試一裁度若有可賜手援處使密老叨護持之德眞無量陰功也弟近稍愈數日來復爲客所苦遂復委頓力疾草草不盡

又

病後出廬山從廬山歸復病至今不得愈龍鍾之狀殆不堪云行年六十餘亦未爲夭豈可復求多於此世耶久不候問時勞寤寐知道體勝常雖時事蹲踏而籌斷有餘此慕容公所謂叩囊底智猶足了此者也遣僧海幢一訊起居佇聞近況以慰遠懷力疾草草未能多及

與黃端四內史

別論時事紛更中懷素定諒不因此衆例而遽弛初念至哉斯言深叶鄙意前承季老傳諭云不管沙汰與不沙汰我輩做事依舊到底弟曾語季老我輩此中各有沙汰不到處蓋甚傾倒於至論也比見有人云和尚卻要還俗還說什麼修造還說什麼接衆甚至假牌跳騙逼勒僧尼鬧之氣結亦有因此憤憤卽思還俗者皆當奉吾兄此語爲座右之銘耳姚廣孝之姊云曾見做和尚不了的是甚好人今朝廷驅人爲不好人亦安能禁人之自爲好人此中沙汰不到

處佛眼尚不能覷而豈總督與禮部一疏一覆之所能驅除耶此等說話不堪與流俗人道因大敎之及爲我撥悶不覺發洩數言也弟行矣山頭荒僻猶可護持幾箇修行人此際留佛種子行菩薩道比之平常時願力福德尤倍弟當爲衆到底吾兄護法到底使風雨晦冥中吾兩人光明徧照此十方如來所共彈指加被者也此間海幢首座尤在孤危之地想密爲照拂不俟弟言憑楴瞻望惟有黙結

又

願文稿呈覽此卽是從上諸佛菩薩之願須眞實發

菩提心行菩薩道乃得相應非諸小根劣智而得擔荷惟端老勉之淨琉璃國中先煞一座以相待澹歸雖緊峭草鞋未能趕上正恐只恁麼說過看過耳

又

臘盡還山恩恩未暇修候涉春伏承道體淸勝太夫人暨宅眷多福爲慰弟今歲走南雄一路托鉢眞是腳跟無線下山作化王有一箇當家鈎子鈎着不敢不上山上山作當家有一箇化王錐子錐着不敢不下山然纔來上山下山稍覺道路開濶今則老鼠入牛角討不得出頭處豈況放腳耶鈎錐俱息未卜何

非此須吾兄與諸相知檀越大家相救不則錐破心
肝鈎穿皮骨尋着救脫菩薩拴訴藥師如來也是端
老自心靈感何如何如未間臨對惟珍攝倍萬

又

九秋之望念及揆辰無由船祝輒撰小詞一闋奉壽
古人蓋以被管絃雖不能擲地金聲庶附華堂歌者
繞梁之後耳別無侑緘想不訝

又

侍僧歸得荅教幷雅貺種種感愧交集聞道體稍有
違和想至性過人者哀毀之中積此先後往來勞瘁

固宜血氣之暫虧也比日寢起佳勝常未能詣候徒
有馳念時方多事乃豪傑騁才角智之秋吾兄借箸
畫灰從容帷幄有以奠安嶺表則山林衰朽猶得仗
大蔭以息晚景也道路所傳兵鋒如火不無玉石俱
焚之懼吾兄香山密用陰德較然更能爲粵人乞此
餘黎乎諸惟珍攝節勞自愛不盡

與江若海内巡

蕭宗老送役還穗城曾有數行荅候想達記室比來
福履益增弟亦託庇無恙近在雄州抄化承孝老爲
作領袖其一種爲山門關切眞有出於常情者丹霞

道場功程稍大兩年雖有頭緒亦非一郡所能合尖
還山後便須下山但未知芒鞋合向何方耳今年造
佛菩薩像三尊居士淨施百金外惟候筠老與宗老
共六十金幷更得百金不能成就昨宗老傳到尊諭
知爲山中發圓滿勝心此等勝心蓋有勸而不發者
矣如居士不勸而發實爲第一希有謹因孝老到省
之便專託奉商幸卽賜裁酌措置隨便附孝老寄來
應用弟亦不敢定數也吾僧家於十方三寶一發願
後卽誓盡形壽以畢此心所謂一息尚存不容稍懈
弟今年五十一歲半生善病常恐前路無多勝緣難

就既於自己不肯放過卽於護法眞心關切者如麟
角鳳觜堅於膠漆往往不避絡索之愆况居士爲法
門不請之友豈敢不以肺腑相託耶孝老文學政事
固自第一然又超然世外良朋故以此事煩之二上
梁文幷寄正不盡

又

還山之念日切復值臥病旬餘但有憂悵今仗福庇
已得粗安卽理歸棹矣氣力綿惙未能步履先此奉
辭登舟之日稍健當更走臺門面謝也小詩留別蓋
値沙汰之變自傷身世有不能已於言者吾兄般若

因深善提種熟且於荒山護念不遺餘力幸得時一展覲如見窮巖狐衲悲啼向壁之狀亦見一切僧魚鶩鹿駭走投無路之狀當爲我法門落幾點眼淚也且能出一隻手相救否乎

又

侯筠老在潮州相別時語弟云此行還當了大悲堂之局且再三見囑云晤若老即爲我致此意勿忘也此老足樸實長者去年雖發願於芥山之前今春又爲吾兄一段篤摯護持處不能恝然故以是爲臨別丁寧之語耳幸於其歸時促之使吾菩薩有專意奉

安供養之所亦我輩最初造像之願也比來限僧令下邪見熾然者因而下石腳跟浮動者從此退心見之傷懷聞之結氣弟語友人云吾儕此中各自有沙汰不到處佛眼尚不能覷而豈一督疏部覆之所驅除耶此時確然不動護念如山宛轉維持深留佛種此即不退地菩薩正修行處其爲福德較之平常時百千萬億倍要在當人信得真乃取得大耳退老同此中意冗極不能多作書悉榥瞻切

又

知道駕北還念此一睽違未知何時相見爲之黯然此問吉行之期或云已發或云未發謹遣敝門人奉候亦恐未能追及仙舟此中搖搖如懸旌也我兩人五年法喜之遊元不落世諦即今臨岐數語書橫卷請正亦祇是道人家常茶飯更不向世諦消歸也丹霞道場已奉迎本師天然和尚闡揚最上法門庶足爲吾兄拾上福田去臘初四入院法語呈覽知弟不負檀越不負山靈一段樸誠耳至吾兄功德與此道場同天壤者則有佛祖加持龍天護念大善知識及十方清衆所共證明非弟一己之私獨爲知我者感切也諸惟長途珍重還府以後倍萬保練楚膺多福

時惠好音慰此退踽

又

別後遂有如許變局此衷焚灼無可爲力惟有佛前一炷香爲吾兄仰祈加庇而已頃聞結案無他想身外之物殊有所損大胸襟人置之不足復道也閱歷多故正在耆年幸宴坐觀空以消夢幻之境般若光明自然圓淨性本解脫不用別求弟與吾兄始終相見於佛法耳丹霞建置雖未了近擇其至急者了之則三年間弟便可卸擔瓢笠飄然尚能圖晤語也吾兄盛德自享遐齡兩粵諸公至今稱念此亦公道在

人不容泯沒者惟優游晚景汪心西方時有以慰世外之思也公郎不更作書并致此候蓋亦緣退老之便眞以疎潤增愧耳臨緘北望可勝馳結

荅巖玉寰提督

臥病山寺久失修候伏承威德所加山海晏淸人行袵席之上使野衲獲霑餘蔭如坐不動道場共爲廣被萬丈多矣頃往廬山省侍本師老人乃弟子家庭之職非敢輒間左右而軫念行役惠寄府金捧誦瑶函感愧交集大護法靈峯結契固有超於世諦之外者特恐薄德未易消受耳謹勒荒緘令敝門人陳謝

仰希崇鑒曷勝瞻馳

與苗吐華總戎

旌節下仙城未得一望淸光徒有悵仰汪漢老寄諭云有淨檀囑弟走領想係藏經閣題緣此項功德錢客冬還山時承鮑雲老已爲鎭臺代出矣鎭臺不忘靈山付囑應以尊柬給還雲從弟若領歸卽有臨財苟取之嫌若轉致雲從而未有明示則雲從亦有然諾見疑之愧所以逡巡未敢走領也道人惟三寶事因果是虞且恐冒方命之愆謹布腹心仰祈崇鑒諸惟順時珍攝不盡

荅黃伯修總戎

客歲得違翰未測高隱確所無由寄候想不爲訝使者至悉起居佳勝喜慰可量老居士苦節自貞頭陀一衲蒲團上無生論時時舉揚豈猶欲向曲盝枝邊覓剩語耶然枯禪空谷風味不殊策杖來尋共此饑渴故所欣願也弟營建丹霞蓋爲本師天然和尚休老之地所以十年奔走都無二年在山衰病侵人懼先朝露擬闔結局不免怱怱頃卽有請藏之行道駕來遲恐難相俟但山中兄弟皆素心衲子莫作生客之疑明春及夏握手論心當不遠耳

與張康之總戎

受戒人回山得手教幷寄惠甚慰卒歲之需感激感激聞道體於客歲殊多不安近已平復甚喜但愧失候也二月十五日至海幢又向穗城諸檀越化緣天下人不料澹歸絡索如此然使澹歸總爲天下人所料定堪作什麼丹霞勝境不可不遊今年還山當拉兄同舟而上餘俟面悉

又

日來碌碌未得圖一候甚歉知深隱鄉閭力耕爲務亦卽今第一穩着殊慰遠懷須及荔枝風味極佳旣

以白飽飯及同行愧荷深矣丹霞近刻三冊附正

與林琦長鎮臺

爺能下院新廳落成高宴有序不復淬及伽藍此護持雅意也聞爺旨惓惓更欲增築菴牆補葢漏瓦使十方往來皆叨千城大樹之庇尤為加額風便暫謝稍能撥冗尚圖晤對不盡

又

爺龍菴後西嶺甚烈欲更圖棄地為松竹引風之計并治蔬圃以供十方前已具白今當家措辦工食擇日起手白非憑藉威靈不足為山門增重舊管工官

仍諭董事皆護持三寶福德因緣也

與劉煥之副戎

自天啓以來黨禍興而士大夫以講學為諱至於今則功利之弊淪浹心髓五經四書殆欲置之高閣矣居士少長行間國事鞅掌乃能潛心理學獨窺堂奧此葢殘歲之碩果不徒空谷之足音也昨接高論大慰飢渴之懷弟雖學佛然曩忝儒流憶在辰陽語熊魚山云當今之世不但做好人行好事便說得幾句好話亦足為天地間留些元氣魚山頗然之每見士大夫罵人假道學危微精一格致誠正總喚作殘羹

餿飯吐棄不情彼固不為假道學矣然往往甘心為真盜賊又何其不知擇術耶願居士勉之仲尼之徒亦不必定是科第出身若使吾煥老現大將軍而擔荷洙泗之統豈非快事也梅花卷一軸并拙刻同奉一笑所謂不惜獻醜矣然亦足以見弟年運雖往而好善樂道之心猶未衰也諸而盡不一

又

昔使下頒盆荷愛厚弟為儒不完學佛亦鈍然好道之念為法求人之心則未嘗敢自廢也每見世流拾御性命別用精神即有聰明士大夫譚及此事便惟

恐臥所以得見吾兄不覺心開目豁耳承示歲月易邁義理無窮師友寥寥獨學寡合此能令有心肝人一時墮淚然大豪傑人具夙德慧不待文王而興即此自信處直取究竟因地心果地覺本無有二也

又

數日不晤鄙吝欲萌相念之勞未易為喻也首座昨歸具述高誼感慰之極丹霞道場是弟出世微願所結馳驅五載志在必成今年駐海幢不敢開戶告人良以知我者少屢奉燕譚慨蒙垂注蓋深悉護念熱腸有超出於恒情之外者今果然矣領袖功德勸導

有情此大君子與人爲善之心胸故非時流所能企及也當家化主淹滯頓挫中得此消息如繫鉤之魚忽然解脫鉋子知我必能成我其爲鏤刻眞不可以筆舌盡耳

又

細閱大論俱已了悉此便無煩更作問難蓋爲吾兩人見處不相近也祇如論中所云感應根於大因果用在人即此世間中乘無情爲廣限有情爲狹之見耳世間已有十二類生皆在酬因報果之中數語已銷繳矣下文所包有感即應之外便難諦信至於由

前觀後則其所感應但出於因由後觀前則所以感應乃生於果更自不易銷繳也論中日月寒暑明生歲成一段不出一爲世界義人心萬物一段不出二爲衆生義如是而感一段不出三爲業果義不知拙間勞頭便說惑妄迷眞顛倒相續可觀可察可取可見皆因果輪迴之現相已銷繳矣直饒說到紛紜交結千變萬化交易變易流行無窮而不易之本體停停當當寂然不動無須臾之間斷無毫髮之安排又無聲臭影響之可言此吾兄見地最高妙處然亦祇是法身轉入五道則體即在流行兩語又銷繳矣若

不信得佛說以畢竟無成究竟有則盡此一生問難未易相通蓋儒者坐在天地之內看感應眞見得仰觀俯察遠物近身無不是這箇道理所以云感應者氣也如是而感如是而應者理也此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釋氏坐在因果之上看天地萬物眞見得一切道理皆是輪迴所以感應不干氣事如是而感如是而應不干理事命不干天事性不干人物事雖然如是攙着長舌阿師又道潛歸畫蛇添足不如且止

又

前月發一函後乃得阿兄札知吾兄已大安樂續得手誨尤慰遠懷比聞海幢一坐其地爲浮言所撼吾兄全身擔荷僅乃獲安感極涕零殆難自喻吾輩有血性人不忍不撑持法門旣已撑持便將禍福置之度外非護法者道義相成豈能如心手相應則弟雖幾點熱淚要有不與大海同枯者根無納地之緣更作二人聚話夏初度嶺秋杪還山時望德音覓我遐想

又

五月出嶺後未能修候兩獨坐低回輒在廣居笑語

之間也首座與吾兄皆在風波震撼中而首座風波
亦藉吾兄挾持以定念及便爲凛然弟奔走一鉢自
救不了於首座畧似安隱而於吾兄則深有愧負也
廬陵之行幸不肇空鉢以歸頂還嶺頭爲老人料理
慶生事矣首座入山一番團聚更圖晤語正恐今冬
放戒無暇走仙城耳

又

阿兄來具悉近履勝常以增忭慰一年間濶彼此若
趣彼此共知境緣無根只是一回寒熱當下打發不
易惟道力有以勝之知吾兄別有擻脫處也弟終年

奔走辦鉢盂中事蒙惠食鹽極慰所須大衆之感猶
散弟之感則專矣風便附謝

又

改歲未遑修候蓋奔走嶺頭殊忙迫也得海幢信具
悉道體勝常爲慰阿兄時得劇談弟不獲更悉未論
徒有馳仰今歲奉老人處分脫卻當家名字似可優
游然不許卸當家擔子拋化王柳鈴也新舊交代尚
欠補庫錢糧極似近時印官離了衙門離不得地方
未審追償何年是了豈風氣移人雖出世間亦不免
那

又

頃買舟往端州且了人事十餘日歸來乃圖晤也若
有意外之遇則返棹始遲耳昨本師老人書至諄諄
只無諍二字吾輩所慎守者惟此而已是非禍福聽
之於人但一切愼密則所謂盡其在我者亦不與悠
悠之人一齒及也餘俟面盡

又

客歲僧還得荅教甚快又似吾輩在丹霞得一番笑
語之樂也氷河發燄六月飛霜是祭鬼神茶飯更欲
商量窮究一陽來處豈非秀才會二十四家書法不

識得空中一點乎到不如後語云饒放得實未嘗放
似有些亮頭然會得的於此脫一條索不會得的於
此添一箇欄眞是所見不同覿面千里雖有百譫歸
十阿字其如煥之何哉茶筍方熟因風獻新輒復附
此以博一笑不盡

又

聞有移鎭之說又聞士民赴闕請留想可轉圜也萬
里遷家是失意事好友散去是敗興事此中耿耿不
能去心者吾兄耳弟今夏一病自分不起頃延醫服
藥似可暫活然決非久於此世者燈翳星幻不足復

道惟是吾教有云毋欲作厭苦根塵之妙想而不能脫下學上達之拙見讀之慨然吾輩結好非同世諦蓋爲此心性之學來亦若此則數年談論大似滿頭澆栗子一箇不入耳也厭苦根塵乃是妄想佛所痛訶且過一邊只如下學上達聖意圓通畢竟以何爲上以何爲下後儒云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不離形下以達形上斯中庸爲不可能耳吾法不無此理不尚此說若人欲說形而下者卽隨順與說形而下盡世界是箇形而下者喚什麼作形而上若人欲說形而上者卽隨順與說形而上盡世界是

箇形而上者喚什麼作形而下形而下形而上皆不可得道與器皆强名此際眼目動定早已分身兩截更說甚見性耶所以性無道器道器無性性無道器是名道器道器無性是名爲性尋常日用不消抹煞亦何消豎起今詎所見不同者一則愈見愈實一則愈見愈空向如六根六塵爲復定有爲復定無若是定有且將何物作根塵若是定無又向何處用厭苦惟愈見愈實故妄生粘着惟愈見愈空故不待推開空非窮空有是障有縛脫之關全在於此打頭一着安可不鑿破耶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

四體也今爲易一字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無是四體也有是四端無是四體是一義是二義此義甚直截但吾兄不信又必硬差排以弟爲抹煞耳人便强起捉筆以當一刻晤談弁謝雅餉諸不多及

又

扶病看病自是幻輪所轉忽然病者不病看病者得病或至於死尤爲可觀也阿字兄到嶺頭穿白羊皮短褲子青布大衲棉褲飛揚跋扈之氣要大於身差强人意蓋非天然老漢所能提掇矣弟明春還山想比遷之局亦未定則抵掌快談猶有期也得前來答

柬竟不復辨吾兄豈是甘豎降旗者料日來公冗不暇理會開言長語弟亦各退三舍不妨以游戲爲瞬脫耳行色匆遽率留此令敝門人至省之便附候起居諸不多及

又

江右道中聞留鎭粤東之信深爲喜慰亦謂吾儕從此時得快談也然阿兄北去未曉歸期弟至章門一病幾不起今仗庇還山亦只活得半截拄條杖子都不能行十數步恐快談之樂未易續也憶去歲奉柬吾兄云病者不病看病者忽病病而忽死亦大可觀

今既成書識矣比來吾兄料理公事想益煩劇知大
根本人應之自有餘裕也諸容續悉未盡

又

吾三人此番闊別可謂久矣歡聚之懷彼此菀結阿兄請藏未歸弟既歸山儘可一問珠江之棹而病魔所持竟不能動不能動者不尋滋味能動者亦不着滋味來諭所云行其所無事蓋千聖合同符子也識得此合同符子有滋味沒滋味好滋味惡滋味總成一味只管行只管有事亦不消從旁指注說箇行其所無事也飄洋奇貨得吾兄分惠乃見真箇坐在家

裏儘有真箇用不着說到此真箇快人便好把合同符子一時扯破然正當用不着處忽然與忽然受用不着處又用得着用得着處又用不着扯破不扯破分身兩段不妨全身滾去豈非吾三人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耶聞督造戰船想已竣事弟只修一箇破爛淺水船子都修不來承別寄人參自是極好釘麻作料但船板不堪恐亦扶持難久耳中秋有懷一詩錄素弱寄正江右途中及廬山長短句六首并奉撫掌蓋不敢忘吾兄草堂詩餘之惠也深秋惟珍攝自愛不盡

又

前遣侍僧奉候知有連陽之行想楚粵要衝必藉威德乃能彈壓特未知徑借登壇抑仍兼內府理財之任也吾兄以英雄之資深湛於聖賢之學此番正可出其緒餘救民水火弟且為斯世斯民稱慶矣彭湖頗梗阿兄猶未見歸丹霞丈室總為病羨鄉向來作詩詞好用鷓鴣項常自笑御被行不得也哥哥六字管定也侍僧來海幢暫附此札寒風正切惟順時保練自愛

與蕭柔以叅戎

八月朔日際公北上弟適在雄州送之旅次得晤令親知映山紅直抵秦淮便見長途安隱以慰遠思計此時當束裝入都野人無可言者際公相見即不可無言率寄此紙見丹霞化主僕僕風塵只一雄州三迴五轉雖成事極難而退心亦不易為吾兄增空門老友頑健之喜耳風便不惜近耗諸惟倍萬珍攝

又

前兩遣信竟不知吾兄抱恙想能諒我疏畧也得手示知所苦漸平殊慰下懷療自今後尚須戒房勞怒氣為收功杜患之本也弟微恙粗安以此間有一項

緣尾未得收拾遂濡滯於海幢大約十月望後乃可返棹也淨檀七十兩領到當爲吾兄作一詳悉疏文迴向三寶使亡者承此慈念得入解脫門中不但滅冤愆之結又足增歡喜之因也人能不昧本心不欺暗室卽此一段正大光明氣象便已與天爲徒自然不淪長夜不墮苦海且喜尊嫂亦有同心又見旃檀林中更無雜樹也

又

前項功德已齋回山中於十月十五日禮懺施食爲大衆作施衣迴向矣本師和尚與同行十方僧無不

仰歎以爲蕭將軍今之古人也如來之制供僧四事飲食衣服臥具藥餌今時亦只奔走飲食一事尚苦不足丹霞山僻諸苦行頭陀露胸跣足到秋風切骨弟心欲碎正在旁皇而吾兄爲伍氏送雪中之炭其歡喜之緣豈止一饑一飽之間耶自意寄覽此吾法門正體非世間香花僧抄襲道士上朝表章鄙俚不堪令人噴飯者也弟今年卒歲之計已見捉襟露肘明歲持一日鉢未知向在念之惘然菩薩行願決不獨喫自痾作地獄滓亦更欲勸導稍有善根若兄吾兄乃家裏人耶兄旣在此做官勿坐視澹歸辛苦道

場蕭索以爲是渠自家討得不便宜也明年請留神于麾下料理接濟丹霞卽下至兵丁皆可以至誠向善之心相感但捨得耐煩則福田自茂衆力易擎吾兄更捐淸俸爲之倡導必有以助我也說此一段之際澹歸自覺神往看此一段之際柔老不得心焦此事本無限量不可以世間限量之見將自己局面管任也切祝切祝諸不更及

又

別諭欲弟一過貴鎭相知促膝自是快舉但一山二百人止是澹歸一人募緣每月討得百金尚不濟事

恐此公到廣海蕭將軍一年俸祿盡數支銷還要討添吾兄聞之亦須收回請帖也呵呵明春二月弟當專人至海幢領布施卽寄落花生來三月下種也

又

望吾兄接濟未至亦知廉索支分不易窮和尚撞着窮護法兩邊都沒奈何只不合多了一箇官字終須受出家人絡索也首座入山爲老人慶生歸時更附此道催符千萬記得作丹霞卒歲之計也

又

手敎至并領淨檀四十金具服吾兄割淸俸以助道

場爲福德無盡藏也弟建立丹霞檀越雖多如吾兄於艱難中以淸淨心而作佛事則亦少矣蓋來歷不同知見自正弟亦豈敢如泛泛化主祇以得護法施財爲喜者哉此項錢糧來諭爲置田適有彌陀閣之舉尚缺錢糧輒支爲現前急需吾兄爲僧計而弟移爲佛計福田較勝想不任相者不以爲訝也聞已得請脫然於廣海足慰素懷未知何時交代吾兄近道之器自能輕世樂而重己靈倘能竿頭更進向祖師門下討末後一着乎弟頃來海幢聒語之期稍遠常住告急且走端州托鉢秋深當還想能遲我作連牀

數日傾倒耳近作書橫卷先供一笑

又

別來夢想應有同懷前諭必更一遊嶺表今聞挈家入都門弟兩次出嶺請藏皆以事阻人生行止尚不能自由豈能相期於數千里之外乎比來道體想益淸勝弟連年多病衰瘁之態盡出未知得復見與否吾兄天資灑脫旣已勇退當乘此閒暇辦箇臨行劇絕之着不可悠忽過了孤負好質地好時節也弟若得遂出嶺之願至白門更寄訊圖一聒語張令親歸暫附此紙惟若時保練自愛不盡

與徐价人都閫

改歲又已暮春閩閫濶疏徒有馳想日知道體淸勝攝事鳳城復還端水旣遇知己應有抵掌伸眉之樂足以發揮才畧甚慰遠懷也弟燈後感冒至今精神未復頃來海幢蓋叢林重擔挑在肩上亦自無養病之法然出峽以來警衛嚴整道路淸曠扁舟高枕無向時戒心具見制臺威德乃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只是人不肯爲即爲之亦不肯盡心盡力耳

又

久不聒對思一覽爽氣納雄風無由縮地爲之歎息

敝門人自破往海南附候起居近和東坡戒殺詩寄正向大將軍說此義無乃不倫然吾兄自是不嗜殺人則此義與大將軍本義如水乳合也

與楊天衢都閫

山川修阻雲水無定夢想雖切候問殊疏石鑑兄來長慶意謂可得時聞福履不意其拂袖竟行也瑾函遠及如暫披對感慰之私非可言喻兼示及閩中諸護法欲迎本師天然老人且諭弟躬侍杖履藉此勝緣得敘契濶豈非至樂然丹霞之局未結纔一放手便難收拾若遲遲兩載之後則弟尚可以閒心充散

脚耳人還暫宿寄諸惟順時珍攝不宣

與王嘉平城守

化王還山得手教極慰遠懷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古人此語未免打作兩橛請檀越就將相中作出家事亦大丈夫一口吞卻何如何如丹霞鉢盂展開貴治弘護之德未易名言弟臥痾珠江聞之歡喜此愈我病也若假之以緣得一晤對總戎雲鳥遊子芰荷相覩而笑莫逆於心不必更尋點化作眼中金屑矣臨牋馳仰不盡

又

秋光禪人歸得垂惠畫蘭四幅佳甚吾大士病慧所發於龍韜豹略全見出水光山色自非凡品也相去不遠覓晤無暇蓋歲歲托鉢即欲假息丹霞松石間了不可得茲因犄二化王之便輒寄拙書橫卷請敎退食揮毫之餘或一展對如與野衲共話也

與孫介石守府

客歲承施耕牛極爲得用秋成子粒均藉提攜矣比來伏闇起居勝常以擠忭慰荒山人愈多食愈匱弟獨力支撑心血俱盡有法奏禪人發爲衆之心特走貴治乞食欲少結因緣爲弟助一臂之力弟殊感之

此公雖不識文墨然極有念頭老實修行者弟所深愛又共化緣只是衆輕易舉或米或油或銀或多或少一切隨分不拘城中村下山裏一雙草鞋隨處結緣更不惹厭此既是丹霞苦行僧不妨遣謁吾介老借重作一護法也護法之道亦不在多布施但毋事覆庇毋事指引有貴相與可以勸化者便以善言開導使之隨力修福此即是現大將軍身度生說法事也切祝切祝一扇錄近作并莞香引意何將臨臨紙不盡

徧行堂集尺牘之六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習 古諭　編

尺牘

與南雄陸太守孝山

昨欲書亭額偶記及章丞相祖母一事爲之慨然不欲更其名即作古穜玉亭四字仍作一詩紀之亦爲吾孝山畫一箇慈氏如來樣子不妨識得面目也大抵古人遺蹟因而存之亦是厚道一聯併納去

又

大作衝口而出炯雲丘壑之氣繚繞筆端此杜老所謂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也融谷分韻并下教夜光尺璧一時俱集亦喜亦驚矣

又

悤悤讀詩悤悤答書正疑亦樵無詩及重讀一遍乃得之殊有意中意外之妙即此一段波瀾亦自清絕所得於諸公唱和之樂不淺矣

又

前論及緣事尚有推廣之地幸留意作化王雖隨緣未免有多多益善之想遣箇妄想直到道場成就方能放下耳若道此是妄想急須放下要道場成就無有是處想識此意也

又

日前使者迫還未暇仰詶高韻在十字街頭作化王猶有筆墨之興頁於深山永日中几案塵封謂之不俗不能謂之俗則亦不肯也病次乃得徐理逝思卻似荒草裏打失幾粒芝麻急忙尋覔不着如是豈可謂當家不俗耶漫成三詩呈教更不諱其才盡也還山後竟未下山餱糧自無來處炎熱免不得更圖一晤

又

得融谷八絕句知尊目未愈以多作詩之故然融谷更以詩挑之恰似醫生用相忌相反之藥須請雄州太守一斷此案也呵呵昨見阮弱生云有一方只是青礬白礬各一錢用綿紙捲成條子入滾水碗內頻頻洗患處便愈常用老衙中多患此只用此方取效也此方若未試且一試不可以其易而忽之

又

今歲丹霞當家俱是吾兄全身擔荷弟一回頂戴一回慚愧佛說人能盡心爲十方三寶作當家一日便

有一生轉輪聖王做則吾兄爲丹霞擔荷當家合得多少生轉輪聖王雲居云若是思大佛亦不作但恐孝老思大不耆更向菩薩地中爲重重示現之舉未爲絡索也前已有數行借重威德結郡城諸緣今年恐無他方世界可以托鉢只在貴治盤旋亦自事不獲已知能耐煩也

又

丹霞山水得邀佳客便爲千古韻事覺白太傅蘇端明諸公去此不遠別後惘然如有所失已知宰官不能長在山水中卻只見得山水中不可無吾孝山融

谷也廿五日計當還署登臨勇猛豈免勞倦未能專人修候想亦樂此不爲疲耳欲作詩落筆輒不自定雖常在紛沓胸中頗有勍敵在前之恐也佳韻已成更爲山靈乞一遊記不妨傾出一栲栳明珠總作檀波羅蜜耳

又

好山水好朋友好詩文因緣會時不可錯過蓋識其難也拙作二十一首書小橫卷專人請教祇是不敢錯過好朋友好山水耳因此博得好詩文方謂之眞不錯過蓋識其難也項放舲楨江一践筠老之約且

遲兩兄佳篇頓喉𡼏節欲使衆山皆響矣世尊開光陞座白語併奉覽諸不多及

又

客歲廿六日解維廿八日未刻到山幾於窮日夜之力仗庇支遣當家與大衆開眼展眉度此新歲皆吾兄之賜也元旦以淨施齋金供佛及僧爲功德王集福願得八萬四千歲歡喜吉祥同一會始終此一念迴向非筆舌讚歎可了耳正月初三日新得舵盤巖此樂無可喩撰得小記錄請刪正山中奇境界尚需洗發何時更與吾兄及融谷作十日遊賞應悔前此

之悤悤也融谷詩想已落稿吾兄古詩已成望卽賜教外有數事奉懇惟願慈悲不厭頻瀆弟從省城往惠州抄化或便往潮州兩府中有可爲弟勸導者賜書數函又去歲修造及大衆支費一千三百餘金前歲存銀二百餘金去歲因緣不滿千金歲終分撥壓下工匠六十餘金專俟始興印冊以抵之承示已諭楊尉更望賜數字一催得付來僧回山濟用蓋此項不淸楚弟亦不能遠行也又今歲常住蕩然無分毫存貯弟下山抄化豈能卽有接濟韶州無一人可告語欲乞吾兄爲我再充數月當家若山中執事僧來

告急弟留千分照驗多少隨宜裁發庶使事不至廢人不至散以待稼事之集此一擔子最爲吃緊惟恃吾兄至愛乃敢懇切奉託願不罪其唐突龍華會上有與吾兄結算之理也又去歲除實收錢糧還山外尚存餘穀二百一石在張書處此卽大衆命根專人來發歸賜護持出境緣有禁糴之令故也今歲吾兄管關許爲山中作此功德伏惟留意如此絡索未免要說一句善門難開但信得佛法時非弟不能作此絡索非吾兄不能當此絡索然弟必不能逢人便作此絡索則當此絡索者早已自家一肩擔荷矣珍重

珍重

又

前者專僧役一函想達記室頃收拾篷船爲下省之計未免傍徨內顧所懇諸事但得留情一諾則此去惠陽魂夢皆可粗安矣初九日再繞丹霞一帀次日卽雨雨卽病念其奇不忍辜負力疾成一記錄請教正弟於吾兄不惜露醜蓋恃深知亦欲奉爲碑記之料一水一石到大匠手中運用皆足添修五鳳樓也

又

久不得書積想殆如蔓草每從貴差來穗城詢知起居勝常爲慰弟近亦頑健惟因緣不易結局耳山中有信感照應之誼甚篤緇白同聲歎仰無量擬秋間圖一面頌未知秋間能了一切緣溯流直上否也聞長慶僧目稅指稱丹霞吾兄寬之法外此僧乃先老和尚最久弟子不可謂非一家人但恨其老貪幾爾國憲亦虧僧制自非盛德大度豈易苑全弟雖有私感然恐開後此冒名之漸弟在貴治時爲大衆化得棉花茶油及印書紙其數不多皆報門松老道人驗放亦蒙免稅在護法卽是行施在僧家卽是持戒庶爲兩得此後有無賴者借名盜稅幸正以盜稅之罪庶令貪僧不致觸網尤足爲丹霞清肅門風亦付囑王臣補偏救弊功德耳酷暑惟珍攝自愛

又

中秋在海幢爲病魔所苦重九日扶杖登舟還山事冗體羸未暇修候但有馳仰沙汰之令雖未卽行然於荒寺因緣阻絕不小世王王臣勢力重大吾輩禿頭沙門欲以弱門空口徼幸一切人之信向亦已疎矣營建一着勢須歛手然起手固難歛手尤未易至於歛手之後百衆嗷嗷豈忍使之凍餒窮巖此衷迴環寢食欲廢殆未可一一爲俗人言也比擬置田常

任令現前清衆不至離散從前功德不至委棄有仁化羅生育以所置保昌之田惠施事成尚當一過貴治料理則晤教之期不出月初耳

又

請啓拜領大教筆筆挾凌虛之姿言言得撫實之步蓋爲雷峯而作不是諸方通用乃知經營慘澹作手匠心豈特珠玉行間風雲字裏耶他日入丹霞志實絕今時續弘明集一空古昔感服之懷殆非可以言喻也謝謝此書不煩侑函俟本師和尚入院時借重大功德王打一合山齋結緣耳

又

初十日張書不暇踐約有楊齋公同化王入聞韶十五到山知此田難於清楚然弟不敢草率於十七日遣六如副寺石吼直歲更往詳看廿三日還山謹將所踏情形據實標明原冊奉覽仰請裁奪蓋聞韶民風素稱刁頑而彭氏以客籍放債大都盤算其契上租數常浮於田中穀數秋收之時强半拖欠一年以後推出不耕另批佃戶寫定臨熟分租及至分時每石不過三四斗耳既從田上加虛租御從租上加虛糧租即虛名而糧爲實禍往往聞韶賣田者糧去而田存買田者糧多而租少急則服草藥以相詐究即弁半租而不納而大差見迫累歸業主此彭氏之所以甘心送學也彭氏以積箸起家有田數千豈無片段膏腴佃丁誠實者或留或賣其不可留不可賣者急圖過割以紓目前之累而道里遼遠主客垂隔諸刁頑亦復乘機欺隱橫占指東畫西了難致詰若借重威靈則須有桎梏耕戶關提田主之事費檀越許久神思未易結局若慈悲化導則愚橫益深拖欠益甚損多益寡辜負護法勝心不審吾兄作何方便可以兩全而並利耶又如冊內所開侯奉宇譚開袞等

糧在彭春戶耳其田應賣與否恐尚當問之奉宇等若徑行收入本山他日或生爭訟彭氏遠在江右呼應不靈此亦不能無慮謝君明冊開耕戶而自稱買主理須彭生躬與質對是皆來歷未明已有一百餘石弁失落拋荒者畧計之共有貳百餘石則冊內之租僅存二百八十石歲熟均分不過一百四十石耳而其間山頭坑底水旱薄收弁其半數而不得者十又五四不敢不重加籌度也弟出世來於此等事益復憒憒曩來輕信輒請吾兄出示慨垂各云俟踏過了出示不遲於今恍然精明縝密即此便有帶壞之

隔矣外令庄頭另具稟帖詳列欵項仍遣人如船領
指麾若尊裁謂可不收即望批准以便存據當令冊
韶都書收糧歸戶不致日後彼此推諉也弟因常住
錢糧買之即欲下山前諭轉蘇李廷老敬呈舊冊希
即留神為中流一壺也山門已在拆卸修營或可更
發府金以濟目前尤幸此即田價功德所成口腹與
面目本無二體即此聞韶田庄不就在吾兄亦不煩
重費區畫矣自順鄉民李子順送田契一紙附請賜
印為懇融老未行與令弟各道區區

又

副寺齋到荅教具悉雅懷惓惓無已感激無量山中
免差重承批照又山門修理復發四十金極濟所需
餘者想李萬二公推愛自能同心結局但於五月中
旬得留意催到便為及時甘雨也別示結願未酬欲
留心再闢田事此自大護法徹底心腸聞韶非無隹
産然其鄉風淫蕩誠恐新學比丘脚跟未定或遺法
門之玷要須避此一都耳

又

三月十六日至海幢稍了應酬入雷峯進大啓於本
師和尚欣然心納蓋吾兄護念丹霞功德不從此日

始知而此日則為具足迴向具足醫明之月也荅啓
齋呈先以道謝弟此時乃發惠陽之棹計秋深可以
還山若奉和尚入院猶有許多區處正恐彼中無好
地王難於措置耳

又

雷峯多盜兼以無米而丹霞化主因緣中阻殆欲闕
絕今百方拮据稍有生機仲冬之初可奉老人入院
此亦吾兄同心所喜也至期專人走聞麗兄歸思甚
切然遲至仲冬之初亦轉盼事耳老老大大祇是想
家何其無丈夫氣耶

又

留滯穗城三閱月至今未得往端州貧則不容貧病
亦不敢病每日合吐得酸苦汁三升也近刻二種附
便人寄覽此中御討些子同甘然依舊黃連樹下撫
琴耳兵馬往來調劑不易甚為懸懸何時墜去脫此
銜疲乎瘂筠老云道缺極少高材捷足者先之今即
自分遲鈍其如勞煩太過何暫此奉候不多及

又

前日小午忽然感冒寒熱交作昨服弱生藥時貴役
齎糟茄來正在發汗也今已向愈故鄉風味恰好下

粥謝謝病中枕頭上被窩裏作得聽雨軒小集一詩大似寐語然不在枕頭上被窩裏總尋不出一句亦足以見其潦倒也漫錄與融老共覩之不另書兩聯寫去只李杜見成語過此無一事鸞鶴心悠然雖不對御有蕭散之致不必定對也昨打算田價尚須百餘金踐其約今亦不能如數此間週助猶可收得七十金寄回即轉限法也惟始與廿金不易收乞手札一催之不時有公文往返可以順帶了此項功德也弟亦欲了此即速前得五百石且藉手以報山中便作出嶺之計所喋喋累吾兄神思無已然不敢爲一

生疎語也

又

今年拮据之難毋一念及如四肢被縛曬烈日中焦悶欲絕昨還龍護真所謂歸途足涼颸矣佛前稽首感動莫喩夜來語諸同行此不特丹霞道場永遠福德即如澹歸墮水方在假掙扎無力叫呼時忽得一隻手從空提出且道所救者是何等歡喜能救者是何等福德耶此項田價既不用操心向後步步料理便不至太煞忙亂上慰老人下安大衆成我者鮑子非吾兄其誰爲千古耶謹此陳謝諸不多及

又

前日從署中還勤修直歲已到共論山中事直至半夜通盤打算殊爲愀然今日搜刮所有已遣還山矣石吼消息杳然即認布認穀者俱杳然大衆一根鍬子只向澹歸身上挖窖也龍護修改日子尚未選到鄭曾城亦未暇來侯與商量一緣引便須束過嶺之裝勸導諸書顗望裁成恐行期不出望後也文宗曾有尾聲便札中得閒閒提起尤妙本命元辰下落總在錢櫃裏不妨癡絕過嶺擬作兩日行一遊鐘鼓巖諸處亦尚有可觀者乎且又若中作樂何如麗兄一

函候便爲寄餘不一

又

拙詩一本更請正飛石敗闕已納盡矣惟吾兄得暇便與融谷痛加删削數年筆墨落在荅應中做詩一一時事不能不泛選詩千古事不可不嚴也又弟往往落筆廼快多與體裁不合即望批出使我知之雖年運已往不復有所增進然此好學之心則不與年運俱往也只臏集出弁頌塗抹甲辰以前無存稿此止丁未亦多挂漏然化王面目宛然不消更書行樂圖也尚有古文未集侯江右歸更呈教詩集祇望大匠

一選存之笥中未欲遽刻也

又

鑑湖來書亦不詳顛末乃家庭事耳渠意原望吾兄一函弟未敢瑣瑣煩費清神今蒙先賜允可此殆良緣宿契也原書呈覽幸一裁度批允擣虛吾兄自有立言之妙耳

又

老人以雪詩稿與弟云若有相知者爲刻汝可跋數語也今不敢違其命爲跋數語請教亦發梓人附諸詩後詩中境界已被吾兄說盡只得別行一路耳昨

與弱生論龍護改造事正以卽造爲佳渠亦自任督理取五月起工七月畢工使弟入嶺便有落成之觀也六如書來云轉批未完然舊約七月再交二百金今欲在六月交殊令人悶此間田價所收常任與修造借支不少原擬江右之緣補之今如此急迫豈不可惱頃有書罵山中兄弟不做文章只出題目此亦切中懶禪和之病仔細看來澹歸亦不是做文章者他向丹霞納得箇卷子若不得孝老代筆豈能免曳白之誚耶

又

弱生爲令郎着惱體妹不佳弟力止其入山矣然又欲了初一日法名之念須於此間爲之周帀也頃松老相晤許以四十金接濟山中則大衆亦不至斷了飯碗又足寬弟一分挂心不虛了二分妄想也俟其發下送入丹霞乃行耳遲一日便有一日事同來化王腳下穿着草鞋須更打箇之繞西王母在崑崙有三青鳥取食想不免兩翅生酸也

又

本師和尚有數行稱謝謹遣僧繳上龍護地昨已定界如吾兄指齊墻取直有所餘者以歸李驛使則驛

使所與菴地菴亦有以償之矣

又

有一楊伯芳要作搖鐸老人求弟說此分上不知其何所利而爲之或云渠作此亦免得排門夫則亦沒甚干係也此等分上不妨說得恰好搖鐸老人敲梆化王花對花柳對柳破畚箕對着枝苕帚想吾兄爲一笑也弟候磁器到齊又在此買油到二十外乃登舟磁器連齋品與油約三十餘擔行時開單報關驗放知吾兄定免稅然弟不報冊同偸渡關津破盜戒也

又

今古名流法喜文字極難切當讀大啓精穩條暢巨細無遺眞不多得之文字華林有幸得此并開山贇老俱藉不朽矣齋儀並付去人吾兄今歲作佛事所費甚多雖解脫根器有生知安行之妙然法門絡索已和盤托出矣此等殊起門外人之厭不能不服膺吾兄也

又

歲行盡矣臘耳未盡心非木石豈能無愧世尊於諸天國王大臣囑護亦只囑累蓋護則未有不累者明知其爲累而世尊不忍不囑諸天國王大臣亦不忍不護此亦在吾兄度內耳

又

近作四詩請教別一五言古體書呈融谷且共觀之也聞吾兄日日作詩不輟懷中錦當不止一疋弟目來窘甚雖不能並出機絲更請示我新樣也

又

出家來不曾作不近人情之事今年逼迫吾兄太甚毋一念及未嘗不愧汗沾衣也惟大過人之格量有此不可及之包荒福德田中收成自倍弟亦藉此稍

自解免耳聞道駕即有端州之行果然否弟又秦戒期差遣四月八後乃下韶陽更爲田事結局則買舟尚在此月下旬也大衆如將涸之池魚背盡露掉尾俱難惟恃吾兄先容數函爲流水長者冀得徼幸似昨歲螺川豈非至願秋老若有護法書到幸即寄梛山中或有的當便差發去海幢亦可得并賜數行作雙輪之車尤妙也

又

粟家有兩人監禁侯審劉可受屢求弟一言爲渠方便可受與鄒士霖俱是齋公俱與弟相與弟豈可爲分左右袒耶蘇子瞻謂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亦正是齋公氣若經明斷使士霖永杜後患而兩人從輕發落亦庶幾兩家都沒事不妨齋公氣也

又

體中正不佳得手教心目俱開喜慰無比亦不減當時白沙別後一帆順風也承示芒鞋節杖乃是本懷欲先斷葷酒而冬初入山受戒此多生善根功德之力所自發現也弟所識多人一切習氣極重毋心折吾兄習氣之輕最爲近道古人不壞世間相而通實相如楊大年趙閱道輩皆以名臣具祖師巴鼻老人

所切望吾兄者意實在此願留神於此一着宴坐之餘時時覷捕爲佳也隨菴兄且在靜室盤桓弟端州歸卽圖攜手入山慰大家聚首心期矣李鑑湖塡有信至云黃州守見尊翰極歡喜胸中芥蒂俱已釋然鑑湖感高誼甚篤渠說冬間欲來丹霞想閤老吝函必於彼時索到耳

又

端州一行幸了韋馱殿藏經閣兩椿功德皆吾兄先聲所感江路荊棘甚有戒心今仗吳其階翬雄之便一路護持已抵韶陽想爲我助喜也此外未了功德

不過三四椿可以兩載勾疏則弟便息肩以報丹霞矣其老渾厚性成蓋將帥中不多得者但窮甚卽吾兄近況又窮兩窮相值未知何以消此歲月耶

又

到山始知道體違和甚懸懸也與安歸云所苦已減十之八殊用欣慰大段旣減漸漸調理元氣自復一切病魔惟躁動者授之以便吾兄天懷淳靜可以坐致太平也前有數行附吳其老卽於廿四日早路還山叨庇安隱着寬爛僧鞋穿長綿袍腰纏一百貫上落鈎鈎嶺二十里澹歸可謂老當益壯矣想掀髯一笑

又

十日霪雨殊爲悶人天氣已開欲料理今年向往而田事縈懷每一念及憤懣久之作叢林事最苦於不相照應求痛癢相關者終不可得惟有自苦自懟而已蔡人役猾難以情理結斷非仗護法宰官威德豈能折伏前荷雅諾銘刻無已此事未成惟吾兄助成此事已壞惟吾兄救壞不但大衆同沾覆蔭也稟帖呈覽據實而談不敢架一字虛詞幸賜詳切一書囑池儀老斷此葛藤併以速結爲望衆議欲求回贖弟

恐回贖拖延歲月也投韶府呈與此稟不異惟留神細閱其中有未妥者塗改示下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亦未可草草恃道愛煩瀆吾兄雖不惜終始護持而僧家作事鹵莽滅裂孤負檀越盛心苟有知覺豈無慚愧弟之汗顏結氣眞不可以筆墨寫矣燈下眼昏草草布悃不盡

又

蕭柔以與弟莫逆之交已十餘年其人好道蓋其夙習又自家傳頂乞休歸安德以弟叨吾兄同心之雅願爲介紹訂物外之交於左右想亦有相視而笑者

此土中如此人要亦難得弟不敢私爲已友也客臘歸冊一詩率錄寄正諸不多及

又

初七日職事僧自韶州歸田已結斷計買租六百五十六石六斗五升實價銀四百六十二兩其兩年多收田價未收租穀照數補還此間亦償其糧差銀四十兩至十甲大差亦議分當居間者又仁化善士庶可保無他慮蓋蔡入聞風自欲收拾皆仗吾兄威神加被始有以折伏其心所謂終始提挈護法之恩難忘難報耳此舉不仰煩池儀老亦省工夫使當家得

以料理日用之事眞感激無地矣田價所餘去年巳買得租穀四百九十九石今猶有存者當續買入不虛檀越久遠功德也此事只是起頭欠老成遂郎當如此至累淸神尤深愧負弟語諸職事云常住田事巳結澹歸債事未結此亦足以薄示懲創矣瑤函敬緘記室北望天峯百叩以謝

又

侍者還得手教具感深愛四六小品雅俊有風骨兼唐宋之盛又爲拙集增光也此事本合出知單商之好友只爲一時不曾細心遂欲舉緣冊之例如吾兄所論實實穩當弟每事學穩常不到家亦是習氣燥辣慣了不自覺耳廉橐日益蕭然助刻正不必決定庸老去歲曾有從臾之語想借重固不惜也初意欲刻小板因見宗門知識有文集者惟明教契嵩覺範慧洪此外寂寂師友相許謂此集頗足爲後學資糧當照藏經板刊布使叢林中得以流通如嵩公鐔津集洪公石門文字禪皆此樣式以此工費稍多大抵每卷計字算價初無定則助刻之資各隨心力亦不必有定耳然弟卻有一私意不避笑話以告吾兄者弟料理丹霞八載欠債巳五百金籌度將來無出豁

處擬仗知巳諸公之力刻成此書做一場賣書生意當有所獲卽抵還此債便無因差果錯之累但每部賣得六七錢買紙刷印等亦去了四五錢非賣得一千部完不得債只一千部本錢又不知從何處說起此等妄想一發無聊吾兄閱至此當大笑也

又

今歲因緣殆無下手處惟至端州得史庸老認地藏閣一座頗强人意耳制臺將行不敢復啓齒藩臬諸公亦竟不往謁也承諭徧行堂集且須遲遲具服至愛此事弟在韶陽不提起至今擱着卽庸老都不曾

與商也弟於此等一時高興及至做時則徘徊審顧有畢竟不做者如吾兄能先得其同然也出家學道作宗門下人須具斬釘截鐵手段與安兒只是一箇武好人撞着好便粘住不得放所謂着敝絮行荊棘中若弟兒其受病如此毎與談大刀濶斧境界殊未能灑然又其因地不同所重不全在佛法所以一遇人我是非則舊道理乘機併發容易退息耳此事全在當人自己轉變若自己不會轉變卽學問愈深道理愈細品行愈妙直饒至得四果聖人於教外別傳了無信入之路寫至此不覺大笑還山更有信相聞暫復不盡

又

此月初一日忽吐血十餘口體中至今不佳然不敢言病蓋修造箋椾甚急無歇手處今已往仙城矣老景日催願力未了毎一念及爲之憮然有可爲山中布置着數知吾兄自然留心不俟弟諄切也老人意欲吾兄於本分討一下落此事元不必休官絕俗入圓頂方袍之隊也楊大年張子韶輩何曾掛冠持鉢耶解維愡愡融谷不另作柬三詩及繞佛閣詞俱領教此詞極棘手乃能裒裒不窮如是羨服極矣

又

運米水脚共三十金在彼幸差一人護送至切脚價不足若吾兄埶出幾何乞開數示之首座自六懿還此自各人於師長盡心不爲渠節省也

又

九月杪不得喬遷之信知爲府缺所阻未卜此月內有憲副缺出否念極弟十月廿四日還山便有許多絡索亦自擺撥不下官書雖已効勞遣人諭指欲設絳帳以待然金道隱猶可賣瀋歸卻不可賣也解維亦未敢與相聞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矣一啓一書幷錄正動了筆不免認眞自是習氣也三體詩小序納上弟爲詩則偏鋒爲人則急性毎春吾兄爲藥石蓋老實供通也惠州府志中有食荔枝詩數首幸命記室簡發弟開丹霞以前詩文散失殆半此數詩皆散失者須令侍者編輯欲收入也禪波羅蜜法門已送與撫軍看吾兄處尚有一部若不須之幸以見與融谷近有信否前有數行查保昌潘令一事有所聞幷示及

又

前示便欲乞休未敢置答休與不休各有一悔休後

遐鈌必有不耐煩之悔不休後不遐鈌必有不決絕之悔不決絕之悔短不耐煩之悔長此吾兄自已權衡須恰當不可旁參耳項重閱甲辰唱和集早已十年爲之慨然率筆成一詩錄稿請正壺口盡鈌未免壯心不巳出家人正好活埋也別一幅有便煩寄融谷不更作書弟老且病不能復爲衆奔走常住困極諸職事欲託命於化王然化王亦不能多也南安郡縣未知可賜數函推導否若可則侍者時出發心前往仰憑提挈使得滿鉢歸來弟且高臥養病不致煎迫皆萬閒之庇也老人旣去歸宗弟不可委丹霞功

德於草莽且欲以修行道理調伏後輩所謂聊盡吾心而已少長鈌短凡來白者須與布置坐此累心想吾兄能深察鄙衷其餘悠悠者不漫及耳

又

常住禮懺祝壽所謂不忘檀越德意自盡其心耳不敢預聞惟是道場滿散擇供佛之餘以獻亦猶行致福之禮想鑒其誠不訝其遲且簡也吾兄於丹霞與諸護法不同所撰白意仰此山著爲晝一之規歲歲行之無使作嫚蓋義合如是文不足而質有餘庶不墮僧家格套之陋耳

又

別來道體定已平復心雖懸切然戒塗之際無由奉候想能諒之也棲賢以初三日行弟以初七日行矣此番爲吾兄累不小每一念及頸面發赤也歸宗外憂丹霞內顧非知已深察其難豈肯委曲相成如此樂說留鎮山中幸賜照應庶仗覆庇使大衆知所矜式也

又

近聞署篆有人月杪卽可交代甚以爲慰時事紛紛堂上之重不如林下之輕也海波欲沸亦恐吾鄉未

易安枕且於現前據欵結案眞是算不得許多耳弟還山來病殊不減心氣日乏脾氣日衰胸滿脇痛腸結之苦日以增進蓋平生性急積爲肝木乘脾之患老年益復不支也後會難期念之黯然知有仙城之行還舟尚一入山此固所願以望者亦自癡想秋涼賤體稍愈得痛快盤桓乃稱本懷耳保昌田契曾於前歲奉懇用印以未塡銀數發還今已塡明想護持終始之仁不惜一舉手也

與史庸菴太守

此來以得再奉談笑爲快然增吾兄酬應之勞爲愧

深矣昨晚已得福府今日鑄九約遊星巖歸時解維
當㮣不更謁別以煩起居徒有瞻戀地藏閣之建大
心自發不由勸請知吾兄於三寶有深重緣而於丹
霞尤非一生之契也小冊留之案頭幸作一引發揚
此意爲法門光重至於布置成就自有妙裁不必弟
贊一詞也山中寄到新茶笋雖不佳聊充物產之獻
又山刻二種新成幷正

又

董虎老至得手教殊慰遠懷承惠那龔詩志即與阿
字兄披襟快讀渠於作者慘澹經營處一目便了日
落籌燈不知手舞足蹈真勝事也是夜枕上得詩二
首寄呈亦見吾儕水乳之合但落筆即不能到吾兄
境界耳比來道體想益勝常聞迎新制府有蒼梧之
行未覺勞否示及仙城米價具感汪念去歲寄語孝
山云至端州乃有侏儒飽欲死之樂今歲無此語寄
吾兄所不索東方生於溝瀆者偶耳世間人以澹歸
有千金之緣大似椎灑不盡豈知功德各有消歸既
不得那移而接濟一斷無門控訴彌兒稱貸弟料理
丹霞所欠債不啻五百金全坐此病譬如州縣官逐
項錢糧逐項考成決無落空之理而此身與衆上下

應酬一開門一舉足所宜支費急如星火及其水落
石出賠補不下交盤不成世間出世間原無二法也
春來分俸頗濟然稍須下此令於各郡邑畫一遵行
禿頭沙門庶有起色乎一笑項已買舟還山蓋舊制
府有登臨之約雖未必遽踐然不敢不奉候也撫軍
至海幢一見更入署中賜談已爲山中造毘盧閣海
幢同時捐俸買應造山門未得之地使直出珠江又
一快也地藏閣知文老祇認三之一即更煩措置福
田庄子不妨多多益善文老得代想還龍城即有齋
供之差弟前有數行囑其先完此亦吾兄意內也藏
經閣八月終可畢工碑記一本奉覽前諭欲造五間
工費尚少地盤亦窄今雖三間卻更造曬經臺一座
其物力又不下五間與尊指亦未相逕庭耳

又

人固有一見而興盡有日日見而不盡餘思者此種
意味吾輩自知之未足爲外人道也山中堂頭去後
大衆如散沙須往收拾項已別撫軍以此老好道殊
念之不覺逗留及此地藏功德三十金領到惠及方
書當細閱之弟頗喜岐黃術又空山僧行有病無醫
毋爲抱恨得此則說症檢方思過半矣此又吾兄利

濟大法門也率謝不盡

又

入春未得修候知道體淸勝頗慰遠懷弟正月二十八日一病至今綿延未愈以常任事迫勉强赴海幢尙不能訓應如宜也揆辰理當躬視旣以精神不住亦恐煩起居輙塡鳳凰臺上憶吹簫一闋奉佑南山之觴宋時詞學稍盛稱壽亦多度曲弟近效之孝山謂弟筆致頗與塡詞相宜便欣然欲步蘇辛後塵數月來竟不作詩惜已老病無由窮其變態耳尊札已投馬太尊許以措賞有金閣工築臺已久今春之約

幸濟急需也文老尙歸龍城乎有近信否一并示慰吾輩年將六十覺勞苦爲難前諭欲請告恐事勢亦未易得若弟之於丹霞又是不能請告者日來多病念之悄然人還並望發藥開我鬱結

又

記得今年大壽無由躬祝輙呈拙作遣侍僧馳獻今古二字人人跳不出近有所感借此發之非錦屏中語亦非肥酒大肉人所喜惟吾兄當遇之一瓢一衲之間耳屢有化主煩瀆望勿見怪叢林中眞所謂一日不化一年不成也

又

得海幢阿字兄札云晤庸老談及丹霞之行庸老卽面邀馬太尊諸公爲作錦屛閱書至此踧踖久之弟每謂僧風貴於樸素若錦屛錦帳決非山林所宜今之法門俗且日敝吾兄與弟素心相照豈可推波而助之瀾耶幸鑒其愚卽止此舉使道流無事還其閒寂之覩則知己之愛超出於世諦萬萬尤爲沒齒勿諼也弟頃往廬山候本師老人之病恐歸期當在明春率勒下悃附孝山使者之便焉于老諸公皆望以數行立銷此案切祝

與趙雨三太守

頃走晤値台駕公出旣出門値駕歸亦不敢更瀆勞倦惟念居士護法丹霞便與丹霞休戚相倚宦途轗軻正如行船無日日順風之事當逆風巨浪來時手脚雖緊峭心眼卻整暇把得舵穩抵得境過轉盼安流本無一些起倒知居士潤大之懷定不介介願一切付之平常今日趙使君只是當日林長者富貴功名皆非本來面目卽使居士發無上心行一切菩薩難行之行成佛作祖亦非本來面目方於世出世間不愧一箇獨行獨立漢子何有於此區區者大根智

人想於此言有水乳之合也弟明早即溯流往雄州料理常住因緣亦只是挑着擔子放脚不得卻於辛苦逆順境中有此着到耳

又

捧黃大記清超宕逸玉潤珠明無一點塵埃足與青蓮頡頏也丹霞得此留鎮山門不數學士帶矣謝謝承示關帝祠田已了白金之局當令送契用印即如敘述之然聞祠僧與業主尚有所圖弟但討得自己乾淨更不能為他作張王也猶有一說丹霞雖辭田而竹君佛記播告頗廣人人盡道丹霞有了石祖卻

早斷我乞食之路須作一辭田說以救此急只似逝紙訴狀呵呵

又

春中別後去雄州還山已當深夏欲扁舟奉候聞道駕已下羊城為之惆悵吾輩法喜之遊未免缺陷惟一炷香祝願早得昭雪早得安樂而已七月瞻江若老知可脫然無累極為欣慰但結案往返動經歲時幸以廓然之心胸處之一切耐煩庶幾無悶為佳也弟頃在保始兩地收緣甚難索鉄兩於墟市之間奔走多矣惟奉此與人為善之心亦付之一切耐煩世

出世間總無異路耳有暇時過海幢一與阿字首座共談世外法能使人清涼熱惱解脫纏縛弟向在患難中只如此留心便得自在吾兄前生從佛法來切不可於今生昧卻要得不昧卻福報上有事在

與楊永禧太守

去秋奉別後值海上忽忽未得修候徒有馳念近聞仙舟東下即當度嶺及郭堯老相晤知台旌尚駐省城於上臺微有參差殊增懸切大抵世法中作屬官便須受些委曲正以道人心眼付之落花流水為佳也弟數月頗多病但為大眾托鉢留滯雄州若天假

之緣尚可一晤語耳尊夫人暨闔宅眷屬俱納福羽便卒寄不盡區區

與馬子貞太守

聞今日解維之仙城恐在冗次不敢躬謁以煩起居候還治當迎候也仙城對岸有海幢寺乃敝師兄阿字首座住持其人悟門超逸文才高妙氣度亦磊落不群也若奉晤幸不惜倒屣之欵知護法於佛境界植根深厚輒為介紹想不相訝

又

登高初罷即擬還山稍一躊躇便逾冬朔抵貴治知

仙舟南下晤別駕公及曲江令君具述諄諭名郡鴻文固非散才所能勝任弟久叨深愛敢憚微勞諸士分輯未竟山中亦迫戒期臘八之後篇冊奉謁面請指示乃敢結構所謂得樂令之意以運潘生之筆也諸不多云

又

會龍菴右地稍狹去年承池儀老相度以官地丈餘查給蓋因書院爲會龍蔬圃亦欲藉以補之給有明示矣王倫以車騎初到事須禀命方成晝一未敢築牆今將舊示呈覽更請裁奪如以爲可并給新示以

便遵行官法佛法一道齊平眞無礙功德矣

又

山水淸緣登臨雅事雨師風伯太煞風景書使遠頒慰此遙跂尤足見高懷之過人矣晴爽可期引領以俟松筠猿鶴俱有同風也

又

新正和煦伏惟福履與春日俱增無由躬賀可勝馳仰委定志書謹已草就計爲綱者七爲目者三十有九作七總論別疏義例二十五條分爲十六卷其藝文錄本未竟容續呈也初擬錄稿後再一訂正重加繕寫知上催旣嚴不敢復停故稿中有訛者輒用朱書塗改幸諒其草率之因爲感精氣衰減學術迂疎恐未足以仰荅任使更望摘其疵謬賜以裁成雖年運向往敢忘受教又有啓者分修志稿六屬次第一曲江二樂昌三仁化四乳源五翁源六英德蓋照廣輿記所敘謂曲江漢縣樂昌梁縣仁化唐縣乳源宋縣翁源雖爲梁縣然曾併入曲江至明始復而英州之降爲縣隸於韶郡實自明始故其先後如此及考符公舊志則一曲江二英德三樂昌四翁源五乳源六仁化想以糧之多少爲準旣無所折衷故仍從諸

生分修稿內爲次第若應從舊志仰命掌記易其先後可也此等事非賢太守親裁亦不足以化服同異謹專遣侍僧齋投諸所未盡嗣容續布

又

前月之望至會龍道駕尚駐仙城未能候晤弟以本師老和尚抱恙特往廬山省侍大抵明年春正月乃得還丹霞也初擬卽度梅關候海幢阿字兄久不覺淹滯忽承靑使遠頒捧誦之下愧荷無比學荒筆拙恒懼有負重委乃獎借逾涯並以垂注賤辰法喜之愛眞有超於格外者至隆儀過厚尤非涼德所堪然

爲遠道急需知大君子用情所在未敢自外耳佳刻領教又爲孤舟增一雅伴如面對也

又

弟已於前月十八日還山賤體猶弱扶杖而行未能數十步也擬圖謁謝自覺蹣跚可厭且俟雙足稍稍輕健耳日來時事紛紜未雨綢繆益費神思然以長才遠畧爲之固游刃有餘也茶筍獻新非以爲佳考山正在抱恙聞外艱報至未知其何以堪此漫及

與傅竹君太守

道駕長發不能面別至今寤寐猶惘然也臘盡還山

得手教并西褐如意具感注存勤懇蓋世諦中所不易得者弟亦不敢以世諦相報也比來已陟貴任地雖僻遠然昔之豪傑文武幹畧照映史冊者多出其地登覽之餘當有慨然遠想而長吟者風便示慰以起空山病衲之懷也關祠田事不欲祇承已辭於雨老矣居士護念惓切之意中心藏之不必以得田爲飽德也諸惟珍攝自愛不盡

又

別來許久相念滋深中間聞有患難又知已得解脫然未知其在蒼梧也晤董蒼水始悉近狀云與致如

舊大豪傑人應不爲境緣所轉亦野老昔時嘯傲今倩冰井一泓兩手交付矣欲圖共語然十年爲丹霞累欠了一身債尚未討得乾淨恐促膝之願更俟忙裏偸閒不敢定期也蒼老行附呈小詞并山刻請教世出世間敗闕皆吾兄所知不妨一齊納去惟順時節宜以慰遠念諸不多及

又

得雷峯信知有化王在蒼梧極承吾兄護持至於躬親勸導不特大衆讚仰無比弟聞之亦爲手舞足蹈此地爲本師天然老人道場弟曩在彼中稟戒所云

出身之處休戚相關者宜其喜而不寐矣頃年多病今夏末垂死秋深稍愈復有匡廬之行明春乃歸御恐衰年羸劣更一疾作便幾點骨灰隨風吹入鄱陽湖裏耳嶺頭人便寄此紙首路怱怱空緘爲愧

金五鐘太守

空山無事與病爲緣化人歸忽得遠翰從天而下如見嘲月之能清涼徹骨也把玩大詩不能釋手蓋能以至性透一切情以至理透一切事其詞格高古才氣橫逸不待言也世論刧以詩不可入理亦不可使才鳥啼花落無不有理豈有詩不可入理者理能御

才理不深則才不受御遂有才蹶之患才能發理才
不大則理不受發亦有理滯之患讀僅編不敢以世
間詩人相待讀感應篇集義知吾翁元不以世間詩
人自待此書刻者甚多不得不推此為大成眞錫福
下民之盛心也近來吾法門與儒流皆墮於撥無因
果共病根祇是朓著名利既已朓着名利則談佛乘
與排佛乘皆地獄滓儒流向放不信出家冥行尤可
悲痛今日對症用藥則此書不獨為虫虫者計正足
羽翼法門特恐撥無手滑總將一頂大帽子遮御耳
褎年未由晤語重愧下交之雅謹遣化人馳謝一詩

弁志傾倒久廢吟咏不足觀也山刻附正丹霞淸衆
具飽淨檀弟亦全體為護法迴向矣潦暑惟為道保
練自愛

荅廖昆湖太守

耳熱雅望二十餘年彭湖雪浪匡山雲錦向五馬庭
中時供吟嘯所謂自是君身有仙骨也野人拮据丹
霞蓋為本師遜老之計承諭歸宗法席欲藉闡揚大
善知識乃天下公器豈敢私為一家之有况三十載
淵緒老友重得晤談寧非勝事但時當荒旱撫字心
勞復於世外作此擔越非具最上善根安能轉出格

願輪耶美服之懷非可言喻俟請藏出嶺圖一笑相
見之樂也垂示大刻鼎鐘立業金玉宣音如拜百朋
之錫山書附正未免布鼓過雷門矣臨箋馳仰不盡

又

澹公不住開先天老不歸梓里此即昆翁行住坐卧
自受用三昧何更待商量耶星渚一會甚費高情至
今感佩薄福之人無由消受中途大病從杜灸市裏
御還丹霞了債耳雨解附載至韶陽復附載上仁化
一條直路作如許周折遂致稽遲已索得梁無暇荅
書矣厚貺遠頒未敢自外聞欲卜隱師子巖果否若

果則相見尚有期也賤恙扶節不能數十步末由會
晤謹遣侍僧上候起居戔戔充山中之信非敢云敬
也臨牋馳仰不盡

與詹燮公刺史

新年欲修候值病中纔作數書便作惡不已得手翰
如對語甚慰吾兄年已向高若結茅習靜於此奔馳
自是上策韶陽諸相知皆王此論即使得歸故里恐
亦非計之得也弟以山中事累無由面語意殊悃悃
一片將意幸賜鑒存諸惟圖便而悉不一

與許堯文郡丞

兩日在青原歸來人事紛紛未得趨晤弟走貴治本爲荒山功德護法之意關切甚殷然勸導尤不易大抵可即行不可則止固莫妙於隨緣也數日便作歸計能分清俸爲丹霞淨檀自當候領亦不欲久淹期仙廬中清風習習孝山已言之飲螺川水讀鴻雪詩雅人深致所得亦自不少矣

與黃文園郡丞

別來十二年都不得一候問可謂疎脫極矣孝老爲丹霞護法十二年祀丹霞如其身家丹霞告成而孝老歸弟亦老病將殁矣獨念久不相聞如吾兄者料

不得復相見爲之太息因孝老行寄此數行并山刻及一詩請教蓋不敢忘君二人珠江始合之緣也時事紛紜想宴息林泉應有以爲樂惟珍攝倍萬爲道自愛臨箋馳溯不盡

徧行堂集尺牘之七

丹霞今釋澹歸　著　侍者　古習　古𧼮　編

尺牘

與周文山別駕

丹霞勝緣得邀大作不特一時風動亦使千古生光異日廣弘明集中有此段文采皆吾兄不可思議功德也落筆後尚借重鼎致制臺標題用印又足以鼓舞同心作合尖之導首耳

又

弟自壬寅料理丹霞道場以來所爲詩文編成二十四卷有從臾付梓者此時亦難於乞此一項錢糧尚爾遲疑若請藏之行得與吾兄北上相隨則途中出之與消璘共一披剝更覺痛快未識能有此緣否草草怱怱又附此紙亦見吾輩結習之可笑也

又

語笑未久別來作數日惡出家人奔走十方時亦欲知交做官聆言一室時亦不欲知交做官眞足難得恰好也廿五日制臺踐海幢之約即遣使請撫軍亦遂有傾蓋之歎飲水知源能忘所自耶徧海幢住作

膾炙人口惟信手拈棋誰是敵　一語制臺未肯恐忝山廟下招牌未免劈碎呵呵

與池儀伯別駕

極欲走相江覔一晤語而病魔日深羸乏少氣筋骨俱軟不能强步但坐臥一室中爲無關之閉耳近聞貴鄉有變未知會得宅報否計吾兄此際豈免掛懷然彼中既無戰爭目前自可安静吉人天相在一切震動不寧時亦有同牀各夢之理幸寬意處之做官人各辦公家職業顧盼不得徒增憂苦無益也出家人既沒緊要又值老病欲如少年芒鞋走亂料不可得惟祝護法宰官各具金剛手眼安戢地方邀此一枝蔭庇耳力疾草候諸不多及

又

前者不署仁化印今閒不署堂印吾兄可謂深入退一步法門矣做官人以忙爲樂乃復以閒爲樂耶古人謂門可羅雀弟謂有雀可羅猶是熱鬧境界若眼中不見一隻雀了非大解脱根性亦未易受用也弟以病魔相愛遣之不肯去已成廢人然常任大衆事事累心恰似一箇極忙境界明知忙之無益而又不得閒病魔因此一發盤桓始信閒字是卻百病之方

但若無湯使爇不下耳風便傳一撫掌弁候起居諸
不縷及

答戴怡濤別駕

久𤨏大雅夢想徒勤得手敎淸風颯然如晢披對喜
可知也客歲兩門人極承護念高凉瘠土乃損廉俸
以爲淨檀弟雖薄修無足當此然三世如來歡喜光
中早已結成七寶莊嚴華蓋矣項苦多病息跡荒山
道駕駐仙城無山更尋晤語可勝馳仰承諭貴堂翁
及吳觀老二綾率筆寫納兩公推吾兄法愛以及野
僧此固欲通而未敢者別具扇刻幸爲轉致外偶書

横紙博笑茶笋山中粗製非當行者若亭芹子之誠
亦不妨蜚口也

又

屆大寒始抵章門蓋江路梗阻自南安至此凡三易
舟即當極矣奉訪東白令親得手敎讀扇頭兩詩迴
環不忍釋手偃臥一小艇中吟堅素堂集和風旭日
長照心眼忘勞忘冷忘跼蹐之苦惠我多矣細葛之
贈得無溢乎東老高雅一見如故茶話娓娓談不安
山之勝此心忻然便有結茅之興衰年多病久欲息
肩雖事不可知譬於說食亦且快意也明夏過韶陽

能策杖入丹霞作一二日談笑且邀題詠亦不敢久
荒公事謹此留謝弁訂後期不盡

又

客冬奉訪東白令親卽留數行稱謝春正從廬岳返
棹至章門時正在大病彌留之際不得一相聞良用
歉然很俱還山臥痾至今倚杖而行人扶乃拜龍鍾
極矣陸孝山自仙城來始知高才雅望藉摲廣象此
亦吾兄熟路輕車然時事紛紜徵需絡索比往日賢
勞更倍惟利器在手故可迎刃而解耳西江舟中讀
扇頭佳作有寄懷一詩尚未呈敎便遣門人齋投山

果區區非敢云敬也聞高凉兵譁已解貴堂翁近況
何如念之弁及

與顧象三別駕

承示大作高秀無一點塵埃殆非衰劣所能措手勉
步來韻蓋山鳴谷應有不可遏者惟劄示爲愛所拜
雅貺尤爲愧悚特領吾兄體恤老年至意比於東坡
所得扶劣膏抑又重矣至海幢尚圖快談此地隔一
水又敝法兄阿字首座儁朗不群可共語者今日行
李怱怱不更走送也

與李廷標別駕

客春得見顏色即知大士於般若中熏習已久不容更作門外觀也丹霞山水佳絕陸孝老與同志諸公各出一手爲弟勸助弟不敢私爲已有昨請天老人闡揚最上法門與十方禪客共之亦嶺表善事大士根性解脫幸是一家人不可不特捐清俸爲丹霞作功德王與諸檀越成同心同行之勝也此等事非其人不易言非其人而言則失言是其人而不言則失人弟於吾廷老無失言之過即無失人之過卻請高明一肩擔荷矣

與南雄常別駕月生

客冬海上紛紜欲追隨仙舟已不可及然敝門人傳到瀕行之諭具感雅意關切至今不忘也會城一番阻滯未免蹉跎還山已逼歲盡無由一修候問伏惟履兹新春景福駢集二月間方能扁舟凌江之次續晤對之緣耳僧家爲三寶經營直是腳跟無線去年坐臥山中不滿五十日歸來無一日閒今又當下山矣着了袈裟事更多更容不得一些懶散但如在海幢所見所聞皆兩軍戰鬭百姓流離之事亦未易耐煩也阮弱生近況何如想益精神炯炯幷爲致意

與來宜公別駕

雄關三月甚荷青睞兼以過詶之樂珠璣滿把若何可言比來伏承起居勝常宜稱清曠讀書賦詩較之營建比丘塵坌鞅掌優劣又有間矣偶因人便率致荒緘夏杪尚有未了之緣可圖重奉歡笑耳

與楊崑日別駕

僧回得手各具悉雅意關切甚厚復承詢及本師天然和尚益見爲道之勤感服感服和上近在東莞弟久欲往迎以法堂方丈未起且大善知識來時相隨衲子甚多亦須更料理數間僧寮始敢啓白此事大抵期在來年耳別示欲送雙鹿入山作長壽客此正以縱之長林豐草爲得其性出家修菩薩道尚欲勸一切人放生豈有檀越發菩薩心而不仰成其美者幸隨便發來不妨作野人之伴也扇無佳者輒寄上一柄且佐驅蠅候覓得當續書奉寄

又

三月十六至穗城入雷峯謁本師天然老人敬投大啓老人素仰清白傳家之風瀟灑出塵之骨極思把臂正須俟之秋間耳請善知識任道場比平時料理大衆錢糧不同弟頃發惠陽之棹月看彼中緣法何如若得如意當仰奉老人聯舟而上倘須更過一家

則時節便未易定也幽冥鐘事猶未有點筆疾書者
惟吾兄無量劫來聞熏最熟乃有直截爽快合法門
擔荷之人亦無甚奇特惟能直截爽快便是解脫之
因不直截不爽快徘徊牽制又成不解脫之果也

與萬松溪司理

數月濶遶伏承道履勝常爲慰丹霞四浙客詩刻成
寄覽他時亦望左右士同此勝遊成一續集也別刻傳
記三篇併正因果差別蓋有酬因截果者識得酬因
截果之人便能向因果中頭出頭沒作大佛事此世
出世間諸菩薩之所宜盡心也未聞昭言伏暑惟若

時珍攝不一

又

山中窘乏已不可言弟外雖朗朗中實戚戚吾兄於
頻行之際激水以救枯魚此所謂德期於當厄其爲
感刻不可言也丹霞化主請得錢糧更須解運未識
淨檀於何日可發若得節前齋回節後度嶺尤爲及
時廿州譬如持鉢未得許道不餓忽然有一碗熱飯
在前便等不得到口總識破了口皮亦自不知可爲
知己一笑

與吳錦雯司理

別後尚闕修問毋自愧其疎畧想高懷亦不深責也
比聞貴衙門春裁此亦今古罕聞既已罕聞御得一
見但帶累丹霞山去了一箇護法錦雯橋馬錢且置
澹歸粥飯錢教阿誰還可歎可歎阿師遣使來請淨
檀料不以行止而殊其意無上菩提正有此勇猛莊
嚴幢也

與沈屺菴司理

荒山雖在物外時有仁聲入耳今夏至貴治得諸士
民口碑則又挹湖光擁山色應接不暇矣甲辰春別
丘將老於凌江將老手一函見授門師若往惠陽不

可不昭沈屺老此吾輩氣誼中傑出者也懷之三年
遲回未獻比來豐湖桂錫瑞開閣閤台旌猶在仙城
悵歎久之將老此一念爲丹霞道場計惟是化人懶
惰不早修謁往來一水毋爲交臂之失然將老之意
則不可以沒也謹囑朱學博便爲緘呈別有奉懷拙
作并小刻六種仰請大匠之削林間把手傾倒宿心
此固野人所願若心光猶能垂照則珠江一棹近可
尋耳臨書瞻企未盡縷縷

與邵冰壺司理

十敘到山弟尚滯凌江未得裁答聞有鐫級之報殊

憮然出意外一官上下知不足爲大解脫人介介然部石失一好官丹霞失一好護法皆不是小事御令旁觀者介介也道人近來無恙栖心世外者更無攢眉相對之狀此又足開懷耳

又

誦經然燈供佛齋僧悉已如法不虛功德矣白意呈敎爲向道人一誦之曩來見應付僧宣疏皆襲道士上朝拜表科儀毋一觀聽通身爲痺又其所傳寫唱演文詞鄙陋不通自以爲是尤可噴飯釋迦牟尼謂之文佛又號能儒其不應以孫策帳下見相待明矣

僧制一切翔磨祇是作白今此法不行而向三清門下直日符官攙行奪市使慈悲利濟之事化爲貪婪市井之風此丹霞所禁也比爲道人作白采古法而潤以今文其經懺壇場俗套槩刪之自謂庶幾得所耳禪堂上梁致語漫錄一笑

又

委作兩文字呈削遺囑自是有關係不滅於舍利此以益紀爲法門重也風雨不時小舟震蕩殊無住趣便欲還山值揆辰在邇當更來慶乃歸不盡

與林毅菴司理

凌江別後屢易寒暑前貴鄉來者且知起居如宜甚慰遠懷也石鑑法兄來長慶幸與一征還吾儕老矣臘月三十日一着子不可不料理吾翁曩曾津津談此石兄悟門極眞具有抽釘拔楔手段且莫錯過也有便示一信爲佳

與凌髯放司理

捧讀手示悚仄無已今釋且不是了事漢何足當居士虛懷下問然悠忽二字自是我輩通病卽其執侍本師於巳躬下事如隔月瘧毋於病苦中把箇死字睥豎在面前輒有入處到病好時又放慢矣居士卽

今豈能把箇死字睥時時豎在面前如所謂日暮途窮祇是一句說話若眞實見得日暮途窮未有不着忙者今猶未至於着忙則猶是日未暮途未窮境界也此箇大事祇在心切不在古人公案上討不在當機問答處討承欲披恍舉問不知從何處發端此亦是我輩通病卽如此箇大事二六時中無一刹那間斷從無始來盡未來際無一刹那間斷爲什麼尋常時節歷歷分明纔及此事便茫然不知還是不知此事還是此事不知須知不知的便是歷歷分明的覺得不知的便是不知的換卻不知的便是覺得的沒

有趣向分也沒有迴避分纔要趣向覔伊不得纔要
迴避卻趂伊不去若從這裏一脚踏倒百年三萬六
千塲反覆元來是這漢且道這漢是誰識得了時更
買草鞋行脚

又

無事於心無心於事說什麼賓主祇如居士在家中
飯到便喫尿急便痾不可總問人還有賓主也無也
古人方便垂一言半句皆向未痾以前着到纔入思
惟便成隔礙豈況更於其中說箇無事於心可無心
於事不可乎如居士所引撮心一處無事不辦此是

不了義中收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此是
未了時的話當日德山道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
人雪峯當下如桶底脫尚被巖頭呵道從門入者不
是家珍那有閒工夫向這裏說王說賓說照說用說
功說位此事惟真參實究把無始劫來偷心死盡方
得相契相契了方知元沒有此等事說什麼無心元
沒有此等心說什麼無事如賊入空室直不得一聲
阿呀死解氷消又說什麼猶有無事之心無心之事
耶若在理路上揣摩縱然將一切處平常無說無聽
捱了便會了等病和會得來躂抹得去只成得箇葛

藤樁子抵不得生死也三上丹霞大詩是令山靈府
氣恨未能步武爲悵別示全稿容細讀之稍暇當附
數言於末簡正恐佛頭着糞耳並謝不盡

又

承問如何是此事作麼生是偷心偷心作麼生得死
盡卻不道古人一句荅了也此事如賊入空室今時
人只愛有些瞰嚼譬如懸灰作飯以誑嬰兒識其爲
灰登時放命矣若纔見說着此事便將無事於心無
心於事等語的事字來比擬纔見劄卸理路又將理
則頓悟理隨事變等語的理字來牽合如此打葛藤

三藏十二分教一千七百則公案比擬牽合三生六
十劫有什麼了期須知真參實究不是這箇道理祇
如馬祖荅無業云即汝未了的心便是業當時不契
祖云大德正鬧在且去業下階祖喚云大德業回首
祖云是什麼業便大悟且道這是什麼時節這便是
無業賊入空室時節嬰兒見灰時節偷心死盡時節
放身捨命時節參須參到這裏究須究到這裏到這
裏有什麼了有什麼不了有什麼理有什麼事有什
麼家有什麼賊有什麼參究有什麼此事一向妄想
作麼時俗中秋一輪無異承居士遠餉好與大衆喫

茶擬酬標月之指恰被玄沙拗折使者空還不盡

又

做化主人終日酬應還山後又有酬應昨遣石叽入城亦是酬應皆所謂徒叫奈何者也忙中不及寫大一字失於致候老兄便說爲有道所棄何其多疑也出家人有到處有不到處惟格外之士不向此間貶眼亦願老兄消御此一隻也霽色可愛乘輿入山共話契闊庶慰野懷斫額以候

又

長者降生之辰吉祥歡喜無以將意入八萬四千歲

說與居士結龍華會上之緣知一笑深領也雨色滂沱未得躬祝從此以往相見甚長不區區此日耳

又

蝸窩與山兒命孫破風雨來持手教覺暖風逼人也知欲爲丹霞護念甚感兩刪恐不易兼行但如敎去維摩居士借座燈王取飯香土正是一時事亦不妨說到便到耳二十箋俱塗卻半草半毫憑人所好尊夫人勸導有力極慰莊嚴之願昨已遣告梓樹之神便背一紙寄去造像匠昨晚入山瞻禮金容只轉盼矣不多及

又

手教至具悉苦旱兼道體稍患痢下蓋是今歲時行各省俱少雨省城諸相識卿病極多天時人事元有相感召處但不合帶累好人耳然使不累好人則病與旱一切無有豈待問慰耶比來想平復有便示慰

又

坐困穗城一歲乃歸得手教具悉尊指出家一法亦自不能盡責之老年人然在大衆中便有許多不得出入處所以金箍兒雖好不如不戴若一戴上了從來唐三藏只學得緊箍兒呪不會學得鬆箍兒呪也

兒所疑屢候不荅此非深拒蓋不可念緊箍兒呪又沒有鬆箍兒呪可念惟有一箇不念耳吾兄且將慚愧畏避兩念一時放下徑來丹霞徑見方丈有什麼隔礙處要住卽住要去卽去要時往時來卽時往時來有什麼艱難苦楚處七八十歲老年人有甚來由別人不念緊箍兒呪卻自已念緊箍兒呪何也言不多及先發一笑立候賜談不盡

又

還山欲偷幾日閒不欲遣人知承示近苦瘡疥痛時痛癢時癢幸有兩隻手閒着起動他搔搔有何不可

弟手亦不得閒未免妬人之閒尚欲與老兄攀癡屈亦多任幾時且莫說慈悲何在呵呵起居自是應酬邊事吾輩豈復拘此垂涯每先感切感切

又

承示或提話頭或看經或念佛每一念起便有第二念雜之紛紜轇轕不得專一此病只是不切不切之病生於不信也老兄若信得提話頭則話頭之外一切掃蕩信得念佛則念佛之外一切掃蕩併力一路纔是下手工夫今既云或提話頭或看經或念佛則起念之先早已夾雜卻怪他起念之後不得專一可

乎士大夫學道只是一箇涉獵何嘗信得真信不真自然念不切便涉獵了一百年多知多解到眼光落地時依舊黑漫漫地與不學道者一般矣兄已七十餘歲決無更活七十餘歲之事何不將死字放在面前併力一路得與不得且都放下若自己不切沾沾向師家討幾句說話作安樂法門亦無此理阿難云將謂如來惠我三昧不知身心元不相代古人於善知識言下如桶底脫皆是渠平日信得真念得切逼拶極了一回着到非可以浮游之習驅涉獵之功而遂證無上菩提出生死海也恃愛率臆幸亮區區不多及

與滕儋州梅羹

文昌公信至知大居士再損廉索以充淨檀歎仰無量吾儈家托鉢到門一見皺眉再見張目者往往而是惟大解脫人宿植德本始能不倦隨喜為法海中不請之友耳古人有言輕財好施弟嘗以為不然財是有用之物善用之則福智莊嚴不善用之則殃咎叢集世之所謂輕財者豪舉暴殄而已財亦不受其輕惟以好行其德之心用之則財始重人之心亦然聖凡同體無毫釐差別善用之亦福智莊嚴不善用

之亦殃咎叢集也觀吾道兄此一舉即知平日好行其德之心隨時隨處無不推廣無不增上弟直為聖賢道中得一善用其心者喜耳若論天海胸襟說得過行得過常說常行常常無住即此等語都無着落然古來名德亦不過於此心用處從旁指出稱揚歎美非有一言半句着落得到本體上想大智慧者為一撫掌也橫卷寫近作詩餘請教空谷中乃無一物力疾書此聊見一念之誠耳諸惟珍攝為萬姓自愛

與金繡湄州守

此地得一接風度喜出意外見公眉睫之間應有無

師之智尤以爲深慰也一官外物隨處蕭然吾輩自不作世間得失之慨所惜者筆墨之役未敢妨廢不暇與公作數日快談耳正在謝客且遲報謁恐應詶之例一開便添許多人怪責幸高明諒之何日往端州亦未卜道駕仍還仙城或即上蒼梧并希示及諸容續悉

與黃鄧州閽如

別故鄉二十五年頃卜丹霞一坐具地老作嶺南人久於戚里疎濶矣敝山主李鑑湖書至始知古穰福曜近出吾鄉又從孝山使君悉高懷雅尚傾仰彌深

所恨無由緉地一聆謦咳耳丹霞山水奇秀得鑑老捨山孝老護法遂成絕構鑑老幸託宇下望時賜照拂此公君子也曩年避地丹霞兩藩入粵乞身扶父母兄嫂櫬歸里頗著孝友之風頃欲投老丹霞蓋於弟爲世出世間莫逆之交邇此良會大士能爲勸駕乎孝源先生即丹霞開山主人其兩郎君并冀垂盼聞家庭小有違言亦非淸泠雲中所樂見聞想德化所被能以至性感孚也方外之人輙敢違通候問恃吾孝老以法喜爲介紹別函附納佇俟金玉之音慰其屋梁明月之夢耳山刻并拙書幅素寄正諸惟爲

道自愛不宣

與沈石友鹽司

臥病十餘日無復有人間之意今小愈矣值此沙汰益無復人間之意也已理歸舟氣息懨然未能話別小詩呈教傷心之聲如不可續想大居士生菩薩家深入菩薩心地者爲我法門一動容也後會未定惟祈保練自愛不一

又

頃有施主送鹽十包供衆此丹霞難得之物但恐盤詰有阻不揣冒干可賜一印票發行否如以爲可即

望給發若其不可亦求示復以便辭施主不敢妄受也齋僧功德不同私販或能邀出格護持則大衆免食淡之苦當家亦免買鹽之苦皆感吾兄成就福田倘不可爲則鐵板鑄成一箇澹歸自是天然老人錯爲安字不干大衆沒福也呵呵屢示欲拙稿舊本在山中歸時錄出呈教弟於十六日從雷峯發舟至此二扇俟此日乃得齋緻也

與周[illegible]鹽司

一奉麈談殊深寤寐寺僧竹院無日忘之聞高懷渺然欲賦歸去來辭此固賢達之風然爲此地遂失覆

蔭曾其概惜耳兩日適有他往歸寺乃見手教吟佳篇鈞天廣樂之音繞我四座感慰未易言愉尚俟稍暇抽荒穢之思一步雅唱先此謝教諸容嗣盡不一

與彭番禺退菴

久不得悉近履殊挂懷抱頃邂逅際公於雄關知吾兄前月感冒甚劇且喜平復吉人有相深慰下情弟奔走因緣未由馳候計能鑒亮病當初愈中氣未完幸節勞戒怒時進平補之藥至於飲食房幃以理自備皆衛生之經不可忽也偶值風便暫此勒寄縷縷之情未能悉其萬一臨書馳念

又

手示眼濛臂痛執手版迎新撫軍令君受用如此所謂天生退菴蓋將勞之一切世出世間事皆要一肩擔荷不特澹歸分不得即三世諸佛亦分不得也部覆舊督疏紅鸞不照誠爲可慶然詳旨意猶是不涉汰之沙汰其爲法門之憂亦大矣前見十四年查度牒府差幹牌下鄉有威逼僧人至於自盡者爲之痛心不已三寶中蒙此難事若宰官持權者能寬一分則比平時護持功德勝過百千倍願吾兄留神加之意也弟日爲此事胸中不樂念時勢若此莊嚴道場勸導有情豈不更難即如丹霞建置仗吾兄與若老眞切相爲纔得有此一段光明今結構未半而遽遭立籍限僧之令安能向諸木不信善者更行勸導那又部文一到通行各府設使韶州官吏承望風指奉行不善則山中大衆未免震驚弟若不歸茫無所主即於九月初旬便理還山之棹矣

又

臥病十餘日幸已小愈即買歸山之棹沿途調理與尚倫視息於世間但沙汰令行未知能容我視息世間否耳小詩留別蓋傷心之聲若歌若哭亦有往而不返之痛知吾兄福德深重爲我惻然長歎息也部文若到幸於海幢雷峯留神斟酌破格護持爲禱弟稍能步行尚走臺門面謝以悉縷縷未盡之懷也

又

頃在山中如一隻螃蠏四螯八足俱已脫卻惟剩箇斗殼子耳念此光景不消臘月三十日到來大衆早已凋零道場早已荒穢擬欲出門無可向往行既不得坐又不能此即束手待斃吾兄聞之豈不爲弟一垂憫耶有數行致若老幸觀之冊相救取夢裏同遊切忌醒時失伴也

又

護持高義遂足八年三寶福德爲吾兄廻向非弟一人薄修所能仰報此行離悵無可比北江樓夕話益增悽感早起奉送則仙舟已發悵望雲天徒有目斷耳長途珍重起居飲食倍爲保練力佐新政時惠好音以慰空山故人之思也數行附致若老喬梓幸爲伸意別諭阿字兄云云具感肝膈之愛尚冀多方留念使諸公各盡海涵之量也蘇子瞻云吾輩於世外人當一切淵略此蓋爲法門深念不僅從一人一事起見吾兄具超邁之識應不以鄙言爲私耳臨書馳切不盡

與沈詹山明府

諭及爲丹霞功德領袖甚慰無量自非多生於菩薩道中同見同行曷能作此不請之友謹如教拈一偈馳去餘幅幸發揮數語亦作導師不獨爲因緣增重他日刻藝文志亦少不得大文光壯也護法契誼如陸孝山史庸菴俱有作弟亦不濫求也切囑切囑

又

三月至海幢始見手翰如暫披對喜慰無量別來久矣相念時切但以路遥無由從膝爲悵悵耳前一札問在愼五典處云是釘封必欲面授弟病未能渡江而五典亢又不暇到寺遣侍僧往問亦不可得甚可異也意所垂問只是本分一着耳士大夫學道大抵欲撥置一切討箇靜中着落此最是病如日月光華萬里無雲與風生雨注雷電晦冥同是太虛空境界不曾於太虛空分上有一些干涉今人卻替他分好分醜起愛起憎直饒向靜中得箇着落做到精明湛不搖處古人纔喚作背覺合塵永沉生死所以識得的人動與不動一時坐斷七縱八橫決不流入第二念也當日趙清獻聞雷有得其偈曰獨坐公堂虛隱

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須知心源一句是他平日得力處卻是他受病處若不是一聲霹靂打散此結則癰瘍鼓膈症候早據膏肓無藥可治矣弟不知前札所云以後札揣之所云勞勞擾擾應發慈悲忽忽一截頭顱如故者知兄坐此礙膺也頭顱從來是如故更過三生六十劫亦只如故縱怕他如故則頭顱變矣雖則變了依舊如故可惜不知何不向勞勞擾擾中討箇倒斷耶丹霞緣渴望已久此七十金極濟急需而行貨不行來使付囑於范冠甫冠甫兄弟亦丹霞檀越也或不敢

悞俟其緻足更發朙函爲公據耳近刻并小詞四紙寄呈一笑會同儕州各附拙書山刻煩轉致貴知到也瓊山亦同致之并述其如約開風纔書不能無望於再三勸導正謂福德不嫌多耳弟去冬嘔血今春感寒至今元氣未復老年奔走尤難安得不請之友如吾兄數輩相助結局乎涉夏惟順時倍萬珍攝爲祝

又

去歲九月書今歲十月方見開間之難如此承示臨事不耐煩兼疾惡過嚴未免易於動性不知性是何物而欲使之不動又欲使之耐煩既謂明知此一着子直截痛快原無罣礙則不耐煩處也無罣礙動性處也無罣礙若道動與不耐煩便是罣礙卽須硬差排此性如木頭石頭去纔差排不得又添出許多罣礙來如著敝絮行荆棘中矣大抵吾輩病痛只是要討一箇好境界殊不知好境界與不好境界皆如夢幻皆不曾與此一着子有絲毫干涉又何處另討出箇廓然之心體作無罣礙樣子乎兄但向不耐煩處易於動處冷冷覷看畢竟是有根是無根是變滅不是變滅久久看去忽然覷破則知仁者自生分別分

別亦非意多少直截痛快到此一脚踏到底親證如夢如幻三昧明見自性明見他性菩薩於一切衆生隨類攝受示教利喜於惡衆生起大悲心慚愧心而斷其命又何處更討箇易於動心與不耐煩境界作罣礙乎范冠老一宗去秋卽入常住曾有數行想塵慧覽續出因緣亦只隨分弟爲修造欠債稍多有可勸導者且望相濟也隨安在武當有求仙之興其去時弟不在山大抵此一着子能使人不奈何人都要拈卻不奈何所以十箇便有五雙退步耳丹霞初二集寄上石刻不攜笥中容續致也諸惟順時珍攝自重有便不惜寄示近况以慰遠懷

又

客歲十月曾有數行寄范冠甫未知曾到否相去頗遠不得常通聞問此衷耿耿無日無之春來伏承道履勝常卽膺峻擢以慰蒼生之望并爲吾道之光也丹霞修造未能竣手老病相尋無由奔走托鉢遂成坐困因憶吾兄一冊尚有未結之緣做門人自破發心渡海專叩階前幸賜護念於貴同寅中有已題者遣使催收或未題而可勸者并請化導若治下士民更借居高之呼作衆擎之舉知我如兄想不以煩聒

是責也僧家建立叢林便畢一生都不能了不知古人何以有一生成就藪叢林之事福德既有重輕功勲不無難易弟豈能不愧修行之薄所願吾兄以其餘力掖我暮年使無缺陷於瞑目之際感玉成之恩不淺矣自破乃老實衲子倘有不及處尤與照管以化王有錢糧關係非老實者不道也前書恐未寄到更令侍僧錄稿附去與吾兄別後承惠三函一函竟無杳處一函隔一歲始見寄書之難如此何時晤語一寫涸懷乎

又

自破還得荅教具悉道體勝常欣慰之私至忘寢食兼領到滑檀於水乾魚急之時有絕處逢生之樂大衆贊仰未易名狀也弟去夏大病幾死季秋方愈奉本師老人喚一往廬山今春還舟抵章門復病尤劇蓋三十日始能起立入丹霞調理半年餘拖條拄杖子不能行百許步老景龍鍾至此已極待盡而已世事紛紛遣信不易未知吾兄曾得榮擢否若可北歸過韶陽一再晤語自是平生慶幸也別諭欲得拙語皆未災木茲令書記鈔一冊奉覽又手書二橫卷一頌古一詩餘并在亦只是衲僧家常說話然以好道

虛懷開時展閱忽然一笑打失布袋不妨總付之水火耳滕公再施非解脫根性豈易及此有一函功司鐸諸公謝書幸轉致之賤辰從不提起瓣香佳惠千佛一爐所謂檀越有分大衆有分老僧有分者也愧荷愧荷寄書者似石上座乃天然老和尚侍者歸省其剃度師令專齋上此公老實修行人相見時能悉此間曲折弟與同舟而還大病時全得其方脉看視之力也

與井存士明府

旣聞循吏之風兼吟才士之句雖未謀面早已傾心況毘耶室內曾分七日之香西子湖邊更踐石泉之夢爲吾一家法喜有素者耶大集自紙貴三都拙引則名輕白市過承遠獎禿管增華并拜新詩南金北重爾分冬月葛颺薰風感怍旣深情詞莫措頃於海幢座中復見與阿字手札推紫汾之蓋及世講之歡執禮過謙存心彌厚然業以法地爲歸不應攀儒林之例願我兄所以待弟者一如弟所以自待使二老風流全收物外則此心安處都在箇中護璧台衡非敢自棄也使旋暫謝意所未盡嗣容續布秋暑珍攝放筆神往

與周退菴明府

書院借蔭秋夜無事有詩十數首書兩横幅博笑同在月明中素牋清茗不妨與玉巵金管共作僊衎也此刻還山未更走別

又

久不晤語馳仰爲勞六月一病幾至不起今仗庇向愈而神理未復飲食起居猶自郎當不少惠教詩牋足爲風雅擅場不獨虔城江山生色世外朽人厠名其間且感挈攜幸甚幸甚借字十二則天地間元氣當藉以留吾兄勒名玉版逼泒金河即此可作公據

矣筆墨塵封已久委作敘言容收召魂魄落紙呈削扇綾寫納病起試筆不堪入法眼也府金之錫拜嘉增愧使旋附謝

又

入嶺後極欲圖晤扶病還山頗思靜攝以俟神氣之復忽聞孝山臥痾旋奉大諱意殊愴然扁舟往慰不免重增勞倦矣歸來得手教知太翁有杖履登臨之興喜快無比此後丹霞又添一番佳話何幸如之使者到時弟已遠出有失裁荅謹遣侍僧陳謝并請來期以便掃徑奉迎也貴差隔江呼渡種園人不知遂遲接應已呵責之尚俟面領疎忽之愆也試筆寫得四詞博笑西江一行全是苦趣此乃黄連樹下琴聲耳諸續布不一損惠過豐别具謝柬

與王仲威明府

道駕過端州聞在靜攝不敢驚起居然得之价人具悉吾大士居官居鄉持已及物正大光明之槩則已神往左右矣丹霞營建復荷淨檀信世間法與信出世間法無二道蓋於心期盡處一串穿却則大士發因野人迴向無不絲絲入扣也溯流還山未遑謁謝傾倒之緣尚俟異日拙律與山刻寄請删定倘有針

水之投則道里阻修猶之乎晨夕晤對耳臨風馳仰未盡願言

又

兩眼相對各有默契似不在世間出世間二塗珠江一會至今猶未散也遠翰下及喜慰無量披讀之際紫玉松濤增許多清壯又爲珠江一會添上無數波瀾矣六綾寫納信到適抱病二十餘日乃痊神觀稍復始能落筆坐此稽遲幸諒丹霞石刻并寄既承嗜痂更向體中一剜恨欠新耳分俸非薄修所堪却濟藥餌之須不容不拜惠愧荷深矣

與胡雖滌明府

化王至廬陵初不敢遣候起居葢恐煩詶應也頃乃知分俸以濟大衆益深感刻又愧疎畧矣貴治水月山弟前曾挂搭其當家子慤素心人也菴頗幽庠中諸公每以學龍致疑弟覩之殊無所礙但康明老性强直恐反爲此僧種禍耳三寶之地可興不可毀惟王持護念使得安立爲佳

又

久不晤教馳念殊深政成報最未聞内召豈丹霞在井底已有峻擢而未之悉耶贛州光孝寺古道場也

三世諸佛十八尊者皆唐塑奇古東坡過此有廉泉詩亂後梵宇頹塌弟往歲見而傷之留數門人令之經營修復此地爲閩廣往來之衝既以興隆三寶又足接待十方亦福田勝區也石語監院葢實地修行之士支拄四年頗著勞績兹以營建錢糧不敷持一鉢走貴治乞諸善信敢爲先容於左右知廉索無餘非有過望但得加以肹睞一賜開疏使杜多苦行仗護法之靈以發起士民之信向則古剎重新檀林增盛弟杖履所經亦樂觀其成就皆吾兄榮施也禱切禱切

與于慧男明府

護念高情迴踰常格歸山與師友備述讚歎希有如沐游於湖海襟期之内矣比來伏承起居勝常佇聞峻擢以慰遠懷弟十月朔還山了本師天然老人慶生事十月杪即下山未知窮忙何日得了欠債雖不似吾兄之多然在衲僧分上亦抵一箇小廬陵也英石佳者絶少近畧搜訪且俟再報石粟爲丹霞土產寄供一斗試下茶看頗有榛子風味也孝老極服推愛至誼風便率勒有懷未盡臨紙惘然

又

任丹霞萬山中如墮井底老年多病漸成聾瞶客冬始聞榮擢淮安亦巳赴任過廬陵慨然有懷愧候問之巳疎悵晤言之難再雖有短詠豈盡長思偶因同學非影上座之便漫錄請正時在途中想鑒其草率也非影向爲丹霞化王曾叨護持兹復充歸宗化王歸宗與丹霞雖兩剎其王法者皆吾師天然老人望吾兄無二視也千里十行悤悤未盡輒煩貽及此眞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矣倚梡放筆馳係爲勞惟爲天下蒼生自愛不一

與盛仲來明府

從孝山談次得聞高雅左羽來山又悉起居之詳弟雖未識韓八識田中已活現一箇影子矣丹霞建立十年孝山誼同左右手凡可以勸請者無不至兄與吾大士至親而弟亦忝在香火之末特發先容付弟子漸登行乞貴治靈山付囑久要不忘居高一呼則宇下善信感孚尤甚大庾與騎田同一嶺韶陽一郡曩來隸於桂陽丹霞護法宰官不可少吾大士一座所謂左右手者或當與孝山分之乎御街行一詞請教何時晤對踐此佳夢臨牋馳仰不盡

與李雲浦明府

昨於公冗中往返數十里所謂長者不苟然諾而野人之心則大不安矣歸途已晚得無勞乎本擬謁謝恐更煩起居想察此意五言排律聊志郎日呈吟壇俯示又海山門鐵鍊銘已落稿弁在時復對之如在懸崖雲上也此間無佳石俟至仙城書丹募勸更獻左右臨牋馳仰不一

與王卜子明府

此間無一事題冊發下便行矣叫化子三物隨身拐杖籃兒碗化王一物惟緣薄耳承許勸導兩兩尤感護念之誼幸撥冗爲之君子莫大於與人爲善一衆

筆見其放光動地也手頭乾巳久未免要些人中所望救我切切

又

貴治光孝寺俗名出水寺蓋古道場也近就頹圮弟過而悲之有詩其主僧照序來請弟料理弟方料理丹霞豈暇居此然吾輩於三寶扶衰起廢之義不能恝然遂令敝門人傳岸等協同照序焚修接待弟三年之後或當過此一觀其所成就幸賜一禁約開雜兵民作踐混擾告示并免朔望廿結使得少異於常流也此寺素無錢糧惟靠盞飯知其發心照管非有

所利而爲之切祝切祝

與姚六康明府

別來早已數載弟亦祇爲一座丹霞山牽着鼻頭東來西去無一日閒客冬始得奉迎天然老人入院依舊東來西去牽着鼻頭此本等願力非人所能縛亦自不求脫也聞兄蒞任石埭地僻民淳不足當鸞刀之割然此時爲令稍難但得錢糧盜賊一切不至掣肘卽於其間爲大地留元氣爲賢父母作標榜便是菩薩利濟本懷知大根器人綽然有餘地也棲賢相近西堂在彼拮据極難幸留神檀度視如切膚則又

福德田中無量饒益矣娸老來適在海幢率勒附候
小詩并拙刻四種寄正

與黃碧生明府

蕭寺藥鐺邊得邀良遘至今爽氣如一座西山長在目前特悵悤悤無緣作十日晤語耳雲箋遠及重以府金世外陳荃叨此注存自是雅人懷抱不凡處內顧薄德何以堪此感應篇領到具服濟世樂善深心當逢人說項聊附津梁之末耳率勒陳謝未盡區區

與朱廉齋明府

若得無事長可聚談豈不甚樂只弟是箇辛苦造成

八字無此福也瀕行更叨厚惠殊愧過損清索然債精見錢原無辭法也五紙已乞老人落筆附便齋納秋間入山切莫寒盟弟雖未還中多熟識亦不致有生客之視也

又

新歲未及修候道體勝常靜中涵養充然蓋自得也弟比來多病不欲下山晤對因緣當俟神明之復然老至病至死至一口氣行不去料無中途回轉之事若吾兄有公事之便一遊丹霞尚可索笑語於高山流水間也新茶笋少許漫寄此間無製手且聽其隨分耳

又

老至病至死至從來沒有次序然其所以待弟者稍有次序不敢更求多也惟了事人於最初生字便一齊銷繳卻也司空見慣灘閙事差足貴耳吾輩世出世間總做了欠債漢若無此忽忽不樂意思便覺少慚鈌愧有此忽忽不樂意思又被收魂攝魄亦須存三分正經放七分癡呆始得然者箇境界是湊泊不來的未曉能與吾兄共入此三昧否也侍僧歸承惠藥資領入吾兄猶有此周悉情懷可謂太正經矣弟

從半路轉來添了些癡呆途中受用皆明德也風便率謝不盡

又

弟行矣不更走別以頻起居在此飽喫好齋豈免戀戀悶仲叔不以口腹累人吾法門專以口腹累人各走一路不相笑也

又

罌粟花邊別後即解維十八日到山叢林中自有許多絡索勞倦無比終不如龍護之安靜也然撥冗稍閒閉戶高梳理亂不閒原有太古氣象未知嶺頭所

傳近復何如老病餘生得與吾兄及素心之友安隱往來大家有箇好下場豈非至願耶孝老曾有平安家報否念之念之舟中塡一詞錄正同坐三人各與一紙亦見此會之不易得也

又

通守署篆視事之初應有一段周旋若能問政於老成人亦宜比舊加忙也聞海波殊沸吾鄉豈無震驚近有家報來否兩月賤體變症屢出大似一所爛屋不是右邊漏水便是那邊吹風旣不堪修只索聽其自壞耳歸宗水價幸留神一催亦欲早發之去以救

彼中之急也孝老行時弟來凌江尚可吐未盡種種此不多及

與楊幼雲明府

丹霞距凌江不遠凌江於貴治聲教益近弟雖脂言之願未申而歌頌之音已熟矣客冬非影化王歸具述大檀越嘉與護持特賜開疏以作諸士民之信嚮載米還山一衆歎仰弟於此道場拮据八年藉化王陳力以修十方三寶供養化王之被榮施如弟親被恨奔走未了無由面謝弁敘靈山契濶之悰耳兹因大音禪者之便率勒荒緘竝書近作寄呈削正香土

一鉢旣已七日昔熏則維摩大士祇鶖子亦非生客想不訝其唐突也臨箋瞻企不盡

與顧孫明府

連日有應酬昨始得卒業大志具服發揚祖德之孝不特於史裁具足三長也作得一詩乃是僧家質直之語無文采可觀亦以少年讀書時有此一段意思不覺傾倒未暇計工拙耳

又

昨擾盛齋兼領高論傾悉懷抱得未曾有知吾大士為實心實事之人所藉擔當世道不小矣數日便圖

走別亦以荒山奔走之役錢糧急需不敢滯留也每見世人訾議佛乘謂諸護法行施等於無益之費是大不然宋范文正公得佳地讓為蘇郡庠謂之義學斥其俸入置田千畝廣所居宅舍贍諸宗族謂之義田至今稱道不衰以其不私於己也吾法於佳山水建道場聚十方之僧上者明心見性次亦持戒修善起敎於微渺止邪於未形不可謂遜於義學旣無富貴祿位之藉行乞檀越養諸衲子居處衣食各使給足以得安心學道不可謂遜於義田而艱難馳驁殆為過之公之於人成之於衆得而不私於己此宜為

偹者之所深與也弟一鉢千家恃此願力上奉大善
知識闡揚宗乘下爲友朋迎來得法眼淨中爲諸宰
官長者於財施因獲法施果作善與人同福德之海
不辭跋涉庶幾以實心行實事者七年於此矣惟孝
老深察其誠亦七年護念意不少倦更以其力所未
及者轉而求之大士豈非實心實事各有契合耶雖
氷署清風未易多及但發歡喜念出成就千昔不思
議功德迴向也小冊一扇敬請題名其數多寡正不
必拘吾法行化以隨緣爲得非有所勉强也適來一
段絡索乃大智慧人所素明了不妨重新訴說一番

蓋粗直胸襟見大士爽朗之極便欲傾倒未曾槩語
他人耳臨啓瞻切不盡區區

與熊仁化

終歲僕僕道塗還山亦無半日閒坐清談之樂正是
寂場中苦海耳監寺從仙城化鹽供衆爲埠主所執
彼不知十方僧身衣口食無一不出於化者若非護
法慈因廣被特賜主持則荒山大衆一身俱是澹嫁
與賣鹽人矣感切感切

徧行堂集尺牘之八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諭　古典　編

尺牘

與韓嫗石明府

空山寂寥忽得佳刻朗吟一匝如遊帝庭聞鈞天之樂大士才思超逸應是青蓮後身不難追古作者若弟衲衣寒瘦才盡氣索與諸孫子相尋於無何有之鄉自當以英絕領袖相奉登壇耳初即擬裁謝常住事繁奔走不暇因循至今抱歉無已頃以丹霞功德餘一飯一茶更不衆起阿堵物此數語即息壤之盟也

又

思一面語日夕不忘病魔相絆一步難行頃癰發於腹夜間求合眼都不可得忽接手示胸次颯然如暫相對拂逆之事在世諦自覺難堪惟有夙慧人不妨即於此中撒手佛印謂子瞻以南來萬里相調伏者亦在吾兄度內耳詩未屬和痛楚中無由措思也佳刻作枕中鴻寶拜惠深矣力疾陳謝不一

荅鹿君符明府

未完走端州謁史庸菴太守使有月餘盤桓咫尺貴治雖未卜晤言而神契已熟謹勒數行遣侍僧專候道履小詩畧寫中心之好并拙刻請教恃有格外先施不辭唐突幸為我發藥也悵盼秋闈想借重冰鑑若過崧臺能停舟作片晌話乎臨書馳繫未盡所懷

又

丹霞大衆無衣寒暑逼切願海上座發心化布今三年矣念其艱難仰走訴於覆幬天下之大君子想欣然為助一臂也尊諭曾云若來東安必稍為設處以應山中之用不妨直請此項迴向弟奉謁時譚請之

弟飽經患難氣力素虧近以建立叢林積勞所致稍有感冒便致淹纏書使下頒重以珍錫適體安脾義兼養老愧非宿德何以堪之惟雅懷眷眷不敢自外合掌拜嘉徒有鐫佩未聞而謝伏冀節勞珍攝為萬民自愛不一

又

前者奉謁過擾盛齋兼之腆餉且感且怍續志內見陶維翰評閱皆極嚴正甚為服膺幸將舊志一併删定先有討論之功而弟効修飾潤色之力尤見合拍也評閱訖密封發下弟或更有所見不妨彼此互商

耳

又

承諭舊志新修自當別奉裁鑒不應依様葫蘆其中增删改正三議極爲確當謹如尊指但爲賢侯撰述豈敢草率以玷雅望幸寬之時日當竭駑鈍以報台命耳

又

舊志八卷今如尊指并圖位於輿地紀中增藝文於末亦八卷也凡例總論自不可依様葫蘆漸當就緒前諭云中詳文告有能裨益民生亦須採擇更俟記

室編錄發下爲望惟是賦役一紀尚有奉商者舊志列戸口田糧歲派課程兵餉五目續志仍之然查新修府志殊有不同如田糧一項秋糧米若干石後即共編銀若干兩乃列起解各項數目始及存留經費今縣志概不開載又存留各項支銷中府志所列係銀縣志爲柴薪其數多少亦復參差而通判之心紅紙張與本縣之喂馬草料府志則有縣志則無此歲派欵下所當查明者也舊志課程即新府志所稱額外然府志中鹽引軍餉之數與續志所載復不相同又府志載有稅契雜稅等項續志無之其兵餉欵下

舊志是民壯弓兵工食朋編丁糧今既添設經制官兵續志但有兵數而歲支餉銀字様下亦未有數何也新府志尚有由單添載四項續志亦不載弟恐新修縣志不當與府志參差抑府縣各有成書故無礙乎復查曲江新志則與府志同一詳明以此未敢專主謹將發來續志并府志稿本封上幸賜考訂以示府志有城守職名秋官紀內亦宜附入否并及

又

志稿呈教文徑久荒深恐有負委託又山野之性率臆而書亦或未合世故幸詳加檢閱更以大手筆删

定始堪授梓耳舊志例有纂修職官及諸生名氏想劉熒袞及現任學師俱不可少此在尊裁補入一紙也餘有訛悞不惜誨示爲感

又

小舟取用理在急公未測來因正擬請教承貴差持尊柬到山具悉大居士護念感激深矣弟置此舟既以載舍利塔九霄亦自爲來往水程便計蒙諭暫借非敢有惜但無看舟之人又不知向往之地倘有損失尚望留神徹底照拂即是仰叨布施功德耳臨啓悚仄未盡區區

與王三水力臣

瑕老欲爲作令妹守貞紀敘初不敢辭更一思維和尚家做女人文字冠之刻首殊欠雅馴所以徘徊猶未落墨也

又

歌薰處飽喫麪了下船至今猶有餘味到海幢與首座相見窮態可掬大似兩箇醋甕一齊打翻也總教向三水縣裏下麪亦消不得許多醋碟子呵呵

又

欲祝揆辰四顧無可將意搊得一詩寄正比之窮秀

才人情紙半張頗覺體面矣亦未暇裝潢若成了一箇軸子雖免得似薄脆然又似瓜絲捲春餅也一笑

又

法門知愛如吾兄乃有此意外之劾不特世道遷訛亦吾道之不幸也然覗見雪消到底明白中流遇逆風暫時放下篷桅不過遲我一帆快便耳吾兄胸襟濶大足以吞吐萬里長江區區灤洄當付之一笑也道駕駐仙城想時過海幢劇談彼此窮愁正好消遣惜弟無由闖入煎一服三黃湯等箇口甜入到捏鼻孔灌之耳

又

別來稍久時勤相念比聞以交盤事有圜中之厄爲浩歎不已以吾兄才氣不爲世用而復遭此轗軻此固造物之不可問也幸寬懷處之以侯親情之輻輳勿因之憤激或能致病也弟於圜中苦趣蓋備嘗之今餘此生又二十一年矣回視向來苦趣了不可得而此涉歷苦樂者朗然獨存思之輒爲一笑想高曠之姿正復付之夢幻也未由共語輒因風便寄候俟至仙城面盡欲言臨緘馳注不一

與李壺山大尹

濶別許多時未得修候然德人之容無日不往來心目間也頃海幢開雲副寺來謁輒附起居并有所請者開雲於弟同一住處同一學處又忝居士梓里之末今以海幢大殿工力浩繁發心爲莊嚴化主以衲子行門卽檀越福田也弟自愧不能搖鈴打梆少効捧土之誼不辭饒舌用助發機幸以順風之呼爲賢善首菩薩多方勸導使功德具足則開雲一雙破草鞋卽一切大自在天人飛行無礙之所發軔然總不出壺老手掌中耳臨書瞻仰未盡

與佘順德素思

山門雨辱停車不滅麗公三到惜怱怱別去無暇聯床聽夜雨耳朱書老傳示欲於海幢丹霞各分清俸助成功德仰歎無量一點水墨兩處成龍此是吾翁發心處兩點水墨一處成龍此是吾翁迴向處在護法不須勸請而野人各已證明矣雨後曾有小詩并附請正諸不多及

與朱書思大尹

數日偶有他適遂爲雨阻昨晚歸始見手翰兼讀大詩如旭日起虹梁使屋漏中來者有揪眉之樂也謝謝僭評如敘未足揄揚聊以見吾輩談諧之好耳素

老一函附使者投之居士勸請功德并於此中證明矣一扇小刻并正

與劉帖瞻大尹

久不晤對相念爲勞頃欲返丹霞期在月外故未即走別也承諭恐但爲衆生禍福所移非無所任而生其心如將方木逗於圓孔請公只管爲衆生福禍所移亦不曾落在東洋大海裏去怕作什麼暫奉一笑

與裘端崖明府

雄州得晤公郎始知居士有意外之謫此殆毛舉苛細亦復何愧於心雖相對惋惜然在道流胸中無多

世諦若論宦海風波從來不易至於今日益見其難目前紛紛有多少墜身漢子求以微罪行而不可得此種脫灑開交便是居士盛德之報不妨因行掉臂也新令尹若至交代停當過韶州時幸一信相聞巢圖晤語倘能扁舟入山尤爲雅事想高懷於此興復不淺耳

與姚類升明府

蒼梧舟中別後許多曲折山川修阻無由晤語殆難爲懷比來伏聞起居勝常以增忻慰每與同人屈指世間豪傑如吾兄奇才偉度不當於今人中求之輙

思緬地相就頃因家石鑑兄來主長慶法席畧致遙懷并請弘護石兄再來人親得吾師天然和尚之道作大師子吼於棲賢其奇才偉度無愧古人吾兄有暇時一縱談當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祖師巴鼻決非纖夫曲儒可以承當弟所期望惟是世間豪傑則屈指吾兄亦自許爲相知之深也丹霞尚有少料理非久即問途三山爲吾三人作三笑圖又一佳話幸俟我於荔枝林下何如何如

與朱肇修明府

使者行後細讀大刻美服無比因閱尊敘漫成數語

蓋以自誌其傾倒於高賢非敢僭居品藻也幸有以發藥爲慰外答龔升老一函望轉致諸不多及

又

前聞攝篆仁陽極爲喜慰中間忽有更換今眞得之不獨爲斯地斯民慶矣扶病走雄州未免勞煩還山增劇尚阻良晤小詩志喜別具笺笺謹遣侍僧齎賀幸賜鑒茹已爲龔升老索得太守公一序并復史端州一札馳上祈留神便中轉致弟未知升老所往也餘容續布不盡

與黃大呂少尹

客歲仙城重荷愛厚出於恒情之外停雲落月每一念至如見芝眉也阿字首座出示手札詢及陳人知高懷垂注久而不忘尤增刻佩去秋法門多故弟亦兼被流言然此心如鏡磨瑩益光且喜不妨我東行西行但一年一病便覺老態橫生耳儆同緣羌山兄托鉢連州率勸數行奉候起居古人處委吏乘田之職於瑣屑勞瘁中自有一段海濶天空境界此亦居士度內事不煩道人挂慮也羌兄乃雷峯粥飯主人卻在等米落鍋倘入貴治且爲渠作一勸導功德主維摩大士遣化於香積國滿鉢流香大衆有分老僧亦有分當聽得丹霞山頂鼓腹行歌之聲也阿師擬作書附懇兄弟此來便欲連名不更落筆丹霞山頂鼓腹行歌海幢寺中拍手相答則羌山兄此行爲仁者結緣眞不小矣臨書馳仰不盡區區

與王又如少尹

台駕還治何不登山慰我遐想得手示并若海漢獅苍書甚喜發來食鹽領入雖出若老誠心然皆居士神用也謝謝頃有韶陽之行即從韶走雄歲盡不遑當家和尚大似熱鍋上螞蟻直是歇腳不得想掀髯一笑耳還山便圖晤語不一

與黃梃木學博

勸緣之難只是人家捨不得面孔不好看耳渠既捨不得便將勸緣者多方奚落等他自已打退兵鑼所以十箇便有五雙不耐煩也兄畢竟現宰官身不到得十分奚落但用得五分耐煩則功德自然成就矣此中亦有身教之理自家題數多話完早又足感動辦得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免不得如許絡索弟與兄同有迴向處但信得迴向處則一切俱可耐煩也持此再祝

與陸飛京學博

知吾兄至此極喜得一快晤奔走常住事殆無寧刻
手教先須且感且愧卽欲扁舟奉謁而病阻惠陽扶
病西下今又病於寶安然屈指聯牀共話之期亦不
遠矣甲寅生人不妨帶傷往往而是吾兩人一別二
十年復相見於嶺表皆餘生也想與錫老同在會城
須過八月錫老入闈則吾兄過海幢作十餘日談笑
周一段樂事耳溯上得書喜甚有一詩漫錄去一笑
諸不多及

又

手教自海幢寄惠陽喜極卽擬扁舟圖晤旋以病阻

至海幢始知道駕已行數日作惡見甸華騫林又知
爲孝老所留幸相見之猶有望也比讀來誨恨無緇
地之法然挑着當家擔子須爲百許人覓衣食兼以
修造又奉迎本師天然和尚入院諸費紛然緣法淒
斷恨無點金之術也幸吾兄耐煩爲弟少駐吾輩年
紀各已不小皆出萬死之餘豈可交臂蹉過耶切祝
切祝大作卿文沉博絕麗眞是造五鳳樓手與阿師
共讀之擊節不已丹霞一坐具地疑是聚寶盆能致
名流才子珠聯玉映狼藉滿前吾兄萬勿忽然出嶺
當與孝老更來一遊偕四浙客成五浙客尤爲快事

蓋從來建立叢林無此殊特風雅也孝老有遊丹霞
古詩十一首近方補刻刻成倂寄吾兄安能不技癢
也騫林度嶺先附此紙弁舊荅一函奉覽諸荅續布
不一

又

欲歸山與吾兄同孝老作一勝集卻似坐着隻大船
既無篙槳篷桅亦無舵工水手動憚不得大可憫笑
千言萬語祇要吾兄耐煩等一等也甸華殊望錫雯
數百金之贈錫雯亦自措置不來大有一段苦逼逼
世界是一盞二盞黃湯喫了時也須得箇棗子過口始

得

又

威鳳堂論部挑燈快讀眞足掩盡古今蓋才識過人
不徒文筆之妙也落花生石栗子已寄信山中令其
專送但吾兄決不得便歸人生世間有幾箇五十歲
一別二十年相去五千里說且圖後會無乃太濶絡
手頭正作荅東得子厚寄來書更添此數語惟深察
其說也不盡

又

聞吾兄已遊方外極爲喜慰從此一瓢一笠相從不

遠矣吾輩叅禪毋爲知見所累且願一切掃除令胸中空蕩蕩地乃可承當善知識本色鉗錘也本師天然老人已入丹霞弟於監院事向未敢干此間山水儘可深棲道駕即來則老弟兄聚首因緣又不僅以歲月計此樂豈易言耶大作碑文以書家未有當意者未入石也然丹霞已奉吾師則文中須入主法者爲正歸結而弟以創建奉迎作輔弼因緣方合體裁耳願吾兄宴坐之餘將原稿更一鎔鑄寄孝兄署內轉到山中爲望蓋弟此一場締搆原爲天然老人初無自擅之心也文成能自攜來更佳若不待文成而

徑來尤妙吾兄必欲了此須得師友又弟實實欲與吾兄晤語一番前既蹉過然以世出世間各自有事不能相待今旣併作一路便不忍坐視分張耳懸切懸切

又

開巳剃染喜而不寐蓋爲法門增慶亦以吾輩捨此一着別無解脫之方也然吾輩出家學道比尋常人稍易卻比尋常人倍難以其識義理則修行近多知見則執礙深耳承示欲得三種決擇正犯此病一云向上一關二十年叅尋至今不破應是自不猛烈此是祖病宗門下向上一關大須叅破及至叅破時元沒有什麼向上一關始知本橛子換入眼睛不少若真有向上一關叅他作甚若沒有向上一關破他作甚何不放下着一云篤信淨土朝晚兼修若欲廢持誦禮拜而惟事坐禪則不能也此是佛病如今人要坐禪愛其高而疑其難要念佛貪其易而恥其下恰似癡封君兩手拿了兩盃茶沒做理會處若信得坐禪便一心坐禪管什麼念佛若信得念佛便一心念佛管什麼坐禪須全身裏許始得這件也要那件也要管取兩邊都不到二十年叅尋向上一關未破卻

把西方作箇後門無論叅尋不得猛烈卽篤信淨土亦未敢許吾兄在一云三元大帝救我闔門全我要領誓願終身奉之而今欲奉佛棄道又不能也此是三元大帝病三元大帝若有向上一關卻須叅尋三元大帝三元大帝若有極樂世界卻須篤信三元大帝若總沒有向上一關與極樂世界卻須請三元大帝同去叅尋同去篤信始不負義始爲報恩若三元大帝怪我叅尋怪我篤信把我作逃人治罪便不是正法中人旣肯救我闔門全我要領自然愛我叅尋向上一關愛我篤信極樂世界有什麼障礙有什麼

罪過須知此箇門頭尚不許有向上一關豈況極樂世界尚不許有極樂世界豈況三元大帝耶吾兄許如許多知見不但捨不得三元大帝太上老君也捨不得孔夫子也捨不得玄門也捨不得理學也捨不得箇義文章也捨不得一切世間眷屬恩義有可顧盼有可周全總捨不得便有向上一關極樂世界兩分捨不得處又如大米在无鍋裏與小米子捱擠漸漸捱擠得不見了也還有什麼爲信還有什麼絲毫卻又捨不得這絲毫爲信的道理便驅遣情識這邊湊合那邊湊合把相似語言解將去傳將去到頭來

只消得一箇朱紅金字牌徧寫三教總持四字爲飛京先生立便斷送了一生也此豈弟喜而不寐者之所望耶弟與吾兄心期不是俗諦既已剃染便是屋裏人又承遠寄密札披胸相詢不敢自外掃蕩一番所謂曾爲浪子偏憐客耳弟料理丹霞本爲天然老人逸老計今已定任院中矣阿字兄日涉風波非不疲於津梁蓋不敢疲也勉留故土既非吾兄所願何不發足南行且向天然老人更一絲繡吾輩雄州一約又得五石補天豈非幸事孝老惓惓同此念也切望切望名優領惠何以爲報過午不食已爲兄諄諭通融矣碑文遵指改爲義山銜無不可者尚須增入老人住持一段情事前有數行寄呈恐與此函同覽也何華館於朱新菴署中頗安樂不煩遠念諸惟珍攝爲道自愛

又

兄已至凌江喜慰欲狂惜弟又下仙城且與孝老盤桓欲見丹霞老人不妨徑造也承示無一物可當情者且未是空勞勞地古人云汝豈不知無一物可當情者此正是命根須彌作柱鐵圍作繩猶未足喻其麤重也蓋兄錯認了一念未生所以隨起便掃錯解

了全身放下所以恒隨頑空俱胝一指頭禪向天龍豎起處全身放下早是鈍漢若更向玄沙拗折處分疏何堪共語耶此事尚須面盡聊寄數行以應來命然解語亦不在多也

又

前得手示即有數行奉荅想已入覽矣暫住靜室與孝兄盤桓極佳弟端州歸即來同吾兄入山也兩次相見轆遲都爲常住錢糧所累然大衆關係亦不容不受累吾兄任叢林久後當自識之也

又

非不欲與吾兄聚首然命坐遷移身帶驛馬亦不自由山水朋友共如我何哉晨夕所望惟一大事早早成辦使丹霞會下更得一出格宗師耳諸行持須有一切抛卻勿以光陰周旋道理爲親頂至韶陽穿無齒木屐走鵝卵石滑路衝風雨拜客赶齋遂冒寒數日小愈又當料理會龍營建緣事爲院王開箇局面乃走穗城也首座兄有書囑爲致意朱新菴荅書亦訊及弁知之承諭兄方到海幢自當令服右臂痛已五月兩腰眼亦有一塊痛令侍者按摩始覺其楚平時卻不覺也能更斟酌數味藥兼治之乎老景已成

勞若他與將息他祇是仁義道中事他亦抵不得我一捧一擲耳徐庾集覓得卽寄率復不一

又

得方丈信知吾兄已下山蓋爲令弟令子之病弟畧知其不因此古人若志讀書仗節出使尚有焚家書不顧者兄已出家爲僧又數千里尋師學道乎叢林境界弟一一預爲兄點破亦以兄病在道理深望其剗盡耳不但世法道理須剗盡卽佛法道理亦須剗盡到無可剗處方纔禁得拳踢若近來別有所見謂丹霞道理不過如此正好掉臂而行則弟亦須讓在兄出一頭地然弟頗知吾兄未到此境界則酸齏宛裏卻更浸幾回切不許三教總持高懸四字被澹歸注定呵呵聞尚在天峯更可遲一談笑否風便暫布不盡

與曾碧山學博

昨承枉駕無以爲欵想能以客次見寬也委作大士贊謹已題就納上他日一盞琉璃之下觀世音與道子碧山澹歸一合相不可得卽此境界也諸不一一

又

昨留一紙未書偶有所作便寫呈忽然想及此書作

得此詩皆是幻境也書用茅筆是君鄉白沙遺法詩是君家晳老公案又道箇一合相不可得大似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矣

與鄭魯城廣文

從廬陵歸值道駕在墨江聽語寂寂龍護院尚費收拾錢糧不繼若中途而廢殊爲可惜弱生監修捉衿露肘尚望兄更一封覩不知何時再上郡城耶賣卻廣文先生坐氊弁首鶴盤一時抛出亦是不毒不禿手腳能直下承當則賣王剎貶眼成就便請孔夫子共轉法輪非分外也

又

繭綢奇溢不減純綿老骨寒宵藉庇長作睡鄉佳客矣謝謝到省有數字寄海幢寺煩命使者馳去若有興則扁舟自往彼中首座阿字兄乃嶺海奇士也

又

養痾龍護煩擾檀越諸公自是樂事卻還丹霞惹得許多累墜雖是叢林奔子畢竟自家招得蓋人到面前不與之言則不安事到面前不與之商量處置則亦不安從八字中帶得來絡索不能埋怨他人以此賤恙竟無痊可昔賢謂好色者曰閻羅大王不曾相

與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吾輩料理叢林皆自求押到亡命之徒耳承吾兄愛念逾涯輒復以近狀博一笑罌粟花前別後作一詞并寄正新茶筍少許同往

又

聞貴鄉有變曾見宅報否計兄此時未免憂懸然此世界中欲免憂懸亦自不得同牀蓋被各人做夢以高門盛德推之必當安隱無疑也弟還山兩月病不爲滅到底一著不過是死耳生非我生死非我死且寘此子於度外也歸宗化王在彼望於諸公所遇留意催齊付之爲感

與羅紫劍廣文

濶別甚久懷想日深每詢知道體勝常輒增喜慰也作金化王奉謁蓋爲常住托鉢免不得呈起緣冊吾山在貴鄉吾翁是本鄉護法宰官千萬盡心竭力成此福田也井存老神交已久有一詩代柬幸致區區又阿字法兄已作數行介紹不更瑣瑣存老一邦之王爲作功德首倡高山之呼群谷響應吾翁更出大聲以佐之使貴治有力者異口同音一時並鼓亦具有六種震動之勢空山聞之當爲起舞耳五乘九百孔子分開兩下澹歸捏作一團檀那全放衲子全收

自然無欠無餘不知何以報我

與林稺顗廣文

歲月如流別來遂已八九年篁溪端水德音固不離耳畔也聞榮擢已久何尚濡滯手教忽頒暫披清風兼讀佳作丹霞志中更增一寧尼寶其爲慶幸豈可言盡冗劇未暇步酬亦未免小巫氣盡輒書近作與山刻聊充半晌晤談何時促膝但有馳注

與譚左羽孝廉

佳客登臨空山草木皆爲助喜惜弟正病未能攜笻共相指注耳晤語甚難別去又速胸中至今耿耿風

流于一詞請教他時彌堂前則徧行堂中孤燈同照時時現前也

與尹右民孝廉

聞有瘡癤之苦尊體廣博兼之酷暑此宜葛帳避蠅美酒寛痛之時也弟與阿師以鐵機過去趨候老人便還海幢未能圖晤恐多酬應之煩道駕何時出穗城當圖一快話

與翟憲申孝廉

湖上一番聚首重承愛厚殆是多生法喜因緣至今思之猶冷然作御風之想也弟至芥菴病未愈而同行者皆相次臥病悶不可言今抵海幢矣一着蹉跎便覺全局俱難振起病之悮人如此相見未有定期惟祝留神心性之學勿因循也寄到詩刻拙敘內澹歸道箇睹改作甚字想欲諱此睹字禪宗中一言半句都有來歷非世間道理知見可以擬議今時人自巳不能參禪每疑此等句爲荒唐亦大可歎今仍改正睹字庶不爲天下衲僧所笑也

又

錘老潮州之行未審巳歸否懸念殊切此時遊道頗難恐亦未便如意但其胸中寧澹有近道之姿自不至戚戚也忙中不更作柬亦疑其未歸歸時即以此紙共觀之也任海幢百餘日鹿鹿應酬作詩殊少不知瑞開閣上病魔煎逼偏有許多絡索豈病魔與詩魔故同一鼻孔耶病是巳業所招詩是諸兄所感外緣不入內緣亦不出一切事皆如此耳

又

相去亦未遠竟不知吾兄有西河之戚也世間恩愛本無了期父子各不能相留各不能相代惟當深自觀察此身虛假不實此外更何眷戀不休耶弟今春始知俗兒巳亡亦不知何年何日此既無生彼亦無歿但惜其不信三寶徒作一期背馳眷屬耳雪菴厥迪到此聚首殊益精勤可喜恨不能移取橋頭曳屣之樂併作海幢一笑也丹霞詩一冊寄覽

與黎似仲孝廉

近出嶺外托鉢無由修候然屋梁明月時時照我顏色也白衣大士宿願未酬悵抱不解吾兄同願之雅何時可踐乎此事只在諦信不留絲毫疑阻便以一片歡喜勇猛之心行之立地與大士光明相接所謂功名子嗣壽命乃至大涅槃無不應驗如今人未嘗不隨例做些功德只是意思悠忽心力輕微譬如以

莛扣鍾欲發雷音無有是處願不忘靈山之囑設誠
力行弟爲丹霞道場奔走七年皮骨俱盡不生退息
蓋爲諦信得及旣以此爲自受用三昧亦欲以此勸
請同好同入此莊嚴福慧法門也解公使至勸不盡

又

久不晤對時作曳杖西湖之想老病相煎不能賈勇
且復尋之三更白月一夢青林耳棲賢石鑑法兄左
挈五老峯右持三峽澗來遊西湖請吾兄攝西湖一
切山水遊石老身中普賢一毛孔與淨名文殊同作
不可思議佛事則當日丹霞護持功德帝網珠光重

重涉入又現一番希有之瑞也奇君傳人諸知交恩
息未暇徧候幸諒

與董舜民孝廉

客冬訪仙舟於江干不可得今春從廬嶽歸猶謂可
踐丹霞登攬之約得孝山信知道駕已駐章貢悵然
此會知在何時耶與素居訂已久三山嶺輒爲事阻
項來大病幾不起六旬外人復有幾歲好友隔濶意
尤不堪若天假以年定㸃毘陵之棹終不委蛻於粵
東也報謁不値曾有小詞錄政又東寄素居一詞并
煩轉致皆去年稿也力疾不能更作書即以此同觀
之

與李竹西孝廉

隔絕殆三十年晤壺山始得近履杜門樂道有以自
適其適蓋斯世吉祥之氣有所獨鍾甚慰遠懷也弟
剃頭入膠盆中遂爲丹霞山子粘住鼻孔欲脫不可
吾兄能化有事爲無事弟能化無事爲有事不妨彼
此會家惜未能一相見耳比因開雲副寺省親之便
附候起居開雲於弟爲戒子同在本師老人會下其
人倜儻有菩薩心行在海幢僇力締搆八年忘身爲
衆聲滿叢林吾兄當於格外相見并爲勸發令速歸

也相見未有期佇聞金玉之音起我岑寂石刻詩箋
博一笑之樂諸惟珍重自愛不一

與黎傳人孝廉

昨榎盛齋爲竟日之談偶得三絕句西新橋上前三
三後三三不但叨諸公勝情亦與蘇長公一家小小
結緣矣

又

古人謂長安七香可濟人功名之念然亦有向此中
濃得不了者吾兄落落歸來之悔不是眞濟他日正
當走馬看花時忽然有冷水澆背消息弟始許傳人

爲大丈夫也承念及丹霞建置極感吾輩作佛事秖是西門慶挫光道理但從一分做得到十分更不算時節也盡大地人消不得一箇閒漢不可不知何時更覓聒談臨紙馳緊

與郭子美孝廉

山門重承護念野衲尚未識荆欲一通候尚懼唐突項聒朱子厚具道居士才品超然殊有逸群之望此心已在紫芝眉睫間矣世外人一切灰冷惟朋友二字不能置之於飛塵斷綱之際所以聞聲而思也子厚歸敬勒數行幷小刻拙書請教吾輩雖未相見不

妨竹巳相見覿他時相見總非生客也

與李炤生孝廉

扁舟重勞道駕甚恨相見之晚又以逼歲遄歸未遑而謁至今猶耿耿也頃持一鉢擬出庾關抄化蓋叢林食用多錢糧少白無休息之期尚未能更下仙城過高齋領教惟有神馳耳荒山募鑄千僧鍋弟令募改五百僧鍋二口詳在緣引庄頭衡見敬叩德門望吾道兄歡喜樂助或獨造或共成悉聽尊裁正以圓滿功德爲第一義世間謂和尚不可惹惹着便化緣此是眞實語然在大士高明必無惹着擔歸之歎佛

法中勸人好施與世法輕財不同蓋輕財之人毋棄之無用之地惟止路道場清淨自潔者一絲一粟皆有消歸所以勸助作福如來明訓即是菩薩行門雖不相知不相見者猶必展轉方便相勸相成豈親炙君宇親聞謦咳而匿己隱情不爲策發乎此飯是香積如來所作佛事此鍋即是所作佛事變生爲熟之大器亦即是轉食輪以轉法輪之鋒車也弟既諦信此理亦深欲上智之士同信此理若能諦信此理則一絲一粟且不在好施上消歸豈與世之輕財而置之無用之地者比耶偶然放筆不覺率易惜有慧眼

鑒之墨迹之外也

喻春山孝廉

化人還得手教幷佳刻種種披閱之下心目爽然受益多矣後儒硬差排古人古人秖是冷笑御叵耐他揚揚得意亦須春山先生大聲疾呼拔刀相助也某出家習氣種來深遠旣是佛祖牢籠不住豈有更落在道學網裏之事然吾輩皆非板滯者他日孤峯頂上看先生大建旗鼓於中原不妨絕叫三聲舉杯茗遥相賀也承諭四書義復寄去中有數篇非濂洛關閩四書幷非孔顏曾孟四書且勿令人圖名公而失

舉子呵呵

　與尹衎進國博

一詩仰事奉訂丹霞之遊幸以疥壁時或稍盻庶不致忘卻也此不應更待速帖呵呵

　與蕭孟昉明經

別來馳念未易爲喻每與空山師友談及高雅皆飄然如在名園曲水之間也揆辰未出嶺祝繞了老人示生一重公案又入嶺頭戒壇灰塵滿面知已早能亮之丹霞有詩數章兼爲橫卷弟僭跋於後聊爲研鄰現作飲光三舞大地琴聲想同此傾耳也石葉二

斗馳寄吾山土產雖不是交梨火棗此間人亦與作石仙桃恰好應時及節何時晤語臨紙惘惘

　又

丹霞僻在深山大衆白坐禪力作之外無經懺無齋供欲白辦一尺寸布木汁遮寒都不可得弟每歲有散布之例今事煩人衆支持不來非影上座發心爲衆乞此一項錢糧粵東供僧四事乞食固難乞衣尤爲罕見非吾兄世爲三寶護法深通菩薩之道豈能樂成願特發勝心多方舉措使之滿願而歸則丹霞大衆寒時寒殺熱時熱殺此又吾兄豁開頂門眼別

行一路神通也切祝切祝

　又

病中不能奉謁承汪念惓惓欵留調治雲天高誼未肯忘也瀕行損惠愧負滋深塗中仗庇粗獲寧帖二月十二日過嶺如行風濤中寸節皆痛然不生變症又得肩輿夾布幃之力不則冒雨衝寒必不濟矣大作僭加評點此有眞儒氣象必傳之文也病後精神困乏作數回讀始克了之人便附繳記室弁報近狀以慰遠懷

　又

春中還山惟與藥鐺爲伴至重陽稍愈攜一枝竹杖行不能百步也遠聞吾兄避亂深山豈免跋涉弟乃如跛腳阿師有路難行聽之而已委閱二書且了虛山詩傳併成一序請教詩話留此以俟續呈非故爲稽遲也衰年大病之後氣血日減每展書十餘紙肩背酸楚目睛昏熱全身渺渺在雲霧中以此眠食之外一切經典俱庋高閣念吾兄於流離辛苦之中不忘風雅鄭重相寄敢不力疾以仰副賸懷兼藉鼎惠易置黃葠斷續孤燈收召魂魄不欲久羈脅使先令齋回亦不可頓剔精神暫圖休息想知愛之深未以

爲忤也大作僭加評點眞得大家之傳宜登作者之
座弟每謂文無關於世教可以不作即有關於世教
而筆力不足以發之落在頭巾書袋裏言之不文行
之不遠亦與不作等耳把玩歎美詞非導諛惟益勉
之尚與縱觀全集豁我老眼也太平廣記刻成望惠
兩部頃扶病別孝山於客次無可將意空緘爲愧諸
惟珍攝百凡詳愼臨牋馳往

與毘陵舊友

虔州得與止安一晤悤悤畧詢諸知交李確菴唐君
知王賓卿鄭素居皆無恙但窮耳有此一種窮人挨

此窮歲月磨此窮世界須少一日不得乃知窮字是
長生不死之訣也

與沈存西文學

別來許久聞有尊夫人之變以即欲出嶺請藏便可
躬申弔慰不意本師老人赴歸宗請荒山無主大衆
苦留勉與盤桓不覺濡滯此衷耿耿老病纏綿晤對
未期徒增菀結想同林恩愛下士之所神傷若吾兄
高朗之識應不復以此措懷也香帛敬致靈筵末由
專使尚與察有諸惟順時保練不盡區區

與趙帆青文學

久積願見之懷得一見遂別意殊惘惘瀕行辱雅贈
何籃輿吟諷輒步高韻擬九秋續良晤於天峯主人
所耳入嶺聞道駕已出嶺益恨前此之悤悤也扇頭
遥寄馳仰何窮倘有請藏之舉至禾中更圖把臂亦
未許山川間阻臨啓瞻切不盡

寄鄭素居文學

相別轉盼遂十餘年弟衰老之狀亦已可掬計吾兄
居士身頭陀行自當添得幾分清瘦也張過菴至仙
城稍悉起居以慰遠念過菴與令叔宏老之孫得締
朱陳之好自謂女蘿之依松栢共宅春行橫林後村

有少薄田以給饘粥婦女無力或有欺凌幸鼎致息
緯令弟留神照拂則過菴一家得邀懿親之蔭庇免
內顧之憂懸感當沒齒矣山刻四種寄正十年前奔
走貴鄉祇爲天然老人住山一着中間艱阻不可名
狀止言闍黎已作古人弟以空拳拮据丹霞去冬始
克奉迎入院庶踐前言今尚須料理三二年使叢席
可觀不至草草乃圖出嶺爲浪遊計隨地去隨地处
不知吾輩更有一番傾倒之緣否此回風便輒望德
音王賓卿諸公近况各何如不暇俱作柬且請詳示
爲慰

與若千兄

一世間凋已是兩世彼此老大且不作離合商量也吾兄自待待人極得老那家法知之喜慰承示備嘗艱險復值饑荒既苦病魔兼喪愛子皆人所不能當者然業已當之矣所當者既過當之者畢竟作何着落不可不着些精彩也弟無端向丹霞結箇保社不但做花子且做了債精近欲向閻羅王家裏躲一躲仔細想來這黑面漢卻是箇慣討帳的且再住下兩年出嶺講藏竟不成行亦只被債主牽着頸子耳孔儀只述教行之恩感不脫口中間提攜傳深費許多

心力然此子地獄業已成故非仁義道中所能救若吾兄厚德至情自然度越末俗豈俟弟私相贊揚耶花月聯珠大作甚佳謹作一跋語附正不暇寫詩想諒其懶拙也孔儀跋涉數千里來看領其愛念然古人爲一轉語未明實卻布單走數千里不爲分外渠非出家求道沒來由破費盤纏破費時日走數千里敘俗情大似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只落得一場懡㦬也此身未如行緣至吳下亦少不得一場傾倒惟順時倍萬珍攝不盡

與沈何華文學

古今無信史此一定之理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焉不待再變而已成焉孰能詰其初耶國中編年不詳不確故無足怪卽崇禎間事有邸報抄傳者亦尚未核況閱之悠悠之口乎作史惟據實錄然實錄之失眞者已什之四五又取諸奏疏奏疏之失眞者什之六七又採諸誌狀誌狀之失眞者什之八九一部廿一史只堪作傳奇觀姓李姓張扮生扮丑但取現前看者得喜得怒有勸有懲而足若眞欲問諸九泉下之面目恐俱不是也一時之賞罰不是轉而求之千古之是非千古之是非又不是則自然

向業鏡臺前銷繳此乃當人面目自家露現處好亦不勞標榜醜亦不及覆藏所以天道之禍福有時與世間之美刺不相蒙者以世間之美刺與當人之面目原不相蒙也噫卽使福善禍淫事事相蒙亦只妄作妄受況於妄中展轉起妄以愛憎之私造筆舌之業耶偶見吾兄下詢蓋出自詳愼之心欲歸之至公無我者不覺亂道一上

與沈融谷文學

大詩快讀殆非閫門之人所能增減率題數語請正着佛頭附驥尾因差果錯事亦有之也

又

食荔枝不到夏至即無佳者恐兄復置之楊梅之下如王元美也丹霞之遊季夏不就則秋初弟來雄州收未了之緣不妨同舟入山耳龍護園梅老法門勝士足與時一往還餘不多及

又

八詩情致娓娓正是引人著勝地譬如勸人節欲卻教伊讀雜事秘辛也服科有現成方子只是省思慮減讀書不妨書夢初醒切忌燈寒未睡然在融老分上則種種離索之感皆是絕好詩料須添上幾重纏

遶不消說解脫也

又

日望金玉之音不得忽接手教知有詩筒喜慰不可言也兩月來不敢先刻兩公詩以待尊作之至今真至矣當合爲一帙名曰丹霞四浙客也山水詩文朋友此足爲千古佳話矣山中信到知孝老接濟之意甚勤感切無量即如手教云開見他人布施如出自巳盡大地皆如此若心豈患不到大道爲公氣象老子云無私焉乃私也安知吾融谷之私即爲無私耶羡老極承過愛讀其詩附有跋語來示故自有同好

也首座囑筆致意

又

手答領到如晤相見重荷垂念緣事之難弟此番化王楖鈴俱息正是持鉢不得詐道不饑耳說饑無益不如不說然年年好醜自巳消歸今年則上有本師下有大衆便覺當家本職無狀且叢林中無大處分然到底自家有箇截罪圖功之意未易卷舒自在也孝老於艱難之際不倦接濟真不可於世諦中求之禿頭沙門亦須知慚愧始得秋盡圖歸更續歡笑

又

道體想安隱如常矣兩夜與勤修直歲說些家長裏短今早已回老驢背上加了幾下過嶺鞭也雲封文書去人癡想不斷早晚在耳輪上轉一迴幸示及爲祝

又

驢背還山一詩請教亦不忘所自也三巖下屋吾兄說有不錯亦樵說無亦不錯只孝老說無爲錯蓋此屋成於丁未初夏也特爲說明庶使亦樵心服且教太守公自家判案何如

又

昨赴齋歸見手荅妙絕若知眞錯者是不錯三千年後不移絲髮便可古今橫行矣卻又在化人心上刮着痛癢此吾兄走盤之珠卽孝老走珠之盤也上來判斷已竟何時得暇別圖快語

又

爲尊嫂作一偈卽張天覺緣起爲老人命名之箋也識得向夫人兩轉語亦便有入處當日張天覺得此夫人爲其善知識後來作宗門奇偉之器然不免帶些老婆禪未知吾兄甘心否恐亦未有不甘心者弁與大舅一笑

又

別後悤悤總在八苦交煎中無暇一緘奉候得寄至手教具感關切之懷益增疎簡之愧矣聞道駕至天峯與孝老久濶更有一番傾倒擬共晤言而大病之後神理未復入殿禮佛所過階級亦須扶掖無論古種玉亭倡和之樂已如隔世卽徧行堂裏坐臥經行早已另是一人也修造一事不敢新創但結舊案之未完者此皆債也下山奔馳則力有不及任山休息則勢有不安曩來經營以奉老人非爲一身計今既不能飄然遠引而反以增衰年之憂若亦可憐矣一

詩寄懷弁莞香少許充鑪中斟酌別示尚漢翁欲入山自是吾兄謬有稱許然北來龍鍾形狀正恐化作羊公鶴耳何時得策杖入山慰此結想乎

又

還山大抵耳邊激聒爲多然亦怪渠們不得一條竅命原賣與三寶家只索聽之病固不能好好亦終須病也丹霞雖已閒闊卻似混沌未分全不聞外邊消息任一月且算一日太平此便爲享福矣

又

久不得信正擬差僧奉候手教忽至喜慰無量山靜

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卻鎮日在病苦中不得受用入豈可以薄福耶仙城往返中秋後料可入山彼時涼爽弟或徼幸小康作數日快談結我輩十三年同願同行之局此眞法門中希有事也時事如此恐非數年戰爭所能定弟老且死後會豈能自必打箇筋斗或仍落在此世界中看吾兄輩坐致太平亦自不惡卻須隔陰不迷始有些話柄耳保昌田契二紙求孝老送縣用印此時當任窮極不容不打此抽豐省卻稅契錢也筆種已盡文房若有所餘幸分惠數矢併懇

又

前得答教及發問伯共甚感孝老交盤已竣然聞嶺內外道路多梗未知行止作何區畫若必難行又梅關衡地則荒山寂寥猶可憩息也賤體益不佳總是時將至耳得更一談笑乃慰數年來多用水筆蓋湖筆既無佳製其惡者如騎疲驢時時臥道江右筆如駑馬出門便快一步一蹶數里間不堪鞭策承惠正是所需又先得我心也謝謝

又

惜別圖題去只是幾句白話所謂和尚家豆腐麪觔

氣也若遇齋期不妨開看且勿嫌其餿酸以對治酒肉場亦自不惡別情濃處澹以消之一切事皆如此耳

又

昨談笑頗適今日欲効顰作一詩腹破未成大篇又至朗吟數過又似催符一道矣此來歡會甚好但喫齋與做詩皆與病漢相左苦中樂樂中苦不分界限正自得道人之愛耳

徧行堂集尺牘之九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踰　古典　編

尺牘

與汪舟次文學

避筆墨而走西昌至西昌仍落在筆墨窩裏大似門中逃影也大詩之妙不必言亦不能言作得一敘祇是我兩人一雙眼睛相覷而笑可一寫照耳天下人各有一對眼睛忽然見此燒卻眉毛亦不妨算作一箇狂奴故態為我舟次更發矣

又

隔濶許久每思高論慨涌雄緜精悍之色如在心目前不離一步也比來著述益多弟腹中幾無一點墨汁有時擱管不成一字始知才盡之歎今古同然也聞程大臣被盜此盜大無眼色卻似水中撈月然貧兒值此未免雪上加霜也未知同人中復有少加濡沫者乎今年秋戰努力東南第一人山中開漢為知已色喜也

俞卷菴文學

待手敎及大刻鏡燈讀盡乃就枕早起書小敘聞道

駕將至望一傾倒今尚杳然弟亦理屐匡山恐此時聆言猶有待也居士見地明白正大復有妙才以發之弟在世界走及六十年始聞天鼓鳴耳幸甚幸甚諸佛祖所有語句皆不為明眼人說然脅提斡與九紋龍在酒樓上恰好說得入港不妨相視而笑也敬遣侍僧謝教併舊刻數種持正未免布鼓過雷門也

答龔升聯文學

庸菴談久其說高才後見曹谿志中作什知名下定無虛士又知庸菴之無虛與也今年從廬嶽歸病極狼狽不能泛相江一棹慰願見之懷于歸途須臉言

隆重遂得快吟全集如受梵天妙樂寧止起我沈痾而已伏枕以來筆硯荒廢然客歲馬韶州見諭業心許之兒親奉靈珠能無蛇蟠鶴舞之歎小言詹詹附之增愧謹書橫幅請正大方以為可用或置於卷末也一詞並呈心氣衰耗未易仰賡來韻聊為塗蔡對之亦足發才盡之憐乎孝山當入丹霞話別便以庸菴札致之兼留詩藁與共玄賞雅貺不敢寄御愧荷滋深先此陳謝臨箋馳溯別諭府志草藁未見寄到并聞

答陶維翰文學

荒山去縣治不遠謂可常共言笑水雲奔走之身輒不能如願頃欲還山稍息而老病又已相尋矣得手教知已決歸計離懷忽起意益愴然時事紛紛宦邸亦非安土仰君老乞休於弟失一護法然脫此地方干係則友朋相愛之情亦自欣慰也賤足扶杖猶艱於行近更增劇仙舟順流之便得一登臨尤所願望降儀下錫非薄德所能堪謹誌高情未敢自外率此陳謝尚圖修候不宣

荅陳萬公文學

手教遠及一再省覽知足下爲血性男子又能權衡

於禮義中正之道足以古其所豎立也人之相知故不在相見承至愛規切非權衡於禮義中正之道負血性男子以肝膽相見者豈能及此然此乃不慧二十年前所見道理今過此見亦已久矣佛法至大非世間智所窺若不具正法眼與諸祖把手同行卽於世間立大功享大名皆是虛生浪死鄙意甚望足下一究心此道在血性男子不易信受然非血性男子必不能擔荷也足下所至愛規切蓋欲不慧向茅茨石室裏孤潔自好今僕僕風塵殊有名節不終之狀此無他特疑其爲和尚出於不得已耳不慧一生不

喜作假向來做措大時襲韓歐唾餘輕謗佛法及閱了義諸經始憤然知愧後承金吾一頓痛棒當下知歸不慧之爲和尚非不得已而爲之也凡爲血性男子不與爲人後不苟爲人臣不輕爲人弟子道之所在尤與勢分不同今以不得已之故走佛法門庭爲藏身避地計無端差排一血性男子作假和尚此正不慧所恥世間一切可假惟和尚不可假足下不聞姚廣孝之姊乎做世間人一切可不了惟和尚不可不了何也最上一步盡頭一路非究心此道安能委悉足下乃比之遯跡之流託於賣卜傭舂以見志卽

推而高之如青蓮之學仙特欲耗壯心遣餘年以爲皆出於不得已則足下於不慧爲失人於吾佛法爲失言矣然足下亦未嘗有失人失言之過者以足下實未嘗究心此道又此道中亦多假託往往爲人所疑間有涉獵其書者復困於微言鮮能領畧則聞而不信見而不知故無足怪吾輩各自血性男子不能不剖肝瀝膽相見者恐負足下至愛也若足下能因不慧之言究心此道則今日數千里區區所別白其又在皮毛之間可咍然一笑耳步韻一詩并山刻附正

與徐仲達文學

去年臘盡還山今年抄化於南雄桔据殊難未能修候屢拒過冬之召至今感愧當家放不下擔子未免有些俗氣然此擔子裏俗氣日重一日正不知何時始可放下耳人便率附此紙併小茅書一笑別幅轉致少文不作柬

又

前有數字附右民還想已達記室矣南池上納涼風吹荔子自是意中事乃近事未得如願且又遲之秋間發潤為佳不必定吹荔子也康之云不來即送荔

子已止之吾兄切不可送若大遠路以口腹勞人亦非意所願耳右民云欲商量刻舊稿且勿起此念此來世網甚密吾輩欲說幾句佛法尚憂憂難之況世法中不相應法耶少文近況當作賠罰道及

又

手示領悉近來世風澆惡尤甚蓋有無題徑做者矣何止小題大做耶開時毋一念及毛骨爲豎覺去三災不遠也江是極忙人最難相會當覓一閒以照破之然亦是思患預防之着耳用得此老着不如用此老不着之爲妙也不盡

又

讀手示故園歸去已無家爲之悽然然有身而後有家但得此身無事不患無隨身宮殿也此理自可信吾兄識見高明當不介介意今日是何日吾輩胷中夢夢者但辦定百千萬億箇忍字徐過此生而已矣

又

今歲持一鉢出江右還山悤悤未及修候得康之書知前案尚未結局又道體違和此中懸懸恨不縮地一圖晤語也世界如此殆不可道揆法守引繩就墨

惟於一切時付之夢幻令胸中廓然且待病愈後從容料理若於四大不安之時更添憂鬱則非藥餌之加所能及耳弟以常住事重亦如繫鉤之魚覓解脫不可得即欲抽一月工夫面論此理亦自未易徒有愧負

與任厥迪文學

湖頭重辱周旋知爲篤實有根本此最近道太夫人皈心白業願吾兄時時玩讀楞嚴爲識心達本之助勿令世間知見得以汩沒也上君子於佛法知見暫得遊其藩籬已爲脫灑若世間知見乃其間闇中物

決難放下久之則於佛法知見必生退轉矣既生退轉必厭薄三寶既厭薄必生毀謗遂成惡業此皆不能深入佛法知見之故弟所以於法門知見必欲其體會大道不可悠忽過時也弟來惠祇是爲丹霞山募緣幾誑募緣則澹歸不過要幾兩銀子相與澹歸者不過送幾兩銀子其事畢矣若只如此與世間下劣堊子僧鑽刺檀越欺騙錢財者何異若不是鑽刺檀越欺騙錢財便全身打入節義文章裏假名阿練若誑惑於世間又是一場埋沒須知佛法中實實有爲人解粘去縛超越死生之理當精意研窮透其關與不可但遊其藩籬也世間人往往看得幾卷佛法張家長李家短便道佛法只如此相與幾箇僧家張家長李家短又道僧家只如此縱作些莊嚴功德一半驕慠一半忽畧且如莊嚴功德豈不是善性驕慠御是惡性忽畧不經意又是無記性如此夾雜便非功德既非功德便無効驗既無効驗又生毀謗遂成惡業此我僧家不能勤行道德之過亦由世間人不肯深入佛法日遠日疎寶惜世諦日近日親之所致且弟每念及此不寒而栗吾兄與諸相知皆先輩肯弟子比十餘年求其不退轉者祇此數人此數人者

求其勇猛決定發體會大道之志抑又難矣弟棲遲兩月餘只計算此緣事自既不能深入佛法豈能爲諸相知解粘去縛則吾輩一場聚首大家總在藩籬之間豈不可愧故特更發狂言期於互相砥礪此因作兄書及之不專爲兄當與諸相知同觀之也

與周問公文學

奉違二十載相念之私無以爲喻客秋聞道駕至韶陽何不遣一字入山中耶弟以丹霞道場微願奔走未已因山水而得風塵即欲藉風塵以持山水恐亦尚有數年勞苦耳頃來穗城邂逅黃大呂頗得一番傾倒併悉起居輒附數行以當片刻晤語何時緣會共登長老峯頭發雲海蒼茫之思耶近刻寄正聊足供枕畔一臥遊也餘惟珍攝不多及

與王曼壽文學

別來許久相念爲勞去夏殊爲病魔所苦兼以因緣濡滯百種奔馳僅得奉本師天然老人入院慰五載經營之願庶足解嘲耳大衆既多擔子愈重頃復下山托鉢未易即圖晤語然屋梁明月顏色照人故時時來夢寐也丹霞山水冠絕嶺表野人結構稍與俗流大善知識近復降錫頗有策杖之興使登臨絲訪

兩勝並捷耶風便暫此致聞近刻二種附正

與鄭野臣文學

韶陽十一月得荅教具悉雅意知有粵西之行不更遣信黃朗文來弟適在凌江附道平安山中佛菩薩像三尊俱于今冬升座矣前冊亦不妨落在無事甲裏盍吾輩作事秖是一箇隨分也別傳寺額乃是叢林極陳腐之譚蓋自世尊拈花一案到今數千年士大夫不涉宗教者遂有所疑非吾兄至愛豈復聞此然鄙意以爲無礙也法華經云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不知者以爲要做什麼大事豈不可疑然能於此起疑便向吾知識問一聲如何是大事亦自可喜正恐士大夫之涉宗教者又笑爲極陳腐之譚耳

又

偶念桂林舊遊成一段白話請正亦是害熱病人白虎湯也吾兄得此方不消服此藥有人應服此藥者不喜看此方且收起爲作扇亦印錄一詩竝笑留爲充暑亦似一柄臘月扇子且趂此孟冬猶熱也

與黃一不文學

昔敘寫納今年走南雄托鉢不曾攜得藥大近還山始了之所紙幅不寄惟會館聯不欲寫蓋於世法出

世法俱有未合處姑置之也比起居定益清勝賤體亦時不佳然不敢病一病則丹霞愈難建立以此不敢病者與病相持病亦不能病之耳前約與燮公到山中且喜澹歸日日在山下不然無以爲解嘲之藉呵呵

與王日加公子

手教至喜慰無量如暫得暇言作金化王幸加照拂尊公施米豈論多少但出一手便是丹霞飽滿之因亦即賢喬梓解脫之果也委作令外祖壽文如命撰去出世人語言不入時趨然使有識者從此信入則度人功德居士亦領取一半矣

與姚雪菴文學

攬揆之辰無由躬祝作得白話一篇書橫卷爲壽此兄所自有之壽不煩弟說然亦不妨一說諸佛菩薩秖是示珠人元不曾別有珠子相送也

又

近知有意外之費恐涉艱難亦不敢遣人走訊前約但俟吾兄方便而已今年往廬陵怱怱還山亦只了得老人慶生事化王草鞋底穿尚須赤腳走直待腳底穿或有歇腳分也何時脩齋從有馳想解公便草

草不多及

又

至海幢知道體不安甚以爲念然未得修候亦因賤恙廊當閉門高臥且置一切於度外也頃聞令子復有奇變懸痛尤深吾兄正在病中此種情境何以堪處切望以道人眼睛照破勿生悲戀其實難割之恩只是世間習愛頃定格了元無實義弟兩兒皆亡至今求一提起與相續了不可得或以爲忍心或以爲忘情總是隔靴搔癢卻請兄勘透此關勿被兒女子涕淚淹煞也

與郁文韜文學

孝山云居士相念甚切一邊遲山邏一邊還鄉速殊恨其錯過然弟既知雅意更讀雄篇亦已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妨有兩副不相識面目長相直於高山流水之間也小詩奉懷并舊刻往以從嗜痂之癖未至舉體流血恐亦不足當飽啖耳道駕未易便來嶺表惟祈俗脚底稍寬忽然策杖叩門非意外事且又俟之他日臨書馳仰不盡區區

與袁公叔文學

桂林一枝實翠首折乃僅見之金昆小宋不可先大宋則遲卻一科亦徐行後長者之義也令兄妙人殊歎相見之晚公車任卽若送至佘城尚望海幢一晤語不多及

與蔡子京文學

委書綾紙納去別一幅書梵網經菩薩一戒并跋其後爲居士助發戒殺放生功德光明庶不負法愛也拙詩出於中心之好亦爲一切人子作標榜佛說生菩薩家難今菩薩家有幾往往教其子墮邪見中則亦可爲一切人文作標榜耳諸不一

與徐晉卿昆弟

驚聞尊公仙遊素交悄愬沉痛難宣某即擬躬申弔慰適爲常住事驅刻難擺撥謹遣侍僧虔修薄供賢樸數語抒寫微衷幽明不隔想能鑒饗也賢昆玉遭此大變摧割可知惟節哀強食爲支持門庭久大之計勿致滅性仰體尊公在天慈念在某所見盡大地人無一死者祇是一番離合緣聚則合緣散則離不知去處便生惆悵但各人盡自家道理耳尊公自有去處不必爲無益之悲也臨緘馳繫不盡欲云

又

闊濶許久此中耿耿殆未易言日來海幢奔走人事

馳仰矣金剛經集篆當入金函銀字藏中豈敢徒爲臨池傳玩惜此間荒鄙無好刻手已令同道付囑於穗城之信士倘能發其善根則流通此土悉以香華圍繞而散其處皆居士福德也客歲留滯他所裁荅稽遲頃雲權來始得修候想能垂諒

與李賡哉文學

海幢晤後便如優曇花不可再見夢之所通醒亦難續我勞如何弟連年多病頹齡相迫欲與空谷支離叟相伴猶有菀枯之異也本師天然老人酷愛匡廬之勝近卜紫霄一峯爲供養三寶鍛鍊十方之地有法十上座者發護道心行托鉢事與大士舊緣已熟輙敢勸請領袖同好隨分結此妙因寶山不空回彼此有之想樂善之懷不訝其饒舌也

荅曹尊五文學

仙城來去元自靡常褰衣下訪未得迎候蓋是野老緣慳大音化主托鉢貴鄉載米還山具述護持高誼中間闊間疎濶亦以雲水之蹤都無定相坐此蹉跎耳贊公持到手翰一披讀間如挹爽氣納清風喜慰無量示欲拙書非有所惜頃從廬山還途中大病幾致不起今所存如柴之骨扶杖而行猶未能數十步

之餘衰年多病尚稽修候命使遠及重以珍果因念居士不忘令先公以不忘其方外之交爾深感惻豈止愧荷而已聞頗有意外之橫物產多蕩不得其詳頃詢尊伻乃稍悉耳事既已定惟一切處之寬和鎮靜使人事漸復其常諸浮薄生心者見賢昆玉百折不回有以自立卽異已皆化爲同德也家變之後撑持門戶雖在平時猶有變患况於今之世乎百千忍字乃要訣也僧家無力但以自修持深祝高門之光大餘懷縷縷史侯續布暫此陳謝

高念祖文學

向韶陽作一新年應酬老病之人疲倦欲𡖖得手翰披讀八律心神爽然始復其故也既無一字可改謹僭評精壁顏令親四作俱領教他日同入丹霞志中豈止不作生客而已三影圖記如見其神似處輙草數語應命幸轉致仰服之私嗣容專函寄候孝老處已有札囑之出家人需索檀越不少恐未足爲重也使還怱怱未盡

與熊一西文學

手翰遠頒語意勤懇自媿迦步何以堪之然披其風旨則居士之安貧樂道超軼於塵壒之表已足係人

也勉題畫讚斤帚横卷以應台命餘紙繳去不敢乾
沒也未由晤對惟珍重爲道自愛
與曾大生文學
連日作字稍多腳筋爲直此是化主拜街變相當與
居士同入此行門也雨稍霽幸不辭泥濘爲勸緣功
德勞愈深則福愈大知不爲硬差排之觀明日放船
下獅石斧功凌培風後日欲溯流上南雄矣力廢横
卷斤翁俱寫納
與陳上業文學
雲水以來任匡山日少未能一見太丘德門然未雲

水時向名士風流中早已識熟兒爲棲賢作護法長
城曾猶有隔津之歎耶石鑑大師受雷峯付囑出理
此刹欲起廢院而一新之皆是菩薩行願讀其所輯
棲賢詩文真足以挽頹流而勵末俗與今之裨販如
來者遠矣此老文章品節向於嶺表國士無雙近入
法門一鎚便就蓋再來人也居士英靈漢子冠絕時
賢於最上乘植根已久想當有握手傾倒之樂所惜
者丹霞化主留滯粤東不得聽滔名文殊快說妙法
耳建立道場須假錢穀此理所不能免者願發弘道
之心與博菴先生及貴鄉同志共作轉輪功德也拙

刻二種附請教定臨書馳繫不盡遠思
與方大林文學
解公具述尊指極爲慶慰大福德事須是大福德人
擔荷世間人根基淺薄往往不能發願旣得發願往
往不能堅固旣得堅固往往時節多艱不易成就惟
吾二人相視莫逆特此一片長遠身心與時節相推
授以俟因緣之自合耳從此不更措懷徧行堂衷祇
料理自家因果清楚諸悉聽妙裁也
又
聞四月間道駕已歸至六月望後龍護院主始有信

相聞亦足見山中氣脉與外緣隔絶也坐此失候愧
何可言令先公化去知必摧慟臘月三十日一着佛
祖亦不求免但知有去處耳一切人並無一箇免者
只去處差别不同賢昆玉信向三寶惟於哀痛迫切
之時發一念迴向心以平日所作功德盡以資薦令
先公得生善處此念一起彼即蒙益勿作幽明遠近
之觀也老病難於步趨無由面慰幸鑒區區舍利塔
於此月十六日竪刹餘隊病不能躬行慶讚樂說大
師秉拂法語寄覽不多及
又

時事紛紛值此老病支離無復疼可之望落得閉關精迹息此餘生也前承雅貺種種物意兼重感愧茲深比來伏蓐考役如宜未能賠對但增馳想舍利塔工告成病僧亦因果俱清不致有蹉跎功德之罪其爲高門吉祥迴向自不待言矣職事人云逐支別項數十金當另造清冊奉覽吾輩所兢兢於開銷之數一以明白爲主也塔外四面地亦須砌石尚得數百工又在此山頂須造一塔院以一僧專司香火灑掃之役不妨借重吾兄作金剛功德何如倘寫得橫卷附太傅笑令弟各一幅致之不另柬

與劉盥而文學

作令化王到山具述護法癖情感歎不去曰化王之所感歎因弟之所倍加感歎者也惟居士推令旦之愛以及丹霞化王由化王而及大衆衆丹霞一山無非居士心光所照此豈作而致之蓋菩薩之願多生熏習一發一成皆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丹霞忽然而得之亦不知其所以然凡法界海中緣起本如是也作令出嶺之便附致此謝并爲道其所以然何時晤對臨牋馳仰

與鍾上雅文學

丹霞僻在萬山中四方賢達少有問聞者作令十座來得于教讀名章豈止空谷之足音蛩然而喜耶足下天資高妙詩中奇秀之句衝口輒出歎服無已惟格韻似未甚諧婉此乃才人不受羈勒之態但多閱古人詩多作詩自然陵顏轢謝駕李軼杜也弟少年爲韻語都無師法今老病潦倒益不復措意於此然細自揣摩於詩文一道皆非正宗不敢妄自矜許如足下所推獎欲下過情之汗也委書扇紙寫納不能掛醜并附致區區香罽牋紙具領雅貺敬謝不盡

與王子威文學

近爲丹霞山子孫進變作風塵忙客平生傾仰如大士高才績學尚未能掃一榻相與連牀共話難謂之不俗不可得也任刻見教似有甘雨涼颸將我風塵盪滌當焚香細閱深領微言耳詩箋湖筆更損雅貺拜登增愧態令親以公冗未入山良緣有在須俟其清暇方可盡興登臨發揮風雅爲山靈增壯也白沙集附使奉覽冗欠不多及

與吳伯文文學

昨至郡城知台駕已還敬勒荒緘本怨止在道行而一拍監寺信至具述台座慨然許放此師弟所求同

作齋僧功德者也蓮伯玉恥獨爲君子所以仁義道中大家有分明延載中昔賢所美然在我法門一事之微見聞隨喜皆具全副福緣更無彼此載半之理則荒山食鹽居士之布施與省賊護法之布施其功德豈有異哉人還先此稱謝元書仍達台覽亦以見弟相懇之心故與盛心如水乳合也歸山尚圖面頌未盡區區

又

賤恙至今不愈春候益以淵疎殊抱愧也敬有所懇者洲頭一帶久屬荒山近被砍伐竹木漸成童土欲

借重鼎諭貴鄉居民俾知此爲有主之物勿再侵損想護持高誼不惜爲僥舌也僧家不貴多事豈於一塊土中忽生鬬諍惟賢見玉盛德足以片言令一方信服故敢仰求幸鑒其朴衷不訝唐突臨箋禱切

荅葉御題凌稚圭兩文學

承示霧隱僅一空巖知愛如兄豈有所惜但還山時鑑湖山主卽以此爲菴蓋丹霞旣作僧居則男女不容混雜鑑公愛令姪之意與山僧順鑑公之情皆不能不以霧隱爲消歸也事已無由兩全惟高明試一評論諒鄙念之無他可別作從長區畫耳扶九時出

俱道尊指正欲奉聞遽承下教謹以實告媿負之愆尚容面請不一

與陳伯恭文學

楞嚴六狂性自歇歇卽菩提歇字下不消更添一字但要歇得下耳歇不下時時時歇念念歇到無可歇處便有豁然而斷消息也承示無可助發者偶見梅花道人題髑髏詞正作得數闋爲兄又成一首漫書來紙無事時按節而歌亦足當掃桃花一把菷子耳率復不一

與廖柴洲文學

得手教喜慰無量知居士英敏過人爲韶陽之翹楚也然欲多讀書而後相見卽非野人所許何也書不可不讀卻不可多讀不讀能使人蠢多讀能使人鑫野人一生受讀書之累幸而讀書不多乃有學道分然亦被他矻矻磯磯了十來年至今一回提起一回叵耐也山刻二種附正事冗多忘裁荅頗遲不罪不罪

又

發雪木一荅函後不復聞間居士已有他往山僧亦無定蹤也忽接手翰忻慰無量承示三者之慮皆與

丹霞不涉若青乘興而來自當掃榻以待惟不能不動山僧後時之感者蓋三四年大病老景支離向來談笑已減十之七向來步履已減十之八向來筆墨已減十之九恐居士一見之後不免目爲羊公鶴耳何時入山佇獲佳話此衷縷縷以俟面盡人便率復

答李不磷秀才

承示欲爲戒定慧下箇註脚古人說此三字義如恒河沙未易悉數即如居士正發心下問時爲什麼不敢問箇不戒不定不慧之法即此不問非法之念便是戒此念不游移便是定此念不昏亂時便是慧一時具足同體異名縱經遊移時到極昏亂地猛然提起依舊明明歷歷且道承誰恩力若於此觸着自己本心元沒有戒定慧法那得更有不戒不定不慧之法三字便是註脚居士問頭便是三字註脚不消向澹歸口裏討下落矣日來常任事繁忘卻裁答人便草率幸亮

與惠陽諸公

丙午湖頭入文山水之樂只有思夜有夢大啓遠頒知阿兄放戒續先華首未了之緣喜極欲舞恨不縮地相就兄弟友朋大家聚首豈非快事適此間因緣結局制府諸公護念勤勤已作還山布置未能輒更他途以孤其情想丹霞一席吾諸大士同心締搆緩急備知能諒其不得已之懷也嶺外善信之盛莫踰貴郡又於吾家有大窩窠兜率示生之榜要當與明湖競爽導師在彼努力然承不可使長慶擅勝岡城則人天福田之上惟大智慧者一肩擔荷耳冗次不追莊啓敬布鄙誠賠對之思眞與歲俱積矣臨風馳仰不宣

與鄧世守善友

居士欲得霧隱巖奉母自是好事但到山與兩序諸上座說明便得不須澹歸一言何以故澹歸數年料理丹霞原以奉老和尚則常住中所有皆是老和尚所有若畢竟要等澹歸一言則此常住恰像仍舊是澹歸的不干老和尚事便覺俗氣不除矣此乃肝膈之語非門面語也承諭欲得彌陀裝金疏漫爲草去此最勝功德須是善根深重人乃能擔荷也讚服讚服

與張寶潭善友

去歲有半年高惱宅上總是法門裏骨毛相結難得開交也廿八日仗庇還山尚壓下欠賬六十餘金當

任空虛不言可知燈節後便欲下山化緣亦如拿了篙子等水發不知何時有雨也已請府王吏爲我權數月當家不妨請公爲我作數月化主也

與鄭牧仲隱君

某從世網中濔網而出向祖師門下鈍置十餘年布衲芒鞋千家一鉢爲十方叢林結歡喜緣其於世間典蕪穢不治蓋已久矣承示讀書種子欲絕先生以一讀書種子發生無量讀書種子則文字之功信有不可泯沒者易說史統理事兼包垂世立教於斯爲烈恨闍昧荒落不足以領畧妙旨發揚鴻業耳大札

云七月買棹今忽徂秋值沙汰令下方外之侶德薄福輕宜有驅除之罰但大衆無歸勢須安頓遂狼狽還山無緣本候也捧讀佳刻感服滋深先生其居心若川力勤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之逸民耶文字之禍北來頗酷幸無使不卽已者見之徒以不貲之軀蹈不測之穽無益也把晤未定懷抱忽增惟珍攝倍萬爲斯文自愛悤悤稿草謝可勝馳仰

又

陳石老至得手教累幅推予過分愧汗無已承示明易寓騷及南泉詩稿皆斷然足以度越時流追古作

者禪坐之暇當細尋繹拙序若就覓便寄呈不敢草草也兒懷長卷益非涼德所堪小坐氣盡未能奉和輒賦五言古體一章置之坐隅亦如相對也先生于秋自命固窮不移自是乾坤閒氣所鍾時當其泰不逼不尊時當其否不窮不大此不足爲先生弔至於著述傳之名山藏之其人自有不容泯沒者旹俟並託於山澤之癯耶弟出家後秖是習麤行作乞兒偶有筆墨皆以蓮花落而作佛事於世教綱維已付與落彩推波倪行公等任則孔子宮墻早存支柱吾法中門前刹竿恰被歆光放倒兒孫契此安隱非常不

復更打之遠矣水雲蹤跡亦非丹霞所可覊留他日芒鞋草帽忽然相遭都非難事若道駕可以遠遊正不必於閩粵間作籬落之期也頃敝同參石鑑兄往江西禪能策杖相訪儻有共話處石兄古岡名士得法於吾師天然老人非近來禪販如來之比也委書諸紙並付納臨書馳仰不一

與彭鍾鶴隱君

雨中無事漫成三見行紀一時之雅於此見居士十六年惓惓愛念自然古道照人也寫一幅小橫披納去可與憲中共觀之此又憲老惓惓於居士者耳

又

此月意可把臂得手示知令弟未到尚有所待弟亦未能即行料九月間當相見也詩刻領到敘中賭字改慧字雖承過愛然於禪宗語句卻成杜撰也此時說亦不明待吾兄入山肯發心參禪得箇休歇處始知此一賭字即將三藏十二分教總作一箇字亦自換他不得自然撫掌大笑矣

又

昨日又得三詩亦足合成一軸朝雲冷落西湖直得自已出來化緣十年前問訊坡公故居二云像腹皆爲

亂兵所剖遂有此日求爲腹亦難之何這箇配軍頭自救不了帶累小老婆浴門托鉢且道罪坐一人還是兩人各自判斷卻請兄與憲中傳人各做一箇看語聽老夫從公定案何如

又

澹薄自守乃吾兄近道之姿齩得菜根百事可做此語最妙若齩得菜根一事不可做即辜負了菜根也百事不可做卻有一事不可不做若秋季果然來此不妨攜手同上丹霞惠州傳澹歸已死然且無恙眞箇死了亦覺辜負了菜根所以逡巡未敢但不知菜根如何打發澹歸耳潔吾淨菴不暇別柬爲道意

又

光陰如箭別來便是經年彼此懷抱有同慨也手翰至如忽相見喜慰可知弟去冬嘔血今春感寒夏又患疽老年人不堪煎熬此殆閻羅大王三顧草廬但舵石翁倔強未肯遽作隆中之起耳今稍稍命當謝丹霞事作長行粥飯僧不知更有幾歲活糴也棲賢緣事吾兄赤心片片讚仰不已石兄奔走卒歲用力多見功寡非有血性男子向冷熱外另着一隻眼豈能扶豎弟所服鍾老者貴以俠骨行其婆心非悠悠

護法之比耳相會未期風便附此惟珍重爲道自愛不一

與屠育仁長者

出家人無事持一鉢穿山過水髙惱世間亦自怪他不得他只有此一事也作金化王歸得華札併述愛護髙情感激深矣長者好行其德故出本懷丹霞山上打板過堂忽然肯着贛州水土滋味此緣正自不小惜未有當處人證明者不妨仍借重育老也風便布謝公郎爲道區區

與張少文長者

地藏王登山一詩作小橫卷請正地藏登山値天梯窄然亦自有方便長者未能登山然天梯北來更寛總不消作方便也竹根盤一枚乃丹霞所産好盛果子亦須時一摩娑始不晦蝕耳

又

仲達遂成古人聞之酸感箕豁聚首雖俱老大然算他年小覺我輩俱有震鄰之恐也欲躬致一奠近爲常住所累忙迫日甚欠債日多鬼使拿蔡淸錯拿了債精渠便想在閻羅大王處賴債則澹歸此時不妨作此妄想更要他有錯拿無錯放呵呵吾翁近況當

益精徤近詩錄橫卷博笑因便附及不一

又

石鑑兄還具悉道體淸徤幷寄惠蘭香感慰深矣當今之世不貴不富而得淸閒壽考此最難得之福弟視石長長者如四禪天人也

與徐伯贊長者

濶別又已十年水雲無定有失修候屢聞欲臨荒山隨喜何竟遲遲豈撥冗未能抑少同心之伴耶山僧十餘年奔走不得向丹霞坐臥今擬禁足而老病又來相尋了無興趣矣錢糧澹衛一衆無泊聖無化王

發心行乞特爲力疾草此數行使告急於大長者之門幸留神勸尊仰之滿載而歸也此化王雖重聽然其爲衆心切竭蹶兩載殊可嘉尚文昌帝君長隨只是箇天聾地啞勿謂丹霞遣人不當也

與葉潔吾處士

偶作畫佛行請正莫詡靈山授記不過如此稍爲軟弱道人雪屈耳正恐徤兒又一回張目也

又

別來胸中耿耿惟吾兄有出世之心不可忘耳頃奉雷峯老人入丹霞矣雪巖几席弟不敢背約未知兄

能踐約否智箪來收未了之緣有興則攜襆被幷促雪菴扁舟過我長老峯前又一番酬酢此吾輩佳話也譬如有才思人見一箇好題目便要做篇好文字渠自不肯錯過不消得旁人屢屢勸請也若必待勸請卽如秀才歲考不得已而赴之豈復有好文字耶

與陸亦樵處士

坐大佛寺中閉戶作官書此等滋味世外人稍不相應卻偷半日閉戶之隙閱李潛夫四種詩與官書又不相應便乘此兩不相應之際爲潛夫作一篇詩序放下詩序仍了官書筆是圓的石頭是扁的並無有

絲毫不相應處知尊意欲得拙書孝兄行速且俟續寄也若得寄一格子來尤妙此序信筆疾書卻有些爽快暫此先報餘不多及

答陳活殘處士

出家以來都不及與世間高人相聞以出家非習爲高者也人之高如居士兼以地之近而不及相聞則其自處於下客可見矣奏二具道雅意頃復接手教齏聲並讀大作皆確然能自見其至性結爲聲光松在孤峯崩生絕壑決非耳目近玩則其危冷之妙祇畢獨賞欲以問之他人故不可也亦示古今世界如

一幅丹青此意甚佳識得此意雖畢世傴僂在亭臺木石下無處不有山外山水外水可望而不可即之況我輩亦各得其我也豈受古今世界位置耶比鹿鹿闤闠間未易即扣衡門領快論欲步高韻亦機思未觸奏二歸且草草陳謝他時尚圖一日之暇作少少詩傾倒也拙刻恐已塵覽然不妨更寄中所將者請正之心耳臨書馳仰不盡

與展巴古居士

侍僧還山具述居士愛厚之意感不去心弟之念居士正在世外有一段不能恕然處蓋是三生石上之

緣可嘿相喻也奉懷拙律寄覽時一相對如見野人胸次耳

與强佑人居士

今年至海幢以得交於吾佑人爲喜此意不足爲外人道弟病小愈即理還山之楫沙汰令嚴勢須內顧小詩得之枕上書以爲別亦似桑戶之歌若歌若哭有不任其聲而數衆其詩者蓋自傷半生於世法佛法中親歷此大變故不由不酸心耳此意亦不足爲外人道我正哭他卻笑也餘無可言者

又

首座歸自丹霞當悉此間曲折弟得枯坐高峯不復碌碌風塵豈非樂事但挑着叢林擔子稍具血性稍識菩薩行願決不忍使大衆各鳥獸散委梵刹於草莽也沙汰開經會議理亦頗寬然前者刊布訛言殊使人疑此皆薄福所致無此因豈得有此果若弟之自信則已久矣伽藍堂一着不妨留心勸導合成何若於一切人疑處不疑澹歸與佑人應有相見之地也

與莊俊叔居士

作化主而不勤行勸導不能令大心男子莊嚴三寶

供養十方謂之破菩薩戒若頭陀頻煩苦求惡求使
入疲厭退息漸成誹謗謂之失菩薩力使弟奔走丹
霞七年於茲不敢懈怠亦不敢勉强所至之地時有
同行同願者不加棄絕相與有成此豈薄修所致蓋
昔大心男子宿誓所持耳頃以未了之緣托鉢貴郡
再請居士爲我護法居士言爲人信行爲人服於大
般若植根深固弟捨而不請即是失人若妄有所請
又是失言願居士之受我請也丹霞未了數事有一
當於尊意出廣長舌相勸請同行同願者同力成之
使貴郡與吾山結檀林勝果傳之無窮固爲至幸倘

力有未能不妨於一事中作半分少分亦無異圓滿
之因何也歡喜地中無大小之殊弟豈以生滅相作
得失觀耶令親家屠育老幸以此指相商共爲勸導
領袖丹霞一座功德寶山藉手荷擔知弟無失人失
言之愧所賴成就不淺矣臨書瞻切不盡區區

與阮弱生居士

抵贛二十日未見江右孔方作何面目以一刪致令
君乃無開口處今欲走吉安尚俟令君出手始得盤
纏手諭謂稍可便歸若總如此恐無歸路又聽下回
分解也龍護料理大費清心然做得三寶營建直歲

較之做工部官福德豈特倍蓰千萬而已哉此即吾
兄諦信受當樂此不爲疲也

又

日來多病殆是無常報信耳出家人時時可死但存
得一日爲佛法盡心一日不敢懈怠也老兄體中舒
閒不作望精心靜治攝諸習氣使不流蕩令西方正
念刻刻現前則臨命終時不被業力所牽此最吃緊
道人相與無多世諦諄諄以此奉勉幸勿河漢其言
也藥餌調理所以衛生固無俟贅臨箋馳繫不盡

答黎方回居士

安坐山中若無此福狀病違行故是分內朝受命而
夕飲冰香柚之惠不啻甘露灑心矣謝謝委書韻園
二字謹如教落紙即題新號免使一切親串錯認古
人彼務光者又何以稱焉一笑首路忽忽未盡欲語
臨牋馳繫

與罪五至居士

章貢往還甚荷法愛作金化王併叨護持還山得手
札喜慰如晤對玉山照映也負米過嶺以供人衆嶺
內人吃嶺外飯自是好事御欲喝起張文獻更鑿運
河運致江西之供耳風便陳謝惟珍攝自愛不一

與鄧華二公

久懷德望兼叨弘護咫尺高門未得長爲法喜之遊徒有馳仰靈樹爲知聖禪師道場雲門繼席蓋出格宗匠闡揚之地冠冕祖庭不謂埋沒數百年毎增十方憑吊頃化主還山備述居士欲捨故基重開生面聞之合掌讚歎不已佛刹所在具有神靈祇桓廢興亦憑時節皆由菩薩願力所持若大心頓發克成此舉則居士今日續施之因緣卽當年首創之功德使慧燈晦而復明能劍隱而復現知聖雲門一會儼然未散福田所獲眞不可以算數譬喻爲量矣山僧雖衰老敢不聞音擊節爲高門稱賀爲祖庭志喜耶專勒荒函仍遣化主問訊左右伏惟裁示可勝翹企

又

承答教殊慰老懷此居士心光與知聖常寂光互相涉入之候也中秋節内恐有人事應酬過此當擇日奉期握晤於古殿基之上草草未盡

與李用拙居士

山中用事甚費清心然於十方三寶修此勝因在公迴向處所收成亦不小矣業已上半年之約本山不曾相負乃秋間之二百金欲早在六月而轉批舊讓

御又自食其言已覺可怪又聞勒務明春代償若遲罰銀三十兩濟歸遊遊天下閱人頗多如此舉動從來少見不至韶州員不知財主之大也公欲全家受戒極爲美事又欲移家往霧隱巖此巖在常住無所用之昔爲公惜然愚曾細查方向殺氣太重恐不宜住宅春也公一片心爲丹霞料理丹霞倚公亦如左右手若明知此巖之不利而不言非惟於公相愛之誼不合於丹霞自愛之理亦不合幸詳酌行之

與劉[illegible]居士

準提閣樑五斗九升大差伊邇聞居士發心護持不特於貴里者不加責成幷勸導別里者令相解免此皆多生種得菩薩善根非悠悠之徒所能跂及也大抵僧家一絲一粟皆非已有總是檀越福田耳若有差徭之累卽荒御福田於此能留心方便卽與施田檀越同一功德與護法菩薩同一願行矣閤差雖叨署縣主批免然居士發心在先山僧讚仰亦在先不敢因之而有岐視謹勒荒緘爲下院陳謝若證明迴向早已得之十方三寶亦非一人之私言耳臨箋馳仰不盡

與許離相居士

潤別許久音問稍疏相念深矣比來海幢晤旋公知居士有出俗之志甚爲喜慰大地衆生一念妄緣博取四大錯認色身以爲自己便爲三世所管攝從因得果從果造因積劫沉淪無有休歇如來說是欲貪爲本欲貪之重者莫過於夫妻父子雖有至慈之父不能代子病雖有至孝之子不能代父老雖有至愛之夫妻不能彼此代生代死生死到來只有自己一箇抵當父子也靠不得夫妻也靠不得兄弟親戚也靠不得金銀財寶房舍田園詩文之才兵馬之力都靠不得所以靠不得者不能把他將去不能爲我做

主耳要做得主的除非自己要將得去的除非修行佛爲衆生開此出家一路總是於欲貪最重處一口截斷則其餘便容易打發矣出家功德之利上之能成佛作祖超越生死次之能於生死中作得主宰業力所不能牽最下亦能天上人間得受用處不墮三惡道不落大小三災之苦修行得力者生時清淨無畏不爲榮辱所加死時澹泊無憂不爲罪福所繫若是大根器人當下解脫都非難事只要吾輩肯決斷耳與人商量便不成自己商量亦不就與人商量便有阻撓與自己商量便須等待等待最悞事我欲等待他他不等待我也世間人如毛出家人如角世間人如砂出家人如寶蓋見其甚少識其甚難所以菩薩聞人有出家之志必爲之懽喜助成況與居士同在一會者輒寄數語以當繞朝之策知不訝其唐突也

荅曾茂俊居士

前者兩得書不欲奉荅蓋見公迷情太甚未易直言今承三度書來不可無說或謂公起此念討傳輪還俗只是愛子之情若據我愚見公與傳輪不是父子決是前世冤家假名父子何以故世間人所謂父子

者必定要兒子多福多壽無難無災一生得箇好處此愛子之情也若使爲父的暴戾不慈又遇着爲子的忤逆不孝則便送官監禁嚴刑治罪名爲父子實是冤家矣夫出家修行乃超越三界最尊最上之事上之成佛作祖下之亦得人天福報此第一箇好處也出家人還俗必墮地獄地獄之苦比之送官治罪千萬億倍不可爲喻此第一箇不好處也公與傳輪不是冤家何苦起此毒念要推他墮地獄耶還俗的要墮地獄勸人還俗的也要墮地獄公決不願兒子墮地獄亦決不願自己墮地獄所以起此念者只爲

不知有佛法耳世間父子本沒相干死不得有生有死有聚有散公今年近六旬便教活到一百歲六箇兒子都在面前眼光落地時那一箇兒子替得死那一箇兒子跟得去既替不得死跟不得去靠他箇什麼既沒什麼靠他無端打妄想造惡業扯着手相牽墮地獄作什麼公決不可討傳輪還俗我卻要勸公出家且如我不知不覺撞在紅塵裏做一場宰官享一場富貴娶一場妻妾養一場兒女如今盡情撇下向空門裏甘澹薄忍勞苦修行今年五十一歲已出家十五年只見得遲了好生慚愧公比我老大幾年

不知回頭自家一箇兒子十七歲便能出家不生歡喜成就之意反增障礙起煩惱欲大家陷於地獄而後快此不可謂之愛子并不可謂之能自愛也我出家人直腸直口幸勿見怪更願諦信鄙言皈依三寶若沒有成佛祖事我亦不肯出家若沒有墮地獄事我亦久已還俗矣倘能回嗔作喜竟到丹霞彼此一心同修同證便與傳輪總入靈山會裏父慈子孝莫大於是方知此一段絡索爲賢喬梓面上出格相愛也不盡

與黃克泰兄弟

丹霞山澹歸白黃克泰兄弟前年打我庄頭偽見我只做不知蓋體我佛慈悲廣大之意讓過第一次今年又霸耕我田打我庄頭透三閣山大衆俱爲不平說道僧家軟弱法門必須上訴於南雄陸府王保昌陳縣王并各護法宰官我說克泰兄弟山鄉無知若一經衙門便有應加之刑應問之罪費了一年衣食悞了一年耕種殊可憐憫今再讓過第二次克泰兄弟亦當自問本心不可作孽何故此典田價乃當年爲克泰兒子贖身克泰將五十六石租寫契賣絕與我本府印照存據我以田多價少換作十八石典契

如此公平你亦何忍負心且我僧家長物皆是護法布施福德之田你若屢屢侵損常住錢糧即侵損施主福德罪業障重決無家道昌隆之事宜深生慚愧痛加改革若第三次橫行無理我必上訴府王縣王并護法宰官使你知有王法小懲大戒亦免得你兄弟心粗手滑造成大罪遺累家門又是我慈悲廣大處非有兩樣相待特此預白更請本都父老共聽此意公正勸教勿作非爲也

徧行堂集詩之一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詮
　　　古㒓　編

五言古

癸巳六月六日燈下作詩示世鎬誦

我昔辭家時片紙託遺囑有兒許讀書不許學干祿
傷哉天下人空荒沒嗜慾性命委妻孥谿壑塡酒肉
問以讀書事但取應科目古之勸學文云有千鍾粟
玉女顏如花貯之黃金屋父兄教子弟見聞纏積毒
以此失人理亡身終滅國我生遭陽九日車便傾覆

謬欲信大義意廣才不足開口迕要津殺機互相伏
傀乏介石姿引去未能速乃於播遷際孤根鍛黑獄
幸蒙浩蕩恩荷戈免刑戮桂林值土崩淸浪行秪躅
脫身事三寶厲懷拔五濁此生已再生涼風谿煩燠
昨來尋山棲暫過毘陵宿九年一見汝歎汝淚相續
汝母聞已亡汝昔知不讀蓋爲饑所驅勢亦有委曲
天性未易離世情良可卜若使金道隱忍恥還入俗
整頓宦家風歡聲動親族汝作宦家兒汝寧不自恧
嗚呼人可欺心欺安可贖我行道路多所見常數數
大道當好還世冑嬰顯戮鬼妻與鬼女掠賣如轉轂
豈能一王人常行萬鞭朴刀鋸免則已何敢怨奴僕
至於編戶氓宛轉陷溝瀆意計不可量皇天亦已酷
衆生業力盛惡果三相屬生旣負人形必復遭鬼錄
以此善思惟撫心應痛哭汝當感汝貧汝貧汝之福
我若有田園汝已罹桎梏今之爲儒者畧無行與服
有心不知簡有身不知束汝當自精勤克已養淳樸
勿復申恃人恃人多屈辱勿復高恃己恃己多孤獨
立於和介間氣體長肅穆謹察四威儀非禮如聽鞫
衣不厭麻縷食不厭麥菽雜作微細工勞苦勤習熟
安貧而學道斯爲善自牧汝父山澤癯廿老伴麋鹿

但得一把茆洗眼看飛瀑饑飽隨十方不藉汝饘粥
生必隨十方不藉汝棺槨一堆猛火中青山照白骨
汝自了汝事我自結我局但信我之言汝材天所篤

贈李孝廉確菴

轅下日侷促安知天所慳我行遇李侯境劇心更閑
驟見寡所語漸習時相關有家剩四壁衆析猶多艱
兒女頗隨分末俗勤加刪朋友豈可辭眞率相往還
天地遂敝鋼一一衲棲窮繯雖過車馬中不異厓深山
病僧若下急邇來學癡頑對之人意消愛憎無分顏
當年柳下惠介性難追攀雙目視雲霄只在塵埃間

三峽潤用蘇長公原韻

兩山互倚伏約束窘簷溜萬古無留心不暇與石鬬
浮烟亂晦明寒風集左右勢積輕海門途窮鼠圭竇
十目眩奔車三更失啼狖純灰滌老腸癡龍鬱成瘦
至今蛙黽聲未雜金玉奏獨憐瀠濮底群鋒穿一㲉
誰能攜石人開襟臥淸晝寄語利齒兒枕之不須潄

又

言出棲賢橋共聽三峽溜㲉洛未樹黨一水自相鬬
空崳攴盌底隕石斬袪右雷霆鼓風穴氷雨散雪竇
叟足墮鳥鳶連臂怯猿狖平砂不敢肥古篆爲之瘦

崖斷齧苔痕松孤引竹奏啞虎暫經丘獰龍時落㲉
烟合陽林昏波分陰峯晝誰詠數峯靑難酬一句潄

橋北百許步得一潭無名娟靜可愛紀之以詩

仍前韻

檜斷渺無聲招隱渴微溜（兩泉名）一穴與海通群龍矜
鼠鬬險側意屢左蹶踏袒恒右難持長短綆徧測大
小竇此潭是安魚秀壁不驚狖視掌旣能平削眉敢
辭瘦林莽來徐風宮商發雅奏金井與玉淵華名入
俗㲉適我偕朋儕浩歌及春晝急湍著茶戒玆水良
可潄

棲賢寺看雲

破寺無烈風欲雨亦可喜生綃適垂髮奚並或抱耳
疋練曳迴飇忽墮還復起群峯各吐氣合離爲所舐
離之重於烟合之輕於水銀海未翻波白虹先拭背
初疑別有山突兀天外倚久之信爲雲乃復是山耳
雨脚出山腰山頭入雲趾雨雲兩摸稜山亦忘彼此
五老遂長往引身避其子俄然一二老撼頤俯首視
三峽潭中龍久蟄以爲恥聊睨欲乘之雷電不相委
頗似鱗甲張還向盤渦裏那知雲所從頹爲雲所使
忩此旣非龍滕蛇心愈怒舊雲乾不散新雲濕不已

乾與濕瀰淪山流水欻峙高林杳溟濛深谷亂邐迤
匡廬眞面目轉眼迭成毁下方有忽無上方無益詭
我以地觀雲變現不可紀若以天觀雲素濤平若砥
天地欲相觀虛空隔一紙若從旁側觀昆侖蒸海底
當年七里霧一砥方寸七無盡兜羅綿世界廣如是
落日透餘光綫路窺錦綺如來金色臂屈指又伸指
頃之復黯然肥墨幻爲豕巧工恣爐薄歲月得形似
而此百千幅曾未移尺晷我非繪空手大虛毋乃滓

觀放生

人皆嫉我冷我已聽人疎近亦還娟俗吾生亦有初

夏長思老樹病久夢安居分定不可得來看人放魚

又

深淵旣投魚高雲亦縱鳥魚鳥得全生謀生事不少
有雀方出籠戢翼中道夭當時在籠中雙目斷縹緲
豈不盼前途前途安可保

來許山

許山至東官滘歸復及霤雨月對湖山曠懷渺難又
病中懶言笑昨來頗仍舊風雨掃苔陰矮屋尚無垢
雜花紅可照密樹綠方茂剝啄斷疏籬相期在閒晝
苦爪一盤湯知公升木皺何爲遺我昔月黑始相就

還間食荔枝肯待三日後樂天云三日則色味香盡去矣

至雷峯初雨會自昭自城中還山

衰氣落群卉貞實甝蕭森嚴霜被槁枝元化潛相斟
我昔遺之子已獲靜者心帶水隔長病有懷徒欽欽
及兹慰晤言小雨來初陰能無一日歎庶解三秋吟
嗚呼古人遠不可見於今時尚日以媮法流但浮沉
吾生惟狹中好友如山深何時續斷羽攜手梅花岑
素月照寒灰共理無絃琴琴聲不可聽氷雪濔空林
不知雨寂寞相對誰相尋

小除生辰和尚有詩垂示敬賦五言展謝

寒霜落永夜將曉月正白擁膝對孤檠悄然見疇昔
我生早無聞四十欲五十未忘鈍根恥庶免岐路泣
吾師秉慧劍殺活難可測七年阻山川及兹共除夕
天空開見淨電轉言思淵荷道則有憂求人固其急
我非念法華何以慰風穴隨緣分異熟因智成巧拙
馬祖方踞牀百丈便卷席衆拂與豎拂如雷起一喝
彼若有異同此豈無得失鐵圍兩座山紅爐一片雪
當日耳俱聾於今眼又黑曹谿有智海靈龜本無跡
石頭在夢中同此遊寂滅憫我甝疏慵慮我固狹劣
偶然値生緣方便示鞭策已受如幻身敢辭如幻職

元非二乘人萬物體不隔徹慚一念存得使諸病入
古今無兩用見起即成惑鐵牛過窓櫺有尾不得出
回頭纔一笑山海恣超越末流方簸蕩賢者宜尚默
雲霞委荒草舉手可長別不忍負衆生是爲佛祖式
持以對吾師如師心所切

寄絜菴邈太常卿

內外無重輕意各有去就嚴公來嶺表長夜豁淸晝
厲色濟聰明低眉視顚仆稍覺薰風生未待甘澤究
時爲禮樂先域在干戈後近聞陟奉常夔𡗝資領袖
炎海且洗濯康莊見馳驟雅節舞麟皇和聲傳宇宙

此行類徵黃飛書莫請施官高登足喜器廣隨所受
老親動顏色三命加傴僂溫溫白玉巵彩衣進芳酎
我本無事儕新歡已如舊庭前聽八音賀者方合奏
誰能歌此詞仁孝倘無負

負暄

早寒侵瘦骨負暄納天和群物各有喜分之何必多
忽忘樹影直稍覺微風過世人或不暇如我未蹉跎

月下

白影落在地我從水上行夜深四際泯凜然如有聲
歲暮民益窮感至悲復生荒营亦飲露欲起難爲情

孝山招同融谷遊芙蓉山

山行得前期入夢如有事凌晨索盥漱委杖買朝氣
府主巳宿戒飯罷出州次截流登笋輿數折盡墟市
坡陀類翔鴻摩雲落徙趨欹薄走雙江峭岩爭一勢
翠裏來長松心眼巳先至泠風襲毛髮散步即超詣
窺閣減天影裊泉掛石味小亭徹空觀連橋映百雉
撥草群象中自然成位置康仙傳石室峻壁但孤峙
絕頂懷飛霞地軒天忽輕指點洗藥池蚊蚋守荒廢
鶴馭渺難留遺丹失攘臂下山欲高吟多景奪尋思
迴車禮貞身捫碑辯滅字此老深一門外現非內秘

乞食飽貧兒等慈無兩利坐具敷急湍旱魃焰方熾
黑龍吹白霧千秋仰悲智我有差別相與古不相似
舉手謝吾友今日沾法施擇勝故有品幽曠理或二
茲遊獲兼美近密遠無蔽紫色澹山椒蒼烟輕水澨
欲釆金芙蓉氷心託蘭楫浩劫此登臨人同趣則異
蘊藉擅賢守磊落對名士歸州有空翠滿眼不可避
寶月巷寒濤誰闢第一義

代石栗賦謝孝山

野果得邀長歌蓋意外之遇草木何知咀嚼
有分題詩代謝亦猶彈子機之義也或謂孝

山此詩在人多在物少何以專爲石栗代訓
放下筆云且道石栗與滑歸是同是別

結根倚巖阿旦與蔓草弃水土力未充肌膚常不盈
幸然得所依石質剛而清霜露不相欺華實同生成
坦懷謝叢棘濯素含雲英回甘諫果浮薄厭新橙輕
凝膏逐朗桃流馥輸香杭荷堪野老饁敢厠侯門鯖
偶充幽人獻複邀君子銘文章五色披燁燁靈芝榮
鸞歌鳳亦舞天樂紛和鳴鏘之丹霞屏畫畫山玄卿
我無瓊瑤姿何以訓連城額茲甘蔗翁淡尾無濃情
久酌一字報搔曳如懸旌空煩月下盤赤玉迷朱櫻

長懺海上松椌鶴飛瑤京願爲黃金壺貯君重玄精
願爲朱絲絃發君十指聲願爲白鴿血飲君萬里行
願爲甘露池灑君午夜醒願爲輪王髻得君雙珠擎
庶非芹子美螯口虛逢迎猶存眇小軀一葉隨茶鐺
倘因咀嚼餘玉齒開雲笙葵短日復長脉脉無由傾
蛩吟不當節此念徒分明

荅孝山

結髮事詩書志不在溫飽况以度世姿敢爲宴安小
衆人眯尺寸達者貫幽渺釋尊操一鉢乃爲萬類保
我有致福心一豎還一掃彼無足法相雙遮亦雙表

日月相鮮新風塵自衰老五十愧無聞長懷愁如擣

又

峩峩百尺城方廣倂諸天孑孑四依衆清淨超時賢
眇眇一笻客凌厲隨風烟空山豈無事植福畬良田
遠公來雁門精舍開龍泉粲粲桓荆州蔚爲護法先
我行非古人峯頂鄰逼玄雄州得賢守夙願乘王權
江山荅靈秀筆墨娛清妍顧惟政事餘鏡像從貞詮
乞食世所鄙上德存哀憐公意兩不取所値非金錢
丈夫貴知己一諾中腸宣念此復涕零迴首悲窮年
東方有二士智行長差肩去聖日以遙此外誰能倂

又

負夫不分財烈士不分名我亦兩不分而俱無所成
眞俗各取舍俯仰虛權衡達人如幻觀可否無留情
擇勝崇精藍與物譚無生無生不可譚悅耳非希聲
隨緣消起滅即事訓將迎於吾復何有庶此期空行

又

如覺頗居先人誰宜在後疇昔有聖賢救人如自救
明明此一心長夜不復晝我無破闇手曠懷邈難就
旃檀繞園林天鼓發雲岫藉茲四事勤蔚彼千枝秀
栖栖無乃佞謬託如蘭臭永劫以塤箎期公同雅奏

贈強佑人

夜半發長鳴誰知烏曰烏春雨雖濛濛秋月元皎皎
坐上握鏌鎁塵中走腰裹拔俗忌纏綿識眞貴明了
二輪無軌轍一日喪邊表衆生根自鈍孤客器常小
手脚徒從容鬚眉日衰老吾生愧無聞法器歸智寶
何當同快人窮年恣幽討題詩不盡意寄我强哉矯

同阿字首座茶集徐仲遠南池

我行別南池轉眼餘三秋今來當伏暑一豁開離愁
涼風如故人澗達成綢繆華山出後勁清烈分溫柔
雖談聞王賓素磁清獻酬揮袂欲出門迴首招偏舟

茲池十餘頃文瀾蕩中流輕雷忽隱隱密竹方修修
三周繞山水一撮當浮丘舍後闢廣圃墻隅立高樓
水雲分外放丘壑懷中收白魚解人意飛躍馳雙艀
世路無逹觀偪側何時休預聞一着寬因知萬法優
吾友得地大老僧亦天遊豈云學佛隘雲游迷空漚
歸途寄此語爲子垂鴻猷 小華山荔枝佳品

李曉湘司寇八袠初度

紫府下龍灣格古氣自清歲星有東方華嶽支西傾
俊拔奪巍科卓犖推詞英白燕巢青蒲門闕寒風生
迴翔副京尹彈壓資干城指麾出鼓旗才望歸台衡

批救見執法析疑開引經當時尚鍛鍊案牘橫刀兵
于張無奴地徐杜能持平拂衣三十載白變存周楨
歸然魯靈光孤月開繁星顧我非彩鳳嘆世皆蒼鷹
載菴通法喜笑傲殊途迎一別隔千里遙雜穿颸颸
今年當九九元化環天行三達四海尊玉版黃金名
丹霞望紫氣鬱鬱何崢嶸石乳烹巖茶露葵熟香秔
道遠莫致之長謠寄仙聲側聞寶木上擊鼓還吹笙
海中三神山彷彿飛雲軿西域有文康雞犬牽凰麟
得一各爲萬其數非虧盈請將妙喜國一朵蓮花擎
持問無量光誰弟誰爲兄弟兄不可辨二老還分明

讀孝山遊丹霞五言古體賦答

茫茫萬古中山川日荒遯不具摧蕩手烏能抉其蘊
隳事既多迷墮理亦成各丘壑走聲名顯晦各有運
我來闢丹霞歲晚才欲盡雅唱發機山標格自清峻
一朝成勝覽百代留逸興粲粲落唾珠堂堂開筆陣
隨色搖千光異種開六震尚憐刻燭遲未覺脫腕迅
七律妙同妍五言尤獨振遠公石門作波瀾窘尺寸
太白老謫仙清綠亦齷齪子美入蜀詩激越寫孤韻
格力勁相敵風味雅猶遜野叟覩學步如蚉不可奮
飛兎越山海驥足涉難遴十日燿七金世日豈能躪

案山頭自點王峯喉亦頓偉哉六識利能起四大鈍
頷笑錦巖石刻畫有餘恨群遊鮮雄略獨造失英分
百年一灑墨徒結山靈釁登臨才未潤訓詁理宜慎
茲山幸且徵此老秀誰孕太虛憑蹴踏列國恣踩躪
不知何代賢交馳飛雲刃遊山如讀書卓犖見高論
讀詩如遊山紬繹方屢進有聲皆金鏗無色不玉潤
傑構仰瓊樓神觀入空印我雖山中客曲折迷所認
是詩兼記體勢與良史近水經注絕倫天台賦莫問
一卷供臥遊遯世得無悶天龍護更喜魔外忠休慍
至今風雨聲萬竅走木肉何當勒窮崖遊分五嶽鎮

留別劉淨菴

劉公激西江龍川蕩烟月數從湖上遊出處未留跡
昨來視我病偶然論疇昔乃知無垢人心口滿水鐵
大鵬掠南溟千里遮一翼愛綱一絲縈化作池中物
君能絕家緣廿年保孤客眼前無罣礙世事可手裂
將相非丈夫詩文亦小術浮名落肥遯生死豈能越
二聖雖同流此宗本殊絕瑞開有導師意久立深雪
胡爲猶路岐實所未圖歇人生罾隙駒擔荷貴壯色
君纔過强仕我已踰半百瘧鬼煎脂膏自救了不及
念君留苦語空山倘相憶

留別翟憲中

湖山渺千里鉼鉢隨孤節遠遊非玩物逐景憐飄蓬
憶昔華首老聽法如雲從我行一無有展手尋三空
三輪等空見檀波羅蜜　惠州古名邦豈復來坡公胡然翟夫子
千載超遺蹤勁翼無卑棲去若摩天鴻一朝雲路隔
甘守蔾藿中文詞遠飛揚名節堅磨礲愛我數相見
雲海交心胸河南與湖北蠟屐如輕風淸談日忘疲
暮析連晨鐘良朋合亦難此意深無窮吾生過五十
大事猶悤悤君有近道姿明如白陽銅何當凌雲霞
高視如來峯後將且未期延頸津梁通長吟託迴飈

登落千巖松

吳天朗司李居懿韶州守過海幢言別

澄江寒色淨漾日如淸秋木葉不知下微風懶欲休
閑庭闃無事緩步當遠遊良朋閒烟艇寂寞能相求
溫溫見雅操落落論前修晤言得幾時別夢驚滄洲
殘身荷飄笠慘澹隨戈矛丹霄下鸞鶖塌翅追鵂鶹
兩公君子人與我心夷猶貪泉往已涇韶音來未收
揭啣雨露寬勿使氷霜浮執手豈無懷此意雲俱流
白馬有遺經或泛吳門舟出處本難齊吹波各成漚
他時復一笑舊面餘雙眸

戊申春二月三日孝山融谷冒雨重遊丹霞即事七首

春雨不欲霽山行良亦難使君超方意視若秋旻寬
舍舟戒輿徒巖岫增波瀾度溪逾九曲陟巘仍千盤
白雲墮澗底忽豆前林端我歸尚先期百丈爭高灘
積風蕩烟靄骨與神俱寒荒村入鴻濛曠懷成古歡
策杖愧未能念之不能餐

又

更解到山維隨流待嘉客夕嵐下天風雲腤水生白
候人落沙頭聯騎見山脊相對慰泥塗素甕延敞席

畛公山水情衙巷色彌憚此中亦有路登頓倍險窄
方舟蹴浪花喬齒嚙墮石炬火列長隄江影亂明滅
荒圍且假榻風景半疇昔幽夢紓勞筋徐理登山屐

又

鐘聲發朝爽谿落天門開當年危絕梯磴道升崇臺
萬古一石梁設險疑天台有人闢廣路窮子忻歸來
峭壁雨相讓山勢無雄猜使君五鳳樓及此分餘材
凌空得壯觀過隙歸纖埃雙堤隱豐林樹色何佳哉
我無雨露功茅鐮倣蓬萊爲公建德標紫金共崔嵬

又

炷香繞清磬櫩齊過方丈吾師惟樸衷深靜各相向
沆侯來朝霞意氣自清壯微言徐引伸亹亹生跌宕
庭戶雖蕭森霽色起疎暘爲道貴日損知公澹無尚
如來有遺身五色紛異狀顧惟同體疑仰瞻一惆悵
不見淨琉璃雲歸春亦放是日瞻禮舍利

又

前來越三載締搆谷重遊探巖獲清池倚松結飛樓
洩雲高木散碧影交雙眸揷草故難竟分衛何當周
我如負山蚊經營習長憂淨名遺一鉢七日香俱浮
新田三百畝子粒登深秋妙巖十八臂傑閣開重丘

誰爲法長城七載如同舟豈無出塵士一宿非共謀
念此各有當吾亦安吾求

又

螺巖不可陟爲雨無常傾好客不可留爲官有常程
疾雷走山腰疑與蛟龍爭我心得誰安泠風聒孤縈
勝遊未易齊山靈失逢迎不因跋涉勞何由見深情
老人有別緒一語連三更人生會如夢亦夢談無生
兩公近道姿春日鬧秋聲來朝復衝泥一念猶砰砰

又

送別在何所言從護生隄我方理扁舟千峯一時迷

籃輿下白雲玉臺爲之低溯流上瑤塘指點前遊蹊
比風吹別恨雨色仍淒淒欲別不能言滿口無端倪
吾儕具勝情矯首輕丹梯形役徒相牽戢身任雲霓
何時各無事倚杖聽黃鸝迴船復三嘆錦水東流西
物外寄所懷渺與孤峯齊虛堂聞決溜過膝思扶犁

覺熏有冒雨行舟之作示之

俯視不見水仰視不見山乾坤迷徧霧巖溜徒潺潺
我行當乞食策杖辭雲關片葉轉深江奔雷怯層灣
一笑語同舟愼勿愁險艱芒鞋穿絲路急篙闘飛湍
逆風吹苦雨襟袖無由乾習子忽有句長吟發歡顏

道流所異入用忙如用閒苦趣雖復逾詩情未嘗刪
刪翛雨不受此老隨時遷

孝山招同方蘧谿谷茶集聽雨軒

閒園閒無事好友來相期鄰齋亦蕭然心眼無瑕疵
小軒舊聽雨虛牕對清池芭蕉欲抽綠力困春寒時
緩步過水亭往事懷新詩屈指四五年急景如飈馳
形役心自疲衰病安可辭閒有棲玄士爽黎迴春姿
丹田升玉液紫宮發金芝谷神初不死老聃尚嬰兒
宴坐觀浮雲勿受青山嗤吾生豈無涯此道非磷淄
清言澹忘夕歸途足涼颸涼颸不可留會遺長松持

阮安期初度

天下有至樂吾心元自安偶然見所涉觸境生波瀾
風雲與日月借彼旁人觀動故無可止靜亦無可攀
我爲獨立者長弄宜僚丸石上既栽花珠邊隨走盤
未覺成古今豈復留悲歡君今六十九昨夢如奔湍
每從川上吟勿爲逝者嘆萬古一不舍晝夜誰能干
一念無量光念念循循環此環無始末循之亦無端
意起意滅際鳥跡空中翻鳥來空不破鳥去空不完
所以達觀士目前地常寬

虔州重送松溪

來往日茫茫疾流過一瞬淺深不自知愛憎各無定
惟有法喜遊不與世味盡萬子宦雄州代達信吕近
怕求一字活恥爲上官殉紊牘雖紛紜氣豈自深靜
方我來丹霞每見意益進棲心樂大乘心跡兩無吝
君理歸帆輕我有行艓迅烟雨沒空江天水融月印
相期鬱孤臺吊古中獨論同行不同止離合得無恨
人生貴聞道壓網落破甑頗有聰敏士目光短尺寸
自迷全海潮一一浮漚認如君秉慧業正照識旁映
爲窮四相微欲掃十重礙吾雖病馳驅且解獨立慍
法海資連舸大事摸圓鏡他時當一笑會各無所問

東林寺

化人入市中纍如喪家狗昨來水東遊塵封一朝剖
山蒼秋露桐江明春月柳素心見長者曠懷挈良友
亦如槭足徒忽得散腰走是日暑氣濃飽飯疑中酒
涼風偏滑域我到即我有開襟步廣塗順邑濟林藪
潑茗話燈前不如簷下缶水花懶矜複蘊藉人定後
落枕上羲皇蒲牢本無口道流丘壑姿烟雲饒敵手
歎我攬勝心乃如魚在笱埋璧貴相當不跨郎加肘
紛紛成隔絕安能壓其紐托鉢詐不饑雅俗兩無取
晨風問歸棹一別再迴首涉幽不知疲所知不可久

題詩寄所歡爲我課矇瞍還如兩盲人不見旁觀醜

贈屠育仁

吳門重要離風竝梁鴻遠至今氣誼徒不隨流俗轉
屠公稱市隱未以然諾顯陰德如耳鳴衆聞則已淺
侃侃莊俊叔隻身墮虎圂往來頻畫策身亦幾不免
解驂不市恩折節此其選若敖豈無虞匪躬故蹇蹇
鳳雛下丹穴老懷庶可卷更締朱陳歡長者將何忝

贈莊蝶菴

莊公經世才時命兩不猶覆城無完家安得辭俘囚
脫身還其里死礫繁鵂鶹雪涕語父老心在夫何憂

譬如三災餘慘澹生調柔萬民一手足幸勿尋仇讐
不能消鬬諍以此興戈矛爲善不易成爲惡亦難收
且安耕鑿常莫遺子孫羞父老拜稽首此語黃金鏤
至今水東村鼓腹行歌謳公方賦樂饑碧水浮虛舟
五松隨結露六月仍披裘人生貴行德何必爲公侯
君看嬴政鹿不如王烈牛誰爲輸王寶吾欲游吾鷗

贈楊榴菴

匡山有遺民逸宕饒英風秉質貴獨異舉足嫌雷同
六翮手自鎩不作摩天鴻覩其自薰衜次骨求心宗
知我來虔州朝夕能從容投林或曳屣過水兼扶笻

我猶習麤行一鉢擎虛空相對各蕭然致雨吾非龍
遠客憐近客兩者皆奇窮來朝順流下更問陶皮翁
歸舟欲相攜下榻螺巖中老僧亦無根鐵船駕千峯
落帆時觸石罣脚還摩松與子一長笑老大成童蒙

章貢遇趙止安東歸有贈

雨散十五載不意此相見把臂未及語老淚欲覆面
君無叩門心我有托鉢願各爲業風吹顚倒成一片
涸鮒來長途流水得無羨江湖本相忘呴濡忽中變
物情浮似雲人命速似電畸人騎厄運穿針每失線
公有好兒子五經筒獨擅授徒獲館穀一一拜自獻

妻子不預聞此意良足念予今去其齒甘酸且一串
他時能摩天晚景猶可戀吾兒立冥塗爲公標左券

盧子占故宅

虔州有清池長夏生氷霜當年盧少參舉族斯淪亡
去今二十載父老猶悲傷云有住公子八歲能文章
朱唇逗黑齒步武如鴻翔整衣出再拜我炙先爲倡
一辭楊督師再辭兩高堂辭亦幾何時此地無商量
楊公額盧公一笑淚雙行與君老成人豈不如兒郎
其家爭致炙若網俱隨綱我猶聞此子墮地達雛鄉
應欲手援人所愛先忠良微吟當曉風灑然見南陽

喜晤郎晉颺

伏日怯亭午散帶依東軒忽聞嘉客來爽氣開林泉意色自醇至吐詞復淸妍朗如玉山行照我衣裳鮮亦如諸根寂金石聲淵淵我行辭故鄉倏已廿四年老來謝衰朽英絕思時賢天涯遣之子使我心油然枯茶三兩巡沉鬱爲之宣曉風醒昨夢昔人散如烟吾生晚聞道逝水無停川後者不可窮何必窮其先乞士愧妙指一鼓琴無絃群蒙執微塵勢與須彌連安得賾達流剛豐摧中堅茫茫雲水遠欲刺華亭船異時許相值莫舉羲皇鞭

贈劉坦如

時令不相應不得各無事生當目車側未展扶輪志劉公抱朴心肯隨流水逝烈火焚其林往返奮孤翅微力豈能及願作風雨司虞人更張羅徧仄走一世昨來章水湄我亦適然至相別二十年勞苦俱嘿置所見非昔人與今不相似西江豈無水口門化爲鼻不如南山田蕪穢猶可治吾持㑹空鉢千家習游戲孰爲一事真惟此卽餘二君見天然老可得無生意百歲已過半榛僨上中駟象王獨往來忽受微塵制如持衣底珠而與蟯蛣市會操一尺箠各取萬里勢

丹霞老黃獨緩火熟無殲十年作宰相一笑與李泌

百家村

偶尋故人約言登百家村當年劉侍郎甲第如雲屯一朝罹兵燹空劫惟灰痕園林走蒿萊籬落穿雞豚中有賢公子雅質猶春溫烹泉摘嘉蔬往事時一論君家秉節義世德詩書敦盛衰非有常枝條歸本根萬木見萎謝且幸留芳孫世情豈足問一歎聲已吞歸途循曲巷彷彿聯高門斷磚費屏除且復謀朝昏舉手欲辭維暮天不可捫猛風吹寒雨爲我一招魂

送舟還萬安東胡明府雖滌

我舟阻飄風忽如退飛鷁置之江中央宛如劍化石驚濤佐怒號攢鏃萬弩急隨流故未易逆行安可得人心有何能憑此境風力襲來成虧事於汝非損益雲洲懸炎蒸爲我寛偪側亦如負販兒華屋豈其宅津人操小舟矯若生羽翼所受非所宜進寸或違尺

題詩謝明府兼告遠遊客

亦菴贈中千院主

乘風下西昌水石自相感密雲猶未開蒼林逗新綠亦菴賢主人喜我來投宿倒衣入傾蓋高枕慰跧跼此地泰灰餘所存數椽屋外護資殷勤內修達淳樸

連榼見鱗次雲水恣所畜一顧春浮深再步阴巷曲
名士時相過道流本不速花雨三冬委天龍一指蘊
惟茲歡喜地永爲吉祥族吾憐萬頃陂荊棘壘潢瀆
一飯或有恒豈免嘑與蹴如公能磊落道廣禮自足
靑原天人師法輪藉轉轂願開師子吼肯作啞羊獄
我爲三歎息日光在西陸與公幷生客剖心不掩目
好事復誰同且作異書讀欲言不盡意更秉中宵燭

題堀坊志

顓孫有賢胤堀坊纂斎譜治術開鳳鸞文才擅龍虎
我昔受書時雙眼自楚楚每爲子張氏仰首勤一俯

長憐宋人陋說十不識五欲攻一字過忘爲兩字侮
堂堂何氣象能作萬物母容衆矜不能此石天可補
吾心等虛空曲士各城府難與並爲仁微言久聾瞽
我法貫大乘衆生一佛土饑溺惘吾子知覺開爾祖
爲語陳公前記取雲門普

于慧男明府茶集即事

長吟揖世間風雅日零落名流非大家日開意難拓
地界如浮灰蠟蝡共纏索彼有嚀雲鴻冥心出寥廓
于公宰廬陵氣量自寬綽霽月滿戸庭涼波恣斟酌
入當疲劵餘吏道日銷爍肆應如春光入物毋不覺

我來一披襟豁如躡九嶽借此伊蒲饌繞欄見花樂
妙染逢陸生攜手天繪閣帝京夢昔遊景物宛如昨
眼光浮茗盌五色尚紛錯卽事饒感慨雅論轉礌磚
太末能飛騰火燄不可泊誰爲過量人顚倒用苦樂
掇皮則已眞致情亦非作飲公太古懷不獨重然諾
相開在風塵相見在丘壑不讀秋水篇安知北海若

贈汪舟次

我爲廬陵行耳熱汪舟次昨來讀其詩雄力發英智
霍如鞲上鷹望雲側雙翅雖有黃口鵬老拳安足試
櫟園吾老友指屈天下士知已昔所希一生當兩世

孤燈百慮燼逸才結遙思寶琴響河山老僧舞不置
同行不同見辨眼已失字同見不同行比足卽亡駟
掃除壇坫職立罷屠沽市疾趨淮陰軍卷甲持赤幟
暫破四兵觀且慰單行志

題瘞錢圖壽蘇節母

孤嫠教其子得養故所喜治墻獲錢穴無人亦非已
呼兒速瘞之雙眼淨如洗汝食報汝勞神明何可倚
一念邀僥倖萬事成苟且奸官多得錢一笑頽有泚
得官榮其親得錢忘其身丞相不貴兒其如錢有神
粲粲李景讓蔚爲唐名臣毋懷比堂訓積雪蕩浮雲

吾儕蘇節母百世若比鄰

留別雖藩

觸熱下雲洲始識胡明府飲我氷雪心坐對若太古
荊棘披荒城四野還樂土徐行直童叟安歌徹農圃
生物彌道周麒麟罷作脯不勞六牙駁窮山失猛虎
當時異縣氓恨不同父母我歸自廬陵三月益桉堵
祠廟已楹桷宮墻亦柱礎濂溪有書院係業俟鐘鼓
治術聞龔黃彼服見鄒魯時事猶紛綸使者日旁午
馬上矜適公負意落田祖腰笏寧自疲衆耜暫無苦
如君一樸心屈指渺難數丹霞走化人空翠眩山塢

且教飯滿鉢未遣魚生釜口門吸西江愧我不復吐
倚舷增別緒山川忽修阻出世與世間清硬略相伍
安能一千縣尺寸均塡撫會使無事僧串入擊壤譜
朝爽生輕風雙江動柔櫓別來更相見白雲澹秋浦

送石鑑覞兄奉命之長慶

末流日以下此道將安終自非再來人豈克扶吾宗
閩城有勝流紫栢左蒙茸繭稱希聖賢尚老成英雄
了見物不遷信此心無窮金歸最上乘一印傳雷峯
雷峯博山孫密移選飛龍雙幢夾長慶從天下瑤宮
吾兄嗣眞化矯若千雷從領衆出棲賢大法初昭融

如來隱遺蛻五色光瞳曨符采一相映出地先浮空
煜如海底日忽發三更紅丁未浴佛日棲賢橋畔湧出舍利飛書來
八閩仰天乞淸風推轂重此行祖德存良弓九仙關
逸駕頓驂扶桑東不隔崑崙西五老寸懷中別情非
不深所貴開群蒙吾聞禪販子嘐嘐繁師蟊薄漿宸
白乳尾缶爭黃鐘活人旣有刀挂角元無蹤百草萎
霜雪獨立惟高松正眼本不邪卷簾忽亡功寄語稜
禪客項羽猶重瞳誰償七蒲團我欲烹而翁念此熱
我腸千里攜孤筇

將還丹霞留別孝山兼呈石鑑兄

終歲劬奔走餘心長悄然空山豈無事不敢理歸舷
落枕出殘夢荒雞愁曙天欲語恐驚衆月上晨星連
憀憀透窗白遙遙兩地懸太守念我行老去憂來煎
借此小除夕爲我訓生緣生緣何足訓且以支窮年
感德心愈弱如絲颺風烟去住各無力忽墮江沙邊
江舟絕鳴榔日落沙鷗眠旅雁未高翔飲啄交相憐
相憐不可久此恨誰爲傳

騎驢印事

借得長耳騎言歸故山麓衎有未歸情中道謀野宿
吾生如車輪不知誰轉轂近里勿變遷一機自徑復

又如夢中事前後不相續境緣落遊思力用恒不足
垂鞭忽念汝歲暮廿水穀木非丹霞有忽從丹霞役
梨溪走雙江嚙石盾屢剝疾行窘肢脅顙步憐躑躅
籃輿庶可代側景尚堪逐荒塗疑是非遥指龍尾曲
載欣童子巖小憩啜白粥憶汝猶未來晚色已可掬
遣人往迎之乳虎草間伏螺聲嶺上起驚竄入深谷
相間且一笑聊川慰煩促晨光警宿鳥遠烟濟朝旭
我有新年心怯置舊年腹喜汝已解鞍松間息茅屋
能忘歸路愁爲我飽脫粟勞勞各未終石田駕黃犢
安得隨春風拋韁踏新綠

寄答鄭牧仲

天下有同憂君子無先樂時當涉險阻聖人久不作
以此一固窮俯仰兩無怍大易闡微言群儒矜絕學
誰爲箍桶翁一指化穿鑿春秋非國史取義存筆削
舉例仰摧堅魏范皆折角左徒倚醉天有問不能答
深江石可喜血淚湧盃酌於戲此遺老守死臥丘壑
饑寒日相尋氣象未銷鑠茅簷發悲歌風雷一時落
斯文豈墜地雙行荷奇嶽我本乞士流穿雲翻獨鶴
忽過鳳凰臺長鳴如有託石室開名山韋編分後覺
相見未可期同風在寥廓

次韻孝山上元前一日茶集龍護園

春光從何來萬象忽了了化理亦同流獄市久勿擾
不知洪鈞力其意先百草吾人坐相對此德宿已飽
退思淸有餘宗乘復蒐討遺鉢下毘耶孤磬達雲表
名言茶玄賞賓主各三倒豈彼嶽濱懷江山更圍繞
燈月散千光人影自相抱浮塵聚仰空妙嚴不待掃
我有長松林懸蘿碧烟裊欲往未能歸咫尺三山杳
廣庭漾虛明試撥水中藻一笑憶吾師霍如天共曉
（客冬天老人集此孝山有憶昨金粟臨之句）赫日走風霆不遷吾所保白
社來宗雷長城克淸皎錦水遲雙魚枯枝還獨鳥時

把使君詩餘音猶嫋嫋

聽雨軒小集

十日作陰沍晴光始欲展凝雲誰手擘碧落色漸顯
我來聽雨軒春波宕猶眼衲衣共名流四座各無忝
虎頭能寫生阿堵不輕點丹霞有三笑愧我非慧遠
（吳友宗善寫照爲孝山融茶落葉作三笑圖）鹿鹿五十年老至不可剪借
問方平翁蓬萊幾淸淺新詩迭微吟風雅得沉湎神
山望瀛海瑤華豈易采（文可與予同閱孝山新詩）張燈續餘歡素
芬浮茗盌樂事無幾何每爲物所轉還念遠行客勞
勞敝重趼（是日與石兄送別始罷）心亡境自寂用理故非遣薰

風自南來會此人亦鮮

送與安上座入丹霞

虛閣俯深江風雨時一吼孤情託眇莽遊目亦無偶
微雲起空山卷舒故難久一朝隨飄風縷縷復何有
記與兄別時屈指及三酉各從百妖餘利鈎羸脫口
不獲留飛揚何討辭老醜稱朋見端水雙眼霞兩肘
初云關未過再云骨漸朽同流作宕子此心能不剖
星言入丹霞萬事謝紛糾君見天然翁窮巖只老叟
殺活一時行魔佛兩俱掊室中埋文繅一拜再歷紐
我歸方有言君聞已欲嘔飛濤洛長松白月隨疎柳

危峯起神螺群石伏蝌蚪誰家古牆隅劒光發敝帚
一衆一切斷二頭與三首何妨老趙州百歲擅黃耇
廣庭擊金鐘圭竇裂瓦缶彌天走群蟻吾得擠吾手

送彭退菴

秋水下端溪月滌玻璃白群峯不自獻輕風逗遙碧
好友當遠行意氣何修飭朝廷將右文選曹且虛席
豈無民事憂政本存衆劾吏道日多岐賢愚同梗塞
上下兩手中千變蒙一格黃河嚙介沙百川彼其責
君于此薑桂細人託枳棘公如白陽銅即彼見清識
此行酌寬嚴於法宜損益丈夫首皇路爲物常作則

念茲一邑難憫彼四海厄誰能用才賢乃如嗜雞跖
和風翁郊原嗚咲亦休息吾猶老山鬼丹霞藉開闢
八載忽將離憂來不可摘息壤故在彼攜手龍尾石
半途牽化人未暇陪遊屐名山公所王靚面豈生客
中有天然翁相對出語默春容發宿智庶川慰疇昔
去思采風謠行旅慎眼食我有浮雲影未挂太空跡
拄杖欲橫挑所感眇難即雪後觀西山層冰立青壁
不知何許人共此千古色

送詹山還文昌

拄席溯端溪欲別且留夢念君有遠懷於世無所重

微風落秋邑無言忽成誦用心求此心此心不可用
譬如工伎兒一唱有餘弄和伎亦有人靚伎亦有衆
自作還自止萬法了無動無動豈可求黃河六月凍
夫人有不言有言即不中乘興出天門副車眯首從
一指犯無將向而不敢奉老樹蟠修途長蛇伏如棟
度海歸文昌彈琴得無訟吾道絕人爲此老本天縱
其來不許迎其去不許送碣石隱洪濤梅花飛古洞
怒即擊鷹鸇喜即迴鸞鳳帝力各相忘淳風渺難共
四河自安流眼沙莫相鬨賢起與所絲全身入此甕
思君天一涯長謠乏飛鞚敲頭俛白雲荷谷妙香供

留別庸菴

群卉爭春妍相顧各無主維彼曠士懷氣若朝霞舉步屧迴香光盼睞愼所與一時成風謠萬象作規矩史公郡將中落落寡儔侶文場建旗鼓繡虎盡爲鼠金翅扇四溟犇龍弱如縷明珠旣在掌鱗爪何足取英聲發唱歎遥思寄支許惆玆五濁流陋若丘塚聚忿欲凌青霞踟躕向誰語

又

樸心日以散萬目穿錐刀黃金鑄大雅其輕若鴻毛隨風墮淤泥吹之不能高達士存讓節市井非吾曹

所思在無爭深與空輪交一言成砥柱河流自滔滔人生如浮雲與物爲波濤甘雨畢已降半縷誰能操愛君此意右渺若居曾巢回首謝風塵攘臂何其勞

又

端水落春風崧臺上秋月中有古刺史潔府分氷雪六合蒙瘡痍萬物罷芽蘖誰能現化城此場名小歇事至不可已治之如養拙結解隨後先何由造寒熱公庭下鳥雀朋園彼爪齕焚香餘宴坐吾道無磨涅雞犬旣有村蛇鼠亦有穴救時貴因時和緩傾稷契勝兵踰百萬賢守比其烈念之及高天遲君作喉舌

又

人間猶執熱覿面無輕風微雨灑修篁白月篩長松我來自丹霞彷彿生塵容使君格外士渺若雲間鴻簿書沉耳目天海浮心胸始知般若光不受根塵封結集憶同心念欲追元功峩峩紫玉臺傑閣摩青空能無第一義杲日行天中密因存外護息壤高靈峯至今秉慧業如雷發群蒙微言屢相當悲願開無窮欲歸未易別流水門前通錦溪夢高峽影入青芙蓉會當乘宿智建我南華宗

堯民初度

黎子喜談兵儒冠折宿將當年建鼓旗欲圖麟閣上世事難具陳棄印歸衡門春風動絲酒玉樹圍兒孫今年六十一擊鼓吹竽笙高堂懸幅素中有仙人蹲仙人一舉手太空生片雲雲端飛白鶴相與遊崑崙我從彼中來行詣能無敎期以一千年挫之朝玉京玉京有奇樹香乳環其根霏霏落枝條玉瀾浮金英天人不露頂流光照無垠日月非日月七寶搖空青其少無今古其老不可論按行過蓬萊海水淺復淸未超一念頃三淛還三盈回觀八萬劫馬尾盤蒼蠅

贈繆湑璲

異才且未盡繆子琴川秀昔和大風篇雲濤飛白晝
我思探奇字玄亭渺難就昨來賦孔雀格力信天授
五兵旣合圍八音方迭奏名流多蹭蹬雲路塞圭竇
感慨赤霄行陳義一何厚丈夫獨往來利鈍隨所遘
人生不百年捷如風過牖我說無生論心齒寒俱透
泄雲桂枯藤斷崖懸決溜中有冥心士深坐嘿相扣
二障裂無餘攜手陟靈鷲回覩大千機一漚動群瞀
密林鬱森嚴忽作師子吼試問威音王誰先復誰後

贈石肯院主

少壯不知遊孤根落兵火老來始發興心力又相左

迺知過時客行住無一可石公儈中俊欲脫三界鎖
住菴二十年氣象適無我丈夫雙不借豈受鄉土裹
瀛海白一漚齊州青九朶此樂可忘死安能終日坐
丹霞有空花近已結空果拄杖忽交肩乾坤各駊騀
子健我不如難舞春江柁判將滿盌塡草鞋破則那
長從黑白月隱現珠一顆爲呼寶掌翁結此千歲夥

贈宜吏部

寒江欲見底嶺梅方試花言尋宜吏部春色徧天涯
坐對若曠古一笑凌青霞胸中懸寶鏡舌上流頻伽
高言發龍吟兩部驅群蛙亦如白月旁渺渺乘浮槎

回看地下人涉路忘其家三支獨浸淫五濁相紛拏
昔賢有微義不復生萌芽此宗靜慮門字水形如巴
且當泯一性何得疑千差有時及民事遶樹憐飛鴉
淸議詎不尊慷慨漁陽檛五光袖中石補處留神媧
餘聲動閶闔擊鼓還吹笳吾道自無隱豈必圍袈裟

凌江還山舟中有懷蕭霖以御寄孝山

雲水濟如晝南風方北吹凌江頻去來僕僕將何爲
故人至錦溪未往心已歸同道相慰留我意不可回
與子本同根濟時念成灰若有鸞鳳姿未識鷹鸇誰
南山旣有田東籬亦有菊騎驢過西湖牀頭酒正熟

春風動百卉大小各自足吾人何不然妄想更相續
丹霞百丈峯左右繞松竹八年勞締搆不得經月宿
將子期脂言歲暮苦局促舊年停歸舟新年圖遠遊
我有永劫懷豈爲一時謀生老與病死視若雲俱浮
子靜我亦動殊放非殊收因思陸大夫叱馭仍淹留
爲人德愈長爲官力難周物情自安忍民隱誰咨諏
欲歸當盛年瓢笠安可求嗟彼偕樂士百世私其憂
何當兩相忘天海同優游

智篁侍者從予最久或言其已度四句爲示此

亦竟不知其月日也

嶺北人慶十嶺南人慶一慶一慶十尚餘一慶一不欠十
嶺北與嶺南算子各明白一人纔傳虛萬人便傳實
汝年四十二喚作三十七以我所餘本爲汝所入息
報汝服勞心助汝增上力願汝滅疾苦令汝成道業
譬如珠川水朝潮還夕汐潮汐自往來珠川匪生滅
至今萬古流無人論疇昔

鑄九招遊星巖話別即事

別意不可盡欲寫難爲容置之水石間響答將無同
鴛言遊星巖逕思窮靈峯珠履方錯落（周問公蔡用昭歐陽元玠）
玉樹尤菁蔥（令子奇子）使君騎駿馬蟜若雲間鴻春波生
積雨流膏沐芙蓉月鏡一相映巍峩入珠宮當年熊
制府願力何恢弘巨浸傾金像狂飈圻高墉未餘四
十載繼起無共功荒圃沿蓑叢曲徑穿玲瓏數折登
崇臺西陸分昭融合坐仍選石獨在時摩松倣罷俱
東行荇藻紛蒙茸小舟成溯洄彼岸遥相通欣然閭
扣擊鏜鎝還噌吰海穴依山根疑與修羅逢傍巖結
僧寮曾巢密雲籠須彌腰鼓半七寶攢蟻封玉皇有
高閣特出諸天中俯視萬家都聚沫浮清空共旁多
奇石袍笏吾誰恭爾醉客亦倦且巷池中龍急雨灑
更欲鼓橐猶蓬逢脫雲潑如墨不似離情濃丈夫役
四海安得長過從憶昔元年春餞別偕群公風流一
雨散撫蹟無留蹤水聲昔浩蕩山光昔穹窿面目幸
未殊尚足輸心胸爲君立斯須念欲傳絲桐絲桐不
暇傳西水門前東放舟下嵇臺紫翠凝雙瞳題慼苔
所思莫負龍泉鐘

贈別洗存西

送君過嶺北海水東南傾浮雲有何意日向空山生
飄風來相吹聚散無留情人心若不爾惜別猶硜硜
君兄昔看花攜我春風行令子躡丹霞擊鉢諧同聲
非年與君見半夜如天明高言金石宣逸氣山川清
端溪頻溯洄珠江屢將迎一朝成契濶老淚難爲晴
君年六十三我年五十七人生鮮百歲安得長相覓
世味淡如水道風冷如雪剖胸各有心覆頂豈無舌
兹行直太末幸非遠遊客雖阻三江險未至五嶺隔
聞君歌還鄉使我遥擊節誰當半路中別爲通消息
蟜如白象王弄蹄輕六翮疾馳蓮花上萬里無一跡
仍期重入林慰此老影隻孑孔弄珠樓共鎖相江月

送別陳長卿兼訂入山

我行求古人半生了無得豈疑世喪道將恐眼翳識
十年交陳子抗志在疇昔渤澥方横流砥柱常獨立

一言見德閫二善備史則執熱恥廉埃迎風蕩氷雪
惆彼趺宕才數變乃成思結意有始終涉物非損益
今秋還其鄉負土竭指力相期到來春把臂數晨夕
與予上下齒輔眼皆六十水碧與山青怪我多出入
百衲可蒙頭萬卷不與易玆理庶足解離合豈有格
先期歸丹霞後期發穗石予來過中秋明月猶可掇
赤崖俯錦溪對影共展席妙得別中同頗慰同中別
韶陽開一笑倒着下山屐

送孔武北還

馮子北海彥家世多文儒一朝秉武節壯色開大衢

匣中鳴寶劒櫪下生名駒門前列棨戟堂上敦詩書
飛濤走罡風欲解輪王珠野夫臥嶺表空山破安居
令伯同看花執謙猶勤渠予貴方妙年老成偏有餘
大樹垂交枝蔭彼千乘車何必彈鋏翁乞食歌無魚
吾家有泆將藉子爲先驅一念能相應出世豈有殊
南遊倘來同此樂良不虛丈夫輕萬里別恨何區區

送過皋東還

江風吹岸草明月照我影一枝話將離坐久覺衣冷
假覩涉鏡像真意斯不泯將軍名家子具才擢秀穎
玉帳具深籌中權信所秉十年建鼓旗四海望安枕

大用佰欲降獨出豈無本神聽在和平物理忌憍忿
兩袖垂淸風脊倫事必謹（過皋雖貧猶乎濟族姓之旅於嶺表者數十人還漸）
富貴亦有涯期君得先醒

送席陳還山陰

不意此相逢今朝又成別欲如此會難垂老亦何及
江中互鳴舷山紫涵水碧涼風吹我朝溫風吹我夕
溫涼雖變遷朝夕猶夙昔君到古金陵六代撫遺跡
尚憐兒女累不展向平邑我木擒孤節相思起天末
人生莫廿年寸心自有力鏡水片帆秋雨岑生羽翮
欣然開一笑不知誰是客

送劉直生太守北歸

汲黯白亢直劉惔亦高簡化理旣淸淳名言更修遠
天半削芙蓉涉江不易搴溯洄復溯流浮雲獨舒卷
一朝成把臂雙峯照白眼相逢何用早快心遇或鮮
豈無綫腳靑同牀榔內斂霜雪歷西山蕭艾脆如剪
矯矯百尺姿龍門分偃蹇我有烟水僻蓬瀛顧屢淺
勿言萬里遙枯藤勢木輭石鼎吹松濤落月猶可轉

劉敏子請法名古取字與善示此

取人以爲善是爲與人善吾家四攝法彼此得一半
人生鮮百年急景過如電腳踏無我輪隨流出方便

起處不留針止處不斷線四相本自空一息未嘗變
爲歌天馬徠橫行絕雲漢

題朱子蓉詩集

鳳雛集異采舉翮凌丹霄出地非其時戢身委蓬蒿
鳴亦不忍長飛亦不忍高詩詞一小道有託成逋逃
微吟倚牆東隱若聞簫韶已辭秋蛩怨復謝春鶯嬌
本無衰世懷里耳安能邀羅浮二千仞雲海浮金鰲
浩歌走萬靈颷輪駕驚濤有時獨焚香手把朱絃操
寒月影疎梅長枝橫鐵橋三山覆箬笠百花開縕袍
一唱紫芝曲再賡白雲謠群仙同撫節此調今寥寥

泊脊江聞虎嘯

月影蕩寒沙瑟瑟聞風濤籠烟一以息眼根謝微勞
我虎方瞌睡爾虎何咆哮初音生凍餒續響成貪饕
畫爪卜所如隔水浮輕舠大豕被袒甲索鬭無卑高
爾欲潔爾齒豈惜蒙遁逃村人竟夜起白梏巡圈牢
世無五雲翁屠門日紛囂入夢譚往昔有鹿藏芭蕉
持爾此偷心宛轉窮山坳層疊太古塵大葬惟蟭蟟
我虎非爾虎各帶三莖毛是中無造物好醜憑兒曹

和東坡戒殺詩

天地一杯羹群生竟啜汁舊骨枕籍枯新血泱漭濕
弱者意未甘強者色已得旁觀秦越緩當局水火急
穿腮莫辨魚折翅且酬鴨靈根長獨露劣狀暫相幕
酒肉三寸肥手眼一時赤如在枉死城呼盧更浮白
皮毛漸解衣頭角初擲幘刀砧盡日吼鼎鑊中宵泣
君看六尺身半指豈容缺分過無鬼神同業有賓客
我悲三災起茫茫百端集

示摘三副堂乞油

滋軸無轉輪枯腸有冊火叢林老萊羹心口各相左
叫動十字街敲落雙角鎖誰能代日月驪珠懸顆顆
誰能代雨露香雲飛朶朶手提投子油自結牟尼果

衲僧於此行義無可不可西家常廝罵東家常暗坐
拼得鼻頭痛耳帖尾亦妥眼明舌又滑切勿孤負我

寄金五鐘太守

空谷無足音松風自蕭爽一朝金石聲淵淵落雲上
朗寧古刺史曠懷發奇響開緘意已來諷詩神亦往
爲物見性情如我得痛癢念子非同流於法推克長
世智迷歸修凡心蓋尋枉道書資大成德意合悲仰
浮生老劫運窮魚挂密網安得九州民群賢各提獎
庶幾四海岸金沙平一掌題牋重太息快夢恐無兩
百年虧善治萬事裂偏黨濁浪如江深清淚如漢廣

欲擬舂陵行溯流託遙想

送瑞四歸白門

世事渺無定險阻時一遇苟非幾先哲進退恒失據目前少有戀火宅皖所任智者見未然芽蘖見已著潛照無密用近憂生遠慮黃子具通識一朝拂衣去消息但垂簾縱橫莫借筯蔡藜未入口誰論吐與茹試問雪中鴻何似泥中絮輕帆北駿馬下坂不可駐病僧忽聞此投枕忘納屨相與買扁舟手足顛倒狂爲唱鷓鴣詞微吟蟋蟀句秦淮好烟景舊涉發新趣甘露春萱花晨風撫玉樹此樂豈易求得之亦難拒

良晤惜無期吾衰一何遽場翅望秋江暮雲憐欲翥

題畫竹

漸舒威鳳羽稍削癡龍肉春風弄秋色白雨洗蒼玉一日情不疎十箇趣自足誰能長對此瀟湘搖板屋

徧行堂集詩之二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踚　古旛　編

七言古

趙止安移居歌

人事紛紛不可問賤貧若箇堪無悶朱門逼漢小兒驕白板蒙塵賢者遯我見毘陵趙止安一尺水底蒼龍蟠心胸不與流俗合面目只好詩書看有宅有田破豪奪求衣求食此時難借得唐家小莊屋寸葭藏身蝸自繡絲林豪客近來酸放下鉏毛遮卻日但聞進士都有錢豈知亦有然不然短檢白棒夜舉火宅中徒見簞瓢懸寒天席捲衣被盡老妻稱了空呼天盜亦大罵出門去主人慢客難爲賢張公守財李遭劫虛名實禍誰相牽其年止安復失館立枯那討厨無烟晚來兒女不得睡驚魂帖帖擁雙肩城中華屋各有主箇楊木倒三根椽二十年前毋腹後幾番變易還依舊廿日青燈黃卷來而今黃卷青燈又窮人窮亦不尋常有丈寒枝夜夜霜笑我同坑無異土相逢恰似還其鄉芒鞋踏破鉢未滿雨彩莫猜真耶當更有窮人能好事攜他兒子歸書堂我返匡廬已卜日值君移居爲歎息莫嫌甲第讓他人宮闕銅駝在荊棘以此方圓笑世儒重簷蓋頂何區區青山到處皆吾土富者不足貧有餘隔君千里不相見激水懸崖飛白練彷彿其中得止安風塵雪盡桃花片爲君更作守窮文不把琵琶過別院

贈別沈大匡

沈侯一日一首詩十年三千六百首嗅之字字皆血腥點點流丹涇二西古人每飯不忘君此老之心獨也久當年挂冠出毘陵明白去來無所苟到今不作嫁衣裳陳編只與孤燈守西風一葉吹雲陽半夜忽開師子吼倒提衣襟滿地霜拜在沙灘肘壓肘坐中元亮倜儻才逼天紫氣連南斗幅巾疎秀祁文載談空說有盤珠走止安沉摯意有餘貞氣滿艙不出口四人出處雖異流各抱奇懷圖不朽野僧劣相共笠簑縛板琵琶亂楊柳歸舟出詩與我讀不覺天寒裂左手爲言上帝無長醉辱在泥塗應抖擻共坐惟僧七盌茶高興如翻一石酒千秋只御杜陵翁他時釣着嶠谿叟怪我灰心枯木禪跋跋孳孳難藏醜幾年契濶雨日淡長繩堪解不堪紐五老峯前波瀾濶南屏賴汝煩高阜擊了一聲雙刹聲莫教雖殺杭州人

綠綺臺歌 有敘

此鄺中翰湛若琴也中翰既死於兵家貧幣
典力不能贖葉錦衣德備贖之其子叔嗣告
於本王遂歸葉氏將令此琴不至流落失所
止言阿闍黎與鄺故交憩錫惠陽談及往事
錦衣即攜琴泛湖余於末坐與此琴爲新相
識因念兩公用意於交情生死之際不在一
琴感而成詩志其纏綿悱惻矣

我從止師聞湛若跌宕四筵風雨落又從德公見綠
綺徧舟搖曳西湖水南風透脈午正長柔櫓數聲輕

喚起長篁短篠翠陰濃昔日停橈歎所止一彈行使
萬籟寂再撥坐覺諸根歇聲分浮玉百重泉色老沉
香千古質其時聽者皆悄然有心有口俱難傳罷琴
啜茗意忽動橋頭怕見江濤懸昔者鄺生倘奇字龍
虎文中高位置清狂自許氷元章博與誰論蕭穎士
半生辛苦得此琴與之臥起稱同心同生同死分已
定共賞不足常孤吟黃塵忽度梅花嶺兵火光邊橫
血影弓刀那解發絲桐玉軫金徽拋故錦衣點慧
抱琴回鄺有小僮爲兵所掠給以賣琴因得歸琴到人今來不來堂前
甓不生新穀厨下行還消舊苔平生服玩典賣盡一

朝及汝肝腸摧錦衣故人矜俠烈贖轉胡笳十八拍
尤物從來不一家得主何須更愁客爲說當年出尚
方國恩家寶重悲傷看汝閱人長落落人來閱汝徒
茫茫可憐劉家賣琴翁合離草草如粃糠琴出劉氏聞爲武宗所賜
吾儕好會良有以文人食報猶文章明日東西南
北人行雲流水皆荒唐獨有生生死死意他年此夕
難相忘嗚呼世間熱病淚已徧現前白虎天然湯止
師止師莫道道人心似鐵死灰眼裏應流汁謂吾試
作短長吟五音無主鴟啼急蒼壁長松天水寒恕先
不死呼還出

海幢行荅伍鐵山

猶記京師無恙日四海名流如一室淋漓絲筆共酬
歌雄捷逢君皆屏跡金輪忽暗扶桑枝地比天南奔
走遲劍樹刀山衽席過空勞鬼國數相知當年醉客
埋荒草剩得頭皮髩已絲嗚呼伍君世人爭欲殺徽
幸蒼蒼存落拓也似金生獄底未成燐萬里青山一
布衲判隔餘生信渺茫何緣豪氣看如昨欲言無語
指胸前五嶽橫排都倒踣七十老翁何所求一雙白
眼隨浮漚詩筒酒甕堪驅使未遣清狂萬斛愁喜君
雖老無老態我雖未老身先壞算來老在病之先病

漢比君還老在便教同作老商量合短離長時不再君今又欲歸山中我念匡廬錦繡峯揮手莫開兒女口雲山截斷水千重不論何日能相見手把君詩見君面墨花湧出牡丹臺金邑芙蓉成一片世間出世總休心那得龜毛縫閃電爲君吏續海幢行兩地孤心寫不成月落寒山鐘磬晚海潮音向白雲生

客裏行呈舊座師黄果齋先生

客裏攜瓢値病中廿年座主今重逢一緇一素休分別窮心窮狀還相同我窮御是儈本分理遣不須委病命公窮尚有窮支撑飄泊天涯終不定故鄉早不

似他鄉干戈無處尋乾淨一團氷雪伴樵漁從前熱鬧何消問當湖花發桃李枝盡在翩翩年少時如今老病死俱到相與從頭一數之沈生久死應休説行達項生爲官檣已折航桅徐生不肯事王侯骨髓皮毛冷成鐵之瑞馮生説道足閉居明州近日多兵革夢舒顧生新榜試新硎郎陽萬里無消息沐衍魯生寒灰鬧欲然隨例人才薦之出泉金生剩得配軍頭祖師門外腰埋下達者稍頭且不伸況於隱者如鳩拙從來未報老師恩也憐洞盡門生轍倘教喚作陸家莊王翁一點無干涉嘗如當年天使列千官不解煤山一箇結

兵風四海血模糊空果空花齊打失吾儕小小各身家杜鵑不用啼歸血乾坤許大一微塵復是微塵塵裏身星幻燈翳何處覓冤妻業子推愁輪知公無意入宦海已覺垂老甘長貧饑來未免出門去眼前山水空秋春我雖出家未了道見公喜後還酸辛豈少荒山一畝地丹崖綠水光粼粼至今欲住不可住那得不悲歌當哭於東西南北之羈人昨日與公人事罷漏瘡汪血如水下坐立不得沉吟間死屍禍在難爲嫁未挑兩束涅槃柴根根白骨先相亞火宅誰分一刻安拙郎巧女徒牽挂世間酬德非世間牟尼一

顆元無價請公稽首問空王生生爲説無生話

古人曹匡石客死粵西愼五典素未謀面爲其妻子經理還鄉感而有贈

古人心事今人少轉眼人心不相保生前意氣重黄金死後不如階下草我見舊時人死多孤兒寡婦肩相摩借米有時難補袖立錐無地空牽蘿他鄉死與故鄉死一時皆得歸山阿可憐不死不生時天慳地慣當如何嗚呼匡石生平喜結友友今還念匡石否病儈也是友中人羞縮一雙窮相手何來嶽嶽愼湖州面目從前不共謀忽然爲作還鄉王我閉不覺開稍頭莫怪無情情尚結同堂中有同太息且言亦匡石借交

廿載乾坤翻覆間提起無邊𠒋相識安得如公亦日作心肝骨冷黃沙都抱熱

除夕書懷贈公絢

與君稱相知不自今日始我未出家隱辰陽已聞姓字人君耳君時意氣早相親藏之中心不見齒及我出家來雷峯雙榕樹下谿橋東有人傳君慰藉語不須相識如相逢我時壹志秉禪律耳根寂歷晨昏鐘知君愛我感則已寸紙未暇圖從容無端忽發名山夢一瓢衝破梅花風匡廬拔地四十里彭郎雪浪摩青空漢陽蒼出五老上群峯總爲闍兒童玉簾馬尾三峽水一喝萬舞開先龍焚香炷頂遶鐵塔半晴半雨攜孤笻白波湧出青蓮花紫芝幻作金芙蓉何當一錫穿小井洞庭揚子皆朝宗吾師夙負山水癖（天然和尚）抵𠒋愛煞棲賢窟我時長病復若饑脚跟線斷隨飛蓬三年奔走還入嶺青山眼倦黃埃封今春一病臥東莞藥鐺伴夏連秋冬海幢爲有西禪老（空隱師翁）與君雙手綰又胸君在玉門好行德手作風雷眼氷雪西山爽氣兩條眉北海芳尊千里客相逢元是一家人冷處都能着疼熱半項田充陋巷簞五株柳傍柴桑宅衲僧作草亦無根那怪山靈欺我拙杖頭有口向風開古今一笑乾坤窄念君徧歷過存時春入殘年病起遲拂硯題箋還太息從來除歲不除癡雖然一載篁村裏日日腸牽廬嶽絲秋深十八灘頭水片葉乘風聽所之

食荔支

荔支熟時悞當病次愛我者戒我初亦自戒也旣情不能禁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且喜且慚因放歌以自解殷辛曰吾身不有命在天遂有千古同調然其語致足千古雖欲不爲頫首快心不可得矣

三年出嶺南年年思荔支今年在嶺南飽食當無辭無端有脾疾云此不相宜旣不食荔支入嶺將奚爲友人爲我出深愛勸我節制好寧耐一餐只與二十顆人前面面流饞態廬山兩書速我回我去應知難再來途窮日暮已若此規行矩步安用哉夏至閏交糖正上（方言以熟爲上糖）珍珠亂撒紅羅帳五鬣松花不得香九天甘露何須釀凌風漫說裘如爪北雪休誇梨似盎偏甘益智蚤稱奴兼酣楊梅安敢抗此時心口自評論不堪逃𠒋三家村殺人之物豈獨此齊得落淚羞河豚一雙脐子烱欲出百萬病魔魂已奔忻然

攘臂成大嚼十洲火樹將半吞華首老人牙齒痛眞
佛侍者稭稜重後車嗔我看前車我已四十心不動
坡公不蒙宰相嗔才高薄海難霑脣驛馬走殺天下
怨撟領馬鬼三尺巾官身動遭世簡束捨官捨命常
酸辛家雞那得似野鶩衲僧氣宇何嶙峋可惜今年
惡風雨枝頭垂實貪且婁空教有量等河沙大量難
逢大施王口邊白肉飛銀濤聒噪不知手眼勞黃衫
老媼愁欲絕緋衣豎子休叨叨荔支是甘藥是苦一
般口業誰能逃我若三日不下咽公等盡作霜中蒿
回頭不覺起慚愧友人醒我我還醉卻病延年我得

之勞他代我添頗頷忠言逆耳聽者稀知汝口是心
仍非怨地有人送荔子許多慚愧變歡喜

又

夢回餉我荔支半途爲醉人所奪是人不愛
我乃共愛荔支則可恕也雖然雪上加霜未
免一場懡㦬追承續供即寄此詩并以誇示
奪者

野夫長夏少拘束盡日屐聲斷空谷天風忽送荔支
香翹首一株柚子綠故人念我心焦灼滿筐遣寄當
良藥狹路何來醉少年食在口邊遭奪卻三千里路

賣衣單我結荔支緣亦難幾般風雨腈相妬幾般樂
忌明相干幾般高興敗不盡一餐半飽如三餐故人
步屧重過我失馬因緣殊未左但留前日主人情遲
至今朝何不可病漢從來沒本錢明珠剝又成堆垛
東官荔支當盡時增城雖有無相知好教深閉老饕
嘴石頭坐斷休尋思那得此間百果無彼此更翻直
日長結子荔支堆裏坐且行我即牡丹花下死

又

晚當就月我方怯風眞公遽自壯乃以荔支
挾之遂屈而從我因記其戲笑一時之語庶

不令陶淵明眷毛打結也

明月夜夜有荔支今欲無眞公呼我坐月下見我畏
風相揶揄不間因病避荔支因風避月何區區我視
荔支如此月兩般格韻一齊絕我謂眞公如所說明
月荔支總無別我歸松寮噉荔支團圝皓魄流華池
公在此間看明月顆顆輕紅落寒雪眞公大笑隨我
行我雖拙不貪虛聲飽卻荔支來看月皮裏皮外皆
光明人間樂事那過此我亦未敢兼雙美但得荔支
如月大敧着臥時敧着坐八風吹不到其中不有何
嘗輕放過萬歲蝦蟆空嚥唾錯將明月當荔支一口

橫吞皺不破

又

自十三日不得荔支已無餘想臺設閣黎遠搜眞公囊底爲最後供明日張作聖復繼之皆絕頂黑葉也水盡山窮又入桃花源裏事出意外不可無詩

別卻豐湖下寶安水晶應目浮氷盤巳知儉歲敢嫌少欲解眞饞不憚酸吞與荔支作一片照水飛霞光瀲灧美食難致中飽人獨有此公饞不厭我得荔支病骨輕監寺極有添花情荔支未熟百鳥瘦熟時百

鳥皆和鳴幾年菀結變梟勇不數大戰昆陽兵三日已來徧道絕舊病欲作還寒丁平原出獵不見兎老拳悶殺摩天鷹小童伴我搽九藥食指不動動兩脚黑葉仍堆滿案紅鉤起相思一絡索一回歎此非意中老眞囊底成頑空賊打貧兒事亦奸其奈人心各不同闍他說是最後供欲將誰向西方送荔支有處卽西方不消衆足分輕重近來樂事巳蕭條乾坐東方亦無用箕村長者情更多勒轉後隊當前戈我到半途復來此盤中七寶光相羅延得一日似一劫不稱此土爲娑婆稱爲極樂之行窩

又

予旣愛荔支遂憎其核張允殷餽無核荔支四百許枚惟近蒂一點檀暈作核痕而已以其適如我意目曰如意珠此火山也味小酢輒欲諱之

我食荔支亦無涯譬如北人江東買枇杷去核去皮去枝蒂饒君滅直饒君賒當其口滑意未足那敎膜子都成肉難道堂庖沒菌肥不勝窮梗子吞骨別來黑葉五日輕甯寐何止三秋情夢回許我築茅屋捕手暫謝匡山君從容或飽來年腹未須草草懷瘠城

卻逢火山不敢薄相待又如孔融席間呼老兵雖然不是蔡中郎面貌髣髴如平生奇哉允殷使者至一笑欲與盤俱傾我願荔支不生核此樹何得知吾心枝枝紅白雙結子柔若無骨猶虛聲色香味外成妙觸一時絕韻難爲評不羨菖蒲煮紫米不羨蕗草烹黃精此之玉液無火候彈丸自有雲中英道華一食無核棗巳足與天同不老讓我從來不愛仙事事當如我意好欲如我意當何如與此荔支無有殊小而無核使之大大而有核使之無錫以嘉名表尤異等於髻中如意珠如意珠難卜度記與道流資戲謔一

苞百顆盡摩尼不許一顆藏一殼芡實圓勻徑寸量海松尖長整一捺葡萄但有汁盈杯蘋果更無心可鑿三章約法付上林幾般不順當行罰蓮花生子何太勞銀皮兩瓣三重包胡桃安身絕險阻大藤踞峽如生猱水菱四面鐵龍爪山栗一體豪豬毛彼雖無核御有械見人欲食思操刀怒蛙鼓腹竟何補生龜脫殼誰相饒君不見萧家郗塢千年計籌燈賠出臍中齊不如如我此如意指頭無棘牙無麥忍辱仙人行供養表裏洞不留纖毫願言比德作良友豈曰極口窮貪饕

送張日生弁令呈尊人登子（登子有圭山關若懸榻以待之語）

圭山懸榻情雖好千里芒鞋難借老古人有語得人慚眞箇出門便是草過嶺秋聲萬壑淸到家一片鏡湖平君看王謝堂前燕不似宵飛穀轆鷹

爲尹右民題觀瀾閣詩集

靑天忽鬧怒濤吼雲崩海立雷霆走鐵壁銀峯勢欲摧玉鱗金翅皆回首戴蓬矮屋似飛蓬驚起幽人藏北斗御見觀瀾六卷詩一回眼定纔開口東宮丹侯天下才西江篆籀星河排有時有花原前錦繡發有時千尋峽上蛟龍埋有時冠裳環珮古闕里有時旗壁壘新臨淮有時酒酣拔劍斫殿柱有時月明橫笛登吹臺有時半醒半夢墮紅葉有時欲歌欲哭生靑苔其中變現不可測一聲色作多聲色譬如十丈珊瑚千萬枝枝枝撐着天邊月月光元不是珊瑚珊瑚與月光無別爾時病僧銀海又生光幻成一片琉璃碧於今天地多詩人格律細整如魚鱗秋蟬淸時秋露切春鳥滑處春花新迴風舞雪各有態傾湫倒峽誰爲鄰其才或與量同窄其舌亦與聲俱吞君之高視瀾步世所少解掣連鰲蹲海島一側南溟九萬寬下看世界三千小腳底金剛沙倒翻着裏毘嵐風

互攪我欲攜之直上妙高峯一聲長嘯透過霜天曉爲說名根聊未除黃塵馬首猶區區摩空飛去只轉盼所牧何物非眞豬丈夫豈得學一先生之言暖暖而姝姝千古文章一時科第暫駕雙輪車笑呼杜甫與李白爾曹有才無命視我今何如

姚以式來見其扇頭別離難長歌爲舊同官蒙聖功所贈以式亦以和篇相示感而題此兼寄聖功

吁嗟乎別離難非難難耶心爲酸非難耶神俱寒江南山頭別蒙子玄雲黯黯不開辭無鹽之美無炭之

火兩裙相向三裙攢壬辰中春明月洞姚子送我搵
蒲團東欲登舟西據鞍拜罷不得相盤桓我行爲僧
灰已久芒鞋欲蹩天邊山回頭一笑隔世夢音望與
故交相見續舊日之清歡昨年得見蒙子書忻然三
日開愁顏今年又見姚子而復得盡讀兩相贈荅之
雄篇雲雷合沓山海走金石震死聲塡塡破衲遮身
筆已禿爲爾忽放吞風顛吁嗟乎無別離難乎難君
不見地水火風和合名生離散名死時化而日遷又
不見生住異滅陽燄翻波空花落影地轉而天旋億
萬劫數十二類生紛紛熠熠無一物之能安黃河汪

海大行挿天一波一浪一土一石皆藕斷而絲連吾
以一微塵入大千內不亦劣於蝸角之左都觸而右
都蠻彼生老病死刹那交報更險於峻坂之隤丸卽
吾身之五臟六腑三百六十節八萬四千毛竅各不
相知各不相到有何越肥秦瘠之相干而況於閻浮
提中帝王卿相坌粘沫散虎嘯龍噬電光忽閃豈足
當兜率陀天眼睫之斜看若夫哭墜薤之露惜當門
之蘭悲易染之朱碧分難合之梟鸞緜舟萬歲而未
毀長城一去而不還氷炭之炎涼俱息人羊之施報
齊觀皆此無盡心光盡未來際馬頭驢脚自生自滅

不出於爐鞴一甕之品然則十餘年間故交零落吾
三人之偶得一閧而一見亦同於過水之飛鵩別離
不可得非離亦何別則吾與二子千山難覓一絲不
隔者乃當啼菩薩出賣之心肝鷲山非遙穗城非近
吾雖在此而不在此他時丹霞峯頂師子巖前無坡
之路御有半尋拄杖放開一線之蹊攀吁嗟乎無別
離難非難

恥古夢佛呼爲闡提有詩自懺次韻示意

眞智逢緣便發悲衆生諸佛不差池三支習氣誰爲
體達者知之斷卽癡千蹊萬徑總無分那得虛空怕

有雲日月星辰俱現影羽毛鱗介各成文向外無根
無實性就裏非凡亦非聖擬將取舍辨天眞羊鹿車
中難究竟君今步步踏金蓮莫厭紅塵覓梵天花發
枯枝山自老氷生海底火方然地低苐短亦法爾水
長船高何足喜祖父天然不動尊兒孫着力元如是
闡提出世眞奇絕活剝生吞無可說卻將空手報如
來石人舉體皆流血

送公絢之北京（公絢時以東城別宅爲余菴余方辭之）

十載夢山林一朝得鄽市樹爲碧巖留花隨流水至
共言春在洛陽城誰信黃河六月氷老弟不辭成大

隱阿兄何意愛閒偷爲憐衣食疲奔走難道空門無
獨守四事從今莫繫心一文自古容開口也圖咫尺
話言親御又離亭折楊柳折楊柳意無窮南北東西
一葉中石琴堂裏琴尊冷短劒輕裘逝朔風嶺海人
俱思德業雲霞我亦許英雄指麾未覺蕭曹遠風雅
還爲隨陸宗十年禁網餘疎濶在在多君能輔弼旌
旗出假虎門青禾黍夜連珠海碧秋深疋馬黄金臺
暮烟木合西山開馬前樹木粲可數眼底風塵安在
哉燕齊報復如過電小兒造物驅奇才晩鐘隱映傳
佛火蒲團毳衲交蒼苔兩地相思一回首微霜澹月

同孤懷我行欲出嶺君歸何時來自南衡嶽比太行
白頭青嶂曾安耕生憎病骨長相挨感君此念眞難
老衲偷隨豎還隨掃持瓢一笑着芒鞋看我千峯恣
幽討

黄皮蠔歌

黄皮果名根蟠古蠔殼之中宛轉附麗疑爲
鬼作解虎錫公持以相示余攜而行之始問
所從來云王君玉甬所畜凡三避兵堅持不
忍棄信知奇物與好奇者當不相背爲紀以
詩並柬王人使無留憾

有如此石那不愛被人奪卻誰人怪我今獲此黄皮
蠔且喜眼明手亦快此蠔何剛且明黄皮卻以柔
相親婉如爲作稱體衣前後變貼宮羅輕掩背不得
更掩口滑稽復似東方生東方小兒薄背脣賺卻侏
儒自訴貧攜來一勺量米殼笑煞堂堂八尺身手中
胡盧失本相瓔瓢托出光粼粼當時兩强未相下居
間何物能調停或言水木自相生窮兒得母誰能分
枯枝入土枯魚驚此老猶有江湖心相呴以濕濡以
沫物交豈得非人情我聞此語一歎息舌頭無骨知
誰憑一切諸法休横計如蟲蝕葉忽有字蟲葉從來

兩不知卽此名爲清淨智彼無作者無不作初非一
相還非異狹路相逢沒處藏假是眞非俱嘿置方我
得之解虎公突如物見東家翁雙眸一注不可脫這
邊有卽那邊空昔日曾經好事手腕明風雨摩挲久
幾回兵火滿山城白首同歸赤脚走只顧蠔存不顧
家僻腸高興逢人誇山門寂歷休回首亦未風吹鏡
裏花一擊檣枝歌一遍無情忽露多情面持報當年
舊王人可負君家眞賞鑒

又歌

有客避世古墻東萬石小兒欺老翁虹霓千尺氣不

展埋頭地下呼潛龍潛龍化作子房骨蒼苔黄石年
年封年年鬱結成一片一朝出土驚相見饕餮休誇
金玉身支離獨露雲山面窪隆傅如肉走筋分合不
得情生文纏綿盡處失膠漆曬斷自然非斧斤我見
棘猴不見器不知何時下手何時成卻疑畫工纔構
無粉本戲將朽骼作藁一筆染出千重皴又如妖蟇
黑夜吞白月欲吐不盡餘三分南竄五指北大漠餉
空欲撲頻伽鉼天台老松且莫怪凌厯乾坤不管那
得一尺偃蓋如龍獰我難奪此復低首爲瓢木稱宜
爲鑄卅年長斛吸海鯨一盃米汁浮春雲陳家尚有

瘦彌勒笑指蘇晉吾東鄰何當劍合延平津黄皮蠓
與布袋我不消對影成三人

瘦彌勒歌

余作黄皮蠓詩寄岱清岱清云數日來心眼
中常見此物恨延津一勺水不在石亭巷也
又謂余不應梢帶彌勒於黄皮蠓後宜更作
一詩以懺前失且曰暇時亦作二歌一手寫
出四章問之作家誰歌强者兼得二珍因如
其指重賦此篇以博一笑

本色任山人且無刀斧痕祖師有語我未見紛紛刻
畫傷天眞昨見陳家瘦彌勒軒然一笑潛相視兜率
陀天千尺身寶冠瓔珞光紫金莫非倚富欺他貧一
朝化作長汀子張頤皤腹揚沙塵自憐顯異驚愚民
搖鈴纔向空中尋御從朽木投胎生形容墮地便老
大出山氣槩猶崚嶒眼前雜沓是何物側耳頗似聽
風聲原來大千世界飛蒼蠅咄哉此老粧聾作啞來
相輕千回問話不一荅俗夯打殺誰能嗔就中衣摺
亦奇絶天然無縫非針神君毛目眼刀一皴脚頭手
指痕三成面前背後稱體勻龍蹲虎踞神觀清旃檀
瑞像世所矜三十二相失梵音我見此老至今無一

語耳邊震蕩聞雷霆宮中蛤蜊擘不張中有補陀正
法明如我供養黄皮蠓說法每與天河傾無邊水月
各現影香臺狗子情非情若於其間見勝復見劣一
刀五步千里無留行纔聞劍合延平津老薑着醋性
酸辛延津不在石亭巷珠江彷彿散濃雲乃欲以技
相侵凌我不與君論强弱君家布袋我巳擎佛歸僧
舍何須爭

喜得丹霞山賦贈李鑑湖山主

十三年前與君別多少披離得相見白眼悠悠不索
憐青山黯黯徒生羨空隱老人坐海幢海螺巖畔思

迴翔乞山酬偈一錯愕左文右武皆荒唐今朝貢見
吾山主未曾下口心先與果然一諾重千金回首紅
塵在何許當年文定初尋山孝源一條柳標穿秋烟深
林峭壁無不到飛猿隨鳥同盤旋驀見丹霞雙撫掌
虎潛豹伏龍歸淵君爲賢昆勤卜築尺椽片石囊俱
覆依高俯下出巖扃竹牖松明藏板屋此山斗絕十
里餘蟠江拔地方鄰虛一夫當險不可上古今治亂
無乘除結構纔終又歸去學東爲勒摩崖字分付天
龍蓮護持木客山魈休竊據清浪軍漢府出家芒鞋
踏破天之涯金輪峯上纔然頂楊子江心罷試茶貫
清堂捺棲賢令脚挂風箏難自定萬年持鉢了殘經
梅嶺扶筇發歸興粥飯參茶且信緣山林城市長奔
命雷峯無客助新工寶水有人修舊恨廁檀荊棘各
叢林珠玉泥沙同破甑世上新抽世外爐霜朝面改
花朝鏡白慚薄德膌低頭毘竟由人不自由何時一
曲埋孤影雙眼看雲萬事休不謂此山落吾手恰好
全身藏北斗四嶺天王忽現形一林師子俱開口浦
團坐地百花新琉璃照夜孤峯走獨磬蕭然散白雲
五刑枉然悲黃狗狂歌爲拜王人翁片片烟霞手自
封敢信人鄭猶有事從來掛角更無蹤他年歡喜思

今日峯頂月華連海碧同儕笑指翠苔文一寸孤心
千里結弟兄不負二難名賓主須留三到跡論功若
敘魏無知大書莫漏汪鑄石漢翀別號吾山漢翀始知此山本木

丘賂戒太史過訪海幢將歸風雨大作同程周
量中翰王震生梁芝五孝廉梁蘭友文學阿
字首座夜話各賦七言古詩

野人未得留賓住雲暗珠川天欲暮鞭霆喝水起獰
龍一笑驚看不成去分手依然坐寺門山頭海口疑
相吞白波上掠川霞臺黑影下沒花田村不睹猛風
吹一葉獨留賸耳埋諸根暫得休心且如此百草頭
低三尺水呼僮翠燭共裁詩倏忽無言混沌死世間
事少常不閒殘更謹護三重關別許才人解廓落眉
開秋月分吞山飛泉萬斛競涌出倒插布水穿高天
白馬翩翩捧藥師波濤滴盡鉼中淵便教陸地成瀚
海攬毫一吸悲焦原曼殊鶖子佛所憐世智大智非
雨邊諸公莫焚綺語硯墨池混流浮青蓮我不成吟
忽成睡夢中御見天吳醉電雨雲雷各論功笑煞金
剛如土塊昆陽旗幟濁漭飄武安屋瓦鋒車碎汗透
昆嵐鼓逆風力爲今宵成此會此會今宵成亦難君
不見雞鳴車馬催前隊客不長來主不留相思特地

生慚愧

旋菴湛公生辰歌

丹霞巳破生辰窟還有生辰消不得海幢總院旋菴湛七月十七五十一公長我纔一歲半供養十方無等匹眼圓鼻直鬚如刷瘦削達磨連水月十方世界偪側同普賢毛孔西天東張郎有錢不會使李郎兩手招清風（公俗姓李）雷峯捨御當體空海幢樣着今年窮莫道卓錐還有地可憐絞水更無槩日日過堂一千指無米而炊長若此常啼菩薩賣心肝血流滿口何曾衆共說因緣事愈難事若不難吾亦恥萬行皆從

難處圓不退轉地安如山紅鮮點點血非血八功德水蓮花環有佛自稱無量壽官物私收面皮皺我爲公不破生辰昨日青天今白晝五十以前老吾老五十以後幼吾幼不知誰老兼誰幼且喜無前亦無後大家滿引一巡茶白古青山不唧嚠那邊月滿兎兒肥這裏雪消獅子瘦此是名超一切人不須更念三行咒（公捨隆興以供十方無幾微見於顔色故有雷峯捨御之語海幢無常任爲衆憂勞嘔血故有紅鮮點點語）

寄張青琱中翰

春波浩蕩丹霞舟合眼把舵隨波流夢中似有客未至一聲曉角山烟浮我見阿師巳結夏惋惜不俟寒溫罷滿口青琱一片心懷人目與君俱亞相見不得相思邊大庾南北如鈎連白雲在天月在水與君面目同脩然借問我從何處見小鳳町來詩一卷采風如聽古笙簧起草欲焚今筆硯迴還讀罷識深情珠海飛濤苕妙聲三年不謬王懷祖一日偏辜張季鷹自怪佛山行不任我方不任君方去月留君照粵江雲風引我隨燕塞樹可憐後會各茫茫誰信炎州似雪涼萬里橋頭千日酒歸來元不是吾鄉郎今風雨雞鳴畔不隔闗河馬首旁鷹爪黃邊香未散荔支紅

下日還長毫端寄取雙肩塔倒影空懸水一方

芙蓉山下行贈別傅竹君郡丞擢守慶陽

芙蓉山下江聲緩日月湖中峯勢遠使君天德自風行春過百草頭俱偃當年壯志欲與天相爭手挽銀河獨洗兵峩冠氣共長纓結寶劒光從健筆生擊楫正思澄四海枕戈直欲頓三京丈夫舉事常不偶外有毒蛇内周狗看人熱血飽青蠅不甘心處休回首隨身竿木在人間佐郡題輿只似閒百丈凌雲酬白眼千鍾湧浪餞青山弄丸會遣三軍息判案常求一字活編須猛虎自垂頭摩頂哀鴻咸戢翼長官愛才

民愛德兩手纔離雙眼黑慶陽符忽報寨帷愁入天南怨天北寇恂一借望誰留張詠重來思愈淵君不見傅修期下馬作露布上馬能擊賊絕域功名驚介子生風臺閣稱休奕小范胸中兵甲雄環慶無虞閒不得勞君護念丹霞咒未到丹霞卽賞音草檄毋撈頭共碎含沙任與影交侵鐵籠火甕頻相逼白馬淸流偶未沉怪我奴灰安黨谷白吹灝氣作商霖幾載相思不相遇今朝相遇難相聚一縷低垂粵嶠雲兩行直立秦川樹不知何地更留連惟見紅塵門來去相江流不到寧江雨桄波瀾一樣長莫惜飛鴻傳錦字全身不隔紫金光

贈南岳湛公

我昔未曾聞佛法索公維摩得圓覺今雖不是飽叢林不是叢林沒處着十六年餘閒問斷一見分明夢如昨我作出世固有因譬之舊酪成新酪乳新酪舊不相知似有作者無有作錦衣堂上獄王獰前軍府裏解子弱宛親都向冥權平一點正因公所納公今髩髮薺於秋莫怪丹霞工未休草創手憑人草創優遊心各自優遊早來長老蒙頭處雪捲銀河日影浮恰好堂中三下板山前江水向西流

獨鶴行壽曙戒

長老峯頭人欲老喜逢天上神仙表玄襟翦翦素絲輕武夷君置籠中鳥雙眼高疑貫碧雲竦身側翅凌縹緲雹繞孤輪日馭斜烟浮九點齊州小珠玉波瀾倂一流鳳麟家世連三島春風駘蕩百花香白壁人登白玉堂誰道乘軒非雅尚便攜氷雪到南荒南荒何處容奇逸五指山分天海碧明將鵬從盪心胸賸入雞群藏羽翮九皐時白發長鳴鳴徹青霄和且平但覺鵷鴞俱市響未聞威鳳索同聲共傳風雅開文苑員有咸英合太淸卻笑山禽輕鬬夊稻粱謀發黃鴻恥弁開孔雀數王孫衣繡饑鷹悲直指鷺白鶯黃各自憐鵲晴鳩雨爲誰使金骨孤騫五老人玉毛勁刷雙童子朝落松花啄未休夜騰水氣斷難止還斟仙醴奏明光千秋萬歲長如此珠海今年下一籌白雲不斷碧霞流七金山上纔舒翼六欲天中更展翀莫怪紅塵多聚散不知青鳥幾春秋且看變盡玄黃色一葉風輕十二樓

古種玉亭歌贈孝山太守

我聞此亭名種玉丞相章公所丁築遠亭百寒鶴化香池中飛起雙鴛鴦章公之祖蜀大將練氏夫人德

無相屈法會留二將生反戈欲踏建州平白旗區區聊以報夫人麾之甚一笑義不活汝私家門一城俱亡吾豈存二將聞之回殺氣繩繩餘慶貽諸孫亭名種玉應有說勸人切莫種生鐵玉作珪璋鐵作刀殺人白殺爭秋毫陸公孝山雄州守州人須德不容口南方之强寬以柔使君無怒民無憂山中草不生躑躅樹中鳥不鳴鵂鶹火帥返風河渡虎仁人一言其利普十載生全多少人四時氣候如三春數椽爲復茲亭舊招我同來消永晝好伴徘呼二仲賢新篇競發千巖秀倚檻閒看人種蓮紅白枝枝相待鮮顧我

亭中宜有額我爲章公標祖德更願人人似陸公放得水寬魚便活亦願陸公如章公火城照夜隨朝鐘但恐陸公心未肯天外白雲時引領三十年來殺運深鸞凰不得鷹鸇心安得八萬四千歲歡喜吉祥同一會

孝山過平圃有詩見示融谷詩不至徵之遂得

長歌戲訓此作

日日山頭舒望眼天際美人期不遠見峯灘上粉牋長片帆直向凌江偃太守不來詩已來清音滿鉢繞香臺有人與詩俱不到更遣催符飛兩道果然長句挾孤鴻颯颯涼吹松栢風且待秋深人復至一韻事成雙韻事未逢夏至食離支恰如擔錯不擔遲我得徐徐把高作又似擔遲不擔錯還將一笑共三人君過關頭應問津外無一法而相捨信有丹霞窮道者直饒上了古雄州又把古破錦囊追到也

春雨堂歌爲彭退菴明府

我來春雨堂中步飛騰疑有神龍護越秀連山故起雲珠川倒海濃蒸霧其時和氣入三春土轉潮田片片鱗細發秧針青奪錦淺吹魚沫白拖銀老農共說今年好潤透田疇春事畢一看欲笠水深深兩了扶

犁日杲杲千倉萬箱願已諧官逋私責休相猜九天白古有膏澤一家從此無安排不知此雨從何來中江之山有天柱繡衣絳節神人駐偶然一念及凡區鶴毛帶腋蹁躚馭少年射策上金門出典番禺列宿尊明月中宵光獨冷香雲抱珥氣常溢爲言嶺表民方困郵符羽檄疲奔命赫如十日繞須彌七金四水烟塵迸誰銷鐵甲事三農兼採金餅驅百病君侯退食來斯堂呼吸咸通帝座旁雷電分明三寸管烟雲繚繞一爐香滂沱直欲傾三峽河伯低迷驚海若家家稽首拜蒼穹旱魃于今辮則虐更乘巨浪走長空

雨軸風輪掌握中自識堂高原有王果然簾卷別無
龍我聞此雨多功德馬鬣纔傾三兩滴滑如甘露灑
楊枝氣轉洪鈞開壽域一持此雨應桑林點點歡生
王者心再持此雨告孺子東山淨洗流言耳三持此
雨作長川濟得江河萬里船四持此雨洗兵馬干戈
毒盡歸風雅五持此雨鳴天雞城空貫索登淳熙六
持此雨灑幽谷澗碧山青高士足七持此雨霑窮魚
西江激水馳鋒車八持此雨起病膈左梧右扇賚王
器九持此雨收群龍明珠繫項安朝宗十持此雨酬
寶月法流徧地津梁潤從敎溟渤揭天浮一條不動

臨滄洲尺書斗酒消長夏棐几明窗送晚秋丹青寫
出傳天上玉樓金屋非其狀時化真成儒者宗商霖
不負巖前相舊從七曲憶三身新列文昌運上將願
將雨字奏明光溥海恩波同浩蕩野老曾同鼓腹歌
先憂後樂夫如何春水方增秋水多他年慰滿蒼生
望月掛寒潭桂綠蘿

華夢行壽王三水力臣

君不見紫府眞人下碧霄五光爛熳吹雲璈又不見
學士前身王懷玉後身十號齊金粟異才開出谷有
神條條登走風中塵丹穴錦文飛鸞鶩梵天寶玉珊

麒麟我聞內江有山名華蕚鼻如芙蓉並蒂青鋒削
范家兄弟讀書時長空萬里雙龍躍地靈絪結五百
年集賢獻賦王家傳烏衣巷裏芝同秀玉鏡臺前花
獨燃此邑地交端與廣三江入海紛來往兵革兼愁
稅斂深虎狼最愛蓬蒿長君侯下車早魃驕精誠未
覺天門高四郊自寫銀河水群盜如吹利器毛游幢
且喜新相見凜若清霜連紫電智海初從般若流道
山昔受波旬變絲竹相傾關月珠辯才忽送離絃箭
淋漓墨潑掃寒梢千尺質篔披素練額我徧舟江影
空秋濤萬頃春溶溶喜雨堂中凝瑞露歌熏亭上足

涼風我時未赴心先醉降神兕値金園會君子千秋
萬歲名野人白叟黃童隊御憶君家老繡衣肅清兩
浙借霜威埋輪不爲狐狸問仗節曾憐燕雀飛盛德
名臣看有後庭前綠滿槐陰書精神過量大非身氣
象如山仁者壽隨時衆倒爲添籌記得長安大道騁
騅騮長吞阿師當法戰邊聲顆濟森戈矛橫枝拔劍
誰相助一派天眞行喜怒即今花雨滿珠江隻手猶
存雙眼護應形長在法王家毘耶妙喜皆空華長老
峯頭聞不二松風雲壑歌頻伽無動如來揭相向有
聲無貌難呈樣身長八尺腰十圍袞衣赤舄公才望

將相何嘗不丈夫乾坤今古憑摩盪此是光明遍照尊行行脚踏毘盧上還來踢倒錦屏山日時歲月渾無量

楊司李蓮峯初度

借我一盃酒助君舲劫壽梵輔踏風雲輪王持宇宙濟物若無君了人下民速朽還速貧底事世間人最少祇緣爲善樂非眞五刑之用以爲德霜雪居空世莫識殺運蕭森二十秋陽春蹩躠無消息我聞山西五月飛鹽霜八閩六月堆寒雪上帝豈無好生心三宥從來行不得楊公蓮峯爲李官持法最平居心寬落筆常閒三歎息解囊留得一錢看古之遺直兼遺愛霖雨蒼生應有待他日掀翻甘露餅四海分流同一派莫只爲邦百歲來小三災了大三災請公兩手齊遮御七寶蓮花處處開

地藏菩薩登山歌 有序

石吼迎地藏王菩薩像自仙城來關門頗窄勢不可入勤修造一車四輪峯頂數十人垂雙絙曳之修奉像升車持絙踏輪以隨至石勢突出車輒留滯以一足蹋石一足蕩車頓挫跳脫凌崖直上予見而壯之爲作此歌

誰向丹霞飛一錫大身御訶天梯窄勤公爲造四輪車矯首懸崖一百尺手持巨綆脚蹴雙輪石方垂脣人在下唇左蕩右蹋邪許相荅先驅忽報陟崑崙一拍俄驚裂華嶽直上層城勢逼天羲和頓轡重加鞭僧稠壁上來如鳥禦飇風中去似仙君不見罔明大士從地湧又不見紫金相好堅牢捧道垂安知生死輕境奇未覺神覲竦那羅延身豈易當愧我力短心徒長那得一千五百雲水盡如此無數毫端現寶幢

先是石吼問舟於珠江皆販猪客各大驚異曰吾儕初從仁化開船夢一金身人附載云欲上丹霞衆同一夢今果驗矣雪峯曰人人有一面古鏡卽今地藏王有此古鏡販猪客亦有此古鏡地藏王入販猪客鏡中販猪客入地藏王鏡中交光相羅不差一線且如地藏王豈不是香雕金貼爲什麼鑑照無虧販猪客豈不是業重障深爲什麼光明不減識得此意聖與凡情與無情過去未來現在行者如影說者如夢今時人只見面前不見背後所以種種生疑耳且道古鏡還看見背後麼背後且止且道古鏡還看見面前麼

三見行爲彭鍾鶴

鍾鶴初見予於茅坪再見予於海幢今復見
予於瑞開已十六年矣報謁坐如如室話舊
以還爲之太息

開別眼出別手同牀各夢君知否草檄麾戈陣上人
藥檻瓜架園中叟彭郎十五氣成虹欲翻滄海挾飛
龍廿年憔瘁不得志鉛丸攙盡干霄意揭來幕府譬
如閉心存事外元無事佟燒香醒榻字棋枰茶竈縱
橫置四壁圖書變古今避地不成成避世菜苗雨後
自攜鋤蔓草跟尋片葉無我到荒村難此地何人關
市得吾廬呼茗促坐如如室密意初乘雲水碧記起

茅坪又海幢如今老倒非疇昔道旁閱盡短長亭津
頭飛去雌雄鐵無可行無可說死生打散連環結孤
峯把臂復天涯不爲蕩子誰憐客忘卻流連薄暮還
半規落照紫彌山與君指出丹霞路飛石埋雲一叩
關

如來藏歌爲葉潔吾畫佛贈

葉侯畫佛五千四十八硯池日夜蓮花發緇衣白衣
來者有相摩不覺瘴海通金河我名共室如來藏水
墨渾同相非相莫諱前身是畫師一門深入有迴向
畫馬或墮馬腹中畫佛還應證六通聚沙作戲猶食

報祇筆和墨豈得非心宗還聞法華了義教若人散
亂入塔廟一稱南無成佛道即此毫端轉法輪譬如
一燈散作無盡燈大千世界同光明木燈光明終不
動燈燈同此一燈用吳道子張僧繇近時吾友陳章
侯彼皆擅絕因地小不乘願力成工巧如君正信即
非常萬德生成此吉祥生成一藏如來子摩耶夫人
十箇指筆筆丹青總不真丹青筆筆談無生百萬人
天休打死得御佛將失御馬

松石圖歌壽駱殿郎

百尺高松連怪石扶持不借神明力深根到地撥金

砂密幹排雲蒸玉液石有髓兮松有脂醞釀日月流
華滋中有幽人兮揮七絃餐五芝後天而老吾已見
先天而生誰能知我聞世壽有增減譬之在德不在
險槐亭報道已題名鬼伯從今罷差遣願翁直至八
萬四千年慈氏下生乃復見此長春仙此石老作須
彌山修羅化身十六萬由延上倚有頂下窺諸天不
得睹此撐空偃蓋松之顛

送沈何華歸杭州

世間有事我不愛祇爲世間有人在三十四家經史
疏過海一帆收得快沈侯文高義復高眼前何物當

吹毛珠海無舟得飛石東方潮向西方消爾卯誰誰
卽我亡非凡存非楚鸞白歌鳳自舞肉還刀木還斧
爾來船一張櫓左手畫水右手畫火上唇說甘下唇
說苦百歲作孫一歲作祖鍊得銅清好鑄鐘踹得皮
寬好鞔鼓網裏元龜夢裏人山下使君堂上虎搊瞎
孃生雙眼睛渾鐵乾坤無寸土白頭人未到杭州已
見杭州人白頭古今不朽付公等老夫是名沙打油
火燒閃電煎浮漚一鉢放一匙收憑他色見與聲求

沙打油歌

張打油李打油老夫是名沙打油頭裏更有腳腳裏
更有頭面前無眼睛背後無骷髏油不見一滴沙不
見一粒一對鐵槌一萬觔黑海打成紅石屑不如一
箇歇黃金是日白銀是月往往來來馬不停蹄車不
敀轍祇這一條道路一般時節有何滋味何時休息
鎮與我揩毛廝結昨夜有箇瞎眼猢猻捉來皮袋裏
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到如今聲喚聲應討不出一些
痕跡我問伊直恁神通得甚道理伊也無耳來聽無
口來說驀撞着繡花孃子與我一盃茶喫儘笑我勞
心費力你道飯中有米麪中有麥不會抽條布葉又
道木中無火石中無水偏會星分珠溢便識得枕上

莊周是什麼花間蝴蝶卻元來萬紫千紅全不把春
光漏泄捏住鼻頭放開腳底者也之乎橫斜門凸一
分包裹十分狠藉爭免得雞毛狗血遮莫嘴都盧挂
壁早已眼迷離着趺直饒你大用全提也只是虛空
釘橛且還我小乞兒殘羹冷汁穩睡到東方發白
此歌極好打漁鼓唱道情惜乎年老無此一副響
喉嚨耳未知東坡居士在儋耳背負大瓢行田野
間會唱不會唱卻恐沒得沙打油亦對付不下春
夢婆也

贈汪生伯

我雖未見翁早已識其子鳳凰不下鴟梟穴五色紛
綸信如此及讀甲辰諸贈言始知我見非徒然以文
亂法武犯禁天誰不肖人誰賢爲存朱家刪郭解此
意不在恩讐邊翁之所性好行德直行直用非奇節
當年面折靖南侯着衣喫飯無差別人言陰德如耳
鳴已所得聞人不聞上德不德翁分定此耳若鳴亦
是病有時人聞我不聞群魚以水爲所命水不以魚
爲所證

徧行堂集詩之三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鍮　古㨔　編

七言古

再歡喜歌贈方大林大任大日昆友

一片丹霞成太古眠雲走石誰能數從來長老是天然手縮修蛇盤猛虎丁未四月棲賢橋熊熊赤氣連昏朝钁頭打碎玻瓈餅蛟人落淚凝生綃別傳老子法所出令行三峽如霜雪海幢座元稱長兄日出便照西堂東千里香花信來往珠江秋水平於掌法身

受歲解安居金塔交光垂寶網是時南海行方生五嶽先開萬古情三顆未分林邑手重輪旁照育王睛我聞此事誇奇絕萬仞峯頭誰獨立鈴鐸隨風蕩海潮鏡燈入夜涵山月此山我名龍奮迅穿雲一角潛虬遁名之以形曰法船百丈連檣濟巨川赤脂透石名丹霞天衣無縫鬧袈裟層層剝落芭蕉葉瓣瓣翻菡萏花或下凌江上湞水峯峯雲屬還波委何來脫穎歎錐頭又見生花憐椎背掀天白象鼻那當出海玄蝦鬚吊施長老高幢白法筵將軍大纛無堅壘紫金幢座已非常白玉成塵各放光缺兒不居天左

右一髭長插海中央風行草偃輪王肩鬼神捌腳憑驅使金聲雖聞發大音鐵鬮何處尋遺址卿雲結蓋眼方開流水吞聲心又炎楊家小兒見頭角爲龍敢負爲蛇謗薰陸香封七寶函八十一州齊打剎佛陀砧杵陷猶新耶舍鑪錘羿如昨雀離小莫騁神通石臼貧休慚鬼作白身天際珊瑚林百返飛行酬八面髮青骨白肉頹紅雙頂四牙十爪甲此是如來正報身百萬天龍嚴鎖鑰夜闌涼月浸重樓想煞鄱陽估客舟爲說千華無住相誰知雙塔有成謀初歡喜再歡喜驪珠到手群龍起滿月音邊伐鼓鐘萬年枝上

生桃李一馬三寅自古傳迴向地中皆此理記得前王亦報恩圓光千尺引金繩九級露盤承寶頂六方珠戶散銀鐙重重磴道通天闕納納行蹤遶聖僧照室雙芝應老大夾輿千鳥更飛騰汝家母慈子復孝莫教忘卻來時道無着天親不外生釋迦多寶俱微笑拏帶長年老蛇盤未曾說到行先到不施篙櫓駕飛龍大小中千同一棹持謝玉淵潭上翁可還辜負石人峯緊關密室無私照略透鍼錐一點空大地山河孤月裏倒看塔影挂玲瓏

退一步寬一着歌爲徐仲遠壽

退一步寛一着妙合長生資大藥此中無處着輸贏
此外誰能論强弱借問何人處此方守雌自昔闢雄
畧南州高士南池舟水天一合涼於秋主賓員卒各
無事眼前活活行雲浮我聞此語心骨柔忽如瀛海
翔輕鷗龍蛇起陸乾坤怒玄黃戰罷休相助汝且開
南門閉北戶破殺地走生路北屋交傳長者德緣溪
竝拖微君度卻看英雄盡古今無端更被三端悞三
士之端萬鏃攢腑機明穽驅驚滿壯大一躍上虎背
欲下不可精魂乾前波後浪互蹴踏不退一步何由
覓醉生夢死同傾頷爭先趕煞追風隊錐刀盡起大

須彌逼天氣與身俱墜胸中傀儡眼中沙不寛一着
何由退佩君六字玉連環九轉何勞結大還天上人
間隨意住一時飛過七金山

若是我法門退一步寛一着能成就四無量心一
箇捨字盡菩薩檀波羅蜜捨財謂之外捨捨身謂
之內捨捨諸貪瞋癡疑慢邪見結使惡習謂之下
捨捨諸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三乘四果菩提涅
槃謂之上捨人不能捨胸中有王萬般進取非退
一步法也眼前有物一切偏側非寛一着法也仲
違舉此二語阿字首座歎曰卽成佛作祖不外於

此此在世間出世間見處深淺耳勉旃

胡母八袠

少年失夫老失子一生獨立氷霜裏此老不隨四序
遷寒亦不憂熱不喜雙行玉樹作孫枝八十稱觴又
一時爲說十年前上壽若心辣語勸眞慈眼前萬象
多傾頹冲和只向高門萃從來守分是迎祥母卽漚
麻兒荷䈪老胡更爲舞文康粟散麒麟與鳳凰堂中
歲歲春暉滿不見人間有夕陽

戊申中秋孟昉招同周埃菴施偉長程大臣王
一右戴聖則羅萬年楊彥升諸公節崖中千

平遠諸師小集遯園

萬里無雲當此日滿把幽懷消未得主人有約過名
園一笑登樓盡佳客是時月桂吐天香金粟半黃珠
半赤雙眼難酬玉屏紫石風忽獻氷輪白共言此月
十分清此月元無分外明恰有良朋來勝地便從好
景見深情老夫不語同流輩且看劉伶開酒陣傾倒
仍餘北海尊淋漓尚憶東皐興大匡云自東皐賞月後不得此樂十九年
矣感慨於今二十年閒愁推不上遥天西昌歌管昇
平樂荒草淒迷萬井烟文采風流君未墜天涯那得
常高會欝孤臺畔遇重陽可似今宵同白醉予將還月畟計

重陽尚在章貢客去無人獨倚樓梅花誰向小窗收雪中未放剡谿棹月下先輸曲湝遊御記浮廬深夏語南山隨我板橋流樓後平臺皆梅花倚窓可手援也予語孟昉惜行道未服領略寒香耳孟昉曰深冬何難扁舟再下予謝未能也憶夏中青原長老乘筏泛湖予不及早同月下之賞亦覺雨負結語即用其詩

自遯圃月下歸更預亦菴普茶

曲盞牀中有茶話有茶無話難干罷散人對月解吟詩也須安倚虛空靶我從遯圃歸亦菴佛日尚未搖茶鐺雨聲擊了夜悄悄一天月色秋巉巉空庭如坐積水上人影客把微雲攪常任行得果子嚼粗餐細

嚼俱遭嚥總教分付一巡茶報汝茶中防有佛拈起盞吞不得放下盞吐不出卽今能吐復能吞從來墮在蝦蟆窟儘着卓儘着拂相公之論鷺斯踢夜深孔子夢周公愛他酒後能饒舌一般笑一般說影裏大家同打月白兎拋鏈走不及霓裳依舊成三疊可憐塡井渾無歇我與中公若擔雪

留別王卜子明府

金風淅淅夜氣涼此夕何夕浮雙江美人久別一相值轉眼不覺離懷長人生那得常常見見復茫茫木無線螺川一道去復還日劫如繩不穿笛君家右軍曠世才蕺山歸宗手所開百闢道樹二千載枝枝葉葉生蓮臺我爲丹霞倦奔走化人遣出維摩口須彌一筆世界成行間自挾天龍守韶山扁舟風送歸裁雲剪水心無遼梅花嶺上重迴首碧落半露黃金匯

詶孝山垂送章門長歌

塵劫迢迢同作客片雲不記東西壁隨風舒卷到人間直上重霄仍咫尺使君意氣滿乾坤旗鼓文壇定一尊不數班聯雄地位且看宮殿闢天門我築丹霞纔覆簣引繩便結黃金界護持毎飯未曾忘年年似了頭陀債錦溪西折水瀰漫密密明明兩度看千嶂

早覺春霖足寶閣還期秋暑殘奔走憐予筋力晚廬陵一棹何時返十行隨處借先聲日歸尚怪重陽遠庾關比望盡荒原難覓烟花舊日繁景物是誰傳帝里風規到此得名園世外忽分雲五色遇質用文天莫測夜深白月照行空放下全輪休守黑大海何心擇百川灘高石出水涓涓倒卓神螺吞吐廣笑蹲紫玉捘青天紫玉青天爭嶻嶭紅塵可比孤峯濶逢人敢謝三折肱爲我更聯五綴鉢

梅梁施二十五條衣御寄

手攬袈裟登此座爲人截斷天涯路從來不出古冊

良溪明谷暗休遮互一衣挂體萬法如何須重覓領
中珠昨夜淸風下寒月金針玉線無蹤跡

元宵前一日孝山攜茗集龍護閣即事

五夜春燈猶未半江光月影相凌亂道流擁膝坐深
更不見繁星蕩銀漢耳邊咿喔雞三鳴劃斷昨宵人
不行人方不行我方起玻璃黯澹天將明使君爲我
破蕭瑟勝日良朋成雅集淸言到夕不知疲曉色横
空浮遠碧默運於今十四年兒童交老情依然已傾
湛露分桃李更送薰風落管絃我思往事頻回首夢
遊閒潤昇平久眼看濃翠潑天峯始識韶光元在手

頻憐好事不全同鴛水秋香有去鴻誰在珠江嘗荔
子吾家別恨寫芙蓉春波春草無倫次不曾齊處曾
相似閒從絕壁見流雲大道依稀如至治野老年年
擊壤歌從來不說其中事

送融谷還浙秋試

八月錢塘蹴海潮雪山疊浪平銀橋沈侯長嘯出月
窟釣竿舉起連金鰲一枝將離在春日凌江柳葉堪
採汁有人便乞秉燭祠歲歲相思墮膠漆丹霞山上
松竹涼龍護園中翰墨香毎怪星辰趨北極誰從烟
水破南荒玉勒金鞭如過電長安一日看花遍喚起

催歸各自啼色後聲前俱不見離人更莫說離愁水
面靑山朶朶浮乘風直上含元殿下坂休忘叱馭樓

留別鑄九

此來得交諸葛公水天無際乘長風高堂執義世所
少高堂堂上高堂老勢若連雞不得飛無誰宛轉皆
佌偽爲親之子與親異相違所以成相濟枯木重榮
右墓門此義豈非天所存君不見崔家女兒吉家婦
挾之以勢不敢後大女不行小女行報親爲重身爲
輕眼明膽決心力壯吾欲用之爲將相譬如內方而
外圓面文背樸各有邊上淸童子性不滯是以配理

如流泉

吉懋爲子項求婚於崔敬敬初不許以事相脅懼
而許之花車猝至敬妻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
不曾有吉郎女亦堅臥不起其妹白於母曰父有
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爲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
足爲恥姊若不可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項後爲
平章事毎賢其妻達節談者榮焉予閱此擊節謂
其見理眞取義正有將相之畧也鑄九所爲門戶
計成高堂之忠與孝而不硜硜於一身亦不必求
知於其親外圓內方即用其語此中意不更指注

惟予與鑄九嘿識之而已

留別文山

人間好事不離手不解有心即無口寶所當前眼自寬瓊瑤踏盡無堆阜晉陵周子曠世才追風氣壓黃金臺玉衡金尺懸月鏡雲夢八九胸中開能城說有佳山水借我荒烟消塊壘飄然持檄下端州海門源即三江委笑看入座藂春風披拂隨人面面同判案捷兼棋局上弄九輕向戟門中丈夫到處能爲德念念生門一念闢四天甘雨散香雲入物無聲動還寂化人柳楳來丹霞記起靈峯舊一家豈有毫端現師子頻煩舌底借蓮華如椽筆上珠垂蓋鼠嵩長擎嵩與岱御怪肩頭半縷無放去碑文千疋債淸霜警角動蒼梧葉葉將離映浴凫我亦扁舟還錦水虛窓夢遶片雲孤玉環賜出含元殿問到蒼生天亦徙錦袖初傳椽日輪金蓮御照歸文苑野老年來望太平期公努力致休明便研丹液全銘鼎更挽銀河淨洗兵閒花自在空山落纔得秋來春又作何處重逢話亦松奇語靑霄飛獨鶴

贈蘇鎭戎

蘇公世將門國破身亦老第宅歸今官田禾復枯稿餓死不關天莫戀禾邊草爲言官糧急如弦鬼伯夜語鴟鴞傳田中禾登田王收貧兒猶得張空拳只今年紀餘七十有時自采東巖石捱得工夫賣得錢烟生土銼留朝夕夕夕朝朝一卷經有子趂墟孫負薪苦樂隨時何足道白衣蒼狗皆浮雲浮雲自信無拘束窮若甘心睡亦足夢醒來看折腳鐺一盂糙米連羮熟可憐百代往來人茫茫對面相歌哭

挑腳漢歌

挑腳漢挑腳漢盡大地人都一擔一肩挑到菩提場力屈筋舒不辭倦不辭倦不施勞這樣人還好結交底事叩門肩肐膊有時轉背口嘮叨人人有箇無盡藏枯他些子生惆悵一生辛苦守慳囊空與無常留榜樣留榜樣亦有功明眼人看便不同片片雲誰粘碧落枝枝花不在春風世間無物能長久不壞空空偏壞有全有全空一顆珠水火無情難下手此珠在汝不由天挑腳何常討腳錢大好送窮文不識心肝出賣亦徒然徒然仍把心肝賣替人挑了人還在從旁我若錯毫釐披毛戴角須塡債癡上癡中第一癡爲君苦口報君知何消兩腳拈空日方見眉毛掃地時

示乞油化王

去年不了今年了今年不了來年討身頭長做一條繩秋草痕深見春草汝不得小我不老繁花落處鬧啼鳥三更老鼠入琉璃兎子月中尋藥搗菜裹無油臟腑焦火雲燒盡田禾槁不成熱症卻成寒滿鍋剩把浮漚炒化王殷勤須及早名香一炷將心表但願今年茶子十分收穩向槽邊打之遠

慈被老宿八袠初度

東風吹花花不落乾坤自結朱藤脚不借女兒分大藥何處韶光滿樓閣丹砂爲肌銀爲髮六銖天衣成

百衲更八十年徙如鶴叢城導師了已錯吳山越水資礱礴春雲泱泱暖秋登泉流淙淙石鑿鑿白犬青猿尋宿約月月相交無晦朔金雞草草徒咿喔

劉大中丞四十初度

中秋撥棹辭珠江思公如月移清涼冬深寄錫天峯麓梅花一笑香生玉棟盡南枝又北枝恰好相逢降嶽時沉吟未得隨賓從半嶺微聞天樂動大士深慈說五生誰挽銀河淨洗兵公之此生爲息苦手把甘霖分下土羽蓋霓旌隨碧空寒光白月瑞雲籠共許三長專史館歷試諸艱猷益展五州九伐擅清裁祈

府門當北極開黑頭望已尊黃閣鱸尾鯨唇傾海若天了方紆南顧憂貪泉塞罷耕靈洲救鬬豈宜頻撫戟善刀何得輕全牛盡公堂上無他事慎勿生情擾獄市網密泥中有困鱗巢傾林下無垂翅吏民交急索誰逋微幸公來氣漸蘇霜雪居空雲自暖風濤不動鶴相呼慧力虛襟真近道林中促坐論心要赤日青天且路途白波黑霧全堂奧此意相期匪世間不消望氣占函關眼底纔看峯磊磊眉間已覺波潺潺有壽有滅隨依正非斷非常絕征遲公所與民如此壽釋迦彌勒無先後五風持作作金輪一點傳來非

玉漏叢臺去去日愈遙請公莫嫌世務勞碧液初斟乳海厚紫霞再結南山高首重六鰲簪芥了足輕三事吹秋毫滿月光中見童頂千花座上垂雲袍野老不知心已往無餘見即無餘想是公珠作寄公珠玉盤走處不如掌

馬了貞太守同張斗寰協鎮池儀伯別駕入山

賦贈

韶石山前五馬渡海螺巖畔千華路使君攬勝欲登臨春雨春風不敢妬碧天萬里星河開罷雲斂翳歸纖埃甘霖徧灑並無意撲眉新翠爭飛來重巒頓推

極深濬叱馭曾過九折坂越澗浮江氣象閑鞭梢落處群峯偃赤日蚵山只半規水光澹澹流金輝松間列炬人影亂閣上鳴鐘谷響隨元戎傾蓋如疇昔判府風流寄泉石何消倚檻望丹霞早覺披襟當素月共說陰晴事迥殊不知天意還人力諸公手自轉乾坤野老心都忘作息葉露垂垂曉未乾輕烟冪冪低澄潭昏明回互陵谷變高下交銜殿閣盤畫屏絕磴懸林杪鳥跡人蹤競縹緲仰視三巖半壁危俯窺一線平沙小山茗閣蔬伴晚香投術促膝話虛堂情存物外宜丘壑道濟人間叶廟廊廟廊丘壑吾何有持

世誰當三不朽似地擎山不謂雄眼前紫玉徒堆阜門庭豈必似南華寬窄雲濤各爪牙我自巖中慵說法何來天上忽飛花喜公吏治兼儒雅古轍今塗行蓋寡筆峯下卓寫心亭繁絃總向虞琴啞別槳隨流過一灘野鷗知去又知還石樓更作連雲棧恨不同看帶雨山

示宜言上座

不怕鈍不愛利老賓家風真活計只此三年有病心便是一門深入地但得雪消春水來舊時剎海還遊戲為語撥無因果禪莫將容易爲容易

又三　廉齋初度

偶爲匡山行遂入洪崖會洪崖先生匡山君碧嶂萬水三千歲步屧相攜似此亭亭上松風夢更清主人神遊八極表群仙足跡澹如掃擎出家家無核棗先天而生後天老久暫徒分各不堅（語廉齋）其中有語無人傳剎那剎那不可得徧地刀鋒三寸鐵

空山無事繙閱舊書得甲辰唱和集讀之慨然

吾三人纏綿傾倒之樂轉盼已是十年一則宦途濡滯一則老景支離天涯有客縮地無從感而成歌奉寄孝山再倩便風代柬融谷

甲辰第一遊丹霞睛溪十里浮江花第二山緣早不足急雨一天封石屋見峯灘畔停仙舟泥滑滑雲悠悠第三咫尺成阻修寂寞無人爭此路造物何心屢相妬今日重覩唱和詩門前流水猶西馳揮毫已驚十載夢攬鏡徒憎兩鬢絲兩鬢絲十載夢古意今時閑播弄寶座蓮花空海擎金壺墨汁雲山縱良朋樂事如玉田一人種不千家傳聚如白雲曳青天散如疾風捲輕烟又如丹霞巖上題大然天然老子不肯任澹歸化作泥中絮南雄太守不得去闕闓大峯生鐵鑄眞箇官場似積薪可憐有口無開處便是沈郎

依舊在凌江二對修利威一雙朶朶花生鏤玉管那
教一朶綴枯椿就裏有人還可笑不同歌管偏同調
渠印山人渠不能汝可自由汝不要我說衲僧行止
不爭多徤時放脚連奔波病時曲肱壽睡魔來時乾
柴焚烏窠無人哭無人歌高山映水青嵯峩白骨如
雪兼如珂此詩陪葬巖之阿萬年松栢牽藤蘿有時
好月風徐過輒聞天樂宣伽陀峯頭長老吹海螺生
綃一幅微烟拖偏舟未刺細馬馱是吾三人行樂窩
歌宛轉舞娑娑誰爲曼殊誰維摩遮莫辯才無盡傾
天河一見不再見激電穿飛梭落日欲麾魯陽戈鳶

鴣兩岸來譏訶行不得哥哥蒼天蒼天奈老何

建昌李藿思明府見示雪中至星渚詩次韻

草木空山成劍戟春冰祇是春風客晴光擁出海東
雲流澌未解山頭積落星石畔櫓聲哀如聽子規夜
叫行人動魂魄歸去來兮非我獨昌言後來知是誰
家昆了熟不得招花魂忽見李侯溫溫顏色飛朝暾
貽我雪中鏤玉句一笑勝把愁科撇扁舟未暇買修
水須彌長歎雙九何事來往相追奔

憑孝山歸春寄文圍

十二年前無別語老僧猶有少年情十二年後有別
語少年亦具老僧形人生有老豈無病老病來生一
法性不疑法性不移情相見相聞各相證珠海春光
非故枝梅關寒色生新絲南雄使君將指別記起文
園三太息丹霞樓閣摩青空誰人成始誰成終當時
分手真怱怱行者矯如雲間鴻住者植若巖前松片
石不得乘飄風何不喝起拄杖爲飛龍鬪來痛罵支
離叟只化無情不化有便留老僧一千年跋鼈出頭
休看天

五言律

同汪魏美孫子長蔣幼輿印公遊庾山

采幽擕勝侶爽氣滿琴川閒指石城路因過玉版禪
松陰移日正竹影落風偏飯罷好徐步解衣山寺前

又

盤折數峯過登臨意愈新風烟昏海蓋刀劍發山皴
拂水談如昨灘江夢已陳曾於留守坐中聞拂水之勝還憐金粟
樹寂寞久無鄰維摩寺銀杏數株極蒼古可愛

又

日歸心未已返照亂西枝老石懶於虎高藤矯似螭
佛隨人不定過妙音庵感興之事水落澗何私桃源澗外渦或日近來漸
披水盛矣我與破山寺將過亦改期將由與福歸改道維摩約以他時重訪

七夕般元修盛船約東皋夜話次元修韻

晚風乘二抄織刀照陰身菱芡好逼夕車書罷問津
不求天上巧祇益日前貞去住各相見心期遠自親

病中山陰張荷仲來

相尋當病後我似昔人非落日弟兄到開門氣力微
栽田思地藏過雁識天衣此世住山意如君知者稀

過鄱陽湖

瀲灩孤颿出蕭條一望中天低前際水雲折後來風
萬里無終始隨流失異同誰能遺烈在血戰憫群龍

登清谿塔

平地曾朝逈清溪指顧收江痕遠勢沒草色暮光浮
倦眼蟻千堞殘身芥一舟胸中丘壑好鹿鹿向誰謀

雪霽泊鎮江

浩蕩泊京口參差幾葉横潮聲入夜重雪色對江明
天塹還前代風波讓後生客長山夢熟不覺往來輕

過小孤晚宿湖口

突兀一峯過風高帆影齊雲傾層浪北日落亂州西
行色殘冬薄歸心隔夏低廬山無面目擬望卻成迷

次韻思園後公遺詩 有跋

此老不可作旅骨掩荒岑百世嗟埋玉三河未報金
素車慚宿草落月斷秋林翰墨遺禪誦悲風卷梵音

又

舊史誰存藁新詩尚紀年罪臣長戀主苦節肯由天
未唱無生曲曾參大死禪休牽甲田慮不遣劫灰然

又

到今悔不與去住共蒲團夙負鴒原急難教息壤寒
鐘聲催日暮鬼火照更闌那得波濤裏分身壁上觀

又

世外憐才少相思豈易刪生憐孤我去死好喚誰還
促膝歸春夢遊魂遠故山人琴亡不盡長此件雲關

亡友思園後公故少宗伯學士劉君端星湘客也
曩與余同朝同詔獄庚寅桂林陷同時落髮壬辰
復先後祭雷峯公篤友于之愛就其兄大司馬同
菴公於粵西癸巳同菴歿於王事公不言心傷未
幾月而殞甲午余始聞聞擬爲詩以哭不忍措思
者屢矣乙未還棲賢得其遺墨於競非密公往在
吳中止言豐師與余追論故人毎有山河之感旣
共觀此詩悲喜交集遂卷而藏之因次韻其左以
存素交一慟

送頓修漸公省親湖州

未說君當去高堂信有恩一回驚雪水不是到羌邨
竆子歸亦暫故山盟欲溫芒鞋那可怨多劫水雲痕

萬年山中送臺設鏡師還雷峯

有身元不定欲任倩誰安山水氣俱盡乾坤血未寒
看人歸似夢與病轉如盤悔出雷峯早生疎荔子丹

乙未歲暮還佛山 壬辰冬別梁孝廉同菴英秀才卓今於此今兩公皆爲古人矣愴然有作

此地昔年別亡琴何處彈青山吾亦夢白業爾俱難 兩公皆欲出家而未果 雨急歸舟澁雲深宿草寒渡頭不得達
忍作幾回看

開高齋還公安

別離不覺易過後悔常遲此老已歸去何時重見之
嶺雲緘舊草江月左新詩零落尋山事虛齋只夢思

許山過菴共話

遂成意外遇始覺別情深聽鳥有餘弄看雲無競心
坐親開軟語我病得秋林村院多荒畧誰能重過尋

重別石衡茹寄長旭

寶安揮手罷此地復相同鴛水幾千里珠江只一重
詩瓢雖泛泛茶盌莫悤悤愁絕來年事春雲望不竆

又

荔支詞擅絕甘蔗種還癡 吾釋氏裔甘蔗種 鵰鶚無遲疾羅
浮雨合離 石衡有荔子詩余亦有食荔支歌 餘嗔留戲謔過飽落便
宜好作輕紅鉢爲君去後思

又

憑君長樂去爲語小南州到晚歸偏早雲行山自留
半林欹二暑雙笠側三秋未慰紫霄夢能忘白雪樓

栽菴

鵰繞知何定鴻飛即此冥經營吾自拙點綴爾俱靈
老樹分依座清池合跨亭平生愛疎豁攬取一峯青 [illegible]岑在貝東最近

又

是眼誰能礙非臺亦迥然一痕開遠岫百頃落平田

又

雲出重重樹風歸縷縷烟橫橋滄海意吞吐欲相連 海水面窗見前舟艤大時不復見出一字渺然也

又

不向西湖老橫山省更賒 昔嘗卜隱橫山石檀塢貧不能買主人許余以賒
淸陰疑晝舫鄉思徹梅花漾月參差竹松風斷續茶
何須分主客得懶即吾家

又

昨夢消無所先秋說閉關 康之仲達欲爲作三藏掩關之計 地偏心

已足事減日初閒落葉間多少騎牛見往還一回風雨過幾幅米家山

又

剪棘同相約攜瓢到幾時（遲止言闍黎未至）斷風留曲徑野色進疎籬適意無前定深山已後期只應長閉戶石上坐支頤

又

我民曾有國好夢入南荒衣食堪時具園林到處涼頻伽寧異舌薝蔔尚餘香爲語金身老微分一色黃（我民國出山海經余取以名菴別有小記）

又

格外能相見供看一味眞勝情饒引我客氣罷由人便飯何妨飽空茶不謝貧方隅紛自畫未限葛天民

又

頂屑提鉼鉢殷勤筴米鹽主人行掃葉病客臥垂簾底事幸清課隨時會白拈且無梵刹氣孤冷亦莊嚴

又

幽鳥呼晨起忘言到夕曛移松需及雨立石乍添雲味盡空中果香來水外文漸知明月上不擬歎離群

又

伏暑麈之去金風起曉寒病惟求漸老藥豈勝加餐露折蓮房嫩雲梳萊甲繁鷓鴣休漫賦非分一枝寬

又

比夜眠安不中宵煖布衾境從遷處異情不變時深雞犬兒童事詩書學者心爲煩新靜主一抵少叢林（不請僧務者諸方目爲少叢林）

又

萬古攜雙眼惟將獨立酬煙塵低溟渤刀槊掩羅浮貝葉猶堪借松花不再謀涼秋應有望杖屨到扁舟（雷峯老人將至）

重過篁谿呈康之仲遠

別去如前日重來欲一年雷峯行復遠火樹笑將然已辱開三徑無煩乞一錢艱虞抵安飽慙爲野夫偏

又

半日一帆到門前潮水生香林當夏密病骨自春輕冷不能移性閒還欲謝名相看俱未薄念爾古人情

洪藥倩水部丹桓進溫靜甫國博過訪夜歸池上有作

化士歸香積微言飽淨名風輕伏日淺月滿午潮平遊目開三徑餘心短一檠夜來池上樹相對亦忘情

曉湘大司寇同頑菴梅臣懿積諸公見訪

人事懶俱息高情忘未曾儼然將九老率爾對孤僧
潑綠猶分暑輕紅欲破氷主人香國侶吾得倚蒼藤

柬張少文乞小石山子

知君行石癖一爲借嵯峩得盆盆中趣如増川上波
行蝸聊自託落葉有誰過各挾山林勢其如分別何
小石亦山大山亦石世遂以爲山有眞假之所謂眞假如此

將還廬山留別

好夢隨秋水閑僧當遠行因牽別時緒欲割任山情
與事爲吾道高懷畧世名經過費人意自愧去留輕

又

來時關已倦去日意還慵幽谷茅長穩稠林棘屢空
臨岐感君念多病慮途窮斟酌歸山後蕭森報朔風

欠韻别萬復安

壯情眞不已身世古今分三百年來話須糜刧外論
寒塘擎敗笠老樹戴孤雲此意無人寫何妨我共君

又

抵掌河淸事蹉跎早白頭不官猶漢節落地卽明州
緣夢西谿夢黄花彭澤秋途窮君莫惜慟哭亦高流

送曹秋岳方伯歸嘉禾

海外同游戲相看各不閑我猶多杖笠君未乏雲山
跌宕才名易升平氣數艱高堂饒白髮且莫過邦關

還雷峯詶麥具三

雲質頗難定因風成往還暫歸憐久客各夢亦同山
秋雨一歎外新詩三復間御哦匡阜月别望不曾閑

雷峯老人至哉菴是夕尹右民孝廉過訪

野人無一事師友洛陽閤此意自往古不知誰獨存
所思能命駕彈指卽開門爽色分秋氣隨機亦共論

又

才力君難老身心我欲休百年來夢覺一息過春秋

餘暑猶若此涼風何所求聊將不變意兒戲閱浮漚

獨坐

獨坐秋聲裏幽思共小亭精神還寂寞氣象未凋零
風落長留樹天行不待星微吟向階下可解互相聽

又

昨夢猶相委朝來更悄然茶淸徐步後書散曲肱邊
鳥對立時語蟻隨落處緣不知無影樹早晚爲誰偏

楊天衢守府茶集

不覺登麟閣何嘗隔梵宮野人依佛重賢將識民窮
一歎蟲沙外多年露電中海雲如有夢猶可坐春風

贈別陳愼旃少叅

太息且歸去春生嶺北寒高堂頻有夢愛日好留懽將相吾何與乾坤各自寬風波元不動莫被眼光瞞

又

去來誰作主凡聖罷招魂貴不看田庫空還落子孫洪爐過片雪利器失盤根努力重相見心期只此存

有懷華首

近亦不可往其如來者心聲名慪朝市形跡累山林匡嶽滙曾隔羅浮莽自深海幢風雨夜寂寞對潮音

張存四來訪

無事眠深穩翛然一笑開豈非隔歲夢眞有故人來不避排空浪何妨破屐苔漫天風雨急特地見君懷

又

密坐且未倦枯茶復一巡會聽無味語欲現再來身此集何當久前途不易論終宵聞喚起感激爲誰新

喚起鳥名

漢翀來自穗城

兩年成一諾荔子亦將殘笑罷還叉手行來且擲冠情懷祇自悉顏色互相看有榻便安置凉風此地寬

又

訓對日未乏夜深餘雨僧風雷纏積雨心眼續寒燈萬事攜孤影斯人履薄氷龍山吾有愧晩節更誰矜

龍山和尚馬祖下尊宿乃入山不返者

送嚴絜菴侍郎入朝

珠江疏別恨此會獨沉吟再見復何地所思風滿林出雲山自大浮海月俱深消息堪誰委衡陽一雁心

又

世外情難結塵中識易麤去誰留好日來且祝長途老衲眞相信蒼藤適自扶深訓慚潤畧回首白雲孤

又

應有三遷重曾歌百祿遒文存護法論綏緝富民侯餅鉢閑黃犢烟波寄白鷗未名元是佛莫待喚裴休

送存四歸吳中

此別眞成去鄉心倍愴然相思山月外獨立海雲邊才自堪投筆時宜且種田寂寥三語贈珍重五湖船

一日儉二日悠三日慈

又

未委卜居在毘陵定武林老無山水癖有雪霜侵似我交何用惟公意所尋相逢一笑罷寄取越人吟

送董無休歸山陰

欲別不爲送未歸先見思擅場君自足入隊我何之
鼓角催潮急簞瓢供夕遲卧龍山邑裏倘有夢來時

陳岱清司李過訪巰菴

獨立吾所好此來風欲乘荒居無給侍客至少逢迎
才老各相命談過戌自驚生成五嶽意千古未敎平

送王子實學博歸會稽

離合豈不感喜君還故鄉玄津分一嶺白月共三江
老大扶萱樹沉淪借雁行相看過半世莫信飽風霜

又

行李得無恨君能見此行喚誰歸櫬重時扶嫂夫人櫬何物

贈刖輕年往詩書薄聞多木石驚寒暄朝夕異早不
悟交情

送蔣徂徠番禺持服西還

政成方作頌哀至忽當歌野老思冬日門人剩蓼莪
粵珠過嶺少秦樹蔭雲多猶有棲玄夢爲君桂碧蘿

吾今

衆指靡不劝吾今猶此生青山從見棄白髮爲留僧
懶僻眞無狀圓融學未成立亡如可致豈敢拂人情

又

書到知吾在吾今亦不生一漚聊示幻三世只安名

旭日寒荒國孤峯紫翠屏萃然無首尾鸞鶴莫相爭

黃文園司李過訪時德城傳余已歿漢辦云得余書始知其安

直道來吾鄙披衣試一看誰能宜夏日我似對春蘭
簡畧棲禪地蹇莪執法冠自知同調處歷落幾回彈

又

問訊裁能及蹉跎下榻心十年徒自了有客重相尋
江黑偏舟駛風疎一磬深旅懷通宦海莫受二毛侵時朱子葆客羊城同過

送王恥古給諫還朝

微雲不掩谷高寢屢相尋顧我亦何取勞君如此心
方舟橫海潤落塵夕陽深風雨中宵夢幽懷共一林

又

寸土何方着誰將大地擎用元從艮止體即是乾行
泗水傳三絕雙林信一生同流知所出不漫借干城公學本乾所劉先生先生視浙學余爲及門士也

又

此世無公等薰風未解愠波濤兼地坼雨露爲天留
慷慨中廷論蕭條集野謀雙眉低亞久多恐淚難收

又

白業交相勉青山思不窮梗存仍泛泛雲去莫悤悤
香葉資威鳳甘霖得見龍嚴公吾所好一奏慰三農
絜菴侍郎有荒田奏

又

月潔千尋水松高百尺霜便教泉上酌不見槖中裝
好惡雖同種哀榮且各方相思寄何所寂歷曉鐘長

贈別楊允達中翰

昔謂相識晚値君當遠行風塵隨眼淨氷雪照詩清
小鳳爲誰借饑鷹不自輕西山倘懷古斟酌露深情

閱江樓

登臨千古意獨上閱江樓業力開新眼緣塵閉昔遊
南山猶北顧西水自東流此地人人到誰驚客鬢秋

又

石頭枯坐處名跡已微茫此地舊爲石頭和尚宴坐之所有樹看人
老無家入夢長曠觀資闊闊平步失炎涼一望蟲沙
後悲風捲夕陽

天湖

寶蓋垂金地高深物外家削成遲日月囊括剩烟霞
石乳分渠正松風落磴斜胞胎休作觀樓閣在蓮花

又

徑轉天俱側谿迴地復長到門方識寺選石忽聞香
清梵三更徹浮烟幾點蒼且留飛水步一滴見甘涼
時欲觀飛水并遊白雲寺不果

喜逢舊同社鈕松隱

明月空梁影相思客路艱愁邊拈秀句夢裏得深山
幾日成離合何方續往還臨岐看逝水應到白雲關

贈侯公言總戎

威德天人相謙光大樹風陰符隨緩帶殊績上雕弓
白業雲霄外蒼生雨露中當年悲願久鷲嶺日相逢

入羅浮禮空老和尚塔宿華首臺

吾宗源在此七載不輕來近禮全身塔還登華首臺
水流仙掌合山立錦屏開有叟深松話風生萬壑哀

又

微雲不作雨杖策意俱輕出地莽蒼勢逼天尊貴情
二毛吾欲倦一掌世難平未到朱明頂荒雞漫發聲

送定者禪公歸長慶

灑淚方辭塔開看即到家有生如夢幻此別便天涯
秦嶺西禪雁梅村大庾花莫嫌分手遽免作後棲鴉

端州贈別楊永禧太守

嶽嶽秋山意迢迢石友心兩年頻有約此日遂相尋

本色諸天放玄音未墜沉蒼生憐薄祜回首失甘霖

又

衲綻衣雲上巖深花雨低此宗誰入信開口即投機
南斗金臺北東山穗石西高齋曾斫額千佛一名題

又

放腳青山穩收心白社開空林隨意掃落葉看人埋
一吏何輕重孤舟儘去來已知無間斷不用別安排

贈劉副戎耀堂

潔府看如雪通懷坦似春我曾思古誼今復遇斯辰
仁者夫何敵將軍此現身清修八十世好自記前因

又 耀堂夢余余適錮

夢裏吾曾到元無寸步移此心纔欲動舉手即相期
一劒揮空處雙九合璧時從來非別事着眼便成遲

湯惕菴侍郎在佛山以書見及作此奉柬并致
徐仲光太史

悕跡憐前事間緘慰故人今誰行直道古不待斯民
白月孤舟冷黃花晚節新空山無穩夢輾側念風塵

又

舊澤存珠海新愁到雪菴帝曾疎獨醒公未屑餘甘
已解藏身六休辜近道三月斜林影薄物外共誰談

又

未覺乾坤窄空齋社稷憂白頭方學語赤腳吏隨流
篆籀西江得冠裳北海酬我聞一事實兼此憶南州

寄別傅竹君太守之慶陽

海上波如沸離持別袂輕柔風當北道烈火念南征
不藉龍圖閣還高青澗城相思何處見時有片雲生

寄題摩雲軒

風雅應留此塵勞欲付誰捲簾棋子落敲鉢燭花催
獨鶴摩天去群鴉帶日歸冥心有一士深夜撥爐灰

又

是即圖書府如聞金石音守玄時閉息浮白引長吟
蜘蛛生空覺鵁鶄謝墜沉王峯元不任莫向逝川尋

又

俠骨初難按觀心復自平即今風雨夜依舊水雲情
山潤浮江澹林深落月輕塵中猶遠利霞外肯渝盟

上巳前一日茶集古種玉亭觀種蓮同孝山融
谷亦樵分韻得胎字

仙吏能無事閒僧得再來烟雲難析骨水月易懷胎
座不燈王借香非樂國開千華一句湧元自使君栽

又

官舍靜如此客從何處來蕭疎聲外耳的歷薏中胎
夜月香光合朝霞色相開還將種玉法標準後賢栽

再次魚字

一合微塵衆長鱗多舌魚名花分得地香水到成渠
古事今人在心中物外除何須重脫屣髣髴賦山居

又

影邊猶怖鴿濠上卻知魚此地徧宜我同流總是渠
清風吹未已結習喚誰除不覺才將盡元來久索居

贈別蕭柔以絲戎

未躡丹霞路誰寒息壤盟化人雙鉢重居士一蔡輕

雨出天梯暗雲歸佛院清不須重覓主此地少逢迎

又

且得雄關在身當要路過相看成慶快一笑未蹉跎
轉盼移舟楫回頭挂薜蘿事隨生不了莫更問如何

又

白月同留照朱絃獨賞音香林垂蔭密智劒入鋒深
爲物存餘地隨時見此心空山新插柳念爾一長吟

小梅關重送截之遷懷

更就江干坐爲添別話長宦情隨澹漠野色共蒼涼
句琢三巖秀悲熏七日香一眞賓主內吾道未全荒

又

此會非今古相思卽往還嶺雲纔倚石江水忽隨灣
不易成三笑都難任半間他年如夢裏記得小梅關

又

未有安心法還當挂角留飯須供老衲菜許問鄰舟
本色家緣具清風客况收喜無笳鼓競一覺穩眠鷗

又

自識盃中趣誰投鉢裏針山雖同紫玉臺豈辨黃金
別路松濤切空梁月照深天涯吾友在如寄白雲吟

送林穀菴歸閩中

久客歸應喜將離奈老何故人思外隔來路夢中過
滄海烟波濶丹山雲樹多不堪重會意決絕付驪歌

又

未覺雙肩重元無一物歸有懷終不似此念久如灰
自說來風少休將去日追寂寥眠食事兒女莫相違

又

寒翁悲失馬粵客妬生還榮辱本無蔕異同常不閑
足非嫌兩府首卽愛三山笳鼓何人競蕭蕭也過關

赴阮弱生茶集

幽齋宜小坐清茗發疎香人共水雲遠情兼桑梓長

老懷俱樸直吾道白尋常白月能同夢丹霞路未荒

融谷得余茅筆書有作垂贈用韻奉酬

枯藤世所棄生疎我不知藤牽松下月藥斷竹邊池
名士古有癖老夫今更癡禿頭濡墨潑髮影但絲絲

孝山自穗城還郡欲入丹霞不果有詩寄訊用
韻卻詶

斯須尋山事開緘悵未能舌根過玉版指畫起金繩
不到非生客前來此定僧無亭邀半嶺有夢繞殘燈

又

丘壑胸中足雲濤腳下浮清談難未慰秀句已先酬

獨坐思官閣長吟倚石樓誰知雙聳處人境卻雙收

又

破結非他力安禪剩此心未消猿鶴怨莫受雪霜侵
一水流霞淺三秋落葉深沈郎無病在惜取白雲吟

凌江喜晤若海

幸此復相見三生語未寒扁舟遲一日走馬過前灘
皓月分衿照金風覬體看多君僥白業歡喜地常寬

送時際公還京

別夢行當續孤懷坐欲分錯將江上水散作嶺頭雲
俠重金臺價文聞玉帳勳勝因留白社惆悵此離群

又

不意成相見能無一日留橋應名萬里月恰照中秋
鵬鶚燕山落鯨鯢粵海浮舊交餘感慨時復話滄洲

用韻荅黃崗李子鵠

赤立孃生面從來無所依行藏君自調凡聖我俱非
鉢韻隨詩響松枝出義微平生傾倒乏倜儻有人希

又

有夢還文飛無心得忺頑聰殘矜落節直水受層瀠
不在風塵際相逢闠闠間黃梅橫紫蓋一過白雲關

贈張荊山開鎮廉州

舊勒分茅嶺新開橫海軍德曾專九伐功不數三分
珠獨還明月花兼散錦雲眞王餘異姓汗馬欲空群

和還覺復公觀菊

幽居憐掃跡種菊亦天眞力向三時盡花隨九日新
南山高有勢秋露潔無塵落落供微詠長懷古逸人

又

十尺霜天節千華佛院開交枝侵月桂獨立向經臺
寒色能相待韶光莫見猜孤雲絕頂意一點未曾埋